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



译本序

一、**写作经过**。究竟本书是一部剧场手册呢，是生活方式的连环图画呢，是十八世纪的德国教育史呢，还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叙事长篇小说？要作出比较正确的回答，让我们先看看本书的写作经过。

德国大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差不多费了二十年的时间，即从 1777 到 1796 年，从事这部书的写作，不过从 1786 到 1793 年有七年的间歇期。在这分隔的时期中先后出现两种不同的稿本：（一）《威廉·麦斯特的戏剧使命》，（二）《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以后简称《学习年代》）。在第一稿中，表现书中主角如何努力使自己成长为一位德国的莎士比亚，而在第二稿中，则指出这种追求虽然是必要而不无益处的，但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这时主角是逐步学习成为一个谦逊而积极的现实生活的成员。

事实上人们从许多笔记中早已知道，在《学习年代》以前，还有第一稿《戏剧使命》，而且此书是于 1777 年 2 月开始写，至 1785 年 11 月完成，共包括六卷，但是始终不知道这部手稿的下落。1910 年，由于偶然机会，才使此稿重见天日。原来歌德的女友，瑞士苏黎世的巴巴娜·舒尔特斯同她的女儿把当时寄给她们的“流动手稿”抄写下来；这部手抄本作为家庭所有物被保存下来，后来她们才赠给歌德的德国友人。

1785 年 11 月，《戏剧使命》暂告一个段落，歌德予同年 12 月起草其余六卷书的计划。不过在后来的年代中，他没有贯彻这个计划，直到 1793 年，他才又着手这项工作，但不再是简单地继续旧作，而是来一个彻底的改写。1794 年，歌德与席勒建立友谊，后者对前者的工作给予无比热情的关怀。在两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充分讨论了与此书有关的种种问题，这大大促进我们对《学习年代》的深入理解。1795 年，出版了三册，每册包括两卷，而第四册也是最后一册，包括第七和第八卷，到 1796 年 10 月才完成。歌德自己说过，这项工作是在他过去所作的一切工作当中最尽责的，而且就多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最困难的。

现在我们要问：《学习年代》的基本思想究竟是什么？发现和阅读《戏剧使命》的人，已经观察得出此书各卷中的“主要思想”都有变化，所以歌德在写《学习年代》时，根本上是把已经开始的以及预料到的变化有意识地贯彻到底。后来他甚而表示，他本来就认为书中主角的使命不该是成为一位德国的莎士比亚，而是向着某种更高的目标发展。在他的 1786 年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威廉·麦斯特的开始活动是来自对伟大真理的一种模糊预感，就是人常常愿意从事某种尝试，哪怕他的天生气质不适合于这些方面——比如错误的意向，一知半解以及诸如此类，都可以计算在内。甚而许多人为此浪费了大好光阴……然而所有一切错误的步骤，却有可能导致一种难以估量的好处。”这就是说，书中主角去寻求戏剧艺术，却找到了生活艺术。由于强调生活艺术，所以本书跻入十八世纪德国教育小说之列，而发挥巨大的作用。

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当时共济会在德国盛行，歌德自己曾是共济会会员。书中主角威廉的成长，受到秘密团体“塔楼会社”的关注，正适合共济主义的意图。书未宣布了威廉的“毕业证书”，但是歌德不久就已经明白，小说主角的发展事实上并未完成，他于 1796 年宣称，以后将继续写《威廉·麦斯

特的漫游年代》，后者成了歌德晚期的作品，在思想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二、**内容概要**。本书共八卷，每卷的章数不等。第一卷：出身富裕商人家庭的威廉·麦斯特，早年也象作者歌德本人一样，受到木偶戏的鼓舞。他酷爱文艺，鄙视商业，结识当地戏院的一个漂亮女演员玛丽安妮，产生爱情，幻想自己将来建立德国民族剧院。后来他发现女友与商人洛尔贝克另有关系，认为自己受骗，感到绝望，愤而离去。

第二卷：威廉经过几年的业务生活后，受到与父亲合伙的商家的委托，外出从事商务旅行。他在高村目睹业余舞台演出，重新唤起他对戏剧的爱好。他认识某个剧团残留下来的演员：有漂亮而放荡的菲琳娜，年青的勒尔特司，外来的少年弗德里希，又遇到他以前拯救过的梅林纳夫妇，后来他出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从马戏团走绳演员手里赎买遭受虐待的神秘女孩迷娘，又收留神经失常的琴师，这些人组成了一个以威廉为核心的圈子，最后他资助梅林纳建立一个流动剧团，自己也参加在内。

第三卷：这个剧团被一位富有的伯爵召到他府邸去演出。威廉此时认识和接触到贵族等级分子。他迄今盲目崇拜贵族，但后来看出伯爵虽然自高自大，其实空洞无物；男爵虽然爱好戏剧，但不过一知半解，这使他感到失望。只有伯爵夫人的温柔多情，使他念念不忘。贫穷而冷酷的贵族雅尔诺向他指出莎士比亚的重要性，第一次打动了威廉，莎剧成了他的“命运书籍”，使他逐步认识现实世界。

第四卷：剧团在伯爵府邸演出后，得到相当的馈赠。他们离开府邸去城市，中途选举威廉作剧团的经理。他们来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突遭强盗的袭击，随身衣物被抢劫一空，威廉奋勇抵抗，受伤倒在森林中，在这千钧一发时刻，突然有骑白马的女士率队出现，她慨然命人抢救威廉，并资助整个剧团得以陆续启程，威廉深感女骑士的救命大恩，然而她从此如惊鸿一瞥，芳踪杳然，威廉徒抱相思之苦，直到第八卷末，才获得团圆结局。剧团被洗劫后，已溃不成军，由威廉介绍，去投奔一个城市的固定剧团。剧团经理塞洛富有才能和经验，与威廉以前相识，其妹奥蕾莉亦颇同情威廉，这时威廉有可能对《汉姆雷特》进行深入研究。

第五卷：威廉的父亲去世，他决定过舞台生涯，通过艺术来全面培养自己。威廉自己担任汉姆雷特这个主要角色，与塞洛和奥蕾莉配合，首场演出成功。第四和第五卷是表现以《汉姆雷特》为中心的戏剧使命。威廉本身不是演员，戏剧艺术对于他只是教育手段，而不是本身目的。只有塞洛才是出色的剧场人物，不过他有许多人性上的弱点，生活放纵不羁。奥蕾莉则借舞台上的演出，以发泄其失恋的痛苦。塞洛与梅林纳谋建歌剧院，威廉已不受他们的欢迎。垂死的奥蕾莉委托威廉带信去见她的男友罗大略。

第六卷：本卷标题是“一个淑女的自白”，与以上各卷的缤纷多彩的世俗生活相反，本卷是一则有关宗教信仰的故事，叙述一个女子从青少年到中晚年的宗教内心生活的发展。她一生不嫁，上养父母，下抚侄儿和侄女的纯洁操行，实为难得。本卷虽带有插曲性质，但书中重要角色如罗大略和娜苔莉的家族渊源由此得到说明，这也与后来的第七和第八卷有所呼应。

第七卷：威廉来到男爵罗大略的家，认识这位开明贵族，他经过美国独立战争，回到德国从事农业改革，鼓吹废除农奴制度。罗大略不拘细节，生活放纵。他集合神父、雅尔诺等一批不问出身、只要志同道合的人建立秘密

的“塔楼会社”，具有共济会的性质。威廉被吸收入社，获得“毕业证书”，并证实男孩费立克斯是他和玛丽安妮的亲生儿子。

第八卷：威廉被罗大略派去见他的妹妹娜苔莉，这时才发现她就是从前骑白马的救命恩人。她抱济世救人的主张，是道德活动的理想化身，代表更高的生活阶段。但威廉为了安顿孩子，曾向能干持家的特蕾色求婚，得其同意。迷娘之死，使威廉大受震动。意大利侯爵到来，认出迷娘是其侄女，揭开了琴师和迷娘的悲剧命运之谜。男童费立克斯被疑中毒，娜苔莉伸出教授之手，在危难中更促进了她对威廉的感情。特蕾色看出威廉对娜苔莉情有独钟，而她自己更适合于罗大略，于是同意同威廉解除婚约，促成他与娜苔莉的结合，两对伉俪各遂所愿，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威廉与娜苔莉的结合，打破了当时市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界限。

三、**思想内涵和人物性格**。书中的情节发生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的德国，从国际上看，是在美洲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书完成于1796年，这时法国革命的高潮已过，然而它的余波仍然影响着欧洲及其他国家。在本书第八卷第七章中，开明贵族雅尔诺看出德国腐朽的封建制度面临革命的威胁，他同主角威廉有如下的谈话：“您听我说！如果您知道一点国际局势，就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着巨大变化，差不多再也没有什么地方的财产是绝对安全的了。……现在聪明的办法是，只在一个地方保有产业，只把自己的钱投放在一个地方，要同时在许多地方进行监督是困难的；因此，我们想出另外不同的办法：从我们古老的塔楼发起一个社团，它分布在世界各个部分，世界各个部分的人都可以参加。一旦发生一场政治革命，这人或那人完全从他的产业中被赶走了，我们彼此之间就互相保证我们的生活。”

这样看来，当时的德国不可能完全风平浪静。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歌德和席勒，早已看出封建制度必然没落，资本主义制度势将取而代之。不过他们希望不经过暴力革命，也就是本走法国的道路，而是通过从上市下的逐步改良。他们重视人民的审美教育，也就是文艺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本书中的主角威廉·麦斯特就是歌德根据本身经历和思想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

威廉·麦斯特出身富裕商人家庭，是个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他鄙视商业，醉心于戏剧艺术，希望将来建立德国民族剧院，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他从结识当地剧院女演员起，到参加流动剧团，在伯爵府邸演出，参加塞洛的固定剧团，研究莎士比亚，演出《汉姆雷特》为止，不断从实践中取得经验，接受教育。他与塞洛不同，塞洛主持剧院完全是以营利为目的，不是象威廉那样，以取得“艺术体验”和“教育要素”为主，不断提高自己。

在第一卷第九章中关于他的遥远的梦想有如下的描写：“他完全明白今后自己对于剧院所负的使命，他所追求的崇高目标，似乎对他更接近了……在自负的谦逊中看出自己是出色的演员，是未来的民族剧院的创立人……”通过剧院教育人民，培养民族意识，以达到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目的，这是德国自莱辛以来，歌德和席勒所执着追求的。

威廉感到当时市民阶级在文化水平、气度和风貌上远不如贵族，自己要获得全面培养，只有通过舞台生涯。威廉对于贵族的赞叹，说明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力量还大大落后于贵族阶级的力量，实际上某些工场和商业还依赖宫廷和军备的需要。也就是说，力量薄弱的市民阶级有时还得仰仗封建贵族的鼻息。不过威廉也看出贵族的傲慢无知。例如本书第三卷第八章中叙述威廉参加剧团在伯爵府邸演出，这位伯爵即是这类典型，并不重视艺术和艺人。

书中有段叙述如下：“有时剧团全体或单独个人饭后被召到显贵者面前去，他们认为这是莫大的光荣，殊不知，同时猎人和仆从带进一大群狗和马到府邸院子里来溜达。”

最后，威廉看出自己不能停留在戏剧探索上，必须继续在实际生活中有更高的追求。他终于向剧院告别，进入以罗大略为首的小圈子，参加具有共济会性质的“塔楼会社”，并理解罗大略的农业（包括土地）改革计划。最后威廉与贵族女子娜苔莉结合。威廉本身贯串着积极的人道思想：他最早就拯救梅林纳夫妇于患难中，从马戏团走绳演员手里赎买小女孩迷娘，收容神经失常的竖琴老人，善待菲琳娜和弗德里希，解囊资助剧团，……后来意大利侯爵认出迷娘是他的不幸的侄女，向威廉表示感谢。威廉始终谦让，并不希望别人感恩图报，于平凡中显示出伟大。

娜苔莉是贵族女子，是书中最出色的女性。她出现的场面甚少。在第四卷第六章中，她为了抢救受伤的威廉，伸出援助之手，仅匆匆出现一面。在第六卷中，也只有对她的简短描叙。直到第八卷中她才正式露面，但与诸女相比，好比皓月当空，群星失色。然而书中对其仪容神态，并无正面描写。关于她自己从事社会救济活动，在第八卷第三章有段同威廉的较长谈话，摘录一节于下：

“我回忆从少年时候起，没有比如下的印象使我感到更强烈的了，就是我到处发现人们的需要时，就有种不可克制的渴望，而要加以调剂。譬如那些还不能站立的孩子，以及已不能自立的老人，富裕的家庭要求有孩子，穷苦的家庭无力赡养孩子，任何一种对职业的默默的要求，任何对才能的渴念，对成百种小而必要的能力的寻求——我到处去发现这些东西，我的眼睛似乎天生来就是干这样的事的。我看见没人使我注意的东西，我似乎是为观察而生的。无生命的自然界的魅力，对许多人来说是最为敏感的，对于我却毫无影响，至于艺术的魅力对于我几乎就更差了。我的最愉快的感受，过去和现在都在于当社会上出现某种匮乏和需要时，立即在思想上找到一种补给，一种方法，一种救济……”

这是一种多么宽广的人道主义胸怀！所以威廉问她：“您没有爱过吗？”她的回答是：“从不或者说常有！”换句话说就是：从无男女两性之爱，常有博爱济世之心。（第八卷第四章）

维尔纳是典型的商业资本家，他称复式簿记是人类精神最好的发明之一。他说，如果有人赠他一枚钻石戒指，要他天天戴在指上，他不会接受，因为他对不生利息的死资本，丝毫不感兴趣。他是威廉的姐夫，经济上支持威廉，两人却是鲜明的对照。

罗大略是个开明的贵族，他参加过美洲革命战争，想在德国推行土地改革。他继承大量财产，但主张废除农奴制，取消封建剥削，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分割，即实行资本主义式的经营。他是“塔楼会社”的主要人物，赞成妹妹娜苔莉与商人的儿子威廉结合，打破封建等级婚姻制度。他对威廉说：“我们既然不平凡地聚合在一起，您就别让我们过平凡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干点值得于的事情……让我们为此结成同盟，这不是空想，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实现的理想。”（第八卷第十章）至于塔楼会社的具体纲领如何，书中没有明白说出。

雅尔诺是市民阶级化的贫穷贵族，他依靠罗大略又协助罗大略，精明能干，对威廉的自我教育有所指点，但为人冷酷，缺少对弱者的同情。

塞洛是干练机智的剧场经理，梅林纳是工于盘算，自私心重的剧务人员，勒尔特司是善于适应环境的演员，他们对主角威廉的学习和发展过程起过一定的作用。歌德于1793年的笔记中，对书中的重要人物有如下的简要刻划：

威廉：美学的、道德的梦；罗大略：英雄的、积极的梦；神父：教育实践的梦；勒尔特司：无条件的意志；菲琳娜：现实的性感，轻浮；奥蕾莉：顽强、刻苦的坚持；娜苔莉：女性的、美学道德的现实；特蕾色：家务的纯洁的现实，迷娘：不相称关系的狂想。以上所谓“梦”亦可理解为“追求”或“憧憬”，与下面的“现实”相对照。这种提示无非是提供一点启发，以便对书中人物性格作进一步的分析。

迷娘是所谓命运悲剧性人物，她的父母是亲兄妹，由于错误的结合而生下她。她原是意大利贵族的后裔，童年时被马戏团走绳演员拐骗，沦为杂技小演员而备受虐待。迷娘在生理上的缺陷，是身体与心理发展的不平衡。威廉在野蛮的马戏团员手中赎买下她，纯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感，并无丝毫私心杂念。迷娘把威廉看作心爱的朋友、父亲和保护人，威廉始终贯彻这三重身份的责任。后来落魄江湖的琴师，实是迷娘的生父，也来依附威廉。威廉对琴师，也关怀备至。以一个青年男子，而竟有如此雅量和宽广胸怀，实为难能可贵。其实威廉善待迷娘和琴师的行为，正是他在实践中所受的积极人道教育课，所以他对雅尔诺之流讥为收养吉卜赛贱民，淡然置之。迷娘在书中占有颇大篇幅，她的故事不能视为插曲。迷娘和琴师的歌曲，均脍炙人口，特别是“迷娘曲”三叠，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唱三叹，凄惋动人，堪称绝调。

至于本书第四卷第十三章中威廉对汉姆雷特性格的分析，第六卷中叔父关于人要尽可能决定环境，而不为环境所决定的谈话，则是作者歌德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四、**评价和影响**。本书是继《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后，也就是二十一年以后，又在德国文学界取得显著成就的长篇小说。席勒对此表示极度赞赏，他说：“安详而深刻，明白而又不可思议，就和大自然本身一样，它就这样发生作用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切也包括极细微的次要工作，无不显示出美好的平等心情，一切东西都从这种心情流露出来。”浪漫主义诗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高度评价此书，他说：“法国革命，费希特的科学理论以及歌德的‘麦斯特’是时代的最伟大的趋向。”

《学习年代》对后来的德语文学界陆续产生巨大影响：德国浪漫派作家蒂克的《弗兰茨·斯特恩巴尔德的漫游》，布伦坦诺的《哥德维》，让·保尔的《巨神》，艾兴多尔夫的《预感和现实》，默里克的《画家诺尔顿》，无论从反面或正面看，无不受歌德这部书的影响。十九世纪的德语作家如：伊默尔曼的《后裔》，施蒂弗特的《晚来的夏天》，尤其是瑞士德语作家凯勒的《绿衣亨利》，也继承了歌德的传统，把新的写实主义与发展思想结合起来。二十世纪的杰出作家如瑞士的德语作家赫塞及德国的托马斯·曼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后者的长篇小说《魔山》被誉为德国传统的教育小说，无疑与歌德的《学习年代》有某种血肉关系。

回顾德语文学中的所谓发展或教育小说，至今仍以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为最佳的典范。因为它具有独创性，开辟了这类小说的先河。内容丰富多彩，出现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许多领域，把人物和事件在发展中巧妙地结合起来，读时恍如使人欣赏一部巨大的交响曲。

书中的《迷娘曲》在数十年前先有马君武，后有郭沫若的翻译。郭译有两种诗体，一是用旧体诗（类似杜甫的《同谷歌》体），二是用新诗体，流传较广。中国剧作家田汉曾被《学习年代》中迷娘的故事所吸引和感动，于二十年代改编为独幕剧《眉娘》。“九·一八”事变后，此剧再经过改编，更加中国化和现代化，演成了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七·七”事变后，此剧不仅在我国大后方广泛演出，而且还在国外演出，为动员我国民众抗日和争取国际支持起过不小的作用，从迷娘的故事到独幕剧《眉娘》，再到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这中间经过了几个不同的时代，但它说明中德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了。

书中的对话与内心独白交错使用，语言变化多姿，心理分析亦颇深入，歌德有时使用他当时习用的词语，要求对等的中文翻译实非易事。

本书根据汉堡版歌德文集第七卷及魏玛版歌德文集第六卷德文原书译出，错误和疏漏，势所难免，希望读者多予指正为幸！

韩世钟同志百忙中抽暇校订原稿，提出富有价值的意见，得以增删改正，特此致谢！

董问樵
1988年4月于上海

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

第一卷

第一章 玛丽安妮爱威廉，但巴巴娜试图把她引向洛尔贝克

戏演出很久了。年老的巴巴娜有几次走到窗口去探听是不是有马车来到的声音。她在等候她美丽的女主人玛丽安妮，玛丽安妮在今天的末场戏中扮演一位少年军官使观众着迷。巴巴娜比平日显得焦急，平日她不过给女主人预备一份普通的晚餐，可是这次她要用一个包裹来使女主人感到意外惊喜，这包裹是年轻富商洛尔贝克邮寄来的，为了表示他在远方也挂念着他的心上人儿。

巴巴娜以老女仆而兼亲信、顾问、经纪人和女管家的身份，有权拆开包裹的封印，今天晚上她再也按捺不下自己的好奇心，她对富商的慷慨馈赠比玛丽安妮更加放在心上。她最高兴的是，在包裹中发现给玛丽安妮的是一匹细纱布和最新式的绸带，给她自己的是一块印花布、围巾和一小卷钞票。她怀着多么不平常的爱慕和谢意想到离去的洛尔贝克啊！她毅然下定决心，也要让玛丽安妮巴心巴肝地想念他，提醒她欠了他多少情，以及他对她的忠诚所希望和所期待的是什么。

细纱布放在小桌上，在半卷开的绸带的色彩陪衬下，好象是份圣诞节礼物；烛光的位置更提高了礼物的光彩，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这时老妇听出玛丽安妮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就迎着她走去。可是她多么惊奇地退了回来，女军官丝毫不理她的亲热态度，从她身边挤过去，以异常匆忙的动作跨进房间，把插有羽毛的军帽和军刀抛到桌上，不安地走来走去，对那隆重点燃的蜡烛一眼也不瞧。

“你这是怎么啦，小乖乖？”老妇吃惊地叫道，“我的老天，小女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快瞧这些礼物吧！除了你的最多情的男友之外，还有谁寄来呢？洛尔贝克寄给你这匹高级薄纱是作睡衣用的，不久他本人就回到这儿来了：我觉得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热情更大方了。”

老妇转过身去，打算给对方看那些她自己也有份的礼物，可是玛丽安妮掉头不顾，却激动地叫道：“去吧！去吧！今天我一点儿也不想听到这一切；我过去听从你的话，是你要我那么作，事情就是这样！要是洛尔贝克回来，我又是他的，我是你的，你要我怎么作都行，可是在这以前，我是我的，你纵有千言万语，也休想叫我改变我的决心。我要把这整个自我交给那爱我和我所爱的人。别拉长了脸！我要听凭这种热情奔放，好象永无尽期。”

老妇有的是反对意见和理由，在继续交谈中，她变得激烈和尖刻起来，于是玛丽安妮跳起来向她扑去，按着她的胸脯。老妇格格地笑了。她大声说：“我得设法让她很快再穿上长衣服，这样我才能安全地生活。去吧，脱下你的衣服！方才冒失的军官给我的难堪，我希望会由姑娘来向我道歉；脱下外衣，再继续脱下一切东西！这是不舒适的服装，我看出来，它对于你是危险的。这些肩章使你受到鼓舞吧。”

老妇伸手去拉她，玛丽安妮挣脱开来。“别这么急呀！”她大声说，“我今天还要等待客人。”

“这样不好，”老妇回答。“该不会是那个年轻、温柔、羽毛未丰的商人儿子吧？”“就是他，”玛丽安妮回答。

“看来好象宽宏大量成了你的主要热情，”老妇含讥带讽地答道，“你

以巨大的热心接纳一个未成年的，没有资产的人儿。作为不自私的施舍者受人膜拜，一定挺不错吧。”

“随你去嘲笑吧。我爱他！我爱他！我多么愉快地第一次说出这些话！这就是我常常想象而却不理解的热情。不错，我要热烈地拥抱他！我要抓住他，似乎永不放手，我要向他表示我的全部爱情，也要完全享受他的爱情。”

“控制住自己吧，”老妇冷静他说，“控制住自己吧！我得用一句话来打断你的高兴：洛尔贝克快来啦！他在十四天后回来！这儿是他的信，是随着礼物一起寄来的。”

“如果早晨的太阳会夺走我的男友，我就要把他藏起来。十四天！多么永恒的时间哟！在十四天内，有什么事不能发生，有什么东西不会变化呢？”

威廉跨进房来。她多么快活地朝着他飞奔过去！他多么兴奋地拥抱这穿红色制服的身体，把白缎小背心贴在他的胸口上！此时此景，谁敢于描写，又有谁配说出两个相爱人儿的幸福呢？老妇咕哝着走到旁边去，我们也同她一起离开，让这对幸福人儿单独在一起。

第二章 威廉的父亲反对看戏——同母亲谈话：对木偶戏的童年回忆

第二天早晨，威廉向母亲问安，母亲对他透露，父亲很生气，以后不许他天天上戏院了。“虽然我自己，”她继续说，“有时候也爱进戏院，可是我得常常诅咒，我的家庭安宁由于你对这项娱乐过度爱好给扰乱了。父亲再三说，看戏究竟有什么用？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浪费他的大好光阴呢？”

“我也曾经听他这么说过，”威廉回答，“也许我回答得太匆忙了；可是，老天在上，妈妈！难道说，凡是不直接给我们把钱弄进口袋的，凡是不给我们搞到最近的产业的，这一切东西都没用吗？难道说，我们老屋里的房间还不够用，还有必要另造一幢新屋吗？父亲不是每年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商业盈利用来装饰房间吗？这些丝制台布，这些英国家具不也是同样没用吗？难道我们不好将就些用点不太贵的货色吗？至少我得承认，这些有条纹的墙壁，这些千篇一律的花朵、漩涡形、曲线、筐篮和形象，给我以十分难受的印象。在我看来，它们充其量不过象是舞台帷幕。但是坐在这帷幕前的感觉多么不同！尽管人们要等候许久，可是人们知道，它会升起，我们将会目睹千姿百态的形象，它们给我们以消遣、教育，并使我们振作起来。”

“你还是好好克制一下吧，”母亲说，“父亲也想在晚上和人聊天；他认为这样一来你也可以散心了，要是他生气，到头来还是怪罪我。有多少次我不得不为那该死的木偶戏责备自己，悔不该在十二年前把它作为圣诞礼物赠给你，使你开始尝到戏剧的甜头！”

“您别骂木偶戏，也别对您的爱和关心感到后悔。这是我在空荡荡的新屋里享受到的最初的片刻娱乐；这片刻还出现在我面前，我知道，那时我觉得多么古怪，我们接受了普通的圣诞礼物以后，人们叫我们在一扇门门口坐下，门是从另一个房间通过来的。门开了；但不象平常那样供人进出，人口处充满了意外的隆重气氛，一座华丽的大门高高矗立在那儿，用神秘的帷幕遮起来。开始，我们大伙儿都站得远远的，后来我们的好奇心不断增加，巴不得看看那些隐藏在半透明帷幕后闪闪发光和铿锵作响的是些什么玩意儿，于是有人指示我们每个人去坐自己的小椅，要我们耐心等候。

“这时大伙儿都坐下来，悄然无声，哨子发出信号，帷幕向上卷起，显示出庙宇里绘着火红的景色。高等祭司撒母耳和约拿单出现了，他们那种变换的奇异声调，我觉得值得无比尊敬。过了一会儿，扫罗出场，他对那个躯干庞大的战士的无礼狂言十分为难，后者向他和他的族人挑战。后来身材矮小的那西的儿子，手执牧羊杖，腰挎革囊和甩石机跳出来，他说：‘万能的国王和至高的主人！没有人为此失掉勇气，只要陛下准许我，我就愿去同那个强大的巨人作战。’第一幕完了，观众怀着无比的好奇心想着下面的情节，每个人都希望音乐快些停止。幕终于再次升起。大卫誓把巨人的肉献给天空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非利士人大肆讥嘲，不断跺着双脚，但终于象木桩一般倒在地上，给整个演出以精彩的结束。接下去是妇女们歌唱：‘扫罗杀死千千，但大卫杀死万万！’巨人的头颅给抬到矮小的胜利者的面前来，他得到美丽的公主作妻子。尽管大伙儿都兴高采烈，可是我总觉得这位幸运王子

即歌利亚。

即大卫，这段可参阅《圣经·旧约全书》中《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

指歌利亚。

象侏儒一般，实在是美中不足。人们由于一贯抱着高大的歌利亚与矮小的大卫的这种观念，所以不肯错过机会把而人作出鲜明的对照。我请问您，木偶放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答应把它们拿给一位朋友看，最近我同这位朋友谈到孩子戏剧，使他高兴得不得了。”

“我并不奇怪，你对这些玩意儿还记得这么清楚：那时候你对它立即感到极大兴趣。我知道，你怎样偷走了我的小书，把全部剧本背诵出来；有天晚上，你用蜡泥捏出歌利亚和大卫，让他们互相交谈，最后给巨人一击，把他的奇形怪状的脑袋插在一只大头针上，蜡制的针柄粘在矮小的大卫的手里。当时我对你的良好记忆力和动人的台词感到衷心的母性喜悦，于是我立即决定把全部木偶转交给你。那时候我却想不到，这玩意儿后来会给我带来多少麻烦。”

“您用不着后悔，”威廉回答；“这玩意儿也给我们带来不少快乐的时刻。”

他说完话后，要到了钥匙，急忙跑去找到木偶，有一瞬间，他似乎又回到了过去，那时候它们都栩栩如生，他以为通过清晰的声音，通过手的活动使它们活转来了。他把木偶带回他的房间去，小心地保存起来。

第三章 威廉开始向玛丽安妮讲木偶戏

我通常听人说起，初恋是一个心灵迟早所能感觉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这话如果不错，那么，我们就得三倍地赞美我们主角的幸福，因为他有幸尽情地享受到这唯一片刻的狂欢。只有少数人受到这样的优待，而绝大多数人的早期感情则要经过艰苦的磨炼，他们获得一点可怜地享受以后，就被迫放弃最好的愿望，学会永远割舍作为至高幸福浮现在眼前的东西。

威廉的欲望凭借想象力的翅膀向那个迷人的姑娘飞去；经过短暂的交际以后，他便赢得了她的欢心，他居然占有一位他这么心爱，甚而这么崇拜的人。开始，她是在舞台表演的有利灯光下出现在他面前的，而他对舞台的热情就同他对一个女性的初恋结合起来。他的青春让他享受无穷的欢乐，这被一种生动的诗意予以振奋和保持。他的恋人的状况也赋给她的举止一种情调，大大有利于他的感触。她担心自己别的关系会被恋人过早地发现，呈现出又是忧虑又是羞愧的可爱表情，他对他的热情是明显的，就是她的不安态度也增添了她的娇媚；她是他怀抱中最最可爱的人儿。

当他从第一次欢乐的陶醉中醒来，回顾他自己的生活和情况时，就觉得一切都焕然一新，他的义务更神圣了，他的爱好更热烈了，他的知识更明白了，他的才能更有力了，他的决心更坚定了。因此他不难采取办法，避免父亲的责备，让母亲放心，自己不受干扰地享受玛丽安妮的爱情。他白天准时完成他的事务，通常不看戏剧，在晚餐桌上总是有说有笑，等到大伙儿就寝以后，就裹着大衣，悄悄从花园里溜出去，肚子里装满了林多儿和勒安德尔之类的形象，毫不停留地跑到恋人身边去。

有天晚上，他出示一捆东西，玛丽安妮问：“您带的什么？”老妇希望是称心的礼物，十分仔细地注视。“您猜不着，”威廉回答。

他解开餐巾，现出一堆杂乱的一杵长的木偶，玛丽安妮感到多么奇怪，而巴巴娜又显得多么惊讶。玛丽安妮纵声大笑起来，威廉竭力把杂乱的铁丝分别卷起，让每个木偶单独出现。老妇厌恶地悄悄走到一边去。

只需要一点小小的东西就可以使一对相爱的人儿消遣，这天晚上，我们的朋友过得快活极了。这小小的木偶队伍受到检阅，每个木偶形象都被他们仔细观察和嘲笑。身穿黑丝绒制服和头戴金冠的扫罗王，却一点儿也付不到玛丽安妮的欢喜；她说他显得太呆板，太拘泥了。倒是颀下无须、穿黄红色衣服，缠头巾的约拿单使她中意一些。她也会把这个穿在铁丝上的木偶来回旋转，让它鞠躬致敬，并作爱情的表白。与此相反，她对撒母耳这位先知却毫不注意，尽管威廉向她称颂先知的制服胸牌，并解释道，做大礼服的闪光塔夫绸是从祖母的一件旧衣服上剪下来的。在她看来，大卫个子太矮小，歌利亚的身躯太高大了，她坚持她的约拿单最好。她懂得使它乖乖地听话，最后把她对木偶的轻怜密爱转移到我们朋友的身上，于是这次也是小小的游戏成了幸福时刻的序曲。

他们从甜蜜的温柔梦乡中被街上发生的喧哗声惊醒了。玛丽安妮叫唤老妇人，老妇按照习惯还在不倦地收拾戏装更换的材料，配合下场的演出使用。老妇打听到的情况是这样：方才有一样寻欢作乐的小伙子，从隔壁意大利人酒店里喝醉后踉踉跄跄出来，他们品尝了刚刚上市的新鲜牡蛎，大灌香槟。

林多儿（Lindor）和勒安德尔（Leander）是十八世纪的歌剧和戏剧中为男性恋人的名字。

“可惜呀，”玛丽安妮说，“我们早没想到这点，其实我们也可以一饱口福的。”

“这还来得及，”威廉边答边给了老妇一枚金路易，“快搞一点我们想要的东西来，你也可以一块儿享受。”

老妇浑身一震，一会儿就有一桌整整齐齐的点心舒舒服服地摆在两位相爱人儿的面前。老妇也一起就座。他们又吃又喝，尽情取乐。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乏谈话资料。玛丽安妮又把她的约拿单取出来，老妇也懂得把谈话转向威廉心爱的题材。她说：“您有一次曾经同我们谈到圣诞节晚上木偶戏首场演出的情形，听来实在有趣。后来芭蕾舞正要开始，您就把谈话中断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漂亮的全体角色，他们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啊。”

“对啦，”玛丽安妮说，“继续讲给我们听吧，你那时有什么感想？”

“亲爱的玛丽安妮，”威廉回答，“如果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刻和过去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特别是我们幸福地达到顶峰的时刻，从这儿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眺望已经走过的道路，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回想起怎样克服种种阻碍，是舒服的、自得其乐的。本来我们怀着难过的感情常把这些阻碍当作是无法克服的了，再把我们现在发展到的程度与当时尚未发展到的程度作一比较，就更是这样。然而我现在感到说不出的幸福，因为这时候我同你一起谈到过去，而同时又向前瞻望到那迷人的国度，我们可以手挽手地在那儿漫游。”

“芭蕾舞怎么样了呢？”老妇插嘴问。“我担心它不象预期的那样顺利结束吧。”

“噢，是呀，”威廉回答，“很好！那些男女黑人，男女牧羊人，男女侏儒的奇特的蹦跳，在我的整个生活中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回忆了。这时帷幕下落，门关上了，整群孩子如醉似痴地忙着上床去睡觉；可是我分明知道，我睡不着，我还有些话要讲，有许多问题要提，我极不乐意地打发那个女侍走开，是她带我们去安息的。

“可惜第二天早晨那种魔术支架又不见了，神秘的帷幕也移走了，人们又自由进出那些门，从这间房走到另一间房，那么多的惊险场面竟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我的妹妹们拿着他们的玩具跑上跑下，我一个人悄悄地溜来溜去，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不可能，昨天还出现那么多魔术的地方，今天仅剩下两根门柱了。唉，谁在寻求一种失去的爱，没有比我当时显得更不幸的了。”

他向玛丽安妮投了充满欢乐的一瞥，使她深信，他不怕任何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形。

第四章 继续讲木偶戏

“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威廉接着说，“把这本木偶戏再演一次。我不断缠着母亲，要她在适当时候说服父亲；可是她的努力白费了。父亲断言，只有偶一为之的娱乐才对人有价值，孩子和老人不懂得重视日常遇到的好东西。

“要不是这本木偶戏的创立人和秘密的经理自己感到兴趣重复演出，并在一场尾声中炮制好一个崭新的丑角，那么，我们还要长久等待，也许得一直等到下一个圣诞节呢。

“炮兵队里有位青年男子，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机械工作上特别在行，他在我父亲修建房屋时办了很多重要事情，得到我父亲的优厚馈赠，他打算在这小家庭过圣诞节时送样礼物以示感谢，他给恩人家造一座装置完善的戏台，这是他以前空闲时候所装配、雕刻和绘上图画的。他在一个仆人的帮助下，亲自操纵木偶，用假嗓音扮演各种角色。他轻而易举他说服了我父亲，父亲原来根据信念而拒绝了孩子们的要求，如今却出于友谊而答应了朋友。好啦，戏台又搭起来了，邀来一些邻家孩子，那戏重新开演。

“如果说，我第一次看戏感到意外和惊奇而觉得快乐，那么，我第二次看戏就是注意和研究的狂喜大大增加了。戏剧怎样进行，正符合我现在的期待。至于木偶本身不会说话，我在第一次已经对自己说过了，至于它们本身不会动，我也有所猜测；可是这一切为什么这样巧妙，这样活灵活现，好象它们自己在说，自己在动呢？而那些灯光和人又在哪儿呢？我越是想既当看戏法的人又当变戏法的大师，把自己的手也暗中伸去播弄，不仅是作为观众而享受错觉的快乐，上述这些谜团更加使我不安了。

“戏结束了，人们准备上演尾声，观众都站起来，七嘴八舌地瞎扯一通。我挤到门边去，听见室内僻僻啪啪的声音，原来人们正忙于清理。我掀起帷幕下幅，从台座下偷看过去。我的母亲发觉了，拖我回去，可是我已经看到了不少，人们把朋友和敌人，扫罗和歌利亚，以及其他人物等等，都装进一只活动箱子里，于是我的满足一半的好奇心，又获得新的养份。这时我瞧见少尉在圣地当中十分忙碌。从现在起，那个丑角尽管把鞋跟踢得噼啪响，也使我不感兴趣了。我陷入沉思中，经过这次发现，我变得比以前更安静，也更不安静了。我经验到某种东西以后，似乎才觉得，我好象什么也不知道，我猜对了：原来我缺少对事物相互联系的认识，而这却是真正决定一切的。”

第五章 同上

威廉继续说：“孩子们在布置美好和收拾整齐的屋子里，有种和大小老鼠差不多相同的感觉：他们注意一切缝隙和洞眼，看哪儿有被禁吃的甜食，他侃：偷偷地怀着欲罢不能的恐惧心情享受这种情景，这也成了孩子们大部分的幸福。

“我在兄弟姐妹当中特别留心钥匙插在什么地方。我心里对关闭的房门怀着敬畏，我得几周几月地打从门前走过，只有在母亲敞开圣地取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才朝里面偷偷看上一眼。我的敬畏心越大，我就越是迅速利用女管家有时疏忽的机会。

“人们不难看出，在所有房门当中，食物储藏室的房门是我集中注意的目标。生活当中很少充满预感的快乐比得上我如下的感觉：母亲有时叫我去帮她提出一些东西，我就顺手牵羊捞几个晒干的李子，或是出于母亲的仁慈，或是凭我的手段机灵。那些层层叠叠堆集起来的珍品，用它丰富的内容唤醒我的想象力，还有那些混和着好些香料而散发出来的奇妙气味，也引起我的垂涎，每逢我走近它们，我就毫不迟疑地至少在敞开的氛围旁边闻闻香味。有个星期天早上，母亲听到铃声匆忙走出去了，全家陷入安息日一般的深沉寂静中，那只引人注目的钥匙却插在门上不动。我刚刚发觉这点，在墙边轻轻地来回走了几遍，终于不声不响，蹑手蹑脚地冲上前去，把房门打开，一步跨到渴望已久的众多幸福物品的近旁。我用迅速的怀疑目光，察看箱子，袋子，盒子，罐头，玻璃杯等等，看哪些是我要挑选和拿走的东西，最后伸手去抓我非常喜欢的干枯的李子，拿错了几只晒干的苹果，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上一些糖渍的橙皮；我正要拿起这些猎获物向后转，忽然发现几只并排摆着的箱子，上面带有小钩的铁丝，从一只没有关好箱盖的箱子里拖出来。我充满预感地扑过去，我怀着超凡脱俗的感觉发现我的英雄和快乐世界就装在里面！我想把最上层的東西揭起细看，把最下层的東西拖出来；可是一会儿我把细丝搞乱了，陷入不安和恐惧中，尤其因为厨娘在隔壁厨房里张罗，于是我尽快把二切玩意儿都紧压在一起，关上箱子，只把放在上面的一本手抄小书揣在怀里，书上写的就是关于大卫与歌利亚的喜剧，我带着到手的东西轻轻爬上楼梯，躲进一间阁楼里去。

“从这时起，我把一切偷闲的寂寞时间都用在书上，反复念那戏剧，背得滚瓜烂熟，而且想象自己如果也能用手指播弄木偶，使它们活动起来，该有多妙啊。于是我在思想中自己成了大卫和歌利亚。我躲在阁楼、马厩、花园的各种角落里，不顾什么情况，全心全意钻研剧本，掌握所有的角色，背诵他们的台词，不过我多半习惯于占据主角的地位，至于其余的配角，只让他们在我记忆中跟着跑。比如大卫向歌利亚挑战的豪言壮语，我总是不分昼夜地记在心上；我常常一个人喃喃自语，除父亲而外，没有人注意到这点，父亲有时发觉我背台词，还在私下夸赞儿子记忆力好，认为儿子不过听了很少戏文，居然就能够记下这么多。

“由此我变得越来越胆大，有天晚上，我当着母亲的面朗诵大部分戏文，同时我用蜡泥团捏出几个木偶演员。母亲发觉了，便追问我，我坦白承认了。

“碰巧我这次被发现正是时候，这时少尉自己表示，愿意向我透露这些秘密。母亲立即向他提供消息，说她的儿子具有出人意外的才能。少尉懂得怎样着手来办，他要求把顶楼上平常空着不用的几个房间让给他使用，一间

房仍然给观众坐，另一间房给演员用，前台就设在两房之间的门口。父亲允许他的朋友筹备这一切，他本人似乎睁只眼闭只眼，按照他的原则，大人尽管疼爱孩子，但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孩子们常常漫无节制；他认为在孩子们高兴的时候，大人要显得严肃，有时他们高兴过了头，就会放纵起来，忘乎所以，反而害了他们。”

第六章 同上

“从现在起，少尉搭起木偶戏台，并照料其余的事情。我分明注意到，他每周有好几次不按平常时间来到家里，我猜测这种意图。我的好奇心难以置信地增加，因为我感觉出来了，在星期六以前，我不得参加准备工作。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晚上五点钟，我的指导人来了，他把我一起带上楼去。我快乐得发抖，跨进房去，用目光扫射台座两边挂得整整齐齐的木偶，它们正要依次出场；我仔细观察它们，爬上梯凳，它把我抬得比戏台高了，现在我似乎飘浮在这个小世界的上空。我不免诚惶诚恐地从用木板隔成的戏台中间朝下看，因为回忆整个剧场从外部看来所产生的奇妙影响，而我现在居然参与了秘密，这种感情使我激动不已。我们作了一次试演，结果良好。

“第二天邀约来了一群孩子，我们出色地坚持着。只有一次我的动作过火，把手中的约拿单给掉下去了，我不得不伸下手去抓它起来。这种偶然事故大大打破了幻觉，引起哄堂大笑，使我说不出地难过。父亲似乎连这种疏忽也非常欢迎，他看见自己的小儿子这么能干非常高兴，不过出于深思熟虑，不愿显露出来，闭幕以后，他立即指出缺点，又说要不是这点那点失灵，倒是演得挺不错的。

“这使我心里难受，晚上我显得垂头丧气，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又把一切烦恼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且在思想中觉得幸福，因为除了那个不幸的失误而外，我还算是演得出色的。再加上观众的喝彩，观众完全肯定：少尉尽管刻意模拟粗鲁的和细腻的各种声音，但是强调过分，显得太做作了，也显得呆板，倒是这位初出茅庐的新手把他的大卫和约拿单表演得十分出色；母亲特别夸赞这种坦率的表白，比如我怎样向歌利亚挑战，又把谦逊的胜利者介绍给国王。

“现在我感到极大快乐的，是戏台一直搭在那儿，因为春天到了，屋里不用生火也可以过活，于是我利用我的课余和游戏时间，躺在房间里让木偶们一个劲儿地表演。我常常邀请姐妹和同伴到楼上来，要是他们不肯来，我就一个人呆在上面。我的想象力孵化出个小世界，它不一会儿就赢得另一种形象。

“戏台虽然搭好，也规定了演出第一本戏的演员，可是戏才演出几次，我就再也感觉不到乐趣了。与此相反，我在祖父的藏书中把《德意志剧院》及各种意大利文和德文歌剧弄到手，便埋头研读，每次只把开头的人物大略计算一下，二话不说，立即动手演出剧本。这时寄黑丝绒服的扫罗王不得不扮演肖米格林、卡托和达留斯。不过要注意一点，剧本不是全部演出，多半只演出有刺死人场面的第五幕。

“歌剧用它那各式各样的变化和离奇情节比其他一切更加吸引我，这也是很自然的。我在剧中发现咆哮的海洋，从云端下降的神仙，还有使我特别感到快乐的雷电。我利用纸板、颜色和纸，会巧妙地制造黑夜，闪电看去十

德国作家戈特舍德编的戏剧集，共收 38 部戏剧、一部分是德文原著，一部分是从法文和丹麦文译出，于 1741 年至 1745 年出版，作为正在发展中的德意志剧院的范例。

肖米格林是一个印度暴君。

卡托是《卡托》剧中的主角。

达留斯是同名悲剧中的主角，以上人物均见戈氏所编的戏剧集中。

分可怕，只有打雷不是经常搞得成功的，不过这也没有多大关系。我在歌剧中也找到更多的机会把我的大卫和歌利亚添上，这在有规则的戏剧中是完全办不到的。我每天越来越留恋这块狭小的地方，它使我享受好些快乐。我承认，木偶在食品储藏室里沾上的气味也起了不少作用。

“从这时起，我的戏台装演相当完善了，因为我从少年时候起，就有本事使用圆规，剪裁纸板，给图画着色，现在这对我大大有用。要是经常有人来妨碍我实现演出大事，我是最难受不过的。”

“我看见我的姐妹给她们的玩偶穿上和脱下衣服，这在思想上启发了我，于是我也给我的角色搞些可以脱卸的衣服。我把木偶身上的布片褪下来，尽可能把它们拼凑在一起，此外，节省下一点钱，买点新的布带和闪光饰品，再讨来一些小块塔夫绸，把这些凑合起来，逐渐置办成功演戏备用服装，其中特别不可忘记的是妇女穿的钟式裙。”

“现在这班木偶真正穿上演头等大戏的服装了，人们理所应当会认为戏剧将一出正经地连续演出；可是我的情形也和其他孩子们惯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制订远大的计划，作巨大的准备，也进行一些尝试，可是一切都贪多嚼不烂，半途而废。我不得不抱怨自己这种缺点。我最大的快乐在于发明和运用想象力。至于这部戏或那部戏使我感到兴趣，主要是在于某一场，为了这点，我又立即找人给木偶缝制新衣服。由于这样的调整，我的角色原有的衣服被东拉西扯，弄得一塌糊涂，连第一台大戏再也演不出了。我听凭我的幻想支配，不断试验，不断准备，建立起千百座空中楼阁，我发觉不出把这小小建筑物的基础毁掉了。”

玛丽安妮在听讲述的时候，对威廉表现出一切柔情蜜意，以便掩饰她的蒙眬睡态。从一方面看，故事倒是显得很有趣的，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对于她未免太简单，从观赏角度看，又未免太认真了。她温柔地把自己的脚放在恋人的脚上，好象在表示她的注意和赞同。她从他的杯里喝酒，威廉深信自己的故事没有一句话是白讲的了。过了一会儿，他大声说：“现在轮到你了，玛丽安妮，也把你最初的青春欢乐讲给我听听吧。我们还一直忙于眼前的事情，来不及相互关心一下以前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你是在什么环境下受教育的？你还回想得起哪些最早的鲜明印象？”

要不是老妇立即上前帮忙，这些问话将会使玛丽安妮陷入巨大的困境。聪明的妇人说：“难道您以为我们对以前的遭遇这样留心，会讲出这么动听的事件，即使讲得出，会把事情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吗？”

“看来这是需要的！”威廉大声嚷道。“我爱这个温柔、善良、可爱的人儿爱到极点，以致于我生活的每一瞬间，没有同她一起度过，就使我感到厌烦。至少让我凭想象力参与你过去的生活吧！你把一切都讲给我听，我也要把一切讲给你听。我们也许会弄错，但要把对爱情失去的时间重新争取回来。”

“如果您非要这样不可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满足您，”老妇说。“不过还是您先讲给我们听，您对戏剧的爱好是怎样逐渐增长起来的，您是怎样练习的，您是怎样幸运地进步到这种程度，今后您可以算作一个良好的演员了。您在这当中一定遇到过不少有趣的事情吧。我们不用忙着去睡，我还备有一瓶酒，谁知道，我们不久会不会再这么安静而称心如意地坐在一起呢？”

所谓“有规则的戏剧”是指严守“三一律”的法国戏剧及其德国的模仿。

玛丽安妮用优戚的目光抬头望了他一眼，威廉没有觉察出来，只是继续讲他的故事。

第七章 同上

“因为我的搭档开始增加，青年人的游戏消遣打破了独自的娱乐。随着我们游戏本身带来的需要，我不断变换角色，时而串演猎人，时而串演士兵，时而串演骑手。不过我在这里面总比别人有个小小的优点，就是我能适当地给他们装备必需的道具。比如宝剑大半是来自我的制造所，我给滑撬装饰和镀金，有种秘密的本能不让我休息，直到我把我们的民兵改造为古希腊罗马式的。头盔给制造出来了，用纸束加以装饰，甚而连盾牌和铠甲也做出来了，在这些工作上，家里的佣人（多半是裁缝）来帮忙，而缝纫女工为此折断了好些缝针。

“我看见我的一部分年轻伙伴都已装备完善，其余的人也逐渐配备起来，虽然稍差一些，加起来居然凑成一个可观的兵团。我们向院子和花园进军，勇敢地朝着盾牌和脑袋打击，惹起了一些麻烦，不过不久就平息了。

“这种游戏玩了几次，使其他的人颇感兴趣，我却已经不再满意了。目睹这样许多武装起来的形象，必然在我心中激发起对骑士的想象，好些时候以来，我就沉湎在古代小说的研读中，所以上述思想装满了我的脑袋。

“科彭译的《被解放的那路撒冷》落到我的手里，终于给我的浮想联翩一个确定的方向。这首诗我虽然还不能全读，可是有些段落我会背诵出来，诗中的形象飘浮在我四周。特别是克罗琳德的一举一动始终吸引住我。她那巾帼英雄气概，她那安详的丰盈体态，给开始发展的精神以更多的影响，超过阿尔米塔那种伪装的魅力，尽管我并不鄙视她的花园。

“晚上，我好几百次地在房屋山墙中间的阳台上漫步，从这地区眺望过去，落山的太阳还在天际发射出一股闪灼的光芒，繁星涌现，黑夜从一切角落和地下冒出来，蟋蟀的彻耳的叫声打破庄严的寂静，我默诵唐克雷特与克罗琳德两人决斗的悲哀故事。

“尽管我公正地属于基督徒这一派，可是我却全心全意地同情那位异教的女英雄，赞成她去烧毁围攻者的大塔楼。那时唐克雷特在夜里碰着被误认的战士，战斗在黑暗的夜幕下开始，他们舍死忘生地斗争！——我念出下列诗行：

可是克罗琳德的生命限度已至尽头

而现在到了她应当死亡的时候！

就禁不住珠泪盈眶，滚滚直流，接着是那个不幸的情人怎样用剑刺进她的胸脯，揭去倒地者的头盔，才认出是她，于是颤抖着去取水来施行洗礼。

“我不忍再读下去：唐克雷特怎样在被魔术禁止的森林中用剑刺中树，血从伤口流出，有种声音传进他的耳里，他在这儿也刺伤了克罗琳德，原来他命中注定，凡是他爱的东西，无论什么地方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伤害。

“这故事攫住了我的想象力，使我把从诗中读来的东西，模糊地在心里组成一个整体，我竟自这样着了迷，总想用任何一种方式把它表演出来。我想串演唐克雷特和里纳尔多，找到了两副适用的现成武装，这是我早已制作好了的。一副是用带有鳞片的深灰色纸作的，用来装饰严肃的唐克雷特，另

这是十六世纪意大利诗人塔索写的叙事长诗，以十一世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与回教徒的奋勇抵抗为背景，穿插进两个爱情故事，即：回教徒女战士克罗琳德与十字军骑士唐克雷特的爱情；回教徒魔女阿尔米塔与十字军骁将里纳尔多的恋爱，强调爱情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

一副是用金银色纸作的，用来装饰杰出的里纳尔多。我在活跃的想象中，把一切讲给我的搭档听，他们听得眉飞色舞，可是还弄不明白，这一切都要演出，而且要由他们来演。

“我轻而易举地消除了这些疑虑。我立即在一个邻居的游戏伙伴家里安排下几个房间，却没有估计到那位老婶子决不肯把房间交出来，戏台的情形也和这相同，我对它也没有一定的想法，以为无非是把它架在横梁上，把分开的西班牙式墙壁市景安置过去，再用大幅布作衬底。可是究竟这些材料和器具从哪儿来，我都未予考虑。

“关于森林方面，我们获得了圆满答复：有个老仆人出身于一个现任森林管理员的家庭，我们给他美言几句，让他给我们搞一些青嫩的桦树和杉树来，他确实很快就搞来了，比我们希望的还快。可是我们现在陷入巨大的困境，要趁树木没有枯干以前，设法能把戏演出来。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缺地方、缺戏院、缺帷幕。西班牙屏风是我们所有的唯一东西。

“在这种困境中，我们又去请教少尉，向他大肆渲染即将出现的美景。他尽管对我们了解不多，却极肯援助。他在一间小室里把我家和邻居那儿所能找到的桌子都并排放在一起，上面架起屏风，用一幅绿色帷幕作背景，树木也立即排列成行。

“傍晚到了，人们点起蜡烛，少女和孩子们坐在他们的位置上，戏就要开场了，重要角色们都已穿着整齐，可是现在每个角色第一次感觉到，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我热中于虚构各种角色，竟忘记了每个角色都得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以及在什么地方说。在热闹的演出中，其余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会轻而易举地表演角色，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象我所安排的那种世界中的人物一样行动和说话。可是他们所有的人到了临头都惊惶失措地站着，你问我，我问你，究竟怎样开场，而我呢？我原来打算演唐克雷特，这时单独出场，开始背诵英雄史诗中的一些诗句。但是由于这几行诗很快就过渡到叙述文字，我在自己的台词中将作为第三者出现，还有我台词中提到的戈特弗里德也不愿露面，于是我只好观众的哄堂大笑声中退下场来，这是使我伤透了心的一桩意外事故。这次尝试失败了，观众坐在那儿不动，总想看点什么玩意儿。我们都穿好衣服，我打起精神，决定干脆串演大卫与歌利亚。演员中的一些人以前同我一起演过木偶戏，大伙儿也都看过多次，现在分配角色，每人都答应尽力而为，有个滑稽的小伙子给自己描上一部黑胡须，只要一出现漏洞，他就充当丑角，用笑话来加以弥补。这项措施本是我极不愿意采取的，因为它违背了戏剧的严肃性。我暗中发誓，只要我一旦摆脱这种困境，今后除非经过深思熟虑，决不冒失地排演戏了。”

第八章 报告献身戏剧的早期决定

玛丽安妮昏昏欲睡，靠在恋人身上，他紧紧地抱着她，继续讲述下去，老妇从容不迫地享用剩余下来的酒。

他说：“我同朋友们一起所处的困境，不久就被忘记了，我们立即着手演一部虚构的戏剧。我读的每部小说，人们教给我的每个故事，我总想用戏剧表现出来，就连最难处理的题材也敌不过我的热情。我完全相信，故事中令人神往的一切东西，只要表现出来便产生更大得多的效果，一切东西都得显示在我的眼前，都得出现在戏台上才行。我们在学校里听讲世界史的时候，我总是仔细记下，什么地方有人被用特殊的方式刺死或毒死。我的想象力略过剧本的引子和复杂情节，急忙赶到最有趣的第五幕。实际上，我写一些剧本也是从后面开始动笔，没有一本是从开头写起的。

“同时我遍读了偶然到手的、剧场炮制的一大堆蹩脚货，一部分是出于自愿，一部分是由于我的好朋友们的怂恿，他们尝到甜头，也想演戏。我正处在幸福的年龄，对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来说，还感到万事如意，在人群杂沓和环境变换中寻求我们的满足。可惜我的判断还被别的方式迷住了。凡是我希望获得观众满意的剧本，就特别合我的意，我在这种如意的错觉中没有读过的只有少数剧本；因为我能想象一切角色，于是我的生动的想象力就诱使我相信，自己也会表演一切角色；所以通常在分配角色的时候，我便挑选完全不适合我演的角色，只要有几分过得去，我甚而不嫌多挑选几个角色。

“孩子们在游戏时懂得用手边的东西代替别的东西：一根棍子可以当作火枪，一小段木头可以当作军刀，每小捆布料可以变作玩偶，每个角落可以成为茅屋。我们的私人剧院就在这种意义上发展起来了。我们完全不自量力地蛮干起来，也不管什么人担任什么角色，深信自己所给的东西，人人都非接受不可。可惜一切都按常规进行，连一点儿奇特的蠢事也留给我来讲。开始，我们演完少数几部剧本，剧中只有男角登场；接着我们用手头服装把几个人扮成女角，最后把姐妹们一起拖来演戏。有几户人家认为这是有益的活动，邀请我们演出。我们的炮兵少尉在这种场合也不离开我们。他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出场和退场，怎样道白和表态；可是他的努力多半得本到感谢，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对舞台艺术已经比他更内行了。

“不久，我们忽然想到悲剧：因为我们常听人说起，而且自己也相信，写悲剧和演悲剧要比喜剧容易。我们在第一次试演悲剧时也觉得得心应手，我们试图用僵硬态度和装腔作势来模拟高贵的等级和出色的性格，真有点儿自命不凡；不过要演得尽美尽善，只有在我们大叫大嚷，用脚顿地，因愤怒和绝望而倒地的时候才办得到。

“在这类戏中，男童和女孩在一起演出的时间不长，除非情窦初开，互相吸引，团体开始分为不同的谈情说爱的小圈子，因为这时多半演出了喜剧中的喜剧。幸福的情侣们在戏台墙壁后面温情脉脉地握着手，他们沉浸在幸福感中；要是他们饰带飘飘，衣冠楚楚，恰如理想地联袂出现，那些情敌便妒忌得要死，本着执拗的、幸灾乐祸的心理制造各种麻烦。

“这些戏剧虽然不是凭智力干出来的，也不是靠别人指点来进行的，但是对于我们却不无裨益。我们训练自己的记忆和身体，在举止言行上达到更多的灵活性，通常在这样小的年纪，是不可能获得的。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段时光成了我一生中的特殊阶段，我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剧院上，我觉得没有

什么比读戏剧、写戏剧和演戏剧有更大的幸福了。

“我的教师们还在给我上课；家里人要我日后经商，打发我到邻人的帐房去学习，然而正是这个时候，我的精神更激烈地撇开一切我所认为的卑贱职业。我要完全献身于舞台，在舞台上寻找我的幸福和满足。

“我还记得一首诗，它一定还在我的文稿当中，诗中有一位悲剧艺术的女神，另一位是我把职业人格化了的妇女形象，她们为了我这可敬的人儿而争吵不休。这种虚构是平常的，我回忆不起这些诗句是不是还有点儿用处。不过你们得看着诗中充满着恐惧、憎恶、爱和热情。我多么小心翼翼地描写了年老的家庭主妇，她腰带上系着捻线杆，身边挂着钥匙，鼻上架着眼镜，操劳不息，奔走不停，爱吵架，勤张罗，既小气，又难缠！可是在她的鞭子下，有人每天弯着腰，汗流满面，干着奴隶活儿，我把他的情况描写得多么可怜！”

“文艺女神出场与这迥然不同了！她对忧心忡忡的人来说，显得多么不凡！她的身材优美，就她的本质和举止来说，可以看作是自由的女儿。她的自我感觉赋给她以不带骄傲的尊严，她的衣服适合她的身材，裹着她的四肢，一点儿也不局促，衣料上无数重叠的皱褶，似乎是天仙般的迷人动作所激起的千层回波，两者的对照多么鲜明啊！至于我的心倾向哪一方面，你是容易想得出来的。为了让人认识我的女神，没有任何东西被遗忘了。王冠和匕首，项链和面具，凡是我的前人传给我的东西，也在这儿分配给了她，竞争是激烈的，两人谈话对照鲜明，因为人到了十四岁，通常总是把黑和白划得很分明。老妇说话恰恰符合这样一种人的口吻，这种人连地上的一枚别针也要拾起来保存，而那个女神呢，她连王国也肯送人。我蔑视老妇那种带警告性的恫吓，我对那些答应给我的财产掉头不顾，我摆脱遗产，把自己赤条条地献给女神，她把她的金色面纱向我抛来，遮盖着我赤裸的躯体。”

“哦，我的恋人！要是我可以设想，”他大声嚷道，同时紧紧搂着玛丽安妮，“有一位完全不同的、更加可爱的神灵将要到来加强我的决心，在我走的道路上陪伴着我，那我的诗将有了多么更美妙的转变，诗的结尾说不定将变得多么有趣！可是这不是诗，这是我在你怀中寻到的真实和生活；让我们有意识地来享受这甜蜜的幸福吧！”

玛丽安妮被他紧抱的力量和热烈提高的声音惊醒了，她用爱抚来掩饰她的窘态：因为他讲述的最后部分她一句也没有听见，只有希望我们的主角将来为他心爱的故事找到更留心的听众。

第九章 威廉同玛丽安妮的亲密团结——遥远的梦想：一座民族剧院的演员和创立人

威廉就在这样的夜晚享受亲密的爱情，白天则期待新的幸福时刻。当他的要求和希望吸引他到玛丽安妮身边去的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好象复活了，他觉得他开始成为另外一个人；现在他同她结合在一起了，满足他的愿望成为迷人的习惯。他的心力求把他热爱的对象看得非常高贵，他的思想则力求把心爱的姑娘同自己一起高抬起来。只要一刹那不见，他就想念她。如果说，往常她对他是必要的，那么，现在她对他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因为他用千万种情丝把自己绾在了她的身上。他的纯净的心灵感觉到她是他自身的一半，甚而比一半还多。他对她感激不尽，毫无保留地献身给她。

有段时期，玛丽安妮也可能产生错觉；她同他一起分享他那愉快的幸福。唉！要没有责备的冷手有时掠过她的心头该有多好啊！她就是在威廉的怀抱里，甚而在他爱情的卵翼下，也不安全。如果她又是独自一人，从他用热情把她向上高抬的云雾中下坠到清醒的状态，那她简直是可怜的，只要她还生活在低级的混乱状态中，对本身的处境自己欺骗自己，或者说还认识不清，于是她就漫不经心，敷衍了事。她觉得她遇到的事故，只是极个别的：快意与厌烦互相交替，自卑用虚荣来补偿，匮乏常常用暂时的丰裕来填充；她可以把困难和习惯作为准则和辩解，这样她把所有不愉快的感觉一时又一天又一天地摆脱掉了。不过这个可怜的女孩觉得自己有些时刻转移到了较好的世界，似乎从上而下，从光明和欢乐鸟瞰她的生活的荒漠和邪恶，她感觉到女人是多么可怜的生物，她的要求并不同时引起爱和崇敬，她觉得自己里里外外都没有改善。她丝毫没有使自己振作起来的东西。如果她自己反省和寻求，她精神上是空虚的，她的心灵没有支撑点。这种处境越是可悲，她就越把自己的身心贴紧恋人；是呀，热情每天都在增长，而她失去他的危险也在每天移近。

与此相反，威廉却神驰在更高的境界，一个新的世界向他展开了，它富有壮丽的远景。早期的过分欢乐刚在减弱，他至今模糊不解的东西，现在却一清二楚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她是你的！她把自己献给你了！她这样一位令人心爱的、让人寻求的、供人膜拜的人儿，把忠诚和信仰都献给你了；但是她决不委身给薄幸的人。无论他站在哪儿，以及走到哪儿去，他都在自言自语，他的心经常充满感激之情。他用大量华丽的词藻念出最崇高的思想。他相信自己懂得了命运的明自指示，命运通过玛丽安妮伸手给他，把他从停滞的、拖拉的市民生活中拔出来，他自己早就渴望从中得救了。他离开老家和家人，这对他并非难事。他年轻，初出茅庐，他在广阔世界中追逐幸福和满足的那种勇气，由于爱情而被提高了。他完全明白今后自己对于剧院听负的使命；他所追求的崇高目标，似乎对他更接近了，他博得玛丽安妮的赞助，在自负的谦逊中看出自己是出色的演员，是未来的民族剧院的创立人，这是他听人三番五次赞叹不置的。凡是一切至今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东西都活跃起来了。他用爱情的色彩，把各式各样理想在烟雾迷濛的背景上绘出一幅图画，画中的人物自然十分模糊不清，不过就整体来说，却也发生更加迷人的

通过剧院教育人民，培养民族意识，以达到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目的，这是自莱辛以来，歌德和席勒所执着追求的。

影响。

第十章 同维尔纳的争论：商业与艺术

他这时呆在家里，坐在他的文稿堆前翻找，准备好行装出发。凡是根据迄今规定适合口味的东西，都被放置在一旁。他在世界上漫游时，也要摆脱任何不愉快的回忆。只有富于趣味的作品，诗人和批评家，才作为知友而列入被挑选的事物当中。由于他至今很少利用艺术评论家，这时才恢复了接受启发的热望，于是他再次翻阅一遍他的书籍，发现那些理论书刊还多半没有裁开。他完全深信这类作品的必要性，自己曾购置了许多，可是尽管这样，他却并没有读过一本，连一半也读不进去。

与此相反，他却更热心地保存各种戏剧样本，凡是熟悉的東西，就自己搞些试验。

维尔纳跨进屋来，看见他的朋友正在忙于处理熟知的簿册，就大声地说：“你又在搞这些文稿吗？我打赌，你无意完成这一本或那一本！你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它们，最多是开始搞点新玩意儿。”

“要完成工作，不是学生干的事，只要他作些练习，也就够了。”

“但是他该尽可能把它搞完才行。”

“尽管提出这样的问题吧，人们可不可以对这样一个青年人抱良好的希望，这人不久觉察到自己于了一件蠢事，于是就不再工作下去，而对于决无价值的东西，也不愿浪费精力和时间。”

“我明白，你总是办不成任何事情，往往事情还没有干到一半，你就累了。你当我们木偶戏的经理时，有多少次给这班木偶添制新衣，搞新的装饰啊！一会儿要演这部悲剧，一会儿又要演那部悲剧，而你至多只排出第五幕，等到一切搞得乌烟瘴气，台上大打出手，就闭幕了。”

“你要是提起过去那个时候，那么，把适合木偶身材、牢牢缝在它们身上的衣服剥下来，浪费金钱重做大而无用的服装，又该怪谁呢？难道不正是你煽动和利用我的爱好，来推销你的新缎带吗？”

维尔纳哈哈大笑道：“我常常高兴地回想起，我在你的戏剧远征中，就象军火商从战争中获得益处一样。当你们准备演出《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时，我也获利不少，这和从前威尼斯人在类似的场合相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从别人的愚蠢行为中获利更合理的了。”

“我不知道，使这些人摆脱愚蠢会不会是一种较高尚的情趣。”

“就我对他们的认识来说，这大概是一种自命不凡的努力吧。为此理应要求点什么东西了，如果有个唯一的人要变得聪明而又富有，那他多半是靠别人去付出代价。”

“正巧这篇《十字路口的青年男子》落到我手里，”威廉回答，同时从其余的文稿中抽出一本，“这可是写完了，而且是顺理成章的。”

“把它放在一边，扔到火里去吧！”维尔纳回答。“编造故事毫不值得称赞；上回这种构思已经惹得我够生气的了，还招来父亲对你的不满。诗句也许是满不错的；但是表现方式是根本错误的。我还记得起你那人格化的行业，你那干瘪可怜的老妪。这形象大约是你从某家可怜的杂货铺里生吞活剥下来的。你那时并不懂得商业，我不知道，除了真正的商人精神而外，还有什么精神传播得更广一些，或者说，必定传播得更广一些。我们在其中经营业务的制度，还有什么概貌不提供给我们呢！它让我们随时通观全局，我们用不着给个别现象迷惑住了。复式簿记给予商人以何等利益啊！它是人类精

神最美好的发明之一，每个好管家都应当在他的家务中采用它。”、“原谅我，”威廉微笑着答道，“你从形式着手，仿佛这就是事物本身；可是你们通常除了那套加减乘除外，却忘记了生活本来的结论。”

“我的朋友，可惜你看不见形式和事物在这儿不过是一个东西，两者缺一不可。制度和清醒增加人对储蓄和经营的乐趣。一个不会料理家计的人，在糊里糊涂中过得很舒服；他不愿把他亏欠的项目合计起来。相反，对一个能干的老板来说，没有什么比他天天计算幸福增长的数目更惬意的事了。就是发生使他厌烦的意外事故，也吓不倒他，因为他立即知道，已经获得的利益，远胜天平的另一端的亏损。我亲爱的朋友，我深信只要你有一天对我们的业务尝到真正的甜头，你就会相信好些精神力量也可以在这儿自由发挥。”

“这有可能，我计划中的旅行将使我产生其他的思想。”

“哦，一定这样！相信我吧，你只缺乏对一种伟大的活动的见识，这种活动把你永远归属到我们这行来，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会乐于与这类人为伍了；他们通过各式各样的运输和投机，把世界上进行必要流通的部分金钱和福利争取到自己手里来。你瞧一眼世界各大洲天然的和人工的产物吧，仔细看看它们怎样交替地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这是多么舒适的、富于远见的心计啊！看出一切眼前寻求得最多的东西、可不久就变得缺乏而难于得到了，看出怎样轻易而迅速地满足每个人的要求，把货物谨慎地储藏起来，以便随时享受这巨大流通的利益！我认为这就是给每个有头脑的人以巨大欢乐的事情。”

威廉似乎没有反感，于是维尔纳接着说：“你先去访问一些大商业城市，一些港口，你一定会被吸引过去。要是你看见，多少人在忙碌，要是你看见，这么些东西从哪儿运来，又运到哪儿去，那么，你一定也会乐意看见这些东西经过你的手而流通。你看到最微小的商品和整个商业的联系，这样你就不会把任何商品看作微小的了，因为一切东西都在增加流通，而你的生命也从中吸取养料。”

维尔纳在和威廉的交往中训练出正确的理解，他也习惯于提高精神想到他的行业和他的业务，他总觉得自己比那位平常通情达理而受尊重的朋友更有道理。在他看来，他的朋友对世界上极不可靠的东西赋予如此巨大的价值，把整个精神力量都扑到上面去了。有时候他在想，事情势所难免，必须克服这种错误的狂热，把一个这样善良的人引上正途。他怀着这种希望继续说：“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占领了大地，过着豪华富裕的生活。我们这个欧洲大陆上最小的地方都被人占有了，而且这种占有巩固下来了，各种公职以及市民其他的业务都收入微薄，现在除了商业而外，哪儿还有更合法的收益，更公平的占有呢？既然这个世界的王侯们霸占着河流、道路、港湾，凡是通过和经过那儿的東西，都要向他们缴纳重税，那么，我们难道就不可以高兴地抓着机会，通过我们的活动，也对那些一部分为满足人们需要，一部分为供应放纵生活而不可缺少的货品课税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想运用你诗人的想象力，那么，你竟可以大胆地把我的女神当作不可征服的胜利者，而与你的女神对立起来。她自然宁愿挥舞橄榄枝而不是宝剑，她完全不认识匕首和锁链为何物，不过她也把王冠分发给她的宠儿们，你对这些王冠不可轻视，它们闪闪发光，这光来自从矿源中采来的黄金，来自她的劳动不息的仆人从海底采摘来的明珠。”

这番夸夸其谈使威廉略感厌倦，可他还是掩藏自己的敏感；因为他记得，

维尔纳也惯于泰然自若地听他吹嘘。再说，他为人十分公正，愿意看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那行最好；不过别人也不许攻击他热情贯注的事情。

维尔纳大声说：“你这么热心参与世间的事情，如果你目睹伴随勇敢事业而来的幸福如何给人们以满足，那将是多么壮观啊！有什么比目击这样一艘船更动人的呢？它经过幸运的航行重又着陆，提前饱载而归！不光是亲戚、朋友和参与者，每个陌生的观光人都被吸引住了，只要他瞧见那久被禁锢的船夫，等不及船只完全靠岸，就欢欣鼓舞地跳上陆地，重又感到自己自由了，可以把从诡谲的海水那儿抢救出来的东西放心交给忠实的大地。我的朋友，对我们来说，利益不光是表现在数字上；幸福是活生生的人的女神，为了确实感受她的恩惠，人就必须活着，而且要看到那些作出真正不懈努力和真正尽情享受的人。”

第十一章 威廉遵照他的父亲和老维尔纳的愿望，从事商务旅行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也该来认识一下我们两位朋友的父亲。他们是这样一对男子，彼此的思想方式迥然不同，可是在下列一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商业当作极高尚的业务，两人十分注意任何一种投机活动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老麦斯特在父亲死后，立即把珍贵收藏的油画、素描、铜版画和古董变卖成钱，把他的住房按照最新的审美观点彻底修建，配置家具，并使其余的财产也按种种可能方式发挥作用。他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投入老维尔纳的商行中去，后者是位积极活动的有名商人，他的经营活动通常都碰着好运气。然而老麦斯特最希望的莫过于赋予他的儿子以他本身所缺少的特点，他把财物遗留给孩子们，而他对于占有这些财物是极其重视的。他虽然觉得自己对华丽夺目的东西特殊爱好，可是这些东西也应当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且经久耐用才行。在他家里，一切器皿都要坚实牢固，储藏要丰富，银餐具总是沉甸甸的，筵席用具都是珍贵的，然而客人稀少，因为每餐都排场很大，耗费既多又不方便，不能常常举行，他的家庭生活步伐既平静又单调，凡是家里活动和更新的一切，偏偏不能给任何人一些享受。

老维尔纳在一所阴沉幽暗的屋子里却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当他伏在狭窄写字间的陈旧写字桌上办完他的业务以后，于是他想吃得好一点，而且尽可能喝得更好一点，可是他不愿单独享受美餐。除了他的家庭成员而外，他一定要常常看到他的朋友及一切只要和他家有一点关系的外人也在座。他的椅子是古老的，但是他天天总要邀请人来坐在上面。精美的菜肴受到客人们的欣赏，没有人去注意菜肴是用极普通的餐具盛了端上来的。他的地窖里储酒不多，然而酒喝完了后，总是补上更好的酒。

两位父亲生活得不同，但他们经常碰头，由于共同的业务常在一起商量，凑巧今天他们决定打发威廉去办点商务。

“让他去世界上到处看看，”老麦斯特说，“同时他可以办点我们在外地的业务，要向一个青年人证明什么是好事，莫过于及时让他懂得他的生活的任务。您的儿子顺利地运送货物回来，出色地干好他的业务，我倒真想看看，究竟我的儿子行还是不行；我担心他会比您的儿子缴付更多的学费咧。”

老麦斯特非常明白他的儿子及其能力，他说这些话其实是希望朋友加以反驳，而表扬这个青年人的出色才能。可是他在这点上弄错了，老维尔纳在实际事务中，除了他考验过的人而外，不相信任何人，他从容地答道：“一切事情都得试试看，我们可以派他走上同一条道路，给他一份照章办事的规定，现在要他去讨回各种债务，更新旧的关系，建立新的关系。他也可以帮助促进我不久前同您商谈过的投机生意，因为收集不到现场的确切信息，是办不出什么事情来的。”

“让他作好准备，”老麦斯特答道，“尽快动身吧。可是我们从哪儿给他物色到一匹适合这次出差的马儿来呢？”

“不用到远处去寻找。在H地方有个商贩，他还欠我们一些钱，不过他倒也是个好人，可向我提供一匹马代替应还的债款；我的儿子见过，据说是一匹挺有用的牲口。”

“他可以自己去骑来，可以先搭邮车到那儿去，后天他就及时回来了，我们这时给他准备好旅行袋和信件，这样他在下周初就可以启程了。”

威廉被叫了来，他们把决定告诉他。他听了比谁都快活，因为现在有钱

在手，可以实现他的计划了，而机会于他居然不招自来！他的热情这么大，信心这么纯洁，觉得自己的行动完全正确，摆脱生活迄今所受的压力，循着一条新的更高尚的道路前进，他良心上毫无内疚，也不产生一点儿忧虑，甚而把这种自欺当作是神圣的。他相信父亲和亲友接着将要赞美和祝福这一步，他看出指引他方向的命运在暗示这诸般巧合的情境。

挨到夜晚，直到与情人重晤的时刻是多么长啊！他坐在他的房间里，考虑他的旅行计划，好象是一个被囚的手段高明的窃贼或者魔术师，有时把脚从锁牢的链条里伸出来，以助长自己的信心，就是他的得救是可能的，而且比目光短浅的看守人所认定的时间还要近。

夜钟终于敲响了；他离开家，摆脱一切压力，走过静静的小巷。来到大广场上，他向天举起双手，觉得一切都在他身后和脚下了，他从各方面解脱出来了。这时他想象自己如何偎在恋人的怀里，然后同她一起登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台，他沉浸在希望之海中，只有守夜人的呼声有时唤醒他，就是他仍然盘桓在这片土地上。

他的恋人在楼梯口向他迎面走来，有多美啊！有多迷人啊！她穿着一身漂亮的晨服迎接他，他相信自己还从没有看见她这样动人过。她就这样把远在别地的情人的礼物投入眼前的恋人怀里，她以真实的热情，向她的情郎倾泻无尽的轻怜密爱，这是大自然赋给她，也是艺术教给她的，这时用不着问，他是不是感到幸福，感到快乐了。

他向她吐露已经发生的事情，让她从大体上瞧瞧自己的计划和愿望。他打算寻觅住处：把她接去，他希望，她不会拒绝他的求婚。但是可怜的女孩沉默了，忍住她的眼泪，把男友拥抱在怀，他虽然对她的缄口不言作出最有利的解释，可也希望得到她一句回答，尤其因为他最后用极谦逊、友好的口气问，他是不是可以相信他自己快作父亲了。然而她对这点也只用一声叹息，一个吻来回答。

第十二章 玛丽安妮对她的未来束手无策

第二天早晨玛丽安妮醒来，只感到新的忧伤，她觉得自己非常孤独，不愿见到白天，躺在床上哭泣。老妇坐到她的身边去，试图劝说她和安慰她，但是她不能把一颗受了创伤的心这么快就治愈了。现在这一瞬间临近了，可怜的女孩把这当作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人在忧心忡忡的处境中也能感觉吗？她的情人离开了，一个讨厌的求爱者眼看就要到来。而最大的不幸即将临头，倘使两个男子碰到一起怎么办呢？这是容易发生的事情呀。

“放心吧，小宝贝，”老妇大声说，“别把你美丽的眼睛给我哭坏了！难道说，占有两个求爱者就是这么巨大的不幸吗？你尽可能把你的温存体贴只给一个人，可是你至少对另一个人应当表示感谢，就这人对你的关怀来说，肯定配得上称作朋友。”

“我的恋人已经料到了，”玛丽安妮流着泪说，“我们即将分离；一场梦把我们对他这样细心隐瞒的事情向他泄露了。他安静地睡在我的身边，忽然我听见他发出惊惧的，模糊不清的呻吟声。我感到害怕，摇醒他。唉！他多么爱恋，多么温存，多么热烈地拥抱我啊！‘哦，玛丽安妮！’他大声叫道，‘你把我从多么可怕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该怎样感谢你才好，你把我从地狱里解放了！’他继续说，‘我梦见离开了你，置身在一个陌生地方；但是你的形象浮现在我面前，我瞧见你在一座美丽的山岗上，阳光照着整个地区；你在我看来多么迷人！可是没有多久，我就瞧见你的形象滑落下去，不断滑落下去，我伸胳膊给你，可是隔得太远，我的胳膊够不上。你的形象不断下沉，接近一个大湖，湖就展开在山脚，不过与其说是湖，毋宁说是泥沼。一下子有个男人伸手给你，他似乎想把你引导上来，可是却把你带向一边，想拉到他的身边去。我叫喊，由于我达不到你的身边，我希望警告你。我打算走，地面好象把我拖住，等到我能走，湖水阻挡着我，甚而我叫喊的声音也窒息在压抑的胸口里。’可怜的人儿就是这样讲的，这时他在我怀里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幸运地赞叹一场噩梦被幸福的现实赶走了。”

老妇试图尽可能用平淡的话语，把女友的昂扬诗情向下导入日常生活的范围里来，这时她使用捕鸟人惯用的成功妙法，就是吹口哨摹仿鸟叫的声音，希望常常而且不久就可以看到鸟儿投入网里。她称赞威廉，赞美他的身材，他的眼睛，他的爱情。可怜的女孩爱听她的话，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显得安静些了。“我的孩子，我的宝贝儿，”老妇用制媚的口吻继续说，“我不想使你苦恼，不想伤害你，不想夺走你的幸福。不过你可以无视我的用意吗？难道你忘了，我随时随刻都更多地为你而不是为我操心？告诉我吧，你想要什么；我们就会看出，究竟该怎么办。”

“我还能想要什么呢？”玛丽安妮答道；“我是可怜的，我整个一生都是可怜的：我爱他，他爱我，却眼睁睁地看见自己必须离开他，我不知道，怎样继续活下去。洛尔贝克到来，我们的全部生活多亏了他，他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威廉非常节约，他什么也不能为我做。”

“不错，他不幸地是属于除了一颗心而外别无所有的求爱者，正是这种人怀着最多的奢望。”

“你别嘲笑吧！这个不幸人儿想离开他的家，上剧院去，向我求婚。”

“空空的手，我们已经有四只了。”

“我没有选择，”玛丽安妮接着说，“你来决定吧！随你把我推到哪儿

去都行，我只知道一点：也许我肚里有孕了，这把我们束缚得更紧了。考虑到这个再来决定：我应当放弃谁？我应当跟从谁？”

经过短暂的沉默后，老妇大声说：“青年总是摇摆在两个极端之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把给我们以欢乐和利益的一切东西结合起来更自然的了。你爱这个人，就让那个人付钱呗；问题只在于我们有足够的聪明，把二人分别对待。

“随你怎么去作吧，我什么也不能想；不过我愿意听从你。”

“我们有个优点，可以借口剧场经理为人固执，对剧团的风气感到自豪。两个求爱者都已经习惯于暗中小心翼翼地从事活动。至于时间和机会。我自会安排，不过你今后得扮演我给你规定的角色。谁晓得，什么情况有助于我们。现在洛尔贝克尽管来，因为威廉已经离开了！谁阻挡你在这个人的怀抱里去想另一个人呢？我愿为你的儿子祝福，他应当有一个富裕的父亲。”

玛丽安妮通过这些想象，只短时间好受一些。她不能使她的处境与她的情感和信心协调起来；她渴望忘记这种痛苦的情形，可是千百种微小的情况又不得不使她随时随刻回想起这些。

第十三章 威廉的旅行——梅林纳和他的被诱拐的爱人

在这期间，威廉完成小范围的旅行，因为商界朋友不在家，他把介绍信递给那人的妻子。不过这位妇人对他的问题答复不多，她正处在剧烈的感情波动中，全家都陷入巨大的混乱。

可是没有过多久，事情隐瞒不住了， she 就把真情告诉他。原来她的继女同一个演员私奔了，这个人不久前脱离一个小戏班，在当地住下来教法语课。那父亲十分痛苦和厌恶，跑到衙门里去，叫人追缉逃亡者。她痛骂女儿，攻击求爱的男子，骂得二人体无完肤，一叠连声地抱怨家庭因此蒙受的耻辱，使得威廉进退两难，他觉得自己本身和他的秘密计划，都被这个女巫同样用预言的精神提前责骂和处罚了。但是他更强烈更真挚地同情父亲的痛苦，父亲从衙门回来，带着沉默的悲哀，用不完整的话语把追查情况讲给妻子听了，仔细读过介绍信以后，就叫人把威廉的马牵来，他始终掩饰不住心不在焉和迷惘困惑的神情。

威廉本想立即上马，离开这家人，因为就目前的情形看，他不可能在这儿感到舒服；然而好心的男主人却不愿把他欠下许多债的那家的儿子随便打发走了，连食宿也不招待一宵。

我们的朋友进了一份难以下咽的晚餐，熬过了怔忡不安的一夜，第二天拂晓，就急忙离开这家人，他们毫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和表白极其敏感地刺痛了他。

他骑马沿着街道慢慢地沉思着行去，忽然间他看见许多武装人员穿过田野走来，他从他们又宽又长的外衣，巨大的翻领，奇形怪状的帽子，笨重的枪支上，从他们蹒跚的步伐和身子的懒散移动上，立即认出是一队民兵。

他们停在一株老橡树下休息，放下枪支，舒适地躺在草地上抽一袋烟。威廉逗留在他们旁边，有个青年男子骑马走来，于是就和他搭上了话。可惜他不得不再听一遍他早已熟悉的两个私奔者的故事，这次却加上评语，这对于这对青年男女与女方父母都不特别有利。同时他知道，人们来这儿是为了真正迎接这对青年人，他们是在邻近小城被赶上和扣留下来的。过了不久，人们看见有辆车从远处驶来，被一队市民卫兵包围着，与其说是显得可怕，毋宁说是显得可笑。一个吊儿郎当的城市抄写员骑马赶在前头，他和法院录事在边界上互相问候（后者正是和威廉交谈过的青年男子），显得十分认真，而怪状百出，好象是鬼怪和魔术师，一个在圈子内部，一个在圈子外部，干着深夜的危险勾当。

这时观众的注意力针对着农民的车辆，他们观察这对可怜的迷途人儿时，不无同情，两人紧紧地偎傍着坐在几捆干草上，深情脉脉地互视，毫不注意周围的人。人们偶然无可奈何地看见他们怎样从最后的村落被粗暴地带走，使那载运美人儿的旧马车给弄得破碎不堪了。她的男友被人认为犯了重大罪行，她趁此机会向男友的团体自动提议，愿和套上铁链的男友并行。铁链却帮忙不少，使这对患难鸳鸯显得更加有趣，尤其是青年男子彬彬有礼地抖动铁链，一再吻情人的手。

“我们非常不幸，”她向周围的人大声呼喊；“但不是象我们所显得这样有罪。残忍的人就是这样酬报忠贞的爱情，父母完全把孩子们的幸福抛在脑后，蛮横地把他们从欢乐的怀抱中拖出来，这欢乐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愁苦日子所争取到的呀！”

这时候周围的人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同情，法庭完成了它的仪式。车子继续前进，威廉极其关心这对情侣的命运，急急忙忙赶到人行小道上，跑在车子前面，想在车子未到以前，和法官认识。但是他刚刚到达裁判所，这儿一切都活跃起来了，准备接待逃亡者，法院录事就赶上了他，向他没完没了地叙述一切经过，而特别对他的马匹大加赞美，这是他昨天才从犹太人手里换来的，这样一来就无法作任何其他的谈话了。

人们把这对不幸的男女在花园外面卸下，再把他们悄悄地带进裁判所，花园通过一道小门与裁判所相连。法院录事由于这种宽容对待，接受威廉坦率的赞扬，其实他原来不过是想戏弄聚集在裁判所前面的群众，不让这些人看到一位受侮辱的女市民怎样出丑罢了。

地方法官并不是这类非常事件的特别爱好者，因为他多半在审理这类案子时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平常费尽气力也不过得到王侯政府的一顿粗暴训斥，这时他拖着沉重的步伐朝公事房走去，录事、威廉和几位体面的市民跟在身后。

开始是美人儿被传呼，她毫不装疯撒泼，镇静而泰然自若地跨进屋来。她的穿着打扮以及一般举止，都表示出她是个有几分自信的姑娘。她不等到询问，就开口彬彬有礼地讲她的处境。

法院录事命令她住口，他的笔停在破纸上。地方法官聚精会神，轻咳几声，就问可怜的女孩姓甚名谁，有多大年纪。

“我请求您，我的先生，”她答道，“我觉得很奇怪，您还问我的姓名和年纪，其实您很清楚我姓甚名谁，我和您最大的儿子同年。凡是您想要从我这方面知道的和必须知道的事情，我愿意直截了当地说。”

“自从我的父亲第二次结婚以后，我在家的日子就不大好过。我本来可以选择几个好对象，可是我的继母害怕置办嫁奁，就存心使事情告吹。现在我认识这位年轻的梅林纳，我不得不爱他，因为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阻止我们结合的障碍，所以我们决定一起到遥远的世界去寻求幸福，这是在家里得不到的。我除了自己随身的东西而外，没有带走一点儿别的东西，我们不是象窃贼和强盗一样逃亡，我的恋人不应该被人用链条和绳索捆绑了拉着四处走。王侯是公正的，他不会准许这样虐待人。纵然我们该受处罚，也不该受到这样的处罚。”

年老的法官对此感到加倍的和三倍的为难。他脑子里已经嗡嗡地响起王侯政府的申斥，而女孩那样侃侃而谈，把记录草案完全给他搞乱了。她一再不理正式的提问，只坚持她已经说过的话，这就使麻烦更大了。

她说：“我并不是女犯人，他们叫我坐在干草捆上蒙受耻辱，把我带到这儿来，应该有一种更高一级的公道来恢复我们的名誉。”

这时法院录事一直把她的话记录下来，并在法官耳边悄悄地说：他尽管审问下去，一份正式记录将会整理出来的。

老头儿恢复了勇气，开始按传统的枯燥形式，使用于巴巴的话语探询甜蜜的爱情秘密。

威廉涨红了脸，老实的女犯的双颊，也同样由于羞愧的动人颜色而显出了生气。她缄默了，一时讷讷说不出口，后来这难堪场面的本身似乎提高了她的勇气。

“请您放心，”她大声说，“我会有足够的勇气来承认真理，哪怕我不得不说出反对我自己的话。因为真理给我带来光荣，我现在还要犹豫，还有

话说不出口吗？不错，自从我对他的倾心和忠诚有了把握的时刻起，我就把他看作我的丈夫，我把爱情所要求的以及一颗深信不疑的心所不能拒绝的一切，都心甘情愿地给予了他。现在您要怎么对付我都行。要是我还犹豫片刻不肯承认，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我的坦白可能会给我的恋人带来恶劣的后果。”

威廉听了女孩的坦白以后，对她的思想有了高度的理解，法院人员却把她看作是厚颜无耻的妓女，而在场的市民，则感谢上帝：幸而他们的家庭中没有发生这类事情，或者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类事情。

这一瞬间，威廉设想他的玛丽安妮站在审判席前，从她嘴里吐出更美妙的言辞，让她的真诚显得更亲切，坦白显得更高尚。要援助这对情侣的无比热情攫住了他。他并不隐藏这种热情，暗地里请求迟疑不决的法官，希望他把事情告一结束，因为一切都已真相大白，毋需继续调查了。

这么一来，他们只让女孩退席，但是叫那个青年男子进来，他们在门口给他取下锁链。这人似乎更多地考虑他的命运。他的答话更为老练，从一方面看，他虽然表现得不够英勇爽直，可是就另一方面说，他的陈述却毫不含糊，而且有条不紊。

这次审问也结束了，供词与女孩的供词完全相符，只在一点上不同，他为了顾全女孩的体面，坚决否认她自己已经承认了的事情，最后人们只好再让女孩出场，于是在二人之间发生一场争辩，使得我们朋友威廉的心完全被他们占有了。

只有在长篇小说和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事情，让他在这间不舒适的审讯室里亲眼看见了：这是互相宽容的争执，这是爱情在不幸当中发挥出来的力量。

“难道真是这样吗？”他一个人自言自语，“这种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隐藏不露的羞怯柔情，只有在与外界隔绝的荒僻地方，只有在极端隐秘的场合，才让人敢于领略，可是当它一旦被怀有敌意的偶然事件牵扯出来，随即显得更勇敢、更坚强、更果断，超过那些沸腾的、大言不惭的热情。”

他引以自慰的，就是整个审讯没有多久就结束了。男女二人被马马虎虎地看管起来，要是可能的话，他真想今晚就把女子带回她的父母家去。因为他自告奋勇，在这儿充当调解人，促成这对情侣的幸福而正当的结合。

他向法官请求准他同梅林纳单独谈话，法官没有留难就把许可证发给他了。

第十四章 威廉同梅林纳的谈话：演员地位的理想与现实

两位新认识者的谈话，很快就变得亲密和活跃起来。当威廉向这个垂头丧气的青年男子透露自己与女方父母的关系，自愿充当调停人，甚而表示极好的希望时，犯人的悲哀和忧愁情绪就开朗起来了，他感到自己已经重获解放，同他的岳父母和解了，现在要谈的是未来的职业和安身地方。

“关于这方面您用不着发愁，”威廉回答，“因为在我看来，从几方面说，您天生来都该在您所选择的位置上去谋求幸福。您有适宜的身材，悦耳的嗓音，充满感情的心肠。难道演员还具备比这更好的条件吗？要是我可以给您介绍某些方面，这将使我得到许多快乐。”

“我由衷地感谢您，”梅林纳回答；“不过我多半不大使用得着您的介绍了，因为我想尽可能不再重返舞台。”

“这样您可大错而特错了，”威廉过了一会儿，从惊异当中恢复过来才说；因为他没想到别的，总认为演员同他年轻的妻子一旦获得解放，即将登上舞台。在他看来，这是自然而又必然的，好比青蛙寻找水一般。他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这点，而现在却令他吃惊地遇到相反的情形。

“对呀，”对方回答，“我已决心不再重返舞台，倒是愿意接受一个市民干的差使，不管什么都好，只要我能得到。”

“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我不能赞同，因为没有特殊原因，决不适宜于改变已经采取的生活方式，除此而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职业比演员的职业提供那样多的舒适东西和诱人的远景了。”

“可以看出您没有作过演员，”对方回答。

威廉接口说道：“我的先生，一个满足现状的人是多么稀少啊！他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职业，而后者同样巴不得从这个职业中摆脱出来。”

“不过，”梅林纳回答，“在坏的与更坏的职业之间，这总是有区别的，我不是没有耐性，而是经验叫我这么作。世界上还有一小块面包比演员所得更可怜、更不可靠、更辛苦的吗？这差不多等于是沿门乞讨了，还有同事的嫉妒，经理的偏袒，观众的喜怒无常，这有多难伺候啊！的确，一个人得有熊一样的皮，才可以同猴子和狗一起，被人套在链子上牵着到处走，再用鞭子抽着，随着笛声在孩子和市侩们面前跳舞。”

威廉私下有各种各样想法，可是他不便对这位善良的人当面说破。他使谈话从远处开始环绕着对方兜圈子。于是对方就更坦率而详尽地倾吐衷肠。

“事情有多难受，”他说，“一位剧场经理拜倒在任何一个市参议员的脚下，仅仅为了得到许可，利用博览会的四周时间在一个地方多赚几个子儿。我常常惋惜我们的经理，虽然他有时使我产生反感，可是大体上还是个好人。一个好演员抬高他的地位，可是他摆脱不掉蹩脚的演员；要是他打算使他的收入与支出勉强平衡起来，那么，观众就受不了，剧场里空无一人，为了免于破产，只好东拼西凑胡乱演一番。这样不行啦，我的先生，如您所说，您既然愿意包揽下我们二人的事情，那么，我就请求您十分郑重地同我恋人的父母谈吧！随便他们在这儿给我设法找一个或者安排一个小小的抄写员或税收员的职务，我都会感到幸福的。”

他们再相互交谈了几句以后，威廉分手时答应明天去拜访那女子的父母，看能够得到什么结果。他刚刚剩下自己一个人时，就大声发泄出憋在胸口的闷气：“不幸的梅林纳，可怜的东西不在你的职业中，而在你本人的身

上，您控制不住它！一个人在世上没有内心的使命，而从事一门手艺，一种艺术或者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又安得不象你一样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好受呢？只有非常的人才能做非常的事，而在其中发现他最美的人生！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困难的！只有内在的本能，只有乐趣，只有爱，才能帮助我们克服障碍，才能开拓道路，才能把我们从别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狭隘圈子中提拔起来。对你来说，戏台无非就是戏台，而台词本好比是给学童学习的课本。你看待看戏的观众，好象他们出现在工作日一样。因此事情对你自然就无所谓了，你大可以坐在写字台后，翻看账簿，记下利息，而把剩余剔出来。你感觉不出痛痒相关、苦乐与共的整体，这只有通过精神来创造、理解和完成，你感觉不出，人身上活着一种更好的火花，如果它得不到营养，如果它没有被激动起来，它将被日常需要和冷漠的灰烬埋得更深，可是它燃得很久，几乎永远也不窒息。你觉得在你的精神上，没有吹旺它的力量，在你自己心中没有富裕的东西向被激动的火花提供营养。你被饥饿所迫，对种种麻烦感到厌恶，可是你看不出每个行业中都潜伏着这类敌人，只有用愉快和沉着来战胜它们。你大约是渴望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平凡的职位上，可是那儿也要求精神和勇气，你拿什么去充实它呢？要是把你的思想传给一位兵士，一位政治家，一位教士，那么，他们也同样有理由抱怨他们的情形可怜。不错，难道说，没有过这样的人，他们完全失去了所有的生活感，宣称整个生活和人生是空虚，是十分可怜的和尘垢一般的存在？如果积极人物的形象在你的精神上活跃起来，同情之火温暖你的心房，一种出自内心深处的情绪散布你的全身，那么，你喉里的声音，唇边的话语，听来就委婉动人了，如果你充分在内心中感觉到自己，那么，你一定会给自己寻找地方和机会，也可以在别人身上感觉到自己。”

我们的朋友在上述的自白和思想活动下，宽衣解带，怀着由衷的欢快爬上床去。他明天将要代替一位不足取的人，写完全部小说，这时故事在他的心灵中展开，舒适的幻想温存地伴随他进入睡乡，然后把他在那儿交托给它们的姐妹——梦，梦展开双臂接纳他，用天上的光辉模式环绕我们朋友的安息的头脑。

次晨一早他就醒了，考虑着当前谈判的事情。他回到已离开的那女子的父母家去，他们惊讶地迎接着他。他彬彬有礼地提出他的请求，很快就发现或多或少的困难，超出他的预料以外。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纵然是非常严厉而寡情的人，强要反对过去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往往反而会增加麻烦，与此相反，溉成事实对绝大多数人的心情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等到已经发生，立即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事情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梅林纳先生应当同这家的女儿结婚。不过由于女儿淘气，不许她携走嫁妆，而且还要承认将一位姑母的遗产让父亲多管几年，只给她本人极少的利息。第二点由于市民的供养问题已经遇到较大的困难。他们不愿再亲眼看见这不成器的孩子，他们不愿一个从外地跑来的人同这样一个体面的家庭结合，这家甚而同一位教区牧师有亲，不愿让这种结合不断提高当事人的地位；他们同样不希望王家机构委派男方一种职位。父母两人都同样强烈地表示反对，威廉非常热心地为他们说情，可是他的种种论据却丝毫无济干事，其实他也轻视这个男子，不愿帮助他重返舞台，认定这人不配有这样的幸福。如果他早看出秘密的动机，就决不会枉费唇舌，去说服这家的父母了，父亲本来愿意留女儿在自己身边，却憎恨那个青年男子，因为他的妻

子本身也看上了他，而这个妇人看出继女是个幸运的女情敌，不愿她出现在自己眼前。于是梅林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偕同年轻的未婚妻子几天以后启程，到随便哪个团体中去谋求安身的地方，未婚妻早已流露出更大的兴趣去见识世界，同时也让世界认识她自己。

第十五章 市民社会——戏于社会的对立——威廉归来

幸福的青春哟！初恋需要的幸福时间哟！人就和孩子一般，连续数小时欣赏回声，独自一人自言自语，即使无形的对方只重复你已说出的话语的最后几个音节，你对这场谈话也就感到满意了。

威廉早期尤其是后期热恋玛丽安妮，就是这种情形，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她身上，而自己倒象是个乞儿，靠她的布施来生活。一个地方如果被阳光照耀，在我们看来就更加动人，甚而显得是唯一动人的东西；同样，凡是一切环绕玛丽安妮以及和她接触的东西，在威廉眼中都被美化而受到赞扬了。

有多少次他站在戏台的屏风后面，这是他从剧场经理那儿请求得来的特权！这么一来，远景的魅力虽然消失，但是强大得多的爱情的魔力才开始发挥作用。他一连几个钟头站在龌龊的照明车旁边，呼吸着油灯的浓烟，眼巴巴地向外朝恋人望去，等到她再次进来，对他嫣然流盼，他就感到销魂大悦，紧靠着木梁和板条支架恍如置身在天国境界。用棉花填塞成的羊羔，用薄绸作的瀑布，用纸板糊的玫瑰花丛以及单面的茅屋，这一切在他心中显现出远古牧人世界那可可爱的，富于诗情的画面。他甚而挨近那些显得丑陋的舞女也不生反感了，因为她们是和他的情人一起同台献艺。毫无疑问，爱情不仅赋给玫瑰园亭、桃金娘树丛和月光以生气，甚而也可以使木屑和纸片栩栩欲活起来。爱情是一种强烈的香料，有了它连淡而无味、令人恶心的清汤也变得津津有味了。

这样一种香料自然也需要用来改变难堪的处境，使它勉强过得去，再进而变得舒适起来，比如他平常发现她化妆的小房，有时连对她本人也都不免有这种情形。

他生长在一个高贵的市民家庭，整持清洁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同时他继承了一部分父亲那种讲排场的爱好，他在童年时代就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富丽堂皇，当作是他的小小王国。他的床帐卷起大大的皱褶，上面缀以流苏，就象人们通常想象的宝座那样；他在房间当中铺上一方地毯，又在桌上铺了一方更细致的桌毯：他的书籍和用具或横排或竖立，几乎是一个模式，可以让一位荷兰画家绘出静态生活的良好典型。他头戴白色便帽好象回教徒缠的头巾，睡衣的衣袖按照东方服装形式剪得短短的。他说出下列理由，就是又长又宽的袖子妨碍他写字。当他晚上完全一个人，不担心受到干扰的时候，总在身上佩条丝织缓带，有时还在腰带上插把匕首，这是他从旧的武器库里取得的，借此默诵和试验分配给他的悲剧角色，甚而本着这种思想，也跪在地毯上做他的祈祷。

他在早年时期就对演员称赞不置，他目睹演员拥有堂皇的服装、装备和武器，而且不断练习高尚的举止，演员的精神似乎是最壮丽、最豪华事物的一面镜子，这是世界在人的关系、思想和热情上所产生出来的。同样，威廉把演员的家庭生活也想象为一系列具有价值的情节和活动，而戏台上的表现则是生活的顶峰；好比银子被炉火长久地反复烧炼，最后在工人眼前放射出美妙色彩，同时也向人表明，这种金属现在已经炼净了一切杂质。

因此，他开始感到多么惊讶，当他在恋人身边时，穿过环绕着他的幸福之雾，向桌、椅及地面上望去：到处都是临时的、轻巧的和虚假的服饰的碎片，好比是一条褪了鳞的鱼留下的发光外壳，乌七八糟，一团混乱，显得狼

藉不堪。人类的清洁用具如梳子、肥皂、毛巾等，与使用它们的痕迹同样没有隐藏起来。乐器、脚本和鞋，换洗衣物和意大利花，烟盒、发针、化妆品小钵和带子，书籍和草帽，没有一样东西鄙弃与别的东西为邻，而是通过香粉和灰尘这种共同的原素联合起来。可是威廉由于恋人的在场，不大去注意一切其他东西，反而觉得凡是属于她所有的及她接触过的东西都必定是可爱的，最后他认为在这片混乱的家务中有股魅力，是在他那富丽豪华的家庭中所绝对感觉不到的。他时而在这儿拿开她的胸带，以便踱到钢琴边去，时而在那儿把她的裙子放在床上，让自己可以坐下来，有时她以无拘无束的坦率态度，暴露出一些天然风韵，平常在别人面前出于礼貌关系常常加以遮掩，而当着他却用不着隐藏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似乎每时每刻都更加接近她，似乎通过无形的带子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

至于其余那些演员的演出就不容易与他的想法一致了。他开始访问剧院期间，有时曾在玛丽安妮身边碰到那些人。他们乐于游手好闲，似乎对他们的职业和目的考虑得极少，关于一部剧本的文学价值，他从未听他们谈过，不管判断是正确或错误，他们总是提出这个问题：剧本能到手多少钱？是部叫座的戏吗？演出要多久？大约能演出多少场？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和意见不一而足。接下去通常就是攻击剧场经理，怪他给演员的工资太菲薄了，特别是对这人和那人的待遇不公平，然后又攻击观众，怪他们对该喝彩的喝得很少，据说，德意志的剧院日渐改善，而演员按照他的劳绩也应愈来愈受尊重，可是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后来他们就大谈咖啡馆和酒店以及那儿发生的事情，谈一个伙伴欠了多少债，不得不忍受扣薪，又说每周工资比例失调，反对派的一些阴谋等等。威廉最后还是对观众的巨大而理应得到的注意力再度予以考虑，而剧院对于教育民族和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忘记的。

所有这一切事情，平常曾经使他度过好些惶惶不安的时刻，现在重新涌上心头。马儿驮着他慢慢地走口家去，他仔细考虑自己遇到的各种事件。由于一个女孩的逃亡，而在一个良好的市民家庭，甚而在整个一座小城里掀起的风波，是他亲眼看见的，公路上及官衙里的场面，梅林纳的思想以及其他发生的事情，又在他心中显现出来，把他的活跃的、向前奋进的精神带入一种踌躇不安的状态中，他不能长久忍受，于是踢着马刺催马向城驰去。

然而在这条路上，他又碰到新的麻烦。他的朋友和可能的姐夫维尔纳正等着他，要同他进行一场严肃、重要而出乎意外的谈话。

维尔纳是属于久经考验、生活有准则的那类人，人们通常把他们叫作冷静的人，因为他们遇着不如意事既不马上也不明显地光火。维尔纳与威廉的交往，不断发生争吵；但是他们互相间的友爱反而由此更加巩固了：因为他们的思想方式虽然不同，可是每人都截长补短，尊重对方。维尔纳自鸣得意的，是他似乎对威廉那种不凡的、有时越出常轨的精神间或可以控制和羁勒，而威廉常常感到稳操胜券的是，他热情洋溢，把深思熟虑的朋友带动起来。他们就是这样，这个人在那个人身上磨练自己，他们习惯于天天见面，可以这样说，这种互相碰头，共同讨论的要求在不断增加，哪怕不可能达到互相理解。然而根本上说来，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是并肩地、共同地走向一个目标，却从来也不懂得，为什么没有人能使别人跟自己的思想一致。

好些时候以来，维尔纳就注意到：威廉的来访越来越稀少了，谈到心爱的题材时，仓促而心不在焉地中断谈话，不再深入到对古怪离奇想法的热烈追求中去，在这种追求上，自然可以万无一失地让人看出一种自由的、因有

朋友在场而获得安静与满意的心情。开始，办事认真而谨慎的维尔纳在自己的态度上寻找缺点，后来他在城里的几次谈话才把他引上正轨，而威廉的一些粗心大意的行动促使他确信无疑。他进行一番调查，很快就发现，威廉好些时候以来，公开去拜访一个女伶，同她一起在戏院谈心，并把她带回家去，要是他再知道夜里的幽会，就更会感到失望了，因为他听说，玛丽安妮是个诱骗人的姑娘，她大概是骗他朋友的钱，而同时又受到极其卑鄙的求爱者的供养。

他一旦把怀疑尽可能提高到确信的程度以后，就决定对威廉发动一次攻击，等到威廉正巧厌烦而扫兴地旅行回来，他把一切全都准备停当了。

就在当天晚上，维尔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向对方摊牌，齐始平心静气说，然后本着与人为善的友情，用咄咄逼人的严肃口吻，毫不含糊地让朋友尝到一切苦味，这是性格安详的人本着道义上的幸灾乐祸心情，惯于慷慨献给他所爱的人的。然而不出所料，他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威廉虽然内心激动，却用十足肯定的语气回答：“你不认识这位姑娘呀！表面现象或许对她不利，但是我对她的忠诚和道德正如对我自己的一样有把握。”

维尔纳坚持他的谴责，并自愿提供物证和人证。威廉对此拒不接受，带着厌恶和激动的心情离开朋友，好象一个人被一个笨子笨脚的牙科医生钳着一颗扎根很牢的蛀牙，徒劳无益地猛力一拉。

威廉感到极不愉快，他看见玛丽安妮的美丽形象先被旅行当中的古怪想法，再被维尔纳的不友好的作法，在自己的心灵中被搞模糊了，几乎被扭曲了。他采取最妥当的办法，以重新恢复她那完全清晰和美丽的形象，于是就在夜里沿着走惯的那条路赶到她那儿去。她本着热烈的愉快心情迎接他；因为他到外地回来时曾骑马经过她家门口，她期待他今夜来访，可想而知，所有的疑团很快都从他心里被驱散了。不错，她的温柔体贴重又赢得他的全部信任，他告诉她，观众和他的朋友对她作了多么难堪的诽谤。

各种热烈的谈话把他们引回到最初相识的时光，回忆这段时光，永远是两个相爱人儿最美好的消遣之一。那些把我们带进爱情迷宫的最初步伐是这么舒适，最初的远景是这么动人，我们太愿意把这唤回到记忆中来。各自都想在对方面前保持优势，说自己比较早比较无私地爱上对方了；在这种竞赛中，各自又都宁愿被对方所压倒，而不愿压倒对方。

威廉一再向玛丽安妮重复她常常听说过的话：她很快就使他的注意力从戏台上转移到她个人身上，她的形象，她的演技，她的声音完全把他吸引住了；最后他怎样只看她演出的戏，终于悄悄地溜到台上，常常站在她的身边，而不被她注意，后来他心醉神迷似地谈到那个幸福的夜晚，他居然找到了机会向她献点殷勤并和她攀谈起来。

相反，玛丽安妮却矢口不提她这么久都没有注意到他：她断言在散步时已经看见过他了，作为证明，她指出他那天穿的什么衣服；她又说，那时他比所有的人都令她喜欢，她希望和他认识。

威廉多么乐意相信这一切！他多么深信她的话：当他接近她时，有股不可抵抗的力量把她吸引到他身边，她故意来到他身边的布景中间，以便走近点瞧瞧他，和他认识一下，由于他无法克服瑟缩不前、傻头傻脑的样儿，最后还是她给他的机会，迫切地请他去为自己立刻端一杯柠檬汁来。

在这种深情款款，争先恐后的交谈中，他们探索自己的简短浪漫史的详情细节，他们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威廉完全放心地离开他的恋人，下定决心，

立即着手实现他的计划。

第十六章 威廉给玛丽安妮的信——他想同她结婚，从事舞台生涯

他旅程中所需的一切，父母都给他整理好了，只有行装还缺少一些零碎东西，以致推迟了几天动身。威廉利用这段时间，写封信给玛丽安妮，把她一直避而不同他交谈的事情，终于说出口来。信的内容如下：

“这温情脉脉的夜幕，往常总是遮蔽着在你怀中的我，而现在我坐在幕下，边想边给你写信，哦，玛丽安妮！我所想所作的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你。我是男子当中最幸福的人，好象是个未婚夫，一个新世界将在他身上和通过他而展开，他充满预感地站在华丽的地毯上，在举行神圣仪式的时候，心事重重，如饥似渴，置身在充满神秘的帷幕前，爱情的骀荡春风从那儿向他迎面吹来。

“我克制住了自己，在几天内不和你见面；这作来并不困难，因为我怀着这样一种希望：我将永远和你在一起，完全成为你的人，以此作为补偿！难道我还要重复说我的愿望是什么吗？不过这倒是必要的，因为表面上看来，你似乎迄今还没有了解我。

“我有多少次用忠诚的轻微语音直叩你的心扉，探索永远结合的要求，这种忠诚希望把握一切，却羞于启齿。你一定明白了我的心意，因为你的心中必然也萌生这种愿望；你在每次亲吻中，在恩爱缠绵的幸福夜晚，都听出了我的心声。这时我看出你的谦逊，我的爱情是怎样地在增长啊！换做别的女人一定会趁机故意做作，以过多的阳光促使恋人心中的一项决定成熟，诱他作一番爱情表白，立下海誓山盟，而你却偏偏退后，重新闭上你恋人半开的心扉，试图以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来掩饰你的同意，可是我了解你！要是我在这种暗示上还看不出这种纯洁无私，只为朋友操心的爱情，那我定是一个可怜虫！请相信我，安下心吧！我是属于你，你是属于我的，只要我们互相为对方而生存，我们就谁也不会离开对方或者失去一点什么。

“请接受我的求婚！并郑重接受这种多余的表态吧！我们感觉到了爱情的一切欢乐，然而这是长久证实了的思想中新的幸福。用不着问是怎样的，也用不着担心！命运会为爱情作出安排，由于爱情容易满足，所以它更加可靠。

“我的心早就离开了我父母的家，它在你的身旁，就象我的精神飘浮在戏台上面一样。哦，我的恋人，一个人大概真会象我这样得到满足，把他的种种愿望结合起来吧？我的眼睛毫无睡意，你的爱情和幸福象永恒的曙光在我面前升降。

“我刚刚控制着自己，不要一下子跳起，朝你身边跑来，强迫你表示同意，然后明天一早就到遥远的世界去追求我的目标。——不，我要控制自己！我不想采取轻率的、愚蠢和鲁莽的步骤；我已经起草了计划，我要心平气和地执行它。

“我认识经理塞洛，我的旅行直达他那儿：一年以前，他常常希望他的人员能有一些象我对待剧场的热情和兴趣，我一定会受到他的欢迎；我出于不止一种原因，不愿参加你们的剧团。塞洛演戏也离这儿很远，开始我可以隐藏我的行踪。我马上可以在那儿找到一种勉强糊口的生计；我在大众当中四下看看，见识一下世面，然后把你接来。

“玛丽安妮，你瞧，为了有把握得到你，我能够下什么决心；因为长久见不着你，要在遥远的地方得知你的消息，这样想起来有多难受。不过我重

又想到你的爱情，它特别使我安下心来，在我们分手以前，如果你不鄙弃我的请求，你在牧师面前把你的手伸给我，这样我就会放心地走了。这不过是我们当中的一种形式，然而是一种上天的福祉与尘世的福祉汇合的美好形式。这在邻近的骑士区里容易悄悄地举行。

“应付开头的生活，我有的是钱，我们两人分用是足够的了，在这些钱耗光以前，老天爷会继续帮助我们的。

“是呀，最亲爱的人，我一点儿也不胆怯。以这样多快乐开始的事情，必然会达到幸福的结果。我从没有怀疑过，一个人只要作事认真，他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我自己觉得有足够的勇气，可以为两个人，甚而为更多的人争取到宽裕的生活。许多人都说，世界是忘恩负义的，我倒还没有发现世界是这样，不过我们要懂得按正确的方式为它作点事情。我的整个心灵都被这种思想燃烧起来了：我终于能够出场，向人们倾诉他们心中久已渴望听到的话，象我这样一个被剧院的壮丽所征服了的人，自然会千百次感到心惊胆战，直到我幻想瞧见那些最可怜的人，他们能够对我们说出伟大而中肯的话，直扣我们的心弦。一种被迫用假嗓子发出来的声音，听来反而更好和更纯洁，不过这些小伙子因粗野和笨拙而作孽，那就太不成话了。

“剧院常同教会发生争执；我却认为它们不应当互相争吵不休。如果双方只由高尚的人来赞美上帝和自然，那该有多好啊！这不是梦想，我最爱的人！我躺在你的胸口边可以感觉出，你在爱，于是我也怀着光辉的思想说：我不把这话说出口，但我要希望，就是有一天我们作为一对善神出现在人们面前，打开他们的心扉，触动他们的情感，给他们准备好天国般的享受，正如我在你的胸口边保证得到欢乐一样，这些欢乐必须始终称作天国的，因为在这种时刻，我们已经脱离几躯，而凌驾于自身之上了。

“我没法写完，我已经说了许多，却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把一切与**你**有关的事情都对你说了；因为在我心中的轮子的转动，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

“你还是拿这页信纸去吧，我的恋人！我把它重新读了一遍，觉得我应当从头说起：不过它已包含着你必须知道的一切，以及我不久怀着甜蜜爱情的快感回到你的怀抱中来时，你应作的准备。我象是一个囚犯，在监狱里偷偷地挫断他的镣铐。我祝我安然入睡的父母一夜平安！——别了，恋人，别了！这次我就此结束，我的眼睛已合上过两三次；夜已经深了。”

第十七章 与陌生人相遇；关于定数与自由的谈话——威廉发现玛丽安妮与洛尔贝克的关系

白天似乎没有尽头，威廉把信折好，放进口袋，渴望去玛丽安妮身边；他一反平常习惯，天色刚刚黄昏，他就悄悄朝着她的寓所溜去。他的计划是夜里去访她，稍作停留，再离开恋人，离去以前，把信塞在她手里，深夜转来时得到她的答复和同意，或者用轻怜密爱的力量迫使她就范。他扑入她的怀中，在她胸口上几乎不能自制了。他热烈的感觉开始还发现不出，她对他不象往常那样热情；然而她不能长久掩饰一种内心惶恐的状态，她借口有病，感到不大舒服，抱怨头疼，不赞成他今夜再来的提议。他猜不到丝毫坏事，不再继续强求她；但是他觉得现在把信给她不是时候。他把信留在身上，这时她用种种客气的表示和语言坚决请他离开，他在未获满足的爱情陶醉中顺手抓起她的一条围巾，塞进衣袋，违反本意地勉强离开她的嘴唇和她的房门。他悄悄走回家去，可是在家里也不能久呆，于是换上衣服，再一次到户外去了。

他来回走了几条街，碰到一个陌生人，这人向他询问某家客店。威廉自告奋勇，愿把那所房子指给他看；这个陌生人扫听街道的名称，打听他们从门前路过的各幢高大建筑物的主人，然后又打听本城的几处公安机关，他们的谈话十分投机，来到了客店的大门口。陌生人再三邀请他的带路人进去，同他共饮一杯潘趣酒，同时他自报姓名和出生地点，也说明促使他到这儿来的业务，他请求威廉也给他同样的信任。于是威廉也毫不隐讳地说出他的姓名和住处。

“您莫不是拥有珍贵艺术收藏品的老麦斯特的孙子？”陌生人问。

“是的，我就是，祖父去世时我才十岁，我眼见卖去那些美好的东西，实在感到心疼。”

“您的父亲可为此得了一大笔钱。”

“您也知道这事？”

“哦，不错，我还在您的府上目睹过这批珍品呢。令祖父不光是位收藏家，而且懂得艺术，他在早年的幸福时期曾在意大利住过，这些珍品就是从那儿带回来的，现在再出任何高价也买不到手了。他拥有最杰出的大师的优秀绘画，要是人们细看这些真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的大理石雕像中，有一些残片是无价之宝，他拥有富于教育意义的整套青铜器，他也有目的地为艺术和历史收集了铸币；他那少数几件雕刻过的石器值得众人称赞；而且全部东西都陈列得不错，不过您老家的房间和厅堂却建筑得并不对称。”

“您想象得出，我们孩子们眼看所有的东西被人取下后，包装起来，感到多么失望。这是我一生中最早的忧愁时期。我还记得，我们目睹那些物品逐渐消失，房间显得多么空虚，我们打年轻时候起，那些东西就给我们以娱乐，我们把它们当作与房屋和城市本身一样是永恒不变的。”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令尊把变卖的资金投入一户邻人的商号里，与他一起经营合伙贸易。”

“完全不错！他们的合伙贸易大部分获得成功；在最近的十二年中，他们的资产大大地增加了，所以两人才更加专心致志地去追求盈利，老维尔纳也有一个儿子，他对这门行业比我合适得多。”

“我感到惋惜，这地方已失去了令祖父的陈列室那种光彩。在东西尚未卖出以前不久，我还见到过那种气派，我或许可以说，实际上是我促成了这桩买卖。有位富有的贵族，是个伟大的艺术爱好者，可是他在一桩这么重要的买卖上，却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他打发我到这儿来，要求我给他出主意。我把陈列室观察了六天，到了第七天，我就劝我的朋友不折不扣地照付全部要价。那时您是个活泼的男童，常常围着我转。您向我说明绘画的对象，把整个陈列室讲解得一清二楚。”

“我想起有这样一个，不过在您身上我再也看不出来了。”

“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本身也多少起了变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绘画当中有幅心爱的画，您无论如何不让我带走。”

“完全不错！故事书上说，患病的王子爱上他父亲的未婚妻而日益憔悴。”

“它并不是最好的绘画，结构不好，没有特殊的色彩，而且也画得极不自然。”

“这点我过去不懂，现在也不懂；绘画吸引我的是那个对象，而不是艺术。”

“那时令祖父的想法似乎不同，因为他收藏的大部分都是精品，人们对此不断赞赏大师们的功绩，至于它们表现什么，那是无所谓的；所以那张画挂在最外边的前厅里，表示他对此并不重视。”

“正是这样，所以准许我们孩子们常常在那儿玩，而这幅画给了我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在其他方面都尊重您的批评，不过要是我们现在还站在那幅画前，您的批评仍然打消不掉我的印象。我多么可怜，多么同情一个小伙子，他不得不把大自然赋给我们的甜蜜本能，最美好的遗传素质封闭在心里，不得不把那使他和别人都同样温暖和活跃的热情埋藏在胸中，以致于他的内心感到无比痛苦而忧伤憔悴！我多么同情那个不幸的女子，她的心虽然已经找到了一个具有真实和纯洁要求的高尚对象，但她得献身给另一个人！”

“一位艺术爱好者惯于在观察中鉴别大师们作品的好坏，上述感情自然与这种观察相隔甚远。不过如果陈列室始终是您府上的财产，也许作品本身的意义会逐渐使您明白过来，这样您就不会在艺术作品中始终只看到您本身及您的爱好了。”

“陈列室的出售固然立即使我非常难过，就是我在较成熟的年龄也常常对它怀念不已；然而我一旦想到，为了在我身上发展一种爱好和才能，只好听其自然，这会比那些没有生命的图画对我的一生给与远大得多的影响，这样一来，我就安于现状，听从命运的安排，它将把我和别人导入至善的境地。”

“可惜我从一个青年男子的口中又听到命运这个词儿，一个人在这种年龄通常总是爱把神的意志强加给他的热烈爱好之中。”

“难道您不相信命运？不相信有种主宰我们、把一切都引导至尽善尽美境地的力量吗？”

“这儿不是谈我的信仰，要对于我们大家都不可理解的事物，试图作几分可能的解释，这儿也不是地点；这儿只是问：哪种想象方式使我们达到尽善尽美？这个世界组织是由必然与偶然构成的，人类的理性介人两者之间，

来源于普鲁塔克：叙利亚的王子安提奥库斯爱上他父王的美丽未婚妻，因病不起，医生发现此事告知国王，国王乃将她让给王子。

而懂得如何控制它们；人类理性把必然的东西当作人类生存的基础，它懂得驾驶、指导和利用偶然的東西，不过只有在它自己坚定而不动摇地站立着的时候，人才配称为世上之神。倒霉的是：一个人从年轻时代起，就习惯于在必然事物中去找一些专断任性的东西，而想把一种理性方式纳入偶然之中，甚而去追随这种理性就象信仰一种宗教。难道这还不算是舍弃自身的理智，而给他的爱好以无限的活动范围吗？我们幻想保持虔诚，同时却不假思索地逍遥放荡，听凭适意的偶然摆布，最后把这种动摇不定的生活结局称作神的引导。”

“难道说，您从没有遇到过如下的情形吗？一个小小的事态促使你走上某一条道路，不久令人高兴的机会在路上向您迎来，一连串出乎意料的事件终于把您带到您自己尚未看清的目标。难道这还不促成对命运的屈从，对这样一种指导的信赖吗？”

“没有一个女孩可用这种思想来保持她的贞操，也没有人可用这种思想来保存他口袋里的钱；因为有足够理由摆脱两者。我只能对这种人表示高兴，他知道什么是对己和对人有益的东西，从而限制自己胡作非为。每人手里都掌握着自身的命运，好比艺术家掌握着用以造型的原料。然而对这种艺术也如同对一切别的东西一样；我们会艺术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但要学习而且要细心从事练习才行。”

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及其他好些问题；最后彼此分手了，似乎谁对谁都没有特别说服力，可是他们还是确定了第二天会面的地点。

威廉还在几条街上漫步；他听见单簧管、圆号、巴松管的声音，他的心胸顿时激荡起来了。原来是过路的流浪艺人在演奏一首悦耳的夜曲，他和他们交谈，付了一点钱，他们跟随他到了玛丽安妮的寓所前。高大的树木点缀着她家门前的场地，他把唱歌的人安排在树下；他自己则休息在离此不远的长凳上，完全听凭这凉夜的悠扬乐声在他周围飘荡。躺在这些迷人的星星下，他的生活对于他好比是一场金色的梦。——“她也听见这些笛声，”他在心里说，“她感觉得出谁的怀念，谁的爱情使夜变得这么悦耳动听。我们即使在远方也会被这种旋律结合在一起，就象爱情的最细致的情调把天涯海角的离人结合起来一样。哦！两颗相爱的心，它们就象是两个罗盘：这个盘上的针一动，那个盘上的针也必然一起动，因为它们只是一个东西，在两个盘中起作用的，是贯穿它们的一种力量。我能在她的怀抱里感觉出使我和她分开的可能吗？可是呀，我将离开她，将为我们的爱情寻找一片福地，然后永远把她留在身边。

我有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当我离开了她，思想上失去了她时，摸到一本书，一件衣服或者某种别的东西，就以为触到了她的手，我就是这样完全被她个人所遮掩着了。回想起那些逃避白昼的阳光和路人的冷酷目光的时刻，而享受这千金一刻的春宵，简直可以让神灵离开纯粹幸福的逍遥自在之境！——要我回忆吗？——好象在回忆中可以重复那种倾杯痛饮的陶醉，它使我们同天上的联系纠结在一起的官能完全失去了一切自制！——而她的形态——他沉浸在对她的想念中，他的安宁转化为焦急，他抱着一株树，用火热的脸颊贴在树皮上取凉，夜风贪婪地吸去那从纯洁心胸中迸发出来的气息。他摸索从她那儿拿走的那条围巾，他忘了自己把它顺手塞在换下的衣服里。他急不可待，嘴唇焦渴，四肢发抖。

音乐停止了，他似乎从云端里摔下来，他的感觉一直还飘浮在空中。他

的烦躁不断增加，因为他的感觉不再受柔和声音的哺育和缓和了。他坐到她家门槛上去，已经安静些了。他吻门上的黄铜环，他吻她的脚进出跨过的门槛，用他那火热的胸脯去暖和它。随后他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想象她就在帷幕后，穿着白睡衣，头上束着红带，处在甜蜜的安静状态中，他以为自己离她很近，觉得她一定在梦想他。他的思想和黄昏时分的精灵一样可爱；他的心中安静与焦急轮流交替，爱情用战抖的手千百遍地拨动他所有的心弦，这时好象星际的歌声停顿在他头上，以便窃听他心中的轻微旋律。

如果他身上带着玛丽安妮平常给他开大门的钥匙，他就不会停止下来，而是直接闯入爱情的圣地。可他还是慢慢地离开，半梦幻似地行于在树下，他打算回家，不断回头张望；最后下了决心，拔步走去，在街角再回头望了一次，仿佛玛丽安妮的门开了，一个黑色人影从里面走出来。他隔得太远，看不清楚，在他决定上前细看时，那个人影已经在夜色中消失了。他从远处认为它又一次从一幢白屋前匆匆掠过，他站着，眨眨眼睛，还来不及鼓足勇气追上前去，那个幻影就看不见了。他到哪儿去跟踪它呢？如果它是个人，那么，是哪条街接纳了他呢？

就象闪电给一个人照明了角落中的地方，这人立即用发花的眼睛在黑暗中徒劳无益地寻找以前的形象及路径的联系，这正是威廉眼前和心里的情形，就象制造巨大恐怖的夜半鬼怪，在人们后来冷静的时刻被当作是恐怖的孩子，而这可怕的现象在心灵上留下无穷的怀疑，于是威廉也陷入极大的不安，他靠在墙角石边，不注意清晨的曙色和雄鸡的啼声，直到早市开始活跃起来，催他回家去。

回家以后，他几乎有充分理由把那意外的幻影从心灵上赶走，可是那夜的美妙情调也已经消失了，他现在也只当一种现象来回味。他为了振奋心情，给重返的信心盖上印章，于是从换下的衣袋中取出围巾。有张字条落下，发出窸窣的声音，把围巾从他唇边拉开；他拾起字条，念道：

“小傻瓜，我是这么爱你！你昨天又怎么样了？我今天夜里到你家来。我倒相信，从这儿离开你会使你难过；但是要有耐心，在每年举行的市集上，我会跟在你后面。听我说，别再穿黑绿棕三色的前克给我瞧，你穿上就象是隐多珥的女巫。我为此不是寄了白色晨服给你吗？我愿意我的怀里抱着一只白色羔羊。经常把你的字条交给老巫婆转我吧；她是魔鬼自己指定作伊莉丝的。”

参见《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以色列国王扫罗在临终前 请教过她。
希腊神话中的虹彩女神，执行众神的信使的职务。

第二卷

第一章 数年以后：威廉过业务生活——回顾疾病与绝望

任何人只要本着生气勃勃的力量，在我们眼前努力追求一种意图，不管我们对他的目的是赞美还是谴责，他总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关心，但是一旦事情已成定局，我们的目光立即从他身上移开，凡是一切已经结束，已经解决而被搁置一旁的事情，就吸引不住我们的注意了，尤其是我们早就预言过导致恶劣结局的活动，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的读者不必去斤斤计较我们不幸的朋友所陷入的悲伤和困苦，他眼看自己的希冀和愿望那样出乎意外地遭到毁灭，是势所难免的。我们宁肯跳过几年，在我们希望他重新得到某种方式的活动和享受的时候，才去寻找他。开头我们为了故事的联系，只简短地讲一点必不可少的东西。

一个健康的、精力充沛的躯体受到瘟疫或恶性寒热病的侵袭，发作得更快更猛烈些；同样，可怜的威廉突然被一种不幸的命运压倒了，他整个身心都在一瞬间遭到了破产。这情形跟燃放烟火差不多；本来人工穿孔和填满火药的爆竹，要按一定的计划来排列和燃放，才在空中展示出绚丽多彩、变幻莫测的火花，可是在准备时不小心走了火，于是就混乱而危险地乱放一通，呼啸声时粗时细。与此相似，这时在威廉的胸中，幸福与希望，狂欢与极乐，真实与梦幻，也一下子分崩离析地浑成一团。这位朋友在这种混乱时刻思想麻木不仁了，想急于寻求拯救，便感到失去理智，而这对他恰恰是一种恩赐。

接踵而来的是喧嚷的，永远重复而使痛苦不断更新的日子；不过这也得当作大自然的一种恩赐而受重视。威廉这时候还没有完全失去他的恋人，他的痛苦在于不知疲劳地一再试图抓住那从他心灵上消逝掉的幸福，他还要在想象中再捕捉这种幸福的影子，让他一去不复返的欢乐留下短暂的余波。正如我们不可以把一具正在腐烂的躯体说成是完全死了一样，因为这时还有力量徒劳地根据旧的规定试图发生作用，就是干完它平常赋予生机的部分躯体以摧毁性工作。只有当所有的部分都彼此消耗干净，而我们目睹整体化作微不足道的尘土，这时我们心中才产生死亡这种可怜的空虚感觉，而让永生者的呼吸来恢复它的精神。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迷人情绪中，有许多东西要撕碎，要摧毁，要消灭，而青春的迅速康复力量甚而赋给痛苦的威力以新的食粮和刺激。这次打击从根子上打中了他的整个生存。维尔纳，他困难中的知己，满怀热情地抓住火与剑，以便刺穿讨厌的狂热这个怪物的内部脏腑。机会是这么凑巧，证据就在手头，他不去利用那么多的故事和小说了。他无比激烈和残酷地逐步进逼，不让朋友尝一下至少暂时自欺的清凉剂，他堵塞对方面临绝望时可能用以隐藏的任何角落，可是大自然不让它的宠儿毁灭，宁让他受疾病侵袭，以便从另一方面使他缓过气来。

一场剧烈的寒热病带来种种后果：药物治疗，过度紧张和疲乏，同时家庭的关心，亲人的怜爱，在威廉精神上正感缺乏和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才使他特别觉得亲切。处境改变了，有这么多人为他排忧解难，只得聊以自慰。当他的病状好转，也就是说气力耗尽的时候，他才吃惊地在下看到一个干涸

乏水的愁苦深渊，好比是熄灭的火山的空洞盆口。

这时他对自己作出最辛辣的谴责，说他经过如此巨大的损失以后，居然还有感觉不到痛苦、安然冷漠的时刻。他鄙视自己的良心，反而渴望痛苦和眼泪来提起精神。为了在自己身上再度唤起这两样东西，他回忆过去一切幸福的场面。他绘声绘影地把它描绘出来，竭力回到过去的幸福中去。当他的情绪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当往日的阳光又在复苏他的肢体，提高他的心情，于是他回头看那可怕的深渊，让他的目光坠到炫目的深处，他要奋身跳下去，向大自然力争最钻心的痛苦。他以这样不断重复的残酷自责来折磨自己，因为富有潜力的青春，不知道它在浪费什么东西，他在一种损失所引起的痛苦之上，再加上强迫自己制造出来的苦痛，似乎想以此赋予失去的东西一种真正的价值。他也深信，这种损失是唯一的，是他在自己生活中能够感觉出来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他讨厌别人对他的任何安慰，因为他们把这些苦痛想象成为是有尽期的。

第二章 威廉焚毁自己的作品——他对于诗人的讲话

威廉这样自怨自艾，已成习惯了，现在他更对自己其他方面，也进行攻击，比如跟在爱情之后及随着爱情而来的思想，兴许自己有充当诗人和演员的才能，这曾经给他以极大的愉快和希望，这时却思冷嘲热讽全面加以抨击。他在自己工作中，除了看到对一些传统形式的无聊模仿而外，别无他物，而这种模仿是毫无内在价值可言的。他把这仅仅当作是学校中呆板的析祷练习，缺乏任何一点自然、真实和热情的火星。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只发现单调的音节单位，靠蹩脚的韵脚来拼凑，流露出十足的平凡思想和感觉，这么一来，他就使任何前景，任何兴趣都消失了，本来它们或许可以从这方面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说到他的演戏才能，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一些。他责骂自己为什么不早些发现本身的虚荣心，这成为他胆大妄为的唯一基础。他的形象、他的步伐、他的活动和道白，都受到了嘲笑；他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凌驾于平凡人之上的优点和劳绩，从而使他无声的绝望增加到最高程度。如果说，放弃一个女人的爱叫人难受，那么，摆脱与文艺来往，宣称亲近文艺永远是有失体面的，掉头不顾那些针对我们的角色、举止、声音的热情而发出的美好的公开喝彩，这就更加痛苦了。

我们的朋友完全灰心丧气了，可同时却怀着巨大的热忱献身于商业。无论在办公室和交易所，店铺和货栈里，都没有人比他干得更起劲，这使得他的朋友吃惊，也使得他的父亲甚为满意。通信和帐目以及其他委托给他的事情，他都极其努力和热心地来办理和完成。当然说不上是愉快的努力，因为努力得愉快同时就是对于当事人的酬劳，比如我们把天生来就会干的事情完成得有条不紊就是这样。可是出于对义务的默默的努力就与此不同了，它是以极好的决心为基础，靠坚定的信念来哺育，由内在的自我感觉予以酬劳；然而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即使最美好的意识对它赞美备至，却扼杀不住时而冒出一声叹息。

威廉就这样孜孜不倦地继续生活一些时候，而且深信命运的严厉考验对他十分必要的。他庆幸自己在生活道路上及时受到警告，虽然颇感狼狈，却不象别人那样由于年轻狂妄而误入歧途，终于受到错误行为的更重的惩罚。通常人总是尽量长久地进行自卫，排除胸中的愚蠢思想，供认一种主要错误，而承认使他陷入绝望的真理。

他虽然下定决心放弃他最心爱的想法，却也需要一些时间让他对自己的不幸完全深信不疑。最后，他用充分的理由把爱情、诗歌创作及戏剧表演的任何希望都从心中彻底根除，鼓起勇气完全消灭一切愚蠢的痕迹，以及一切还使他对此恋恋不舍的东西。于是他在一个凉爽的晚上升起炉火，取出一只保藏纪念物的箱子，箱内有上百种零星物件，都是他在重要时刻从玛丽安妮那儿得来或强行要来的。每朵枯萎的花，使他想起花在她的发际还鲜艳开放的那个时刻：每张纸条使他想起她邀约他去的幸福时光，每个蝴蝶结使他想起她美丽的胸脯，即他的脑袋依偎过的可爱的安息地方。难道他以为久已扼杀的每种感觉，一定不会因此而重新活动起来吗？难道他自从与恋人诀别而克制下来的热情，不会因为这些小东西的出现而重新发挥作用吗？因为阴天里如果有一线阳光穿透出来，向我们显示晴朗时刻那鼓舞我们的光辉，才使我们觉得这时多么凄惨和难受。

因此，他目睹这些保藏很久的圣物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烟火之中。心中不无激动。有几次他踌躇不决，暂时停止，还剩下一条珍珠项链和纱围巾。这时他决定用青年时期试作的诗歌去把减弱的火势重新搅旺起来。

直到现在，他把一切东西都细心保存着，包括他最早的才智发展阶段从笔下涌现出来的东西。他把这些文字都包成一捆放在箱底，这是他希望带她一起私奔时放进去的。现在他拆开纸包与当时包扎纸包的情形多么不同：

我们如果把在某种情况下写好和密封的信寄给一位朋友，对方没有收到，信又退回到我们手里，隔了一些时候，我们拆开信看时，就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时我们拆开自己封的封蜡，同我们变化了的自我就好比同一个第三者交谈一样。我们的这位朗发也有这种强烈的类似感觉，他打开第一个包，把零乱的本子扔进火里，发出一阵熊熊的火光，正好维尔纳跨进屋来，对这片猛烈的火焰感到惊奇，就问这儿出了什么事。

“我作了一个证明，”威廉说，“我真放弃一项我没有天赋去作的手艺；”他边说边把第二包投进火里。维尔纳想阻拦他，但纸包已经烧着了。

“我看不出，你怎么要走这样的极端，”维尔纳说，“这些作品纵然算不得出色，为什么就干脆毁掉它们呢？”

“因为一首诗要么出色，要么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一个没有天赋创造最佳作品的人，就得放弃艺术，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任何诱惑。诚然，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产生某种不确定的要求，模仿他眼见的东西；然而这种要求完全不能证明，我们身上有力量把着手干的事情搞得成功。你瞧瞧那些顽童吧，每逢走钢丝的演员来到城里，他们也照样在所有的木条和木梁上来回走动，保持平衡，直到另外一种刺激再把他们吸引到类似的游戏上去。难道你在我们朋友的圈子里没有看到也有这种情形吗？每逢有某种乐器演奏能手献技，总有一些人立即开始学习这种乐器。可是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迷误了！幸而有人不久觉察到，他在主观愿望上的错误决定是力所不及的！”

维尔纳表示反对；谈话是热烈的，威廉重复他常常用以苦恼自己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朋友时，不无激动。维尔纳断言：一个人如果对某种才能只具有几分爱好和技巧，因为没有机会在极完善的程度上予以实践，就此完全抛弃它，这是不明智的。空闲的时间有的是，我们可以大大利用，逐渐搞出一点名堂来，这样使自己和别人都同样感到愉快。

我们的朋友在这点上有完全不同的意见，立即打岔对方的谈话，以十分激烈的语气说：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认为头场演出就充满全部精神的作品。可以在断断续续，东拼西凑的时间内搞出来，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不，诗人必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自己心爱的题材中去。他天生来就有极美妙的内向才能，在胸中保存着一种不断自行增长的室物，所以他不当受到外界干扰，而应同他的宝物一起过着宁静的幸福生活，这种生活是一位富翁在用堆集如山的财富也弄不到手的。瞧瞧那些人吧，他们在怎样追求幸福和愉快！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努力，他们的金钱都在不停地追逐，追逐什么呢？追逐诗人天生来就获得的东西，追逐世间的享受，追逐他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共感，追逐同许多常常互不相容的事物一起和谐地共存。

“每当世人不能把他们的看法与事物结合时，什么使得他们惶惶不安呢？享受从他们手底下溜走，所期望的东西到得太迟，一切已经达到和已经获得的东西，不能在他们心上产生欲望使我们在遥远地方所预料的那种影

响。命运使得恃人象神一样超越这一切东西。诗人看见纷乱的热情、家庭和国家茫无目的地活动。他看见误会的不可解之谜引起无法形容的破坏性混乱，其实这些误会常常只消一句话便可解释清楚。他对人类命运的悲欢怀着同情。倘使世人在日益憔悴的忧伤中消磨掉大好光阴，或者在漫无节制的欢乐中向命运迎面走去，那么，诗人的敏感和容易激动的心灵，就好比运行不息的太阳从黑夜跨步到白天，他在竖琴上以轻微的过门弹奏出欢乐与痛苦。美丽的智慧之花从他心底生根的地方怒放而出。当其他的人白昼作梦，浑身的官能都被无比可怕的想象所吓倒时，诗人则以清醒者的姿态而体验生活之梦。眼前出现的千奇百怪的东西，对他来说，既是过去同时也是未来。这么一来，诗人是教师，预言者，同时也是神和人的朋友。什么话！你要他降低身份去干一种可怜的行业吗？他生来就象一只飞鸟，要翱翔在世界之上，在高峰上筑巢，以花果为粮，轻而易举地从这一树枝跳到那一树枝，你难道要他同时象牛一样拉犁，或者象狗一样乖乖地跟踪打猎，或许甚而给锁上链条，以汪汪的吠声来保护佃户承租的庄园？”

人们可以想象得出，维尔纳是多么惊奇地倾听着，他插嘴说：“但愿人生来就象鸟儿一样，不用纺纱织布，就可以在持久的享受中过着逍遥岁月！就是冬天到来，它也能在遥远的地方轻易生活，不虞食物匮乏，不受严寒侵体！”

“诗人就在高尚事物被人更多认识的时代里生活过，”威廉大声说道，“他们应当这样一直生活下去。他们的内心既然充实起来了，需要外界的东西也就很少；他们有本事用甜蜜的、适用于任何对象的话语和旋律，向人们传达美妙的感觉，壮丽的图像，这历来就足以颠倒世界，而对才智之士来说，是一份丰厚的遗产。人们在王侯的宫廷里，在富翁的筵席前，在情人的房门口，谛听诗人的声音，而对其他一切则充耳不闻，毫不动心。如同人们漫步树丛，迎面传来夜茸动人心弦的鸣声，使他们凝神却步，赞叹这幸福的美景良辰！他们发现一个殷勤好客的世界，他们那显得卑下的地位更加抬高了他们。英雄聆听诗人的歌声，世界的征服者崇敬诗人，因为他感觉到，如果没有诗人，他的辉煌业绩只不过象风暴一样掠过大地。正在恋爱的人希望感觉到他的要求和他的享受既多样而又和谐，这只有诗人的灵心慧舌才能形容出来；倘使诗人那种能够感觉和提高一切价值的精神光辉，不照在富翁的财产和他的偶像上面，那么，富翁亲眼也看不出它们有这么珍贵。不错，随你怎么想吧，除了诗人而外，是谁创造出神，把我们提高到神的程度，把神降低到我们的程度呢？”

“我的朋友，”维尔纳沉思一会儿回答道，“我经常惋惜，你把自己这样生动感觉出来的东西竭力从你的心灵中排除出去。要是你不是干得更好一些，对自己作一些让步，而被这么忍痛割爱的矛盾心情所折磨，宁取一种纯洁的快乐而舍弃一切其他的享受，那我就大大地错了。”

“我向你承认吧，我的朋友，”威廉回答道，“如果我对你坦白，那些形象还一直紧跟着我，不管我怎样逃避，我检查我的心，从前的一切愿望还牢牢地，甚而更牢地铭记在我心里，你不觉得我可笑吗？可是我这个不幸人儿眼下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唉，要是有人向我预言：我精神的手臂不久将会粉碎，我曾用以抓向无垠之中，的确希望能抓到伟大的东西，要是有人向我预先说出这点，将会使我灰心绝望了。现在因为我已经受到了判决，已经失去了她，本来她应当象神灵那样把我引到希望之境，现在除了忍受无比剧烈

的痛苦而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哦，我的兄弟，”他继续说道，“我不否认，她曾经在我进行秘密勾当时充当系牢绳梯的铁钩：冒险者满怀希望在空中危险地摇摆，一旦铁钩断了，他就粉身碎骨地躺在他的希望脚边。现在对于我再也没有安慰和希望了！”这时他一下子跳起来，大声嚷道：“我不让这些不幸的废纸再剩下一张半张了！”他再次抓了几个本子在手里，把它们撕碎，投进火里。维尔纳想要阻止，但没有成功。“别管我！”威廉大声叫嚷，“这些无聊的废纸还顶什么用？它们对我再也没有提高和鼓舞作用了。难道还留下它们把我折磨到死吗？或许让它们将来成为世上的笑柄，既不能引起同情，也不能引起震动。我和我的命运都该死！现在我才懂得诗人的诉苦，他历经困难而成为明智的可悲人物。长久以来，我都把自己当作是不可摧毁，不受损伤的。真是可悲！现在我看出来了，一种深刻的早期遗憾再也不会消失，再也无法弥补了；我感觉出，我必须把它带进坟墓里去。不行呀！我活着时，痛苦没有一天会离开我，最后它将置我于死地，而她的情影也将留在我的心里，与我共存亡，怀念一个不值得怀念的人——唉，我的朋友！要是我说出心里话，她确实不是完全不值得怀念的人！想起她的身份，她的命运，我已千百次地原谅她了。我太残忍了，你无情地让我看出你的冷酷和狠心，拘禁着我紊乱的官能，阻止我为她及为我自己做点对我们两人都应当作的事情。谁知道，我把她置于何种境地了，后来我的良心才逐渐唤醒我，我是在绝望无助中离开了她。难道她不可以请求原谅吗？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有多少误会可以使世界混乱？有多少情况可以使巨大的过失求得原谅！我常常想到她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双肘托着腮帮。她说：这就是他向我发誓过的忠诚和爱！这无情的打击结束了我们二人缔结同心的美满生活！”他泪如泉涌，把脸伏在桌上，泪水湿透了剩下来的纸张。

这时维尔纳陷入进退维谷当中。他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迅速燃烧起来的热情。有几次他想岔开朋友的话，有几次想把话头转移到别的方向，结果枉然！他抵抗不住这股热情的洪流。不过多年的友谊毕竟没有失效。他让猛烈爆发的痛苦过去，静静地待在一边，尽量表示出真诚、纯洁的同情，这晚他们都留下来：威廉陷入默默的痛苦的回味中，维尔纳则被一种热情的新的爆发而大大吃惊了，他原以为这种热情早已彼控制，并通过忠言和热心劝说加以克服了。

第三章 威廉出外旅行——高村的业余演出舞台

经过这样的旧情复发以后，威廉多半是更热心地投身到业务和活动中去，这是最好的途径，好逃避那企图再度引诱他去的迷宫。他对待陌生人的良好态度，他轻而易举地几乎能用一切现行语言通信，给予他的父亲及其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希望，并安慰他们不用再担忧他的疾病了，其实他们始终弄不明白他这场病的原因以及打断他们计划的休息时间。他们决定让威廉再一次出差旅行，现在我们发现他骑在马上，旅行袋挂在身后，通过露天的空气和活动，感到心胸开朗起来，他逐渐接近山地，要在这里办理一些业务。

他怀着极大的愉快感觉，慢慢穿过，深谷和高山。这里他第一次瞧见悬崖矗立，溪流瀑瀑，草木铺壁，沟壑幽深，不过他最早青春之梦已经在这一带萦绕过。他目睹这般美景，又觉得自己年轻了，一切憋在心里的痛苦都被荡涤干净，他极其快活地念诵各种诗歌中的一些段落，特别是《忠实的牧人》一剧，在这荒凉地区，剧中诗句成段地涌上心头。他也回想起自己诗歌中的一些段落，吟咏起来特别满意，他用过去的一切形象使眼前的世界活跃起来，而每跨人未来一步，给他充满对重要行动和奇特事件的憧憬。

好些路人接连不断地从他背后走来，作着问候经过他的身旁，急急忙忙地穿过陡峭的小径继续进入山地，有几次他们打破了他静中的幽趣，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最后有一位健谈的游伴走近他，告诉他徒步游人众多的原因。

“到高村去，”他说，“今天夜晚那儿演出一部喜剧，整个附近地区的人都聚在一起。”

“您说什么！”威廉大声问道，“在这偏僻的山区和不可透视的森林中间，戏剧艺术居然找到一条通行的路子，从而建起一座剧场，而我也一定得去观光他们的盛会吗？”

那个人说：“要是您听出，戏剧是由什么人演出的，您还会更加感到惊奇呢！”当地有座大工厂，养活着许多人。据说工厂主远离一切社交活动，深知冬天里没有比促使他的工人串演喜剧更好的消遣了。他看不惯他们玩牌，也希望他们平常革除粗野的习惯。他们就这样来消磨漫长的夜晚。今天是老东家的生日，他们举行特殊庆祝来向他致敬。

威廉来到高村，预备在这儿过夜。他到了工厂旁边下马，原来厂主也是他名单上的一位债务人。

当他提出对方的姓名时，老翁惊讶地叫道：“啊，我的先生，您是那位正派男子的公子吗？我要多多感谢他，至今还欠他的钱。令尊大人对我一直保持这么多的耐心，要是我不赶紧爽快地还债，那就成为一个恶棍了。您来得正是时候，可以看出我办事十分认真。”

他把他的太太叫来，她也同样高兴见到这位青年郎君；她肯定威廉和他父亲的相貌很象，她抱歉说，因为今夜来了许多陌生客人，所以不能招待他过夜了。

业务很快就办理清楚了；威廉塞入一小条黄金在口袋里，希望其余的业务也进行得这么顺利。

演戏的时间快到了；人们只在恭候林务总管，最后他终于驾到，同几个

这是意大利著名的牧羊人剧，作者为瓜里尼（1590），此剧于十七和十八世纪风行全欧。歌德在青年时代，即读过意大利文的原剧。

猎人一起走了进来，受到隆重的接待。

他们被引进剧场，这是粮仓改建的，就在花园旁边。住房和剧场没有作过特别装饰，却安排得十分顶用。一位在工厂里工作的画家，原来在首府剧院作过帮工，这回把森林、街道和房间绘成背景，固然免不了有点儿粗糙。剧本是从一个流动剧团借来的，按照自己的方式作了适当剪裁。人们就是这样用以消遣。故事是两个求爱的男子玩弄花招，你争我夺，都想从保护人那儿夺走一位姑娘，由此造成各式各样有趣的场景。这是我们的朋友长久以来重新看到的第一部戏；他仔细观察了一番。戏中情节丰富，但没有刻划出真实的性格。一般说来，观众倒也感到满意和兴趣盎然。一切戏剧艺术的开头都是这样。粗俗的人只要看见眼前出现一点什么就表示满意，有教养的人则要感受，而深思熟虑则只适合于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

至于那些演员，他倒是乐于在某些地方辅导他们，只差这么一丁点儿，他们演起来就好得多了。

在默默的观察中，他受不了烟草的气味，烟味越来越浓。林务总管在戏开场后不久就点燃他的烟斗，渐渐地其他好些人也跟着吸起烟来了。总管大人带来的几只大狗的出现也大煞风景。本来它们被关在门外，可是不久它们就找到通向后门的路，跑上台去，撞倒演员，最后一起跳过乐池，奔到它们主人身边去，主人正占据着正厅中的首席。

戏剧的余兴是表示献礼。老人穿着新郎礼服的一幅画像，供在圣坛上，周围挂满花环。所有的演员都向他鞠躬致敬。最年幼的孩子，身穿白衣走了出来，念出有韵的话语，赞美全家，甚而包括林务总管在内，这时总管想到自己的孩子，感动得流出泪来。戏剧就这样收场，威廉不得不登上台去，靠拢演员看看，夸赞他们演得不错，并对于未来的演出给予一些建议。

我们的朋友在大小山区中依次完成的其余业务，并不完全都这样顺利，也并不这样使他满意。有些债务人请求延期，有些人态度恶劣，有些人拒不承认。根据他所受的委托，他得控告一些人；他必须寻找一位律师，通知律师，亲自到法庭对质，以及诸如此类的麻烦事情。

要是有人向他致敬，同样使他感到麻烦。他发现只有少数人可以让他了解一些事情；他只希望与这些人发生有益的贸易关系。由于这时不巧，下雨天到了，骑马在这些地区旅行感到无比困难。当他重新接近平地时，感谢老天爷，他看见山脚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平原，位于平缓的河流旁边，阳光中出现一座令人快活的小城市。虽然他在这城里没有业务，但是正因为这样，他决定在这儿停留几天，使自己和他的坐骑得到一些休息，马匹在泥泞的山路上奔驰实在疲累不堪了。

第四章 与菲琳娜、迷娘和勒尔特司相遇，——同菲琳娜出游——对话体的大众戏剧——走绳演员杂技团——第一次同迷娘谈话——同菲琳娜一起在猎人酒家——威廉向走绳演员赎买迷娘

威廉来到市场上一家旅店里，店里的人正乐得兴高采烈，至少是十分闹腾吧。一大群走绳的、跳跃的、耍戏法的杂技演员，在一个强壮汉子的带头下，连老婆孩子一起都搬进来了。这时他们正要准备公开亮相，接连跟别人胡闹蛮缠，一会儿同店主争吵，一会儿互相拌嘴，如果说他们的吵嘴使人不快，那么，他们取乐的表现就更加叫人难以忍受了。他在店门口犹豫，拿不定主意是离开还是留下。他把目光转向正在广场上开始搭戏台的工人。有个女孩兜售玫瑰和其他花朵，把花篮递到他的面前，他买下大束美丽的鲜花，出于个人爱好把花束改扎一番，怡然自得地加以欣赏。这时广场边另一家旅店的窗打开了，有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出现在窗口。虽然彼此相隔尚远，但是他可以看出女方脸上露出温婉的笑容。她的金黄头发随随便便地披散在脖子周围，她似乎在口头看这位陌生男子。过了没有多久，一个系条理发围裙，着白前克衫的男童跨出那家店门，直朝威廉走来，对他打个招呼，说：“窗口那位女士让我问您，愿不愿意把鲜花转让部分给她？”威廉回答说：“愿全部奉献，”立即把花束递给轻松愉快的使者，同时向美人儿致意，她友好地回敬一礼，从窗口退回去了。

他对这次献殷勤的奇遇，不断沉思，爬上楼梯回到自己房里去，这时有个年轻的人儿向他迎面蹦跳过来，立即引起他的注意。短短的丝绸小背心，开叉的西班牙式袖子，有褶裥的紧腿长裤，使孩子显得可爱极了。长长的黑发分别编成发髻和发辫盘绕在头上。他惊讶地凝视着这身形，分辨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可是不久他就肯定对方是后者。因为她打他身旁走过，他伸手拦住她，祝她白天好，问她属于什么人。其实他早就可以看出，她是杂技团当中的一员了。她用炯炯有神的乌黑眼睛斜瞟他一眼，摆脱他的手，一声不吭，跑进厨房里去了。

他爬上楼梯时，发现宽敞的前厅里有两个男子在练习击剑，或者不如说是在互相尝试他们的技巧似乎更恰当些。其中的一位显然是住在这儿的杂技团中人，另外的那位看去没有那么粗野。威廉打量着他们，有理由对他们两人表示钦佩，过了不久，黑须的强健斗士离开战场，另外一位却彬彬有礼地把剑递给威廉。

威廉回答说：“如果您愿意收下一个弟子加以指教，我是很乐意向您讨教几招的。”他们格斗起来，陌生汉子虽然比初学者优越得多，却十分有礼地保证，一切只是练习；威廉的确也表现出，他以前曾从一位优良而认真的德国击剑师学习过。

他们的谈话被一阵喧哗声打断了，这时五光十色的杂技团团员从旅店出发，为了把戏剧通知全城，引起人们对他们艺术的渴望。杂技团团长骑马跟在一位鼓手的身后，团长身后有一位女舞蹈员，胸前抱着一个用锦带和闪光饰物打扮起来的小孩坐在一匹类似骨架般的瘦马身上。其余的团员徒步跟在后面，其中有几人把孩子轻松而舒适地驮在肩上，看去动作惊险，在这一批人中，那个年轻黑发的忧郁女孩重新唤起威廉的注意。

小丑在拥挤的人群中跑来跑去，逗人发笑，时而吻这个女孩，时而又拍打那个男孩，说些明白易懂的笑话，散发纸条，在人群中唤起难以抑制的、

都想跑近打量他的好奇心。纸条上印好广告，标明杂技团里各式各样的杂技，特别突出一位纳尔齐斯先生和一位兰琳纳特女士，两人作为主角聪明地不走在队伍里面，以便显示高贵的外观，唤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心。

队伍经过时，那位美丽的女邻居又出现在窗口，威廉没有错过机会，立即向他的伙伴打听她是什么人。这个男子——我们暂且把他叫作勒尔特司——自告奋勇陪伴威廉到她那儿去。“我和这个女子，”他含着微笑说，“原是一个散伙剧团的剩下来的人员，不久以前，剧团在这儿解散了。这个地方的风景打动了我们，我们愿在这儿呆一些时间，把凑合起来的少数现款安闲地花光，等到有个朋友出外为他和我们寻找一个栖身的地方。”

勒尔特司立即把他新认识的男子伴送到菲琳娜的门口，他叫威廉暂等一会儿，自己到邻近商店去买些糖果。“您一定感谢我吧，”他回来时说，“我让你认识一位规矩的人儿。”

女子穿着轻便的高跟拖鞋，从房间里向他们迎面走来。她在白色晨眼上披一件黑披风，正由于晨服并不十分清洁，却给她一种家常的舒适外表：她那短短的裙子让世人看见她玲珑可爱的双脚。

“欢迎您光临！”她大声向威廉说，“请接受我对美丽鲜花的感谢吧。”她用一只手挽着威廉走进房间，另一只手把花束按在胸前。

他们坐下来以后，开始闲聊，她却巧妙地转移话题，勒尔特司把炒杏仁倒在她的怀里，她立即开始吃起来。“您瞧，这位青年多么孩子气！”她大声说；“他打算说服您，认为我是个好吃零食的人，其实他自己才是不享用一点儿好吃的东西就不能过日子。”

“您让我们都承认吧，”勒尔特司回答，“我们在这方面以及好些其他方面，彼此都爱互相结伴。例如，”他说，“今天是好天气；我想我们不妨出去散步，在磨坊那儿进午餐。”菲琳娜回答说：“好极了，我们得给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变点小小的花样。”勒尔特司一下子跳开了，他从不慢慢地走路。威廉打算向家一会儿，好把头发梳理一番，他自从旅行回来，头发一直是乱糟糟的。“您可以在这儿梳理呀！”她说，立即叫小男仆来，逼着威廉老老实实地脱去上衣，穿上她梳妆打扮用的外衣，当着她的面理发。“我们不好耽误时间呀，”她说，“我们不知道，还能在一起呆多久。”

男童更多地显得倔强和不耐烦，而不是笨拙，他的动作并不高明，尽拉扯威廉的头发，似乎没完没了。菲琳娜好几次呵斥他淘气，最后再也忍耐不住，把他推开，赶出门去。这时她亲自来担任理发操作，以非常轻巧的技术，把我们朋友的头发卷曲起来，不过她似乎也显得并不着急，一会儿怪自己的工作这样不对头，一会儿又怪那样没作好，于是她的膝头不可避免地碰着他的膝头，花束和胸脯贴近他的嘴唇，使得他不止一次地受到诱惑，想在上面亲吻一下。

威廉拿起一把刮粉小刀刮去额上的粉渍，她向他说：“塞进口袋里去，留作纪念吧。”这是一把精美的刮刀；刀的钢柄是镶嵌过的，上面刻有亲切的话语：“怀念着我。”威廉把它带在身边，向她感谢，并请求允许他回赠一个小小的礼物。

这时他们都准备好了。勒尔特司雇来马车，一次非常有趣的旅行开始了。

联想李白诗句：“越女脚如霜，不着鸦头袜。”点到为止，着色太多，则流于猥亵。

菲琳娜对每个向她乞讨的穷人从车窗里掷出一点钱去，又立即用快活和友好的话语大声招呼。

他们刚刚到达磨坊，订下一顿饭菜，门口传来了音乐声。这是一些矿工，他们在齐特琴和打击乐器的伴奏下，用活泼刺耳的声音唱出各种各样优美的歌曲。过不了多久，朝这儿涌来的人群环绕他们组成一个圈子，听众从窗口发出喝彩声。他们发现人们的注意以后，就把圈子扩大，似乎在准备最重要的节目。经过短暂的休息，一位矿工手拿锄头登场，表演采矿动作，其他的矿工则演奏严肃的曲调。

过了不久，有个农人从群众中走出来，打着手势侗吓那位矿工，意思是叫他离开这里。观众对此感到惊奇，后来才认出那是一个化装成农人的矿工，他开口用朗诵的口气责骂对方，胆敢在他的田地上挖掘。矿工却镇定自若，开始教训农人，声称自己有权在这儿开采，告诉对方一些起码的采矿知识。农人听不懂陌生的术语，提出各式各样愚蠢的问话，观众觉得自己比他聪明一些，发出开怀的哄笑。矿工试图教训对方，向他证明：如果把乡村的地下宝藏挖掘出来，最后他也会得到好处。农人开始威胁着要揍对方，慢慢地平静下来，最后他们成为好朋友互相分手；然而矿工是以最最体面的方式退出这场争执的。

威廉在就餐时说：“我们从这短短的对话中，得到十分鲜明的例证：剧场对所有的阶层将是多么有益，国家本身从而获得多少好处，只要我们把人的行为、营业和事业的善良而值得赞美的方面，搬到舞台上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本身不得不尊敬和保护他们。可是我们现在只表现人的可笑的方面：喜剧作家好象是个幸灾乐祸的监督员，他到处对同胞的缺点明察秋毫，能给他们粘上一点儿污点，就显得乐不可支。对于政治家来说，通观所有阶层的自然相互影响，并指导有足够幽默的诗人从事工作，难道这还算不得舒适而值得尊重的工作吗？我深信通过这种途径将会构思出好些十分有趣，同时也是有益和愉快的剧本。”

勒尔特司说：“我闯荡江湖以来，到处都只看见有人在禁止、阻碍和拒绝；很少在要求、促进和酬劳。他们让一切东西在世上通行，直到发生有害的影响为止；于是他们就大发雷霆，横加干涉。”

“别对我提什么国家和政治家吧，”菲琳娜说，“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戴假发的人，不管他们怎么戴，我一看见，手指就发生痉挛，已不得一下子把这尊贵先生的假发揭下来，让他光着秃头在室内四处蹦跳，引起哄堂大笑。”

菲琳娜十分出色地唱出几支愉快歌曲，借此中止谈话，催促快快回去，不要耽误晚上观看走绳杂技员的技艺。她在回去的路上，继续对穷人表示慷慨大方，滑稽到了放肆的程度，因为她和旅伴的钱都用完了，最后她把自己戴的草帽抛给一位女孩，把自己的围巾从窗里抛给一位老抠。

她邀请两位伙伴到她的寓所里去，据她说，从她住房的窗口看露天演出可以比别家旅店更清楚一些。

他们到达寓所时，发现戏台已经搭好，用壁毯把背景也装饰起来了，弹性跳板已经安好，保险绳缩牢在柱头上，钢绳在支架上空绷得紧紧的。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略有身份的观众占据着窗口。

丑角开始搞些噱头，使观众不断发笑，引起会场上人的注意和浓厚兴趣。有几个孩子把身体扭曲得特别厉害，这种软动作的表演时而引起惊奇，时而

引起恐怖，威廉按捺不下自己深刻的同情心，尤其是那个费了不少气力做出稀奇古怪姿势的孩子，他看了头一眼就怀着同情。可是不久滑稽的跳跃演员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开始是个别地、接着是一个接一个地，最后则是大伙儿一起向前向后在空中翻筋斗。全场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呼声。

不过这时人们的注意转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象上去了。孩子们要一个接一个地踏上钢绳，开始是一些艺徒，让他们通过练习延长表演时间，同时把技艺的困难尽量显示出来。也有几个男子和成年女子表现出相当的技巧。然而这还比不上纳尔齐斯先生和兰琳纳特女士。

最后这两人终于从高悬的帐篷式的红色帷幕后走出来，用他们优美的身材和雅致的装饰，满足了观众至今憧憬着的希望。他是个活泼的小伙子，中等身材，黑眼睛和一条坚挺的发辫；她的身材在优美和结实上也不亚于他；两人先后以轻巧的动作、跳跃和奇特的姿势出现在钢绳上。她的轻盈，他的大胆，精确地表演了他们的艺术技巧，每一步和每一跳都提高了观众的普遍兴趣。他们庄重的举止，以及别人对他们表面上的关怀，提高了他们的威望，仿佛他们是整个杂技团的老板和大师，每个人部认为他们当之无愧。

群众的热情传给那些窗口的观众，女士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纳尔齐斯，男士们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兰琳纳特。群众大声欢呼，比较文雅的观众也禁不住鼓起掌来，他们方才还对丑角哈哈大笑。当杂技团中有人出来收钱，手拿锡盘挤过人群，少数几个人趁机溜走了。

“我觉得他们干得不错，”威廉对靠在他身边窗口的菲琳娜说，“我佩服他们的聪明，居然懂得把微小的杂技节目安排在恰当时候，逐渐受人重视，以及怎样把孩子们的笨拙活动与优秀演员的精湛技巧结合起来，这样才唤起我们的注意，使得我感到十分惬意。”

群众渐渐地散去了，广场显得空荡荡的。这时菲琳娜和勒尔特司正在争论有关纳尔齐斯与兰琳纳特的相貌和技巧，互相嘲弄。威廉瞧见那个神奇的孩子站在那些正在街上游戏的孩子旁边，他叫菲琳娜注意，她立即热情地呼唤那个孩子，向她招手，孩子迟疑着不肯来，于是她哼着调子笃笃地走下楼梯去，亲自把孩子带上来。“这是个谜，”她大声说，同时把孩子向门口拉去。孩子站在进口地方，好象打算立即再溜出去，她把右手按在胸口，左手放在额前，深深地鞠躬。“别害怕，亲爱的孩子，”威廉边说边朝她走去。她用惶惑的目光对着他，走近了几步。“你叫什么名字？”他问，——“他们叫我迷娘。”——“你有几岁了？”——“没有人计算过。”——“你的父亲是谁？”——“大鬼死啦。”

“喏，这真是奇怪得很！”菲琳娜大声嚷道。他们还问了孩子一些别的事情；她用结结巴巴的德语回答，表情是出奇的庄重，每次她都把手放在胸口和额头上，深深地鞠躬。

威廉对她百看不厌。他的眼睛和心都毫无抵抗地被这个人儿的神秘莫测的状况吸引住了。他估计她不过十二、三岁，她的身材长得好，不过四肢尚未发育完全，将来会长得更健壮些，或者预示她的成长已经停顿，她的外形显得不匀称，但引人注目；她的前额充满神秘意味，她的鼻子长得关极了，

原文 *Migllon* 原是法文，于十八世纪始见于德文，与德语 *Lleh Ing* 一词相当，即心爱者或宠儿之意。迷娘的身世在韦未才揭露出来，她曾发誓不向人吐露身世，所以真姓名始终是谜。她是书中的浪漫式的悲剧人物，身世和经历之凄惨，更甚于中国《红楼梦》中的香菱。

她的嘴始终显得十分天真可爱，虽然就她的年龄说来，似乎闭得太紧一些，有时嘴唇向一边微微牵动。褐色的面容由于用脂粉化妆的缘故几乎看不出来了。这个形象给予威廉以无比深刻的印象，他还一直凝视着她，默默无言，忘记了在场的人对他的注意。菲琳娜把他从出神状态中唤醒过来，同时把剩下的糖果递了一些给孩子，打手势叫她出去，她象方才那样鞠了一躬，闪电似地跑出门外去了。

现在时间到了，这几位新认识的友人不得不在晚上分手，不过他们事先约好明天再来一次旅游。他们打算换一个地方，在邻近的猎人酒店进午餐。威廉今晚还说了一些博得菲琳娜赞美的话，勒尔特司对此只是简短而漫不经心地回答。

第二天，他们再一次练习一小时的击剑以后，就到菲琳娜住的客店去，到了店前，他们看见预订的马车已经开动了。威廉看见马车驶去，感到多么惊讶，尤其厉害的是在家里碰不到菲琳娜。听人说。她同几个今早新到的陌生人一起坐上车去，就同他们一块儿开走了。本来我们的朋友觉得有她作伴非常有趣，这时掩藏不住心里的烦恼。勒尔特司对此哈哈大笑说：“她这样作才合我的意！这才显出她的本色！我们还是径直朝猎人酒店走去吧；不管她在哪儿都一样，我们不愿为了她的缘故耽误自己的游玩。”

威廉在途中继续责备这种反复无常的举止，勒尔特司则说：“只要某一个人忠实于自己性格，我就发现不出什么反复无常。她如果打算作点什么，或者答应某人一点什么，那也只是在默而不言的条件下，就是实现意图或遵守诺言对于她也是舒适的。她喜欢赠送人东西，然而人们也得经常准备着把礼物还给她。”

威廉回答说：“真是奇特的性格。”

“倒也谈不上什么奇特，不过她不是一个虚伪的女人。因此我才喜欢她，不错，我是她的朋友，因为她在我面前表现出女性是这样纯洁，我本来有许多理由憎恨女性。在我看来，她是真正的夏娃，女性的祖先；所有的女性无不如此，不过她们不肯说出口来罢了。”

在好些谈话中，勒尔特司非常热烈地倾吐他对女性的憎恨，却没有说出什么理由。这时他们来到林中，威廉怀着恶劣情绪跨步进来，因为勒尔特司的发言让他口忆起同玛丽安妮的关系，一切又宛然如在目前。他们发现离此不远的地方，在一株老树下面，有一泓浓荫掩蔽的泉水，菲琳娜一个人坐在一张石桌旁边。她唱一支快活的小调迎接他们，勒尔特司询问她的同伴在哪儿，她大声说：“我美美地给他们带了头，我算把他们捉弄够了，真是活该。我在半途就考验他们是不是慷慨大方，这时我才看出来，他们原来是一伙吝啬鬼，我立即决定惩罚他们。我们到达后，他们就问招待员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招待员象平常一样，鼓动生花妙舌，历数现有的及超出现有的东西。我看见他们显得尴尬，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结结巴巴地打听多少价钱。‘你们怎么考虑了这么久？’我大声说，‘安排酒席是妇女的事情，你们就让我来张罗吧！’接着我就订了一份荒唐透顶的中餐，有几道菜还得派人到邻近地方去采办。招待员听到我美言几句就成了我的亲信，终于帮我的忙，我们就这样拿一席豪华盛宴吓破了他们的胆，于是他们干脆决定到树林里去散步，大概是不可能回转来了。我对自己这一手绝招笑了一刻钟，每想到那些可怜的嘴脸，就笑不可止。”在就座时，勒尔特司想起类似的情形，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有趣的故事，误会及诈骗行为。

有位和菲琳娜在城市认识的青年男子，带着一本书悄悄穿过树林，来同他们坐在一块儿，极口夸赞这片美丽地方。他要她注意潺潺的流泉，摇曳的树枝，从林间透射进来的阳光及鸟儿的歌唱。菲琳娜唱一首杜鹃小调，来人听得并不惬意，一会儿就告别了。

他一走开，菲琳娜就大声叫道：“我巴不得再也听不到什么自然界和自然景象了，没有什么比当面计较享受的娱乐更叫人难受。只要天气好，人们就去散步，只要奏起乐来，人们就跳舞。可是什么人有一刹那想到好天气和音乐呢？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舞蹈者，而不是小提琴，正视一对美丽的黑眼睛，就使一对蓝眼睛感到无比舒服。与此相反，至于什么泉水井水呀，又老又朽的菩提树呀，这顶什么用呢！”她这样说时，正视一眼坐在对面的威廉的眼睛，他抵抗不住，至少这一眼直扣他的心扉。

“您说得不错，”他带着几分局促的神情说，“人对人才是最有趣的东西，也许只有人才完全使人感到兴趣。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东西，或者只是我们生活的要素，或者是我们使用的工具。我们对这些东西纠缠得越久，注意得越多，关心得越厉害，那我们对本身价值的感情及对社会的感情就变得越来越弱。凡是极端重视园圃、建筑、衣服、装饰或者任何一种财物的人，就不大爱交际，很少帮助别人；他们眼里看不见人，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爱人和团结人。我们在舞台上不是也看见这种情形吗？一个优秀的演员很快就使我们忘记可怜的舞台布景，与此相反，最漂亮的舞台才更加使人感觉出优秀演员的缺乏。”

饭后，菲琳娜坐到树荫掩映的草坡上去。两个男友必须给她采来大把鲜花。她扎了一顶完整的花冠，戴在头上，她显得无比的娇媚。花儿还够扎另一个花冠；她也着手编制这个花冠，可是现在是两个男子坐在她身边。等到花冠在各式各样的玩笑和暗示之下编成以后，她以极其优雅的姿态把它按在威廉的头上，不止一次地移动它，直到看上去端正合适才放手。勒尔特司说：“看来我是一无所得了。”

“绝不，”菲琳娜回答。“你们两人完全不用抱怨。”她说从头上取下她的花冠，把它戴在勒尔特司头上。

“要是我们两人是情敌，”勒尔特司说，“我们可能争斗得很厉害，究竟你在两人当中最爱哪一个。”

“你们真是活傻瓜，”她回答道，同时向勒尔特司弯下腰去，凑嘴过去给他亲吻，但又立即转过身来，伸臂抱紧威廉，给他唇上一个热情的吻。“哪个滋味最好？”她调皮地问。

“妙不可言！”勒尔特司叫道。“这似乎一点儿苦味也尝不出来。”

“很少，”菲琳娜说，“任何人只要不妒忌、不固执、老实享受礼物就好。现在我还有兴趣，”她大声嚷道，“跳一个钟头的舞，然后我们大概又得去瞧我们的杂技演员了。”

他们转回家去，听见那里传来音乐的声音。菲琳娜本来是个优秀的舞蹈员，她给两位伙伴打气。威廉倒也不笨，不过缺少技巧训练。于是他的两位朋友决定给他上课。

他们迟到了。走绳演员已经在开始演技。广场上出现许多观众，可是他

德文 Kuckuck 是杜鹃，转义为鬼，ZumKuckuekgohen 意为快快滚开，或见鬼去吧。此处杜鹃小调显然富有讽刺意味。

们下车时注意到一片喧哗声，它吸引了许多人涌向客店大门口去，威廉正好来到那儿。威廉跳了过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当他从人群中挤过去，怀着惊恐的心情，看见走绳杂技团的老板抓着那个可爱的孩子的头发，使劲从屋里拖出去，残酷地用鞭柄毒打她那弱小的身躯。

威廉闪电一般朝那个男子扑了过去，伸手抓着他的胸脯。“放开孩子！”他大声叫喊象一个疯子，“要不，我们两人当中就得有一人躺在这儿。”同时他使出愤怒所给他的力量，扼紧那个家伙的咽喉，对方怕被扼死了，放开孩子，试图防御向他攻击的人。原来有些人虽然同情孩子，却不敢挺身而出斗争，这时立即抱着杂技演员，夺下他手里的鞭子，用许多骂人的话吓唬他。现在这个男子只好使用嘴巴作武器，开始厉声威胁和咒骂，说这个偷懒的废物不肯尽她的责任；说她拒绝跳蛋舞，这可是向观众许诺下来的，他要揍死她，没人拦阻得住他。他力图挣脱众人的手，寻找躲藏到人群中去的孩子。威廉拖他回来，大声叫道：“在你没有向法庭交代清楚你是从哪儿把这个孩子拐骗来以前，你既不许看她，也不许动她；我要你把一切都吐露出来，你逃不出我的手。”威廉在激动当中说出这番话，没有经过思考，也没有意图，而是出自一种模糊的感情，或者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说是出于灵机一动吧，一下子却使那个愤怒的男子安静下来。他叫道：“我拿这个废物来干吗！您把她穿衣服花的钱付给我，您就可以保留她，今晚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接着他就忙着把中断了的演出继续下去，用几种重要的杂技来平息观众的骚动。

事态安静下来了，从这时起，威廉千方百计地寻找孩子，却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有些人跑到邻家的阁楼去寻找，有些人爬到屋顶去寻找。他们把各个地方都寻遍了，才不得不安下心来等待，看她是不是自动回到这儿来。

这时纳尔齐斯回家来了，威廉向他打听孩子的命运和身世。他毫不知情，因为他来杂技团不久，相反，他以极其随便和无比较轻率的语气讲述他本身的命运。威廉祝福他受到巨大的欢迎，他本来应当高兴才是，可是他的表示十分冷淡。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人们嘲笑我们，而赞赏我们的艺术，可是我们并不由于非常热烈的掌声而变得稍好一些。老板付钱给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才应付得了。”接着他就告了假，打算赶快离开。

问他这么快就赶到哪儿去，这位青年男子含笑承认：他的身段和才能使他赢得比广大观众所给的更可靠的欢迎。他收到几位女士的来信，她们十分热烈地要求更进一步认识他，而他担心从事这类访问在半夜以前是完不了的。他继续以极坦率的态度讲他的冒险行动，要不是威廉拒绝听下去，客气地请他离开，他会把姓名、街道和住房都明说出来。

勒尔特司这时候和兰琳纳特攀谈上了，他向她保证：她完全配作一位妻子留下来。

现在关于孩子的问题正在同老板交涉，老板是个黑胡须的、性情急躁的意大利人，他愿以三十个银币的代价，把孩子让给我们的朋友威廉，而他就完全放弃自己的要求。但是他关于孩子的身世不愿多谈，只说他在哥哥死后把孩子接收下来的，哥哥以非凡的技艺被人叫作“大鬼”。

第二天大半时间都花在寻找孩子上面。人们徒劳无益地寻遍了本家及邻家房屋的一切角落，孩子始终不见踪影，人们担心她会不会跳水自尽或者寻别的短见。

菲琳娜的魅力也转移不了我们朋友内心的不安。他度过可悲的、沉思的

白昼。到了晚上，杂技和舞蹈演员都拼命卖力，尽量博得观众的喝彩，但也不能使他的情绪开朗，驱散眼前的愁云。

由于邻近地区的人蜂拥前来，会场人数急剧增加，喝彩也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到无以复加了。跳过刀剑、穿过纸底圆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个强壮的汉子把头脚抵在几把分开的椅子上，肚皮悬空拱起，上面安放一具铁砧，几个身材结实的铁匠徒工在砧上打造出一只马蹄铁，这情景造成普遍的惊骇、恐怖和惊奇。

还有所谓海格立斯的神力显示，也是当地人没有看到过的：一排男子的肩上站着另一排男子，再由妇女和少年人一层层站上去，最后形成一座活的金字塔，塔尖是一个倒立的孩子，象征圆顶和风信旗，这使得全部演出胜利结束。纳尔齐斯和兰琳纳特坐在轿里，让人抬在肩上穿过本城最讲究的街道，引起群众的大声欢呼。人们向他们抛掷绸带、花束和丝帕，蜂拥上前，欣赏两人的风采。凡是亲眼见过他们的人，或是被他们投以一瞥的人，就觉得幸福无量。

我们的朋友威廉叹息道：“哪一个演员，哪一个作家，甚而哪一个普通人，如果随使用一句高尚的言词或者一种善良的行动就造成这样普遍的印象，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在他愿望的顶峰上炫耀自己呢？如果人们把善良、高尚、适合于人类的感情，象闪电一般快地扩散，在人民当中引起象这些杂技演员通过肉体技巧所达到的欢乐，这该是多么宝贵的感受啊！但愿人们把一切人性的同情给与群众，激发和触动他们对幸福与灾祸，聪明与愚蠢，以至于荒唐与胡闹的想象，使他们呆滞的心肠变得自由、热烈而纯洁地活动起来，那有多好！”菲琳娜和勒尔特司似乎都不高兴把这种谈话继续下去，于是他只好单独陷入这种心爱的沉思中，直到深夜，他绕城徘徊，无比热烈、无比自由地驰骋着解放了的想象力，他追求他从前的愿望，要把善良、高尚、伟大的东西，通过戏剧象征性地表现出未。

第五章 梅林纳夫妇到来

第二天，当那些走绳演员大吵大闹地离开以后，迷娘立即重新出现，向人迎面走来，这时威廉和勒尔特司正在大厅里继续练习击剑。威廉和气地问：“你藏在哪儿了？我们为你担了不少心。”孩子没有回答，只是瞧着他。勒尔特司大声说：“你属于我们了，我们用钱买了你。”——“你付了多少钱？”孩子干巴巴地问。——“一百个杜卡特，”勒尔特司回答；“如果你还得出，你就可以自由。”——“这是很多钱吧？”孩子问。——“哦，不错，你尽可以放心地演出了。”——“我愿意服务，”她回答。

从此刻起，她就仔细注意侍者怎样为这两位朋友眼务，第二天她再也不让侍者进房来了。她亲自动手承担一切，作起事来虽然缓慢，有时也显得不够灵活，但是十分认真和仔细。

她经常站在水桶边，一个劲儿地用力洗脸，几乎快把脸蛋都擦破了。后来勒尔特司逗趣地盘问她，才知道她非要洗净颊上的脂粉不可。她干得那么起劲，通过磨擦，脸上现出红晕，她还把平静下来以后，显出美丽的褐色面容，加上几分红润，更增妩媚。

由于菲琳娜的迷人的魅力，更多的还是由于这个孩子的神秘性质，威廉不得不承认自己被吸引住了。他在这个古怪的团体里度过各种不同的日子，他为自己辩解，说是在努力练习击剑和舞蹈，以后不容易再碰到这种机会了。

有一天他看见梅林纳夫妇到来，既感到几分惊讶，又感到相当高兴。夫妇俩快活地打个招呼以后，就打听女经理和其他演员的消息，他们无比吃惊地得知，女经理早已远离此地，而剩下的少数演员也四处星散了。

这对青年夫妇结婚以后——我们知道威廉帮过他们的忙——到过几个地方去寻找工作，始终没找到，终于被指引到这个小城来，原来他们在半途碰到几个人，这些人说是在这儿看见过一座美好的剧院。

菲琳娜认识梅林纳太太和先生以后，坚决不让热情的勒尔特司喜欢这对夫妇。他们巴不得新来的人立即离开，威廉虽然再三保证，说夫妇俩都是好人，却也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说穿了是我们三位冒险者至今的愉快生活，由于团体的扩大而受到多方面的干扰：梅林纳先生与菲琳娜住在同一家客店，他一到客店就讨价还价，苦苦纠缠。他想用少数的钱得到更好的住宿，更丰富的膳食及快速的服务。不久店主和侍者就露出难看的脸色。其他的客人为了过得快活，一切都不在乎，付钱爽快，不愿再去想已经消耗掉的东西，而梅林纳照例立即更动膳食单，随时都得从头再来审查一遍，于是菲琳娜毫不客气地把他叫作反刍动物。

对这位快活的姑娘来说，梅林纳太太更加讨厌，这位年轻妇人并不是没有教养，而是完全缺少才情。她朗诵得不算坏，也常常想朗诵：但是人们很快就觉察出，她只是念诵个别章节的字句，表达不出整体的感情。话虽然这么说，她并不轻易得罪任何人，尤其是对待男子。与她交往的人通常都认为她善解人意。她是可用一句话来表示的**工于揣摩**的女人；凡是她认为值得重视的友人，就特别留心奉承，尽量深入体会对方的思想，一旦这些思想完全超出了她的水平，她会欣喜若狂地把这当作新的现象来接受。该说话时她懂

欧洲古时金币名称。

事见本书第一卷第十三章。

得说，不该说话时她懂得缄默，虽然她存心不恶，却十分注意别人的弱点。

第六章 梅林纳的剧院计划——迷娘为威廉服务

梅林纳在这段时间里详细打听上届经理处遗留下来的破旧事物。布景和道具都转移到了几个商人的手里，有位公证人受了女经理的委托，如果遇到爱好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由出卖。梅林纳想细看一下这些东西，拉着威廉同他一起去。房间给他们打开了，威廉感觉到了某种兴趣，他自己却不便承认。尽管布景已经污渍斑斑，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什么土耳其的、异教的衣服，滑稽的男衫女裙，魔术师、犹太人及教士穿的道袍，看去都不成样子了，然而他却按捺不下一种感觉，仿佛他在一家类似的旧货店附近找到他生活当中最幸福的时刻了。如果梅林纳能够看穿他的心意，他会慷慨解囊，拿出一笔钱来解放，安装及复活这些分散的肢体，使其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梅林纳大声叹息道：“要是我身上有两百个银币，我将成为一个多么幸福的人啊！我可以买进剧场开幕所需的首批东西，很快我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剧团，立即在这座城市及这一带地区演出，肯定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威廉默然，两人沉思着离开这些重又封闭起来的宝物。

从这个时候起，梅林纳不谈别事，只谈怎样建立一座剧院所需的设计和建筑，以及他本人可以从中得到的好处。他试图唤起菲琳娜和勒尔特司的兴趣，又建议威廉拿出钱来，并接受担保。威廉在这个时机才明白看出，他在这儿不该呆得这么久，他表示歉意，打算着手准备，继续旅行。

在这段时间，威廉发现迷娘的外貌和气质越来越动人。这孩子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有点特别。她上下楼梯不是用脚走，而是用脚跳；她爬到走廊栏杆的另一边去，一转瞬间她又坐在榻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威廉也发觉出，她对每个人招呼的姿势不同，好些时候以来，她是用按在胸脯上方的手臂向他致敬。有些日子她一声不吭，有时她对各种问题回答得比问的多，听来总是觉得古怪，不过分别不出，她是说笑话，还是对语言的无知，因为她说得结结巴巴，说的德语总是夹杂着法语和意大利语。她孜孜不倦地当差，随着太阳一早起身。不过到了晚上，她及时就寝，睡在一间房里的光地上，任凭人怎么劝说，她都不肯接受床或草垫。他常常发现她在洗涤。她的衣服也异常清洁，不过统统都缝补过两三次了。有人还告诉威廉。说她每天一大早就去作弥撒。有一次他跟着她，看见她拿着念珠串跪在教堂的角落里，虔诚地祈祷。她没有发觉他；他走回家去，对这个人儿作了各种推测，可是在她身上总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由于梅林纳又在催促要钱，赎回多次提到过的舞台道具，就更加促使威廉决定离开此地。他想趁今天的邮车之便，给他久未通信的亲人写封信，他果然开始写信给维尔纳，讲述他的历险经过，可是他下笔时不知不觉地多次背离真实，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这时他厌烦地发现信纸背面写有几句诗，他认为这是梅林纳太太从他的记事本上抄下来的。他气冲冲地撕碎信纸，把重写的自白书推到下一班邮期。

第七章 新的演员到来——关于玛丽安妮的片断消息

我们的朋友们又一次聚在一起，菲琳娜极其注意打门前经过的任何马匹及任何车辆，她无比热情地高呼：“我们的书呆子！我们最最心爱的书呆子到了！他身边的人是谁呢？”她边叫边从窗口向外招手，车子停了下来。

一个身材矮小的穷鬼，从他那褴褛的灰褐色上衣，质地粗劣的贴身衣裤上看，人们会当他是惯于在学院里发霉发臭的教师，他从车上爬下来，向菲琳娜脱帽致敬，露出粉渍斑斑，却十分坚挺的假发，菲琳娜用手向他抛了上百次飞吻。

如果说，她把喜爱一部分男子同时也享受他们的喜爱当作是快慰，那么，她在另一方面也常常尽可能为自己寻得不比这少的开心，这就是她对待眼前不喜欢的其余的人，用极其轻佻的方式捉弄他们。

她欢迎老朋友掀起一片闹嚷声，使人忘了去注意跟在他身后的人。不过威廉觉得似乎认识那两个女子及同她们一起进来的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不久就果然发觉出来，原来几年以前，在家乡城市演戏的剧团里，他多次看到过他们三人。两个女儿在这期间长大了，不过老人的样子没有多大变化。他平常总是扮演爱吵闹的好心肠的老人。这样可以不使德国剧场冷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碰到这美人。因为我们德国人的性格是干好事不讲排场，他们很少想到另外一种法子，就是用秀丽和优雅的方式来贯彻公道，所以他们在矛盾精神的驱使下容易犯错误，于是就通过一个牢骚满腹的人来把他们的最可爱的品德烘托出来。

说到这种角色，我们的演员演得很好，而他总是专演这种角色，于是他就培养成一种相似的态度，这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来。

威廉认出他以后，心情十分激动，因为他回想起，常常看见这个男子在舞台上站在他心爱的玛丽安妮身边；他曾听到过他骂人，又听到过她那讨好奉承的声音，她曾用这种声音对付那个男子扮演的一些粗鲁角色。

他们对新来的人首先急于要问的是，外面是不是可以找到或有希望找到落脚的地方，得到的回答可惜是否定的，他们不得不听到，他们所探听的剧团被占领了，其中一些人甚而由于担心面临的战争不得不各奔东西。大嗓门老人同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由于厌恶当地情形，愿意变换环境，就放弃了对他有利的聘请，他在半路上碰到书呆子，就同他雇了一辆车到这里来，果然不出所料，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当其他的人在热烈谈论自身事情的时候，威廉只是默默沉思。他希望单独同老人谈话，又希望又害怕听到玛丽安妮的消息，陷入极度不安中。

两个新来女子的楚楚动人的样儿，也不能使他从梦境中惊醒过来；不过有一次争吵引起他的注意。原来平常伺候菲琳娜的那个金发男童弗德里希，这回坚决不肯铺桌布和端饭菜。他大声叫道：“我只有义务伺候您，但不是伺候众人。”他们因此陷入剧烈的争吵。菲琳娜坚持他非尽责不可，他顽强抗拒，于是她毫不客气他说，他可以到他想去的地方去。

“您或许认为我离不开您吗？”他叫嚷道，倔强地走开，收拾起一捆东西，立即从屋里冲出去了。“去吧，迷娘，”菲琳娜说，“给我们弄点需要的东西来；告诉侍者，你也帮助伺候！”

迷娘走到威廉面前，用她那简短的口气问：“我该作吗？我可以作吗？”威廉回答道：“女士叫你作什么，你就作吧，我的孩子。”

女孩张罗一切，整个晚上细心伺候所有的客人。饭后威廉找老人同他单独去散步，他如愿以偿了，问过与对方有关的一些近况以后，谈话转到从前的剧团身上，最后威廉大胆问到玛丽安妮。

“别对我提起这个令人厌恶的人物！”，老人大声说，“我发过誓不再想她了。”威廉对这种表示大吃一惊，然而听到老人继续垢骂她的轻佻和放荡，就陷入更大的难堪状态。我们的朋友多么想打断谈话，可是他又不得不忍受这个奇怪男子连吵带骂的宣泄。

“我惭愧，”老人接着说，“我曾经那么喜欢过她。不过要是您进一步认识这个女孩，您一定会原谅我。她是那样听话，自然而善良，那样讨人欢喜，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过得去的。我绝想不到，厚颜无耻和忘恩负义竟成了她性格的主要特征。”

威廉准备好再听有关她的最难听的话，可是他一下子出乎意外地听出，老人的声音变得柔和些了，语言终于堵塞在口，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擦干眼泪，因为泪水终于打断他的话。

“您是怎么了？”威廉大声问。“您的感情为什么突然转到相反的方向？您别隐瞒我；我关心这个女孩的命运比您所想象的多；您尽管让我知道一切吧。”

“我没有多少话可说，”老人回答，又转变成严肃、厌恶的声调，“我为她忍受了种种，绝不原谅她，”他继续说道，“她过去对我总是怀着一定的信任；我爱她象我的女儿一样，由于我的妻子还活着，我决定把她接到我家来住，把她从老妇人的手里解救出来，我预料她在老妇人的教导下不会得到多大好处。后来我的妻子死了，计划也失败了。

“停留在您家乡城市的末期，算来还不满三年，我发现她脸上有明显的忧郁表情；我问她什么原因，她避而不答。后来我们出外旅行。她和我同坐一辆车，我发现她怀孕了，不久她也向我承认这点，她非常害怕被我们的经理开除。果然没有多久，经理发现此事，立即通知她解除合同，反正合同也只剩六周的期限了，他付给她所要求的钱，不顾一切抗议把她留在一座小城的蹩脚客店里。

“让所有的放荡妓女统统见鬼去吧！”老人用厌恶的口气叫道，“特别是这个女人，她毁坏了我生活当中的好些时刻。我用不着多说，我是怎样照顾她，为她作了些什么；我多么依恋她，当她不在的时候我又怎样为她操心。我宁愿把我的钱扔到水池里，宁愿花时间去训练癞皮狗，也不愿什么时候再对这样的人给与丝毫的注意。这是什么原因呢？开头我还收到她的感谢信及她居留一些地方的消息，后来就音信杳然，连对我在她产期当中寄给她的钱也不表示谢意。哦，女人们的伪装和轻佻真是无独有偶，为了使自己过得舒适，就不惜给一个正派汉子造成好些烦恼时刻！”

第八章 迷娘的蛋舞

威廉经过这次谈话后回到家去，他的处境如何，可想而知了。他所有的旧伤口又统统裂开了，原来她并不是完全不值得他爱的这种感情又活跃起来：在那个老人的关切中，在他违反意志所给她的赞美里，她那全部亲切可爱的态度又重现在我们朋友的眼前；不错，甚而那个热情男子的激烈控诉，也没有包含一点儿恶意可以贬低她在威廉眼前的价值。因为威廉承认自己是她失足的同犯；最后他认为她缄口不言也无可非议；他倒是想到种种可悲的景象，仿佛看见她作为产妇，作为母亲，在世上无依无靠，四处流浪，也许带着他自己的孩子四处流浪，诸如此类的想象，触发了他极其痛苦的感情。

迷娘在等候他，给他照亮上去的楼梯。她放下蜡烛以后，向他请求，准许她今晚用一种杂技来伺候他。他本想阻止，尤其是他不明白这会是什么东西。不过他不能拒绝这个善良女孩的任何要求。过了不久，她又跨进房来。她的臂下挟着一条毯子，把毯子铺在地上。威廉只好让她去作。她在毯子上点燃四支蜡烛，每支都放在毯子的尖角上。她提一小篮蛋到毯子上去，用意是很显然了。这时她在毯子上来回走动，量好距离，把蛋分散摆在一定的间隔上，然后她叫一个人进来，这人是在屋里伺候，是拉小提琴的。他拿着乐器走到角落里去；迷娘自己蒙上眼睛，打了个手势，随着乐声一起，她象是个开动发条的齿轮装置，立即转动起来，伴随着响板拍击的节奏和旋律。

她的舞跳得敏捷，轻灵，快速而准确。她那样又仔细又安全地踏在蛋中间，踩在蛋下面，每个刹那，人们都认为她会踩碎一只蛋，或者在快速旋转时踢走另一只蛋。完全没有！尽管她以时窄时宽的各种步伐，甚而连蹦带跳，最后半屈着膝穿过蛋行行走，却一个蛋也没碰着。

她象时钟一样不停地转动，而奇特的音乐给与不断从头开始和重复展开的舞蹈以新的推动。威廉完全被这场奇特的表演吸引住了，他忘记了忧愁，目不转睛地盯着可爱人儿的每个动作；她的性格在这种舞蹈中无比优美地显示出来，使他惊奇不置。

她显得严峻，敏捷，本色而激烈，在柔和的姿态中，庄严的成分多于愉快的成分。他以前曾经为迷娘感受到的东西，此刻一下子统统感觉出来了。他巴不得把这个在孩提时就被遗弃的人儿放在他的心上，把她抱在怀中，用父亲般的爱在她心里唤起人生的乐趣。舞蹈结束了，她用脚轻轻蹦蛋滚成一小堆，一个也不留下，也没有损坏一个，她直起身来，把蒙眼的布带取下，鞠了一躬，结束她的演技。

威廉感谢她的舞蹈表演得出乎意外的好，他早就希望看到这个了。他用手抚摩她的头，惋惜她跳得太辛苦了。他答应给她一件新衣，她急忙回答道：“要你那种颜色！”他也应许了，虽然他弄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她把蛋收拾在一起，又把毯子挟在臂下，问是不是还有什么吩咐，就从门口一闪而出。

他从乐师口里得知：好些时间以来，迷娘就费了不少气力，向也唱有名的凡丹戈舞曲，直到他会演奏为止。她为他的辛苦也愿付点钱，可是他不愿接受。

书中对迷娘的描写颇多，无论正面或侧面，都超过韦中其他的女子。

西班牙民间舞，以响板和吉他伴奏。

第九章 水上航行的即兴剧——同陌生人关于教育、命运、理性的谈话

我们的朋友辗转折腾了一夜，有时清醒，有时被恶梦所困扰。他在梦中看见玛丽安妮，她一会儿显得光艳照人，一会儿显得形容憔悴，现在她手里抱着孩子，不久孩子又被夺去了。天刚破晓，迷娘就同一名裁缝师跨进房来。她带来灰布料和蓝塔夫绸，要求按照她的身材做一件新马甲和一条水手裤，外加蓝色翻领和飘带，就象她看见城里男童们所穿的那样。

威廉自从失去玛丽安妮以后，抛弃一切鲜艳的颜色。他习惯穿灰色一类不显眼的衣服，只靠大蓝色的衬里，或者同类颜色的小领来稍稍点缀素净的服装。迷娘巴心巴肝地要穿同他的衣服一样的颜色，催促裁缝师照做，他答应不久即可完工。

我们的朋友今天同勒尔特司一起练习舞蹈和击剑课，并不十分成功。他们不久就被梅林纳走来打断了，后者不厌其烦地表示，目前已经聚集起来了一个小小剧团，大可以利用它来演出不少戏剧。他重新提议威廉对剧院的建设预付一点钱，威廉再次表示没有决心。

过了不多久，菲琳娜和女孩们嘻嘻哈哈、闹闹嚷嚷地到来。她们又想出了一次兜风的玩意儿。她们总是不断希望变换地方和对象来取乐。每天换一个地方吃饭，是她们最高的愿望，这回是水上航行。

书呆子已经预订好了船，他们打算沿着这令人喜爱的河湾顺流航行。在菲琳娜催促下，大伙儿不再迟疑，很快就上了船。

“我们来玩点什么好？”菲琳娜问，同时大伙儿都坐在长凳上。

“最简便的法儿，”勒尔特司回答道，“是我们来即兴演戏，每人都扮演与他的性格最合适的角色，这样我们可以瞧瞧，究竟我们能成功到什么程度。”

“妙极了！”威廉说，“在一个不化妆的团体里，每人只是任意而行，优雅情操和满足心情不会长久隐藏不露，如果不断改头换面，那就说不上什么心情和情操了。所以我们一开头就承认我们是假扮的角色，这样干并不坏，因为以后我们就是戴上假面具也会如我们所想的那样诚实不欺。”

“是呀，”勒尔特司说，“所以同妇女们打交道令人高兴，她们从不以本来面目示人。”

“这是由于，”梅林纳太太回答道，“妇女们不象男人们那样自命不凡，男人们总是幻想自己天生来就够使人喜爱了。”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航行穿过令人赏心悦目的树丛和丘陵，穿过花园和葡萄园，年轻的妇女，尤其是梅林纳太太对这地带连声赞叹不置。她甚而开始庄严地朗诵一首描写风物的动听的诗，以赞美相似的自然景色。不过菲琳娜打断了她，并建议立一条禁令，不准有人谈论无生命的对象；她热心地把建议贯彻成即兴喜剧。让大嗓门老人扮演退休军官，勒尔特司扮演失业的击剑师，书呆子扮演犹太人，她自己扮演蒂罗尔女子，其余的人各自选择角色。他们要装作是彼此互不相识的人，方才在一只买卖货物的船上碰在一起。她立即开始同犹太人一起演出她的角色，普遍的愉快气氛散布开来。

船航行不久，船夫把船停住，请团体允许他接纳一个站在岸边招手的人。

“这正是我们用得着的，”菲琳娜叫道，“我们旅行团正缺少一位无票

乘客。”

一位身材适度的男子登上船，人们从他的穿着和端庄的表情上，大约可以把他当作是位教士。他向全团的人致敬，他们各按自己的方式答谢，不久他们就说说笑笑厮熟起来了。接着他就接受一位乡村教士的角色，他演得十分道地，使众人都感到惊奇，他一会儿谆谆告诫，一会儿讲些小故事，暴露出一些弱点，却懂得保持令人敬重的态度。

这期间任何人只要有一次退出角色，他就得交付一项抵押品。菲琳娜十分仔细地收集了抵押品，特别吓唬教士先生，说将来赎回抵押品要接许多吻，其实他本人从没有受过处罚。倒是梅林纳被掠夺一空。凡是他身上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诸如衬衫纽扣，扣带的环等，都被菲琳娜夺去了。因为他打算扮演一个旅行的英国人，却一直没有进入角色。

时间过得十分愉快，每人都尽量集中他的想象力和机智，每人都说一些愉快而富有风趣的笑话来演出他的角色。不久他们到达一个地方，打算在这儿逗留一天。威廉同教士——我们根据他的外貌和角色这样称呼他——一块儿去散步，很快他们就进入了有趣的谈话。

陌生人说：“我觉得这种练习在演员当中，尤其是在朋友和熟人的团体当中是很有益的。这是最好的方式，让人们放浪形骸之外，然后绕过弯又回到自身上来。每个小队都应当采用这个法子，他们有时就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来练习。如果每月都可以演出不成文的剧本，演员自然少不了要准备许多排练，然而观众对此一定获益不浅。”

威廉回答道：“我们不可以把一部即兴剧当作即席创作出来的东西，而是当作这样的东西：它的计划、情节及场面分配尽管早就有了，然而他的演出却要听凭演员来负责实行。”

“完全不错，”陌生人说，“正是关于演出这点，只要演员一旦行动起来，这样的戏剧将会赢得莫大的好处。演出不是靠语言，如果是靠语言，优秀的作家自然就得粉饰他的工作了，演出是靠动作和表情，靠感叹以及与此有关的活动，简单他说，靠哑剧和低声话剧，这些东西在我们这儿似乎逐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德国大约有这样的演员吧，他们的身体表示出他们思想和感觉的是什么，他们懂得通过沉默、踌躇，通过手势，通过柔和、优雅的身体动作来准备一翻讲话，而谈话的停顿则通过惬意的哑剧与整乍结合起来。然而一种练习不过是帮助愉快的天性，教它怎样同作家竞赛，所以不能这样来进行，好象这是为了希望讨好看戏的人似的。”威廉回答道：“难道说，一种愉快的天性，始终就不能使一个演员象任何别的艺术家，甚而可以说，象任何一个人那样，树立崇高的目标吗？”“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开头到末尾也许始终是不变的；但是艺术家处在中间或许缺少某些东西，只有教养才使他成为应当成就的人，尤其是早年的教养；也许人们称作天才的人，比仅仅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在这点上更坏一些，因为前一种人比后者更容易被人教坏，更厉害地被推上错误的道路。”“不过，”威廉回答说，“天才难道不能自救吗？旧的创伤难道下会自行痊愈吗？”“绝对不行，”对方说，“或者充其量不过是将就应急，因为没有人认为青年时代最早的印象是抹煞得了的。如果他是在值得赞美的自由气氛中长大，周围尽是美好而高尚的事物，只和善良的人交往，他的老师教导他首先必须知道什么东西，以便更容易了解其他的东西，他学习过绝对用不着荒废的东西，他的行动受到这样指导，就是他将来可以把好事完成得更容易、更方便，而毋需戒除任何东西——那

么，这个人比那个把最早青春力量消耗在反抗和错误中的人，将度过更纯洁、更完善和更幸福的生活。关于教育，人们已经谈得和写得不少了，我只见到少数人能够理解简单的、但包含一切别的东西在内的伟大观念，并把这付诸实施。”

“这也许是真的，”威廉说，“因为每个人都想把别人教育成他的样子，但他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只有受到命运光顾的人才是幸福的，命运教育每个人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命运，”对方含笑答道，“是一位高尚的、但昂贵的教师，我总是宁愿信赖一位合乎人情的大师的理性。我对命运的智慧怀着一切敬畏，它在赖以发生作用的偶然机会上也许有一种十分冥顽不灵的器官。因为这种偶然机会极少显得准确而完全地实行每人决定了的东西。”

“您似乎在表达一种非常奇特的思想，”威廉回答说。

“完全不是！世界上发生的大多数现象，都证明我的意见正确。难道说，许多事情在开头不都是显示出伟大的意义，而结果却变得荒谬可笑吗？”

“你想开玩笑吧。”

对方继续说：“难道个人的遭遇不也是和这一样吗？假定命运决定一个人成为好演员（为什么不该向我们供给好演员呢？），而偶然机会却不幸地把这个青年男子带到木偶戏里去，于是他早年就不得不在这里参加一些无聊的活动，开始对一些幼稚的东西觉得还过得去，逐渐觉得它有趣，于是就从错误的方面接受青年时代的印象，这些印象永不消灭，而我们也永远难以摆脱对它们的某种眷恋。”

“您怎么想到木偶戏了？”威廉带着几分惊讶神情插嘴问。

“这不过是随便举的例子，要是不合您的意，我可以另外举个例子。假定命运决定一个人成为大画家，而偶然机会却宁愿把他在青年时候就驱逐到污秽的茅屋、牛棚和谷仓里去——您认为这样一个男子有朝一日会提高灵魂的整洁，高贵和自由吗？他越是在青年时候就用清楚的感觉接触到这种不清洁的东西，并按照他的方式加以净化，那么，这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将更厉害地对他报复，尽管他试图克服这点，然而这却和他极其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谁早年就在恶劣的、低下的社会里生活过，纵然他后来可以遇到更好的社会，然而他还是不断怀念旧的社会，因为旧的印象也同回忆青年时代难得再现的欢乐一样永不消失。”

在这种谈话中，其他的人逐渐离去，是可想而知的了。特别是菲琳娜从一开始就退到了一边。人们穿过岔路重回到他们身边来。菲琳娜拿出抵押品来，这些得用各种方式来赎回。那位陌生人表现得彬彬有礼，他从容不迫地参加活动，引起整个团体尤其是女士们的赞赏，每天的时间就这样在玩笑、唱歌、亲吻以及各式各样的逗趣当中极其愉快地消逝。

第十章 威廉朗诵一部骑士剧——演员的放纵无度

当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到处寻找他们的教士：可是他不见了，没有地方可以找到。

“一个男子汉不该这么作，”梅林纳太太说，“他在其他方面都显得很有教养，却对这么友好接待他的团体不告而别。”

“我整个时间都一直在思索，”勒尔特司说，“这个古怪男子我以前似乎见到过。我正打算在他告别时盘问他。”

“我也有同感，”威廉答道，“在他没有向我们比较详细地吐露他的情况以前，我肯定不会让他离开。如果我不是曾经在某个地方同他说过话，那我就大错而特错了。”

菲琳娜说：“你们的确是可能搞错了。这个男子其实只具有一位熟人的虚假外表，因为他象个人，而不象汉斯或孔茨。”

“这是什么意思？”勒尔特司问，“难道我们不也是象人吗？”

“我知道我说的什么，”菲琳娜答道，“如果你们听不懂我的意思，那就让它去吧。我不会最后还得把我说的话解释一番。”

两部马车驶来。人们称赞勒尔特司办事周到，车是他订来的。菲琳娜坐在梅林纳太太身旁，面对威廉，其余的人也尽可能妥帖地安排就座。勒尔特司本人骑威廉那匹一路跟来的马转回城去。

菲琳娜刚刚坐进车，就开始唱起动人的歌曲，并且懂得把谈话转移到说故事上来。她断言可用这些故事来编戏剧。她通过话题的转变，很快就使她的青年男友兴高采烈起来，他从他那丰富的活动形象的记忆库中，立即取材编出一部完整的戏剧，包括一切场、幕、角色和错综复杂的情节。他们认为可以加一些独唱和歌曲进去；他们斟酌诗句，而深入到一切中去的菲琳娜立即配合熟悉的旋律，并且即席唱了出来。她今天特别显得容光焕发；她用各种逗趣儿使我们的朋友振作起来；他感到好久都没有这样舒服过了。

自从那无情的发现把他从玛丽安妮身边夺走以后，他就一直遵守誓言，不再堕入女人的拥抱所设下的陷阱，他要躲避不忠实的女性，把他的痛苦、爱慕及甜蜜的希望埋藏在心。他考虑这个誓言的认真态度，暗中给与他的全部活动以动力，然而他的心不能始终静如止水，而是需要亲切地向人吐露。他又象被早期的青春迷雾伴随着那样四处走动，他高兴目睹各种动人的对象，他对一个亲切人物的判断从没有比现在更爱惜的了。一个大胆的女孩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有多么危险，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在家发现威廉的房间里一切都准备好了，以便接待来客，椅子都排列整齐以供朗诵，中间安放桌子，桌上要给潘趣酒罐空出地方。

当时德国的骑士剧正是时兴，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和爱好。大嗓门老人带来了一部这类剧本，大伙儿决定把这朗诵出来。他们依次坐下。威廉拿了一份，开始念诵。

穿铠甲的骑士，古旧的城堡，剧中人物表现出来的真诚、公正和诚实，尤其是独立精神，博得了观众的赞赏。朗诵者竭尽全力，听众高兴得不得了。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送来了一大罐潘趣酒，因为戏剧本身中也在尽情喝

大意如中国话中一般泛称张三或李四。

自 1773 年歌德著的《铁手骑士葛慈》问世以后，效法者日多，这一剧种遂成为十八世纪的风尚。

酒和碰杯，所以大伙儿每遇到这种情形，最自然不过地热心代替剧中的角色，照样喝酒碰杯，高呼角色中的宠儿万岁。

每人都被崇高的民族精神激发出了热情。这些德国听众按照他们的性格来说，多么乐意在本国土地上享受这种诗情！穹窿和地窖，倾圮的宫殿，沼泽和空心树，然而胜过这一切的是夜间吉卜赛人的场面和秘密审判，这些景象产生了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现在每个男演员都看出自己一会儿就要顶盔贯甲出现在观众面前，每个女演员也将戴上立式大领当众亮相。每人都想立即采用剧本或德国历史上出现的名字。梅林纳太太明确表示，她将来生出的儿女不用别的名字，只用阿德尔贝特或者梅希蒂尔德来命名。

演到第五幕时，喝彩的声音越来越喧哗，越来越响亮，最后，当主角真正逃出压迫者的魔掌，暴君受到惩罚时，爆发出巨大的欢呼，人们发誓，从没有度过这么幸福的时刻。梅林纳酒性勃发，闹声最响，这时第二罐潘趣酒喝干了，午夜临近，勒尔特司郑重其事地宣誓，再也没有人配用嘴唇沾这些酒杯了，他发出誓言以后，把他的酒杯从背后穿过窗玻璃扔到胡同里去。其他的人也仿照他的例子，不顾店主赶来抗议，甚而连潘趣酒罐也给打成了成千的碎片，认为酒罐经过这样的庆祝活动，不应当被人用来酗酒，再受褻读了。菲琳娜看上去醉意极少，她出于幸灾乐祸的心理刺激别人大吵大闹，两个姑娘躺在长沙发上，姿势并不十分雅观。梅林纳太太朗诵出几首庄严的诗，她的丈夫酒醉以后变得不大友好起来，他开始咒骂潘趣酒调得不好，并保证体会安排完全不同的庆祝活动。后来勒尔特司要求沉默，闹声却更加粗野和放纵，于是勒尔特司没有多加思索，就把酒罐碎片攒在梅林纳的头上，这么一来，更加闹得不可开交了。

这时警察巡逻队赶来，要求让他们进屋。威廉虽然饮酒不多，却由于朗诵而激动起来，顿时忙着应付眼前局面，多亏店主的帮助，又付钱，又说好话，才使巡逻队员满意而去，同时还把团体的成员从狼狈状态中拯救出来送回家去。他回来以后，被瞌睡征服了，一肚子闷气，来不及脱衣就倒上床去。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他感到难受的了。他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用阴郁的目光扫射一遍昨天造成的狼藉景象，满地一片垃圾，影响的恶劣可想而知，有谁相信这儿曾创造出的一部富有风趣、热情和善意的剧作呢？

第十一章 琴师——关于音乐、运动、朗诵的谈话

他没有考虑多久，就立即叫店主过来，把损失和酒费统统写在他的账上，同时他不得不带着厌恶心情听到，他的马昨天被勒尔特司骑进城时累坏了，也许象人们通常说的马腿扭了筋，马蹄铁匠对它恢复走动不抱多大希望了。

另一方面，菲琳娜从她的窗口向他招手问好，又使他重新快活起来。他立即走到附近的店铺里去，给她买点小礼物，补偿他对刮粉刀欠下的情，不过我们不得不看出，他并不限于回赠相称的礼品。他不仅给她买了一副极其可爱的耳环，还买了帽子和围巾以及一些别的小东西，他第一天认识她时，曾见她把这些东西毫不吝惜地抛掷出去。

梅林纳太太正巧走来。注意到他递上他的赠品，于是她寻找机会，要在就餐以前非常严肃地质问他对这个女孩的感情。他感到无比惊奇，不相信自己竟会受到这些责备。他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从没想到去追求这个人，这人的一切行为，他十分清楚。他尽量抱歉自己对她的不该持那种友好的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但还是不能使梅林纳太太心平气和下来。她越来越感到烦恼，因为她不得不看到，她用来博得我们朋友好感的那套奉承方法已经不够了，不能防卫一位活泼的、年纪更轻而天性更愉快的女子来侵夺她的占有物。

他们去吃饭时，发现她丈夫的情绪也问样非常恶劣，他正要开始对饭菜吹毛求疵。这时店主跨进房来，通报带来一位琴师。店主说：“你们一定会对音乐和这个男子的歌声感到兴趣；凡是听他歌唱的人，无不击节赞赏，对他表示一些同情。”

“您让他之吧，”梅林纳答道，“我最讨厌不过的是听一个街头琴师拉琴，况且我们当中有的是歌手，他们都愿意赚几个子儿。”他说这番话时，向菲琳娜投了一瞥恶意的斜视目光。她明白他的用意，立即准备保护好介绍来的歌人，毫不理睬他的恼怒。她转向威廉说道：“难道我们不该听听这个男子歌唱吗？不该把自己从可怜的无聊状态中拯救出来吗？”

梅林纳正要回答她，要是威廉没有招呼此刻进来的男子，招手让他过去，将会发生更激烈的争吵。

这位奇怪来客的形象使众人大吃一惊，他不等别人问他或表示出一点什么，就已经坐在椅子上了。他的秃顶上蓄有一圈稀疏的花白头发，又大又蓝的眼睛在又长又白的眼睫毛下闪出柔和的光芒。端正的鼻子下长着一部长长的白胡须，但掩盖不住那和善的嘴唇，一件深褐色的长袍裹着他瘦长的身躯，从脖子直到脚。他就这样拨动面前的竖琴，开始奏出序曲。

他从乐器上奏出的悦耳的声音，很快就使众人高兴起来。

“你也常常唱歌吧，善良的老人家，”菲琳娜说。

威廉说：“给我们来点东西，要使心灵和精神同时和官能一起高兴起来。乐器不过是伴随声音；如果旋律、经过句和急调连续音没有语言和意义，在我看来，就象蝴蝶或美丽的彩禽，它们在我们眼前的空中盘旋，我们多想抓着它们据为己有啊，相反，歌声却象神灵向天空升起，激发我们心中更好的自我去伴随他。”

老人正视威廉，然后目朝上空，拨动几下竖琴，唱起他的歌曲。歌词中包含有对歌唱的赞扬，赞颂歌唱家的幸福，劝告世人尊敬他们。他演唱得那样有声有色，真实动人，好象是他根据目前机会即刻创作出来的。威廉差点儿扑上前去抱着他的脖子，因为担心引起哄堂大笑，才促使他坐回到自己的

椅子上来。其他的人却在半大声地发表无聊评论，争论他是教士还是犹太人。

人们问老人这歌曲的作者是谁，他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只是说他会唱许多歌曲，但愿使得他们满意。团体中的大多数人是高兴和愉快的，连梅林纳也变得相当坦率了。在他们互相闲聊和逗趣的时候，老人又开始歌唱，他极其风趣地赞美社交生活。他以娓娓动人的声音称赞团结和友好。忽然他的歌声一下子变得枯燥、粗暴、含糊不清，他惋惜恶意的孤癖，短视的敌意及危险的冲突，但愿每人都摆脱这副沉重的枷锁，乘在前进旋律的翅膀上，歌唱川平缔造者，歌唱重新团聚的心灵的幸福。他刚刚唱完，威廉向他大声说道：“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作为乐于助人的保护神，以赐福和使人复苏的声音来到我们这儿，请接受我的敬意和感谢吧！你要感觉到我们大伙儿都钦佩你，你需要点什么，就对我们直说吧！”老人默然，他的手指轻轻滑过琴弦，然后加劲拨动它们歌唱起来：

“我听到宫门外边桥上
发出什么声音？
让这歌声传入我们耳朵，
在大厅中激起回声！”
国王下诏，侍从奔走，
男童到来，国王开口：
“带他进来，那位老叟。”

“祝你们万安，高贵的老爷：
祝你们万安，美丽的夫人！
多么富丽的天空！星星连缀星星！
有谁知道你们的大名？
厅里充满豪华壮丽景象，
闭上吧，眼睛：现在不是对光，
容得你惊讶张望。”

歌人闭上他的双眼，
拨动琴弦高唱，
骑士勇敢地朝前直看，
美人儿俯视着胸膛。
歌曲使国王开颜，
今人取来一条金链，
当作演奏的奖赏。

“黄金链儿别给我，
金链请赐与骑士，
骑士一怒发冲冠，
敌人望风而辟易。
金链请赐与重臣，
辅佐国王责非轻，
负担再加链一根。

“我歌如同鸟歌唱，
鸟儿栖宿树枝上。
喉间迸出歌曲来，
对我即是丰厚赏；
如果准我请求，我只请求一桩：
一只明净的酒杯，
满盛玉液琼浆。”

他举杯唇边，一口气喝下：
“哦，多么甘美的醍醐！
哦！三倍祝福的王家，
美酒不过是小小礼物！
趁你们康乐，请想念着我，
还要热情感谢上帝，
就象我向你们感谢美酒的恩赐。”

歌人唱完歌曲以后，端起一杯给他斟满的葡萄酒，转身面向对他行善的人，带着友好的表情，把酒一饮而尽，会场里产生普遍的欢乐气氛。有人拍手向他高呼，愿这杯酒增进他的健康，加强他年老肢体的活力。他还唱了几支浪漫曲，使得团体更加活跃起来。

“你知道这个曲调么，老人家，”非琳娜大声问，“‘牧人打扮来跳舞。’”

“哦，不错，”他答道；“如果您想唱这支歌和跳舞，我不会应付不了的。”菲琳娜站起来，收拾齐整。老人开始弹奏曲调，她唱出歌词，可惜我们不便向读者公开，因为读者可能会觉得乏味，或者甚而觉得有伤风化。

在这同时，团体的兴致越来越高，又喝干了几瓶酒，开始大声喧嚷起来。因为我们的朋友对他们闹事的恶劣后果记忆犹新，于是就设法阻止他们再闹。他塞了大把钱在老人手里，以酬劳对方的辛劳，其他的人也略有表示，现在他们得让老人下去休息，预约今晚再欣赏他的高超技艺。

老人走了以后，威廉对菲琳娜说：“我在您心爱的歌曲中，尽管没有发现文艺上的，也没有发现道德上的贡献；可是如果您用方才这种朴素、本色和秀丽的姿态，随时在台上演出一点适当的东西，肯定会得到普遍的热烈掌声。”

“是呀，”菲琳娜说，“在冰中取暖，一定是挺惬意的呗。”

“总而言之，”威廉说，“这个男子使得好些演员非常惭愧：您觉察到他的浪漫曲的戏剧表现有多正确吗？不用说，在他的歌唱中，比我们戏台上僵化的人物身上表现出更多的生气；好些剧本的演员只能看作是讲故事，而这种音乐的叙事却活灵活现，使我们有切肤之感。”

“您这说法是不公正的！”勒尔特司回答道；“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伟大的演员或者歌唱家。不过我知道，如果音乐指导身体的活动，就赋给这些运动以生气，同时也为它们规定了标准；如果朗诵和表情已经由作曲家转移给了我，那我就是完全另一种人了，可是在散文剧里这一切才开始创

见《浮士德》诗剧第一部中《城门前》一场，可能词句有改动。
意即话剧。

造，节奏和朗诵也才开始为我发明，而且在这里，每个共同演戏的人还可能干扰我。”

“据我所知，”梅林纳说，“这个男子在这点上肯定使得我们惭愧，而且是主要的一点。他的才能的长处，表现在他从中得到的利益上。我们这些人也许很快就陷入困境，不知道在哪儿吃饭，他却感动我们同他一起分享我们的饭菜。我们本来自己会用的钱，他却唱支小调讨好我们，把钱从口袋里骗出去。看来浪费金钱倒是满惬意的，本来我们可以用它来为己为人维持生计。”

这次谈话由于上述的意见没有起到十分愉快的转变。威廉对于活中针对他的指摘，用几分激动的语气回答。梅林纳本来就是感情并不细致的人，最后他用相当枯燥的语言提出诉苦。“已经十四天了，”他说，“我们细看过抵押出去的剧场和全部道具，我们可以用十分有限的钱得到两者。当时您给了我的希望，说您可以贷给我必要的款，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您在继续考虑这件事情，或者您在很快作出决定，要是您当时就伸手抓，那我们现在已经行动起来了。您打算旅行到别地去，可是也没有看见您实行，而在这段时期里，我看您并没有节省钱；至少有一些人在本断制造机会，让钱花得快一些。”

这种并非完全不对的责备击中了我们的朋友。他用热烈的、甚而激动的语气回答了几句。这时大伙儿都站起来，四下散开，他抓着门走出去，用半大的声音说，他不愿再长久呆在这些不友好的和忘恩负义的人身边了。他厌烦地奔下楼去，坐在他的旅店门前一张石凳上，他还觉察不出，自己一半由于高兴，一半由于厌恶，比平常喝了较多的酒。

第十二章 菲琳娜对威廉表示温存——他资助梅林纳的剧院事业

他被好些思想弄得心神不安，坐在那儿目注前方，度过这样一段短短的时间，这时菲琳娜哼着曲于溜出店门外，来到他身边坐下，几乎可以说快坐到他的身上去了，她紧紧偎傍着他，靠着他的肩头，用手戏弄他的鬃发，抚摩他，说世界上最好的话给他听。她请求他留下，别丢下她一个人在团体里，她定会寂寞而死；她不能再和梅林纳同住在一家客店里了，所以搬到这边来。

他徒劳无益地拒绝她，要她明白，他不能也不许久留下去了。她苦苦请求，不肯放手，突然她伸手抱着他的脖子，用十分热烈的求爱情吻他。

“您疯了吗？菲琳娜？”威廉大声叫道，同时试图挣脱身子，“让大街上的人作证，亲眼看见这样接吻，这是我无论如何不应接受的！放开我吧，我不能也不会呆在这儿。”

“我要紧紧抱着你，”她说，“我要在这儿朝着市街公开吻你，直到你答应满足我的愿望为止。真是笑死我了，”她接着说；“人们瞧见这种亲密态度，一定当我是同你结婚才四周的妻子咧，那些亲眼瞧见这样一种可爱场面的丈夫，定会把我当作他们妻子效法的榜样，称赞这是天真的，不受拘束的柔情。”

刚刚有几个行人路过，她极其娇柔地抚爱他，而他为了避免丑闻，不得不被迫扮演耐心的丈夫。接着她在那些行人背后扮鬼脸，肆无忌惮地做出各种调皮样儿，直到最后，他只得答应今天和明天再到后天，都在这儿留下来。

“您真是个笨蛋！”她接着说，同时放手离开他，“我是个傻女子，在自在您身上浪费许多友情，”她嘟着嘴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又笑着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相信我是迷恋上你了，我只是回去把没编结完的袜子拿来，好有点事儿可做。等在这儿，让我在这石凳上再见到你这石头人。”

这次她错怪了他。尽管他在她面前尽力克制自己，可是，如果这个时刻他是和她单独在清静的树荫下，也许对她的亲热举动不会没有回敬。

她向他抛了一个媚眼回到家去，他没有理由跟着她，倒是她的举止在他心里引起新的反感，可是他还是从凳上站起来，连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在她身后跟上去。

他正要跨进门，梅林纳走来，谦逊地招呼他，请求他原谅自己在交谈中说了一些冒犯的话。“请您别怪我，”他继续说道，“也许我在目前的处境中，过于显得惶惶不安了，但是为了对妻子的关怀，也许不久还加上一个孩子，阻止我一一天地安静生活，阻止我象您还能办得到那样，逍遥自在地度过我的时间。请您考虑一下，如果您有可能，请帮助我购进存放在这里的剧院道具吧。我不会长久欠您的债，对此我将永远感谢您。”

威廉不愿老是站在门槛上，此刻有股不可抵抗的力量吸引他到菲琳娜身边去，于是他显得意外的心神旁注，急忙用温和的语气说：“只要我这样作能使您幸运和满意，我不用再加考虑了。您到那儿去吧，把一切都搞好。我准备就在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付钱。”他说后伸手给梅林纳证实他的诺言，他看见梅林纳急急忙忙地跨过街去走了，自己心中也就十分坦然。不幸他第二次闯进屋去，又被一种更难受的方式阻止下来。

一个青年人背着一捆东西匆匆忙忙从街上向威廉走来，威廉立即认出是弗德里希。

“我又来了！”他大声嚷道，同时他用那又大又蓝的眼睛愉快地向四周

扫射，又抬头瞧了所有的窗口，“小姐在哪儿？见不到她，

真他妈的受不了！”

正巧店主走上前来，答道：“她在楼上。”弗德里希沿着楼梯三步两步就奔上去了，威廉站在门槛上好象生了根一般。开头一刹那，他真想抓住男孩的头发，把他从楼梯上拖下来；这时有股强大的嫉妒力量使身体产生剧烈的痉挛，一下子阻止住他精神和思想的活动，后来他才渐渐地从他呆若木鸡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突然不安和难受的感觉涌上心头，这是他在生活当中从没有遇到过的。

他回到自己房里去，发现迷娘在写字。好久以来，这孩子十分勤奋，把她会背诵的东西写下来，然后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她的主人和朋友改正。她是那样孜孜不倦，理解得也不差；不过字母写得不匀称，线条弯曲。这儿也显出她的肉体与精神有矛盾。威廉在心平气和的时候，非常喜欢孩子用功，这次却不注意她给他看的東西；她觉察出来了，她认为这回自己写的东西实在不错，因而更加感到苦恼。

威廉心神不定，促使他在屋子的走道上来回走动，一会儿又走到门口去。这时有个骑马人跑来，相貌长得不错，虽然上了年纪，却显得精神抖擞。店主赶上前去迎接，伸手给他，当作是位熟识的朋友，大声说道：“唉，马厩总管先生，今天可又见到您了！”

“我只想在这儿喂牲口，”来客答道，“我必须立即到那边庄园上去，叫人赶快把一切收拾好。伯爵明天同夫人一起到来，要在那儿住一些时间，以便好好地款待亲王，亲王也许要在这个地方设立他的大本营。”

“可惜您不能留在我们这儿，”店主回答；“我们有个好剧团。”马夫从后面跑来，给马厩总管把马牵去，总管同店主在门口谈话，从旁扫量威廉。

威廉觉得有人在谈论他，便动身离开，上上下下走了几条街。

第十三章 威廉在琴师那儿

他在烦躁不安的状态中，忽然想起去访问那位竖琴老人，希望借用老人的琴声来驱走凶神恶煞。当他询问老人的住址时，有人指点他到小城偏僻角落的一家简陋客店去。他从店里的楼梯直上顶楼，悦耳的竖琴声从小房里向他传来。这是感人肺腑的诉苦声音，伴以悲伤凄凉的歌声。威廉悄悄地走到门边，那位善良的老年人在表达一种幻想，少数段落，有部分在唱，有部分在念，不断重复，偷听的人注意一会儿以后，大致听懂如下：

谁不曾把面包拌和泪水一起吞食。
谁不曾坐在他的床上哀哀哭泣，
而忧患重重地长夜不眠，
那他就不识得你们神力无边。

你们把我们带到人间，
你们让可怜人犯下罪过，
然后你们听任他受尽苦难。
因为一切罪过都得受现世的报复。

这哀婉动人的怨歌深深刺透听者的心灵。他似乎觉得老人有时被眼泪阻塞，无法演奏下去，后来只有袅袅弦音，直到他轻轻地用若断若续的声音搀和进来。威廉站在门柱旁边，他的心灵深受感动，陌生人的悲哀打开了他苦闷的心扉；他抵抗不住同情，不能也不愿强忍下被老人的动人哀歌所引逗出来的眼泪。压抑在心头的一切痛苦都同时溶解了，他完全听任它们摆布，推开房门，站在老人面前，老人勉强坐在代替椅子的破床上，而且它是这家寒枪的寓所里唯一的家具。

“你使我多么感动啊，善良的老人！”他大声说道。“你把凝结在我心里的一切东西都融解了；你不要受到干扰，继续弹奏吧，这样既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又使得朋友幸福。”老人打算站起来说点什么，威廉按住他不让他起来；因为他在吃中饭时就觉察出来，这个老人不爱说话；他傍着老人坐到草垫上去。

老人擦干眼泪，带着友好的微笑问：“您怎么会来这儿的？我本来打算今晚再来伺候您。”

“我们在这儿清静些，”威廉回答，“你把你所愿意的以及适合你的情形的东西都唱给我听吧，要做得我仿佛根本就不在这儿。我看得出你今天似乎不会弄错什么了。我发现你很幸运，居然能够在寂寞中自行排忧解难，因为你到处都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人，只有在你自己心中寻找最惬意的知音。”

老人目注琴弦，奏出柔和的前奏曲以后，开始唱起歌来：

谁要是自甘寂寞，
唉！他不久就变得孤单，
人人都求生，人人都在爱，
却让他去受苦受难。

好吧！让我受尽熬煎！
但愿我有那么一天，
真正寂寞地生活，
那我就不是单独一个。

好象情郎悄悄走来窥探，
看女友是否单独一人？
痛苦不分白昼和夜晚，
总对我这寂寞者纠缠不清。

痛苦折磨我这寂寞人，
唉，但愿我有朝一日，
寂寞地埋骨荒坟，
那时它才让我只身孤影。

我们即使详尽描述，也无法把我们的朋友同这位到处漂泊的陌生老人所进行的离奇谈话表达出来。凡是青年人有所问，老人都答得一清二楚，通过共鸣唤起两情默契的感觉，给想象力开辟了广阔的活动领域。

谁参加过虔信派教徒的集会，——这些人与教堂隔绝，相信自己感化得更纯洁、更亲切和更高明——他就会对目前的场面有几分了解。他会想起领说领唱的祭司怎样使歌中的诗句配合他的语言，把灵魂超度到演说者所希望的方向，祝愿它飞翔起来，这样过不多久，教区中另一个人就在另一种旋律中添加另一种歌曲的诗句，而一个第三者又在这上面接上第三种诗句，这么一来，固然触发了来自歌曲中的类似思想，但是每段通过新的结合变得又新又特殊，好象这是在顷刻之间被创作出来的。于是便从已知的思想范围、已知的歌曲和格言中对这个特别团体，也对目前这个时刻产生一个独特的整体，而通过整体的享受就赋给团体以生气，增强其活力而使其舒畅起来。老人就是这样启发他的客人，用熟悉的和陌生的歌曲和章节，使或亲或疏的感情，觉醒的与蒙胧的、舒适的与痛苦的感觉交流起来，这是我们朋友在目前处境中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东西了。

第十四章 梅林纳购买剧院道具——威廉介在走与留之间——迷娘的疾病发作

在回家的路上，他果然开始比以往更仔细地考虑他的处境，决心从这种处境中摆脱出来。到家以后，店主立即私下向他透露：菲琳娜小姐把伯爵的马厩总管赢到手了，总管在田庄上传达了任务以后，立即飞快地赶了回来，同她一起在她楼上房间里共进一次美好的晚餐。

正在此刻，梅林纳同公证人跨进屋子；他们一起朝威廉的房间走去，威廉稍微踌躇一下，就慨然实现他的诺言，交给梅林纳一张三百银币的汇票，梅林纳立即将它转交给公证人，以此取得购进全部剧场道具的文件，这些道具明天早上就转交给他。

他们刚刚离开，威廉就听到屋子里传出可怕的喊叫声。他听见一种年轻的声音带着愤怒和威胁，又被高声的哭泣和号叫打断了。他听见有人大声抱怨，从楼上下来经过他的房门朝住房空地上奔去。

我们朋友被好奇心吸引下楼去，他发现弗德里希快发疯了。男童又哭、又咬牙切齿、又顿脚、握紧拳头威胁，完全控制不住满肚子的怒气和厌恶。迷娘站在对面，惊异地注视着，店主对这种情形作了几点说明。

原来男童回来后，受到菲琳娜的好意接待，本是满意、高兴和快活的，他又唱歌，又欢跳，直到马厩总管认识菲琳娜为止。现在这个介于孩子与青年人之间的中间物开始表示他的厌恶，他使劲关门，不断跑上跑下。菲琳娜命令他今晚在晚餐桌边侍候，这样一来，他更加变得喃喃不平和犟头犟脑的了。最后他把一盘浓汁杂烩不是放在桌上，而是向坐得相当贴近的女士与客人中间倒去，于是马厩总管狠狠掴了他几记耳光，把他从门口扔出去。店主只好帮助两人清洗一番，他们的衣服已脏得一塌糊涂了。

男童听到他的报复产生奇效，开始哈哈大笑起来，脸颊上仍然流着眼泪。他由衷地高兴了一些时候，直到想起力量较强的人对他的辱骂，又重新开始咆哮和威胁。

威廉沉思地站在那儿，面对这种场面感到惭愧。他看出自己的内心，眼前不过是用强烈的、夸张的线条表现出来。他也被嫉妒之火燃烧得难以遏制，要不是礼貌阻止他，他真想发泄他的粗野脾气，带着恶意的幸灾乐祸心情去伤害心爱的对方，并向他的情敌挑战；他巴不得把所有在场引起他的厌恶的人都消除掉。

勒尔特司也来到现场，听人说了这个故事，便故意调皮，怂恿怒气冲冲的男童，男童指天誓日，马厩总管必须同他决斗，他从没有白白地受过这样的侮辱，要是马厩总管拒绝，他就会用别的法子报仇。

勒尔特司正是干此道的内行。他郑重其事地走上楼去，用男童的名义要求马厩总管出来决斗。

“真有趣儿，”总管说，“我真想象不到今晚开这种玩笑。”他们走下楼来，菲琳娜跟在他们身后。“我的儿子，”马厩总管对弗德里希说，“你是个懂事的男孩，我不拒绝同你格斗，不过由于我们俩的年龄和体力悬殊，使得事情不免担些风险，我建议使用钝剑以代替别的武器；我们用粉笔涂在剑头上，谁在对方的上衣上击中第一下或留下最多的记号，就算是胜利者，对手必须用城里可能买到的最好的酒来款待他。”

勒尔特司决定接受这个建议；弗德里希一切听从他的吩咐，把他当作者

师。钝剑拿来了，菲琳娜坐在那儿，一边编结，一边泰然自若地注视两位斗士。

马厩总管擅长击剑，却以宽大力怀，尽量顾全对手，让自己的上衣沾上几处粉渍，接着他们互相拥抱，弄来葡萄酒对饮。总管想知道弗德里希的出身和历史，可是弗德里希却讲一个他常常重复编造的故事，我们还是留待以后才让读者明白真相。

在威廉的心中，这时双人决斗完全表现出了他本身的感情；他不能否认，自己巴不得用钝剑，而更好是用剑向马厩总管挑战，尽管他已经看出，对方在剑术上比他高明。他不屑再瞧菲琳娜一眼，谨防在人前暴露出自己的感情。他确知两位斗士平安无恙以后，就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这儿他感到有千百种难堪的思想纷至沓来。

他回想以前有个时期，他的精神被无条件的、充满希望的追求高举起来，他在各种最热烈的享受中好象游泳在水里一样。他也明白，现在他堕入漫无目的四处游荡中去了，他从前曾经大口吸进过的东西，现在只好小口品尝；然而他看不清楚的是，大自然使得哪种难以克服的需要对于他已成为规律，而这种需要多么容易受环境的刺激，只得到一半满足就被引入歧途了。

因此，他在考虑这种处境时陷入极大的混乱，竭力想从中挣脱出来，是不足为奇的。他由于对勒尔特司的友谊，对菲琳娜的喜爱，对迷娘的同情，在一个地方和一个团体中呆得过久了。他在这个团体中怀着心爱的嗜好，只是偷偷地满足他的愿望，没有树立重寻旧梦的目标。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从这种关系中摆脱出来，立即各奔前程。不过不久以前，他才同梅林纳进行了一笔金钱交易，他又结识了那位谜一般的老人，自己多么渴望摸清他的底细。然而他也不能因此再留下来，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作出了决定，或者说至少可以决定。“我必须离开，”他大声说道，“我要离开！”他倒在一把椅子上，心情十分激动。

迷娘跨进房来问：她是不是可以给他包扎头发。她悄悄地走来：她心里深感难过，他今天竟这么轻易地打发她走了。

没有什么比在沉默中滋长的爱，比在暗中加固的忠诚更动人的了，尤其是对于一个迄今不配接受二者的人，它们竟及时接近他，向他袒露出来。长期含苞不放的蓓蕾成熟了，而威廉的心正在此刻更易受到感动。

她站在他的面前，看见他心神不定。——“主人！”她叫道，“要是你不幸，迷娘会怎么样呢？”——“亲爱的孩子，”他说时握着她的手，“你也包括在我的痛苦当中。我得离开。”——她正视他的眼睛，他的眼里噙着泪水闪闪发光，她激动地跪在他面前。他仍然握着她的手，她把头埋在他的膝盖上，一句话不说。他抚弄她的头发，露出和蔼的表情。她长时间不动。后来他感觉出她的身子在颤抖，开始十分轻微，后来不断增加，扩展到四肢。——“你怎么啦，迷娘？”他大声问，“你究竟怎么样了？”——她慢慢抬起她小小的脑袋，凝视着他，突然伸手按在心上，露出极端痛楚的表情。他扶她起来，她扑在他的怀里；他紧紧抱着她，吻她。她没有用握手及别的动作来反应。她只是紧紧按住心，突然大叫一声，同时浑身发生痉挛动作。她一下子立起来，但随即倒在他的面前，仿佛全身关节都折断了。这光景真可怕！——“我的孩子！”他大声叫道，同时把她拉起来，紧紧抱着，“我的孩子，你怎样了？”——痉挛在继续，从心口传布到簌簌发抖的手脚；她只是躺在他的怀里。他把她紧贴在心口，眼泪喷洒在她身上。忽然她又显得紧

张起来，好象是个忍受最大肉体痛苦的人儿；一会儿四肢又剧烈活动；她扑在他的身上，象一把关闭的弹簧锁扣紧他的脖子，她的内心深处似乎产生巨大裂口，此刻一股泪泉从她闭着的眼睛流入他的胸脯。他紧紧搂着她。她哭泣不止，没有人形容得出这泪水的力量。她的长发散开了，从啼哭人儿的头上垂下来，她整个身躯似乎化成一条泪河滔滔不绝地流去。她那僵硬的肢体变得柔软了，她倾泻出她内心的积郁。在迷乱的一瞬间，威廉害怕她在他的怀里完全溶化，不给他留下一点儿东西。他只有不断地抱紧她。——“我的孩子！”他高声叫道，“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如果这句话能安慰你。你是我的！我要留住你，不离开你！”——她的泪水还一直在流。——最后她站立起来。——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温和的笑容。——“我的父亲！”她叫道。“你不要离开我！你要作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孩子！”

这时房门口开始响起柔和的竖琴声；老人把他最热情的歌曲唱给朋友听，当作晚上的献礼。他仍然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享受着这最纯洁、最不易形容的幸福。

第三卷

第一章 迷娘的意大利之歌——梅林纳建立剧团——伯爵到来，聘用他们

你认识那地方，柠檬花儿开放，
浓绿树荫中金橙闪闪发光，
和风习习吹自蓝天末，
桃金娘静立，月桂树高矗。
你认得它吧？去吧！去吧！
哦，我心爱的人，我要和你同行！

你认识那所别墅？屋顶覆盖着圆柱，
广堂辉煌，静室微光露，
大理石立像凝眸向我问：
可怜的人儿，你受了啥欺凌？——
你认得它吧？去吧！去吧！
哦，我的保护人，我要和你同行！

你认识那高山和云路？
驴儿在雾气中寻觅征途，
洞窟中蟠踞着老龙的子孙，
悬崖倾坠，山洪奔腾——
你认得它吧？去吧！去吧！
哦，我的父亲，向前去吧，让我们同行！

早上，威廉在屋里四处寻找迷娘，总是找不到她。但是听人说，她早就同梅林纳出去了，梅林纳为了接收戏装和其他的剧场道具，及时动身前去办事了。

几小时过去后，威廉听出门口有音乐声。开始他以为是琴师又来到这儿；不过不一会儿他就分辨出这是齐特尔琴的声音，而开始歌唱的是迷娘的声音。威廉扫开门，女孩跨进来，唱出上述的歌曲。

我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完全听懂歌曲中的词句，但是旋律和表达方式使他特别高兴，他让女孩重复每段歌词，加以解释，并把听到的东西写下来，译成德语。但是他只能依稀仿佛地摹拟那种语言的独创性。天真无邪的表情消

《迷娘曲》是歌德所作最脍炙人口的谣曲体抒情诗之一，经著名音乐家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柴可夫斯基等谱曲，广为流传。诗分三段：第一段描写柠檬香橙，风和日丽，南国（意大利）风光，历历在目；第二段描写华屋穹窿，广堂静室，豪华门第，记忆犹新；第三段描写山高雾重，道路崎岖，也不能阻其归志。威廉对于迷娘来说，一身而兼具心爱的人、保护人和父亲三重身份。德文原诗音韵铿锵，情致婉转，每段以问话开头，以叠句结尾，具有独特风韵。中国读者读此诗时，可比较《诗经》中《蒹葭》三章及古代名歌《鸟语》：“行不得也哥哥！当头荆棘刺凌波，郎情妾欲牵衣送，怎奈山前有网罗，行不得也哥哥！”虽然意义不同，而情绪低回婉转。一唱三叹，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代乐器，类似吉他。

失了，然而不流利的语言协调起来，无联系的思想结合起来。旋律的魅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每行诗她都唱得庄严而又动听，仿佛她在注意某种特殊的東西，仿佛她想宣读某种重要的东西。唱到第三行时，歌声变得更低沉，更优郁了：“你认得它吧？”这句，她问得十分神秘和谨慎；在“去吧！去吧！”的短语中，含有无法抗拒的眷恋之情，而每次重复“让我们同行！”这句时，她不断变换语调，时而在请求和敦促，时而在推动而且充满希望。

她第二遍唱完歌曲后，停止片刻，用炯炯的目光注视威廉，问道：“你认识那个地方吗？”——“这大概是指意大利吧，”威廉答道：“你从哪儿学来这首歌？”——“意大利呗！”迷娘郑重其事地说：“你要是去意大利，就带我一起，我在这里感到冷。”——“你曾在那儿呆过吗，亲爱的小人儿？”威廉问道。——女孩默然，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出口。梅林纳走来，仔细看了齐特琴，高兴它已经收拾得这么整齐了。这个乐器是旧道具的动产之一，迷娘早上要了出来，琴师立即上了弦，迷娘借此机会发挥出一种迄今无人知道的才能。

梅林纳已经接管了戏装及一切附件，有几位市议会议员答应立即颁发许可证给他，让他在本地演出一些时间。这时他心花怒放，笑容满面地回到家来。他好象是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因为他对每个人都温和客气，甚而显得彬彬有礼，讨人欢喜。他深自庆幸，现在他可以为了至今处境困难、无所事事的朋友找点工作，聘用他们一段时间，同时他抱歉，在开头自然还不能对这些给他带来幸运的優秀人物，按照他们的能力和才干付酬，因为首先得偿还一位慷慨大方的朋友的债务，这位朋友的大名就是威廉。

“我无法表示对您的感谢，”梅林纳对威廉说，“您给了我何等友谊，帮助我当了剧院的经理。当我碰到您的时候，我正处在非常奇特的处境。您还记得，我们初认识时，我是多么激烈地向您表示反对剧院的意见，可是等到我结婚以后，出于对妻子的爱，到处去谋求职位，妻子期望在这方面得到快乐和欢迎。可是我找不到工作，至少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凑巧我遇见几个官方代办，他们在非常情形下正需要一个会写点东西、懂法语、也大致有点计算经验的人。我就这样度过一段不坏的时间，工资也勉强过得去，我给自己购置了一些东西，我的情况并不使我丢脸。可是我的雇主的特别任务结束，要得到长期的供给是办不到的，而我的妻子更热心地要求到剧院工作。可惜这时环境并不十分有利，允许我们可以光荣地向观众表演。而现在呢，我希望由于您的大力帮助所作的准备，对于我和我的亲人，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管以后情况如何，我未来的幸福总是多亏得您的恩赐。”

威廉带着满意的表情听着，全体演员同样对新经理的声明表示相当满意，他们暗中窃喜这么快就受到聘用，乐于在开头领受微薄的薪俸。大多数人都把这出乎意外地提供的酬劳，看作一种津贴，不久以前，他们还预料不到这个呢。梅林纳正在利用这样的处理办法，努力用巧妙的方式去同每个人交涉，不久就用这种方式去说服这个人，又用那种方式去说服那个人，他们都乐意尽快签订合同，他们还来不及考虑新的关系，就以为有了保证，因为解约必须在六个星期以前通知。

现在应当把条件用适当的形式写出来，梅林纳已经在考虑用什么剧本首先去吸引观众了。这时来了一位信使向马厩总管宣告贵族们快到了，总管命令把预备好的马匹带来。

过了不久，一辆饱载东西的车子驶到客店门口停下，从驭者的座位上跳下两个侍从，菲琳娜按照她的性格总是第一个到场，站在门口等候。

“您是谁？”伯爵夫人跨进门时间。

“一个女演员，愿为夫人您效劳，”她回答道，这时滑稽演员露出虔诚的面容和恭顺的态度鞠躬，吻夫人的裙子。

伯爵瞧见还有几个人在四周站立，他们同样自称是演员，他便询问剧团的实力，他们最后停留的地点以及经理是谁。“倘若这是法国人，”他向他的夫人说，“我们倒可以使亲王感到意外的高兴，在我们这儿给他弄到他心爱的消遣方法了。”

“这得看情况再说，”伯爵夫人回答，“这些人既然已经不幸而是德国人，在亲王留在我们这儿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在府邸里表演一下呢？他们也许还有几分本事。一个巨大的社交团体最好是通过剧场来消遣，男爵定会安排他们。”

他们这样边说边爬上楼梯，梅林纳在楼上自我介绍是经理。“去把你的人统统叫来，”伯爵吩咐，“向我介绍，让我瞧瞧，他们有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同时我也想看看他们或许可以演出的剧目单。”

梅林纳深深鞠了一躬，离开房间，不久就同演员们一起回来。演员们争先恐后推推搡搡，有的人介绍得蹩脚，由于渴望得到满意，其他的人也不见得好些，因为他们表现轻浮。菲琳娜在伯爵夫人面前显出十分诚惶诚恐的样儿，伯爵夫人却非常仁慈和友好。这时候伯爵打量其他的人。他询问每个人演的角色，并向梅林纳表示，每人都必须严格坚持他专演的典型，梅林纳低声下气地接受这句名言。

接着伯爵注意每一个人，特别研究这人的身段和姿势要怎样改善才对，他向他们明白指示，德国人一直缺少的是什麼，让人看出他具有不同寻常的知识，于是大伙儿都极其恭顺地站在这样一位高明的行家和尊贵的保护者面前，几乎不敢呼吸。

“那儿角落里的人是谁？”伯爵问时注视到一个尚未向他介绍的人，这人身材瘦削，穿上一件破旧的、两时满是污渍的外衣，慢慢向前走来；一层稀薄的假发盖在这个寒酸市民的头上。

从上文里我们已经知道这人是菲琳娜的宠儿，他平常爱扮演书呆子、硕士和诗人，而且多半是在有人挨打或被浇水的时候，他才接受要扮演的角色。他习惯于某种卑躬屈节的、可笑和胆怯的弯腰，他那适合其角色身份的迟钝语言，惹得观众发笑，所以他始终被看作是剧团的有用成员，特别加上他很尽职，讨人欢喜。他按照平常的样儿走近伯爵，向伯爵鞠躬，回答每个问题就用他在戏台上扮演角色时惯用的表情。伯爵高兴地注视他，考虑了一会儿：接着伯爵转过身来，向伯爵夫人大声说：“我的孩子，你仔细瞧瞧这个汉子！我敢担保，他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或者说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这人老老实实地来一个愚蠢可笑的鞠躬，使得伯爵对他哈哈大笑起来，大声叫道：“他的玩意儿干得棒极了！我打赌，这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演戏，可惜人们至今没有用他干点儿更好的差使。”

这样一种特殊的表扬，使得其余的人很受委屈，只有梅林纳毫不觉得，他奉承伯爵说得完全正确，带着充满敬畏的表情说：“唉，是呀，也许对于他及我们当中一些人，正缺少这样一位识人的行家和这样一种鼓励，如象我们现在从大人您这儿所得到的。”

“这就是全体剧团团员吗？”伯爵问。

“还缺几个团员，”聪明的梅林纳答道，“总之，只要我们得到支持，很快就可以从邻近地区找人回来凑满全数。”

在这时候，菲琳娜对伯爵夫人说：“楼上还有一个相当漂亮的小伙子，他肯定不久就会进修成为头等艺术爱好者。”

“他为什么不肯露而呢？”伯爵夫人问。

“我去领他来，”菲琳娜大声说，同时快步走出门去。

她看见威廉正在同迷娘谈话，就劝他跟自己一起下楼去。他略带几分勉强跟在她的身后，不过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因为他听说是高贵人物，倒也巴不得进一步认识他们。他跨进房间，他的眼睛立即碰到伯爵夫人射向他的目光。菲琳娜拉他到女士面前，这时伯爵正同其他的人在闲聊。威廉鞠了一躬，这位迷人的女士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威廉回答时不免有点慌乱。她的美丽、年轻、妩媚、秀丽和上流的举止，给予他以极其舒适的印象，尤其因为她的一举一动略带几分羞涩，甚而可以说是显得有点困惑的样儿。他也被介绍给伯爵，不过伯爵对他不大注意，而是踱到立在窗边的夫人身旁去，似乎要问她一点什么。人们可以看出，她的意见十分清楚地和他的意见一致，而且她似乎热心向他请求，加强他的看法。

接着不久，他就回到剧团说：“目前我不能逗留，不过我想打发一个朋友来找你们，如果你们的条件公道，肯多卖气力，那我也不反对你们在府邸演出。”

所有的人都表示十分高兴，尤其是菲琳娜以极大的热情吻伯爵夫人的手。

“你瞧“小姑娘，”夫人说，同时用手轻拍这个轻佻女孩的脸颊，“你瞧，我的孩子，你又可以到我身边来了，我要遵守我的诺言，不过你该穿得好一些。”菲琳娜请求原谅，责备自己在服装上花钱不多。伯爵夫人立即吩咐她的侍女拿来一顶英国式帽子和一条丝围巾，这些东西很容易就从包裹中取出来了。这时伯爵夫人亲自给菲琳娜打扮，女孩继续用虚伪的天真表情，一举一动装得十分听话。

伯爵伸手给夫人，带她下楼。她走过时和气地向全团致意，再一次回头面向威廉，用特别垂青的神情对他说：“我们不久再见。”这种幸运的前景使全团振奋起来，现在每人都让他的希望、愿望和幻想自由地驰骋，谈论自己扮演的角色及受到的欢迎。梅林纳正在考虑，怎样可以尽快地演出几场戏赚这小城居民一点儿钱，同时给全团打气，让人到厨房里去预备一桌比往常惯用的较好的中餐。

第二章 威廉对于贵族的考察——演出开始

几天以后，男爵到来，梅林纳迎接他时，不免有点胆怯。伯爵宣称此人是个行家，所以担心他很快就会发现这一小撮人的弱点，看出这不是一个编制完善的剧团，连一部象样的剧本也没有：不过要不了多久，经理和全体演员就解除了忧虑，因为他们认出男爵是怀着极大热情看待祖国剧院的人，他对每个演员和每个剧团都表示欢迎和欣赏。他一本正经地向大伙儿问好，深自庆幸，居然无意中碰上一家德国戏院，并同它接头，把祖国的艺术引进到他亲戚的府哪里去。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梅林纳原以为是写的合同要点；然而它完全是别的东西。男爵请求他们注意倾听一部他自己编写的戏剧，并希望看到他们演出。他们欣然围成一圈，能以这么少的代价博得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的欢心，是令人高兴的，不过大家看见本子那么厚，担心念诵的时间过长。果然不出所料，剧本分成五幕，听去似乎没有止境。

主角是位道德高尚、品性端正、宽宏大量的男子，不幸被人误认而遭受迫害，然而最后他终于战胜敌人，如果不是他当场饶恕他们，他们一定会受到可以想象得出的极严厉的正义制裁。

在宣读剧本的时候，每个听者都有充分的余地来考虑自己，轻轻地从方才还觉得低声下气的状态，上升到幸福的自鸣得意的状态，并从这儿眺望十分美丽的未来远景。有一些人在剧本中找不到与自己合适的角色，就在私下说剧本不好，认为男爵是个不幸的作者，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密切注视一个他们可望受到欢迎的段落，就极口赞美，使作者尽可能地感到满意。

关于经济问题，他们很快就谈妥了。梅林纳同男爵签订了对自己有利的合同，但对其他演员保守秘密。

梅林纳顺便向男爵提到威廉，他保证，威廉可以培养成为很好的剧作家，而且当演员的素质也不坏。男爵立即同威廉认识，当他是位同行，威廉编了几个小剧，除此而外，他以前把大部分写作付之一炬，由于偶然机会才拯救出来另外一部分。男爵称赞他的剧本写得好，也宣读得好，认为他同去府邸是不成问题的。男爵分手时允许给大伙儿最好的接待，舒适的住房，美好的饮食，以及欢迎和礼物等，梅林纳又加上一句，要保证给一定数目的零用钱。

可想而知，男爵这次来访使剧团处在多么美好的情绪中，现在不是惶惶不安的卑微处境，一下子荣誉和欢乐出现在眼前。他们已在事先嘲弄那种斤斤计较的作法，认为现在还在口袋里留点零用钱是大大不该的。

这时威廉只有自己拿主意，是不是陪剧团一起到府邸去，他觉得从多种意义上说还是去的好。梅林纳希望趁这次聘用机会至少把债务偿还一部分。我们的朋友从鉴别人的能力出发，不愿坐失进一步认识上等社会的机会，他希望在这个社会中得到许多关于生活，关于他本身和艺术的启发。有一点他不肯承认，就是他多么希望再接近美丽的伯爵夫人。他却试图用一般的借口来说服自己：仔细认识高尚富裕的社会将给自己带来莫大好处。他对伯爵、伯爵夫人、男爵，对安全、舒适及她那种妩媚态度，都作了认真考虑，当他自己一个人时，禁不住发出悠然神往的慨叹：

“三倍地赞叹这些人幸运，他们一生下来就超越人类的低下等级，他们凭借关系不用经过那种等级，甚而连在那儿作为过客逗留一次也用不着，而好些善良的人却整个一生都处在这种境况中，感到忐忑不安。他们的目光在

较高的立场上必然是普及而又正确的，而生活的每个步骤也是轻而易举的！他们一生下来就好比坐在一只船上，在横渡时只需躲过逆风，利用顺风就行了，而别的人在横渡时必需有啥于啥，以工作偿付船价，遇到顺风受益不多，在风暴中不久就筋疲力尽，沉没在水里了。天生来就有的财产给予人何等舒适、何等方便啊！奠基在殷实资本上的商业一定繁荣，任何失败的尝试不至于马上就使它破产。世间的事物有无价值，除了从青年时代起就享受它们的人，有谁知道得更清楚呢？除了到一定年龄不得不相信自己犯了许多错误的人，又有谁能把他的精神更早地导向必需、有益和真实的事情呢？而这时他的力量还未衰竭，还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的朋友就这样欢呼置身在较高领域中的人幸运，不过对于那些去接近这个圈子，从中汲取源泉的人，他也一视同仁，他还赞美准备把他引导至那个等级去的神灵。

这时梅林纳早已绞尽脑汁，根据伯爵的要求和他自己的信念，怎样把剧团成员划分成若干类型，交给每人特定的协作任务，最后轮到演出时，他不得不十分满意，因为依靠这样少的人数，演员们都乐意尽可能去适应这个或那个角色。可是勒尔特司习惯于扮演求爱的男人，菲琳娜担任贴身侍女，两个年轻姑娘担任天真的楚楚动人的被人爱的女子，大嗓门老人最好是按照他的本色表演。梅林纳认为自己可以扮演骑士，梅林纳太太虽然十分厌恶，却不得不扮演年轻妇女甚而温柔的母亲的角色。因为新近的剧本中再也不容易出现书呆子或诗人，如果出现，也只作为笑料，于是伯爵那个知名的宠儿为了出场，现在只得扮演总理和大臣了，因为这些人通常都被想象为恶棍，在第五幕中受到粗暴对待。梅林纳作为侍从贵族或侍从官也同样乐于忍受粗暴的对待，这是诚实的德国人按照惯例硬塞进一些心爱的剧本中去的，他趁此机会可以老实地炫耀一番，而且允许他摆出一副他自认为可以完全掌握的宫廷侍臣的架子。

时间过得不久，好些演员从四面八方涌来，没有经过特殊考试就被录用了，不过也没有坚持特殊条件。

梅林纳有好几次徒劳无益地劝说威廉担任一个求爱男子的角色，威廉怀着许多善意支持这回事，而我们的新经理却丝毫不承认他的努力；经理却相信凭自己的身份已经能够洞察一切了；于是大笔删削就特别成为他的拿手好戏之一，借此他把每个剧本压到适当的时限，丝毫不顾及及其他。他有许多好评，观众很满意，本城里最在行的居民断言，首府的歌剧院绝对不及他们的剧院卖座好。

威廉是个市民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这段赞叹贵族的话，说明德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市民阶级的力量远远不及贵族的力量。

第三章 到达伯爵府邸

时间终于到来，他们得准备渡河，马车和车辆等着，要载运全团团员到伯爵的府邸去。关于谁同谁坐车，怎么坐法，先就发生了巨大的争吵。后来次序和分配终于勉强谈妥和确定下来，可惜不起作用。到了规定时候，到来的车辆比他们期待的少，他们也只好将就了。不久男爵骑马从后面跟上来，他说明原因：现在府哪里面闹得天翻地覆，不仅是因为亲王要提前几天到达，这已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而且还因为有好些不速之客现在已经来到。地方大大地缩紧了，所以他们的住宿不能如以前规定的那样好，他对此非常抱歉。

他们尽可能地在车里分配座位，因为天气不错，到府邸去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于是那些兴致极高的人宁愿步行，而不愿等马车再回来接送他们。旅行队伍在欢呼声中出发，第一次不用担心怎样付旅店老板的钱了。伯爵的府邸好比是座神仙宫阙，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最愉快的人了，每人在途中按照他特有的方式联想到这天的一连串幸运、荣誉和安乐。

虽然现在下了一场出乎意外的大雨，也没有使他们摆脱上述的舒适感觉；不过雨老是不停，越下越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感到相当难受了。黑夜来临，现在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伯爵的豪华府邸更受欢迎了，府邸的各层楼房都已灯火辉煌，从对面山丘上向他们闪闪发光，他们甚而可以数出有多少扇窗户。

当他们走近时，发现主楼两侧房屋的全部窗户都亮了。每个人都在心里想，他大概会分配到什么房间，而大多数人觉得在阁楼上或厢房里有个房间也就满足了。

这时他们的车子穿过村庄，从旅店门口经过。威廉叫车停住，想下车去，可是店老板郑重声明，他连最小的房间也不能提供给客人。伯爵大人因为有不速之客来到，立即把整个旅店包下来了，从昨天起，所有的房间都用粉笔写明谁住在里面。我们的朋友不得已只好随车同其他的剧团人员一起驶进府邸。

他们看见厢房里面的灶头周围，忙碌的厨师正在来回奔走，看这一眼已经使得他们的精神为之一爽。仆人们掌着灯，急匆匆地从主楼楼梯跑下来，善良的来人对于前景心潮高涨。可是他们多么感到惊奇，这种接待竟化成可怕的诅咒。仆人们骂车夫，怪他们把车子开进这儿来，有人叫，他们应当掉回头，再把车开出，向旧府邸开去，这儿没有地方容纳这些客人！除了这么毫不客气的、出乎意料的通知而外，仆人们还加上各种讥嘲，彼此哈哈大笑，笑这场误会竟使得他们冒雨奔驰而来。这时仍然大雨如注，天上没有星星，剧团得穿过两道围墙中间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到后边的旧府邸去，自从伯爵的父亲建好前面的府邸后，旧府邸一直没人居住。一部分车于停在院子里，一部分停在有拱顶的大门长通道上，车夫和村里来驾车的农人卸下车上的东西，各自骑马走了。

这里没有人出来接待剧团，他们只得下车，一边叫人，一边寻人，结果枉然！周围是一团漆黑，鸦雀无声。风穿过空心大门刮来，旧的塔楼和院子显得阴森可怕，他们分辨不出黑暗中的人影。他们冻得簌簌发抖，妇女们胆战心惊，孩子们开始啼哭，他们的焦急每刻都在增长，幸运的变化竟这么迅速，没有人对此有思想准备，他们完全变得手足无措。

他们时刻都在等候人来给与解释，可是大雨和狂风使他们听不清楚，有

好几次他们以为听见盼望已久的府邸看守人的脚步声，他们长时间一直在恼火，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完全没有想起到新府邸去，向那儿的同情者求救。他们弄不懂，他们的朋友男爵究竟在哪儿，他们处在极度难堪的状态中。

果然终于有人来了，从声音上可以听出，那是跟在车后步行而落在后面的人。他们说，男爵骑马摔倒了，脚伤得很重，因为他们在府邸受到盘问，也被粗暴地打发到这儿来了。

全团陷入极大的困境，他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就是作不出决定。最后他们看见远远有灯光到来，才松了一口气，可是迅速得救的希望又幻灭了，这时来人走近，他们看出：原来是马夫掌灯给伯爵那个有名的马厩总管带路。总管走近时，十分热心地打听菲琳娜小姐。她刚从其他的人堆里走出来，他就迫不及待地提议，带她到新府邸去，那儿已经有人在伯爵夫人的年轻侍女房里给她准备好地方。她没有思索多久，就感激地接受建议，把自己的箱子托给别人，挽着他的手臂，正要同他一起赶路前去。可是人们挡在他们的路前，向马厩总管询问，请求和发誓，要他答应和保证一切，才放他带美人儿去，要在短时间内敞开府邸，让他们在里面好好地住宿。不久灯光消失了，许多时间，他们白白地盼望新的灯光到来；它终于在无穷的等待、谴责和辱骂之后出现在他们眼前，给他们一些安慰和希望。

一个老年男仆打开旧府邸的门，他们使足劲才挤了进去，每个人都照顾自己的东西，把它们卸下来，搬到屋里去。大多数物件都和人一样给雨水淋透了。只有一盏灯，一切都进行得很慢。他们在屋里互相碰撞、绊跤和跌倒。他们要求更多的灯光，要求生火。那个不爱说话的仆人二话不说，只是把灯留下就走开不再来了。

这时他们开始察看屋子；所有房间的门都是敞开的，巨大的火炉，编结的台布，嵌花的地板，还残留下过去的光彩，不过其他的家具都看不见了，没有桌、没有椅、没有镜子，剩下几个庞大的空床架，一切装饰和必需的东西都被剥夺去了。湿的箱子和旅行袋被当作凳子使用，有些疲倦的人干脆舒适地躺在地板上。威廉坐在几级楼梯上，迷娘依偎在他的膝间，女孩局促不安，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干脆回答：“我饿了！”他身边找不出东西可以满足孩子的要求。其他的团员也早把存粮吃光了，他只好让这可怜的人儿挨饿。他对这整个事情都默默不言，低头沉思，实际上他觉得非常厌恶和愤怒，悔不该没有坚持己见，在旅店前下车，哪怕是在顶楼上找到一个将就过夜的铺位也好。

其他人的表现各不相同。有些人放进一堆干柴到厅堂的庞大壁炉里去，在大声欢呼中，把柴堆点燃。不幸这种烘干衣服、让身体取暖的希望，也大大地落空了，因为壁炉只是用作装饰品，炉顶出口给堵塞了；烟雾迅速往回喷来，一下子充满了所有房间；干柴劈劈啪啪地冒出火焰，火焰也逼得向外直射，通过破碎的窗玻璃刮来的风，吹得焰头不断变换方向；人们担心府邸会燃烧起来。只好把火势分散，用脚使劲踩，把火扑灭；烟雾不断增加，一片乌烟瘴气，越发叫人难受，人们面临绝望了。

威廉避开烟雾，躲让到一间离得远些的房间里去，不久迷娘跟在他的身后，带进一个穿着整齐的仆人来，这人手里拿着点得透亮、双倍照明的高脚提灯；他朝着威廉奉上盛在美丽瓷盘里的蜜饯和水果，说道：“这是那位年轻女士从那边寄给您的，请你到团体里去。她还说，”仆人用一种轻佻的表情补上一句，“她感到非常愉快，希望同她的朋友们分享这份欢乐。”

威廉根本没有期望有这种提议，自从那次石凳上的荒唐表演以后，他一直用坚决的鄙视态度对待菲琳娜，下定决心，再也不和她打交道了。这时他正要把这甜蜜的礼物退回去，可是迷娘的请求目光硬使他接受下来，并用女孩的名义表示谢意，但是他完全拒绝对他的邀请。他只请仆人照顾一下到来的剧团，又打听男爵的下落。仆人据他所知道的说，男爵躺在床上，已经委托了另外一个人，要他照顾这些可怜的投宿的人。

仆人去时给威廉留下一支蜡烛，因为没有烛台，只好把它粘在窗边横条上，现在至少可以看清房中四壁的情形了。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才着手准备，让我们的客人们安静下来。慢慢地烛光出现了，可是缺少烛芯剪，接着送来几把椅子，一个钟头以后，送来盖被、枕头，所有的东西统统湿透了，这时已经过了午夜，最后才送来了草荐和床垫，这些东西要是早点就送来，倒是顶受欢迎的。

在这段时间当中，也送来了一些食物和饮料，他们没有多加批评就享用了，这些东西看上去很象是一些残渣剩汁，对于客人们来说，实在不成敬意。

第四章 雅尔诺

由于几个冒失小伙子的淘气和放纵，更增加了夜里的不安和灾难，他们互相嘲弄，惊醒别人，轮流玩出各式各样恶作剧。第二天清晨开始，他们就大声抱怨他们的男爵朋友骗了他们，答应给他们的生活照顾和方便，完全没有兑现。可是使他们感到惊奇和安慰的是，伯爵一大早就带领几个侍从到来，询问他们的情况。他听到他们受到这样的恶劣待遇，就十分愤怒：男爵一颠一簸被人扶着走来，抱怨管家趁机违背命令行事，有意给他制造麻烦。

伯爵立即命令仆人当着他的面，把一切整理就绪，尽可能给客人们以方便。接着来了几位军官，他们立即向女演员们了解情况。伯爵让全团演员和他见面，叫着各人的名字和他交谈，谈话中插入几句玩笑，使得大伙儿对这位仁慈的爵爷十分高兴。最后威廉也只好加入迷娘所属的行列里去。威廉尽量对自己的自由行动表示歉意，伯爵对于他的到场似乎早已知道了。站在伯爵身边的一位绅士，虽然不穿军装，人们却当他是军官，特别来和我们的朋友攀谈，显得与众不同。在他那高高的额头下闪的着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金色头发随随便便地向后卷起，他那中等身材表现出勇敢的、坚定不移的品质。他的问话是活跃的，他似乎对他所问的一切都了然于胸。

威廉向男爵打听这位男子，可是男爵对此人没有多少好评。据说：他拥有少校军衔，是亲王的宠儿，办理亲王的机密事务，被当作亲王的右臂，不错，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亲王的私生子。他随公使到过法国、英国、意大利，他到处都显得与众不同，这就使得他自命不凡；他自认为精通德国文学，竟狂妄地对它作浅薄的讥嘲。男爵本人避免同他进行一切交谈，如果威廉也同他疏远，这是明智的。因为归根到底他对任何人都吹毛求疵，人们管他叫雅尔诺，却不知道这个名字有啥意义。

威廉对此无话可说，因为那位陌生汉子尽管显得有点冷漠，使人反感，他却对此人感到一定兴趣。

剧团被安排在府哪里，梅林纳严格命令，从现在起，他们得维持正规秩序，妇女们要分开住，每人都应把注意力和兴趣集中到他扮演的角色和艺术上去。他在一切门上张贴包括许多要点的规章和守则。罚金多少也规定出来了，每个违法者要把钱缴纳在公共储蓄盒里。

规章没有受到多大重视。青年军官不断走进走出，同女演员们想尽方法大开玩笑，捉弄男演员，不等到全部规章制度扎根，就把它毁掉了。他们在房间里互相追逐，又化妆，又捉迷藏。梅林纳开始还想表示一点严肃态度，各种放肆行动使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后来伯爵传唤他去查看布置戏台的地方，他们胡闹得更凶了。年轻的绅士们想出各式各样低级趣味的玩意儿，由于得到一些男演员的帮助，就变得更粗野了。这光景就好象整座府邸被鬼怪精灵的队伍占据了，一直闹到进餐时分，恶作剧才告结束。

伯爵领梅林纳到一间大厅里去，大厅属于旧府邸，通过一条走廊与新府邸连结起来，在厅里架设一座戏台是极好不过的。明智的房主人指出在那儿一切该如何布置。

这时工作赶快进行，戏台架子已经搭起和粉刷好了，他们把盛在行李中可作装演的东西都取出来用上了，其余的东西靠伯爵身边一些灵巧的匠人来帮助制作。威廉亲自参加工作，帮助确定背景，用墨线划出轮廓，忙得不可开交，只盼望没有做错。伯爵常来现场，对此非常满意，指示他们确已完成

的东西本来应该怎么做，让人看出他对各种艺术有不同寻常的知识。

现在相当郑重地开始试演，他们对此有充分的场地和闲暇时间，但愿没有许多在场的陌生人来不断打扰就好了。因为每天都有新客人到来，每人都要亲眼观看剧团。

第五章 威廉第一次在伯爵夫人那儿

男爵拖住了威廉几天，希望把他特别介绍给伯爵夫人。他说：“我向这位卓越不凡的夫人讲了许多关于您的富有才华和感情充沛的剧本，她迫不及待地要同您谈，让您朗诵一两种作品。请您保持镇静，等到第一次暗示过去，明天安静的早晨您肯定会被召唤。”接着他又说明威廉在收场戏中首先要朗诵什么东西，借此他完全可以自我介绍一番。据说夫人非常抱歉，他竟在这忙乱的时候到达，不得不同其他团员一起在旧府邸里受到怠慢。

威廉听了这番话后，十分仔细地翻看剧本，他要借此进入高贵社会，他自言自语：“你至今一直为自己在悄悄地工作，只得到个别朋友的赞赏，你有段时间对自己的才能完全感到绝望了，你还一直在担心，你是不是找到正确的道路，你对剧院的才能是不是也和爱好一样多。对着这么些训练有素的行家的耳朵，而且在小房间里，不能抱什么幻想，这种尝试比别的地方危险多了，可是我却又不甘退缩，我要使这种享受连接上以前的欢乐，把希望扩展到未来。”

他查看了几部剧本，十分注意地细读，改正了个别地方，然后高声朗诵，使语言和表达相当熟练起来。他把练习得最多、认为可以博得最大荣誉的剧本塞入口袋，有天早晨他被召唤到伯爵夫人的面前去。

男爵向他保证，只有她单独和一位好友在一起。当他跨进房间时，男爵公主C非常友好地迎接他，高兴自己和他认识，把他介绍给伯爵夫人，伯爵夫人正在让人理发，用和气的语言和目光接待他，可惜他看见菲琳娜正跪在她的椅子旁边，玩弄各种愚蠢勾当。——“这个漂亮的孩子，”男爵公主说，“唱了各种歌曲给我们听，还是叫她唱完已经开始的小调吧，让我们什么也别遗漏掉。”

威廉以巨大的耐心听唱小调，希望在他开始朗诵以前，理发师走开，有人给他端来一杯巧克力，男爵公主亲手递上饼干。然而早点不合他的胃口，因为他渴望奉献一点使美丽的伯爵夫人感兴趣的東西，以此博得她的欢心。他也觉得菲琳娜在这儿很碍事，她当旁听者曾经常常闹得不愉快。他痛心地看着理发师的手，巴不得夫人的高髻快些梳完。

这时伯爵跨进房来，谈到今天要等待哪些客人到来，又谈今天的日程安排以及其他一些家务事情。他走出去后，有几个军官请求伯爵夫人允许他们待候，因为他们在就餐前还要骑马出去。侍从已经准备就绪，请绅士们进来。

男爵公主趁此机会尽力同我们的朋友周旋，向他表示许多敬意，他惶恐地接受，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他有时摸摸袋里的手稿，希望机会立即到来，几乎再也忍不住了。这时她们放一个献殷勤的商人进来，商人毫不吝惜地把他的所有的盒子、箱子、匣子依次打开，出示每种商品，使出他那惯用的纠缠功夫。

人越来越多。男爵公主注意着威廉，悄声同伯爵夫人谈话，他看到了，不懂是什么用意，他提心吊胆，自白期待一些时间，回到家来以后，才终于把这弄明白了。他发现衣袋里有只漂亮的英国式皮夹。这是男爵公主暗中塞给他的，接着不久，伯爵夫人身后跟来一个矮小黑人，他递给威廉一件精心刺绣的马甲，没有明白说出它是从哪儿来的。

第六章 赞美王侯的剧本，伯爵的计划，威廉的演出

厌恶与感谢的混合感觉，糟蹋了他这天剩下的时间，直到傍晚他才又找到活动机会，这时梅林纳向他透露：伯爵谈到一场序幕，要在亲王驾到那大演出，以示庆祝。亲王要在剧中体现出这位伟大英雄和人类之友的特征。这些品德要一同出现，隆重宣告对他的赞扬，最后他的胸像要用鲜花和桂冠缠绕起来，他那用花体字母大写的姓名要同王冠一起闪闪发光。伯爵委托梅林纳关心这部戏的美化工作和其他的安排，梅林纳本人希望威廉在这方面乐于帮助他，认为这对威廉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怎么说！”威廉厌恶地大声说道，“难道我们除了肖像、盘花姓名和寓意的形象而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向一位王侯表示敬意吗？照我的意见，他应该受到完全不同的赞扬。怎么可以这样奉承一位明理的男子，让他的图像陈列出来，让他看见自己的姓名在油纸上闪光！我十分担心，特别由于我们戏装简陋的缘故，那些寓意形象会造成模棱两可的印象，闹出笑话。如果您想搞这部戏，或者叫人去搞，我都不反对，我只请求别把我算在内。”

梅林纳表示歉意，说这不过是伯爵大人的大概指示，其余的事情完全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这样我衷心愿意，”威廉回答，“为这些杰出的贵族们提供一点消遣的东西，我的文艺女神还没有作过这么舒适的事情，这就是赞美一位受到这么多崇敬的王侯，哪怕只是听人结结巴巴地对他说上几句也好。我想考虑这种事情，也许我能够把我们小小的剧团安排适当，至少我们司“以产生一些影响。”

从这个时刻起，威廉热心考虑这次委托。在入睡以前，他已经大体上把一切都编排好了，第二天清晨一早，计划完成，起草了场次，甚而把一些至关重要的段落和歌曲用诗句写在纸上。

早晨威廉就急忙去找男爵商谈某些情况，把计划摊在他的面前。男爵对此十分满意，不过他表示一些惊异。因为他昨天晚上听伯爵谈到一部完全不同的剧本，照伯爵的指示，要把这写成诗体。

“我认为不大可能，”威廉回答，“那是伯爵大人的意图，恰恰是完成这部剧作，他也对梅林纳指示过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活，他不过是指点我们怎样走上正路。艺术爱好者和行家只是告诉艺术家，他希望什么，至于创作作品，他就听任艺术家去操心了。”

“绝不是这样，”男爵回答，“伯爵大人期望这部剧本只能按照他的指示演出，别的不行。您的剧本自然和他的思想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想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使他改变最初的思想，那我们非借女士们的帮助不可。男爵公主办这类事情最拿手不过了，问题在于计划是不是合她的意，使得她乐于接受这桩事情，有她插手一定行得通。”

“我们横竖需要女士们帮助，”威廉说，“无论在人员和戏装上，我们都不够演出资格。我算计到了几个漂亮的小孩，他们在屋里跑来跑去，是侍从和管家的家属。”

接着他就请求男爵把他的计划介绍给女士们。男爵没有一会儿就回来，带来消息说：她们想同他本人谈。今天晚上，贵族们要去看戏，因为有某位将军莅临，演出将比平常更认真些，她们借口身体不适，回到她们的房里去，

即亲王。

他就通过秘密楼梯被人领进去，然后他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朗诵他的东西了。这样的秘密给于今后事情以加倍的诱惑力，尤其是男爵公主对这次约会欢喜得象孩子一样，而更重要的是，这是违反伯爵的意志，秘密而巧妙地进行的。

傍晚时分，到了约定时间，威廉被人接去，谨慎地领上楼，男爵公主在一间小房里迎接他的这种方式使他顿时想起上次的幸福时间。她带他到伯爵夫人的房里去，现在要看怎样询问，怎样研究了。他以非常热烈和愉快的心情出示他的计划，女士们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们的读者将会允许，就是我们也很快就使他们熟悉计划。

在显示田园风味的一场中，孩子们要用舞蹈来开场，表演一场游戏：有个人走来走去团团转，以赢得别人的位置，然后他们就要同别人轮流开玩笑，最后是伴着不断重复的圆舞，唱一首快活的歌曲。接着琴师同迷娘到来，引起好奇心，并招来好些农人，老人要唱各种歌曲来赞美和平、安宁和欢乐，紧跟着是迷娘跳起蛋舞。

在这种天真无邪的欢乐中，他们被一阵军乐声扰乱了。剧团遭到一队士兵的袭击，男人们奋起抵抗，被打败了，女孩们四处逃散，受到追捕。看来一切将在骚乱中毁灭，这时出现一个人物——诗人还没有确知他的使命——传来消息：统帅离这儿不远，他将恢复平静。这儿主角的性格用最美的线条描绘出来，他在刀光剑影中许下安全的诺言，限制放纵与暴行。现在要为这位宽宏大量的统帅举行庆祝大会。

两位女士对计划表示很满意，只是主张必须加点比喻性东西在剧本里，使伯爵大人感到高兴。男爵建议把带兵官的头儿标明为不和与暴行的神灵；但是最后弥涅尔瓦 必须到来，给神灵戴上镣铐，并传达消息，说英雄莅临，予以赞美。男爵公主接受说服伯爵的工作，据说，他指示的计划实现了，只是稍加改动。这时她强调要求：收场时半身塑像、镶花姓名和玉冠一定要出现，不然的话，担心一切交涉等于白费。

威廉已经在思想上准备好了，他打算怎样借弥涅尔瓦的口赞美他的英雄，经过长时间的反对，他才在这点上让步，不过他觉得是由于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的方式才迫不得已。伯爵夫人美丽的眼睛与和蔼可亲的态度，要打动他是太容易了，他毅然放弃最美好、最心爱的构思，放弃理想结构上的统一性以及一切适当的细节，违反良己的艺术良心而行动。同样，他的市民良心也面临艰苦的斗争，就是在进一步分配角色时，夫人特别强调他非亲自参加演出不可。勒尔特司分得残暴的战神那个角色。威廉要扮演农人的首领，这人会念几首颇为优美的、充满感情的诗。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抗拒以后，终于屈服了。他找不到推辞的理由，因为男爵公主向他介绍，在这儿府邸里的戏台，反正只能当作交际剧场看，只要有适当的序幕，她本人愿意参加登台演出。接着夫人们说了许多友好的话，放我们的朋友走了。男爵公主对他郑重地说，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陪他走到小楼梯口，同他握手告别，并祝晚安。

第七章 迷娘不愿跳舞

女士们对演出的真诚关怀，使他受到鼓舞，他的计划通过讲述更加清楚了，现在完全活跃在眼前。他把绝大部分夜里时间再加第二天早晨，都用来使对话和歌词字斟句酌地诗体化。

计划差不多完工了，他被召唤到新府邸去，他听说贵族们正在用早餐，打算同他谈话。他跨进大厅，又是男爵公主首先向他迎面走来，借口问候早安，却悄悄对他耳语：“随他们怎么问您，一点儿也别提您的剧本。”

“我听说，”伯爵对他大声说，“您十分努力，为我的序幕工作，这是我打算用来向亲王致敬的。我同意您把弥涅尔瓦安排在里头，对此我及时想到，这位女神该穿什么衣服，以免违反化装的规矩。因此我让人从我的图书室里把所有的书籍拿来，女神的图像就在里头。”

就在这个时刻，有几个仆人把盛满大大小小各种开本书籍的大篮子搬到大厅里来。

蒙福孔、古代塑像、石雕和钱币丛书，各类神话书籍都打开了，比较图像。然而这还不够！伯爵凭自己出色的记忆力，想起各种弥涅尔瓦像，出现在封面铜版画，扉页画以及其他方面等等。所以要把书一本本地从图书室里搬来，最后伯爵坐在书堆里。可是他再也想不起更多的弥涅尔瓦了，于是哈哈大笑道：“我敢打赌，整个图书室里再也没有弥涅尔瓦了，也许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形，藏书竟然完全漏掉了保护女神的像。”

全体人员对这种心血来潮都乐了，尤其是雅尔诺，是他不断鼓励伯爵把书籍搬来，简直笑不可遏。

“打现在起，”伯爵转身向威廉问道，“您指的是哪尊女神？这是主要的。是弥涅尔瓦还是帕拉斯？是战争女神还是艺术女神？”

威廉答道：“伯爵阁下，如果我们对此不明确表示，不是最恰当不过吗？正因为她在神话中具有双重身份，所以我们也让她在这儿以双重人格出现。她自称是战士，只不过为了安慰人民，她颂扬英雄，从而提高他的人道精神。她克服暴行，在人民中恢复欢乐与安宁。”

男爵公主唯恐威廉泄露秘密，急忙把伯爵夫人的贴身裁缝师傅推到中间去，让他表示意见，怎样把这样一件古代的裙子做得天衣无缝。这个汉子对化妆工作颇有经验，懂得轻而易举地把事情办好。因为梅林纳太太不顾自己怀孕已经到了晚期，还接受下了扮演天上贞女的角色，他就奉命给她量尺寸。伯爵夫人不管贴身侍女的不满，指示从存衣室里取出衣服来改做。

男爵公主以巧妙的方式又把威廉拉到一边，很快就让他知道，她把其余的事情也办好了。同时她把指挥伯爵家庭乐队的乐师打发到他身边来，有时给必要的剧本谱曲，有时从音乐储备中挑选对此合适的旋律。从这时起，一切都按预期的进行，伯爵不再追问剧本了，而要忙于搞透明装饰，要在戏剧收场时使观众感到意外惊奇。他的发明加上糕点师傅的灵巧，果然搞出一种相当悦目的照明。伯爵在旅行当中见过这类极大的庆祝典礼，带回来许多铜版雕刻和图画，懂得需要什么东西，津津有味地予以指示。

与此同时，威廉完成了他的剧本，给每个人分配好角色，自己担任预定

法国考古学者，自 1719 年起发表 15 卷有图解的古代艺术丛书。这儿指丛书。

即雅典娜，她既管文艺，又管战争。

的角色，因为音乐师同时对舞蹈十分在行，于是由他布置芭蕾舞，一切都进行得顺利极了。

只是有个意想不到的障碍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眼看将给他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他曾预示迷娘的蛋舞将产生极大影响，因此他感到多么吃惊，当女孩用平常那种干巴巴的口气拒绝跳舞，强调她现在是属于他的，不再登上舞台了。他百般劝说，希望能打动她，一直到女孩开始痛哭，他才罢手；女孩扑在他的脚下，叫道：“亲爱的父亲！你也别上戏台去吧！”他没有注意这句暗示，还在思索用别的什么转变来使场面显得有趣。

菲琳娜扮演一个农村少女，在轮舞当中要用个别的声音唱歌，并把诗句带给合唱队，她对此感到兴高采烈。此外，她也完全如愿以偿了，她有特别的房间，经常围着伯爵夫人打转，扮种种滑稽姿态讨她欢喜，为此每天得点赏赐；因为她天生来容易模仿，于是她在和夫人们的交往中，不久就注意到适合于她的许多东西，她在短时间内成了一个彬彬有礼，举止端正的人。马厩总管的关怀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因为军官们也在对她强烈追求，于是她忽发奇想，也扮演一下冷若冰霜的人，以巧妙方式作出某种高尚的姿态。现在她既冷酷而又精细，在八天内就看出全家的弱点，要是她存心搞什么名堂，很容易就可以利用它们来为自己谋幸福。不过她在这儿利用自己的优点，只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过一天快活日子，只有在她觉得不会发生危险时，她才变得无礼。

众人都在学习自己承担的角色，伯爵命令进行主要排练，届时他要到场，他的夫人开始关怀怎样让他接受现实。男爵公主悄悄地召唤威廉，她指出，排练时间越近，就越加感到为难，因为伯爵的思想一点儿也没有保留在剧里了。雅尔诺正跨进房来，也被邀请参与秘密。他衷心高兴，极愿为夫人们提供良好的服务。“仁慈的夫人，”他说，“如果你们不愿在这件事情中自想办法，那可就糟了。不过，无论如何我愿意支持到底。”于是男爵公主就说，她至今把整个剧本分段而无秩序地对伯爵作了讲解，让他对个别地方有所准备，不过他在思想上总认为整个剧本与他的理想相符。“我想，”她说，“今晚试演时坐在他的身边，努力分散他的注意，我也把糕点师傅安排好了，让他在收场时把装饰搞得尽量美好，不过也留下一点儿缺陷。”

“我知道有个宫廷，”雅尔诺回答，“哪儿需要象您这样活跃、聪明的朋友。要是今晚您的技巧再不管用，那您就招呼我，我自会设法把伯爵弄出来，等到弥涅尔瓦出场及花体字母问题可望很快得到帮助，才放他进去。好几天以来，我就有点关于他堂兄的事情要向他透露，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一直藏在心里。这也将使他转移注意力，而且并不十分好受呢。”

有些事情阻止伯爵在开始排练时到场，后来男爵公主同他聊天。雅尔诺的帮助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伯爵正要充分指责、改正和命令的时候，他对剧情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最后梅林纳太太按照他的意思说话，透明字母显得不错，他表示完全满意。等到一切都巴过去，人们进行演出，他才看出不同的地方。他开始沉思，剧本是不是真正根据他的构思呢？这时雅尔诺一听招呼就从幕后站出来，傍晚过去，亲王真正到来的消息证实了，他们骑马出去几次，看见先头部队在邻近地区露营，整座府邸呈现出一片喧哗和忙乱景象。我们的演员们本来就没有常常得到心怀不满的仆人们的很好照顾，现在只好在旧府邸里把时间消磨在期待与排练中，没有一个人特别去理他们了。

第八章 威廉作为戏剧顾问和导演——他称赞法国剧院——雅尔诺指出莎士比亚

亲王终于到来了，司令员、参谋部军官及其他的随从人员也同时到达；另外还有许多人，一部分是来拜访，一部分是为了任务缘故提出申诉，简直使府邸变得像一个蜂巢，蜂群正要嗡嗡起飞。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来瞻仰这位卓越的王侯的风采，每个人都赞叹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每个人都吃惊地在这位英雄和统帅的身上，同时看到一位乐于助人的廷臣。

全体家庭成员都必须遵从伯爵的指令，在亲王抵达时固守自己的岗位，不许有演员露面，因为要让亲王对准备好的庆祝典礼感到意外惊讶。果然不错，当他晚上被引进宏敞的、灯火辉煌、用前世纪编织的挂毯装饰起来的大厅里时，完全料想不到有戏剧，更想不到有序幕来赞颂他了。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而剧团在完成演出以后，必须来到亲王面前报到，亲王用极友好的语气向每个人间点什么，又以极关心的态度对每人说点什么。威廉作为此冈的作者特别从行列中走到前面来，他同样得到应得的赞扬。

序幕演出以后，没有人特别提问，几天当中仿佛根本就没有演出过这一类东西，只有雅尔诺偶尔同威廉谈到这个方面，并十分理解地予以赞叹，只是加上如下的话语：“可惜的是您用空心胡桃演空心胡桃。”——有好几天，威廉思想中一直记住这句话，他不知道，对此怎么解释，更不知道从中汲取什么教益。

在这段时期中，剧团每晚上都尽力把戏演好，尽可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不应得的掌声鼓舞着他们，这时他们在旧府哪里，真以为广大群众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拥挤到这儿来，陌生人群被他们的演出吸引住了，仿佛他们成了中心，一切都环绕它而旋转，一切都为了它而活动。

只有威廉看出相反的方面，心中产生巨大的厌恶。亲王虽然坐在椅上极认真地把头几场演出从头看到尾，可是他逐渐显得有点精神旁注，不过态度是好的。尤其是威廉在谈话当中发现的以雅尔诺为首的高明人物，只对剧场匆匆地膘了几眼就不看了，此外，他们都坐在前厅里打牌，或者似乎在商谈公务。

威廉深感厌烦的是他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没有受到预期的欢迎。在挑选剧本、台词抄本上，在经常的排练以及其他不断出现的事情方面，他热心帮助梅林纳，梅林纳在暗中也感到自己能力不够，最后只好听其自便。威廉熟记角色，用热烈活泼的表情，彬彬有礼地把角色讲解出来，达到他那不多的自我修养所允许的程度。

男爵继续观剧，打消了剧团的任何疑虑，他向他们保证，剧团产生了极大的效果，特别要归功于演出一部他自己的剧本，他只是惋惜亲王对法国剧院有偏爱，反之，他属下的人，其中雅尔诺特别显得突出，却对英国戏台上的鬼怪狂热地倾倒。

从这方面看来，我们演员们的艺术虽然没有受到极好的注意和赞赏，可是演员们本身对男女观众来说并不是全然无关重要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女演员们从开头起就引起青年军官们的注意；后来她们更加幸运，赢得

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之弟亨利希亲王偏爱法国文艺，歌德同他会见过两次这里是对他的影射。

腓德烈二世在他的文章《论德国文学》中，就这样称莎士比亚的作品，例如《汉姆雷特》中的鬼魂。

了一些更重要的对象。不过我们对此宁愿缄口不言，只注意伯爵夫人对威廉一天比一天更感兴趣，而他的心里也暗中开始萌生爱慕之意。只要他在台上，她的目光总是不能离开他，不久他就显得完全是为她个人在表演和朗诵了。他们彼此眉来眼去，这对他们是种说不出的快乐，他们的坦荡心灵对此任其自然，既不滋生更热烈的期望，也不担心任何后果。

好象两个敌对的前哨，越过把他们分开的河面，安静而快乐地共同讨论，没有想到包括两边党派在内的战争，伯爵夫人和威廉也越过出身与等级的鸿沟，互相交换含情脉脉的目光，每人都相信自己这一边可以安全地沉浸在情感之中。

男爵公主这时选中了勒尔特司，这个勇敢、活泼的小伙子特别使她喜欢。他虽然是憎恶妇女的人，却不鄙视逢场作戏，而这一次的确是违反本意，差点被男爵公主和蔼可亲和迷人的气质吸引住了，多亏男爵偶然为他作了一件好事，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件坏事，让他更仔细地了解这位女士的思想。

有一次勒尔特司大声赞美她，称她是女性中的翘楚，男爵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已经发觉出事情的真相了，原来我们可爱的女友又为她的猪圈赢得了一头猪。”这个不幸的比喻最明显不过的是指喀尔克 危险亲吻的故事，使勒尔特司听了大为光火，然而他不得不怀着愤怒，听男爵无情地继续说下去：

“每个陌生人都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受到这么亲切对待的人；可是他却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我们大伙儿都曾经在这条路上被她领着团团转，不管是壮年人，小伙子或者男童，有段时期都不得不归顺她，眷恋她，渴望把她弄到手。”

一个幸运人儿正踏进魔女的花园，受到人造春天的一派绮丽风光的接待，耳里只听到夜驾的歌声，突然出其不意地迎面传来某一个变了形的先辈的猪叫，自然是最煞风景不过了。

听了这次揭露，勒尔特司打心坎里感到羞愧，他的虚荣心又一次把他引上了歧途，使得他认为任何女人至少总有点好的地方。从现在起，他完全忽视她，而去和马厩总管交往，同总管一起努力击剑和打猎，对于排练和演出，却当作纯粹次要的事情，而进行自我欺骗。

有几次早晨，伯爵和伯爵夫人召唤剧团的一些人去，每人都觉得有理由嫉妒菲琳娜不配享有的幸福。伯爵常常在梳洗时留他的宠儿书呆子在身边呆上几个钟头。这人渐渐穿着打扮起来，佩戴和装备上了表和烟盒。

有时剧团全体或单独个人饭后被召到显贵者面前去，他们认为这是莫大的光荣，殊不知，同时猎人和仆从带进一大群狗和马到府邪院子里来溜达。

有人对威廉说，他应当找机会向亲王殿下赞扬对方心爱的作家拉辛，并以此唤起对自己的好感。有天下午，威廉果然找到这样的机会，这时他被召唤前去，亲王问他是不是也努力研读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的作品，威廉用十分热情的肯定语气回答殿下。他没有注意，亲王没有等他回答，就准备走开，去找某一个人，他立即抓住机会不放，差不多挡在亲王的路前，继续说道：他对法国剧院评价极高。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阅读大师们的作品。听说殿下完全公正地对待拉辛的巨大才能，特别使他感到真正的高兴。“我想象得出，”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一个女巫，她亲切接待来到她岛上的客人，但是后来就用妖术把他们变成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1639—1699）。

他继续说道，“高贵的显赫人物怎样评价一位诗人，诗人那样出色而正确地把他们的较高级的生活关系描写出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高乃依表现了伟大人物，那么，拉辛就表现了高贵人物。当我读他的剧作时，我总是想到这位作家，想象他生活在光辉灿烂的宫廷里，目睹一位伟大的国王，同最优秀的人物往来，洞察人类的秘密，哪怕秘密隐藏在珍贵的编织壁毯后面。当我研读他的《布里塔尼居斯》和《贝蕾妮丝》时，我真正觉得，我仿佛是在宫廷里，仿佛深悉这些地上神抵寓所里的大小事件，我通过一个感情细腻的法国人的眼睛，看到受全民族崇拜的国王们，看到受千万人羡慕的廷臣们，看出他们的自然形态连同他们的缺点和痛苦。根据轶事传说，拉辛曾经悲伤欲绝，因为路易十四不再接见他，让拉辛感觉出国王对他的不满，这对于我是理解他所有作品的一把钥匙，我认为一位具有如此巨大才能，生死都要看国王眼色的诗人，不可能写不出值得国王和公侯赞赏的剧本。”

雅尔诺朝这边走来，带着惊异的神情倾听我们朋友的谈话；亲王没有回答，只用满意的目光表示他的赞同，朝旁边转过身去，威廉还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辩论，想把题材发挥尽致，是不礼貌的，他还愿意多说一些，向亲王表示，他阅读亲王心爱的诗人不是无用，也不是没有感情的。

雅尔诺拉他到旁边，说：“难道说，您从没有看过一本莎士比亚的剧作吗？”

“没有，”威廉回答，“因为自从莎剧在德国出名以来，我对剧院还一无所知，我不知道，现在偶尔恢复过去青年时代的爱好和活动，会不会使我喜欢。不过就我对于那些剧本所听到的一切来说，进一步学习认识如此不可思议的鬼怪，已引不起我的好奇心了，这些东西似乎超出一切可能及良好的道德风尚之外。”

“不过我愿奉告您，”雅尔诺说，“不妨试一试，亲眼看看稀奇古怪的东西，也役啥害处。我愿意借几本书给您，您最好抛下一切，回到您清静的老屋里去，在魔灯下观看这个陌生世界，没有比这更好地应用时间了。您至今把猢猻打扮成人，训练狗儿跳舞，这样浪费时间是罪过。我只要求如下一点，就是您不得对形式有抵触；其余的事情我就听凭您正确的感情去处理了。”

马匹站在门口，雅尔诺同几位骑士跨上马，要去打猎消遣。威廉忧郁地望着他的背影。他多么愿意同这个男子再多谈一些东西，此人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大客气，却给了他新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正是他所需要的。

一个人为了发展他的力量、才能和理解力，往往陷入困境，这时一位好朋友可以轻而易举地帮助他摆脱。这好象一个游子，离旅店不远的地方掉进河里，如果有人立即抓住他，把他拖到陆地上来，固然会弄湿一身衣服，如

高乃依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1606—1684）。

指路易十四。

两部是拉辛的重要作品。

韦中第一次提到莎士比亚，莎氏在德国文学界受到推崇，要特别归功于莱辛、赫尔德尔和歌德，尤其是歌德在论文和谈话中，一生服膺莎士比亚，强调莎氏有取之不竭的力量，深透生活，与世界精神同源。歌德自1791年接受魏玛剧院的指导以来，陆续演出：《约翰王》、《汉姆雷特》、《亨利四世》等剧，把建立德国民族剧院的理想逐步实现。本书中的主角威廉·麦斯特的的发展过程，也注入了作者本身的一些经历。

可能指莎士比亚打破僵化的三一律而独创的自由形式。

果任其漂到对岸，他也许可以自救，但就必须朝着原定的目标绕个困难的大弯了。

威廉开始预感到，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跟他原来所想的的不同。他就近看到了高贵人物和伟大人物的重要而富有意义的生活，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他们怎样懂得赋予他们的生活以轻松愉快的风度。一支行军的部队，以一位王公英雄为首，统率着许多共同效力的战士，拥有如此众多紧跟不舍的崇拜者，这一切提高了他的想象力。在这种情绪中，他得到了答应给他的书。果然不出所料，那位伟大天才的思潮在短时间内就攫住了他，把他引导至一望无际的大海，很快他就投身其中，完全忘记了自己。

第九章 贵族与文学创作——钻研莎士比亚——弗德里希再来

自从演员们居住在府邸以来，男爵同他们的关系经过了各种不同的变化。开始双方都觉得满意；因为男爵一生当中第一次把他写的剧本之一——他曾用他的剧给一个社交剧院打气——交到真正演员的手里，目睹剧本送去正式演出，他不禁心花怒放，为了表示慷慨，向兜售时髦用品的流动商贩购买一些小礼物给女演员，又特地给男演员设法弄来几瓶香槟酒；演员们对此也十分卖力地演出他的剧本。威廉不遗余力地把卓越的英雄的豪言壮语一字不漏地熟记下来，他承担了这个角色。

不过在此期间，暗中逐渐滋生了一些不协调的气氛。伯爵对某些演员的偏爱一天天地明显起来，这必然使得其他的演员不愉快。他把他宠爱的人捧得特高，因而给剧团里带来了嫉妒与不和。梅林纳逢到争执发生，往往束手无策，处在十分难堪的境地。受到表扬的人接受赞扬，并没有特别感谢，而被冷落的人就千方百计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泄他们的愤懑，使得以前受到崇敬的恩人逗留在他们当中感到尴尬。有一天出现了一首不署作者姓名的诗，在府邸里造成许多轰动，更加滋长了他们幸灾乐祸的心理。人们迄今一直絮絮叨叨地谈论男爵同丑角的往来，人们给男爵编造了各式各样故事，给某些事件添油加醋，赋予他们两人逗人发笑的有趣形象。最后人们开始讲述：男爵和几位演员之间产生一种同行嫉妒，这些演员自以为可当作家，在这种传说的基础上，出现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首诗，诗的内容如下：

我这个穷鬼，男爵大人，
羡慕您的阶层，
羡慕您的地位接近御座，
羡慕您的良田众多，
羡慕令尊的牢固府邸，
羡慕他的枪弹和猪区。

男爵大人，看来您好象
羡慕我这个穷鬼，
因为我从少年时起
就蒙大自然的垂怜。
我有灵活的心机和头脑，
我虽然穷，却不是个可怜的笨蛋。

现在我想，亲爱的男爵大人，
我们最好还是各不相干：
您作您令尊大人的少君，
我始终是我母亲的宝贝心肝。
我们生活得没有嫉妒和憎恨，
互不贪求对方的头衔，
您别占诗坛的位置，
我也不想进贵族们的圈圈。

人们对这首诗的情绪各不相同，诗几乎抄写得无法辨认，传到不同人的

手里，没有人可以猜出作者是谁。当他们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心情开始对此取乐时，威廉以坚决的口气表示反对。

“我们德国人，”他大声说，“活该这样，让我们的文艺始终受到轻视，长期萎靡不振，就因为我们不懂得尊重有地位的人，这些人愿以某种方式从事我们的文学活动。出身、地位和财产与天才和审美力并不矛盾。这点外国民族已经教导了我们，在他们民族的最优秀的人物中大部分是贵族。迄今为止，德国国内如果有人生来就献身科学，那简直是奇迹，所以迄今为止，只有少数有名的名字由于爱好艺术和科学变得更加有名，与此相反，一些从黑暗中上升起来的人，好比不知名的星星出现在天际，情况就不总是这样了。如果我没有特别弄错的话，那么，国内的第一阶级正在利用他们的优势以争取未来文艺最美丽的花冠。因此，我感到难受的莫过于下列事实：我不仅看到市民常常嘲笑懂得重视文艺的贵族，而且还看到有高贵身份的人物，也凭一时的心血来潮和极不公正的幸灾乐祸心理，把他们的同类从道路上吓走，在那条路上，光荣与满足期待着每个人。”

这似乎是针对伯爵的最后表示了，威廉听说，伯爵认为这首诗实在好，固然，对于这位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同勇爵开玩笑的伯爵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可以尽情折磨他的亲戚，关于诗的作者是谁，每人都有自己的猜测。伯爵自负聪明不亚于任何人，忽发奇想，立即准备为此作证：这首诗只能出自他的书呆子的手笔，此人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他早已发现此人身上有点诗人的天才。为了好好地取乐一番，于是有天早上他叫人去召唤这个演员来，要这人当着伯爵夫人，男爵公主和雅尔诺的面，把诗朗诵给他听，演员为此获得赞扬、喝彩和一件礼物，伯爵问他是不是还保存有早年的一些诗，他聪明地否认了。这样一来，书呆子获得诗人、幽默家的名声，而在那些对男爵怀有好感的人的眼中，则成了诽谤者和坏人。从这个时候起，伯爵一直不断地对他喝彩，他高兴怎样演出，就怎样演出，于是这个穷光蛋最后被吹捧得飘飘然，几乎快发疯了，接着他也想象菲琳娜那样在府哪里占有一个房间。

如果这个计划立即实现了，他倒可以避免一场大大的灾难。有天晚上，他回到旧府邸，正在黑暗的窄路上四下摸索，突然遭到袭击，被几个人牢牢抓住，另外的人就狠狠地揍他，在黑暗当中拳头密如雨点一般，他几乎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费了莫大气力，才爬到伙伴们的住处，他们故作气愤，暗中却对这次不幸事件感到高兴，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遍体鳞伤，新的褐色外衣完全变白了，好象他和磨坊主人打了架，浑身被溅上面粉，斑斑点点，一塌糊涂。

伯爵立即获得这方面的消息，不禁勃然大怒。他把这种行动当作极大的罪行，提高到危及城堡和平的程度，他吩咐他的审判官采取最严厉的审讯。染上白粉的外衣就是主要证据。凡是府哪里一切与药粉和面粉有关的东西，都应受到检查，可是，结果徒然。

男爵以他的名誉庄严地担保：那种开玩笑的方式自然使他大不高兴，而伯爵大人的行为也并非是最友好的，不过男爵懂得置身事外，对于诗人或讽刺作家——随便让人怎么称呼吧——所遭遇的不幸事故，他丝毫也没有参与。

陌生人的来来往往及家中的不安，很快就把整个事情给忘记了，只有那位倒霉的宠儿，为了短时间借用别人的羽毛来装扮自己，不得不付出重大的

代价。

我们的剧团每晚都有规则地继续演出，就整体上看是很好的。可是现在开始变化，他们的情况越好，他们的要求也越高。在短时间内，他们觉得吃、喝、服侍、居住等都太菲薄了，他们向他们的保护人男爵要求对他们照顾得更好一些，要男爵把曾经答应给他们的享受和舒适条件予以兑现，他们的怨言越叫越响，而他们的朋友满足他们的努力总是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威廉除了排练和演出时间而外，很少在人前露面。他把自己关在最后面的一间房中，只许迷娘和琴师进去，他完全生活和活动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除本身而外，既不知道，也感觉不出任何东西了。

有人讲魔术师的故事，说他用符咒召唤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到他的小房里来。咒语发生奇效，不久整个房间都变得水泄不通，精灵们向地上画的小小圆圈挤来，在圆圈周围及魔术师的头上，不停地旋转变换，数量不断增加。每个角落都塞满了，每条边缘都占据了。蛋膨胀起来，而巨人形体缩小成蘑菇一般。不幸魔术师忘记了遣散鬼怪的咒语，不能把鬼怪的浪潮平息下去。一威廉就这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千百种感觉和才能在他身上活跃起来，他对此既理解不出，也想象不到。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他从这种状态中拉出来，要是有人找机会走来，同他谈外面发生的事情，他就极为不满。

有人报告他下列一项消息，也没有引起他多大注意。据说，府邪院子里将执行一项判决，有个男重要受到撒灰的处罚，由于他犯有夜晚闯入住宅的嫌疑，加上他穿着一位假发师的外衣，也处罚，但是要把他作为流浪汉给他一顿教训，然后打发他走，原来男童在本地东游西荡了几天，夜晚住在磨坊里，最后拿来一把梯子搭在花园墙上，就从那儿翻了过来。

威廉觉得整个争吵不值得特别注意，后来迷娘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他，犯人是弗德里希，男童自从和马厩总管闹事以后，就离开剧团看不见人影了。

威廉出于对男童的关心，急忙动身前去，看见府邪院子里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伯爵就是在这种场合也爱讲究排场。男童被带来了。威廉走到中间去，请求暂停，同时他认出男童，然后提出各种有利于男童的理由。他费了不少唇舌贯彻他的意图，最后得到允许，同犯罪者单独谈话。男童再三声明，他对演员挨打的袭击事件毫不知情。他只是环绕府邪兜个圈子，夜里偷偷进去是为了寻找菲琳娜，他已经打听出她住的睡房，如果他不是中途被人捉住，他一定会碰上她了。

威廉为了剧团的名誉，不愿把关系揭穿，他跑去找马厩总管，请根据他对人员和家庭的认识，调解这桩事情，释放男童。

这位随机应变的男子，在威廉的帮助下，编造了一个小故事。据说，男童原是剧团的成员，离开剧团以后，又希望重回剧团受到录用。因此他才打定主意，夜晚去寻找几位保护人，向他们求情。此外，还有人证明他平常演得不坏，女士们也帮忙说情，于是他被释放了。

威廉把他接受下来，从这时起，他成了这个古怪家庭的第三名成员，好些时候以来，威廉把这个家庭看作是自己的。老人和迷娘都友好地对待这个归来的人，自此以后，三人团结一致，尽心为他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服务，给他干一些使他高兴的事情。

因为假发师常使用扑粉。

第十章 威廉装扮伯爵

菲琳娜在夫人们身边，一天比一天更会曲意逢迎了。要是只有她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多半把谈话引导至来往的男人们身上，而威廉绝不是她们所关注的最后一个。机伶的女孩早已看出，他给了伯爵夫人的芳心一种深刻的印象。于是她讲述已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关于威廉的事情；不过她总是提防着别说出可以对他作不利解释的话。相反，她称赞他宽宏大量，慷慨好施，尤其是他对待女性的高尚行为。她对于向她提出的其他问题，也回答得十分得体。男爵公主也看出她美丽的女友不断增加的爱慕心情，她对这一发现十分欢迎。因为她对好些男子，特别是最近几天对雅尔诺的关系，已瞒不过伯爵夫人，伯爵大人的纯洁心灵对这种轻浮举止不无非难，免不得说几句温和的责备活儿。

男爵公主和菲琳娜都同样特别关心，促使我们的朋友更加接近伯爵夫人，此外，菲琳娜还希望有机会再为本身工作，尽可能重新得到这个青年男子对她已经失去的恩宠。

有一天，伯爵同其他的人员一起骑马出去打猎，他们要第二天早晨才可望转来。这时男爵公主想出一个开玩笑的方法，这完全符合她的性格；因为她欢喜化装，为了使众人惊奇，时而扮成农家姑娘，时而扮成侍从，时而扮成打猎小伙子出现在人面前。她借此装出一副小仙女的样子四处出现，特别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她最高兴的莫过于神不知鬼不觉地伺候众人一些时候，或者混在他们中间，最后她用齐玩笑的方式露山本来面目。

傍晚时候，她让威廉到她房里去，因为她正巧有点事情要作，就由菲琳娜代替她，使他有思想准备。

他到来时，发现不是仁慈的公主，而是这个轻浮的女孩在房里，未免奇怪。她以一种相当正派的坦率态度对待他，这是她直到现在训练有素的了，以此迫使他同样客气起来。

开始，她一般地取笑他碰到好运气了，而且她看出来，运气现在还跟着他呢；接着她以一种令人好受的方式，责备他不该一直用这种态度对她，使她苦恼，同时她骂自己，谴责自己，承认她自己不是，不然的话，或许她早和他相会了。她但白地叙过她以往的处境，又补充说：如果她不能改变，就不配得到他的友谊，而且连自己也瞧不起自己了。

威廉对这番话深感吃惊。他的世故大小，不知道正是轻浮的、不能改过自新的人，常常诉苦得最厉害，极会坦率地承认和痛悔他们所犯的过失，其实他们毫无力量从错路上退回来，而是被无比强大的自然力量拖下去。因此，他不能始终对这个玲珑可爱的犯罪女子保持不友好态度。他同她攀谈起来，听她说到一项奇怪化装的建议，她们想以此来使伯爵夫人感到意外的惊讶。

威廉对此觉得有些顾虑，把这告诉菲琳娜。可是男爵公主这时跨进房来，不容他再费时间去犹豫，拖住他跟自己一道走，而且保证现在正是时候。

天色已经黑了，她带他到伯爵的更衣室里去，让他脱下自己的上衣，披上伯爵的丝绸睡衣，把缠红饰带的便帽戴在他头上，又领他到内室里去，叫他坐在一把大安乐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她亲手点燃圆芯油灯，灯就放在他面前，教导他怎么作，要扮演什么角色。

她说人们会去报告伯爵夫人，说她的丈夫出乎意外地回来了，他的情绪恶劣，她听后就会到来，在房里来回走几次，然后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把胳膊

膊放在他的肩膀上说几句话。他要尽可能久，尽可能好地扮演丈夫的角色：不过等到他终于露出真面目时，他必须显得极有礼貌和潇洒风流。

威廉经过这样古怪的化妆以后，心中十分忐忑不安。这个建议大大出乎他的意外，他来不及考虑就得实行起来。男爵公主又回到房里去了，他这才觉察出他占据的位置有多危险。他不否认，伯爵夫人的美丽、青春和妩媚给了他一些印象，然而他的天性完全远离一切没有意义的风流韵事，而他信奉的原则不允许他想到比较严重的行动，这时他真是如坐针毡。他既害怕这会使得伯爵夫人不高兴，又害怕使她过于高兴，超出合理的限度。

每个曾经对他发生过影响的女性魅力，又出现在他的想象力面前。玛丽安妮身穿白色晨衣出现在他面前，哀求他别忘记她；菲琳娜的婉恋可爱，她那美丽的头发和她那小鸟依人的态度，由于出现在眼前又活跃起来；可是，这一切都遥遥地退到一片轻纱后面去了，一旦他想到高贵的、如花似玉的伯爵夫人，想到几分钟内他的脖子就会感觉到她的手腕，她那纯洁的轻怜密爱要求他作出反应。

他怎样从这种难堪处境中摆脱出来的奇特方式，自然不是他意料得到的。这时他有多么吃惊，甚而可以说有多么恐怖，他背后的门打开了，他偷偷地从镜里看了第一眼，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伯爵手里执灯跨进房来。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坐着不动，还是站起来呢？逃走呢？承认还是否认呢？或者请求宽恕？这种念头不过刹那之间。伯爵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又退回去，轻轻地关上门。在这一瞬间，男爵公主从侧门跳进来，熄了灯，把威廉从椅子上拉起来，拖他跟着她到内室里去。他赶快脱下睡衣，立即把它归还原处。男爵公主手里拿着威廉的上衣，同他穿过一些房间、走道和隔板，跑到她的房里。她休息好以后，才告诉威廉：她已到了伯爵夫人那儿，向她谎报伯爵回来的消息。“我已经知道了，”伯爵夫人说，“这会出什么事吗？我方才瞧见他从边门进来。”男爵公主吓得魂不附体，立即朝伯爵房里跑来想把他带走。

“不幸您来得太迟了！”威廉舒口气大声说，“伯爵方才在房

里，看见我坐在椅上。”

“他认出您来了吗？”

“我不知道，他在镜里看见我，就象我在镜里看见他一样，在我还弄不清楚他是鬼怪或者是他本人以前，他又退回去，随手把门关上了。”

男爵公主愈来愈感狼狈，这时有个仆人走来唤她，并说伯爵正在他夫人身边。她带着沉重心情走去，发现伯爵虽然静静地在想心事，但是面容显得比平常更温和友好。她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对。他谈到打猎的事件及提前口来的原因。谈话一会儿就结束了。伯爵又沉默着，当他问到威廉，希望召唤他来，朗诵一些东西，这不得不引起男爵公主的特别注意。

威廉在男爵公主房里重新穿好衣服，稍为休息一下，听到召唤，不免忧心忡忡地赶去。伯爵给了他一本书，他怀着鬼胎从书里朗诵一个短篇故事。他的声音不大稳定，有点发抖，幸好适合故事的内容。伯爵有几次友好地表示赞赏，称赞朗诵得特别传神，最后他放我们的朋友走了。

第十一章 威廉对莎士比亚的赞词——雅尔诺：聪明的建议者或冷酷的阴谋家？

威廉才读了几部莎士比亚的剧本，就受到强烈的影响，使他再也读不下去了。他整个心灵都激动起来。他寻找机会同雅尔诺谈，雅尔诺使他得到快乐，令他感激不尽。

“我大致事先就看出来了，”雅尔诺说，“您对所有作家当中这位出类拔萃作家的非凡造诣不能无动于衷。”

“是呀，”威廉大声说道，“我想不起有什么书、什么人、或者生活当中任何一种事件，给了我这么巨大的影响，比得上您好心让我认识的这些珍贵剧本。它们好象是天上神仙用来接近人类的作品，用最温和的方式使他们和他认识。它们并不是诗！我们觉得是站在翻开的惊人的命运之书的前面，书中刮起一股最激动的生命风暴，以雷霆万钧的力量迅疾地来回翻动书页。我对于其中的强烈与柔和，威猛与平静，惊讶得不知所措，我怀着焦渴心情只等待可以继续诵读的时间到来。”

“妙啊，”雅尔诺说，同时伸手与我们朋友的手相握，“我要的就是这个！我盼望的后果也一定是少不掉的。”

“我希望，”威廉回答道，“这时候我能把心中所想的一切向您吐露。我以前所有一切对人类及其命运所抱的预感，它们从我青年时候起就不知不觉地伴随着我，我发现这些都充满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并且得到了发展。看来他好象向我们公开了一切谜，我们却说不出，这儿或那儿有解谜的话。他的人物似乎是自然的人物，实际上却又不是，在他的剧本中，这些极神秘的、组合起来的自然造物活动在我的眼前，好象是钟表，它们的字盘和外壳是用水晶制作的，它们按照规定指示时刻的进程，同时人们可以看见推动它们的齿轮和弹簧装置。我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中所看到的少数几眼，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激励我在现实世界中更快地向前迈进，投入无法躲避的命运洪流中去，等到将来有一天我幸而能从真实的自然界的大海中吸饮几杯，然后从舞台上布施给我祖国的侯渴的观众。”

“我看见您有这种心情多么高兴，”雅尔诺回答，同时把手放在这个激动的青年人的肩上。“别放弃这个决心，转到积极的生活中去吧，赶快努力利用您现有的大好年华。只要我能帮助您，我将全心全意地作。我还没有问过您是怎样来到这个剧团的，您的出身和受的教育都与它不适合，我希望而且也看出您急欲离开它。我对您的出身和家庭状况，毫不知道；您考虑一下，您打算信托我的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这么些：我们生活其中的战争时期，可以产生迅速的幸福变化。如果您愿意为我们的工作献出您的力量和才能，必要时不怕辛苦和危险，那么，我现在正巧有个机会给您安排一个位置，您可以担任一些时间，以后也不至于后悔。”威廉不胜感激，愿意把他生活的全部历史讲给他的朋友和保护者听。

他们边走边谈，远远地消失到公园里去了，然后又来到一条穿过公园的公路上。雅尔诺默默地站立片刻，说道：“您考虑我的建议吧，作个决定，在几天内给我回音，请您坦率告诉我。我得提醒您，我一直不懂，您怎么可以同这类人混在一起。我常常感到恶心和厌烦，看见您为了勉强生活下去，竟把您的心贴在一个四处流浪的街头说唱人及一个无聊的不男不女的人物身上。”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一个军官骑马赶来，后面跟着的一个马夫手里牵着一匹马。雅尔诺向他热烈地招呼。军官跳下马来，二人互相拥抱，彼此交谈起来。威廉听了他的军人朋友的最后几句话大吃一惊，站在旁边低头沉思起来。雅尔诺翻阅了几页来人递给他文件，来人却朝威廉走来，伸手给他，加强语气大声说：“我在一个高尚的团体里碰到您；请听从您朋友的建议吧，同时您以此满足了一个陌生人的期望，他衷心地同情您。”他说时拥抱威廉，热情地把他按在自己胸口。这时雅尔诺走过来，对这个陌生人说：“最好是我同您立即骑马赶去，这样您可以得到必要的指令，趁在天黑以前再赶上去。”

两人翻身跃上马背，听任我们感到惊奇的朋友独个儿去沉思。

雅尔诺最后的几句话还在他耳里响着，他觉得难以忍受，一对赢得他喜爱的无辜人儿，竟自被他这样尊重的一个男子贬低到了如此程度。不知名军官的奇特拥抱，倒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只不过引起他一会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然而雅尔诺的话打中了他的心，深深刺伤了他，他在回家路上谴责自己，但愿有片刻时间不再看见和忘记雅尔诺那种铁石心肠，这从对方的目光和一切表情上可以看出和听出来。——“不行，”他大声叫道，“您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交人物，妄想作我的朋友！您想向我提供的一切东西，对于把我同这些不幸人儿结合起来的感情来说，是一钱不值的。幸而我能及早发现我可以从您那儿期待到什么！”

这时正巧迷娘向他迎面走来，他把她搂在怀里，大声说道：“不行，什么东西也不能使我们分开，你这个善良的小人儿！世上的表面聪明不能使我离开你，也不能使我忘记对你应尽的责任。”

平常威廉总是拒绝女孩对他过分亲热，这时女孩却高兴威廉有这种意外的怜爱表示，她紧紧依偎在他身上，他费了莫大的力气才摆脱她。

从这个时候起，他更加注意雅尔诺的行动，他觉得此人所有的行动并非都是值得称赞的；不错，甚而有些行为使他很不高兴。例如讽刺男爵的那首诗，雅尔诺有重大嫌疑，八成是他搞的，却让可怜的书呆子付出重大代价。雅尔诺曾当着威廉的面对这个事件开过玩笑，我们的朋友就认为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一副坏到极点的心肠的标志，因为没有什么比嘲弄一个无辜者更恶毒了，受嘲弄者的痛苦本是雅尔诺造成的，可是他既不想道歉，也不想赔偿损失。威廉很想打抱不平，因为他通过一个非常特殊的偶然机会，发现那夜暴行作案人的踪迹。

人们一直把真相瞒着他，有几个青年军官在旧府邪下边大厅里同一部分男女演员整夜取乐消遣。他平常习惯早起，有天早晨他偶然走进房间，发现年轻的绅士们正在从事异常奇特的化妆。他们把粉笔捣碎在一只水钵里，调和成浆，然后用刷子把浆刷在他们的背心和裤子上，就这样把衣服穿在身上不脱下来，然后又极快地把他们的更衣室洗刷干净。我们的朋友对这种举动感到纳罕，忽然想起书呆子被粉浆弄得一塌糊涂的上衣，后来他知道，男爵有几个亲戚在这群人里，嫌疑就更大了。

为了进一步追查这项嫌疑，他请几个年轻绅士吃一小份早餐，探听他们的口风。他们非常活泼，讲述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个于了相当时间募兵工作的人，特别对他连长的机智和活动赞不绝口，据说，连长会招徕各式各样的人，按照每个人的情况使其受骗上当。他不厌其详地讲那些出身良好家庭、又受过认真教育的青年人，怎样被各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用品供应的假象

所欺骗，他嘲笑这些笨蛋，他们开始觉得满不错，还以为将受到一位有威望的、勇敢、聪明而又慷慨的军官的器重和提拔。

威廉感谢他的保护神，出乎意料地向他指出无底深渊，他已经平白无故地走近它的边缘。现在雅尔诺在他看来无非是个募兵的人，那个陌生军官对他的拥抱，也是容易解释的。他讨厌这些男子的思想，从此刻起，避免同任何一个穿军服的人打交道。他听到军队向前开拔的消息，感到十分愉快，同时只是担心一旦离开他美丽的女友的身边，也许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

第十二章 伯爵的沮丧——威廉吻伯爵夫人

在此期间，男爵公主度过好些日子，都为忧虑和未获满足的好奇心苦恼；自从那次惊险事件以后，伯爵的态度对她来说完全是个谜。他完全失去了应有的风度，平常好开玩笑，一句也听不到了。他对剧团和仆人们的要求大大减少了。人们不大看见那种过分认真和发号施令的神情。他变得静默和沉思，不过显得愉快，似乎真正变成另一个人了。他有时提议朗诵时，总是挑选严肃的、常常是宗教性的书籍。男爵公主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他在这表面平静下憋着一股秘密的怒火，却暗地里下决心报复被他偶然发现的罪行。于是她决定让雅尔诺作她的亲信，当她和产生一定的关系以后，更加信任他，而这种关系平常是用不着隐瞒的。雅尔诺在短时间内就成了她的知心朋友。不过他们很聪明，不把他们的爱慕和快乐在周围喧嚷的群众面前暴露出来。只是这个新的浪漫故事逃不过伯爵夫人的眼睛，男爵公主很有可能试图把她的女友同样拖下水，以此避免她有时不得不忍受那位高贵心灵施加给她的暗中的责备。

男爵公主刚把故事对她的男友讲完，他便哈哈大笑道：“老头儿一定以为看见的是他自己了！他害怕这种现象给他带来不幸，也许甚至于意味着死亡，现在他已经驯服了，就跟一切野蛮人一样，一己旦想到死，总认为一直没有人逃避得了，将来也没有人逃避得了。只是别张扬！因为我希望他还要长远活下去，至少我们趁此机会可以这样来摆布他，使他不再成为他的妻子和他家庭成员的负担。”

他们遇到合适机会，就当着伯爵的面，开始谈论预兆、幻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雅尔诺扮演怀疑者，他的女友同样如此，他们做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使得伯爵终于把雅尔诺拉在一旁，责备他的无神论，试图凭亲身经历的例子，说服他相信这种故事的可能和真实。雅尔诺刻意做作，开始十分惊异，继而怀疑，终于信服，但是继此之后，他同女友一起在寂静的夜晚加倍嘲笑这个软弱的俗人，这人的坏习气竟然一下子被一次恶作剧的假象改变了，不过有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他居然这样镇静自若地等待着不幸，也许甚而是死亡。

“对于这种幻象可能造成的极自然的后果，也许他还没有作好思想准备咧，”男爵公主大声说，一旦她的心头消除了一种忧虑以后，立即恢复平常的活泼性格。雅尔诺得到丰厚的酬谢，他们又想出新的花招，要伯爵进一步就范，同时激起和加强伯爵夫人对威廉的喜爱。

他们本着这种意图，把全部故事讲给伯爵夫人听，开始，她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后来她逐渐沉思起来，而在清静的时刻，似乎在考虑、追索和想象那种为她准备的场面。

从现在起各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都使人不再怀疑，军队不久将朝前推进，同时亲工的大本营也将变动。甚而有人说，伯爵也要同时离开庄园，回到城里去。因此我们的演员们就不难算出自己的命运了。只有梅林纳是唯一采取对策的人，其他的人都从目前起尽量及时寻欢作乐。

威廉在这段时间正忙于自己的事情。伯爵夫人向他要求他的剧本的抄本，他把这位亲切友好的夫人的愿望，看作是最美好的奖赏。

这是指伯爵。

一个从未出版过书的年轻作家，在这种情形下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作品的清洁抄写和字迹秀丽上。这等于是作家们的黄金时代到了。他们似乎又回到过去的世纪，那时出版界还没有让这么多无用的文章在社会上泛滥，只有合格的精神产品才被人抄写，也才被最高贵的人们保存下来。后来人们多么容易作出错误的结论：以为一部细心的句斟字酌的手稿也就是一部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值得为行家和保护者所占有和收藏。

人们为了给不久要离去的亲王饯行，又举办了一次盛大宴会。邻近地区的许多女士都被邀请了，伯爵夫人及时穿戴起来。这天她穿得比平常习惯穿的服装更富丽堂皇。发髻和头饰更加考究了，她佩戴上所有的珠宝。男爵公主也同样梳妆打扮，尽量穿得华美动人。

菲琳娜看出两位女士空等客人的时间长了，就建议让威廉前来，他要把完成的手稿递上，还希望朗诵一些小品。他进来对目睹伯爵夫人的婀娜身材和妩媚姿态惊讶不置，经过打扮更显出她的美色。他遵照女士们的吩咐诵读，不过读得不好，而且心不在焉，如果不是听者那样宽容，他早被打发走了。

他每次注视伯爵夫人时，似有闪电的火花出现在他眼前：后来他简直不知道为了他的朗诵该从哪儿吸取空气。这位美丽的夫人一直使他高兴，然而现在对他来说，仿佛在此以前他从未见过更完美的人物了，千百种思绪在他心里交错起来，内容大致如下：

“许多诗人以及所谓充满感情的人有多愚蠢啊！他们反对打扮和盛装，希望看见所有社会阶层的妇女只穿简单的、合乎自然的服装，他们咒骂装饰，却不想想，使我们厌恶的并不是无辜的装饰，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丑陋的、或者并不甚美的女人浓装艳抹又作何感想呢？不过我想把全世界的一切鉴赏家聚集在这儿，问问他们是不是愿意从这些衣褶，从这些飘带和花边，从这些褶裥、髻发和闪闪发光的宝石当中减少一点什么？难道他们不担心这会破坏这儿乐意和自然给予他们的舒适印象吗？当然会呀！我可以这么说。如果说弥涅尔瓦是全副武装从朱庇特的头脑里跳出来，那么，这位盛装的女神似乎是以轻巧的脚步从某种花萼中现身出来。”

他在朗诵时常常注视她，仿佛要把这种印象永远印在心里，有时他念错了，也不慌乱，平常他弄错了一句话或者一个字母，却当作整个朗诵的一个讨厌的污点而感到绝望。

一阵喧哗，仿佛客人们到了，朗诵便告结束。男爵公主起身走了，伯爵夫人正想把打开的写字台关上，她取出戒指匣，又戴了几枚戒指在指头上。

“我们不久就得分手了，”她说话时眼睛盯着匣子；“您从一位好心女友这儿拿一件纪念品去吧，她最热烈希望的莫过于您一切平安。”她接着取出一枚戒指，它在一层水晶体下现出用头发编制的美丽的盾形徽章，上面镶着宝石。她把戒指递给威廉，他接下戒指，不知道该怎么说和怎么作才好，站在那儿似乎在地上生了根。伯爵夫人关上写字台，坐到她的沙发上去。

“我得空手出去了，”菲琳娜说，她跪在伯爵夫人的右手边；“瞧这人，平常有说不完的话，这时连一句感谢的话也吞吞吐吐地说不出口。快，先生，至少您得表示一下您应尽的责任。纵然您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那么，您至少模仿我是怎样作的呗。”

菲琳娜抓着伯爵夫人的右手，热烈地吻起来。威廉冲上去双膝跪下，抓起夫人的左手，按在自己的唇上。伯爵夫人似乎显得难为情，但没有反感。

“哎呀！”菲琳娜叫道，“这么多的首饰我倒也见到过，但是从没有见

到过这么一位配戴它们的女士。多好看的手镯！然而多好看的手！多好看的项链！然而多好看的胸脯！”

“住嘴，甜嘴的姑娘！”伯爵夫人大声说。

“这是伯爵大人的像吗？”菲琳娜问道，同时伸手指一枚多彩的圆形肖像，伯爵夫人把这挂在左边的珍贵链条上。“他是在作未婚夫时给绘上的，”伯爵夫人回答。

“难道他那时这样年轻吗？”菲琳娜问道。“据我所知，您结婚才没有几年呀。”

“这年轻面容是出于画师的手笔，”伯爵夫人回答。

“看来倒是一位美男子，”菲琳娜说。她继续说时用手放在伯爵夫人的胸口：“大约在这隐秘的匣子里从没有潜入过另一个肖像吧？”

“你太放肆了，菲琳娜！”她高声说道，“是我宠坏了你。别让我第二次再听见这类话。”

“如果您生气，我太不幸了，”菲琳娜大声说，从地上跳起来，再从门口跑出去了。

“威廉还把夫人无比美丽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镯，使他极感惊奇的是看见上面有他名字的开头字母在闪闪发光。

他谦逊地问：“我在珍贵的戒指里真正占有您的头发吗？”

“是的，”她用不大的声音回答，然后她尽力控制自己，握一下他的手说：“站起来吧，再见了！”

“这儿有我的名字，”他大声说，“真是奇特的偶然！”他指着手镯。

“什么？”伯爵夫人叫道，“这是一位女友的缩写姓名呀！”

“这是我名字的开头字母。别忘记我。您的形象永远铭记在我心里。再见了，您让我赶快走吧！”

他吻她的手，打算站起来；然而就象在梦里一样，极玄妙的现象层出不穷，令人惊讶不已，他不知不觉地把伯爵夫人拥抱在怀，她的嘴唇合在他的嘴唇上，他们相互的热吻给与他们无比的幸福，这只有在新注入爱情酒杯中开始发酵的泡沫里才啜饮得到。

她的头靠在他肩上，丝毫不去注意搞乱的鬃发和飘带了。她双臂抱住他，他热烈地搂紧她，一再把她按在自己胸口上。哦，这样的刹那毕竟不能维持永久，诅咒那嫉妒人的命运，它把我们两位朋友的短暂时刻也打断了。

当伯爵夫人突然惊叫一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伸手捂着胸口时，威廉大吃一惊，好像迷迷糊糊地从一场幸福的梦中惊醒过来。

他迷迷糊糊地站在她面前；她用另一只手遮住眼睛，过了片刻，大声说道：“离开这儿，快走吧！”

他还站着不动。

“您离开我吧，”她叫道，同时放下遮眼睛的手，以无法形容的目光凝视着他，又用极娇媚的声音补充说：“如果您爱我，就赶快离开我。”

威廉从房里出来，又回到自己的房间，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儿。

这对不幸的人儿啊！是什么偶然的或者说命定的奇怪警告，竟把他们活活地拆散呢？

第四卷

第一章 伯爵赠钱给威廉——威廉回顾往事——准备旅行——琴师的秘密

勒尔特司沉思地站在窗口，用手臂支撑着，举目向田野望去。菲琳娜穿过大厅悄悄走来，靠在男友身旁，嘲笑他的严肃表情。

“千万别笑，”勒尔特司说，“时间过去了，一切都起了变化，并宣告结束，这有多讨厌啊！你瞧，不久以前，这儿还是漂亮的宿营地；那些帐篷显得多有趣！篷内生活得多热闹！人们多么谨慎地监视这片地区！而现在这一切都突然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被践踏过的干草和挖在土中的灶洞还在短时期内留下一些痕迹，以后一切都会很快翻耕一遍，曾在这个地方出现过的数千健壮的人，只不过索回在一些老年人的脑际罢了。”

菲琳娜开始唱歌，拖男友到大厅里去跳舞。“已经过去的时间，我们追赶不上了，”她大声说，“至少现在时间在打我们面前经过时，让我把它当作美丽的女神，愉快而优雅地向它膜拜吧。”

她刚刚转了几圈，梅林纳太太穿过大厅走来，菲琳娜十分可恶，同样邀请她跳舞，故意使她想到自己在怀孕状态中暴露出来的臃肿身材。

“但愿我再也瞧不见大肚子妇人！”她在梅林纳太太背后说。

“她可是心甘情愿呀，”勒尔特司说。“然而她穿得这样难看。你看见了短裙前幅的活动褶儿吗？只要她一动，褶儿老是朝前掀起。这完全不成样儿，转动也不灵活，一点儿也不雅观，遮不住她那大肚子。”

“算了吧，”勒尔特司说，“时间会得帮助她的。”

“要是我们可以从树上摇下孩子来。”菲琳娜大声说道，“这就好得多了。”

男爵跨进屋来，以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名义向他们报告一点好消息，带来一些礼物，据说，他们二位很早就动身走了。接着他去找威廉，威廉正在隔壁房里同迷娘谈话。女孩表现得那样亲切，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儿，询问威廉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亲戚，提醒他有义务让家里的人得到一点消息。

男爵除了带来伯爵夫妇的告别问候而外，还再三保证：伯爵对他、他的演戏、他的诗歌创作和舞台活动甚为满意。男爵边说边取出一只钱袋，作为这种看法的证明；从这美丽的织物中透露出新金币的诱人色彩。威廉向后退缩，拒绝接受。

“您瞧，”男爵接下去说，“这点儿礼物不够酬劳您的才能，只是作为您用去时间的补偿以及对您的努力的谢意。如果说，这次戏剧演出给我们带来良好的名声及人们的爱好，那么，我们通过辛勤和努力同时获得满足需要的东西，也是公平合理的，我们是人，毕竟不是神仙啊。倘使我们是在城里，那儿什么东西都有，我们就可以用这点小数目变成一只表、一枚戒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了；现在我把魔杖直接交到您的手里，您去购置一件自己最喜爱、最有用的珍品吧，并把它保存起来作为对我们的纪念。请您光荣地保有这只钱袋。这是女士们亲手编结，她们的用意是通过这件东西赋予内容以最悦目的形式。”

威廉回答道：“请原谅我接受这件礼物感到为难和疑虑。这么一来，等于取消了我略尽的微劳，而且也妨碍我愉快地自由回忆。金钱是美好的东西，

那是在结束某种事情的地方，可是在纪念你们的府邸上，我希望不要就此完全结束了。”

“情形并非这样，”男爵答道；“您自己既然感情细腻，那您就不好要求伯爵完全成为欠您情的人。他是一位这样的人，把留心事物和公正待人看作最大的荣誉。他完全没有忽视，您付出了何等辛劳，为了满足他的意图，您贡献出全部时间，而且他还知道，为了加快某些筹备，您不惜自己垫钱。如果我不能向他保证，他的谢意使您获得了满意。现在叫我有何脸再去见他呢。”“如果我只想到自己，只顺着自己的感情，”威廉答道，“那么，我会不顾一切理由，坚决拒收这件美好而光荣的礼物；可是我不否认，它在我陷入困境的一瞬间，把我从一种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至今愧对我的家人，产生一些内疚。我对于金钱和时间都没有很好地节省过，我得对此有所交代。现在由于伯爵大人的开阔胸怀，可以使我放心地向我的家人报告幸福消息，这幸福是我通过一条不寻常的歧路到达的。我为一种较高的义务而牺牲细致的感情，在这种场合，这感情好比敏感的良心在对我警告，现在我倒是可以大胆地出现在我父亲的眼前，可是愧对你们诸位了。”

“真是不可思议，”男爵回答，“从朋友和资助人接受一点金钱，竟有这么些古怪的顾虑，而接受任何别的东西则表示感谢和快意。人的本性有更多类似的特征，就是产生这种疑虑，并加以细心培养。”

“难道这不和一切荣誉问题是同样的东西吗？”威廉问。

“哦，是呀，”男爵答道，“这也和其他的成见一样。我们不想拔除它们，免得连同贵重的植物一齐拔掉。不过我总是高兴有个别人觉得可以而且应当超脱俗见，我想到一位富有风趣的诗人的故事，心里就十分坦然了；这位诗人为宫廷剧院编写了一些剧本，完全获得君主的赞赏。‘我得重重地赏赐他，’慷慨的君王说；‘调查他一下，看是不是某种珍品使他满意，或者他是不是鄙视接受金钱。’诗人根据好开玩笑的习惯回答这位派来的廷臣：‘我热烈地感谢这种仁慈的思想，因为皇帝每天从我们这儿拿钱去，我就看不出，为什么我从他那儿接受金钱会感到惭愧。’”

男爵刚刚离开房间，威廉便急忙清点现金，这是出乎意外地送到他的手里来的，而且他认为是不应收受的。黄金的价值和贵重，我们在晚年才感觉得出，这时闪闪发光的金币从玲珑可爱的钱袋里滚出来，仿佛预感一般第一次向他展示未来的前景。他屈指计算，特别因为梅林纳答应立即付还预支的款项，目前的现金数目不少于从前，甚而比菲琳娜向他要求第一束花球那天更多了。他暗中对自已的才能欣然自满。同时对于引导和伴随他的幸运也感到几分骄傲。从这时起，他充满信心地提笔写信，这信将使家庭一下子摆脱所有困窘，而自己至今的行为也显得光明正大了。他写时避免平铺直叙，只用一些含蓄而神秘的话句，把他可能遇到的事情让人去猜测出来。他的充足现金，他的活动才能，大人物的赏识，妇女们的垂青，结识广大阶层，身体和精神素质的提高，对未来的希望，这一切构成了一座奇妙的空中楼阁，连海市蜃楼也不及它那样变幻多姿。

在这种过度兴奋的幸福状态中，他封好信以后，还进行一次长段自白，把信的内容扼要重述一遍，给自己描绘出忙碌而富有价值的前景。许多高尚战士的范例鼓舞了他，莎士比亚的作品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而他从美丽的伯爵夫人的樱唇吸进了一股说不出的热情。这一切都不能也不会没有影响。

马厩总管走来，问他们是不是把行李收拾好了。可惜除了梅林纳而外，还没有人想到这点。现在他们得赶快动身了。伯爵答应叫人运送整个剧团几天的路程，马匹已经备好，不能长久不用。威廉问起他的箱子；它被梅林纳太太占用了，他要他的钱，梅林纳先生把钱十分谨慎地放在箱子底层。菲琳娜说：“我的箱子里还有地方，”他把威廉的衣服拿去，命令迷娘把其余的东西也拿去。威廉虽然不无反感，但也只好听她安排。

在人们打包和收拾一切东西的时候，梅林纳说：“我讨厌我们象走绳艺人和叫卖商贩那样旅行：我希望迷娘穿上女人衣服，琴师赶快把胡须剪掉。”迷娘紧紧靠在威廉身边，非常激动地说：“我是男孩，不愿作女孩！”老人默不作声，菲琳娜趁此机会对伯爵——她的保护人的特点说了一些俏皮话。

“倘使琴师剪掉他的胡子，”她说，“那他得把剪下的胡子仔细缝在带子上，并好好保存着，一旦他在世界上什么地方碰到伯爵老爷，就可以立即把胡子重新戴上，因为他纯粹是靠胡子才获得这位老爷的恩典。”

人们追问她，要她对这番怪话作些解释，她的解释如下：“伯爵认为，如果演员在平常生活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把他的特征坚持到底，这对于产生幻觉大有裨益，所以他那样宠爱书呆子，并且认为琴师不光是夜晚在戏台上戴假胡须，而且白天也要经常戴，这才是相当聪明的作法，他对化装的自然外表十分喜爱。”

当其他人嘲笑伯爵的错误和古怪意见时，琴师同威廉走到一边去。老人向威廉告别，痛哭流涕地请威廉立即遣散他。威廉劝慰他，并且作出保证：自己将保护他不受任何人欺负，不得威廉本人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动老人一根毫毛，更不用说剪掉它了。

老人深受感动，他的眼里似乎散发出奇特的火花。“不是这个原因逼迫我走，”他大声说：“很久以来，我就暗中责备自己不该为了您的缘故而留下。我不应当停留在任何地方，灾祸临到我的头上，凡是和我结伴的人，都会受到伤害。如果您不遣散我，您会担心一切，不过您别问我什么缘故，我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留下。”

“你属于谁？谁可以对你施加这样的暴力？”

“我的先生，请您别管我的十分可怕的秘密，还是放我走吧！迫害我的那种惩罚，不是尘世法官的惩罚，我属于一种无情的命运，我不可以留下，也不允许留下！”

“我眼见你这种情况，就更不能让你走了。”

“我若是迟疑，就是对您的背叛，我的恩人。在您身边我是安全的，然而您却危险了。您不知道，您保护在身边的是什么人。我是有罪的，然而我的不幸更甚于有罪。有我在场，就会吓走幸运，要是我挨近，善行就变得无力。我只有到处逃窜和流浪，不让灾祸之神追上我，他在慢慢地追踪我，只有在我想要垂下头来安息的时候，他才显露出来。我没有比离开您更表示感激的了。”

“古怪的人！你不能夺去我对你的信任，也不能减少我见到你幸福的希望。我不愿深究你的迷信的秘密，不过要是你一直纠缠在奇怪的想象和预感中，那就听我说句安慰和鼓舞你的话：跟我的幸福结合起来，让我们瞧瞧，哪种神是最强有力的，是你的黑色的神还是我的白色的神？”

威廉抓住这个机会再对他说了些安慰的话：因为好些时候以来。他认为已经看出这个奇怪的同伴是个由于偶然或者命运而犯有大罪的人，而且一直摆

脱不掉对它的回忆。几天以前，威廉还窃听了他唱的歌，大致记住如下几行：

清晨的阳光用火焰
给他染红纯净的天际，
在他罪恶的头顶上端
整个世界的美妙图像破灭。

这时随便老人怎么说，威廉总有更大的理由把一切朝最好的方向转变，他说得这样诚恳，这样娓娓动听，使得老人自己似乎重新振作起来，放弃了胡思乱想。

第二章 离开伯爵府邸——威廉谈集体演出和导演——演员们选他作经理

梅林纳希望把他的剧团在一个富裕的小城里安顿下来。他们已经到达伯爵的马匹送到的地方，现在要寻找别的车辆和马匹，希巨再运送他们继续前进。梅林纳接下了运输任务，他按照老习惯仍然表现得十分节省。与此相反，威廉的荷包里有伯爵夫人赠的美丽的杜卡特金币，他认为自己最有理由快意挥霍，却轻易地忘了他寄给家人看的那份可观的帐目表，他曾经十分夸口他的结算盈余。他无比高兴地把他的朋友莎士比亚当作教父，深自庆幸自己包名叫威廉。莎士比亚使他认识一位王子，这位王子不顾本身的高尚天性，在低级的甚而可以说是下流的社会当中厮混一些时间，对那些地道的酒肉朋友的粗暴、无礼和荒诞觉得有趣。威廉非常欢迎这种理想，他可以把它同自己目前的处境比较，这么一来，就很容易用以自欺，他对此几乎感到无法克制的爱好。他开始考虑他的服装。他觉得穿上小马甲，必要时披一件短大衣，是一个旅游者非常合适的装束。针织的长裤和系带子的靴子是步行人的正派服装。后来他买了一条好看的丝绸佩带围在腰上，开始还借口说是为了身体取暖；同时他解放脖子不受领带的拘束，缝了几条麻纱在衬衫上，不过宽了一些，看上去完全象古代的衣领。漂亮的丝围巾——这是为了纪念玛丽安妮而抢救下来的——只是松松地系在麻纱的折叠领下。一顶围着彩带、插有一片大羽毛的圆帽，这一切使化装显得完美无缺。

妇女们保证，这样的服式对他是再漂亮不过了。菲琳娜假装完全着了迷，请威廉把他为了更接近自然理想，而毫不可惜地剪下来的漂亮头发给她。她借此给人留下不坏的印象。我们的朋友由于慷慨大方，获得权利充当哈理王子的模样与其他的人周旋，不久他自己尝到了甜头，指示并促成一些荒唐的行动。他们击剑、跳舞，想出各式各样游戏，满怀喜悦地大量享受顺便碰上的普通酒，菲琳娜在这乌烟瘴气的生活方式中，暗中注意这位不易接近的英雄，但愿他得到福神的照顾。

剧团特别高兴的心爱消遣在于即兴表演的游戏，这时他们模仿和串演至今资助和救济过他们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好地注意到了各种高尚人物的外表特征，模仿出来引起其他团员的极大喝彩。菲琳娜从自身经验的秘密档案中选读几件别人向她求爱的宣言，他们听后，怀着幸灾乐祸的心理笑得不可开交。

威廉责骂他们忘恩负义；可是他们反驳他，据说，他们在那儿得到的东西，早已充分用劳动偿还了，何况那儿对待他们这些有功人员的一般态度并不甚好。现在他们抱怨，那儿的人对待他们多么不尊重，多么冷落了他们。讥讽、嘲弄和模仿又开始了，而且越来越刻薄，越说越离谱。

“我希望，”威廉接着说，“通过你们的表示既显不出妒忌，也显不出自满，你们对那些人物及他们的关系是从正确的观点来考察。有人一出生就被置于人类社会的较高地位，这是一桩独特的事情。凡是通过继承的财富便轻而易举地生活的人，凡是从青年时候起，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就发现周围有丰富的人类现成财物的人，多半习惯于把这些财物看作是首要的和伟大的东西，却对于天赋人类的美好价值不甚明了。高贵人物对低级人物以及他们

指《亨利四世》剧中的王子哈里，见下文。

相互间的态度，是根据外表的优点来估量的；他们承认每个人的头衔、等级、衣着和装备，就只是不承认他的劳绩。”

剧团成员听了这番话，大声喝彩不已，他们认为劳绩卓著的人老是被冷落，贵族社会中丝毫没有自然的和热情的交往，这是讨厌不过的。特别对于后一点，他们越扯越远了。

“你们别骂他们，”威廉大声说，“还是惋惜他们吧！因为他们对于从大自然的内在财富中流溢出来、而被我们视为崇高的幸福，很少有强烈的感觉。只有我们一无所有或所有不多的穷人，才有幸大量享受友谊的幸福。我们既不能通过慈悲来提高我们亲爱的人，也不能通过恩宠来提拔他们，或者通过馈赠来使他们幸福。我们除了自我而外别无他物。倘使这整个自我一旦有一定价值，能保证朋友永远幸福，我们就得作出牺牲。这对施与者与承受者是何等享受，何等幸福啊！忠诚把我们置在多么幸福的状态！它赋予转瞬即逝的人生以天国的永恒；它成为我们财富的主要资本。”

迷娘听了这些话后，就走近威廉，伸出温柔的手腕抱着他，把小小的脑袋靠在他的胸脯上。他用手抚摩女孩的头，继续说道：“一个大人物多么容易赢得人的情感！多么容易占有人的心！一种适意的、方便的、略带几分人情味的态度就产生奇迹，他有许多方法牢牢把握着已经获得的理智。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就稀少一些，也困难一些，所以我们对于获得的和成功的东西给与较大的价值，是自然不过的了。有多少关于忠诚仆人的动人事例，他们对他们的主人作出牺牲！莎士比亚给我们在这方面描写得多么美妙！在这种情形下，忠诚是高贵心灵要和更伟大的人物同等起来的一种努力。通过持续的亲近和爱，仆人就和他的主人同等起来，不然的话，主人有权利只把仆人看作雇佣的奴隶。不错，这种品德只适用于低下等级的人，这种人不能缺少这种品德，而这种品德也使他生色不少。容易赎身的人，也容易受到引诱，而摆脱报恩的心愿。不错，在这种意义上，我相信可以这样断言：一个伟大人物或许会有朋友，但他不能成为别人的朋友。”

迷娘对他越贴越紧了。

“好啦，”剧团中有个人说，“我们用不着他们的友谊，也从没有要求过。不过他们应当对艺术理解得更好一些，他们可是打算保护艺术呀。当我们表演得最好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睬，一切纯粹是有成见的。他们宠爱谁，谁就讨人喜欢，而值得喜欢的人，他们却不宠爱。往往是无聊和乏味的东西引起注意和赞赏，这可是不容许的呀。”

“要是我来算一下，”威廉回答道，“什么是幸灾乐祸，什么是冷嘲热讽，那么，我就认为在艺术上也和在爱情上一样。俗人想在他精神涣散的生活中怎样维持内心世界，一位艺术家就不同了，他要想创造出一点完美的作品，就必须始终保持内心世界，就连那按照艺术家的期待和愿望而参加工作的人，也不能对此一无所知。

“我的朋友们，请相信我吧，才能也和品德一样：人们必须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而爱它们，或者完全放弃它们。不过它们二者只能象一种危险的秘密被人在暗中锻炼，只有这样，它们也才被人认识和得到酬劳。”

“可是等到有行家发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饿死了，”角落里有人叫道。

“倒也不尽是那样，”威廉答道。“我看见过，一个人只要活着，肯活动，他总会找到生计，纵然不是最丰富的。而你们有什么值得诉苦的呢？难

道我们不是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完全出乎意外地得到良好的接纳和款待吗？可是现在，我们什么也不缺少，我们想到过搞点练习，再努力进步一丁点儿吗？我们干些不务正业的事情，就和学童们一样，疏远了一切能使我们想到正经课程的东西。”

“真是这样，”菲琳娜说，“这是不负责任！让我们来挑一个剧本吧，我们立即上演。每人都得尽最大努力，仿佛我们面对着最多的听众。”

众人没有考虑多久；剧本选定了。这是曾经在德国轰动一时而现在销声匿迹了的剧本之一。有几个人吹起一首交响曲，每人都迅速想到自己的角色，戏开场了，他们都聚精会神地把剧本演到底，的确出乎预料的好。他们互相鼓掌，他们很少这样坚持过。

他们演完以后，大伙儿都觉得特别高兴，一部分是由于时间过得愉快，一部分由于每人都可以特别对自己感到满意。威廉对他们赞不绝口，谈话是活泼愉快的。

“你们要看到，”我们的朋友大声说，“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继续练习下去，可以迈进多远，这就是说，不是机械地按照义务和行业规定，局限在死记、排练和表演上。音乐家进行共同练习时，一丝不苟，赢得多少赞扬，而我们又多么自得其乐啊！他们多么努力协调乐器，多么严格地保持节拍，多么细腻地表达声音的强弱！在别人独奏时，没有人想到用逞能的伴奏来炫耀自己。每人都努力按照作曲家的精神和思想演奏，每人把交托给他的东西，不管多少，都好好地表现出来。难道我们就不该同样严格。同样机智地进行工作吗？何况我们从事的艺术比任何一种音乐都细致得多，我们的任务是把人类最寻常、又是最特殊的言词，十分风趣而引人入胜地表达出来。难道乱搞排练，在演出时要靠情绪和运气，还有比这更讨厌的吗？我们应当把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投入进去，共同协调，使得彼此相互满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重视观众的喝彩，仿佛我们也给了他们同我们相互之间一样的保证。为什么乐队指挥对他的乐队比剧院经理对演出更有把握呢？因为在乐队那儿，每个演奏者不得不为弹奏错了，伤害人们的外部听觉而感到惭愧；然而我很少看到一个演员，由于可以原谅与不可以原谅的错误，从而无礼地伤害人们的内在听觉，而对此承认错误并感到惭愧！我只希望戏台和走绳人的钢绳一样窄，使笨手笨脚的人不敢爬上去，不象现在这样，每人都觉得有充分能力在台上炫耀一番。”

剧团好意地接受这泛泛的指摘，每人都深信这不是冲着个人说的，因为不久以前他还同其他的人一起得到好评。他们一致的意见是，本着这种思想，把已经开始的工作在旅途中和将来——如果他们还在一起——让一个集体的改编组来处理。他们认为这只是良好情绪和自由意志的事情，根本毋需经理插手。在他们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即在好人中间共和政体是最好的形式；他们主张经理的职位必须轮换；经理必须由全体选出，而且必须添设一个小型的参议院一类的常设机构。他们完全服膺这种思想，希望立即实行起来。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梅林纳说，“如果你们想在旅途中搞一次这样的尝试，我乐意暂停我的经理职务，直到我们再次达到目的地为止。”他希望借此省钱，把一些支出转嫁到小共和国或临时经理的身上。这时他们非常热烈地商谈起来，怎样把新国家的形式建立得最好。

“这是一个流动的国家，”勒尔特司说，“至少我们不会有边界争端。”

他们立即采取行动，选出威廉担任第一届经理。参议院组成了，妇女们获得席位和投票权，他们提出法律条文，有的被否决，有的得到批准。时间不知不觉地在这种游戏中过去，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坏，就以为真正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并通过这种新形式为祖国的舞台开辟了新的远景。

第三章 威廉论演员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分析汉姆雷特的性格

从这时起，威廉目睹剧团在这样良好的安排下，希望自己也能同团员们一起商讨剧本创作的成就。有一天，他们又聚在一起，威廉对他们说：“演员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下剧本，便根据最初的印象作判断，不加检验便表示满意或不满意，这是不够的。只有观众才或许可以这么作，因为观众只想受到感动和借此消遣，根本就不想判断。与此相反，演员就得对于剧本以及自己褒贬剧本的理由作出说明。倘若他不懂得深入作者思想和意图，又怎么好这么作呢？我犯的错误是从一个角色来判断剧本，又只就角色本身而没有把它同剧本的联系上加以考察，这几天来，我自己才痛切地感觉出来，所以我想对你们讲述一个例子，只要你们乐意倾听。

“你们在朗诵会上听过莎士比亚的那部无与伦比的剧作《汉姆雷特》，它在府邸中曾经使你们感到极大的乐趣。当时我们下决心演这部剧本，我担任了王子的角色，其实我不知道我作的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研究这个角色，于是我开始熟记最重要的段落，如独白和出场，在这里，心灵的力量，精神的昂扬和热烈有着自由活动的余地，而被激动的情绪可以无比动人地表现出来。

“我也相信自己真正深入到角色的精神中去了，我把深沉的忧郁的重负同样压在自己身上，在这种压力下，努力跟着我的榜样穿过稀奇古怪的迷宫，做出情绪变化，喜怒无常的样儿。我就是这样熟记和练习，我相信自己渐渐地与我的英雄合而为一人了。

“不过我越是走下去，就越是觉得全部演出的困难，以致后来我几乎不能掌握全剧的概貌。于是我把剧本不间断地通读一遍，可惜这样我也觉得好些东西不合拍。一会儿是角色的性格，一会儿是他的表情显得矛盾，我几乎绝望了，我找不到一种腔调，能把我的全部角色及其形形色色的细微差别朗诵出来。我长时间在这条迷路上挣扎，直到最后我才希望从完全另一条路上来接近我的目标。

“我寻找出汉姆雷特早期在父亲死去以前表现的性格的各种迹象；我注意到除开这种可悲的事件及接踵而来的可怕遭遇，这个有趣的小伙子曾经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他也许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朵王室的鲜花温柔而高贵地绽放出来，在父王的直接影响下发育长大。权利的概念与王侯的尊严，对善和正义的感情与他高贵出身的意识，都同时在他身上发展起来。他是一位王侯，一位生来的王侯，他希望统治，仅仅为了使善良人不受阻碍地善良。他身材优美，天性温良，心情和善，应当是青年的模范，也应当成为世界的欢乐。

“他对莪菲利娅的爱，没有任何突出的激情，只是对甜蜜需要一种默默的预感；他热心于骑士式的锻炼并不是他的本色，这种兴趣却是由于人们对第三者的赞扬而被加强和提高了；他感情纯洁，是非分明，懂得重视安宁，这种安宁是一种正直心情在一位朋友的开阔胸怀中享受到的。他在艺术和科

1766年出现维兰的德语散文译本，这对当时的剧院特别是维也纳、汉堡和柏林发生极大影响。汉姆雷特与维持气质上有相似之处。歌德于1794至1796年完成《学习年代》以后，这期间他聚集了莎士比亚的舞台经验。自1791年起，他接受魏玛剧院的指导，先后演出《约翰王》、《汉姆雷特》及《亨利四世》等。

学上对善与美会有一定程度的辨认和尊重；他讨厌庸俗无聊的东西；如果说，在他温和的心灵中也会萌生憎恨，那么，也仅仅达到这种程度：足够用以鄙视那些钻营活动的虚伪廷臣，并加以嘲弄而已。他的气质冷静，举止洒脱，既不喜欢游手好闲，也不贪求过分忙碌。他似乎把一种学院式的、散漫生活作风也在宫廷里继续下去。他的快活脾气多于快活心情，他是个良好的社交家，容让、谦逊、小心，能宽恕和忘怀受到的侮辱，但是他从不和逾越法律、善良和正义界限的人交往。

“倘使我们再共同读一次剧本，你们就可以判断我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至少我希望，我的意见完全可以引用剧本中的有关段落来证实。”

他们对这番叙述报以响亮的掌声；他们认为可以预先见到，今后汉姆雷特的行为方式完全容易解释了；他们喜欢探究作者思想的方法。每人也都打算用这种方法去研究任何一部剧本，从而发挥作者的本意。

第四章 勒尔特司的故事——旅行在危险的道路上

剧团必须就地停留几天，这时对于剧团不同的团员立即出现些并不讨厌的风流韵事，特别是勒尔特司受到一个女士的勾引。她在附近地区有个庄园，勒尔特司对她却十分冷淡，甚而显得态度无礼，可是这时他得忍受菲琳娜许多嘲弄。菲琳娜抓住机会，向我们的朋友讲述不幸的恋爱故事。据说，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因此憎恨整个女性。“谁会怪他呢？”她大声说，“他憎恨女性是由于女性耍手段捉弄他，把所有的坏事都集中起来，让他一口吞下，这正是男人们平常担心女人们那样干的。您想想看：在二十四小时内，他当了求爱者、未婚夫、丈夫、戴绿头巾的人、病人和鳏夫！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惹人光火的了。”

勒尔特司又笑又气地跑回房间去，菲琳娜开始用她最最心爱的方式讲出故事：勒尔特司那时还是个十八岁的青年人，正加入了一个剧团，他看见一个十四岁的漂亮女孩，她的父亲同经理的关系闹翻了，父女正要离去。勒尔特司对女孩一见钟情，简直爱得要命，想尽各种方法挽留他们，最后答应同女孩结婚。经过几小时愉快的订婚期，他结婚了，他作为丈夫度过了一个幸福之夜，第二天早晨，他去参加排练，他的妻子按照自己的身份给他戴上一顶绿头巾，由于他恩爱过了头，跑回家去太早了，不幸发现一个较年长的求爱者代替他的位置，他怀着难以控制的激情冲上去，向求爱者和父亲挑战，结果遭受重伤才逃脱毒手。“父女俩跟着就在当夜离开了，可怜他把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留了下来。厄运把他引到一个世界上最蹩脚的伤科医生那里，可怜这个不幸的人儿带着黑牙齿和烂眼睛向这次风流冒险告别。他是值得惋惜的，平常他算得是上帝的土地最老实的小伙子。“他特别使我抱歉的是，”她说，“现在这个可怜的傻瓜憎恨女人。试问：凡是憎恨女人的人，又怎么生活得下去呢？”

梅林纳用下面的消息打断她的话，据说，运送所需的一切全准备好了，他们明天一早就得启程。他递给他们一份怎样走的旅行计划。

“倘使有个好朋友把我搂在怀里，”菲琳娜说，“那么，我们无论坐得多么挤、多么可怜，我也心满意足了；其实我对什么都是无所谓。”

“这没啥关系，”勒尔特司也走过来说。

“这令人生厌！”威廉说，急忙离开。他出钱雇了一部十分舒适的车辆，这是梅林纳放弃了了的。现在重新分配座位，他们正在庆幸可以舒适地旅行时，忽然得到一项令人担心的消息：在他们要走的那条路上出现一帮散兵游勇，对这些人是没有多少好事情可以期待的。

当地人非常注意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它并不确定而且显得模棱两可。根据军队的阵地来看，不可能有敌对队伍偷偷地从中穿过，或者让友好的队伍落得这么远。每人都热心地向剧团解说，他们将会遇到的危险有多大，因此劝他们走另一条路。

绝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安和恐惧，按照新的共和政体形式，他们召集国家全体成员开会，讨论这项非常事件，他们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就是要避免这场灾害，留在当地，或者避开它而选择另一条路。

只有威廉毫无惧色，他认为仅仅为了谣传而放弃再三考虑过的计划是可

这指受了那个女孩的传染。

耻的。他给他们打气，他的理由富有男人气概而令人信服。

“现在只不过是一种传闻，”他说，“在战争当中，这样的传闻可多了！明理的人说，这种情形极不可靠，甚而差不多可以说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仅凭一点捉摸不定的传闻来决定吗？伯爵大人给我们指示的路线，在我们的通行证上注明，是最短的路线，这条路也最好走。它引导我们到一座城市，那儿你们可以碰见熟人和朋友，可以希望受到良好的接待。绕道自然也可以使我们到达那儿；但是路有多么复杂难走，路程要绕多远！如果我们能有希望在晚秋季节再次找到出路，那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和金钱咧！”他还说了许多，又从好些有利方面解释。还是维持原议的好，使得他们的恐惧减少，勇气增加了。他们向他们讲述正规部队的军纪如何森严，把掉队抢劫和到处流窜的兵痞贬低得一钱不值，甚而把危险也描写得可爱和有趣，使大伙儿的心情开朗起来。

勒尔特司首先响应他，并保证决不动摇和躲避。大嗓门老人至少作出一些和他态度一致表示：菲琳娜嘲笑所有的人；梅林纳太太不顾自己怀孕已将临产，仍不失去天生的热情，觉得这建议够英雄的，梅林纳本就赞成商定的最近路线，因为可以节省许多钱，于是他也不便反对了；他们全心全意地表示一致同意。

现在他们开始准备对付任何意外的自卫工作。他们买了几把大猎刀，绾着刺花皮带挂在肩上，威廉还在腰带上插入两支小手枪，勒尔特司只有随身的一支好猎枪，他们就这样兴致勃勃地动身上路。

第二天，大概熟悉当地情形的车夫建议：他们打算在树木环绕的山间空地上午休，因为村落偏离得太远，天气好时人们总是爱走这条路。

气候果然不错，每人都乐意接受这个建议。威廉带头快步穿过山区，每个碰见他的人都不免对他的奇特身形感到惊讶。他踏着迅疾而满意的步伐进入森林，勒尔特司吹起口哨跟在他后面，只有妇女们坐在车里让车子拖着走。迷娘同样跟在旁边跑，对于身上的猎刀感到自豪，原来剧团在武装自己时自然不好拒绝分给她一把。她在自己的帽子上缠着珍珠链条，这是威廉从玛丽安妮的遗物中保存下来的。金发的弗德里希佩着勒尔特司的猎枪，只有琴师保持最和平的外貌。他的长袍塞在腰带上，这样走比较方便些。他撑着一根多节疤的手杖，他的乐器却留在车上了。

他们相当吃力地登上高地以后，立即看见所说的那块空地在美丽的山毛榉树边，被树荫环绕和掩蔽着，有大片微微倾斜的林间草地让人流连，一股穿过草地的流泉提供最可口的清凉饮料，另一方面，透过峡谷和森林背面，呈现出遥遥的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一派远景。在那儿的底层是村落和磨坊，平地上是城镇，而新的、在远方出现的山峦，更使眺望充满希望，因为它们只是柔和地限制着我们的视线。

先到的人立即占据地方，休息在树荫下，他们升起火，一边动手，一边唱歌，等待其他的人，这些人也逐渐来到，大伙儿对这片地方，这美好的天气，这难以形容的秀丽景色，都众口一词地表示赞赏。

第五章 在风景如画的地方休息——遭受强盗的袭击——威廉受伤

如果说，他们经常在家徒四壁中共同享受过一些美好而愉快的时光，那么，他们来到这里自然更加振作起来了，这里自由的天空和美丽的境地似乎净化了每个人的心情。大伙儿都觉得彼此更亲近了，大伙儿都巴不得舒适地居留下来度过一生。他们羡慕猎人，烧炭夫和樵夫，羡慕那些职业固定在这幸福住区的人，然而超过这一切的还要数一群吉卜赛人的诱人生活，使得他们啧啧称赞不置。他们羡慕这些古怪人儿有权悠然自得地享受大自然的一切离奇魅力：能和这些人有几分相似也足以使他们高兴了。

这时候妇女们动手煮土豆，把随身带来的食物拿出来整治好。有几只罐子煨在火上，剧团团员分批躺在树木和丛林下面。他们那些五光十色的服装和各式武器，给与他们一种不同寻常的外表。马匹都在一边放牧，如果把车辆藏起来，这一小群人看上去就浪漫得入了幻境。

威廉领略一种从没有感觉到的愉快。他可以设想这儿是一支游动的移民队，自己则是带队人。他本着这种意想同每个人交谈，尽可能让这片刻的狂想富有诗意。全体剧团成员的情绪高涨了；他们又吃又喝，欢呼庆幸，再三承认从没体验过这么美妙的时刻。

快乐情绪增长不久，青年人就行动起来。威廉和勒尔特司拿起轻剑，这回是按照戏台的企图开始练习。他们想要表演决斗，演出汉姆雷特与他对手的悲剧性结局。两位朋友深信，在这重要的一场里不能象往常戏台上那样，老是笨手笨脚地来回刺击；他们希望演出一个样板，让剑术专家看了也觉得这是一场当之无愧的好戏。人们围着两人组成一个圆圈；两人都精神抖擞和小翼翼地刺击，观众的兴趣随着每一个回合而增长。

突然在附近丛林里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第二声，大伙儿惊得四下逃散。一会儿就看见冲来一伙武装人员，直指马匹离行李车不远嚼草料的地方。

妇女们普遍发出惊叫声，我们的英雄抛去轻剑，抓着手枪，向强盗们迎面跑去，大声吆喝，问他们想干什么。

对方直截了当地用几声枪响当作回答，威廉开动手枪向一个鬍发汉子射击，这人正爬上车辆，割断扎行李的绳子。他显然被击中了，立即倒了下去，勒尔特的射击也没有失误。两位朋友果敢地拔出佩刀，这时有一部分匪徒大声叫骂和咆哮，朝他们冲来，对着他们开了几枪，挥着闪闪发光的刺刀，对付他们的勇敢搏斗。我们年轻的英雄坚强地顶住；呼唤其他的伙伴起来，鼓励他们共同抵抗。可是不久威廉失去知觉，看不见天光，也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了，原来他被穿过胸脯和左臂之间的一枪射伤了，头上挨了一刀，帽子给劈开了，差点儿伤到头颅骨，他昏倒在地，关于这次被袭击的不幸结果，日后只有让人讲给他听了。他重新睁开眼睛时，处在奇妙已极的状态中。通过眼前的朦

胧天色，他首先看到的是菲琳娜的脸，她正俯视着他的脸。他感到虚弱，做了个动作，想要挣扎起来，发现自己是在菲琳娜的怀里，他再次倒了下去。她坐在草地上，把躺在面前的小伙子的头轻轻抱着，尽量用双臂为他准备一个柔软的卧处。迷娘跪在他的脚边，蓬乱的头发上尽是血迹，紧紧抱着他的双脚，满脸泪痕。

威廉瞧见自己衣服上的血迹，用若断若续的声音问：他在哪儿，他和其

他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菲琳娜请他安静；她说，其他的人都很安全，除了他和勒尔特司外，没有人受伤。她不愿多讲，恳切请求他好好休息，因为他的伤口是在匆忙中草率地包扎起来的。他伸手给迷娘，他询问女孩鬃发上为什么染上血，以为她也受伤了。

为了使她安静下来，菲琳娜讲述事实经过：这个好心肠的人儿瞧见她的朋友受伤了，慌忙之中想不出用什么来把血止住；于是他用自己披散的头发来堵塞伤口，不过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这种徒劳无益的作法。后来人们用海绵和苔藓来包扎，菲琳娜再拿出了自己的围巾。

威廉发现菲琳娜用背抵着她的箱子坐，箱子仍然完好无损。他问其他的人是不是也同样幸运地救出了他们的东西。她耸耸肩头表示回答，同时向草地上瞟了一眼，那儿是破裂的木箱、击碎的衣物箱、剪破的背包以及一大堆小器具，七零八落地散落满地。场上看不见另外一个人，只有他们这一小组奇特的人留在这万籁俱寂之中。

这时威廉听到的事情越来越比他想要知道的多了：其他的男子本来还可以抵抗，却立即被吓倒，很快就被制服了。一部分人逃走了，一部分人惊惶失措地眼看着不测事件。车夫为了自己的马匹，抵抗得最顽强，但也被打倒在地和捆绑起来。短时间内，一切被抢劫一空，又被拖走了。这些失魂落魄的旅行者，一旦不再担心生命的安全，就开始悲叹自己蒙受的损失，尽快向邻村奔去，携着受轻伤的勒尔特司，并带着自己剩下的一点残余东西。琴师把他损坏了的乐器放在一株树边，同他们一起赶到那个地方去寻找伤科医生，力图挽救他以为死了的，将被遗弃在当地的恩人。

第六章 女骑士——一位外科医生给威廉包扎伤口

我们的三位不幸冒险者，还在这种奇特的状态中呆了一段时间，没有人赶来帮助他们。傍晚到来了，黑夜眼看就要降临；菲琳娜的冷静态度开始变得不安；迷娘不停地跑来跑去，女孩的焦急心情每个瞬间都在增长。终于不负他们所望，有人向他们走近，可是这些惊弓之鸟突然又感到新的恐怖。他们听得清清楚楚，有群马匹从他们经过的那条路上跑来，他们害怕又有新的不速之客来光顾战场，捡拾剩下来的东西。

事实与此相反，他们出乎意外地看见一位女士骑在一匹白马上，从树丛中出现，简直惊喜莫名。女士由一位年长的绅士和几个骑士陪同着；后面跟着马夫、仆人和一小队骑兵。

菲琳娜睁大眼睛看见这些人，正要向美丽的的女骑士呼救，女骑士已经吃惊地用目光对着他们，立即勒马上前，静静地停下。她热情地询问受伤者的情况，看见他躺在这个不拘行迹的好心肠女子的怀里，觉得十分古怪。

“他是你的丈夫吗？”她问菲琳娜。——“只是一个好朋友，”她回答的声音使威廉听来十分刺耳。他目不转睛，盯在来人的柔和、高尚、安静、同情的面容上。他认为从未见到过比这更高贵、更亲切的人物。一件宽大的男大衣遮着她的身体；看来这是她为了抵御傍晚空气的寒意，向同行中的人借来披上的。

那些骑马的人也走近了，有几个翻身下马，女士也同样下马，她本着博爱的同情心，询问旅行者所遭遇到的不幸事件的详情，特别问到躺在那儿的小伙子的伤势。接着她迅速转过身去，同一位老绅士走向旁边的车辆，车辆正慢慢开上山来，停在战场上。

年轻的女士站在一部马车门边同来人交谈一会儿以后，一个矮胖的男子从车上下来，她把这人领到我们受伤的英雄身边。这人手里捧着一只小匣和盛仪器的皮袋，人们从这些东西上很快就看出他是位伤科医生。他的态度显得相当严厉，不大讨人喜欢，可是他的手术轻快而受人欢迎。

他检查得很仔细，说伤口没有危险，他要立即包扎，然后人们才可以把病人送到最近的村子里去。

年轻的女士似乎越来越担心。“您仔细瞧瞧，”她说，她来回走了几次，又把老绅士带近前来。“您瞧，他们把他打伤得多厉害！难道他不是由于我们的缘故而受伤害吗？”威廉听到了这些话，但是不明白它们的意思。她不安地走来走去，似乎不忍离开眼前的受伤者，同时她又害怕停留下来，有失礼貌，因为这时人们正费力地动手给他脱衣服。伤科医生刚剪开他左手的袖子，老年绅士走来，用严肃的口吻向她解释继续旅行的必要。威廉的眼睛一直对着她，被她的目光所吸引，几乎感觉不到有人在给他治伤。

菲琳娜这时站起身来，吻仁慈的女士的手。当她们并排站着的时候，我们的朋友认为从没有见到过这么悬殊的差别。菲琳娜在他眼中还从没有这样相形见绌过。他觉得，她不宜走近那高贵的女士，更不用说去接触她了。

女士轻声地询问菲琳娜各种事情。最后她又回到老绅士身边，老人一直冷冰冰地站着，她说：“亲爱的叔祖父，我可以慷您之慨吗？”她立即脱下大衣，显然是要把大衣给予受伤的、没有罩衫的人。

威廉一直被她那能治病的眼光牢牢盯着，当大衣脱下来时，他对她的美妙身材大吃一惊。她走上前来，把大衣轻轻地盖在他身上。在这片刻，他张开口，想结结巴巴他说几句感谢的话，她本人给予他那已经受到打击的官能以这样强烈的印象，他似乎突然发现她的头顶有圈灵光，一道灿烂的光华逐渐展布到她的全身。伤科医生接触他身上的手加重了，正准备把留在伤口里的弹头取出来。圣洁的女士从晕倒者的眼前消逝了：他失去一切知觉，当他醒来时，骑马的人和车辆，美人和她的陪同人员统统不见了。

第七章 来到村里

我们的朋友被包扎妥当，穿好衣服以后，伤科医生就急忙走了，正好琴师偕同好几个农人走了上来。他们匆忙用砍下的树枝和干柴扎成一副担架，让受伤的人躺上去，在绅士们留下的一位骑马猎人带路下，把担架小心翼翼地抬下山去。琴师默默地想着心事，手里拿着他损坏了的乐器，有几个人拖着菲琳娜的箱子，她自己拿着一捆东西逍遥自在地跟着走，迷娘时而跑在前面，时而跑在旁边，透过森林和材丛，恋恋不舍地朝着她受伤的保护人看。

威廉裹着温暖的大衣，安静地躺在担架上。仿佛有股暖电流从细羊毛大衣上透入他的身体，总而言之，他这时觉得舒适极了。大衣的美丽主人在他身上起了巨大的影响。他似乎还看见大衣怎样从她肩上滑下来，那无比高贵的身材被光辉笼罩着，她似乎还站在他面前，他的心也随着那逝去的人儿穿过山谷和森林而跟踪上去。

等到夜幕下垂时，这队人才进入村庄，到达客店门口，其他的团员早已到了店内，正在绝望地抱怨那些无法弥补的损失。店内唯一的小房间被人塞得水泄不通，有些人躺在草垫上，另一些人占据了若干长凳，又有一些人挤在火炉后面，梅林纳太太在隔壁房间里提心吊胆地等待她的分娩。恐怖加快了这个过程，在女店主，一个年轻而没有经验的妇人的帮助下，人们只能抱很少的好希望。

当新到的人要求进店时，马上引起普遍的不满。这时他们肯定，完全出于威廉的主意，在他的特别引导下，大家才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遭受不测。他们把这不幸结局的过错全推在他身上，他们堵在门口不让他进来，口口声声说他得去另找地方住。他们对待菲琳娜更加无礼，琴师和迷娘也同样受苦。

猎人是美丽的女主人为了预防意外，郑重留下他来照顾病人的，他耐心听了这场争吵不久，就向这伙人怒骂和威胁，叫他们挤紧，给新来的人让出地方。他们只得勉强顺从。猎人在一张桌上给威廉铺好床位，把桌子推到角落里去；菲琳娜让人把她的箱子放在旁边，自己坐到箱子上去。每个人都尽量挤紧，猎人出去寻找，看是不是给这夫妇俩找到一个更舒适的住宿地方。

他刚离开不久，愤懑情绪又开始发泄，责备声连续不断。每个人都讲述和夸大自己的损失，他们咒骂冒失行为给他们造成这么多的损失，他们甚而毫不掩饰对我们受伤的朋友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讥笑菲琳娜，把她挽救自己箱子的方式方法当作罪行。从一切旁敲侧击和冷嘲热讽中，他们让人听出，菲琳娜在他们遭受抢劫和被打垮后，请求强盗头目开恩，也不知道她玩弄什么手段和把戏，居然使匪徒还了她的箱子。他们好些时间都瞧不见她的人影。菲琳娜一点儿也不搭腔，只用大钥匙把箱子敲得叮叮当地响，故意使嫉妒的人看见她就在这儿，用自己的幸运来增加这群人的绝望。

第八章 演员们的责怪——威廉为自己辩护，答应同他们留在一起

威廉由于大出血后身体虚弱，自从那位慷慨助人的天使出现以后，也变得心平气和了。不过后来他在沉默当中听了心怀不满的剧团团员不断重复冷酷无情和不公平的指责，终于按捺不下心中的厌恶。最后他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了，竭力站起来，提醒他们不该这样无理取闹，这使他们的朋友和领导人心里不安。他昂起用布包扎过的头，靠着墙勉强支撑着，说出下面的话：

“我原谅你们，你们每个人因自己所受的损失而心痛，在你们应当为我惋惜的时刻，却侮辱了我，在我第一次期望得到你们援助的时候，你们抵制了我，把我拒诸门外，我也原谅你们。我为你们所尽的力和所表示的好意，由于你们的感谢和友好态度，我觉得迄今已得到了足够的报答，可是你们别把我引入歧途，别迫使我的心情退缩不前，别迫使我去考虑，究竟为了你们作了些什么。这样斤斤计较只会使我难受。是偶然机会把我引到你们身边，而客观环境和内心的羡慕使我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参加了你们的工作和娱乐，我的些微知识为你们提供了服务。现在你们以这么刺心的方式，把我们遭到的不幸事故归罪于我个人，你们不想想，走这条路的第一次建议是来自外面的人，经过你们众人检查，完全得到了每个人也包括我的同意。要是我们的旅行幸运地完成了，那么，每个人都会称赞自己的想法对头，所以才推荐这条路，也宁肯选择这条路；他会高兴地想起我们的考虑及他实行的表决权；现在你们却要我一个人负责，你们强加一种罪责在我身上，如果最纯洁的意识不宣告我无罪，如果我无法请你们自己证实这点，我倒是愿意接受。现在你们有什么反对我的话，就爽快他说出来，我知道为自己辩护，如果你们说不出什么道理，那么，就请你们闭上嘴。别来苦恼我，因为我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安静。”

没有人答话，只有女孩们再次开始哭泣，絮絮叨叨地讲她们的损失。梅林纳完全失去了自制：自然是他损失得最多，超出我们的想象以外。他象一个疯人在这狭小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来回走，用头去碰墙，又咒又骂，难听已极。这时女店主从房里出来报告不幸的消息：他的妻子生下一个死婴，这一下他更是火上浇油，破口大骂，其他的人也跟着他起哄、咆哮、叫喊、嘟哝、喧嚣，简直闹得一塌糊涂。

威廉既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同情，又对他们的卑劣思想心生厌恶，这时他彻底被激动了，不顾身体的虚弱，觉得心灵的全部力量活跃起来。他大声叫道：“你们这样使人抱怨，我几乎瞧不起你们了。任何不幸都没有理由使我们谴责一个无辜者；如果说，我对于走错这步路有份，那么，我自己也受到了损失，我受了伤躺在这儿，如果说，剧团丢掉了东西，那么，我丢掉的最多。戏装被抢去了，舞台布景给糟蹋了，这些都是我的，因为您、梅林纳先生，还没有付还我的借款，我现在向您声明，完全放弃对还款的要求。”

梅林纳叫道：“您倒说得好听，您赠的东西没有人会再看到了。您的钱放在我妻子的箱子里，您丢掉钱，只有怪您自己。啊，天呀！要是只丢掉这点就好了！”——他又开始跺脚，咒骂和叫嚷。每个人都想起来自伯爵存衣室里的漂亮衣服，想起带扣、钟表、小盒、帽子，这些都是梅林纳向侍从手里巧妙地换来的。这时每个人都想起自己的、哪怕是并不值钱的东西；他们用厌恶的目光盯着菲琳娜的箱子，让威廉明白，他同这个美人儿联合起来的确是干对了，托她的福也救出了他自己的东西。

“难道你们认为，”威廉最后大声说，“在你们受穷的时候，我会保存一点自己的东西吗？难道这是我第一次在困难当中诚实地和你们同甘共苦吗？你们把箱子打开，凡是我的东西，我都愿意拿出来满足公众的需要。”

“这是我的箱子，”菲琳娜说，“我高兴什么时候开才开。我给您保存下来的一点儿零碎衣物，就是卖给最诚实的犹太人，也值不了多少钱。您想想自己吧，您的医疗费用将是多少，您在陌生地方可能会遇到什么。”

“菲琳娜，”威廉答道，“我的东西您一点儿也别给我保留，这点点东西会把我们从最初的困境中救出来。不过人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帮助他的朋友，用不着是叮叮当当的钱币。凡是我心里有的东西，我都要献给这些不幸的人，他们一旦恢复理智，就会后悔他们目前的行为。不错，”他继续说道，“凡是你们需要的东西，只要我力所能及，我都愿意给予你们；你们重新信任我吧，此刻你们安下心来，听取我对你们许下的诺言！谁愿意以全体的名义来接受我的诺言？”

他伸出手去，高声说道：“我答应不躲避你们，不离开你们，一直要等到每个人看见自己的损失得到两倍和三倍的补偿，等到你们目前的处境，不管由谁的过失造成的，完全被忘却，而换来一种幸福的处境。”

他一直伸着手，没有人想去握它。“我再一次许诺，”他大声叫道，立即倒回他的枕头上。大伙儿都沉默无声，他们感到惭愧，然而没有感到安慰，菲琳娜坐在她的箱子上剥栗子，这是她在衣袋里摸到的。

第九章 威廉的病榻——菲琳娜的看护

猎人同几个人回来，采取措施把受伤的人抬走。他劝说本地牧师接待这对夫妇；菲琳娜的箱子被人抬去了，她大大方方地跟在后面。迷娘跑在前头，伤员来到牧师家后，他们交给她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使用，这是长久以来作为客床和荣誉床而准备在那儿的。他们在这儿才看出，伤口裂开了，大量出血。这必须重新包扎起来。病人在发烧，菲琳娜专心致志地看护他，在她疲倦得不能支持的时候，琴师就来接替她；迷娘下决心保持清醒，可是终于在角落里睡着了。

早晨，威廉复元了一些，听猎人说，昨天来帮助他们的绅士们不久才离开他们的庄园，躲避战争烽火，要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居留下来，等到和平来到。他指出年长的绅士和他的侄孙女，以及他们首先要去的地方，他又向威廉说，小姐临走时再三叮咛他要好好照应被留下来的人。

伤科医生跨进房来，打断威廉向猎人倾吐的热烈感谢，详细说明伤势，担保容易治好，只要病人保持安静，耐心等待。

猎人骑马走了以后，菲琳娜告诉他，猎人给她留下一袋金路易，共有二十枚，又送了牧师的礼物，作为他提供住宿的答谢，伤科医生的医疗货也寄存在牧师家。她完全被人当作威廉的太太，她将在威廉身边一劳永逸地保持这种资格，不承认他会另找看护了。

“菲琳娜，”威廉说，“我在我们遇到不幸事故时，已经欠下对您的好些酬谢，我不希望再增加我欠您的人情了。您在我的身边，我一直感到不安：因为我毫不知道能用什么来报答您的辛劳才好。您把我在您箱子里拯救下来的东西拿出来，您还是加入别的剧团团员行列中去，另外找个住处，请接受我的感激连同那只金表，作为一点小小的心意。您就离开我吧。您在这儿增加我的不安，超出了您的想象。”

他说完以后，她当面讪笑他。“您是个傻瓜，”她说，“您不会变得聪明点。我比您更清楚，什么东西对您好。我要留下来，决不离开这儿。至于男人们的感谢，我从没有指望过，所以也不指望您的感谢；如果说我爱您，那关您什么事？”

她留下来，不久就巴结上了牧师和他的家庭，这时她越来越逗人喜欢、对每个人都赠点东西，顺着每个人的意思说话，同时总是作她想要做的事情。威廉的身体并不坏；伤科医生虽然是无知的，但不是笨拙的人，他听任自然治疗，这样病人很快就走上痊愈的道路。他急不可待地渴望恢复健康，以便热心地追求他的计划和愿望。

他不断回想起给他心灵上以不可磨灭印象的事件：他瞧见美丽的的女骑士骑马从树丛中出来，向他走近，跨下马来，来回走动，对他表示关切。他瞧见披在她身上的大衣从肩上滑下，她的面容，她的身材闪闪发光地消逝了。所有他青春的梦想都和这肖像联结上了。这时他以为亲眼看见了高贵、英勇的克罗琳达，他又忽然想起生病的王子，美丽而同情的公主带来静默的谦逊表情走近他的病榻。

金币名。

意大利诗人塔索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回教徒女战士。

生病的王子已见上文，他在暗中恋爱继母而不敢表示，正如威廉对女骑士的情形。

“难道说，”他有时在暗中自言自语，“未来命运的图像不曾在青年时期和睡梦中环绕我们盘旋？而让我们不受拘束的眼睛充满预感地瞧见吗？难道说，我们将要遇到的那种东西的萌芽，不是已经由命运之手撒播出去了吗？难道说，我们希望将来采摘的果实不可能预尝吗？”

他躺在病榻上有的是时间，让他千百次地重复那些场面。他千百次地唤回那种甜蜜声音的回响，他多么艳羡菲琳娜，是她吻过了那慷慨助人的手。这故事对他常常象是一场梦，如果不是留下大衣保证那种形象确实出现过，他会把这当作是一个童话。

他十分谨慎地珍惜这件衣服，但又迫不及待地渴望把它穿上。他一旦站起身来，就把大衣披上，整天都生怕沾上一点儿污渍或者被其他方式给损坏了。

第十章 演员们和菲琳娜启程

勒尔特司来看望他的朋友。旅店那次热闹场面他不在场，因为他睡在楼上房间里。关于他受到的损失，他满不在乎，用惯常的口头禅来解嘲：“有啥关系？”他讲了剧团一伙儿种种可笑的表现，特别指责梅林纳太太，据说，她哭自己失掉了女儿，仅仅因为不能满足她那种老式德国的乐趣，就是让孩子受洗时取名玛蒂尔德。至于她的丈夫，现在揭露出来，他身边保存得有許多钱，当时他向威廉骗取的预支，其实是完全不需要的。现在梅林纳想搭下班邮车走，向威廉要求写信介绍自己给威廉的朋友塞洛经理，因为自己的剧团垮了，希望在塞洛的剧团里找到工作。

迷娘有几天完全默不作声，人们一再追问，她才终于承认，她的右臂被扭伤了。“这要怪你那样胆大冒失，”菲琳娜说。她又讲述事实经过：原来女孩在拼搏时拔出她的猎刀，眼见她的朋友遇到危险，就奋不顾身地向强盗砍去。后来被匪徒抓住手臂，抛掷在一边。他们责备她，为什么不早些说出自己受伤了，可是人们后来才看出来，原来她对那位伤科医生有点胆怯，医生一直把她当作是个男孩。人们设法解除她的痛苦，她只得用绷带把胳膊吊起来。这样一来，她又感到新的难受，因为她不得不把那部分至关重要的照料和看护朋友的工作让给菲琳娜，现在这个逗人喜爱的轻挑女郎表现得更积极，更体贴了。

有天早晨，威廉醒来则，发现自己和她睡得十分贴近。他在宽大的卧床上，睡得不安，完全滑到后边去了。菲琳娜大着直挺挺地躺在前边，她似乎是坐在床上看书而睡着了。一本书从她手里掉下去，她向后移动，头垂在他胸口边，披散的金色头发波浪似的展开在他胸脯上。这种极随便的睡眠姿态，比艺术加工和故意做作，更增加她的魅力；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片天真的宁静笑容。他瞧了她一些时间，似乎又在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细看她来取乐，我们不知道，他在祝福还是谴责他的心境，但是他觉得有义务保持安静和克制。他还仔细观察了她一些时候，她开始动弹了。他轻轻闭上眼睛，可是他还是忍不住眯缝着眼朝她看，等到她重新打扮整齐，动身离开，去张罗早餐。

全体剧团团员渐渐地来到威廉这儿报到，他们要求介绍信和旅费，或多或少地显得无礼和急躁，总是引起菲琳娜的反感，不过还是得到了所要的东西。她徒劳地向朋友解释，猎人也给这些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数目，现在他们只是来捉弄你的。为此他们俩激烈地争吵起来，威廉这时直截了当地主张她加入其他剧团团员一伙，到塞洛那里去寻求幸福。

只有不多一会儿，她失去了镇静，后来她又迅速恢复过来，大声说：“只要我再见到我的金发少年，我对你们大伙儿，什么也不管了。”她指的是弗德里希，他从战场上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天早晨，迷娘带了消息来到床边说，菲琳娜连夜走了。在隔壁房间里，她把属于他的一切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他感觉到她不在似乎缺少点什么；他从她身上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女看护，一个活泼的女团员，他再也不习惯于孤独一人。不过迷娘很快就填补了这个空缺。

自从那个轻佻的美人儿友好地守护在伤员身边以来，小女孩就逐渐退开，一个人默默地守着；然而现在她又赢得了自由场地，带着细心和爱现身出来，热情地为他服务，快活地同他聊大。

第十一章 回忆伯爵夫人和女骑士——“只有懂得相思的人……”

他快速接近痊愈，他希望在几天之内动身旅行。不过他打算漫无目的地继续过游荡生活，要以合乎目的的步骤来标明他未来应走的道路。首先他想寻找那些慷慨助人的绅士们，以便公开表示谢意，然后赶到他的朋友那位经理那儿去，好尽力照顾遭到不幸的剧团，同时去访问注明地址的商业朋友，完成所受委托的业务。他希望将来的运气也象从前那样帮助他，给他创造机会，通过侥幸的经济活动来补偿损失，重新填充他的现金漏洞。

渴望再见女骑士的要求逐日增长。为了确定他的旅行路线，他去同牧师商量，牧师有很好的地理和统计知识，而且收集了大量书籍和图片。他们寻找那个贵族家庭在战争期间所选的住地，并打听关于他们本身的消息，不过那个地方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都查不到，而家谱学书籍也丝毫没有谈到这样的家族。

威廉变得不安起来，泄露出心中的忧虑，琴师看出他的心思说：他有理由相信，猎人把真实姓名隐瞒起来了，什么原因，姑且不管。

威廉自以为此时离美人儿不远，派遣琴师出去，希望得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可是这个希望也落空了。老人虽然四处打听，总是打听不出一点儿痕迹。在那些日子里，发生种种剧烈的动荡，事先预料不到的军队通过境内；没有人特别注意旅行的剧团，于是这个被派出的使者，为了不被人当作犹太间谍，只得空手回到主人和朋友身边，没有带来一片橄榄叶。他对于自己怎样试图完成任务，没有丝毫粗心大意的嫌疑，作了认真负责的说明。他想尽方法来减轻威廉的苦恼，仔细回想从猎人口里听到的一切东西，作了好些推测，终于出现一种情况，威廉可以由此参详出逝去的美人儿谜语般的话语。

原来匪帮注意的不是流动剧团，而是那批男女绅士，匪帮有理由推测他们带有许多金钱和财宝，而且已获得了关于他们行踪的详细消息。人们不知道，究竟这要怪志愿兵呢，散兵游勇呢，或者强盗？总之，高贵而富有的旅行队幸免于难，低下的穷人首先达到那个地方，忍受了给那些人准备下的命运。接着联想起年轻女士说的话，威廉还记得很清楚。感谢谨慎的保护神，决定他作出牺牲来挽救一位完美的人儿，他对此倒可以觉得快活和幸福，不过另一方面他又几乎近于绝望了，因为再找到她，再看见她，至少目前是失去了一切希望。

他心里增加了一种古怪念头，觉得自己发现了伯爵夫人和这位不知名的美人儿十分相象。她们的样子好象是姐妹二人，分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她们象是一对孪生姊妹。

回忆亲切可爱的伯爵夫人，他心里感到无比的甜蜜。他太爱在记忆中唤起她的形象了。不过这时高贵的女骑士的形态又介入其间，这个形象转变为那一个形象，而他却不能确定是这一个或那一个。

因此，她们俩笔迹的相似，使他觉得多么奇妙！因为他在记事本里保持有伯爵夫人手抄的一支动人的歌曲，而他在大衣里又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

当时犹太人多半留有胡须，象琴师的样子。

这里指好的消息。洪水退走时，挪亚从方舟放鸽子出去探听虚实，鸽子叼了一片叶子回来，表示橄榄树梢已露出水回，洪水已退（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八章第十一节）。

她们原是姊妹，下文自明。

的是对一位叔祖父健康状况的温存细心的问候。

威廉深信这张便条是他的女恩人写的，这是旅行当中在一家客店里，从一个房间送到另一个房间，叔祖父收到后插入口袋里去的。他对比两种笔迹，伯爵夫人写得那么秀丽的字迹曾令他十分神往，那么，他现在从不知名女子的同样秀丽、但更自由的笔迹中，发现一种不可言传的流动的和谐。便条上再也没有写其他任何东西，然而这笔迹就和那时美人儿亲临一样，似乎使他的沉溺在梦幻般的相思中，这时迷娘和琴师用最热烈的表情唱出一支歌曲，作为不规则的二重唱，这支歌曲正和他的情绪完全合拍。

“只有懂得相思的人，
才知道我心中的苦恼！
只身孤影，
一切欢乐都离开了。
我望着天空
朝向那边。
唉！爱我和知我的人儿，
是那么遥远。
我头脑晕眩，
五内如焚。
要知道我心中苦恼，
只有懂得相思的人！”

第十二章 威廉从牧师家动身

“亲爱的保护神的温和引诱，不是把我们的朋友引上某一条道路，而是滋长和增加了他早就感觉到的不安。一股秘密的激情潜入他的血管；明确的与不明确的东西，在他心灵中互相交替，而，激起无穷的追求。一会儿他希望有匹骏马，一会儿他希望长着翅膀，然而他终于觉得不能留下了，于是他向周围环顾，究竟他渴望到哪儿去。

他的命运的线索纠缠在一起，他希望看见这些奇怪的疙瘩被解开或被切断。他常常一听见马蹄声或车轮声，就急忙向窗外望去，希望有什么人来看望他，给他带来消息：确信和快乐，哪怕仅仅是出于偶然。他给自己讲故事：好象他的朋友维尔纳来到这个地方，玛丽安妮也许出现，叫他更为惊诧。每班邮车的号角声都使他激动起来。梅林纳应当报告自己命运的消息，主要是那个猎人应当再来，邀请他到那位受到他膜拜的美人儿身边去。

可惜在这当中什么也没有发生，最后他仍然只好顾影自怜。检讨往事，对目前情况考察和阐明得越多，就越觉得讨厌而不能忍受。特别是他遭到不幸的带队事情，每一念及，就惹起烦恼。那个不幸日子的晚上，他虽然当着剧团全体为自己作了相当的辩解。可是他却不能完全否认自己的过失。他在疑虑重重的片刻，把整个事情都揽到自己个人身上。

自尊心使我们觉得我们的品德和我们的缺点，对于我们比它们本身显得更重要些。他曾经唤起自信心，操纵了别人的意志，由冒失和大胆指导着向前直闯，他们一旦面临危险，就无法对付了。或明或暗的责备声一直折磨着他，他曾向被引入歧途的剧团按照明显的损失许下诺言，在他没有连本带息补偿他们丢失的东西以前，决不离开他们，这么一来，他把普遍分担的祸害，大胆地一个人承担起来了，他不得不责备这是新的冒失行为。一会儿他申斥自己，由于临时的紧张和压力而许下这样的诺言；一会儿他又感觉到，他好心伸出的手，没有人肯握它，这种伸手只是对他由衷发出的誓言所表示的一点轻微的形式。他想方设法要对他们作点好事，以利于他们，他觉得这时有一切理由加快旅行去找塞洛。他把自己的行李收拾在一起，不等到自己完全恢复健康，也不听牧师和伤科医生的劝告，立即加入迷娘和竖琴老人的一伙，逃脱这无所作为的环境，他的命运再次把他在这种环境里阻拦得太久了。

第十三章 来到塞洛和奥蕾莉身边——威廉得展所长——关于汉姆雷特性格的谈话

塞洛 张开双臂迎接他，对着他叫道：“我看见的是您吗？我又认出您了吗？您很少变化，或者说没有变化。您对最高贵的艺术的爱好，仍然还是那样强烈和活跃吗？我非常高兴您的到来，我自己再也感觉不出您最后的来信在我心里所引起的怀疑了。”

威廉惊异地请求对方详细说明。

“您对我的态度，”塞洛答道，“不象是个老朋友；您把我当作一位大人物看待，出于好心向我介绍一些不能派用场的人。我们的命运要以观众的意见为转移，我担心，您的梅林纳先生同他那些人很难在我们这儿妥善地安插下来。”

威廉打算为他们说点好话，但是塞洛开始无情地叙述他们的情形，使得我们的朋友只得表示完全同意。这时有个女人跨进房来，打断了谈话，塞洛立即介绍这是他的妹妹奥蕾莉娅。

她非常友好地接待他，他们的谈话是这样愉快，他看不出她脸上有一点儿忧伤的痕迹，忧伤本来使她那张富有才智的脸令人特别觉得有趣。

长时间以来，威廉第一次重新感到如鱼得水。平常他谈话时只能勉强凑合几个乐意听的听众，现在他却有幸同艺术家和行家谈话，他们不仅完全理解他，而且回答他的谈话时还可以指点他。他们多么迅速就把最新的剧本审查完了！他们的判断多么可靠！他们多么会得测验和估计观众的判断！他们多么快就相互搞清楚了问题！

由于威廉对莎士比亚的偏爱，于是谈话就必然集中到这位作家身上。他把最热烈的希望寄托到这点，就是这些优秀剧本必然会在德国引起轰动，不久他就拿出他的《汉姆雷特》，这是他全神贯注的东西。

塞洛保证：只要有可能，他早把这个剧本交去上演了，他自己愿意担任波洛涅斯的角色。然后他含笑补上一句：“只要我们先有了王子，莪菲莉娅也会出现的。”

威廉没有觉察，奥蕾莉对哥哥开的玩笑显得不满；他和平常一样不厌其详地旁征博引，说他打算在什么意义上演出汉姆雷特。他把结论对他们仔细解释，上文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怎样注意这点了，他尽力使他的意见易于接受。尽管他的假定引起塞洛许多怀疑。“那么，好吧，”塞洛最后说，“我们承认您说的一切不错，但是接下去您打算由此说明什么呢？”

“许多，一切，”威廉回答，“请您想想我们描叙的一位王子吧，他的父亲出乎意外地死了。自尊心和统治欲都鼓舞不起他的热情。他满足于作一个王子。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注意到国圣与臣属之间的距离。王位的权利不是世袭的，可是如果他的父亲活得更久一些，就更加加强了他唯一的儿子的要求，从而保证了获得王位的希望。相反，现在他看见自己也许永远被叔父排除掉了，尽管叔父表面上许下好些诺言。现在他感觉自己不受宠爱，没有财产，

歌德用塞洛影射杰出的汉堡演员和舞台指挥施罗德（1744—1816）；用奥蕾莉娅简称奥蕾莉，影射施的异父妹妹，女演员阿克曼（1757—1775）。

剧中的御前大臣。

剧中的女主角。

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看作是自己所有的东西绝缘了。这时他的心情才第一次朝悲哀的方向转化。他觉得自己不比一个普通贵族更多，甚而还不及一个普通贵族；他把自己当作任何人的仆人，他不是彬彬有礼的，用恩赐态度对人的，不是，他是堕落了，贫穷了。

“他回顾过去的处境，好比是一场消失了的梦。尽管叔父想鼓励他，从另一种观点指示他的情形，都毫无结果，他总是感觉到自己一无所有。

“他受到的第二个打击，使他伤得更深，屈服得更厉害。这就是他母亲的改嫁。对于他，一个忠诚而温顺的儿子来说，父亲死了以后，只剩下一个母亲了；他希望同高贵的母亲这位遗孀一起，向那位伟大死者的英雄形象表示崇敬，然而他也失去了母亲，在他看来，这比死神从他那儿夺走她更坏。一个品行端正的孩子乐意把自己所想象的父母那种可靠的形象消失了；他既在死者那儿得不到援助，又在生者这儿得不到支持。她也是个女人，而一般女性的脆弱也包括了她在内。

“现在他才感觉到自己真正屈服了，真正成了孤儿，他失去的东西，不是尘世上的幸福可以补偿的。他的天性不是悲哀的，也不是好沉思的，而现在悲哀和沉思成了他沉重的负担。我们看见他就是这样出场，我不认为，我在剧本中加进了一些什么，或者夸大了某个特点。”

塞洛凝视着他的妹妹说：“我对我们的朋友给你作了错误的描绘吗？他开头得不坏，他还会对我东拉西扯，进行许多劝说呢。”威廉郑重宣誓，他不想劝说，而是使人信服，请求对方再忍耐一会儿。

“您好好想想这位青年，”他大声说，“这位王子，设身处地想象他的情况，然后观察他，当他知道父亲的形象将要出现，他怎样反应；在这恐怖之夜，当那可敬的鬼魂亲自出现在他面前时，您去帮助他吧。他感到无比的恐怖；他向这神奇形象招呼，瞧见它招手，于是跟上去，听他说——攻击他叔父的最可怕的控诉传入他的耳里，要求复仇，恳切再三地请求：‘要想到我！’

“当鬼魂消逝以后，我们看见什么人站在我们面前呢？是一位怒气冲冲心想复仇的年轻的英雄吗？是一位天生来感到幸福的王侯，愤然站起来反对篡位者吗？不是！他是一位突然感到惊异和忧郁的孤独的人，他尖刻地对待那些可笑的恶棍。发誓决不忘记死者，最后语重心长地叹息说：‘这个时代脱了骰，我倒霉，天生我来是要把它重新接上！’

“我认为这句话就包含解释汉姆雷特整个行动的关键，我明白莎士比亚打算这样描叙：一种伟大行为加在一个力不胜任的人儿身上。我觉得剧本贯彻到底的是这种意义。这好比把一株橡树栽在珍贵的花盆里，可这盆内只能容纳娇媚的鲜花，于是树根扩展，花盆爆裂了。

“一个美好的、纯洁的、高贵的、道德极高的人，但缺少使他成为英雄的那种感性力量，他在重载下毁灭了，这重载，他既不能负担，也不能抛弃，那种责任对他来说，是神圣的，而又是太沉重的。人们向他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倒不是事情本身不可能，而是对他来说不可能。他那样辗转，徘徊，提心吊胆，瞻前顾后，不断被人提醒，自己也不断回忆，最后差点儿从思想中失去了目标，而任何时候都没有重新感到快活过。”

指王后。

《汉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

第十四章 奥蕾莉及我菲莉娅的角色——菲琳娜在塞洛处

这时进来了各种人物，把谈话打断了。这是一些技艺娴熟的音乐家，他们平常每周聚在塞洛家里举行一次演奏会。塞洛非常喜爱音乐，并且断言：一个演员没有这种爱好，就决不可能对本身艺术有明确的了解和感情。据他说，如果演员由音乐的旋律来伴随和领导，就表演得轻松和好看得多了，演员也必须把他平淡的角色按照这种意义谱曲，这就是说，不能那样单调地按照他个人的方式方法去玷污角色，而是在适当变换中按照节拍和尺度来处理角色。

奥蕾莉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大感兴趣，后来她把我们的朋友带到隔壁一间房里去。这时她走到窗口，凝视星空，对他说道：“您有好些关于《汉姆雷特》的话还没有对我们讲；不过我也不用过分着急，我希望我的哥哥也一同听到，究竟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现在您先让我听听您对表菲莉娅的想法吧。”

“关于她没有多少话可说，”威廉答道，“只消用生花妙笔点染几下，她的性格就完美了。她的整个气质浮动在成熟的、甜蜜的感性世界中。她倾心于王于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她本有权利同玉子订婚，那颗善良的心却完全听凭他的摆布，以致使父亲和哥哥两人都为她担心，向她提出毫不客气的警告。礼仪象是覆在她胸前的一片轻纱，掩藏不住她内心的激动，反而泄露出这轻微的激动。她的想象力是被感染上的，她那静默的谦逊态度流露出一往情深的热望，惬意的女神一旦有机会摇撼这棵小树，果实立即掉下来了。”

“可是，”奥蕾莉说，“如果她现在看出自己是孤单一人，被人抛弃，遭到蔑视，在疯狂的情人心中，最崇高的东西翻过来变成最低下的东西，他不把甜蜜的爱情的酒杯，而把辛辣的痛苦的酒杯递给她——”

“她的心碎了，”威廉大声说：“她整个存在的架子散开了，忽然传来父亲死亡的噩耗，于是这美好的建筑就完全倒塌了。”

威廉没有发觉出奥蕾莉说最后话语的表情。他只把注意集中在这部艺术作品及其联系和完整性上，他猜不到女友受到完全不同的影响，这倒不是戏剧的阴影在她心中热烈地激起一种特有的深刻痛苦。

奥蕾莉一直用手臂撑住头，眼睛充满泪水，朝着天空。最后她再也按捺不下潜藏的痛苦，她握着朋友的双手，他吃惊地站在她面前，听她大声说：“请您原谅，请您原谅这颗吓破了胆的心！社会把我捆得紧紧的，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在我无情的哥哥面前，我还得尽力遮掩自己的心事，现在有了您，一切束缚都解开了。我的朋友！”她继续说，“我们相互认识才不过一会儿，您已经成了我的知己。”她刚把这些话说出，就倒在他的肩上。“请别见怪，”她啜位道，“我这么快就向您吐露心事，让您看出我是这么软弱。作我的朋友，永远作我的朋友吧，我应当得到这个。”他十分热忱地劝慰她，结果徒然！她的眼泪滚滚直流，她的话语被窒息了。

这时塞洛非常不受欢迎地跨进房来，他完全出人意外，手牵着菲琳娜。“您的朋友在这儿，”他对女孩说，“他见到您会高兴的。”

“怎么！”威廉大吃一惊，叫道：“我得在这儿见到您吗？”她以一种谦逊而稳重的姿态朝着他走去，向他表示欢迎，称赞塞洛的好心，说他不顾她目前的成绩，只希望她将来可以造就，就把她接纳到他那杰出的剧团里去了。这时她对威廉表示友好，出于恭敬，却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过这番做作只维持到兄妹两人在场的时候。不久奥蕾莉由于掩藏自己的痛苦而离开，塞洛也被人召唤去了，菲琳娜才仔细向门口张望，看两人是不是真的走了。然后她就发疯似地在房里跳来跳去，干脆坐在地上，哧哧不休地笑得快窒息了。后来她一下子跳起来，讨好我们的朋友，高兴得超出一切限度，认为自己居然这么聪明，先行一步，侦察好地形，居住下来了。

“这儿的花样真多啊，”她说，“我倒觉得满不错的。奥蕾莉同一位贵族搞过一次不幸的恋爱交易，听说这人很漂亮，我倒很想有机会见见他。他给她留下一个纪念品，要不，就是我完全错了。有个男孩在那儿四下跑，大约三岁年龄，简直和太阳一样美；爸爸一定也讨人欢喜。我平常不喜欢孩子，可是这个男孩使我高兴。我给她核算一下。她丈夫的死亡，新的结交，孩子的年龄，一切都对头。“现在男友独自走了，一年以来，他没有再来看她。她对此十分恼火，难以忍受。这个女傻瓜！——哥哥在剧团里有个舞女，他和她调情，有个女演员，他和她往来甚密，城里还有几个女人，是他的后补队，现在我也列在名单上了。这个傻瓜！关于其他的人，你明天可以听到消息。现在还有一句你认识的菲琳娜的话儿：这个大女傻瓜爱上你了。”她发誓，这是真的，又保证，这纯粹是玩笑。她恳切请求威廉去爱奥蕾莉，这么一来，追逐活动就真正开始了。“她去追赶负心汉子，你追赶她，我追赶你，而她的哥哥追赶我。要是这玩意儿不够取乐半年，我宁愿在这部错综复杂的长篇小说的第一个插曲中死去。”她请求他别破坏她这次交易，向她表示符合她公开行动理应当得到的尊重。

第十五章 塞洛剧团的表演——《汉姆雷特》的结构

第二天早晨，威廉打算去看望梅林纳太太；他发现她不在家，问流动剧团的其他成员，才知道菲琳娜请他们吃早饭去了。出于好奇心，他急忙赶去，碰到他们大伙儿都显得兴致勃勃，无忧无虑。这个聪明人儿把他们集合起来，用巧克力茶招待他们，并让他们懂得，事情不是毫无指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使经理深信，把这么些能干的人接收在他的剧团里，对他是多么有利。他们注意倾听她的话，一杯又一杯地啜饮巧克力茶，觉得这姑娘满不错，决定夸赞她最好的方面。

“难道您相信，”威廉单独同菲琳娜留下来后说，“塞洛还会决定把我们的伙伴们保留下来吗？”——“绝不会，”菲琳娜回答，“我也压根儿不把这放在心上：我巴不得他们走得越早越好！我只希望留下勒尔特司一人；我们把其他的人逐渐打发到一边去。”

接着她就让男友明白，她完全相信，今后他的才能不会再埋没了，而在塞洛经理指导下，他会登上舞台。她对这里的秩序、爱好和精神，简直赞不绝口；她对我们的朋友说话十分巴结，竭力吹捧他的才能，使他的心和想象力乐于接受这一建议，而他的理智和理性却拒绝它。他对自己和菲琳娜都隐瞒着他的意向，度过辗转不安的一天。他下不了决心，到商业通讯员朋友那里去，提取放在那儿的信件。尽管他想象得出，这段时间他的家人如何放心不下，可是他又怕详细地听到他们对他的关心和责备。因为今晚他答应下了去看一部新戏，得到巨大而纯洁的艺术欣赏，所以更不能轻易离开了。

塞洛拒绝威廉参加排练。他说：“您先得认识我们最好的方面，然后才让您看我们手里的牌。”

不过我们的朋友还是怀着极大的满足心情，出席了今晚的演出。他第一次看见这么完美的剧院。人们相信全体演员都有出色的才能，美好的气质，以及他们对本身艺术具有高度而明确的了解，可是他们彼此都各有千秋，然而他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在全场演出中表现得非常肯定和精确。人们很快就感觉出，塞洛是全团的灵魂，他表现得最为出色，增加了本身的光彩。只要他登上舞台，一张口，无论是愉快的情绪，克制的热情，得体的确切感情，人们对他的伟大的模仿才能，尽皆惊叹不已。他本人内心的愉快情绪，似乎扩散到了所有观众的身上。他以富有风趣的方式，轻松愉快地表现出不同角色的极细微的差别，更唤起观众的乐趣，他懂得掩藏经过不停练习而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艺术技巧。

他的妹妹奥蕾莉并不比他逊色多少，她获得更大的喝彩声，如果说，塞洛善于使人发噱和愉快，那么，她却打动了人们的心。

过了几天舒适的日子以后，奥蕾莉渴望见到我们的朋友。他赶到她那儿去，看见她躺在长榻上；她好象是患头痛，掩盖不住浑身发寒热般地簌簌发抖。当她看见走进房来的人，眼睛发亮了。“请您原谅！”她朝着他大声说：“是您唤起我对您的信任，使我变得软弱起来。迄今我一直是在暗中忍受痛苦，不错，痛苦甚而给我以力量和安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现在您把缄默的束缚解开了，您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参与我本人的自我斗争。”

威廉友好而有礼貌地回答她。他保证，她的形象和痛苦经常在他心灵前

浮现，请她相信，他愿一心一意作她的朋友。他这样说话的时候，目光被男孩吸引住了，男孩坐在奥蕾莉面前的地上，把各种玩具乱扔一地。孩子正如菲琳娜所说，大约有三岁年龄了。现在威廉才明白，为什么那个不拘行迹、很少赞美别人的女郎，竟把男孩比作阳光。环绕孩子那圆睁的眼睛和丰满的脸蛋，卷曲着极其漂亮的金色鬃发，在闪闪发光的雪白的额头上，长着一对柔和的、深色的、微微弯曲的眉毛，双颊焕发出活泼的健康色。“您来我身边坐下，”奥蕾莉说；“您惊异地瞧着这幸福的孩子，不用说，我愉快地把他抱在我的怀里，我细心保护他；也只有在孩子身上，我才真正看出我痛苦的程度，因为痛苦很少使我感觉到这种恩赐的价值。”

“请您允许我，”她接下去说，“让我现在也谈谈自己和我的命运吧；我非常关心，别让您对我有错误的认识。我希望有点冷静的时刻，所以才让人叫您来，现在您在这儿，我却失去了思想的线索。”

“您会说：这不过是个尘世上被遗弃的人！您是男子汉，会这样想：她怎样对待不可避免的祸害，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比死亡更确定，这就是说，对待一个男子的负心，这个女傻瓜！——哦，我的朋友，如果我的命运是平常的，我倒也愿意承受平常的祸害，但是它是非常的；为什么我不能在镜中对您指出真相，为什么不能委托别人跟您讲！哦，但愿我是被引诱，遭到意外，然后被人遗弃就好了，这样还可以在绝望中得到安慰；然而我的情形比这坏多了，我是自己骗了自己，违心地欺骗了自己，这就是我决不能原谅自己的原因。”

“象您有这样高尚的思想，”男友回答，“您不可能是完全不幸的。”

“您可知道，我有这样的思想要怪谁吗？”奥蕾莉问；“要怪那时使得每个女孩都变坏的万恶的教育，要怪那引诱心情和意向的最恶劣的榜样。”

“自从我母亲早死以后，我就在一个姑母家度过了我成长的最美好的年华，这个姑母所奉行的准则，就是鄙视一切荣誉。她完全盲目地随心所欲，只要她能在放荡的享乐中忘掉自己，她就愿意支配对方，或者成为他的奴隶。”

“我们孩子们以天真无邪的纯洁而明亮的目光，能对男性作出什么了解呢？她勾引来的每个男人，显得多么糊涂、迫切、莽撞和笨拙，一旦他的愿望得到满足以后，又显得那样厌倦、傲慢、空虚和无聊。我长年累月看见这个女人在最坏的人们的要求下堕落了：不管遇到任何人她都得逆来顺受，她安于她的命运，卑躬屈节地戴上可耻的镣铐！”

“我就是这样认识你们男性的，我的朋友，我多么痛恨他们，我仿佛觉得，就连一些勉强过得去的男子，在对待我们女性的关系上，也似乎丧失了任何良好的感情，自然本性在其他方面，或许还使他们能够产生这种感情。”

“可惜就连在这种机会，我也不免得到许多关于我们女性的可悲经验。说真话，我在十六岁的少女时代，比现在的我聪明些，现在我自己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年轻时候这样聪明，以致于越来越变得愚蠢了！”

男孩闹得厉害，奥蕾莉忍不住了，只好撒铃。一个老妇走进来打算把他带去。“你的牙齿还疼吗？”奥蕾莉问老妇，老妇的脸上包扎着。“不大好受，”老妇用低沉的声音回答，从地上抱起男孩，把他带走了，男孩显得愿意跟她去。

男孩刚刚离开，奥蕾莉开始痛哭起来。“我除了悲叹和诉苦，没有别的办法，”她叫道，“我惭愧，象一条可怜的蠕虫躺在您面前。我已经失去思考能力，再也不能讲什么了。”她停住话头，沉默了。她的朋友既不愿说什

么泛泛的东西，又不能说什么特殊的东西，只好握着她的手，凝视她一会儿。最后他在这种难堪的处境中拿起一本书，这本书就放在他面前的小桌上，这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打开了的《汉姆雷特》剧本。

塞洛正巧跨进门来，探询妹妹的健康状况，他看见我们朋友手里的书，就大声说：“我又看见您在钻研您的汉姆雷特吗？这倒不错！我碰到了好些疑问，这似乎大大有损于您多么愿意赋给那个剧本的典范威望。连英国人自己也承认，主要兴趣到第三幕就结束了，最后两幕只是勉强凑合起来完成全剧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剧本到了末尾就贯串不起来了。”

“这很有可能，”威廉说，“一个创作出许多杰作的民族，它的一些成员被浅见和狭隘思想的引导，作出错误的判断，然而这不妨碍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而保持公正态度。我丝毫不责备这部剧本的计划，我倒是相信，再也构想不出比这更伟大的计划了；不错，它不是构想出来的，而本来就是如此。”

“您打算怎样解释这点呢？”塞洛问。

“我什么也不打算解释，”威廉答道，“我只打算向您介绍我自己是什么想法。”

奥蕾莉用手撑着，从垫子上抬起身子，瞧着我们的朋友，他十分确信自己有道理，于是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看见一位主角，他的行动完全是由自己作主，他爱，他恨，完全随心所欲，他从事活动，努力贯彻，避开一切障碍而达到伟大的目的，这样我们就觉得十分高兴，无比欢喜。历史学家和诗人或许乐意开导我们，说这样一种值得骄傲的命运可能降落到人的身上。可是在本剧里，我们却得到不同的启发；主角没有计划，然而剧本是计划周密的。这儿不是一恶人按照僵化的、固执贯彻的复仇思想而受到惩罚，不是，这儿发生一种非常的行动，它按照程序继续发展，把无辜的人也卷在里面；罪犯似乎尽量避开他注定要陷入的深渊，然而正巧是他认为可以侥幸走完他的路程的地方，他毕竟还是坠落下去。这正是残暴行为的特点，它把祸害散布到无辜者身上，就象善良行为把许多好处散布到不配获得者的身上一样，善的主谋人往往得不到奖励，而恶的主谋人也往往不受惩罚。这儿，在我们的剧本中是多么奇妙！炼狱派出鬼魂，要求复仇，结果枉然，各方面形势会合起来，催促复仇，结果枉然！无论尘世的或超尘世的力量都办不到，只有靠命运单独来决定。审判时刻到了。恶人随善人一同倒下。一代人被铲锄了，另一代人生长出来。”

他们彼此对瞧了一会儿，塞洛开口说：“您对天意不够尊重，您是在抬高诗人，这样我似乎觉得，您也象别人崇拜天意那样崇拜您的诗人，把他没有想到的最后目的和计划偷偷塞到他名下。”

第十六章 谈论莪菲莉娅——奥蕾莉的匕首——奥蕾莉的故事

“您让我也提一个问题吧，”奥蕾莉说。“我又斟酌了莪菲莉娅这个角色，我对此表示满意，而且相信自己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演出。不过您告诉我，为什么诗人不让女疯子唱点别的歌儿呢？难道不能从伤感的歌谣中选些片段吗？下流和淫秽的无聊话句，出自这样一位高尚姑娘的口成何体统？”

“最好的女友，”威廉舍道，“我在这儿也丝毫不能让步。就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看来不合礼貌的地方，也寓有巨大的匠心。我们在剧本开头就知道这个善良女孩的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她独个儿静静地生活，然而她掩藏不住她的相思、她的愿望。她心灵中悄悄地响起怀春的声音，有多少次她可能受到诱惑，好比一个粗心大意的女看护，本想唱支歌儿来平息春情，哪晓得反而更加激发春情。最后，因为控制她的任何力量都消失了，于是她的心飘浮在舌头上，舌头成了她的泄密者。她在疯狂的天真无邪中，当着国王和王后的面，被自己心爱的轻浮歌曲的余音陶醉了：它唱的是被人赢到手的姑娘，唱的是姑娘悄悄去和情郎幽会等等。”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眼前发生一个惊人的场面，他对此实在无法解释。

塞洛有好几次在房间里上下走动，看不出他的用意何在。一下子他奔向奥蕾莉的梳妆台，迅速抓到放在台上的某种东西，带着掠夺物奔向门口。奥蕾莉刚一发觉他的行动，立即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激烈程度拦截他，十分机灵地抓着被夺去的物件的末端。他们俩扭打得十分顽强，不住兜着圈子团团转，他嘻嘻地笑，她却怒气冲冲，威廉只得赶上前去，把他们分开，劝说他们，忽然看见奥蕾莉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跳到一边，塞洛手里只剩下刀鞘，他厌恶地把鞘丢在地上。威廉惊讶地退了回来，他沉默的诧异表情显然在询问原因：为什么在他们兄妹间为这样一种古怪的家具，竟发生这么一场古怪的争执。

“您应当，”塞洛说，“作我们中间的仲裁人。她拿这锋利的钢刀有什么用？您叫她给您看。这把匕首对任何女演员都不相宜；又尖又锋利，象针和刀！开这玩笑干吗？象她这样急躁的人，还会给自己带来一次无妄之灾。我内心里憎恨这种荒诞表现：只要认真这样想一想就是疯狂的，而这样一种危险的玩意儿是无聊的。”

“它又在我手里了！”奥蕾莉叫道，同时把闪闪发光的刀刃举向空中，“现在我要更好地保管我忠实的朋友。原谅我吧，”她吻着匕首高声说，“我居然把你这样疏忽了。”

塞洛似乎真的生气了。——“你要它，就拿去吧，哥哥，”她又接着说，“你竟不知道，这是不是赠给我的一枚宝贵的护身符吗？我在最恶劣的时刻是不是可从它身上找到帮助和忠告呢？难道说，一切看来危险的东西，都是有害的吗？”

“这类毫无意义的话简直使我发疯！”塞洛说，心里怀着愤怒离开房间。奥蕾莉谨慎地把匕首纳入鞘中，再把它插在身边。威廉正要在这场奇怪的争执提几个问题，她先就插嘴说：“让我们继续谈下去吧，它被多事的哥哥扰乱了。”

“我不得不承认您对莪菲莉娅的描叙是不错的，”她继续说，“我不想误解诗人的意图：我只是更多地惋惜她，而不是和她有同感。不过现在请您允许我提出一种看法，您在短时间内常常给了我这样作的机会。我怀着钦佩心情发觉您具有深刻而正确的目光。您用这种目光判断创作，特别是戏剧创作；创作的最深刻的意图瞒不过您，演出的极细微的特征您也看得出来。您从没有瞧见过事物的本来面貌，只在图像中认识真理；您心里似乎有一种对全世界的预感，这是在同文艺的和谐接触当中激发和发展起来的。真的，”她继续说，“没有什么东西从外面进入您的心里；我很少看见象您这样的人，他不承认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压根儿就把他们看错了。请您允许我这样说：当人们听您解释您的莎士比亚时，就认为您正从群神会回来，倾听了他们商讨怎样教育人类，相反，当您和人们交往时，我在您身上好象看见造化诞生的第一个伟大孩子，它带着特别的惊奇和愉快的善意，注视狮和猴，绵羊和象，真心实意地把它们看作同类，因为它们就在眼前，而且在活动。”

“敬爱的女友，”他答道，“我这种初出茅庐的一知半解，常常使我厌烦，倘使您帮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我会感谢您的。从我青年时代起，我精神的眼睛多半是内向而不是外向的，因而很自然地使我对人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然而丝毫不理解和懂得他们。”

“的确，”奥蕾莉说，“最初您打发那些人到我哥哥这儿来，说了他们不少好话，如果我把您的信同这些人听作的贡献比较，我开始怀疑您在捉弄我们。”

奥蕾莉提的意见尽管是真实的，她的男友也乐意承认自己有这种缺点，可是仍然带来一些压抑的、甚至不舒适的感觉，他默默无言，尽量控制自己，一部分是避免流露感情。一部分是在胸中琢磨这种责备的真实性。

“您不必对此觉得难为情，”奥蕾莉继续说，“我们总会明白过来的，不过没有人能充实我们的内心。如果您决定作艺术家，那么，这种糊涂意识和天真感情保持得越久越好，它们是初生蓓蕾的美丽外壳：要是花儿开放得过早了，那就倒楣透了。所以我们始终不认识我们在为之工作的那些人，倒的确是好的。”

“哦！当我对于自己和我的民族抱着最崇高的概念登上舞台时，也曾经一度有过这种幸福的处境。在我的想象中，德国人是应有尽有，无所不能的！我在向这个民族说话，有个小小戏台把我抬高到他们头上，有一连串灯把他们和我隔开，光线和烟雾妨碍我仔细辨别面前的对象。我多么欢迎从人群中爆发出来的喝彩声；我多么感激地接受从许多手中一致呈送给我的礼品！我长时间飘飘然地陶醉了；我怎样产生影响，群众又怎样反过来向我产生影响；我同我的观众心心相印；我相信，我们感觉出了一种完美的和谐，我随时都可以看出民族中最高尚和最优秀的人物在我面前。”

“不幸的是，戏迷们不仅对女演员本身，对她们的气质和艺术发生兴趣，而且还对年轻活泼的少女有所要求。他们明白地向我表示，我的义务是亲身参与我在他们当中唤起的感情。可惜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希望提高他们的情绪，然而对他们所谓的心情，我丝毫不感兴趣。可是现在各种等级、年龄和性格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来找我麻烦，最使我讨厌不过的是，我不能象别的规矩的姑娘那样，把自己关在房里，这样倒可以免却好些麻烦了。”

“男人们的表现，大半和我在姑母家所常见的那样，要是他们的特点和荒谬不使我觉得有趣，那么，这一回一定只会惹得我再度生厌了。因为我不

可避免地时而在剧场里，时而在公共场所，时而在家里见到他们，我就决定暗中摸摸他们所有人的底细，对此我的哥哥大力帮助我。如果您想想：从机伶的店铺伙计，自命不凡的商人儿子，到圆滑、审慎的社交名人，大胆的兵士和敏捷的王子，他们大伙儿逐渐打我面前经过，每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打算在这儿缔结良缘，那么，我自以为对我的民族有了相当认识，您就会原谅我了。

“打扮得稀奇古怪的大学生，谦恭而又骄傲的举止局促的学者，步履蹒跚、自我满足的圣堂执事，呆板而谨小慎微的小官吏，粗俗的土地贵族，和气而完全乏味的廷臣，年轻的而越轨的神职人员，冷静而行动快速的投机商人，所有这些人怎样活动，我都瞧见了。天呀！其中很少有人能引起我一点最起码的兴趣；使我极端厌恶的，是分别听取傻瓜们的喝彩，这既麻烦，又无聊，全场的喝彩声倒使得我高兴，我大体上也乐于接受。

“要是我对自己的表演期待一点合理的恭维，要是我希望他们赞美我推崇的作家，于是他们就对别的女演员乱下愚蠢的评语，提出一部无聊的剧本，希望看见我去演出。当我在人群当中到处窃听，看是不是有某种高尚的、机智而风趣的反响，而且及时表现出来，却很少发觉出一点儿痕迹。倘使演员念错一句台词，或者带点儿外省腔调，他们就把这点看得十分重要，紧紧抓住，死也不肯放手。最后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才好。他们自以为很聪明，想借此消遣，如果他们轻轻接触到我，就认为我可以极好地供他们取乐。我开始从心坎里鄙视他们大伙儿，我似乎觉得整个民族故意通过它的代表来向我暴露丑恶的原形。在我看来他们全体是那样笨拙，那样没有礼貌，那样缺少教养，缺乏善良本性，令人讨厌。我常常大叫：‘一个没有向外国民族学习过的德国人，连一只鞋于也穿不好！’您瞧，我多么失去理智，疑心得多么没有道理，时间越久，我的病就越厉害。我差点儿自杀。不过我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我结婚了，或者倒不如说是我嫁人了。我的哥哥接收剧院以来，渴望有个帮手。他选中了一个青年男子，我对此人并无反感。他缺少我哥哥所具有的长处：天才、生活、精神和敏捷；不过在他身上却有我哥哥没有的一切东西：爱好秩序、勤奋、主持家务和节约用钱。

“他成了我的丈夫，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共同生活，我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够啦，我们的事情搞得不错。我们收入很多，这要归功于我哥哥的努力，我们生活得不错，这是我丈夫的功劳。我再也不考虑世界和民族了。我同世界不搭界，也失去了对民族的理解。要是我登台，这样作不过是为了生活；要是我张口，那不过是因为我不许缄默，因为我已经为了说话站出来了。

“可是我避免搞得太过头了，事实上我完全服从我哥哥的意图；他重视的是喝彩和金钱，在我们当中，他爱听赞扬，需要许多钱。这时我演出不再是按照我的感情，不再是按照我的信誉，而是按照他对我的指示，要是我使得他感谢，我就满意了。他适应观众的一切弱点，钱进来了，他可以任意生活，我同他一起过着好日子。

“在这期间，我陷入了手艺人式的疲塌作风。我的日子过得没有快乐和同情，我们结婚后没有孩子，时间也不长。我的丈夫病了，他的精力显著锐减，对他的关心，打断了我的一般冷淡生活。在这些日子里，我结识了另外一个人，这对我来说，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而又匆促的生活，因为这生活不久就结束了。”

她静静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一下子我爱唠叨的脾气停止了，我不敢再张开口。您让我休息一下吧；不过您没有听我详细讲出我所有的不幸以前，别离开这儿。您现在叫迷娘进来，听听她想要什么。”

女孩在奥蕾莉讲话的时候，曾来过房里几次。因为她进来后，讲话的声音轻了，于是她又悄悄出去，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等候着。当他们又叫她进来的时候，她带着一本书，从形式和封面上很快就看出是本小型地图。她在半路上碰着牧师，十分惊奇地看见他手中最早的地图，她提了许多问题，尽可能学得一些知识。她对学习的要求，通过这种新的知识变得更加强烈了。她恳求威廉给她买这本书。她把自己带子上的大银扣抵押给美术商人，因为今晚太迟了，打算明天一早来赎回。她得到了要求的书，于是她开始把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背诵一部分出来，对另一部分按照她的方式提出些极其奇怪的问题。在这儿也可以看出，她费了多大气力才勉强强地弄懂。她的笔迹也是这样，她写字也费了不少气力。她的德语仍然说得十分结巴，只有在她开口唱歌，弹起齐特尔琴时，似乎她利用这唯一的发音器官才能吐露和宣泄她的心事。

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她，于是我们也得提提不久以来她常给我们的朋友造成的困境。当她来或去，说早安或晚安的时候，把他抱得这么紧，吻得这么热烈，这种正在萌芽的天性的强烈程度，常常使得他害怕和担心。她手足的不断颤动似乎天天都在增加，她全身都活动在不休息的平静中。她的手里总是卷着一根线，或是揉着一块布，嘴里总是嚼着纸头或小木片，非此不可。她的每种游戏似乎仅仅是发泄内心的剧烈震动。看来唯一可以给她一些快乐的就是接近小费立克斯，她懂得很好地同他一起玩。奥蕾莉休息一会儿以后，情绪好了，她要把自己十分挂在心上的问题，终于向她的男友解释清楚。这时她瞧见小女孩老是呆在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就示意叫她离开，后来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明白吩咐女孩离开，她只好勉强地走了。

“要么现在，要么永不，”奥蕾莉说，“我必须把我余下的故事讲给您听。要是我的温情可爱的、不公道的男友只离这儿几里路，我就会对您说：‘您骑马前去，随使用什么方式去认识他，等您回来的时候，您肯定会原谅我，打心坎里为我感到惋惜。’现在我只能用语言对您说，他对人是多么亲切，而我又是多么爱他。

“正是在我为丈夫弄得焦头烂额的日子里，我认识了他。他正从美洲回来，他在那儿同几个法国人一起，在合众国的旗帜下服务，获得了许多荣誉。

“他对我的态度不卑不亢，显得和蔼可亲，谈到我自己，我的情况和我的演出，就象一位老熟人，说得那样关切，那样明白，使我第一次感到高兴，可以从别人身上重新清楚看出我的存在。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不否定，是中肯的，并非无情。他并不显得严酷，虽然行事任性，同时也讨人欢喜。看来他在妇女们身上总碰到好运气，这引起我注意；他决不曲意逢迎，也不咄咄逼人，这使我放心。

“在城里，他只同少数人往来，多半是骑马，他访问他的许多熟人，照料他家的业务。他回来时，总是在我家门口下马，他热心关注我的病情不断加重的丈夫，找来一位能干的医生，减轻病人的痛苦，正如他关心一切与我有关的事情那样，他也让我关心他的命运。他对我讲他出征的历史，他对军

人身份的不可克制的爱好，他的家庭现状，他还秘密告诉我他目前的活动，好啦，他对我没有保留一点儿秘密：他对我推心置腹，让我看出他心灵中最隐蔽的角落；我开始认识他的能力和他的热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到热忱而富有风趣的交谊。我还来不及对自己进行考虑，就被他吸引和迷住了。

“在此期间，我失去了丈夫，差不多和我得到他那样。现在剧场业务的重担完全落在了我的身上。我的哥哥在舞台上无人能及，可是在家务方面却毫不中用；我照料一切，同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努力钻研我的角色。我又和从前那样演出，而且使用完全不同的力量和新的生命，虽然这都是通过他和为了他的缘故。不过，如果我知道我尊贵的朋友在看戏，我就不能常常演得十全十美；有几次他在暗中听我演唱，出其不意地对我鼓掌，我这感觉有多么舒服，您也就可想而知了。

“诚然，我是个古怪人儿。我演出每个角色时，始终总以为是在赞美他，为他争取荣誉；因为这是我的心情，至于语言，随便怎么说都行。只要我知道他在听众当中，我就不敢用全力说话，正象我不愿当面向他直接坚持我的爱情和赞美一样；要是他不在场，我的演出就自由了，我演得淋漓尽致，不慌不忙，说不出的满意。一旦我使得观众愉快，他们的掌声也使我高兴了，同时我总是想向台下高呼：‘这个你们得感谢他呀！’

“是呀，我对观众、对整个民族的关系，奇迹般地改变了。

一下子民族又以最有利的形象出现，我对自己迄今熟视无睹大大感到吃惊。

“我常怪自己多么无知：你曾经谴责民族，正因为它是一个民族。难道说，个别的人就这么有趣吗？绝不是！问题在于广大群众当中是不是把大量的天赋，力量和才能适当分配了，它们通过有利的环境得以发展，在优秀人物的指导下达到一个共同的最后目的。现在我高兴，在我的同胞当中找不到多少突出的独创性；我高兴，他们不耻于从外面接受一种方向，我高兴，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带头人。

“罗塔尔——请您让我用这心爱的名字称呼我的朋友——常常把德国人的勇敢方面介绍给我知道，并告诉我，如果德国民族得到正确领导，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勇敢的民族了，我惭愧自己从没有想到过一个民族的首要特征。他熟悉历史，跟他同时代大多数功勋卓著的人都有关系。他虽然年轻，却注意到他祖国中正在萌发的、充满希望的青年一代，注意到各行各业中忙碌、积极的男子们的默默的工作。他让我了解一下德国概貌，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可能成为什么样子。我感到惭愧，以前竟自当作乌合之众来判断一个民族，这些人只会在剧院更衣室里你推我挤。他叫我在专业上一定要真实、机智而且要振作起来。现在我每次登上舞台，似乎自己在鼓舞自己。平鹿的段落，在我口里也点石成金，那时如果有位诗人适当地帮助我，我真可以产生极其奇妙的影响。

“一个年轻寡妇就这样继续生活了几个月。他不能缺少我；他不在，我也至感不欢，他把他的亲戚、他的卓越的妹妹的书信给我看。他参与我的关系中极微小的事情：令人想不出还有比这更真挚、更完美的和谐一致了。爱情这个名字没有说出来。他去而复来，来而复去——而现在，我的朋友，也

即下文的罗大略。

是您该去的时候了。”

第十七章 威廉的旅行日记

现在威廉再也不能推迟对他的商业朋友的访问了。他去时不免感到有点尴尬；因为他知道，他将在那儿得到家里人的来信。他害怕那些信里免不了有责备他的话。或许他们也给了商号的消息，他们为了他的缘故而处在困境当中。他经过许多骑士般的历险行为以后，现在却要提心吊胆地以黄口孺子的姿态出现，于是他决心一定要硬挺，并以这种方式来掩蔽自己的狼狈状态。

然而使他大大感到惊奇和满意的是，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而且挺不错的。在繁忙喧闹的大办公室里，人们根本没时间去寻找他的书信，只是顺便想到他相当长久不来了。他拆开他父亲和朋友维尔纳的信，看出所有信的内容都满不错的。老人希望有详细的旅行日记，他在儿子告别时仔细嘱咐儿子要记下来，并给了儿子一份有图表的格式，他似乎在开头一段时间对儿子的缄默相当放心，只抱怨儿子从伯爵府邸寄出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的内容捉摸不透。维尔纳则按照他的方式开玩笑，讲些有趣的城里故事，要求知道一些朋友和熟人的消息，认为威廉今后在大商业城市里定会常常见到这些人。我们的朋友认为付出这样低廉的代价就可脱身，实在高兴极了，立即回复儿封兴高采烈的信，并答应给父亲写详细的旅行日记，附上父亲要的地理、统计和商业材料。他在旅途上看见许多事物，希望由此写成一本还能看的书。殊不知，现在他差不多陷入了从前陷入过的那种困境，那，345 时他想演出一部新戏，把灯点燃，召唤观众到来，可是他既没有写成剧本，更记不清楚内容。所以当他真正动手写作时，可惜他才发觉自己只能谈谈和讲讲感觉和思想，说一些内心的和精神上的体验，就是谈不出外界事物，原来他对此丝毫也没有留心过。

在这种困境中，他的朋友勒尔特司的知识对他大大有用。两个青年尽管是不同的人，习惯却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勒尔特司虽然缺点很多，脾气古怪，但的确是个有趣的人，他天性活泼愉快，面向感性世界，纵然到了老年，他也不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可是不幸和疾病夺去了这个青年的纯洁感情，而相反地让他看出世事无常，生活支离破碎，从而产生一种对待事物的乖癖的、狂想曲式的看法，或者不如说是表达对他们的直接印象吧。他不喜欢独自一人，他闲逛所有的咖啡馆和酒店，要是他不得已留在家里，那么，游记就是他最心爱的、甚而是唯一的读物。因为他发现了一家出借书的图书馆，可以随意阅读上述书籍，不久，半个世界出现在他良好的记忆里。因此，当威廉向他坦白自己完全缺乏材料写那郑重答应下来的报告时，勒尔特司就轻而易举地鼓励朋友提起勇气。“我们可以玩个花招，”他说，“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难道德国不是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都被人旅游遍了，不是被人横穿、直闯、爬行和飞越过吗？难道每个德国旅游者不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把他的大小支出让观众来偿还吗？你只消把你来到我们身边以前的旅行路线告诉我，其余的我自会办理。我愿意给你寻找你的作品所需的主要资料和辅助材料；我们虽然没有测量过平方公里和没有统计过人口数量，但这方面的材料不能缺少。关于各邦的收入，我们可从袖珍书籍和图表上摘录下来，这是众所周知的、确实可靠的文件。我们的政治思考就以此为根据，对各邦政府的

上文提到他被骗受伤。

从旁观察也不可缺少。我们描写的几位王侯是祖国的真正慈父，这样，我们如果贬斥其他的一些王侯，就更使人相信我们了。如果不说我们直接游过一些有名人物的住地，那就说我们在客店里遇上他们，让他们向我们密谈一些荒唐透顶的玩意儿。我们尤其不要忘记把某个天真姑娘的爱情故事，委婉动人地穿插进去，这样写出的一部作品，不光是使得父母着迷，连每个书商都乐意给你稿酬了。”他们行动起来，两位朋友都兴致勃勃地从事工作，这期间，威廉晚上去看戏，同塞洛和奥蕾莉往来，满意到了极点，他长期以来只周旋于小圈子里的思想，现在天天向外扩展了。

第十八章 塞洛的故事：一个演员的成长

威廉不免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到塞洛生平的一些片段：因为这位奇特的男子不惯和人谈心，他谈任何事情都连贯不起来。我们可以说，他是在舞台上诞生和受到哺育的。他从不会说话的孩提时代起，就由于仅仅出现在舞台上而感动了观众，因为那时候的作者就已经看出自然的、天真无邪的辅助工具的必要性，而在受人欢迎的戏剧中，他叫出的第一声“爸爸”和“妈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喝彩声，那时他还不明白鼓掌有啥意思。他扮作爱神，战战兢兢地不止一次从舞台的升降装置上爬下来，逐渐发展成为蛋里冒出来的小丑，后来扮演通烟囱的小工人，早就会玩弄极讨人欢喜的恶作剧了。

可惜他在大出风头的晚上得来的掌声，在这中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的父亲深信，只有用鞭打才能引起孩子的注意力，并使其坚持不懈，于是在背诵台词时总是隔一定时间揍他一顿；倒不是因为孩子的技巧不够熟练，而是要他把技巧表现得更有把握，更能坚持。据说，从前人们立下一块界石作标志，狠狠给围在四周的孩子们一顿耳光，使得年纪最大的人迄今还记得那些场所和地方。塞洛成长起来了，表现出精神上及身体上的出色才能，同时在演出方式及行动和表情上具有巨大的韧性。他的模仿才能超出一切想象。他在儿童时代就会模仿一些大人，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恍如亲见其人，其实这些人和他在体形、年龄和气质上完全不象，彼此是各不相同的人。现在他已经不缺乏适应世界的才能了，当他意识到自己有相当的力量时，就觉得逃避他父亲的管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男童的理性增加了，技巧也增加了，而父亲还认为有必要用粗暴的方法来帮助他。

现在这个无拘无束的男童在自由世界中感到多么幸福啊，他演的厄伦史皮格尔 喜剧到处都得到良好的反应。他的吉星开始引导他至一所正在举行狂欢节的寺院里去，因为这里的神甫不巧死了，原来这神甫负责筹备化装神灵的游行，要使全基督教区的教徒皆大欢喜，于是他就化装成乐于助人的守护天使登台。同时他也立即担任起宣布福音的大天使迦百列的角色，这倒也使得那位装扮圣母马利亚的漂亮姑娘不觉得讨厌，她的外表谦逊、内心自豪，十分娇美可爱地接受他亲切的问安。接着他就连续扮演神秘剧中极其重要的角色，显得不慌不忙，最后甚而扮演救世主，被人嘲弄、打骂及钉上十字架。

有几个雇佣兵颇想趁此机会十分自然地扮演他们的角色；因此，他为了用极合适的方式报复他们，就趁最后审判的机会，让他们穿上帝王的豪华盛装，并让他们在天上也走在别人前头，正在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感到洋洋得意的当儿，他出其不意地化装成魔鬼的样子跟他们相遇，用火叉狠狠地穿透他们，毫不留情地抛回到深坑中去，熊熊烈火正朝着他们喷烟吐焰，这一下使得全体观众连同乞丐都心花怒放起来。

他很聪明，看出那些加冕的首脑对他的大胆行为是不会有好评的，他们就连对自己的那些享有特权的起诉人和行刑者也不尊重，何况对他这样的人，于是他趁“千年王国”还未开始以前，就在暗中溜之大吉，到了附近城市，被一个当时名叫“欢乐的孩子”的剧团张开双臂接收下来。这儿是一些通达的、机智的、活泼的人，他们看得清楚：我们存在的总数用理性来除，

德国十四世纪农民出身的讽刺家。

《圣经》中预言最后审判后耶稣的和平统治。

从不会除尽，总是余下一个奇特的分数。他们想方设法在一定时间摆脱这个分数，它具有阻碍性，而且当它被分配到全体中去时还带有危险性。每周有一天，他们充当地地道的小丑，而且就在这天，利用寓意表演，来相互责备其余日子里他们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发觉出来的傻里傻气的东西。这个团体使用这种方式虽然比有系统的培养来得粗暴，但是有德行的人由此习惯于天天有所觉察，有所警戒，有所处罚，其结果反而更有趣，更妥当。因为人们谁也不否认有一种爱犯的毛病，而是恰如其分地对待它，不让它从别的道路上借助自欺的方法，常常喧宾夺主，暗中奴役理性，而理性却自以为长期赶走了它。丑角的面具在剧团中传来传去使用，每人都可以在他演丑角的日子用本身或别人的标志来独特地装饰那个面具。在狂欢节期间，人们有极大的自由，同教士们竞赛，努力取悦和吸引民众。象征道德与罪恶，艺术与科学，世界各洲与一年四季的庄严寓意的游行队伍，向民众表达许多概念，同时也赋予他们对远方事物的观念，这样看来，笑剧并不是无益的，而另一方面，宗教的化妆舞会只不过更加巩固无聊的迷信罢了。

年轻的塞洛在这方面也完全得其所哉；他虽不具备天生的首创能力，然而他具有极大的本领，利用和整理现有的东西，使其特别醒目。他的异想天开，他的模仿才能，甚而他的辛辣的诙谐，至少每周有一天他是完全自由的，哪怕是对他的恩人，他也不避讳，这一切使他成为全剧团有价值的，甚而是不可缺少的人。

可他的浮躁性格不久就迫使他离开这有利环境，转到他祖国的其他地区，他在这儿又得从头经历一番新的训练。他来到有教养的、但缺少图画的德国地区，这里对于善与美的崇敬虽然不乏真理，但往往缺少思想；这时他用化妆面具再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了。他不得不另想办法去影响人的心灵和情绪。无论大小剧团，他只在里面呆短短的时间，趁此机会他记下所有剧本和演员的特征。当时支配德国剧院的单调方式，那种乏味的亚历山大格式的声调，那种装腔作势的庸俗对话，那些直接的道德说教人的枯燥无味的玩意儿，这一切他很快就领会了，同时也注意到令人感动和使人欢喜的东西。

不光是流行剧本中的一个角色，而是整个剧本都很容易留存在他的记忆中，同时还有演员博得喝彩表演出来的那种特有的声调。这时他的钱已经花光了，他在漫游当中偶然产生这种思想：一个人单独表演全剧，特别是在贵族府邸和乡村里，这样到处都立即得到供养和住宿。他的戏台在每家酒店，每个房间和每座花园里立刻搭起来了。他用调皮的严肃性和伪装的热情来赢得观众的想象力，迷惑他们的官能，在他们睁着的眼前，把一个旧橱变作城堡，一把折扇变作匕首。他的青春热力代替了他缺乏的深刻感情；他的急躁似乎是力量，他的谄媚似乎是温情。对于已经认识剧院的人，他就提醒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对于没有上过戏院的人，他就唤起他们对某种奇妙东西的想象以及进一步认识它们的愿望。在一个地方发生过影响的东西，不妨碍他在另一个地方重复演出，而且毋需准备，即可用同样方式捉弄所有的人，使他大大地幸灾乐祸一番。

他本着活跃的、自由的及一往无前的精神，十分迅速地改进自己的演技，

可能是说用理性标准来衡量世人，每人都有缺点。

指信奉新教的、开明的北方德国与信奉天主教的受巴罗克传统影响的南德地区不同。

指六音步抑扬押韵的音句。

他常常重复演出一些角色和剧本。不久他的朗诵和演出更加适合剧情的意义，而在开始时他只一味地模仿样板。在这条路上，他逐渐达到表演自然，不过仍然摆脱不掉伪装。他似乎对此着了迷，暗中期待动人的效果，他最大的骄傲是把人们逐步调动起来了。连他自己所从事的那门放纵的手艺，不久也迫使他采取一定的节制，于是他一半出于被迫，一半出于本能，学习只有极少数演员才懂得的诀窍：这就是经济地使用器官或表情。

他有本事驯服粗野蛮横的人，使他们对他感兴趣。因为他对各地的饮食和住宿都满意，对人们递给他的任何礼物都感激地接受，不过对于金钱，在他认为自己已经足够的时候，却谢绝馈赠，于是人们相互给他写信介绍，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从这一所贵族府邸漫游到另一所府邸，他唤起好些欢乐，也享受好些东西，自然也免不了经历一些极愉快、极可爱的冒险活动。

他由于内心的冷酷，根本不爱任何人，由于目光的明察，他不可能尊重任何人。因为他始终只注意人们的外表特征，并把这些特征记入他表演用的储藏库内。不过，要是他不能使得每人满意，不能到处都得到喝彩，那他的自尊心就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了到处都受到赞扬，他逐渐对此集中全部注意，把他的感觉加强到这种程度，使得他不仅在舞台表演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只一味地阿谀逢迎。他的气质，他的才能和他的生活方式，就这样互相抵触，于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演员了。不错，通过似乎奇特的、但完全自然的作用与反作用，通过判断能力和练习，他的琅琅朗诵，慷慨陈词以及示意的动作，上升到真实、自由和坦率的高级程度，同时他在生活和交往中却越来越秘密，越来越做作，甚而显得虚伪和胆怯。

关于他的命运和历险，也许我们在别处再详谈，这里我们只说这么多：后来当他已经成为有名的人，拥有确定的名称，处在十分美好的、虽然不稳定的地位，竟习惯于在谈话中，用文雅的方式，半冷嘲半热讽地扮演诡辩家的角色，差不多由此破坏了每次严肃的谈话。他特别用这种态度对待威廉，每逢威廉有兴趣地进行一般理论性谈话，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形。尽管这样，他们还是非常喜欢在一块儿，因为通过双方的不同思想方法，必然使谈话热烈起来。威廉希望把一切事物从他所领会的概念出发，加以发挥，想在联系客观现实中处理艺术。他想确立明显的规则，以此决定什么是真、善、美，什么东西会博得赞扬；够啦，他十分严肃地处理一切事情。相反，塞洛对待事情却很随便，他从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用一个故事或笑话来提供最优美、最愉快的说明，在使全场开心时，也就解答了问题。

第十九章 威廉处在舞台生涯与商人生涯之间

威廉以这种方式度过了非常舒适的时间，而梅林纳和其他人的处境更加难堪了。有时候他们在我们朋友看来，好象是凶神恶煞，不仅由于他们在场，而且也常常由于那快快不乐的面容和尖刻刺耳的话句，给他造成讨厌的时刻。塞洛连客串也没有答应过他们，更不用说给他们聘用的希望了，尽管如此，塞洛却逐渐看出他们的全部能力。每逢演员们愉快地聚会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习惯于叫他们读剧本，有时自己也跟着一起读。他选出长久没有演过而将要演出的剧本，多半只读一些片段。在第一场演出后他还记得的一些段落，也让人复习，借此增加对演员的理解，加强对事切中要害的信心。正如一种微小的、但是正确的理智，往往比混乱而未经锻炼的天才更能使得别人满意，于是他在不知不觉中使他们获得透彻的理解力，从而使一些平庸的人造就成为令人赞叹的人才。这也多亏他叫人读诗，从中获得铿锵悦耳的旋律在我们心灵中所激起的动人的感情，不象别的剧团那样，开头只念那些散文，这是每个有嘴巴的人都能胜任的。

在这种机会，他也认识全体新来的演员，判断他们过去是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暗中决定在一场革命威胁他的剧团时，立即从他们的才能中吸取好处。有段时间，他对这种事情听其自然，对威廉为他们所作的一切说情，耸耸肩头加以拒绝，直到他看出是时候了，才完全出其不意地向青年朋友提出建议：威廉本人要在他的剧院登台，在这个条件下，他愿聘用其他的人。

“照您迄今向我对这些人的描述，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威廉回答他，“如果现在他们一下子全被录用，我想他们的才能没有我也始终是一样的。”

在严守秘密的条件下，塞洛向威廉透露他的情况：原来在重订契约时，他的缔约对方装腔作势，抬高身价，而他却不愿向对方让步，尤其因为观众对这人的喜爱再也不是那么巨大了。他心想，如果让这人走，那他的全部追随者将跟着去，这么一来，剧团会失去一些良好的团员，但也少掉一些平庸的团员。接下去他就向威廉示意，与此相反，他希望在威廉、勒尔特司、大嗓门老头儿、甚而梅林纳太太身上赢得些什么。是呀，他还答应让可怜的书呆子扮演犹太人、大臣，总而言之，扮演恶棍，博得万无一失的喝彩。

威廉大吃一惊，惶恐不安地听他大放厥词，为了应付几句，深深呼吸一口气以后，才回答道：“您十分友好地只谈您在我们身上看到的和希望得到的好的方面，可是那些薄弱的方面又是怎样呢？这肯定逃不过您敏锐的洞察力。”“弱的方面我们不久可以通过勤奋、练习和考虑，使其变为强的方面，”塞洛回答。“你们大伙儿无非是些自然主义者和工作马虎的人，你们当中没有人不对自己抱着或多或少一点希望；就我对大伙儿所作的判断来看，其中没有一个死硬派，只有死硬派才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或许由于骄傲自大、愚蠢或疑心病而变得迟钝和僵硬。”

塞洛接下去用几句话说明 he 可以和打算提出的条件，他请威廉尽快作出决定，不免带着少许不安的心情离开他。

威廉在从事那种奇特的，好比开玩笑一般的工作时，也就是他和勒尔特司一起共同拼凑虚构的游记时，他对现实世界的情况和日常生活比平常留心得多了。现在他自己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热心地要他写日记的用意。他第一次感觉出充当这么多行业和需要的媒介人，帮助人把生活和活动分布到陆

地的深山密林中去，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和有益的。在他置身其中的这座热闹的商业城市里，勒尔特司拖着他不停地到处跑，这使他对于一个巨大中心有了最明白的概念；万物从这儿流出去，万物又流回到这儿来，直接目睹这种熙来攘往的活动，他的精神实在无比高兴。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塞洛向他提出了要求，又使他的愿望、他的爱好、他对天生才能的信心，以及他对于需要帮助的剧团的责任感活跃起来。

“现在，”他自言自语，“我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徘徊在两个妇女之间，她们在我青年时期曾出现在我面前。这一个再也不象当时那么可怜，那一个再也没有那么神气。追随这一个或那一个，你感觉出一种内在的使命，至于两方面的外因是够强大的了；看来你自己不能作出决断。你希望有某种超重从外部来决定你的选择，可是，要是你正确地考察，就会明白，那唤起你对行业、经营和占有产生爱好的只是外部的情况，但是你内心深处的需要却产生和助长你追求善与美的气质，这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必须使其不断发展和提高。难道不该尊重命运，它毋需我自己努力就把我朝这儿引来，让我接近一切愿望的目的？难道我以前所想象、所计划的一切，不是没有我自己参加就偶然实现了吗？真是奇妙极了！人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比对长期滋生和保存在心里的希望和愿望更亲密的了。可是，一旦它们和他相遇，似乎对他纠缠不休的时候，他却认不出它们而退避三舍。在我离开玛丽安妮那个不幸之夜以前仅仅是梦想的一切，现在出现在我面前，前且甘愿受我支配。我本想逃亡到这儿来，而果然被小心翼翼地引导来了。我试图在塞洛身边住下，而现在他竭力挽留我，向我这个新手提供意想不到的条件。究竟以前是我纯粹出于爱玛丽安妮，而被舞台吸引着呢？还是由于我爱艺术，而被紧紧拴在女孩身上？难道那种远景，那条到舞台去的出路，只有放荡不安的人才欢迎？他希望继续下去的生活却是市民阶级社会的关系所不容许的。或者这是一切别的东西，要更纯洁、更庄重些？试问有什么东西能打动你，让你改变过去的思想呢？难道你自己迄今不是不知不觉地在追求你的计划吗？现在这最后步骤你不是更应当同意吗？因为这时没有次要的意图参预在里面，因为你同时得维持你庄严说过的话，而且你可以用高尚的方式解除一种沉重的责任了。”

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活动在想象力中，激荡不已。他要保国迷娘在身边，他用不着摈弃琴师，这思潮此伏彼起，两者在秤盘上的重量并不小，可是天平仍然摇摆不定。现在根据习惯是他去看望女友奥蕾莉的时候了。

第二十章 奥蕾莉的绝望

他发现她躺在她的卧榻上，似乎在沉思。“您认为明天还能演出吗？”他问。——“哦，当然，”她活泼地回答，“您知道，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我。——但愿我有什么法子拒绝正厅里的观众对我的喝彩：他们的用意不坏，但这会要了我的命。前天我以为我的心撕裂了！平常只要我自己觉得愉快，我就能忍受痛苦；要是我长久研究过了，而且作好了准备，当我演出时听见各方传来的掌声，就知道演出成功了，我欢喜这种赞扬表示。现在我却不说，我想的什么，我在怎样想，我着迷了，我有点儿慌乱，我的演出留下巨大得多的印象。喝彩声越来越响，我心里在想：‘你们可知道，使得你们这样高兴的是什么！是这低沉的、激烈的、摇曳不定的和音感动你们，博得你们的赞叹，你们感觉不出，这是你们给与善意的不幸人儿的痛苦声音。’”

“今天早上我学习过了，现在我在温习和尝试。我倦了，心碎了，明天又得从头开始。明天晚上就要演出。我就这样拖着脚步走来走去；站起来既感到无聊，上床去又觉得讨厌。这一切在我心里老是兜圈子。接着就在我面前出现泛泛的安慰，我弃而不顾，诅咒它们。我不愿屈服，不甘屈服于所谓必然性——为什么使我毁灭就是必然？它不能有别的办法吗？为了我是个德国女人，所以我必须付出代价；德国人的性格是这样：他们对一切事物感到忧郁，而一切事物对他们也变得忧郁。”

“哦，我的女友，”威廉插嘴说，“您可以停止亲手磨快匕首了，您用这玩意儿不免伤着自己！难道您一无所有吗？难道您的青春、您的姿态、您的健康、您的才能，一文不值吗？如果您不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失掉了一种幸福，您就得把一切别的东西跟着抛掉吗？难道这也是必要的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突然站起来说：“我分明知道，这是浪费时间，恋爱就不外乎是浪费时间！我有什么不能做！又有什么不该做呢！现在一切完全成了一场空。我是个可怜的痴恋人儿，除痴恋而外，别无所有！您怜悯我吧，上帝呀，我是个可怜的人！”

她陷入了沉思，经过短时间的休息，她激烈地叫道：“你们习惯于让所有的人追求你们。不行，你们感觉不出，没有男子感觉得出一个懂得自尊的女人的价值！所有神圣的天使作证，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创造出来的一切幸福形象作证，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献身给自己心爱男子的女人更崇高的了！我们是冷静的，自豪的，高尚的，纯洁的，聪明的，不在我们值得叫作女人；然而一旦我们恋爱上了，一旦我们希望得到对方的爱，我们就把所有的优点呈献在你们脚下。哦，我是怎样有意识地抛弃了我的整个生命的！然而现在我也愿意绝望，存心不抱希望了。我的身上没有一滴血不受惩罚，没有一根神经不受我折磨。您尽管晒笑吧，尽管嘲笑这样戏剧性地浪费热情！”

我们的朋友根本就笑不起来。他的女友这种可怕的、半自然的，半强制的状态，大使他难过了。他同样感觉到这种紧张空气在折磨人：他的神经乱了，他的血液沸腾起来。

她站起来，在房里走来走去。“我把心里一切都吐出来，”她大声说，“为什么我不应当爱他。我也知道，他是不配的；我转移我的心情，把它转到这儿那儿去，尽量找事情作。有时我挑选一个角色，虽然我并不表演它，我练习熟透了的角色，而且细致入微，越来越勤奋，反复练习不停——我的朋友，我的知己，这是多么可怕的工作，要费多大气力来摆脱纠缠！我的理

智受苦，我的神经是这样紧张，为了挽救自己不至于发疯，我又听任我的感情支配，我爱他。——是呀，我爱他，我爱他！”她进出千百行热泪叫道，“我爱他，我宁愿死去。”

他握着她的手，十分恳切地请求她别折磨自己。“啊，”他说，“这有多奇怪哟，人不仅对好些不可能的事情，也对好些可能的事情束手无策。您并非注定要找到一颗忠诚的心，它也许会给您全部的幸福。我却曾经注定把我一生的整个幸运牢系在一个不幸女人的身上，由于她承受不住我的忠诚的分量，我就把她象芦苇一样压倒在地，也许甚而把它压碎了。”

他把自己同玛丽安妮的历史，推心置腹地对奥蕾莉谈了，所以他现在可以把往事联系起来，她凝视着他的眼睛问：“您能说，您从没有骗过一个妇人吗？您没有用过轻浮的献媚行为，没有用过亵渎神灵的伪证，没有用过蛊惑人心的海誓山盟来骗取女人的欢心吗？”

“这点我办得到，”威廉回答，“而且用不着自夸；因为我的生活非常单纯，我很少陷入诱惑当中而去诱惑别人。我美丽的、高贵的女友，我目睹您的可悲处境，这对我是多么不平常的警告！请听取我一句完全由衷的誓言，我的心被您感动了，这决定我表达的语言和形式，而且此刻被圣化了：‘我反对任何转瞬即逝的钟情，纵然是最严肃的，我也保存在心里；除非是可以奉献我整个生命的女性，她才能从我口里听到爱情的表白！’”

她用一种粗野的冷淡目光打量他，起身离开几步，他向她伸出手去。“这丝毫无关重要！”她叫道；“这么多流不完的妇女泪，再多再少，大海并不因此而增减。可是，”她继续说，“在千万人中救出一个人，这是有点意义的，在千万人中找到一个正派的人，这是可以接受的！您也知道您许下的诺言吗？”

“我知道，”威廉微笑着回答，伸出他的手去。

“我接受，”她回答，同时挥动她的右手，他以为她会握他的手；然而她迅速把手伸进口袋，闪电般地拔出匕首，用刀尖和刀口飞快地划过他的手。他急忙把手缩回来，但是血已经流出来了。

“必须给你们男人留点明显的记号，你们才记得住！”她狂笑着说，但又立即忙碌起来。她取出手绢，绕扎他的手，止住开始冒出的血。“请您原谅一个半疯狂的女人，”她大声说，“别为这几滴血而懊悔。我的怒气平息了，头脑又清醒过来。我愿跪下请求宽恕；请您让我为您治伤，以此得点安慰吧。”

她向壁橱跑去，取出纱布和一些器具，血给止住了，她仔细观察伤口。这一刀正巧穿过大拇指下厚肉部分，划断掌纹中的生命线，直到小指。她静静地给他包扎，意味深长地低头沉思。他问了几次：“最好的人，您怎么可以割伤您的朋友呢？”

“别做声，”她回答，同时用指头轻轻按在嘴上，“别做声！”

第五卷

第一章 迷娘和费立克斯——威廉的父亲死去——威廉内心的不安

这样一来，威廉除了刚刚愈合的两个旧伤口之外，又增加第三个新的伤口，这使得他相当难受。奥蕾莉不许他去找伤科医生；她亲自给他包扎，满口都是各种古怪话儿，又做仪式，又念咒语，从而使他处在异常难堪的境地，然而遭殃的还不只是他个人，凡是与奥蕾莉接近的人，都由于她的烦躁不安和古怪行径而感到难过，不过任何人都及不上小费立克斯。这个活泼的孩子在这种压力下非常不耐烦了，奥蕾莉越是责备和训斥他，他越是不肯听话。

男孩喜欢闹点小别扭，人们通常把这叫作淘气，可奥蕾莉对孩子绝不原谅。比如男孩爱从瓶里、而不从杯里喝饮料，他显然觉得盆里的食物比碟里的好吃。这种不懂礼貌的情形没有被她忽略过去，要是男孩开门或关门，听到招呼他干事，不肯离开原地，或慌忙跑开，那他就得受到一场大大的训斥，可是男孩事后依然不改，反而对奥蕾莉的爱一天比一天减退，在他叫妈妈的口气里也听不出丝毫亲热的味儿。他倒是热情地缠着老保姆不放，老妇人对他当然百般依顺。不过好些日子以来，老妇人就病了，不得不离家搬到一个安静的住所去。如果没有迷娘作为温存体贴的保护种出现，费立克斯真就是举目无亲了。两个孩子一块儿谈得十分投机；女孩教男孩唱一些短小的歌曲，男孩的记忆力特别好，常常朗诵得使听者吃惊。女孩还打算给男孩解释地图，她一直在努力摸索，可是使用的方法不是最好。她实际上似乎对个别国家不感兴趣，只要知道哪儿是寒冷还是暖和。关于地球的两极、关于那儿的可怕的冰层，以及离两极愈远，气温愈高，这些她都会作很好的说明。要是有人旅行，她只问此人是朝北走或是朝南走，立即在她的小地图上寻出路线。尤其是威廉提到旅行时，她非常注意，一旦谈话转到别的题目上，似乎总使得她闷闷不乐。人们无法说服她担任一个角色，或者在演出时只到戏台上走走，可是她却专心致志地学习背诵颂诗和歌曲，每当她按照习惯把这种歌词一本正经地庄严宣读，仿佛即席吟成一样，往往使人感到出乎意外的惊奇。

塞洛一贯重视正在萌芽的才能露出任何迹象，于是就试图鼓励她，可是她至多不过唱一支十分悦耳的、变幻多姿的、有时甚而精神焕发的歌曲给他听，而琴师也通过这条道路赢得了赏识。

塞洛本身没有音乐天才，也不会演奏某种乐器，可是他重视音乐的高度价值，他常常尽可能地搞到这种无与伦比的享受。他每周举行一次音乐会，现在迷娘、琴师和对小提琴相当熟练的勒尔特司，给他组成了一个奇妙的家庭小乐队。

他常说：“人有爱跟最平庸的事情打交道的倾向，多么容易使精神和官能对美和完善东西的印象麻木不仁，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着感觉的能力。实际上没有人可以完全缺少美和完善的享受，只有不习惯于享受某种好东西这种原因，才使得许多人对荒谬无聊的东西觉得新奇而有趣。因此，人必须，”他说，“每天至少听一支小歌曲，读一首好诗，看一幅名画，而且能够办得到时，还要说几句通情达理的话。”

塞洛发表上述意见时是相当自然的，他周围的人少不得都来凑趣。有一天，正在这种愉快的时刻，有人给威廉带来一封盖上黑印的信。维尔纳的印章预示着一种悲哀的消息，他读完聊聊几句关于父亲的噩耗，着实吃惊不小。

父亲出乎意外地经过短期患病以后，就与世长辞了，他遗留下了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家务。

这个意料不到的消息，击中了威廉的内心深处。他深深地感觉到，当朋友和亲戚同我们一起共享尘世欢乐生活时，我们往往冷漠地忽视了他们，只有这种美好关系象现在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才使我们对于这种疏忽后悔莫及。至于对这位诚实男子的早逝而感到的痛苦，只有通过如下的感情来缓解，那就是他在世界上爱得少，并且深信他也享受得不多。

威廉的思想不久转到自己的情况上来，他未免觉得有些惶惶不安。一个人处境的危险，莫过于外界情况促使本身情况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他对此无论在感觉和思想上都没有作好准备。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分不出阶段的时期，怎样适应这新情况，他还没有受到足够的修养，他对这点注意得越少，矛盾就越大。

威廉只有在自己反复考虑的时刻才觉得自由。他的思想是高尚的，他的意图是公开的，他的决心似乎是无可非议的。这一切他可以带几分信心自认不讳；不过他有足够的机会注意到，他还缺少经验，所以他对别人的经验以及他们本着确信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过度重视，以至于越来越陷入歧途。他认为首先要获得自己缺少的东西，要把一切书本里和谈话中值得注意的东西都收集和保存下来。于是他录下别人的和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甚而他感兴趣的整段谈话，可惜他用这种方式，不分真假，兼收并蓄，他长期抱着一种思想，甚而可以说死背一句名言，从而失去他自然的思想 and 行动方式，他常把别人的才智当作指路明灯而尾随其后。果蕾莉的辛酸，朋友勒尔特司对人的冷酷鄙视，往往影响他作出公正的判断。然而没有人比雅尔诺对他更危险了，这人有清醒的头脑，对当前事物能作出正确而严格的判断，然而他犯的错误是把个别判断说成是一般性的，其实理智的判决本来只能有效一次，而且是在极为确定的场合，如果应用到别的场合就不正确了。

威廉正在努力拿定主意，越来越离开有益的团结，在这种思想错乱中，他的热情更容易使用一切准备对自己有利，而对于当前应当作些什么更迷惑不解了。

塞洛利用这个死讯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也有确天天都有更多的理由，想对他的戏剧另作安排。要么，他得重订旧的合同，不过他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好些自认为不可缺少的剧团团员，脾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坏，或者，他得赋予剧团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这倒也是他自己的愿望。

他自己不直接催促威廉，而是策动奥蕾莉和菲琳娜；其余渴望得到聘用的团员，也同样不让我们的朋友安静，这快得他相当尴尬地站在十字路口。有谁想得到维尔纳写来的一封信，用意完全相反，终于迫使威廉作出决断。我们略去开头，把来信略加改动转录于下。

第二章 维尔纳来信——商人和市侩社会

“——事实就是这样，也许倒是不错的，每人遇到任何机会都为自己那一行而从事活动。善良的老人刚刚去世不久，家中就再也没有出现一点儿符合他的意思的事情了，朋友、熟人和亲戚都蜂拥而来，尤其是各式各样趁机捞点油水的人。东西拿来拿去，有人付款，有人抄写，有人计算，一部分人弄来葡萄酒和蛋糕，另一部分人又吃又喝，可是我看没有人比妇女们更专心致志地认真料理丧事。

“因此，亲爱的，你得原谅我，趁此机会我也想到我的利益，我尽量帮助你的姐姐，积极活动，一旦机会凑巧来到，我就使她明白，当前我和她的事情是加快结合，这一直被我们双方的父亲过于重视繁琐礼节而推迟到现在。

“不过你现在别以为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把那座空洞的大屋子据为己有。我们比较谦让，也合情合理一些，你得听听我们的计划。结婚以后，你的姐姐立即迁到我家里，甚而也连同你的母亲一起。

“你也许会说：‘这怎么可能？你们窝巢里根本没有空地方呀。’我的朋友，这正是艺术！巧妙的布置使得一切成为可能，你不相信，如果我们所需的空间不大，就有不少空地方了。我们卖掉那大屋子，现在正有一个好机会，卖屋所得的钱，可以获得百倍的利息。

“我希望你同意这么办，但愿你丝毫没有受到你父亲和祖父那种华而不实的爱好的遗传。你的祖父把最高的幸福放在收罗大量不起眼的艺术品上，我大概可以说，没有人能同他一起欣赏这些作品，你的父亲生活在珍贵的陈设当中，他不让任何人和他一起共享。我们要另外来过，而我希望得到你的赞同。

“的确如此，在我们家整个屋子里，我除了在我的写字台旁边占有一席之地外，没有更多的地方，我还看不出，将来可以在哪儿安放一只摇篮；不过在老家之外，外面有的是更多的地方。丈夫可去咖啡馆和俱乐部，妻子可去散步和乘车兜风，而美丽的乡间胜地，则可供男女两人之用。这时候最大的优点是，我们圆桌上宾客常满，而你的父亲却不能招徕朋友，他越是尽心招待，他们越不肯买他的账。

“家里千万不要有多余的东西！不要有过多的家具，器具，也不要马车和马！只要有”钱就行，然后每天合情合理地干你心爱的事情。千万别多置衣物，身上只穿最新最好的东西，男子可以另换外衣，女人可以拍卖裙子，只要它们有几分不流行了。我最讨厌不过的是保存这类旧杂货。要是有人赠我极贵重的宝石，而条件是要我天天戴在手指上，那我就不会接受，因为死的资本能唤起人什么欢乐呢？所以我的快乐信条是：干好自己的业务，好好赚钱，同亲人一起快乐生活，至于世界其他的事情，除了可以利用而外，用不着瞎操心了。

“不过你现在会说：‘在你门漂亮的计划中怎样安排我呢？一旦你们卖掉我的老家房屋，而你们家里却一点儿多余地方也没有，我在哪儿落脚？’

“这自然是主要点，弟弟，关于这点，我马上就要为你效劳，不过事先我对于你那样高明地应用时间，不得不表示应有的赞扬。

“告诉我吧，你怎样在短短的几周里，就开始成为一切有益和有趣事物的行家？我看出你身上这么多的才能，实在不敢相信你竟能那样地注意和努

力。你的日记使我们确信，旅行对你多么有益；关于铁厂和铜厂的描述是出色的，表示你对事物有许多理解。我以前到这种厂也去访问过；不过我的报告和你的比起来，未免显得太蹩脚了。关于亚麻布制造的整个来信是富有教益的，提到竞争也非常中肯。可是有几个地方你的加法上有错误，不过这是可以原谅的。

“然而使得我和我的父亲最高兴不过的，是你对于经营管理和农田改良方面有透彻的认识，我们希望在一个非常肥沃的地区买到一片由官方暂管的大庄园。我们把卖老屋所得的钱用在这上面；出租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我们指望你迁到那儿去，肩负起改良的工作。这么一来，少说一点，庄园在几年之内，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价值；再把它卖出去，寻找一个更大的，加以改良，再行处理，你对这事正是适当的人选。这时我们的笔在家里也不会闲着，不久我们的处境将会使人艳羡。

“现在别了！祝你在旅行中享受你的生活，到你觉得有趣和有益的地方去吧。在头一个半年之前，我们不需要你作什么；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周游世界；因为一个聪明人可以在旅行中受到最好的教育。别了，我高兴和你密切联系，今后在行动的精神上也和你取得一致。”

这封信尽管写得这么好，也包含有许多经济上的真理，然而它使得威廉大为扫兴。赞扬他捏造的统计、工艺和农业的知识，不啻是一种暗中的责备；而他的姐夫向他预示那种市民生活的幸福理想，丝毫也打动不了他。他却被一种秘密的矛盾精神猛烈地推到相反的一面。他深信自己只有在舞台才能完成所希望得到的教育，维尔纳越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明显的对手，似乎更加强了他作出决定。接着他总结了一切论据，心里更证实了自己的意见正确，也更相信有理由可以向聪明的维尔纳作有利的阐述，于是就写了下面的回信，我们也同样转录于下。

第三章 威廉回信：“我的愿望是全面培养自己。”——一个贵族可以办到这点，一个市民只有通过艺术——决定过舞台生涯

“你的信写得这样好，想得这样巧妙和聪明，我实在无法增添一句半句了。但是，如果我说，我的想法、主张和行动恰恰与此相反，而且也可能是对的，那你还得鉴谅一二。按照你的方式生活和思想，其目的无非是无限制地占有，轻松愉快地享受，我用不着向你多说，我对此丝毫也感不到什么兴趣。”

“首先，可惜我不得不向你承认，我的日记是为了出于使我父亲高兴这种必要，靠一位朋友的帮助，从许多书本里抄写下来凑合在一起的，我虽然知道里面包含的事物以及许多类似的东西，但是我并不了解，更说不上从事这类工作了。究竟这对我有什么用呢？要炼好铁，而我满肚子里都是废渣，想把一座田庄管好，而我本身的思想还相互矛盾。”

“让我用一句话向你说明吧：从青少年起，我就模糊地有种愿望和意图，怎样把我这样一个人培养成人。现在我仍然抱着同样这种思想，不过用以实现的方法显得更明确些了。我见过比你意想不到的更多的世面，也更好地利用了它，超出你的想象。所以你还是注意听听我说的什么，虽然这不完全符合你的意思。”

“倘使我是个贵族，那么，我们的争论很快就解决了；然而我不过是个市民，所以我得走一条自己的道路，我希望你能了解我。我不知道外国的情形如何，不过在德国只有贵族才受到一种确切普遍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人格的培养。一个市民可以作出贡献，至多是培养他的思想；随便他怎么作，然而他的人格失去了。由于贵族同最高贵的人物往来，于是自己有义务保持礼貌，而这种礼貌到处通行无阻，所以就成为自由的礼貌；因为他不得不用他的姿态和人品在宫廷里或军队中付出代价，所以他就有相当的理由依靠宫廷和军队，而且也向外表示，他有它们作靠山。在寻常事物上，表现出相当庄重的优雅姿态，遇到严肃而重要的事情，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应付，这对他是适合的，因为他让人看出，他到处都显得心平气和。他是个社交人物，他的举动越有训练，他的声音越是响亮，他的整个品质越是克制和稳重，他就更显得完美无缺了。如果他对上等人和下等人，对朋友和亲戚，态度始终一样，那也丝毫不能怪他，不能希望他是别的样子。他是冷酷的，但是明理的；他是做作的，但是聪明的。如果他表面上在他生活的任何时刻都会控制自己，那就没有人可以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了，而其余的一切身内和身外的东西，比如能干、才能、财富等，都不过是附属品罢了。”

“现在你想想任何一个市民，他只要对上述的优点稍为有所贪求，必然会彻底失败；他的天性越是赋予他以装做那种气派的能力和冲动，他就越是不幸。”

“如果说，贵族在平常生活中漫无限制，人们可以让他当上国王或者类似王侯的角色，那么，他就可以本着沉着的确信出现在他的同侪面前：他到处都可以向前闯，而市民只有规规矩矩墨守在他划定的界线之内，不敢擅自越雷池一步。市民不能问：你是什么？而只能问：你有什么？有哪些认识，哪些经验，哪些能力，多少财产？如果说，贵族通过个人的表现，就付出了一切，那么，市民通过他的人格却什么也付不出，而且也不应当付出什么。贵族可以而且应当表现，市民只能实有，如果他想表现什么，那只是可笑或

无聊的，贵族应当办事，施加影响，市民则应当实干和苦干，市民应当培养个别才能，使其可供使用，而且先要假定他的行为互不协调，而且也不许协调，因为他既然决定供某一种方式的使用，势必要忽略一切其他方面。

“在这种差别上，既不能怪贵族蛮横，也不能怪市民懦弱，只有怪社会制度本身，至于这种制度将来是不是有所变化，变化些什么，我对此并不关心；得啦，我只实事求是地想到我自身，以及我怎样挽救自己，获得我必不可少的需要。

“我现在正是对于我性格的那种和谐训练，怀着不可遏制的向往，而这种性格是我的出身不能给我的。自从我离开你以后，通过体格锻炼得益不少，我大大摆脱了平常那种拘谨态度，在社交上显得相当不错了。我同样训练了我的语言和声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在社会上不至于使人讨厌了。现在我不向你否认，我想成为社交人物，想在更大的圈子里讨人欢喜和发生作用，这种欲望一天比一天地不可克制了。此外，我还有对文艺以及与它有关的东西的爱好，我需要培养我的思想和兴趣，使我逐渐地也能得到不可缺少的享受，只把善的东西真正当作善，把美的东西真正当作美。你看出来了吧，这一切东西我只有在舞台上才能找到，只有在我唯一喜爱的生活环境中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培养。在戏台上，有教养的人精神焕发，显得和上层阶级中人同样品格良好，必须努力使得精神和肉体的步调一致，而我在台上也和在任何地方一样的良好，或者说，可以表现得一样良好。如果我还有其他事情可作的话，那就是有足够机械式的折磨人的工作，我借此可以天天磨练我的耐力。

“对此你别和我争论了，在你执笔以前，我已经采取行动了。因为成见流行，我打算改变我的姓，无论如何，作为‘大师’出场，我实在愧不敢当。别了。我们的财产是在好人的掌管中，我对此丝毫也不担忧；我需要什么，以后自会向你要求；不过不会太多，因为我希望，我的艺术也能养活我。”

信刚刚寄出，威廉立即履行诺言，突然宣布：他愿签订一项条件公平的合同，献身作演员，这引起塞洛和其他人的极大惊奇。人们对于条件很快就意见一致了；其实塞洛以前就已经声明过，保证威廉和其他的人对此完全满意。我们谈了许久的整个倒霉的剧团，一下子全被录目了，可是，大约除了勒尔特司而外，没有一个人对威廉表示感谢。他们要求时没有信心，所以接受时也不表示谢意。绝大多数人宁愿把他们的受雇归功于菲琳娜的影响，而向她致谢。这时缮写好的合同签字了，当威廉甲化名签署的一刹那，忽然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联想，他的想象中出现森林空地上那幅图景：他受伤后躺在菲琳娜怀里，一位和蔼可亲的女骑士骑着白马，从树丛中出现，向他走近，跨下马来。她尽力慷慨助人，来去不停；最后她站在他面前，大衣从她肩上滑下，她的面容，她的形态开始闪闪发光，然后又消逝了。这时他只是机械地写上名字，并不知道自己作的什么，他签好名以后，才感觉到述娘站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臂，试图轻轻地把他手拖开。

指贵族阶级。

威廉姓麦斯特，德文 Meister 有大师、师傅等意思。

第四章 对《汉姆雷特》的舞台演出艺术的建议

威廉所提的登台表演的条件之一，塞洛不无限制地予以承认。威廉要求，《汉姆雷特》必须完整地、不可割裂地上演，而塞洛只承认在**可能范围内**同意这种奇特的要求。这么一来，他们在这方面一直发生不少争论。因为什么是可能或者不可能，以及从剧本上可以省略什么而不至于割裂剧本，两人对此的意见是完全不同的。

威廉还置身在幸福的时期，这时人不能了解，在一个心爱的姑娘身上，在一位崇敬的作家身上，还会有什么缺陷。我们对他们的感觉是这么完整，这样协调一致，使得我们不得不设想他们身上也具有这样完美的和谐。塞洛与此相反，他爱区别对待，几乎大过分了一些；他的敏锐的理解力，平常在一件艺术作品中总是看出或多或少的不完整性。他认为人们找到许多剧本，没有理由过于小心谨慎地对待它们。所以莎士比亚，特别是《汉姆雷特》也得多多忍痛割爱。

威廉极不爱听塞洛谈“筛去小麦中的糠批”那类去芜存菁的话。他大声说道：“这儿并不是糠批与小麦混在一起，而是树干、树枝、树极、树叶、蓓蕾、花和果实。难道这一个不是和那一个或者由于那一个而共同成为一体吗？”塞洛声言，你不能把整个树干搬到桌上来，艺术家必须用银盘盛着金苹果奉献给客人。他们说不完的比喻，而彼此的意见似乎越离越远了。

我们的朋友几乎丧失信心了，有一天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塞洛推荐最简单的方法给他，就是自己作出简短的决定，拿起笔来，删去悲剧中不想要或不能要的东西，把几个人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对这种方法还不够熟悉，或者没有足够的心情去那样作，那他就让给塞洛来作，塞洛会很快地完成这个工作。

“这不符合我们的约定，”威廉答道，“您怎么可以轻率对待这么多有趣味的东西呢？”

“我的朋友，”塞洛叫道，“您不久也会成为这样。我对这种讨厌的手法知道得太清楚了，也许世界的任何舞台上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形。但是哪儿有一个象我们这样无人照管的舞台呢？这是作家迫使我们从事这种令人厌恶的歪曲，而观众又允许这么作。试问我们有多少剧本不是超出人员、布景和舞台机械的限度呢？不是超出时间、对话和演员的体力限度呢？可是我们得演出，而且不断演出，不断重新演出。难道说，我们这时丝毫不许为本身的利益服务吗？我们用割裂了的剧本，也可以达到和完整剧本同样的效果。这可是观众本身使我们处于优势！少数德国人，也许一切近代民族中只有少数人才对美学的完整性具有感情，他们赞美和谴责的只是部分剧本，他们感到高兴的也只是部分剧本。现在谁的幸运比演员的更大呢？其实舞台始终也只是个马马虎虎、拼拼凑凑的机构。”

“**现在是这样**，”威廉回答；“然而它就**得**永远是这样吗？难道一切都始终原封不动吗？您说服不了我，我不承认您有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打动我，要我遵守一份不过是在极草率的错误中所签订的合同。”

塞洛用逗趣的方式转变话题，他恳求威廉再度考虑他们常常关于《汉姆雷特》的谈话，要他自己想出顺利加工的方法。

威廉度过几天寂寞的时间以后，带着愉快的目光回来。他大声说道：“如果我没有发现出用什么办法帮助整体，那我一定大错而特错了；不错，我深信莎士比亚自己也会这么作，只要他的天才不是过于指向主要问题，或许被他写剧所依据的故事引到歧路上去。”

“请说来听听，”塞洛说，这时他端端正正地坐到长沙发上去，“我将洗耳恭听，但是也会严格地判断。”

威廉答道：“我并不胆怯，您就听吧。我经过极其仔细的研究和深思熟虑，把这部剧本的构思分成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人物和事件的重大内在关系，以及从主角的性格和行动中产生出来的强大影响。这些在个别地方是显得十分出色的，它们展示出的结果是无法更改的。随便怎么处理都不能破坏它们。也丝毫不能歪曲它们。这些是每个人要求看到的東西，没有人胆敢去触动它们，它们深入人心，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它们差不多统统部给人搬到德国舞台上来了。我认为，人们只在这一点上搞错了，这就是可从剧本中看到的第二方面，我指的是人物的外部关系，就是人物由于某种偶然事件，从这个地方被带到那个地方，或者被以这种方式和那种方式联系起来。他们把这一切看得太不重要，只是顺便提一提，或者干脆略去。诚然，这些线索不过是细小的。松散的，然而它们却贯串全剧，把平常涣散的东西粘连起来，要是人们把它们削去，以为可以加上一点别的東西，那样它们就真正涣散了，势必丢下结局不管。

“我算来属于外部关系的有：挪威的动乱，同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的战争，派遣使节到老伯父那卫去，被调停了的纠纷，最后是年轻的福丁布拉斯出征波兰及末尾的凯旋，同样，霍拉肖从维滕贝格回来，汉姆雷特有兴趣到那里去，勒尔替斯到法国去，他回国来，派遣汉姆雷特到英国去，他被海盗俘虏，两个廷臣因转送黑信而被处死。这一切都是外部的情况和事件，其材料足够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然而大大有损于这部剧本的统一性，而且缺点是够多的，尤其因为主角本身没有计划。”

“我欢喜听听您这样说！”塞洛叫道。

“别打岔，”威廉回答。“您不用老是赞美我，这些缺点好比是一座建筑物的临时支架，在牢固的围墙没有筑成以前，不好撤去。因此我的建议对第一方面的巨大情况完全不动，无论在整体和细节上都尽量保留；但是这些外部的、个别的、已经分散的和正在分散的题材，可以完全一下子弃而不用，而用唯一的一种题材来代替它们。”

“这该怎么作呢？”塞洛问，同时从他安静的座位上抬起身来。

“这已经包含在剧本当中，”威廉答道，“我只不过是正确使用罢了。这就是挪威的动乱。这儿是我的计划，请您审查。

“老汉姆雷特死后，刚被征服的挪威人发生动乱。那儿的总督派遣他的儿子霍拉肖到丹麦来，霍是汉姆雷特的老同学，在胆略和处世经验上大大超过所有其他的人。他来丹麦是为了催促装备舰队，这在纵情享乐的新王统治下，工作进行得十分拖拉。霍拉肖认识老王，因为他参加过老王的最后一次会战，颇得老王的宠信，鬼魂出现的第一场不会因此而有损失。后来新王让霍拉肖晋见，派遣勒尔替斯到挪威去，这时霍拉肖接到任务，加快舰队的装备；汉姆雷特希望同霍拉肖一起到海上去，他的母后却不同意。”

“感谢上帝！”塞洛叫道，“这么一来，我们也摆脱维滕贝格和高等学府了，这对于我总是一个讨厌的障碍。我觉得您的想法很好：因为除了两幅唯一的远景，挪威和舰队而外，观众丝毫也用不着去想什么了，其他的一切，他们都看见了，而且会看得一清二楚，用不着到全世界去驰骋想象力了。”

威廉答道：“您容易看出，我今后怎样也把其他的部分连接起来。如果汉姆雷特向霍拉肖泄露他继父的罪行，霍定会劝他一起到挪威去，借军队保护自己，再率领武装力量回来。因为汉姆雷特对于国王和王后太危险了，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摆脱他，只有派他到舰队去，同时派罗森克兰兹和基滕史登作为他的监视人。这时勒尔替斯回来了，这个被激怒得想搞暗杀的青年人，也要派去跟踪。舰队被逆风所阻，停泊在那儿；汉姆雷特再次回来，他在墓园里漫步的动机也许容易说明，他和勒尔替斯在获菲莉娅的墓边相遇，是个重大的、不可缺少的契机。然后国王或许考虑，立即解决汉姆雷特更好一些；现在饯别宴会，同勒尔替斯的表面和解隆重举行，同时骑士赛技开场，汉姆雷特也同勒尔替斯击剑。没有四具尸体这场戏我收不了场：不许剩下一个人。因为这时人民的选举权又起作用了，汉姆雷特在垂死时投了霍拉肖一票。”

“赶快抓紧，”塞洛答道，“您坐到那儿去，把剧本搞出来；我完全赞成这种思想；只是别让兴趣烟消云散了。”

第五章 《汉姆雷特》中的角色分配

威廉着手《汉姆雷特》的翻译已经很久了，这时他参阅维兰德的富有才华的译本，根本上他是通过维译本才开始认识莎士比亚的。凡是维译本中删去的东西，他都补译上去。于是他便有了一份完善的样本，恰好这时他同塞洛关于剧本处理问题已取得相当一致了。他开始按照计划，着手挖出和添入，分开和结合。改动和常常恢复原状，尽管他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满意，然而在改编时总似乎觉得有损原著。

他编完以后，立即对塞洛和其他剧团人员朗诵。他们对此都非常满意；尤其是塞洛发表了一些有利的意见。

“您十分正确地感觉到了，”他在谈话中说，“这个剧本需要外部情况的陪衬，然而必须比大诗人给予我们的简洁一些才行。凡是出现在舞台以外，观众眼睛看不到，只能想象出来的东西，都好比是戏中人物活动的背景。舰队和挪威作为巨大而单纯的远景，给剧本大大增色；倘使把这些完全取消，那就仅仅剩下一个家庭场面，而整个王室由于内部犯罪和愚昧行为遭到毁灭，这种伟大观念就不能在这儿庄严地表现出来了。不过那些背景本身如果是复杂多变而混乱，那它就有损于角色的印象。”

这时威廉又取出莎士比亚的那部分剧本，指出莎氏是为岛国人，也就是为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平常看到的背景不外乎是船舶和航海，法国海岸和海盗船，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是家常便饭，而使得我们却心旷神怡，神魂颠倒了。

塞洛只得让步，两人在这点上取得一致：就是剧本既然要在德国舞台上演出，这种较严肃、较单纯的背景，对于德国人的想象方式最适合不过了。

角色早就分配好了：塞洛担任波洛涅斯，奥蕾莉担任我菲莉娅，勒尔特司已由他的姓说明了担任的角色，一个新来的、粗壮而活泼的小伙子担任霍拉肖；现在只对于国王和鬼魂的人选感到有些为难。只有大嗓门老人似乎可供两个角色挑选。塞洛建议让书呆子扮演国王；但是威廉对此极端反对。事情因此不能最后决定下来。

除此而外，威廉在他的剧本中还空着罗森克兰兹和基滕史登两个角色。

“您为什么不把两个角色并成一个呢？”塞洛问，“省略这类配角是毫不费事的呀。”

威廉答道：“但愿上帝保佑我别搞这类省略，这同时也取消了意义和效果。这两个人存在和行为，不能由一个人来表现。在这些细节上显示出莎士比亚的伟大。这种轻脚轻爪地出场，看风使舵，唯唯诺诺，阿谀逢迎，灵活巴结，大吹大擂而空无所有，这种地道的流氓无赖，这种卑劣无能，怎么可以由一个人来表现呢？说得少一些，这类人至少该有一打才行；因为他们只有在社会当中出现，或者说，他们就是社会，莎士比亚只让这样两个代表出场，实在是太客气、太聪明了。此外，我在自己的修改本中需要他们成对出现，才好与一个善良而杰出的霍拉肖对照。”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塞洛说，“我们有法子可想。把其中的一个交给爱尔米蕾（人家这样叫大嗓门老人的长女）；只要她看上去不错就不碍事

C.M.维兰德（1733—1813）是德国著名作家，与歌德友善，用散文译莎士比亚剧本，是最早介绍莎剧到德国的人，影响颇大。

英文（勒尔替斯）与德文（勒尔特司）是同一个 Laertes 词。

了，我愿意打扮和训练木偶人，那倒是挺有趣的。”

菲琳娜将在一部小型喜剧中扮演公爵夫人，感到无比高兴。她大声叫道：“我当然愿意演出，她异乎寻常地爱过第一个男子以后，赶快同第二个男子结婚。我希望赢得极大的喝彩，每个男子都应当希望成为第三者。”

奥蕾莉听见这样说，露出鄙夷不屑的表情；她对菲琳娜的反感与日俱增。

“真是可惜呀，”塞洛说，“我们没有芭蕾舞，不然的话，您大可以同您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男子跳双人舞给我瞧，老头儿会按照节拍入睡，您的脚和小腿将在那儿后面的儿童舞台上显得完全惹人怜爱。”

“关于我的小腿，您大概知道得不多。”她俏皮地回答，“说到我的脚。”她叫道，同时迅速钻到桌下去，拿出她的拖鞋，并拢放在塞洛面前，“这儿是鞋跷，我交给您一个任务，去找一双更小小巧玲珑一些的来。”

“这任务可严肃了！”他说时，眼睛打量着那纤巧的拖鞋。“的确，要找到更可爱的东西不容易啊。”

它们是巴黎的工艺品；这是菲琳娜从伯爵夫人那儿得来的赠品，这位夫人的美丽的脚是遐迹驰名的。

“真是迷人的玩意儿！”塞洛叫道；“我一看见它们，心就怦怦直跳。”

“多么着迷！”菲琳娜说。

“没有什么东西超过这双做工如此精致而美丽的拖鞋了，”塞洛叫道；“可是它们的声音听来比看上去更动人。”他几次举起拖鞋，让它们一只接一只地轮流掉到桌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快把它们还过来。”菲琳娜叫。

“我可以说明，”他故作谦逊，狡黠而又一本正经地答道，“我们是另一种小伙子，夜里多半孤独一人，可是也象别人一样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巴不得有个伴侣，特别是在客店里及可怕的陌生地方，要是有个好心肠的人儿来和我们作伴和帮助我们，我们就觉得太愉快了。黑夜来临，我躺在床上，听见窸窣作响，心里害怕，门开了，听出了一种可爱的低低的声音，有什么人蹑手蹑脚地过来，门帘掀动，啪嗒一声！拖鞋落在地上，赶快！我不再是一个人了。啊，鞋跟碰到地上发出唯一可爱的声音！它们越是纤巧，声音就越是悦耳。有人向我提出夜莺，提到瀑漏的溪流，提到飒飒的风声，提到一切琴声和笛声，不过我还是认为啪嗒！啪嗒！才是回旋曲中的主旋律，使人百听不厌。”

菲琳娜从他手里拿去拖鞋，说：“瞧我把它踩弯了，它们对我太大了！”然后她玩弄鞋子，用鞋底互相磨擦。“这变得多么热！”她叫道，同时用一只鞋底平贴在颊上，接着再次磨擦，把它递给塞洛。他十分温和地去触摸鞋底的温度。她叫：“啪嗒！啪嗒！”狠狠地用鞋跟给他一击，他大叫一声，缩回手来。“我要教训你们对我的拖鞋打别的主意，”她笑哈哈他说。

“而我要教导你，戏弄老年人也象戏弄孩子一样！”塞洛回答，同时跳起来，使劲抓着她，强亲了几个吻，她对每个吻都做得认真抗拒无效才被迫接受。他们扭成一团，她的长发垂下来，缠绕着两人，椅子倒在地上，奥蕾莉对这种胡闹觉得内心受到侮辱，厌恶地站了起来。

第六章 扮演鬼魂的不知名的人预告

重新改编的《汉姆雷特》虽然省去了好些人，不过已经决定的人选数目仍然大得可观，差不多全体剧团人数都不够用。

“要是这样继续下去，”塞洛说，“只有把提示台词的那个人从洞口拖出来，同我们一起参加演出了。”

“我常常对他在前台洞口的工作表示惊叹，”威廉回答。

“我不认为还有更完美的提示台词的人了，”塞洛说。“没有观众曾经听他说什么；我们在台上却每个音节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似乎对此训练出一种独特的器官，象保护神一样，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我们清晰地低语，他感觉得出，演员可以完全掌握台词的哪个部分，打老远他就猜到，演员什么时候会失去记忆。有几次我只是粗略地读了一遍台词，于是他就逐字逐句地向我提示，我侥幸得以演出成功，不过他有些古怪脾气，使任何人都拿他没有办法。他是那样热烈地同情剧本，对于激昂慷慨的段落不是宣读，而是热情洋溢地朗诵。他的这种恶作剧不止一次把我搞糊涂了。”

奥蕾莉说：“有一次，他表现出另一种怪脾气，让我卡在一个十分危险的段落上。”

“他平常那样仔细，这又怎么可能呢？”威廉问。奥蕾莉答道：“他在某些段落上感动得热泪直流，有一些瞬间甚而完全失去了自制；其实使他处于这种境地的倒不是所谓动人的段落；如果我表达得明白一点的话，那是一些美妙的段落，就是诗人的纯洁精神好象可以从这儿用清醒的、坦率的目光看出来，我们这类不同的人对这些段落至多感到非常喜欢，而成千上万的人甚而忽视过去了。”

“为什么他不以这种柔和的心灵出现在舞台上呢？”

“沙哑的嗓子和僵硬的态度阻止他登上舞台，而他那怀疑的天性又把他拒诸社交场外，”塞洛答道。“我费了多少气力让他和我习惯相处，而结果枉然！他念词十分出色，我再也没有听到比得上他的，没有人象他那样分别得出宣讲与热情朗诵的细微界线。”

“找到了！”威廉叫道，“找到了！这是多么凑巧的发现啊！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演员，他可以朗诵粗暴的披勒斯那段台词给我们听了。”

“别人也得有象您这么多的热情才行，”塞洛回答，“好把一切东西部利用在最终目的上。”

“诚然，我非常担心，”威廉大声说，“这一段也许会略去，使得全剧因而瘫痪下来。”

“这点我却看不出来，”奥蕾莉回答。

“我希望您很快同意我的看法，”威廉说。“莎士比亚把到来的那些演员导至双重的最终目的。首先是那个激动地宣布普赖姆死讯的男子，给了王子本身以深刻的印象；他冲击这个动摇不定的青年男子的良心：这场就成了后来给国王以巨大影响的小型戏剧的序幕。汉姆雷特目睹演员的情形感到惭愧，演员对于虚构的外人的痛苦竟然表示出那么大的同情，这样一来，也唤起了他的想法，用同样方式试试继父的天良如何。第二场收场的那段独白多

参看《汉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披勒斯是希腊英雄阿契尔之子，以骁勇残忍著称。

么漂亮！我多么欢喜把它朗诵出来：

“啊！我是个什么样的无赖，一个多么卑鄙的奴才！——这是多么了不起，一个演员在这儿仅仅通过虚构的故事，通过一场激情的幻梦，就迫使他的心灵服从他的意志，在这种影响下，他的整个脸色变得惨白，热泪盈眶！行为错乱，声调呜咽！他的全部活动都浸透了一种感情！而这一切不为别的什么，只为了赫丘琶！究竟赫丘琶对他有什么相干，他对赫丘琶又有什么相干，而他却要为她流泪？”

“但愿我们能够尽快把我们这个男子弄上戏台去，”奥蕾莉说。

塞洛答道：“我们只有逐渐地引导他。在排练时，让他读有关的段落，我们说，我们在等候一个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这样我们看怎样进一步了解他。”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统一以后，谈话转到鬼魂上来。威廉决定不下来，是不是把活跃的国王这个角色交给书呆子扮演，从而让大嗓门扮演鬼魂；后来他还是认为宁可再等一些时候，在这段时间里也许有几个演员来报名，看能不能在他们当中找到适当入选。

因此，人们可以想象得出，当威廉有天晚上看到一封密封的便函，按照他剧院名字的地址放在他的写字桌上，感到多么惊奇，信的笔迹奇妙，内容如下。

“啊，古怪的小伙子，我们知道，你的处境十分尴尬。你为你的《汉姆雷特》找不到人，更不用说鬼魂了。你的热心赢得奇迹；我们不能创造奇迹，但是某种奇妙的东西应当发生。只要你有信心，鬼魂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要有勇气，要始终挺住：用不着回复，你的决定，我们自会知道。”

他拿着这封古怪的信跑回到塞洛那儿去，塞洛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带着疑难的表情确定：事情重要；我们得好好考虑，是不是可以冒险和能够冒险。他们说来说去，说了许多；奥蕾莉默默不言，时而露出微笑，几天以后，又谈到这件事时，她相当明白地暗示，她认为这是塞洛开的玩笑。她请威廉完全放心，耐心等候鬼魂就是了。

总之，塞洛的情绪极高，因为即将离开的演员们都大卖气力尽量演好，使人对他们的离去深感惋惜，而观众出于对新剧团的好奇，他又可以期待极好的收入。

甚而威廉和他交往也给了他一些影响。他开始多谈艺术，因为说到底他是个德国人，而德国民族是喜欢说明作事的理由的。威廉把一些有关这类的谈话记录下来，因为这儿的叙述不好常常中断，对此感到兴趣的读者，让我们留待其他机会再谈这类舞台艺术的试验吧。

有天晚上，塞洛显得特别高兴，他谈到波洛涅斯这个角色，他打算怎样表现它。他说：“我答应这次把这位高贵的人物尽量演好；我将把他的种种特征十分巧妙地展示出来，比如：应有的安详和镇定，空洞无物和故作重要，舒适安逸而索然寡味，行动自由而时刻窥伺，忠诚的好恶和捏造的真话，这一切都要看情形而定。我要把这样一位衰老的、可靠的、有耐性的、为时代服务的半流氓，极其彬彬有礼地表演和表达出来，对此，我们剧作家的相当

参看《汉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赫丘琶是特洛埃国王普赖姆的王后。

《汉姆雷特》剧中的御前大臣。

粗糙而未绎加工的笔触大大帮助了我。只要我有所准备，我要滔滔不绝地讲，只要我的兴致好，我要做得象一个傻瓜。我要变得庸俗无聊只顺着每个人的嘴已说话，如果人们捉弄我，我要反过来顺受，装得毫不觉察。我很容易以这样的乐趣和狡猾担任下这个角色。”“要是我也能对我扮演的角色抱着这么多希望就好了，”奥蕾莉说。“我要进入这个角色，可惜我既不够年轻，也不够温驯了。可惜我只知道一点，就是使我菲莉娅神经失常的那种感情也对我纠缠不休。”

“我们也不好这样过分拘泥，”威廉说；“本来我希望扮演汉姆雷特，但仔细研究剧本却把我导致极端的错误。我越是进入角色，就越是看出，我整个身体没有一点儿象莎士比亚所展示的汉姆雷特的外貌。如果我认真考虑，角色身上的一切联系是那么紧密，我真不敢相信我自己能够产生什么效果了。”

“您本着巨大的责任心步入您的生活历程，”塞洛回答。“演员要尽可能适应角色，而角色必须向演员看齐。但是莎士比亚是怎样规定他的汉姆雷特呢？难道他完全不象您吗？”

“首先，汉姆雷特是金色头发，”威廉回答。

“我这广泛探索过，”奥蕾莉说。“您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

“作为丹麦人，作为北欧人，他天生是金头发和蓝眼睛。

“莎士比亚可能想到过这点吗？”

“我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但是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看，我就觉得无可辩驳。汉姆雷特觉得击剑辛苦，他的脸上流汗，王后说，‘他身体胖，让他缓过气来。’我们能设想他不是金色头发和心广体胖的人吗？因为棕色头发的人在青年时候很少有这种情形。汉姆雷特那种动摇不定的忧郁，软弱无力的悲哀，三番五次都下不了决心，不是更适合这样一种形象吗？如果您想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棕色鬃发的青年人，那就可以期待他有更多的决心和灵活性了。”

“您破坏了我的想象，”奥蕾莉叫道；“叫您的胖汉姆雷特滚蛋！您千万别介绍您的身材丰满的王子给我们！宁愿您随便给我们一个冒牌货来吸引我们、感动我们。剧作家的意向不象我们的乐趣这样和我们接近，我们要求和我们的气质相同的魅力。”

第七章 关于戏剧与长篇小说的谈话

有天晚上，剧团争论长篇小说与戏剧孰优？塞洛声称，这是一种徒劳的、误解了的争论；二者在其形式上部可以显得很出色，不过他们必须保持在本身体裁的界线以内。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威廉回答。

“谁又搞得清楚呢？”塞洛说；“不过这个问题值得努力去了解一下。”他们说来说去，说了许多，商谈的最后结果大致如下：

我们在长篇小说和戏剧里都看到人的天性和行动。两种文学体裁的区别不仅在外形式上，也不仅在于如下一点，即人物在戏剧中自己说话，而在长篇小说中则通常是被人叙述。可惜许多戏剧只是对话体的长篇小说，用书筒体来写戏剧似乎并非是不可能的。

在长篇小说中主要是介绍思想和事件，在戏剧中则是介绍性格和行为，长篇小说必须慢慢展开，主要人物的思想，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阻止整体急剧发展。戏剧则要进展迅速，主角的性格必须向终局突进，除非受到阻遏。长篇小说的主角必须是被动的，至少不是高度发生影响的；人们对于戏剧的主角则要求影响和行动。葛兰底森，克拉丽丝、帕美勒、威克菲尔德的牧师、汤姆、琼斯等本身纵然不是被动的，也是延缓事态发展的人物，所有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都按照他们的思想来塑造。在戏剧中，主角并不按照自己的思想塑造任何东西，一切东西都在抵制他，而他要从道路上清除和移开障碍，或者就干脆被障碍所压倒。

他们也取得一致意见，承认偶然性在长篇小说中发生作用；不过它始终要受人物思想的控制和引导；命运就与此不同了，命运通过互不联系的外部情况，把无所作为的人推到预料不到的灾难中去，这只有出现在戏剧里，偶然性多半造成充满激情的，但决不造成悲剧性的场面，与此相反，命运总是可怕的，而且是具有最高意义的悲剧性的，它把有罪的与无罪的、彼此互不相关的行动不幸地联系起来。

这些考虑又导至奇妙的“汉姆雷特”及这部剧本的特征上来。有人说，主角本来也只有思想，而是事件向他冲击，所以剧本具有长篇小说的一些延伸出来的东西。但是，因为命运注定了计划，因为剧本是由一种可怕的行为出发，而主角又被不断地向前推向一种可怕的行为，于是剧本便是最高意义上的悲剧性的，它只能有悲剧性的结局，而不能有别的结局。

现在要进行初次试演，本来威廉把这看作一个节日。他事先核对了角色，从这方面看来没有阻碍。全体演员都熟悉了剧本，他不过努力让他们在开始表演以前，深信试演的重要。正象人们要求每个音乐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按谱演奏一样，每个演员，甚而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得练习照本念诵，从一部戏、一首诗、一个故事上，立即发现它们的性质，十拿九稳地朗诵出

以上三人是英国小说家 S·理查森（1689—1761）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角。

以上三人是英国小说家 S·理查森（1689—1761）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角。

以上三人是英国小说家 S·理查森（1689—1761）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角。

这是英国小说家 O·歌尔德斯密斯（1730—1774）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角。

这是英国杰出小说家亨利·菲尔丁（1707—1754）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角。这些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在当时都有德译本，为一般德国人所熟知，所以不用提作者是谁。

来。倘使演员事先没有深入到优秀作家的精神和思想中去，单凭熟记是丝毫无济于事的。字母一点儿也起不了作用。

塞洛声明，他要检查每项排练，尤其是主要排练，只要台同校对好立即进行。他说：“平常最有趣的莫过于演员谈研究；我觉得这种情形就好比共济会成员谈干活儿一样。”

试演按照希望如期进行，我们可以说：剧团的声誉和良好收益就建立在妥善运用这几个小时上面。

“您干得不错，我的朋友，”塞洛说，这时又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了，“您那样郑重其事地给同事们打气，我只担心他们不容易满足您的期望。”

“为什么？”威廉问道。

“我看出来了，”塞洛说，“尽管一般人容易产生幻想，喜欢听讲故事，可是在他们身上极少发现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幻想。这种情形在演员身上非常显著。每个演员都很乐意接受一种漂亮的、值得赞美的、光辉的角色，但是他除了占据主角地位感到自鸣得意而外，就再也不顾其他了，至于别人是不是认为他当之无愧，他丝毫也不把这点放在心上。然而怎样生动地抓住作者写剧本时的思想，为了演好角色，自己必须放弃那些个性，通过自己的确信，——自己原是不同于角色的另一个人——怎样吸引观众达到同样的确信，怎样通过表现力的内在真实把舞台变为庙宇，把这些纸板变为森林，这只有极少数人才办得到。只有这种精神的内在力量，才使得观众产生错觉，只有这种捏造的真理，才单独发生影响，达到幻想的境界，可是什么人在这方面有所了解呢？”

因此，您用不着过分地强求精神和感觉了！最妥当的方法是，我们首先向我们的朋友冷静地讲解字母的意义，启发他们理解。有天赋的人，自己很快就领会到思想丰富和情感灵敏的表达，而没有天赋的人，至少也决不至于完全演错和念错。然而我发现一般演员身上最狂妄的行为，莫过于连字母都还弄不清楚，念不流畅，就居然对精神提出要求了。”

第八章 排练：两位热情爱好者的协作

威廉很早就来参加第一次试演，他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台上，剧场使他感到意外惊讶，唤起了他最奇妙的回忆，森林和村庄布景，完全和他故乡城市舞台上的一样。有天早上，也是在一次排练中，玛丽安妮热情地向他承认她的爱情，答应了他第一个幸福的良宵。台上的农舍也和乡间的一样：真正的朝阳通过半开的百叶窗射进来，照着门边零乱安放的一些条凳；只可惜它不象当时那样照着玛丽安妮的腰身和胸部。他坐下去，默默沉思这种奇妙的巧合，以为不久也许就可能在这个地方再见到她。唉，可惜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个尾声，而这些布景在那时德国舞台上常常可以见到的。

其他到来的演员打乱了他的思考，同他们一起同时进来的还有两个剧院和化妆室之友，他们向威廉热情问好。其中一位在一定程度上追求过梅林纳太太，另一位却完全是纯粹的戏剧艺术之友，而两人的样儿都是每个良好的剧团所期望的朋友。人们说不准，他们对剧院是认识得多，还是喜爱得多。他们非常喜爱剧院，是为了正确认识它；他们充分认识剧院，是为了珍视好的东西，排除坏的东西。然而就他们的爱好来说，他们认为平庸的东西并不是不可容忍的。他们在预感和回味到一场好的演出时所表现的绝妙的享受，简直非言语所能表达。机械的东西使他们高兴，精神的东西令他们神往，他们的爱好是这样大，连片断的预演也使他们产生某种幻想。他们总是觉得缺点时时远在天边，而触动他们心灵的好的东西就近在眼前。总而言之，他们正是艺术家在自己专业中求之不得的爱好者。他们最心爱的活动是从幕后走到正厅，从正厅走进幕后，他们最惬意的逗留地方是化妆室，他们最卖力的工作是修整一下演员的姿势、服装、朗诵和宣读，他们最热烈的谈话是关于演员产生的效果，他们最持久的努力是保持演员的注意力、积极性和准确性，他们让演员得些好处，或者使他高兴，在不算浪费的限度下，他们给剧团搞来一些享受。他们两人获得特权，在排练和演出时可以到台上去。关于《汉姆雷特》的演出，他们同威廉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威廉有些地方作了让步，不过多半还是坚持己见，整个说来，这种谈话大大有利于培养他的鉴赏力。他让这两位朋友看出，他是多么器重他们，而他们那方面也预言，这种联合的努力至少让德国剧院开始一个新的时期。

排练时候有两个男子在场大有用处。特别是他们说服我们的演员，要他们在排练时也要象演出时那样，不断地把姿势、行动和语言结合起来，必须使所有一切通过习惯机械地互相联合。尤其在排练悲剧时，演员的手决不能有卑劣动作；他们看到一个悲剧演员在排练时吸鼻烟，心里一直难受。因为在正式演出时，演员演到这种地方很可能会觉得鼻子少了一撮烟草而不习惯。不错，他们认为角色要穿鞋演戏，就不应当穿靴子去排练。不过他们声言，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妇女们在排练时把手藏在裙褶里。

除此而外，由于这两个男子的劝说，还促成了 一点很好的事情，就是全体男演员都学习军事训练。他们说：“因为台上出现这样多的军事角色，所以那些穿着上尉和少校军装的人在台上摇来晃去，而显不出丝毫军人气概，这看去最使人丧气不过了。”

威廉和勒尔特司是首先接受士官教育学的人，同时也尽力继续练习击

“化妆室之友”是指例外地被准许进入化妆间的人，这里通常是不许外人插足的。

剑。

这两个男子对这个幸运地会合在一起的剧团，竭力予以培养。他们也关心要使观众将来称心如意，因为观众对于他们的坚定爱好时有非难。人们真不知道，应该多么感谢他们才是，尤其是因为他们不错过机会，常把要点谆谆教导演员，告诉演员有责任说得响亮和清楚。他们在这儿遇到较多的抵制和不满，超出了他们事先的预料。绝大多数演员都在想，他们怎么说，人们就该怎么听，很少演员努力说得让人能够听懂。有些演员把缺点推在建筑物上，另一些演员说，我们该自然地、悄悄地或温存他说话时，总不能大声叫喊呀。

我们的剧院之友以无比的耐心，用各种方式来解决这种混乱状态和帮助这些顽固不化的人。他们不厌其烦地既说理又恭维，最后终于达到目的，特别是威廉作出的良好榜样，对他们大大有利。他提出要求，要两人在演员排练时坐在最偏远的角落，一旦他们没有完全听清他的话，就用钥匙敲长凳。他发音清晰，吐词适度，声调逐渐提高，就在最激烈的场合他也不叫喊。在每次排练时，钥匙敲凳的声音日益减少；渐渐地其他的演员也乐意采用这种办法，因而人们可以希望，戏剧终于在剧院的所有角落被每个观众都听清楚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人们是多么愿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要使他们了解不言而喻的事情有多么艰难，要使一个希望有所成就的人，认识到那些首要的条件有多么困难，其实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他们的计划才能实现。

第九章 《汉姆雷特》排练的细节——不对观众的趣味让步

他们继续对布景、服装及其他必需的东西作了必要的准备。威廉对某些场面和段落，有特别奇特的想法，塞洛只好让步，一部分是顾全合同，一部分是出于确信，希望以这样的讨好方法赢得威廉，将来才更好地按照自己的意图控制他。

例如在第一次上朝时，国王和王后要坐在宝座上露面，廷臣们分列两旁，汉姆雷特毫不惹人触目地置身其中。威廉说：“汉姆雷特必须态度安详，他的黑色服装已显得他与众不同了。他必须隐藏自己，而不是抛头露面。只有朝见结束以后，国王把他当作儿子说话时，他才从行列中走出来，场面才按正常进行。

还有一个主要困难是两幅画像的问题，在戏里汉姆雷特和他的母亲对此非常关切。威廉说：“照我的意见，两幅画像应当和真人一般大，挂在房里大门旁边让人看见，老国王全副武装，就像鬼魂那样，挂在他出现的那一边。我希望这画像上的国王用右手做出一种发布命令姿态，灵活一点，露出鄙视的神情，这样，鬼魂走出门口去的一刹那，二者就完全相同了。如果这个时刻汉姆雷特朝着鬼魂看，王后朝着画像看，这将产生巨大效果。继父可以穿上国王的礼服显示出来，可是与前者比起来大为逊色。”

“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

“难道您毫不容情，汉姆雷特最后必须死去吗？”塞洛问。

“我怎么能够让他活下去？”威廉说，“全部剧情都在逼他死。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谈得够详尽了。”

“但是观众希望他活下去呀。”

“我愿意为观众尽力效劳，只是这一次不行。一个诚实、有用的汉子患慢性病而死，我们也希望他活得更久一些，家人哭泣，苦苦哀求那位无法保住他生命的医生。正如那位医生不能抗拒大自然的必然性，我们也同样无法控制众所公认的艺术必然性。只是激起群众想要的情感，而不激起他们应有的情感，这是错误的让步啊。”

“谁来付钱，谁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要货。”

“有几分道理，但是广大的观众应当受人尊敬，不能象对待小孩那样骗去他们的钱。我们指导他们逐渐对好的东西产生良好的感情和爱好，他们将加倍的乐趣投入他们的钱，因为理智，甚而理性本身对这种支出也毫不指责他们了。我们可以迎合他们象一个娇宠的孩子，迎合是为了纠正他，为了将来好开导他；不象对待显贵和富人那样，使其可供利用的错误持续下去。”

他们还讨论了好些事情，特别是下面的问题：剧本上还可以改动些什么，什么东西必须原封不动地保存下去。对于这方面，我们不再详述了，也许将来可能把重新改编的《汉姆雷特》奉献给对此或许感到兴趣的那部分读者。

第十章 菲琳娜之歌——奥蕾莉的厌恶

主要排练过去了；它持续了过长的时间。塞洛和威廉发现还有好些事情要料理：尽管准备工作花了不少时间，然而有些非常必要的措施却推迟到最后的时刻。

例如两位国王的画像还没有完工，汉姆雷特与他母亲之间的场面，由于既没有鬼魂也没有画像在场，还显得十分单薄，人们对此本来是希望收到巨大的效果的。塞洛趁机开玩笑说：“我们根本上确实被戏弄得够呛的了，鬼魂不来，卫兵只好真正同空气格斗，我们的提示人也只得从幕后补足鬼魂的讲话。”“我们不愿由于自己的怀疑而吓走这位神妙的朋友，”威廉回答；“他肯定在适当的时候到来，使我们与观众都感到意外的惊异。”

“毫无疑问，”塞洛大声说，“如果剧本明天就上演，我就高兴了；它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超出我的想象以外。”

“要是剧本明天上演，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高兴了，”菲琳娜回答，“我担任的角色，丝毫也不使我为难。我老是听人谈一桩事情，永远谈不完，其实谈来谈去，无非是为了一次演出，这也和其他成百上千次的演出一样，终究会被人忘却，我的耐性实在不够了。以上帝的名义，别搞这么多麻烦！客人们从筵席前站起来，事后对每道菜，总是评论一番，不错，要是我们听他们在家谈话，真难理解他们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困难。”

“您让我为自己的利益使用您的比喻吧，漂亮的孩子，”威廉答道。“您好好想想，要能够举办一次宴会，大自然和艺术、商业、手工业和工业必须共同创造出什么东西。鹿在森林里，鱼在河里或海里要度过多少年月，才配作我们筵席上的食品，而家庭主妇和厨娘在厨房里要多么手忙脚乱啊！人们在进餐后茶点时，多么漫不经心地就吸饮下葡萄园工人、船夫、酒窖管理员的汗水，以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享受毕竟是暂时的，难道所有上述那些人就不用工作、不用生产、不用准备，而家主人也不用细心地把一切收罗和储藏起来吗？其实没有什么享受是暂时的：因为它留下的印象是永恒的。凡是辛勤努力干的事情，观众自己也用一种潜在的力量参加，我们只是不知道它的影响有多大罢了。”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菲琳娜答道，“不过这一回我总算看出来，男人们的思想总是自相矛盾的。尽管你们那样认真地避免歪曲伟大的作家，你们却从剧本中舍弃了最美妙的思想。”

“最美妙的思想吗？”威廉大声问。

“自然是最美妙的，汉姆雷特自己也说得有点儿得意呀。”

“这会是什么呢？”塞洛大声问。

“要是您戴上假发，”菲琳娜答道，“我会给您干干净净地摘下：因为看来有必要让您开开窍门。”

其他的人都在沉思，谈话停顿了。他们站起来，时间已经晚了，他们似乎打算各自走开。正当他们迟疑不决地站在那儿，菲琳娜用一种非常柔媚而悦耳的旋律，开始唱一支小小的歌曲：

莫用悲哀的声音
歌唱夜间的寂寞，

《汉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汉姆雷特说：“睡在姑娘的大腿中间，这是一种美妙的想法。”

不，可爱的佳人哟。
她是为合群而生活。

就象女子配给男人，
成为最美好的一半，
黑夜占有一半生命，
而且是最美好的半边。

你们竟会爱上白天？
它不过是打断欢乐；
它使人们四下分散，
其他却毫无用处。

然而到了夜晚时分，
甜蜜的灯光朦胧如水，
嘴儿与嘴儿相亲，
笑谈和情话娓娓。

瞧那敏捷轻浮的男童，
一向恣野而又性急，
往往得到稍许恩宠，
就流连于轻佻的游戏。

当夜莺为那些情侣，
唱出亲切动人的歌曲，
可是囚徒和伤心人儿，
只听出一片唉声叹息。

你们的心儿轻轻跳动，
静听午夜的钟声，
它从容地敲响十二，
预告休息与安宁！

因此在漫长的白昼，
亲爱人儿，切莫忘记：
白天有它的烦恼，
而夜晚有它的乐趣。

她唱完以后，微微鞠了一躬，塞洛向她大声喝彩。她一下子跳到门口，哈哈大笑地跑开了。人们听她走下楼梯，边唱边用鞋跟踏得嘀嘀嗒嗒地响。

塞洛走进隔壁房间里去，奥蕾莉还在威廉面前站了好一会儿，威廉正要祝她晚安，她说：

“她多么使我讨厌！简直打心坎里讨厌！无论在多么细小的偶然事情方

面。她那棕色的睫毛配着金黄头发，使我哥哥那么着迷，我却完全瞧不顺眼，她那额头上的伤痕，使我觉得讨厌和卑鄙，我一直对她退避三舍。不久以前，她好象开玩笑一样，讲她父亲在她童年时候用碟子砸在她头上，所以她额上还留下记号。但愿她在眼睛和额上都有记号，好使人对她望而却步。”

威廉没有吭声，奥蕾莉似乎越说越生气：

“我几乎不能同她说上一句和气而有礼貌的话，我这么讨厌她，她却那样巴结人。但愿我们能够摆脱她。还有您，我的朋友，您对这个儿也相当喜欢，这种态度使我心里难受，您对她的关心差不多等于是一种尊重，天晓得，她哪儿配得上这点！”

“不管她怎么样，我得感谢她，”威廉答道；“她的态度是应该责备，不过我也得公正地对待她的品格。”

“品格！”奥蕾莉叫道，“您认为这样一个人还有品格吗？哦，你们这些男子哟，我在这点上看出你们来了！你们竟会看重这样的女人！”

“您莫非对我怀疑吗？我的女友！”威廉回答。“我愿意说明同她共同度过的每一分钟。”

“喏，喏，”奥蕾莉说，“时间已经晚了，我们不要争论了。还是大众一心，同舟共济吧！晚安，我的朋友！晚安，我的漂亮的极乐鸟儿！”

威廉问，他怎么会得到这个光荣头衔。

“下一次谈，”奥蕾莉答道，“下一次谈。听说这种鸟儿没有脚，飘浮在空中，靠以太来养活。不过这仅仅是传说罢了，”她继续说，“是一种诗人的虚构。晚安。要是您的运气好，祝您梦见一点儿美好的东西。”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让他一个人留下；他也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相当懊恼地上下走动。奥蕾莉那种开玩笑的、然而坚定的语气伤害了他；他深深感觉到，她多么错怪他了。他对待菲琳娜不能心怀厌恶和故意；她没有做错丝毫对不起他的事情，而他也觉得自己对她没有任何留恋，他可以相当自豪而坚定地把握得住自己。

他正想脱下衣服，向他的卧榻走去，掀开帐子，大大出乎意外地发现床前有双女人拖鞋；一只平放，一只竖立着。他认得很清楚，这是菲琳娜的拖鞋；他以为帐后一定也是一塌糊涂，不错，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他站着，目不转睛地向前望去。

一种新的内心激动几乎使他窒息了，他对此感到厌恶；他经过短暂时间的恢复以后，镇静地叫道：

“站起来，菲琳娜！这是什么意思？您的聪明，您的良好态度到哪儿去了？难道让我们明天成为这屋子的笑柄吗？”

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不开玩笑，”他继续说，“以这样的恶作剧对付我是叫人光火的。”
没有声音！没有动作！

最后，他毅然带着不满的神情走到床前去，把帐子分开。“您起来吧，”他说，“今夜我不能把房间让给您。”

他大吃一惊，发现床上空无一人，枕头和被盖纹丝不动。他向周围看看，仔细搜索，查遍了一切，发现不出丝毫恶作剧的痕迹，床、火炉、橱后面，都发现不出任何东西，他查了一遍又一遍；一位恶意的旁观者会认为他在玩捉迷藏。

他毫无睡意，把拖鞋放在他的桌上，走来走去，有时站在桌边，仿佛有

位调皮的神灵在窥伺他，确有把握他说：他把大部分夜晚时间都花在最心爱的拖鞋上去了，他怀着相当大的兴趣打量拖鞋，琢磨它们，播弄它们，快到早晨，他才和衣倒在床上，脑子里充满离奇古怪的幻想，蒙眬入睡。

他真的睡着了，这时塞洛跨进房来，大声叫道：“您在哪儿？还在床上吗？太不成话了！我在舞台上寻找您，那儿还有好些事情要作呢。”

第十一章 《汉姆雷特》首场演出——鬼魂出现——威廉的印象深刻的演出

上午和下午匆匆地过去了。剧场已经满座，威廉赶快穿好衣服。他第一次试穿戏装时，感觉良好，而现在穿起来却不舒服；他勉强穿上戏装，完成化妆工作。当他走到会议室内妇女们面前去，她们众口一词地认为他的穿戴都不对：帽上的漂亮羽饰戴歪了，扣子不合适；于是她们重新拆开，缝上，别在一起。交响乐开始了，菲琳娜对襟饰提出一些意见，奥蕾莉对大衣颇为不满。“孩子们，就让我这样吧，”他叫道，“这种吊儿郎当的样儿才使我真正成为汉姆雷特。”妇女们不让他走，继续给他修饰。交响乐停止，戏剧开场。他在镜子里照照，把头上的帽子压得更低一些，再敷上一些脂粉。

这时候有人闯了进来，大叫：“鬼魂！鬼魂！”

威廉整天没有时间去想鬼魂来不来这个主要担心的问题。现在他完全放心了，可以期待奇妙无比的客串。剧场指导走来，问这问那；威廉没有回头去看鬼魂，只朝着宝座快步走去，国王和王后在宫廷侍臣的簇拥下，端坐在上，光彩四射；他只听到霍拉肖最后的那句话，霍对于鬼魂的出现，说得颠三倒四，几乎忘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

中间的帷幕升起，威廉瞧见全场满座。霍拉肖说完话以后，受到了国王派遣，他挤到汉姆雷特身边，好象在向王子介绍自己，他说：“鬼魂穿着盔甲！他把我们大伙儿吓得魂不附体。”

在这间歇时间，人们只看见两个穿白色大衣，戴兜帽的高大汉子站在幕后。威廉在精神分散、不安和狼狈状态中，念了第一次独白，虽然在下场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却以为失败了，他的确是闷闷不乐地在可怕的戏剧的冬夜里出场。可是他尽量控制自己，用应有的冷淡态度，提到合乎目的的适当段落，即有关北欧人的大吃大喝。他也和观众一样忘记了鬼魂，听到霍拉肖大叫：“朝这儿看，它来了！”这时他真正吃惊了。他急忙转身过来，那高贵的伟大形象，那轻微的、听不见的脚步声，那穿上沉重甲冑而显出来的轻快动作，给了他以这样强烈的印象，使得他象化石一般站着不动，只用半大的声音喊叫：“你们大使和天上的神灵啊，保护我吧！”他凝观鬼魂，换过几口气，才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和无可奈何地和鬼魂搭上话，这点就是最高的艺术也不能表现得这么出色了。

他翻译出来的这段文字大大有利于他，他忠实地接近原文，原文的同序似乎把一种出乎意外地受到惊吓，而心惊胆战的情绪状态，独一无二地表现出来了。

“不管你是善良的鬼魂，还是邪恶的妖怪，不管你带来赐福的天香，还是地狱的毒雾，不管你的动机是善或恶，你是以这么高贵的形态出现，是呀，我同你攀谈，我叫你汉姆雷特，国王，父亲，哦，回答我吧！”

人们发觉观众中产生极大的影响。鬼魂招手，王子在无比响亮的喝彩声中跟着走去。

舞台起了变化，当他们来到偏远的地方，鬼魂突然停止脚步，转过身来，这么一来，汉姆雷特就离鬼魂很近了，威廉怀着渴望和好奇心，立即从下覆的面甲中透视过去，但是只能看见深陷的眼睛配上一只端正的鼻子，他诚惶诚恐地站在鬼魂面前，开始有声音从头盔下发出来，后来一种悦耳的、略带严厉的声调说出如下的话语：“我是你父亲的鬼魂，”威廉战战兢兢地退了

几步，全场观众也战栗起来。这声音似乎每个人都熟悉，威廉觉得这酷肖自己父亲的声音。这种奇妙的感觉和回忆，这种发现奇异友人的好奇心，他担心冒犯对方，对方是演员，在这种情况下，不好向对方走得太近，这一切促使威廉作出相反方面的反应。在鬼魂发表长篇讲话时，他不断变换他的姿势，显得茫然不知所措，既表现关心，又显得精神涣散，他的表演唤起普遍的赞叹，就象鬼魂唤起普遍的恐怖一样。鬼魂说话时更多的是怀着厌恶的、而不是痛苦的深刻感情，不过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逐渐的和看不到边的厌恶。它是一个伟大灵魂的恶劣心情，这灵魂已脱离一切尘世事物，却忍受着无穷的痛苦。最后，鬼魂沉没了，然而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好似一片轻轻的、灰色的透明薄纱，象烟雾一样从地板活门中升起，向它当头盖下，然后把它卷了下去。

现在汉姆雷特的朋友回来了，举剑宣誓。这时老鼠在地下忙碌不停，不管他们站在什么地方，它总是在他们脚下叫喊：“宣誓吧！”他们赶忙从这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仿佛脚下的地皮在燃烧。然而随便他们站在哪里，每次都从地下冒起小小的火焰，这更增加了影响，给所有的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时戏剧不受阻挠地继续进行下去，没有什么东西失败，一切都成功了；观众表示满意；演员的兴趣和勇气似乎也随着每场戏而增加。

第十二章 演出成功后的庆祝——迷娘的野性——夜间来客

幕降下来了，从所有的角落都响起最热烈的掌声。四具王室的尸体飞快地跳了起来，高兴得互相拥抱。波洛涅斯和获菲莉娅也从他们的坟墓中走出来，兴趣盎然地倾听霍拉肖出场预告节目，获得无比热烈的掌声。其实人们不要他报告别的剧目，而是迫不及待地渴望重演今天的戏。

“现在我们胜利了，”塞洛叫道，“不过今天晚上再也别谈什么正经话了！一切都在乎最初的印象。任何一个演员在初次登台时，只要细心而固执，就不应当责怪他。”

出纳员来向他递上一只沉甸甸的钱箱。“我们首次演出得不错啊，”他叫道，“这种成见将对我们有益，答应给的晚餐在哪儿？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地吃上一顿了！”

他们大伙儿商定不脱戏装，聚在一起来庆祝一番。威廉答应去找场所，梅林纳太太去张罗饮食。

一间平常用来绘画的房间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罗列着各式各样的小型装饰，打扮得半象花园，半象柱廊。剧团成员进来时，被无数灯光照射得眼花缭乱，灯光通过无比甜蜜的熏香器的烟雾，汇成隆重的光芒展布在点缀齐整、排定座位的筵席上空。他们大声称赞这种精心的准备，果然彬彬有礼地依次就座；仿佛这是王室家族聚会在仙国里面。威廉坐在奥蕾莉和梅林纳太太之间；塞洛坐在菲琳娜和爱尔米蕾之间；没有人对自己和座位表示不满。

两位同样到场的剧院之友，更增添了剧团的幸运。他们在演出时上台几次，说不完他们自己和观众的满意；可是现在得有特别的表示，每个演员都得到份所应得的优厚奖励。

在难以置信的热烈情绪的支配下，一个又一个的劳绩，一处又一处的段落被强调出来了。

提示人本来谦逊地坐在筵席尽头，这时有人大声夸赞他把粗暴的披勒斯演活了；人们对汉姆雷特与勒尔替斯的击剑练习赞不绝口；获菲莉娅的哀愁有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美和崇高；至于波洛涅斯的表演更不用提了；每个在场的人都听到一片连绵不断的赞叹声。

连不在场的鬼魂也得到应有的赞美和惊叹。它使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关，而且是在伟大的意义上表现出角色，然而人们最感奇怪的，是它对剧团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似乎洞悉无遗。它完全和画像一样，似乎画师是按照他的模样把像画下来的，两位剧院之友赞不绝口。当鬼魂离画像不远的地方走出来，从他的肖像面前走过，这情形实在令人毛骨悚然。这时真与假奇妙地混淆起来，人们的确相信王后没有瞧见鬼魂的形象。梅林纳太太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受赞美，就是她这时向上凝视画像，而汉姆雷特则朝下对着鬼魂。

人们打听鬼魂是怎么溜进来的，听剧场指导说，这儿有道后门，平常总是用布景堵塞起来，不过因为今晚使用哥特式大厅，就把它敞开了，两个穿白色外衣、戴兜帽的高大形象走了进来，人们分别不出他们是谁，大约在第三幕收场后他们又走出去了。

塞洛特别称赞鬼魂并没有悲伤叹息，做出一副可怜样儿，他甚而最后还

按照德国十八世纪的习惯，戏收场前将由一位演员出来预告下次剧目，在本戏中是由扮演霍拉肖的演员担任。

说了一段鼓舞儿子的话，这正适合一位大英雄的本色，威廉还记得这些话，答应把它们补充在手稿里。

演员们在筵席的欢乐气氛中，没有注意到孩子们和琴师缺席；不一会儿，他们就以十分令人喜爱的姿态出现：他们一齐进来，打扮得光怪陆离；费立克斯敲打三角铁，迷娘摇动铃鼓，老琴师把沉重的竖琴挂在肩上，推在胸前，用手弹奏。他们围绕筵席游走，唱出各式歌曲。人们给他们东西吃，客人们认为应对孩子们表示恩惠，尽量给他们倒甜酒，只要他们还喝得下去；因为剧团自己也在开怀畅饮，这些名酒是剧院之友盛在几只篮里作为今晚的礼物送来的。孩子们继续跳和唱，特别是迷娘完全放纵不羁，她这样儿人们从没有见到过。她甲一切可能的优美和活泼的动作敲打铃鼓，时而用使劲的手指迅速地来回拍击鼓皮，发出蓬蓬的声音，时而用手背，时而用手指骨节敲在鼓上，旋律变换不停，有时用羊皮鼓对着膝盖拍打，有时对着头拍打，有时让小铃单独振动得叮当直响，就这样从极其简单的乐器中发出各种下同的声音。他们闹了许久以后，就坐到威廉对面桌边空着的靠椅上去。

“别坐那把椅子！”塞洛叫道，“它是为鬼魂而虚设的：要是他来了，你们会倒霉的。”

“我不怕他，”迷娘大声说；“要是他来了，我们站起来就是。他是我的伯父，一点儿也不会伤害我。”这句话没有人懂得，除非知道她假想中的父亲名叫“大鬼”。

剧团团员你看我，我看你。更加强了对塞洛的怀疑，认为他对鬼魂的出现一定知情。他们东拉西扯，拼命灌酒，姑娘们不时提心吊胆地朝门口望去。

孩子们坐在大椅子上，活象是滑稽木偶从水柜里冒到桌面上来，他们果然以这种方式表演一出戏。迷娘模仿那种鼻音惟妙惟肖，最后他们用头使劲向桌边碰撞，这只有真正的木偶才忍受得了。迷娘快活得似乎着了魔，剧团开始还对这种逗乐发笑，后来只好加以制止。但是劝说没有多大用处，这时她一下子跳起来，铃鼓拿在手里，围着桌子旋风般地打转。她的头发飞起，头向后仰，四肢也象是在空中挥舞，活象是古代神话中酒神的女祭司，这种神像的狂野的、难以置信的姿势，至今在古老的石刻上还常常使得我们吃惊。

演员们受到孩子表现出来的才能及其闹嚷的刺激，于是每人都来献技助兴。妇女们唱几支轮唱曲，勒尔特司模仿夜驾啼叫，书呆子用吹弹式口琴奏出极轻的序曲。这时邻座男女相互玩各种游戏，手腕相触，又交错起来，也有成对男女露出充满希望的柔情。梅林纳太太似乎隐藏不住对威廉的热烈爱慕。夜已深了，几乎只有奥蕾莉一人还控制着自己，她站立起来，劝告其他的人各自散去。

塞洛在临别时还放了烟火，他用嘴莫名其妙地模仿火箭、爆竹、火轮的声音。人们只要闭上眼睛，就完全发生错觉。这时每人都站起来，把胳膊递给女士，带她们回家。威廉同奥蕾莉走在最后。他们在楼梯上碰到剧场指导，他说：“这儿就是鬼魂消失的纱幕。它还挂在地板活门上，我们方才找到了它。”——“真是奇怪的圣物！”威廉叫道，同时把它取了下来。

这时候他觉得左臂被人抓住，同时感到剧痛。原来迷娘躲藏起来，抓着

一种打击乐器。

也叫手鼓。

这是一种原始乐器，吹金属片发生振动，到了十九世纪已为口琴所代替。

他，在他臂上咬了一口。她从他身边跑下楼梯去消失不见了。

当剧团团员们走到屋外，差不多每人都觉得在这个美好的夜

晚享受得太多了。他们没有道别就各自散开了。

威廉刚回到房间，脱下衣服，熄了灯，就忙倒上床去。他本来立即可以入睡：不过他房里火炉后面似乎发出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顶盔披甲的国王的形象还浮现在他发热的想象中；他站起来，正要和鬼魂对话，忽然被温柔的双臂拥抱着，热烈的吻堵着他的嘴，他感到有个胸脯贴在他的胸脯上，他没有勇气把它推开。

第十三章 火灾——琴师精神错乱

第二天早晨，威廉带着不安的感觉一骨碌跳起来，发现床上空无一人。由于没有完全睡醒，头脑还是昏沉沉的，回忆夜里不速之客来访，心里忐忑不宁。他首先怀疑的是菲琳娜，不过他拥抱在怀的可爱的肉体似乎不是她的。在热烈的爱抚中，我们的朋友躺在这位奇异的、缄默的来客身边睡着了，现在再也发现不出丝毫痕迹，他一下子跳起来，穿好衣服，发现他平素闩上的门，只是虚掩着，他想不起，昨晚是不是把门关上了。

然而他觉得最奇妙的是鬼魂的面纱，他在床上发现它。他曾把它带上来，也许是随手抛在那里了。它是一片灰色薄纱，他看见纱的边缘上刺有黑体字母。他把纱展开，念出如下的字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逃走吧！小伙子，逃走吧！**”他惊惶失措，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正在这个时刻，迷娘跨进房来，给他带来早餐。威廉目睹女孩感到诧异，甚而可以说是感到吃惊了。她仿佛这个夜晚长大些了；她以庄重、高尚的礼貌来到他面前，非常严肃地看看他的眼睛，他忍受不了女孩的目光。她一反常态，不和他接触，平常她总是握他的手，吻他的脸颊，他的嘴，吻他的手臂或者他的肩头，现在她把他的东西收拾好以后，就默默无言地走了。

预定的一次排练时间到了，大伙儿都聚在一起，由于昨天的庆祝活动，彼此的情绪失调。威廉尽量振作起来，以免开头就违反自己那样热烈鼓吹的原则。他的大规模练习帮助他渡过难关；因为练习和习惯，在任何艺术中都必须弥补缺陷，而这些缺陷往往是天才和任性弃之不顾的。

本来在这种机会，的确可以听到如下的意见：任何情况都不可以用庆祝来开始，它应当持久一些，甚而应当成为一种职业，一种生活方式。只有顺利完成了的东西，才值得庆祝；开头的一切仪式就弄得人筋疲力尽，兴趣荡然无存了，然而正是兴趣和力量才产生奋斗目标，帮助我们继续努力。在所有庆祝活动中，结婚典礼是最不适当的；任何典礼都不象它那样在静默，顺从和希望中举行。

日子就这样悄悄地过去，威廉还从没有感到这么平凡乏味过。晚上，人们不象以往那样寻欢取乐，而是呵欠连连，对于《汉姆雷特》也兴趣索然，他们认为第二天再次演出是令人讨厌的。威廉出示鬼魂的面纱；他们从而得出结论，鬼魂不会再来了。特别是塞洛有这种意见；他似乎对这位奇异形象的劝告一清二楚；但是那句话：“逃走吧！小伙子，逃走吧！”却无法解释。塞洛怎么会同意别人的意见，这人似乎存心去掉他剧团中最优秀的演员。

从此时起，有必要把扮演鬼魂的角色交给大嗓门，扮演国王的角色交给书呆子。两人都声称，他们已经练熟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部剧本经过多次排练和广泛讨论，全团演员对此均已熟悉，他们甚而轻而易举地可以对换角色。不过他们还是匆匆忙忙地排练几折，当他们很晚分手的时候，菲琳娜向威廉告别时悄悄耳语道：“我得把我的拖鞋拿去，你不会闩上门吧？”他回到房间去，这些话使得他相当尴尬；因为他猜疑昨夜的不速之客是菲琳娜，由此更增强了。我们也只好勉强同意这种意见，特别是我们发现不出使他疑神疑鬼，产生另外一种古怪猜测的理由。他惶惶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次，果然没有把门闩插上去。

突然迷娘冲进房来，抓住他大叫：“麦斯特！快救房屋！起火了！”威廉立即跳出门去，一股浓烟从上面楼梯朝下向他迎面扑来。在小巷里已经发

出救火的喊声，琴师手里拿着乐器，穿过烟雾，气喘吁吁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奥蕾莉冲出她的房间，抱出小费立克斯，把他抛到威廉的怀里。

“您救这孩子！”她叫道，“我们要抢救别的东西。”

威廉认为没有多大危险，开始他想追究起火的原因，以为或许在开头就能把火扑灭。他把孩子交给老人，命令他沿着螺旋石梯，通过花园小拱门跑到园子里去，同孩子们一起呆在空旷地方。迷娘拿灯照着他。接着威廉请奥蕾莉照样抢救她的东西。他自己冒着烟雾向上冲去；可是白白冒了一场危险。火焰似乎是从邻家房屋窜到这儿来，已经烧着地板和一条小楼梯；其他赶来救火的人，也象威廉一样忍受浓烟和火。他却鼓励他们，大叫拿水来，他恳求他们，只能一步一步地打退火焰，答应同他们一起救人。这时刻迷娘跳了上来，大声叫道：“麦斯特！快救你的费立克斯！老头儿疯了，老头儿要杀死他！”威廉不假思索，立即跑下楼梯去，迷娘跟在后面，亦步亦趋。

在通向花园拱门的最后一级楼梯上，他吃惊地站住了。人们堆集在那儿的大捆麦秸和干柴，正在熊熊燃烧；费立克斯躺在地上大哭大叫；老头儿垂头站在墙边。“你这不幸的人儿要干什么？”威廉叫道。老人默不言，迷娘抱起费立克斯，很吃力地把男孩拖进园子里去，这时威廉把烧着的麦捆和干柴四下拉开，想扑灭它，可是由此反而增加了火焰的力量和强度。最后他只好带着烧焦的头发和睫毛逃到园子里去，同时拖着老人穿过火焰，老人带着烧焦的胡须勉强跟在后面。

威廉急忙跑去寻找两个孩子。他在偏远的园中小屋的门槛上找到他们。迷娘尽力哄着小男孩，威廉把男孩抱在怀里，问他，抚摸他，可是从两个孩子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有关的消息来。

这时候火势猛烈，延烧着好几座房屋，照明了整个地区。威廉借火焰的红光打量孩子，看不出有伤口和血，连肿块也没有。他抚摸孩子全身，孩子没有痛苦的表现，而是逐渐安静下来，开始对火焰感到惊奇，甚而对那燃烧的木椽和屋架活象彩灯一样异彩纷呈感到高兴。

威廉没有想到衣物及其他可能丧失的东西，他感觉到这两个小人儿对他是多么重要，眼看他们居然逃脱了这场巨大危险。他带着一种完全新的情感，把小男孩紧贴在自己心口上，也想用愉快的温情拥抱迷娘，但是女孩婉转地拒绝了，只是抓着他的手，紧紧握着。

“麦斯特，”她说（她以前从没有象今晚这样称呼他的姓名，最初喜欢叫他主人，后来又叫他父亲），“麦斯特！我们逃脱了一场天大的危险：你的费立克斯差点儿死了。”

经过再三盘问，威廉终于明白了实情：原来他们来到拱门的时候，琴师从她手里夺去灯，立即把干草点燃。接着他把费立克斯放在地上，做出古怪动作，把手放在男孩头上，抽出一把刀，似乎要把男孩作牺牲品。她扑了过去，从老头儿手里把刀夺下；她大声叫喊，有个人正从家里抢救了一些东西到园里来，听到喊声就来帮助她；不过这人在混乱当中又走开了，只留下老头儿和男孩在那儿。

有两三座房屋矗立在熊熊烈焰当中。因为花园拱门着火，园里没有人可以抢救了。威廉心里割舍不下的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东西。他不放心离开孩子们，目睹灾难不断扩大。

他提心吊胆地度过几小时。费立克斯在他怀里睡着了，迷娘靠在他的身边，紧紧握着他的手。人们采取的措施终于遏制了火势。燃毁的建筑物倒塌

了，晨光来临，孩子们开始冻得发抖，他本人穿着薄薄的衣服，几乎也受不了下滴的露水。他带他们朝着倒塌的建筑物的废墟走去，他们在炭堆和灰堆旁边得到十分舒适的温暖。

白天到来后，又使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渐渐地聚在一起。每人都幸免于难，没有人损失许多东西。

威廉的衣箱又找到了，十点左右，塞洛催促排练《汉姆雷特》，至少也得排演几场，这是由新演员来担任的。他接着还同警察发生一些麻烦。宗教界要求：经过这次神的惩罚以后，剧院应当关闭。塞洛声称：既为了弥补他今夜所受的损失，又为了让受惊的居民心里快活起来，现在上演一部有趣的戏剧，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后一种意见通过了，剧场客满。演员们以稀有的热情演出，而且也比第一次带有更热烈的自由气概。恐怖的黑夜场面提高了观众的感情，又经过精神涣散，倒了胃口的一个无聊白天，巴不得获得一场有趣的消遣，所以对于非常的东西有更多的感受力。绝大部分观众是被这场戏的号召吸引来的，他们不能把这场戏与前晚的戏作比较。大嗓门完全本着不知名的鬼魂的意思扮演，书呆子同样仔细注意到了他的前人；此外，他那种可怜样儿也十分管用，这样就显得汉姆雷特的确没有对不住他，尽管他披着紫袍，戴上白鼬皮领，而汉姆雷特却骂他是修补起来的流氓国王。

也许没有人象他那样古怪地登上宝座了；尽管其他的人，尤其是菲琳娜拿他的新头衔大开玩笑，然而他一本正经地提醒别人，伯爵那样伟大的行家，第一眼就预先看出他有这样的和更多的本领了。相反，菲琳娜警告他要显得恭顺才对，而且保证：她有时得在他的上衣袖子上洒点粉，好让他回想起府邸中那个不幸的夜晚，乖乖地戴上王冠。

第十四章 “我要悄悄走到门口……”——琴师的逃亡尝试

他们忙着去到处寻找住所，剧团因而四下分散了。威廉爱上了花园里的小屋，他在小屋里面度过了一夜，他毫不困难地找到钥匙，就把小屋整理出来；因为奥蕾莉的新居太窄，他只好让费立克斯跟自己一起住，迷娘却舍不得离开男孩。

孩子们住了第二层楼的一间整齐的房间，威廉把自己安顿在楼下大厅里。孩子们睡着了，然而他却安静不下来。

在这幽美的花园旁边，是一片凄凉的废墟，初升的满月在花园上空散布银辉，而漾漾的烟雾还从废墟四处升起。空气舒适，夜显得无比的美。菲琳娜从剧院出来时，用时轻轻碰了他一下，向他低声耳语了几句，可是他没有听懂。他觉得迷惘而又厌烦，不知道期待着什么，该怎么作才好。菲琳娜有几天避开他，只有今晚才又向他作出暗示。可惜现在房门均已燃毁，他用不着上锁了，而小拖鞋也化成了灰烬。为什么这个美人儿要来花园，她有什么意图，他却不知道。他不希望见到她，可是极愿同她把事情澄清一下。

然而更沉重地压在他心上的是琴师的命运，人们再也没有见到此人。威廉担心在清除垃圾时，会发现此人死在瓦砾当中。威廉对任何人都隐瞒自己心中的猜疑，原来他认为老琴师逃不了纵火的罪责。因为琴师首先从燃烧和冒烟的地上向他迎面走来，而花园拱门里的绝望情形似乎正是这样一种不幸事件的结果。不过警察立即进行调查以后，查出不是在他们居住的屋子里，而是在离开它的第三座屋子里起的火，火立即在屋顶下悄悄蔓延开来。

威廉坐在凉亭里考虑了这一切，忽然听见有人从走廊上悄悄地走来。有种凄凉的歌声立即传来，威廉从歌声中辨认出琴师。这歌曲他听得很明白，它包含着一个不幸人儿的自慰，这人感到快要发疯了。可惜威廉只记下歌曲的最后一节。

我要悄悄走到门口，
静默而谦逊地站立，
慈善之手给我饮食，
然后我再继续行去。
我的形象出现在人面前，
人人都会显得幸福，
他却把泪珠暗弹，
我不知道他为何啼哭。

他唱着一些歌词走到了花园门口，园门通向一条偏僻的街道；他发现园门关了，正打算翻树篱出去；只有威廉阻止他回来，同他和气地谈话。老头儿恳求威廉开门，因为他要逃走，而且必须逃走。威廉挡在他面前说：他纵然出得了园子，也出不了城，并且指示他，这样的行动将使他冒多大的嫌疑；可是徒然！老琴师固执己见。威廉也不让步，最后只得半用强力迫他到花园小屋里去，把自己和他关在那里，同他进行一次奇妙的谈话，不过为了不用互不连贯的思想和令人不安的感觉来苦恼读者，我们还是默而不言，不作详细传达了。

第十五章 菲琳娜离去。同谁？

威廉真不知道拿老琴师怎么办才好，老人显示出了明确的疯狂迹象，就在这天早上，多亏勒尔特司把他从巨大的困境中挽救出来。勒尔特司按照老习惯总爱到处闲逛，他在一家咖啡店里碰见一个男子，这人不久以前突然患了极厉害的忧郁症。人们把他交托给一位乡村牧师，这位牧师医治同类病人，已成了一种特殊职业。这一回他也把病人医好了；牧师还在城里，医治好了的病人的家庭向牧师表示巨大的敬意。

威廉立即赶去访问牧师，把情形告知对方，同对方取得一致意见。他找了某种借口把老琴师交给牧师。这次分别使威廉深感难过，只希望看见他重新恢复健康，才又觉得好受一点，他已经习惯同琴师朝夕相处，听取他那饶有风趣而又热情洋溢的声音。竖琴已经烧毁了；只好另外给他找一把，让他在途中随身带去。

火也把迷娘的那点儿衣物烧掉了，人们正要为她购置一些新的，奥蕾莉建议，还是让她最后穿上女孩的服装吧。

“绝对不行！”迷娘叫道，她十分激烈地坚持要穿原来的服装，人们只好满足她的愿望。

剧团没有多少时间考虑了；演出照常进行。

威廉常常在观众当中窃听，很少有他希望听到的声音能逃过他的耳朵，他甚而多次听到使他苦恼和厌烦的话。例如在《汉姆雷特》第一次演出以后，立即有个青年男子无比热情地说，他那晚在剧场里多么满意。威廉不断偷听，听后十分惭愧，原来那个青年男子引起后排人的厌恶，一直戴着帽子，顽固地看完全剧都不肯揭下，现在他回忆起这番英雄行为来还觉得洋洋得意。

另一个人声称：威廉扮演勒尔替斯的角色非常好，与此相反，对那位扮演汉姆雷特的演员，他可不能同样满意。这种混淆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威廉和勒尔特司的样子相象，尽管彼此的思想大不相同。

第三个人夸赞他的演出不错，尤其是王子同母亲对话那场特别精彩，感到惋惜的只有一点，就是在火热的一瞬间，从他背心下面露出一条白带，这样一来，大大破坏了幻觉。

这段时间，剧团内部发生了各式各样变化。菲琳娜自从发生火灾那晚以后，丝毫没有接近威廉的表示。她似乎故意租了一处偏远的住所，同爱尔米蕾互相往来，很少去看塞洛，这一下奥蕾莉可满意了。塞洛一直对菲琳娜友好，有时去看望她，特别希望能在她那里碰到爱尔米蕾。有天晚上，他约了威廉一起去。两人一进门后就十分惊讶，看见菲琳娜在第二间房内坐在一个青年军官的怀里，这个军官穿着红色制服和白色裤子，因为偏着头，所以看不见面孔。菲琳娜来到接待室欢迎来访她的朋友，把后面那间房关上。“你们在一场奇妙的冒险中使我吃惊！”她大声叫道。

“这算不得什么奇妙，”塞洛说；“您让我们瞧瞧这位年轻、漂亮、令人羡慕的男友吧；不管怎样，您早就把我们整治好了，我们不会吃醋的。”

“我不得不让您多多怀疑一些时候，”菲琳娜开玩笑说；“我可以向您保证，这只是我一个要好的女友，她想在我这儿呆上几天，不惊动别人。她的命运，您以后自会知道，也许甚而让您认识这位最有趣姑娘本人，我或许电有理由表示我的谦虚和宽容；我只担心，先生们有了新交便忘记旧友了。”

威廉象化石一般站在那儿；因为那红制服第一眼就使他回忆起玛丽安妮最最心爱的戏装；那是她的体态，那是她的金发，只是眼前这个军官显得略微高大一些。

“老天在上！”他叫道，“您让我们多知道一点关于您的女友的情形，让我们瞧瞧这位化了装的姑娘吧。我们现在也是参与秘密的人了；我们答应不声张出去，我们愿意发誓，但是让我们瞧瞧这位姑娘吧！”

“哦，瞧他多起劲！”菲琳娜大声说，“慢慢来，别性急！可今天是没指望了。”

“您只让我们知道她的姓名呀！”威廉叫道。

“这将是美丽的秘密，”菲琳娜回答。

“至少她的名字。”

“您就猜猜呗，我不反对。您可以猜三次，不好再多了；不然的话，您就让我等得没有底了。”

“好吧，”威廉说，“塞西莉，对吧？”

“完全不是！”

“亨莉埃特？”

“绝对不是！您得当心！您的好奇心该收拾起来了。”

威廉犹疑不决，簌簌发抖；他尽力张开嘴，但是说不出话来。“玛丽安妮？”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玛丽安妮！”

“妙啊！”菲琳娜叫道，“猜中了！”这时她按照她的习惯踏着鞋跟打转。

威廉说不出一句话，塞洛不动声色，继续催促菲琳娜把门打开。

因此，塞菲两人感到多么惊奇，当威廉一下于激烈地打断菲琳娜的嘲弄，跪倒在她脚前，用无比热烈的表情向她恳求和发誓。“让我看看这位姑娘吧，”他叫道，“她是我的！她是我的玛丽安妮！她，我生活当中天天都怀念着她，她，对我来说，她始终是世界上所有妇女中属于我的人！您至少让她明白，告诉她，我在这儿，那个把初恋和青年时期全部幸福连结在她身上的人在这儿。他要说明为什么那样不友好地离开了她，他要请求原谅，他也原谅她对他所犯的过失，他甚而不想对她提出什么要求，只要能再见她一面，只要能见到她还活着和幸福就够了！”菲琳娜摇摇头说：“我的朋友，请您说话低声一些！我们用不着骗自己：纵然这位女士真是您的女友，那么，我们也必须爱惜她，因为她绝对料想不到会在这儿见到您。她是由于完全不同的事由到这儿来，您一定知道，在不适当的时候，人们往往宁愿见到幽灵，而不愿见到旧情人。我愿意问她，我愿意让她准备，我们愿意考虑该作点什么。我明天写一张便笺给您，什么时候准许您来，或者您是不是可以来；您还是乖乖地听从我的安排吧，我发誓；任何人都不得违反我和我女友的意志，擅自用眼睛看这个可爱的人儿。我将把我的房门牢牢关上，你总不好拿着斧子和锉刀来看望我吧。”

威廉向她发誓，塞洛对她劝告——全部白费力气！两个朋友最后只好屈服，离开房间和屋子。

威廉度过的是怎样的不安之夜，每人都可以想象得出。他等候菲琳娜的便笺，简直度日如年，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幸的是他这晚要演出；他从没有忍受过比这更大的苦恼了。戏剧收场以后，他立即跑去找菲琳娜，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受到邀请。他发现她的房门锁住了，屋里的人说：小姐今天一早同

一位青年军官乘车走了；她虽然说几天以内回来，但是他们不信，因为她把一切账都付清了，也把她的东西带走了。

威廉听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他跑去找勒尔特司，建议一起去追赶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弄清楚她的同伴是谁。与此相反，勒尔特司责备他的朋友不该发这样大的脾气，轻信别人。“我敢打赌，”他说，“军官不是别人，一定是弗德里希。这个男孩出身良好家庭，这点我很清楚；他荒唐地迷恋上了这个女孩，这次大概从他亲戚那儿骗得不少钱，又可以同她生活一段时间了。”

听到这种反对意见，威廉虽不全信，却也半信半疑。勒尔特司向他解释：菲琳娜向他们蒙哄的所谓姑娘多么不可靠，就身形和头发来说，极和弗德里希相象，况且他们已先走了十二个钟头，不容易赶得上，还有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和威廉在演戏中为塞洛所不可缺少的人。

威廉听了这一切理由以后，终于放弃了亲自去追赶的打算。勒尔特司就在当夜找到了一个能干的汉子，可以委托此人代办。这是一个老练的男子，他曾给好些绅士在旅途中作过信差和向导，现在正好闲着没事干。他们给他钱，把全部事情告诉他，委托他去寻找和追赶逃走的人，然后一直盯牢他们，在哪里以及怎样发现他们，就立即通知两位委托人。他受托后即刻骑马出发，去追踪两个犯嫌疑的男女，威廉采取这种措施以后，才至少穹几分放心了。

第十六章 塞洛乐队的顶点及其衰落——威廉作导演——访问乡村牧师，他想治愈琴师——伯爵和伯爵夫人的故事——塞洛和海林纳的歌剧院计划；威廉不为他们所喜爱——关于表演草责和高尚人物的谈话——奥蕾莉患病和死亡

菲琳娜的出走，无论在戏台上或观众中，都没有引起令人注意的轰动。她对待一切事情都不大认真；妇女们普遍讨厌她，男人们宁愿私下而不愿在舞台上见到她，于是她那漂亮而有益于舞台本身的才能就丧失掉了。剧团的其他成员因而更加卖力，梅林纳太太由于勤奋和态度殷勤特别出众。她一如既往，记下威廉所提的原则，遵照他的理论和榜样行动，一直做出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使人觉得她更加有趣。不久她就达到正确的演出程度，完全赢得谈话的自然音调，在一定程度上也赢得情感的自然音调。她会迎合塞洛的脾气，努力唱歌使他高兴，不久她居然达到这种程度，使其成为社交娱乐活动的需要了。

由于新聘用了几个演员，剧团更完善了。在此期中，威廉和塞洛各按自己的方式活动。威廉对每部剧本力求把握其整体的意义和风格，塞洛则细心研究个别部分，这样一来，也活跃了演员们值得赞美的热心，观众对他们表示热烈的同情。

有一次塞洛说：“我们踏上了良好的途径，如果继续走下去，不久观众也会找到正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荒唐而不适宜的演出来迷惑人，但是如果把合理和适宜的东西用有趣的方式给他们看，他们肯定会乐此弃彼。

“我们剧院主要缺少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演员与观众都没有想到这点，原因就在于整个剧院显得杂乱无章，到处都漫无限制，使判断无所依据。在我看来，把我们剧场扩大成为漫无边际的露天戏台，并不有利；可是现在无论经理也罢，演员也罢，都不能收缩了，也许以后只有让民族的审美力来划定正确的范围，每个良好的团体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一个良好的剧院也是这样。某些手法和俗话，某些对象和行为方式必须加以排斥。我们紧缩家务，并不是变得穷一些了。”

他们对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有些意见，既有一致的意见，也有分歧的意见。威廉和绝大多数演员站在英国剧院一边，塞洛和其他一些人则站在法国剧院一边。

他们一致同意，剧院在空闲时候——每个演员可惜都有不少这样的时刻——把两种剧院的最最有名的戏剧审查一遍，注意其中最优秀的和值得模仿的东西。他们果然开始审查几部法国剧。每次奥蕾莉一见朗诵开始就走开了。开始人们以为她有病，有一次，威廉注意到这点以后，就问她是什么原因。

“我绝不参加这种朗诵，”她说，“叫我怎么听，怎么判断呢？我的心都给撕碎了！我打心坎里讨厌法国活。”

威廉大声说：“我们怎么可以敌视这样一种语言？我们所受的绝大部分教育多亏得它，而且在我们的本质成形以前，还得多依赖于它呢！”

“这绝不是偏见！”奥蕾莉答道；“对我那位负心男友的一种不幸的印象，一种可恨的回忆，夺去了我对这种漂亮而发达的语言的兴趣。现在我是多么死心塌地的憎恨它！在我和他友好结合的期间，他写信用德语，一种多么热情、真实而有力的德语！现在他打算摆脱我，就开始用法语写，以前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才偶尔出现这种情形。我感觉出，我也觉察到，这是什么

意思。他用本国语言说出来脸会发红的东西，现在可以毫无内疚地写在信里。用来表达保留、不彻底和谎言，它倒是杰出的语言，它是一种薄幸的语言！谢天谢地，我找不到一个能表达法文薄幸（perfid）的全部涵义的德国词。我们可怜的德国词‘负心’（treulos）与它比起来却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了。薄幸是含有享受的自高自大和幸灾乐祸的负心。哦，一个民族的教养是值得艳羡的，它会在一个词里面表达出这么细微的差别！法语不愧是世界语言，值得作为普遍的语言，以便捉弄和欺骗我们所有的人！他写的法文信，至今仍然可以琅琅上口。如果我们自作多情的话，听去还觉得它散发暖意和热情；可是仔细看去，只是空话，该死的空话！他把我所有的兴趣都破坏无余了，包括对整个语言、对法兰西文学，甚而对高贵心灵用这种方言所作的美妙表达；我只要听见一句法国话，就浑身发抖！”

她可以这样几个钟头地谈下去，表示她的愤满，打断或破坏每种别的谈话。塞洛不时用相当尖刻的话语止住她发牢骚，不过对于今晚来说，谈话算是完蛋了。

然而如下的情形势所难免，凡是由于好多次会合在一起的人和事态所产生的一切东西，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完整。一个剧团也好象一个国家，一群友人也好象一支军队，一旦达到完美、协调、满足和活动的最高阶段，通常就会出现转机，然而人事常常迅速变化，新的成员参加进来，人员不再适应环境，环境也不再适应人员；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以前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现在很快就解体了。人们可以这样说，塞洛的剧团有段时间是这么完善，任何别的德国剧团都不敢望其项背。绝大多数演员都各得其所，大伙儿都有于不完的工作，而且也乐意干应当干的事情。他们的相互关系还算过得去，每人都似乎在他的艺术中大有前途，因为每个人开头总是热情活泼地干。可是不久就发现，一部分人象是自动装置，他们只能达到没有情感就可获得的东西，不久热情参与其间，通常它总是阻碍每种良好的设施，而把明理和善意的人所希望团结起来的一切东西，轻而易举地加以拆散了。

菲琳娜的离团并不如人们开头所想的那样无足轻重。她用无比巧妙的手段博得塞洛的欢心，而且也懂得或多或少地刺激其他的人。她以极大的耐力忍受奥蕾莉的暴躁脾气，而她最关心的事情是迎合威廉。这样看来，她成了全团的粘合剂，不久人们就感觉出，没有她，损失有多大了。

塞洛不搞点小小的恋爱就不能生活。爱尔米蕾在不长的时间内长大了，几乎可以说变得漂亮了，这点早已引起塞洛的注意。菲琳娜十分乖巧，竭力促进她注意到的这种热情。她总爱这样说：“我们得及时搭桥，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总有老起来的一天呀。”由于这个缘故，塞洛与爱尔米蕾互相亲近，自菲琳娜走后，他们很快就难分难舍了，这小小的浪漫故事使他们大感兴趣，因为爱尔米蕾的老父看不惯这种不正常现象，所以他们有一切理由对他保密。但爱尔米蕾的妹妹对此心照不宣，所以塞洛对两位姑娘不得不多多照顾。她们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无节制地好吃零食，不错，甚而可以说是令人讨厌的贪吃，在这点上，她们绝不能同菲琳娜相比，这一比使得菲琳娜的可爱形象获得新的光辉。菲琳娜平常吃得极少，好象是只靠空气生活，喝香槟时，以无比娇媚的姿态，只啜饮酒杯中的泡沫。

可是现在塞洛为了使他的美人儿高兴，不得不把早餐和午餐并在一起，再通过快餐面包把晚餐与此联接起来。这时塞洛有种计划，不过实行起来使他不安。他以为发现了威廉与奥蕾莉之间有某种互相爱好，巴不得这种爱好

当真成为事实。他希望威廉把剧场业务的全部机械式工作担负起来，在他身上也和从前的妹夫身上一样，找到一个忠实而勤劳的工具。他已经逐渐把绝大部分采购工作不知不觉地交托给威廉了，奥蕾莉管现金出入，塞洛又象从前那样放纵生活。然而他和他的妹妹却在暗中感到有点儿苦恼。

观众对于成绩已有公论的熟悉的人物有自己的对待方式；他们对这些人逐渐冷淡起来，而赞助差得多的、但是新露面的人才；他们对前者提出过火的要求，而对后者觉得什么都好。

塞洛和奥蕾莉有足够机会从事这方面的观察。新来的人，特别是年轻而相貌好看的人，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和赞扬，兄妹俩绝大部分时间经过热心的努力以后，却不得不在没有欢迎意味的掌声中退场。这自然还得加上特别的原因。奥蕾莉的骄傲引人注目，许多人都听说她瞧不起观众。塞洛虽然在个别场合奉承任何人，但是他对于全体的尖刻语言却常常四处传播，一再被人重复。与此相反，新的团员由于一部分是外来的陌生人，一部分由于年轻、和蔼而需要帮助，所以不久他们全都找到保护人了。

这时也很快出现内部的不安和某些不满情绪；因为人们刚刚知道威廉担任了导演的工作，于是绝大多数演员就更加变得不老实起来，与此相反，威廉按照自己的方式，总希望给全体注入较多的纪律性和准确性，特别坚持一切机械性工作要首先准时而有规则地进行。

短时间内剧团的情况蜕化，以前有段时间，剧团的确维持得相当理想，现在却跟任何一个流动剧团不差多少了。可惜的是，威廉此刻正通过刻苦、勤劳和努力，已熟悉了本行业务的一切要求，既把他的人品，也把他的能力为此完全培养出来了，现在似乎终于到了令人沮丧的时候，觉得这门手艺不配比任何别门手艺耗费更多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工作是麻烦的，待遇是微薄的，他宁愿承担任何别的工作，干别的工作完工后，至少可以享受精神上的休息，而干这种工作就不同了，经过机械式的体力劳累以后。还得通过极度的精神和感觉的紧张，才达到他活动的目的。他得听奥蕾莉抱怨哥哥挥霍无度，他不得不误解塞洛试图遥控他和妹妹结婚的暗示。这时他只好隐藏住深深压在自己心里的忧伤，那个被派出去追踪扑朔迷离的军官的使者迄今尚未回来，也没有寄来任何消息，因此我们的朋友不得不担心第二次失去他的玛丽安妮了。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一次普遍的哀悼纪念活动，剧场被迫关闭数周。他抓着这段间歇时间，去拜访那位牧师，琴师就暂时寄住在那儿。他在一个舒适的地方找到琴师，他第一眼在牧师庭园里见到的，是老人正在给一个男童上音乐课、老人再次见到威廉表示很愉快，站起身来，伸手给他，说：“您瞧，我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点儿用处；请您允许我继续授课吧，因为时间是规定好了的。”

牧师非常友好地欢迎威廉，告诉他，老琴师表现得相当好，有完全复元的希望。

他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治疗精神失常的方法上。

“除了身体治疗外，”牧师说，“还有精神治疗，这常常给我们在治疗的路上设置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得听从一位会思考的医生的建议，除此之外，我发现治疗精神失常的方法很简单。这是防止健康的人精神失常的同样方法。我们要启发他们的自动性，使他们习惯于整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生存和命运与这么许多东西有共同关系，非常的才能，极大的幸福和极端的

不幸，与平常的东西只有微小的偏差——这样就不会精神失常了，一旦有了，也会逐渐消失。我把老琴师的时间安排好了，他教几个孩子弹琴，他在园里帮忙工作，他已经快乐得多了。他希望吃他亲自种的白菜，他在丧礼上把竖琴赠给了我的儿子，希望孜孜不倦传授琴艺给这个男童，让男童也可以使用它。我作为牧师，很少向他提起他的古怪的疑虑，然而积极的生活却引来这么多事情，他不久就必然感觉出，任何怀疑只有通过积极作用来消除。我小心翼翼地从事工作。如果我能够取消他的胡须和僧衣，那我就算赢得不少东西了。因为使我们接近神经错乱，莫过于显得与众不同，而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都及不上同许多人在一般意义上共同生活。可惜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市民设施中还缺少许多东西，由此我们就为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培植精神失常的病根。”

威廉在这位通达情理的男子家里逗留了几天，听到一些极其有趣的故事，倒不光是关于狂人的，还有一些通常被认为是聪明，甚而是有智慧的人，他们的特性也接近于疯狂。

然而当医师来到时，谈话更加热烈几倍了。医师是牧师的朋友，常来看望牧师，在后者的救人工作中常常助以一臂之力。医师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虽然身体虚弱，却在执行最崇高的义务中度过了许多岁月。他是热爱农村生活之友，除了在大自然空气中生活而外，几乎不去别处。这里他却非常喜爱社交，也颇积极，多年以来，养成一种特殊爱好，同所有的乡村牧师建立起友谊。他看到任何一个从事有益活动的人，就千方百计地去帮助对方；至于其他尚弄不清楚的人，就努力去激发他们的兴趣。因为他同贵族、官吏和法院执事同时都有联系，于是二十多年来，他不声不响地对农业的某些部门的文化作出许多贡献，凡是对田地、牲畜和人口富有成效的事情，他都推动起来，促进了实实在在的启蒙工作。据他的看法，对于人只有一种不幸，就是某种对积极人生没有影响，或者甚而使其脱离积极人生的思想死死缠住他。他说：“目前我就在一对高贵而富有的夫妇身上遇到这种情形，直到现在我所有的方法都失败了；这情形差不多属于您的专业，亲爱的牧师，希望这位青年别把这事外传出去。

“原来有位高贵男士外出的时候，人们开了一个并不值得赞美的玩笑，他们让一个青年男子穿上这位绅士的家常便服。又把他的夫人引来，虽然他们只把这当作笑剧对我讲，我却十分担心，他们有意让这位高贵和蔼的女士离开正路。丈夫出其不意地回家来，跨进房间，以为看见了自己本人，从这时起，他患上忧郁症，日益相信自己不久会死去。“他听任一些人用宗教观念来奉承他，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阻止他同夫人一起去参加亨胡特兄弟会，因为他没有孩子，只好把他的绝大部分财产捐赠教会，以免落庄他的亲戚手里。”

“同他的夫人一起吗？”威廉激烈地大叫，他听了故事后大大地吃了一惊。

“而可惜的是，”医生回答，他听到威廉的叫声，以为这不过是出于博爱主义的同情，“女士被一种更深刻的忧伤纠缠着，使她不借离开尘世。就是那位青年人向她告别时，她不够谨慎，掩藏不住正在萌芽的爱慕之情，青年人变得十分大胆，把她拥抱在怀，使劲把她丈夫的用钻石镶嵌的大肖像压

在她的胸口。她感到一阵剧痛，后来才逐渐消失，胸口上开始出现一团小小的红晕，过了不久，痕迹才不见了。我作为人，相信她不再继续责怪了，我作为医生，肯定这种压力不至于产生什么恶果。但是她不肯吐露心事，据说那儿发生硬化，如果人们想通过按摩来打消她的胡思乱想，她就断言，只有这个时刻才丝毫也感觉下出什么，她抱着牢不可破的幻想，以为这个毛病结果会变成癌症，这么一来，她的青春，她的可爱的音容，对于她和别人都完全消失了。”

“我这不幸的人啊！”威廉叫道，同时用手拍额，离开众人。跑到田野中去。他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医生和牧师目睹这种稀有的情景，感到十分惊讶，晚上他回来以后，他们有不少话要同他谈，他详细坦白这件事情经过，十分激烈地谴责自己。两位男子对他表示巨大的同情，尤其是他在目前情绪支配之下，也把其余的情况向他们描绘得漆黑一团。

第二天，医生不再推辞，同他作伴一起进城，以便尽可能设法帮助奥蕾莉，她被男友在令人担心的情形下留在了家里了。

他们发现她的病情果然比预料的还要坏些。她患的是隔天发作的寒热病，因为她根据习惯故意保持和加强疾病的发作，所以病就更难制服。陌生来客不是作为医生带领进来的，他的态度十分亲切和聪明。他们谈论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新来的男友讲了好些故事，比如有人虽然多病，却得享高龄；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什么比故意恢复激情的感觉更有害的了。他特别不隐瞒如下的意见：他认为这样的人是非常幸福的，就是他们在不能完全恢复的带病情况下，坚定地保持自己心中真正的宗教思想。他用一种十分谦逊的方式这样说，好象是在讲历史，同时答应从一部手稿上给他的新朋友们摘出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手稿是从一位已经去世的杰出女友手里得来的。他说：“这东西对我是无比的贵重，现在我把原文交托给您。只有标题是我加上的：‘一位少女的自白’。”

关于饮食上和药物上如何治疗这不幸的过度紧张的奥蕾莉。医生把这交托给威廉负责，并作了最好的处理建议，答应以后写信来，可能时亲自来。

在威廉离开剧团的这段期间，这甲酝酿着一种他意料不到的变化。原来威廉作导演的时候，处理全部业务都相当自由和慷慨，他首先注意的是实物，特别是服装、布景和道具等，他购置一切东西都力求丰富和大方，为了维持人们的善意，他也吝许他们自私自利，因为他不能用更高尚的动机来对付他们。由于如下的事实，他觉得对此更加放心了：塞洛自己不要求作名副其实的老板。他愿意听到他的剧院的盛名受人赞扬；如果奥蕾莉主管整个家务，除去各项开支而外，保证不负债，还能拿出一一点必要的钱来还帐，那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塞洛在此期间，为了讨好他的美人儿和其他方面大肆挥霍，确实负了一些债务。

梅林纳负责照料戏装，他本着冷酷和阴险的性格，早在暗中注视着事态发展，趁威廉离开和奥蕾莉病情加剧的当儿，让塞洛明显地察觉出：他们本来可以收入得更多一些，支出得更少一些，甚而留存一点钱，以便最后任意生活得更快沾一些。塞洛听得十分入耳，梅林纳大胆地提出他的计划。

“我不想断言，”他说，“演员当中有人目前的薪俸太高了；他们是成绩卓著的人，到处都会受到欢迎：不过就他们为我们所作的事情来说，收入未免过多了一些。我建议成立一所歌剧院，至于戏剧方面，我得向您说：您

是适当的人，可以把全部担子挑起来。难道您现在还不知道，别人错看了您的功绩吗？不是因为您的伙伴优秀，而是因为他们会做人，人们再也没有公正地对待您的卓越的才能了。

“请您也象往常出现过的那样独自决定，用微薄的薪库竭力把一些平庸的人，我甚而可以说蹩脚的人吸收到您身边来，您很懂得把大伙儿安排在机械式的工作当中，而把其余的人力和物力转用到歌剧上，这样您会看出，花费同样的精力和费用，却使得更多人的满意，而且也赚得比过去更多的钱。”

塞洛给奉承得飘飘然，他想要反对也没有多少力量。他乐意向梅林纳承认，由于他对音乐的爱好，早就希望有点这种东西了；不过他自然也看得出，这么一来，观众的嗜好更加被引入歧途，这样一种舞台的混合物，既非正式的歌剧，也非真正的戏剧，势必使人完全失去对一定的具体艺术品的残余兴趣。

梅林纳对于威廉的学究式的理想，对于那种教育观众而不让观众教育自己的大胆想法，着实挖苦一番，他和塞洛联合起来，他们完全相信，只要能赚钱，能发财，或者生活过得愉快就好，希望摆脱那些妨碍他们计划的人。梅林纳口头上惋惜奥蕾莉虚弱的健康状态不能保证她长寿，其实他思想上正巴不得如此。塞洛似乎在抱怨威廉不是歌手，言外之意是他可以很快不需要此人。梅林纳提出全部可以节约的目录，塞洛在他身上看出一个抵得上从前妹大三倍的人。他们觉得这次谈话彼此都得保密，于是两人更加靠拢，暗中找机会讨论一切发生的事情，责备奥蕾莉和威廉所从事的工作，他们新的设计在思想中逐渐完善起来。

塞洛和梅林纳两人对他们的计划尽管守口如瓶，不肯稍露口风，可是他们还是不够世故，在举止上总不免露出他们的思想感情。梅林纳在属于自己范围的事情，爱同威廉抬杠，而塞洛从不和颜悦色地对待他的妹妹，现在当她的病情越是加剧，她的喜怒无常的激烈脾气越是需要爱护的时候，塞洛的态度更加变得尖刻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选用《爱米丽雅·迦洛蒂》。这部戏十分叫座，所有的演员都能在这部悲剧的狭小范围内，表现出戏中全部复杂剧情。塞洛扮演马里奈利适得其所，欧托阿多的道白很好，梅林纳太太十分理解怎样演好母亲，爱尔米蕾充当爱米丽雅这个角色，充分发挥出她的优点，勒尔特司扮演阿皮阿尼，风度翩翩地出场，威廉应用好几个月时间来研究亲王这个角色。趁这种机会，他常常在自己心里斟酌，也常常同塞洛和奥蕾莉讨论如下的问题：究竟高贵态度和高尚态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在什么程度上，前者包含在后者当中，而后者却不一定包含在前者当中。

塞洛亲自充当马里奈利，演出一个道地的廷臣，不带夸张，他对这点发表一些有益的想法。他说：“高尚的风度是难以模仿的。因为它本是消极的，要以长期坚持的训练为前提。人不应当在态度上显得高不可攀，否则就容易堕落成一块死板而傲慢的人，人倒是应当避免一切和本身不相配的卑鄙的东西。人决不当忘记时时尊重自己和别人，对肉己毫不宽恕，对别人要求不

德国启蒙 = 动文学的主要代表莱辛（1729—1781）所著的有名悲剧。剧情大意如下：市民姑娘爱米丽雅正要和伯爵阿皮阿尼结婚，但古斯塔拉亲王看上了爱米丽雅，听从侍从马里奈利的诡计，将阿皮阿尼杀死，劫持爱米丽雅至公爵的别墅，假说是救她。爱的父亲欧托阿多和母亲闻讯赶来，揭露公爵的阴谋，爱父亲死女儿，以免受亲王的侮辱，借此表示对封建暴力的反抗。

可太过，也不可不及，人要显得不被任何事情所感动，也不为任何事情所左右，决不仓促行事，随时随刻都能控制自己，不管内心的波涛如何起伏不止，始终保持外表的平衡。高贵的人可能随时疏忽，而高尚的人决不疏忽。高尚的人好比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子：他决不依靠任何地方，而别人也提防别擦到他的身上，他显得与众不同，可是他不可以单独站着不动；因为在任何艺术当中，也包括这儿所指的艺术在内，最后实行起来都要举重若轻才对；所以高尚的人不管多么特别，总要显得和别人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地方都不显得生硬，而是处处表现灵活，常常是第一个到场，但决不以此自居而盛气凌人。

“由此看来，一个人要显得高尚，他本身必须真正高尚才行；我们看见，为什么平均说来，妇女们比男子们较先显示出这种外表，而廷臣和士兵为什么极快就达到这种礼貌。”

现在威廉几乎对他的角色绝望了；不过塞洛又帮助他振作起来。塞洛把他对个别情节的极细微的意见都告诉威廉，尽量把威廉打扮整齐，使他演出时至少在一般观众的眼中，表现力地道的漂亮亲王。

塞洛答应在演出以后，再把其余未尽的意见告诉威廉；可是这时兄妹之间发生一场不愉快的争吵，阻止了任何批评性的谈话。奥蕾莉扮演奥尔西娜，简直演绝了，大概人们以后再也没有这种眼福了。原来她早已十分熟悉这个角色，在排练时只是漫不经心地敷衍一番；可是在正式演出时，人们可以说，她敞开了她个人所有的苦痛的闸门，于是这次演出成了任何诗人在最初的情感激动中都想象不出的东西。观众以狂潮般的掌声报答她的痛苦的努力，但是在演出以后，人们去寻找她时，她瘫倒在一张靠椅上。

塞洛早就认为奥蕾莉演戏，如他所说的那样，做得太过火了，她向观众坦露内心的秘密，而观众或多或少都已知道一些她的不幸经历，塞洛对此深表不满，也象平常发怒时那样咬牙跺脚。他看见奥蕾莉被其他的人包围着，躺在靠椅上，就说：“别理她，等到她不久完全裸体出现在舞台上时，掌声就更十全十美了。”“忘恩负义的人！”她大声叫道，“没有心肝的人！人们不久就会把我裸体抬到再也没有掌声传到我们耳里的地方了！”

她说这些活时，跳起来跑出门去。女仆忘了给她带来大衣，这儿没有轿子。天下雨了，一阵狂风刮过市街。人们劝阻无效，因为她太过于激动了：她故意慢慢地走，称赞凉爽空气，似乎巴不得尽量吸人才好。她刚刚回到家里，就沙哑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她不肯承认，她感到头颈和背脊以下完全僵硬了。没有多久，突然舌头变得麻痹起来，一句话也说不清楚，人们把她送到床上；经过多次应用的疗法，一种毛病止住了，另一种毛病又发生。她发烧得厉害，情况危险。

第二天，她有一个平静的时刻。她叫人去请威廉来，交一封信给他。她说：“这封信等待这个时刻已经许久了。我觉得我生命快要结束了；请您答应我，亲手交信给对方，说几句关于我的痛苦的话，向负心人报复。他不是毫无心肝的，至少我的死可以使他痛苦一会儿。”

威廉接过信，尽量安慰她，把死的思想从她脑子里排除出去。

“不行，”她答道，“您别夺去我最后的希望。我等待他已经许久了，

奥尔西娜是上述悲剧中的亲王的情妇，遭到遗弃，愤欲复仇。奥蕾莉扮演此角，有感于本身不幸的类似遭遇，实有切肤之痛。

我想愉快地把他拥抱在怀里。”

接着不久，医生许下的手稿到了。她请求威廉念些给她听，影响如何，读者只要知道了本书的下一卷，就可以作出极好的判断。我们可怜女友的激烈而执拗的性格，突然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她把信要回去，另写一封，显得十分心平气和：她也要求威廉安慰她的男友，要是她的死讯使得他难过的话，并向他保证，她已经原谅他了，祝他一切幸福。

从这个时候起，她变得十分安静，似乎只在注意自己从手稿中所了解到的一些思想，这是威廉不时念给她听的。她的精力的衰减并不显著，可有一天早上，威廉正去看望她，出乎意外地发现她死了。

由于对她的尊重以及同她一起生活的习惯，她的死使他难过已极。她是真心诚意对他好的一个唯一的人，而塞洛近来所表现的冷淡，他十分清楚地感觉出来了。因此他赶快准备去传达他受托转达的信息，希望离开一些时间。从另一方面说，他这次旅行正是梅林纳所求之不得的。因为梅林纳利用广泛的通讯，立即和两个男女歌手接上头了，两人将通过幕间插演为未来的歌剧作好准备。奥蕾莉的逝世和威廉的离团，开头一段时间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转移视线，而我们的朋友能得到几周的假期，对于一切都觉得满意。

他对于自己所受的委托，赋予一种特别重要的思想。女友的死使他深受感动，因为他目睹女友过早地退出舞台，他对那个缩短女友生命，并使她短促的生命受尽痛苦的人，必然要胸怀敌意。

他不顾死者临终说的温和话语，决定递交信件时，对负义的男友狠狠责备一番。因为他觉得偶然的情绪靠不大住，所以想好一篇慷慨激昂甚于公平合理的言词。当他完全相信文章的结构天衣无缝并能背诵出来以后，就着手准备行装。迷娘帮着包扎，问他是旅行到南方还是到北方？她听说是到北方，就说：“那我还是在这儿等候你再来。”她请求把玛丽安妮的珠串给她，威廉自然不能拒绝这个可爱的人儿；围巾她已经有了。相反，她把鬼魂的面纱塞在旅行袋里，尽管他说，这薄纱对他毫无用处。

梅林纳接受导演工作，他的太太答应慈母般照看孩子，威廉对孩子实在割舍不下。费立克斯在分别时十分有趣，人们问他，他想要给他带点什么回来，他说：“听着！给我带一个爸爸回来。”迷娘握着告别人的手，同时踮起脚尖，给他唇上一个真诚而热烈的吻，但不带温情，她说：“麦斯特！别忘记我们，快些回来。”现在我们让我们的朋友怀着千头万绪的思想和感情踏上征途，这里借用一首诗歌来结束，这是迷娘好几次大声朗诵过的，我们由于受到一些奇特事件的挤压，没能及早把它传达出来。

别叫我说，让我守口如瓶，
因为保守秘密是我的义务；
我愿向你表示我整个内心，
可是命运不许我这样做。

太阳运行准确无误，
驱走黑夜，带来白天；
坚岩敞开他的胸脯。
不惜向大地灌注深藏的源泉。

每人都在朋友怀中寻求休息，

在那儿可以倾诉满腹哀愁，
可是有句誓言把我嘴唇封闭，
要打开它只有神灵能够。

第六卷

一位淑女的自白

童年和少年——初恋——空虚的岁月——那喀索斯——订婚——宗教的内心生活的发展——与那喀索斯的疏远和分离，家庭的充分理解态度——内心的和谐，联系国内的虔信派教徒——叔父——贵族修女的地位——过度劳累，呕血；照顾患病的母亲——没有罪恶恐惧的虔诚和对世界的鄙视：与“哈雷教派”信仰制度的差别——与费洛的友谊——发现自我中的魔性方面；罪恶的东西作为理想——内心的顿悟体验——接触青岑多夫的著作——秘密的亨胡特兄弟会教派成员——与正教的对立——到叔父家去他的家是他的精神表现——他的人生观：合乎道德的活动。——医生——音乐的作用和本质——父亲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安静死去——妹夫和妹妹的死，四个侄儿侄女的少年时期——娜苔莉；神父——信仰的现实性，轻而易举的责任

我直到八岁那年，完全是个健康的孩子，但是除了知道我出生的那天而外，却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八岁开始，我患了大咯血，此刻我的心灵才完全有了感觉和记忆。这次偶然事件的繁琐细节迄今历历在目，好象是昨天才发生一般。

我耐心在病榻上熬过了九个月，这段时期我认为给我的整个思想方式奠下了基础，就是我的精神获得了最早的辅助工具；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

我受苦，我热爱，这是我内心本来的样儿。在十分剧烈的咳嗽和使人困乏的发热当中，我就象一只蜗牛，悄悄地缩回壳里；一旦有点儿空气，我就想有某种舒适的感觉，因为他们不许我有任何其他的享受，于是我就用眼睛和耳朵来保护自己不受损害。他们给我带来玩具和图画书，谁想坐在我的床边，就得给我讲点故事。

我喜欢听我母亲讲《圣经》的故事：父亲用一些自然界的标本来给我消遣。他拥有一间可爱的收藏室。他随时取下一个又一个抽屉，让我看里面的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的真实特点解释给我听。晒干的植物和昆虫以及某些种类的解剖标本，人皮、骨头、木乃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带到小姑娘的病榻上来，父亲打猎杀死的飞禽和走兽，没有进入厨房以前，先拿来给我看；姑妈讲爱情故事和仙女童话给我听，让世俗的王侯也在这种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切都被接受下来，一切都扎下了根。我有的是时间，同无形的存在物谈话；我还知道一些诗句，那时由我口授，母亲记下。

我常把从父亲那儿学得的东西再讲给他听。我轻易不肯服药，事先总得问：“药材生长在哪儿？是什么样于？叫什么名字？”不过找姑妈的故事也不是对冥顽不灵的石头讲的。我想穿上漂亮的衣服，遇见最最可爱的王子，王子们东奔西走，直到他们知道谁是不知名的美人儿。我又同一个迷人的小天使搞类似的冒险勾当，天使身着白色衣服，扇动金色翅膀，对我非常关切，我这样幻想下去，使得我的想象力几乎把天使的影子提高到真实的形象。

一年以后，我差不多完全复元了；不过我童年时代的倔强脾气已丝毫没

德文 SchoneSecler 亦可译为“美好的心灵”，这个概念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占有重要地位。莱辛、维兰都引用过，歌德和席勒更有精确的说明。本卷在于解说为道德一宗教而奋斗的目的。歌德心中浮现出他家庭的一位女友克勒泰贝格，她曾给歌德以特别影响。当青年歌德从莱比锡回到法兰克福时，身心交瘁，受到她的细心照料。克氏受虔信主义的影响，接近亨胡特兄弟会教派团体。歌德与此卷时可能利用了她的笔记。

有了。我连木偶也懒得玩，我要求能回答我的爱情的东西。狗、猫和鸟儿使我非常高兴，这类东西，我父亲养有许多种类。不过为了得到那样一个人儿，他在我姑妈讲的童话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给的呢？

据说，有个农家姑娘在森林中捕获一只羔羊，把它喂养起来，原来这只可爱的动物是一个被魔法禁制的王子变的，后来它又还原为漂亮的青年，和他的女恩人结婚以表酬劳。我真巴不得也有这样一只羔羊啊！

可是始终什么也没有找到，因为我身边的一切发生得十分自然，于是我对占有这样一个宝贵动物的希望差不多逐渐消失了。在这期间我用以自慰的，是阅读描写奇异故事的书籍。其中要数《基督教德国的海格立斯》是最心爱的读物；这部虔诚的爱情故事书完全合我的心意。每当男主人的女友瓦利丝卡碰到什么事情——她碰到过许多残酷的事物——，他跑去帮助以前，先作祈祷，祷文详细地载在书里！这更增加我对无形之物的爱慕，我常常模糊地感觉出它，总而言之，上帝也应当永远是我的知友。

我年龄渐长，天晓得，我读遍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罗马的奥克塔维亚》这部书比所有的书都好。书中穿插着最早的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情形，引起我极其热烈的兴趣。

这时母亲开始责备我经常读书；父亲讨好母亲，有天把书籍从我手里夺去，第二天又把它们还给我。母亲很聪明，看出这样得不到什么结果，于是就催促我同样勤奋地读《圣经》。其实这倒用不着她催促，我怀着许多同情阅读圣书。这时我母亲经常留心，不让具有诱惑性的书籍落到我手里，其实我自己也会从手里抛弃任何卑劣的作品；因为我的王子们和公主们都是非常有道德的，此外，我对人类自然史知道得比我想知道的更多，而且多半是从《圣经》上学来的。遇到疑难的地方，我就把话语和眼前出现的事物加以对比，凭我的求知欲和联想能力顺利地查出真理。如果我听见人说女巫，我就一定要把巫术搞明白。

我得感谢我的母亲和这种求知欲，尽管我热爱书籍，却也学习烹调；不过这时得有得瞧的了。切开一只鸡，或一只小猪，对我好象过节日一样。我把内脏带给父亲，他问我就象同一个青年大学生一样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常常怀着内心的喜悦，把我叫作他的不成材的儿子。

现在度过十二岁了。我学习法语，舞蹈和绘画，并听通常的宗教课。在听最后这门课时，有些感觉和思想活跃起来，但是丝毫没有一点儿东西联系到我的处境。我愿意听上帝说话，我感到自豪的是，能够比和我同样的人更好地听他说话，这时我热心阅读一些书籍，它们使我喋喋不休地畅谈宗教；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应当仔细考虑我自身的情况，就是我的灵魂是否也变成这样，它是否象一面镜子，能够反射永恒的光芒；我却一劳永逸地把它当作早已存在的了。

我学习法语很起劲。我的语言教师是个能干的汉子。他不是轻率的经验主义者，也不是枯燥乏味的语法家：他有学问，见过世面。他上语言课的同时，还以各种方法来满足我的求知欲。我非常喜爱他，我等待他到来，常常心跳不止。绘画对我并不困难，倘使绘画教师有头脑和知识，我会学得更多一些，可是他只有一双手和练习。

这是十八世纪德国出版的多卷本小说，充满冒险情节，但具有教益意味的虔敬倾向。

书中女主角。

开始，舞蹈只引起我极小的兴趣，我的身体太敏感，我只在妹妹作伴时才学习这门课。由于舞蹈教师异想天开，让全体男女学生举行一次舞会，于是练习舞蹈的兴趣活跃起来了。

在许多男童和女孩当中，宫廷总监的两个儿子显得特别突出：弟弟同我一般年龄，哥哥长我两岁，他们长得这样漂亮，一般公认为超出以往所见过的漂亮孩子。我也刚刚瞧见他们一眼，就把其余的人视若无睹了。从这时起我开始用心跳舞，希望跳得很漂亮。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两个男孩在所有众女孩中首先注意到我呢？

好啦，在第一个钟头内，我们就成了极好的朋友，这小小的娱乐还未尽兴，我们就约定下次再见面的地方。这给我多么巨大的快乐啊！然而第二天兄弟俩各自送来殷勤的便笺，伴以花束，并向我问好，这使得我欣喜若狂。现在我再也感觉不出当时的那种感情了！投桃报李，信来信往。从这时起，教堂和散步场所成了约会的地方；我们的年轻朋友随时都邀请我们一起去，可是我们故作狡猾，隐蔽真相，除了我们认可的事情，再也不让父母知道。

这时我一下子有了两个喜欢我的人。我决定不下要哪一个；两人都讨我喜欢，我们相处得极好。突然哥哥患了重病；我自己就曾经常常病得厉害，所以懂得对病痛折磨的人给与安慰，用合适的可口食物来使病人高兴，这就使得他的父母感谢我的关怀，听从心爱的儿子的请求，等到他一旦离开病榻，就邀请我和我的妹妹去看他。他接待我时温情脉脉，不带有孩子气，从这天起，我决定要他了。他立即警告我，要对他的弟弟保守秘密；不过热情再也隐瞒不住了，而弟弟的嫉妒使得这部小说的故事更臻完善。他千方百计捉弄我们，蓄意打消我们的欢乐，他试图破坏我们的热情，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现在我真正找到了我所希望的小羔羊，而这种热情就象平常对我发生的疾病那样，使我静默下来，放弃热中的欢乐。我孤单寂寞而深受感动，我又想起上帝来了。他始终是我的亲密友人，我分明知道，我为那疾病缠身的男孩祈祷，要忍住多少眼泪。

往事的经过尽管幼稚可笑，却大大有助于我的心灵的教育。我们每天除了通常的翻译而外，还得写信给法语教师谈我们本身的感受。我借用菲利丝和达蒙这两个名字，把我的爱情故事，写了出来。老人不久就看穿真相，他为了对我表示诚意，极口夸赞我的作业。于是我越来越胆大，毫不隐瞒地坦白出来，把一切详情细节如实暴露。我再也想起，有一次他在什么地方抓住机会说：“这多么有教养，显得多么自然！可是善良的菲利丝要好好当心呀，事情很快会变得认真起来。”

我听了生气，他竟然还没有认真看待这件事，于是我直率地问他，什么是他理解的认真。他不止人问第二次，就解释得这么清楚，使我几乎隐藏不住心中的惊恐。可是我立即感到厌烦，怪他居然有这种想法，我控制着自己，打算为我的美人儿辩解，我涨红了双颊说：“可是，我的先生，菲利丝是个可敬的姑娘啊！”

这时他真够狠心，利用可敬的女主角来嘲弄我，我们说法语时，玩弄 *honnete* 这个词儿，用各种意义来解释菲利丝的可敬性。我觉得好笑，完全给弄糊涂了。他为了怕我胆怯，就把话中断了，可是在另一个机会，他又把谈话引上轨道。我在他那儿读到的和翻译的戏剧和小故事，常常给他以机会

用来表示：以所谓道德来抵抗内心冲动的要求，是多么软弱的防卫。我不再反对了，可是我常常暗中恼火，他的评语成了我的负担。

我同我的善良的达蒙也逐渐断了一切联系。弟弟的胡闹破坏了我们的往来。不久以后，两个风华正茂的少年相继逝世。我心中难过，不过没有多久也就把他们淡忘了。

现在菲利丝迅速长大起来，身体完全健康，开始见识世面。太子结了婚；他的父亲死后不久，他就执掌政权。宫廷和城市都热烈地活跃起来。现在我的好奇心得到好些支持。这里有喜剧、舞会，父母尽管千方百计阻拦我们，可是我既然被引进宫廷，总得出现在人前。陌生人不断涌来，所有人家都热闹非凡，有几个骑士被介绍到我们身边来，另外一些则被人领进去了，在我的伯父那儿可以碰到各个国家的人。

我的尊敬的老师继续用谦逊而恰当的方式告诫我，我心中一直在生他的气。我绝不信服他的主张是真理，那时也许我对了，而他也许错了，他认为妇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软弱的；他始终纠缠不休，有时我竟然担心他说得有理，于是我非常热忱地对他说：“因为危险这么巨大，而人心又这么脆弱，所以我想请求上帝保佑我。”

这种天真的回答似乎使他高兴，他称赞我的主意好。平常我说话是认真不过的，这一次却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对于无形者的情感在我身上几乎完全熄灭了。环绕我周围的巨大人群，使我精神涣散，他们好象一股洪流把我卷去。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空虚的年代。整天什么也不谈，没有健康思想，只是一味寻欢作乐，这就是我作的事情。我连心爱的书籍也不想看了。我周围的人毫无学识，他们是一些德意志廷臣，这个阶层在当时连最起码的文化也没有。

人们想象得出，这种交际必然会把引我到堕落的边缘。我过着官感活跃的生活，我集中不了精神，我不祈祷，我既不想到自己，也不想到上帝；然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指导我，使那么许多漂亮、富有、衣冠楚楚的男子当中没有一个合我的心意。他们非常轻佻，毫不掩饰，使我望而却步；他们的谈话故意说得模棱两可，这伤害我的感情，我冷淡地对待他们；他们的无礼有时简直超出一切想象，我只好做出粗暴的态度。

此外，我的年龄也悄悄提醒了我，同大多数这类讨厌的小伙子来往，不仅使得一个姑娘的品德，也使得她的健康受到危险。这时我真害怕碰到他们，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有个小伙子以某种方式太接近我了。我对酒杯和茶碟以及让出坐位的椅子，都存有戒心。这样一来，我就在道德上和肉体上十分孤立了，他们向我说的种种花言巧语，我骄傲地当作是应有的奉承而接受下来。

当时那些居留在我们家里的陌生人中，有个青年男子显得与众不同，我们戏称他为那喀索斯。他在外交生涯中赢得了良好的名声，希望适应我们新宫廷出现的种种变化，取得有利地位。不久他就和我父亲认识，他的知识和举止，给他打开了通向十分庄重的男士们的秘密团体之路。我的父亲极口夸赞他，他那漂亮的身材本可以给人更好的印象，只要他的整个行为不露出自以为是的样儿就好了。我看见了他，对他的印象不坏，但是我们彼此没有交谈过。

在一次大型舞会上，他也参加，我们大伙儿跳起一种小步舞，这次也没

有促成我们进一步认识。当那剧烈的舞蹈开始时，我的父亲由于顾及身体的健康，一直避免参与，我为了体贴父亲，就走到隔壁房间里去，同一些年长的、正在玩牌的妇女们聊天。

那喀索斯伙着众人跳了一会儿，也来到我置身其中的房间，他在跳舞时突然流鼻血，休息好了以后，开始和我纵谈各种问题。在半小时之内，辩论得这样有趣，虽然其中没有掺杂一点儿女柔情，却使我们两人再也忍受不下跳舞了。不久我们就被别人扫趣，可是我们并不因而动摇。第二天晚上，我们又接上我们上次的谈话，同时非常注意我们的健康。

现在我们算是彼此认识了。那喀索斯殷勤问候我和我的妹妹们，现在我又才开始觉察到我知道的一切，我想过什么，我感觉到了什么，我在谈话当中懂得表达出了哪些东西。我的新朋友一直是和最优秀的团体往来，他除了对历史和政治专业通览全貌而外，还具有十分广博的文学知识，没有什么新出版物他不知道，特别是法国的出版物。他带给我和寄给我有趣的书籍，这要比禁谈的爱情默契更保持得秘密一些。人们嘲笑有学问的妇女，也容忍不下见闻广博的妇女，也许因为人们认为让这么多无知的男子感到惭愧是不礼貌的吧。就连我的父亲，虽然巴不得我也有训练精神的新机会，也明确要求，这种文学上的来往必须始终保持秘密。

我们这样的往来差不多维持了许久，我不能说，那喀索斯以某种方式对我表示过爱或温情。他始终显得规矩而有礼貌，但没有激情冲动的表示；倒是我那位长得特别美丽的妹妹，对他产生了不能无动于中的魅力。他在开玩笑当中，给她各种外语上的友好名称，他本擅长好些外语，爱把它们特有的成语掺和在德语对话中，她没有特别回答他的亲切表示，原来她已被别的情丝缠住了。再说，她的性子很急，而他又敏感，他们常对小事情闹得意见分歧。他善于和我的母亲和姨妈周旋，因而逐渐地成了我们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要不是我们的关系被特殊的偶然事件一下子改变了，还不知道我们以这种方式将要继续生活多久呢。我同我的妹妹们被请到我不愿去的某个人家里去。那儿的社交人物太混杂了，常常出现一些不是极粗野，就是极鄙俗的人。这一次那喀索斯也一同被邀请了，我是为了他的缘故才愿意去的：因为我有把握，可以找到一个按照我的方式同我谈心的人。在就餐时，我们就得忍受一些事情，有几个男子喝酒喝得太厉害了。餐后，大伙儿决定玩人当游戏。游戏进行得非常热闹。那喀索斯要赎回一件押品，人们委托他向全体在场的人耳语几句，要使每个听到的人感到舒服。他大概在邻座女士——上尉太太的身边耽搁得太久了。一下子上尉掴了他一记耳光，我正坐他的旁边，使得香粉溅入我的眼睛。当我揩干净眼睛，从恐怖中恢复几分镇静以后，看见两个男子拔剑相对。那喀索斯在流血，那上尉给酒、怒气和醋意激动得不得了，勉强被其他在场的人拦住。我挽着那喀索斯的手腕，带他出门，沿着楼梯向上走到另一间房里去，因为我认为我的朋友面对疯狂的敌手不够安全，立即把门闭上了。

我们两人都认为伤势不严重，因为我们只看见手上有道轻微的伤口；可是不久我们就发现大量血从背上流下来，原来头上有个巨大伤口。这时我怕起来了，跑到过道里去唤人救助，但是瞧不见一个人影，因为人们都留在下面驯服那个发狂的人。最后有这家屋里的一个女孩跑上来，她那活泼态度却使我有些担忧，因为她对这场疯狂的吵闹和该死的滑稽戏简直笑得要死。我迫切地请求她，给我找个医生来，她露出粗野的样儿，立即跑下楼去，亲自

带来一个医生。

我又回到受伤者的身边，用我的手绢给他包扎手，把挂在门上的毛巾取下来包扎他的头。他的血还流得厉害，受伤者脸色惨白，似乎快要晕过去了。附近没有可以帮我忙的人；我大大方方地抱着他，竭力抚摸他，说好听的话鼓励他。这种精神疗法似乎生了效，他没失去知觉，不过坐在那儿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

这时忙碌的家主妇终于到来，她瞧见这位受伤的朋友躺在我的怀里，我们两人都浑身是血，这光景使她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人想得到，那喀索斯受伤了；大伙儿都以为我顺利地把他带了出去。

这时酒、香水以及一切提神解渴的东西大量涌来，伤科医生也到了，我本可以抽身退下；可是那喀索斯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不由自主地只好留下来。我在医生为他包扎伤口时不断用酒擦他，没有注意所有的人这时都站立在周围。伤科医生的手术结束了，伤员默默而有礼貌地向我告别，被人抬回家去。

这时家主妇带我到她卧房里去，她得把我全身衣服脱下，有点我不能默而不言，这时因为别人把他的血认我身上洗去，我第一次偶然在镜里发现，我就是不穿衣服也显得美。我的衣服都不能再穿了，因为这家人都比我长得矮小或结实一些，于是我只好穿上又短又小的衣服回到家里，父母见我这副模样大吃一惊。他们对我所受的恐惧，对朋友的伤势，对上尉的愚蠢行动，对整个事件，都十分光火。我的父亲差点就要亲自出马，当场为他的朋友报仇，向上尉挑战。他唾骂在场的先生们，对这样一种凶杀行为没有立即予以惩罚；因为事情很显然，就是上尉打人以后，立即拔剑，从背后刺伤那喀索斯：至于手上的伤是那喀索斯自己拔剑时才被刺的。我的激动和兴奋无法形容，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藏在内心深处的冲动，就象火焰一样，一旦得到空气就突然爆发了。如果说，兴趣和快乐很巧妙地首先产生爱情，并在暗中予以培养，那么，爱情天生来是有胆气的，所以极容易被惊恐听激发，而自己作出决定和解释。

父母给爱女眼药，哄她去睡。第二天一早，我的父亲赶去看望受伤的朋友，发现他正在因伤口而发烧，真正病倒了。

我的父亲很少把他同那喀索斯谈的话告诉我，他尽力安慰我摆脱所受这个事件的影响。他只提到这件事是否由对方道歉就算了，或者一定得依法解决，以及诸如此类等等。我很知道我父亲的脾气，不相信如他所说，希望看见这件事不经过决斗而了结，不过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我早就从父亲那儿学到，妇女不宜介入这类殴斗。此外，表面上也看不出，两个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有关我的事情；不过不久我的父亲就把对方后来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母亲。据他说，那喀索斯对我给他的帮助深受感动，拥抱了父亲，声称自己对我永远感恩戴德，并且表示，他不要求得到不能同我分享的幸福；他请求允许他把我的父亲当作他的父亲看待。妈妈如实地把一切转告我，不过她善意地提醒我，对这种在最初激动中所说的话，不宜过分重视。“这是自然啰，”我用故作冷静的语气回答，天晓得，我这时是什么感情，有多少感触啊！

那喀索斯病了两个月，因为右手受伤，不能写信，但是他在这期间以极有礼貌的关注，对我表示怀念。这一切超出了通常的礼貌，再加上从母亲那儿听来的话，使我的脑子经常充满古怪念头。全城都谈论这件事。人们用一种特别的语气同我谈到这个方面，他们从而得出结论，尽管我再三否认，他们的话却一直使我很难过。从前曾经是嬉戏和常见的东西，现在竟成了认真

和爱慕的事情了。我的生活烦躁不安，我越是谨慎地向众人隐瞒我的心情，就烦躁得更厉害。要失去他这种思想固然使我吃惊，而亲密结合的可能又令我战栗。对一个半解人事的女孩来说，婚姻生活这种思想无疑是有些可怕的。

由于这些剧烈的震动，又使我想到自己，一种涣散生活的五光十色的图像，平常总是不分昼夜地浮现在眼前，现在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的心灵又开始活跃起来，不过与无形之友的认识中断已久，不是这么容易就恢复得过来的。我们还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现在虽然又有一些进展，不过比之以前，却有天渊之别了。

决斗的事情过去了，上尉这次受了重伤，我对此毫不知情，舆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倾向我心上人这一边，现在他终于重现在社交场所中了，他包着头、扎着手，首先让人抬到我家来。在他这次访问时我的心跳得有多厉害：全家人都在场，双方面始终只是表示一般的谢意和礼貌；可是他寻找机会，向我暗示他对我的温情，这更大大增加我心中的不安。他完全恢复健康以后，整个冬季都和往常一样，步行来看望我们，他只向我作出情感和爱的轻微表示，始终没有商讨终身大事。

我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受着训练。我对任何人都不相信，而我和上帝又距离得太远。我在放纵的四年当中完全把他忘了；现在我又间或想到他，但是关系已经冷淡了。有时我只是对他作些礼节性访问，此外，我经常穿上漂亮衣服出现在他面前，而把我自认为高于别人的品德、名誉和优点，满意地出示给他看，他却似乎毫不注意这个浑身穿着盛装的我。

一个期待君王赐给幸福的廷臣，如果君王这样对待他，他定会感到十分不安，然而这时我的心情并不坏。我有我需要的健康和舒适；要是上帝喜欢我对他的怀念，那就好，要不，我就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了。

自然，那时我对自己并不是这样想的；但是这是我的心灵的真实形象。要改变和清洗我的思想，我也作好了准备。

春天到来，当我单独在家的時候，那喀索斯常常不事先通知就来看我。现在他是作为求爱者出现，他问我，等到他获得一个光荣而薪俸优厚的职位时，我是不是愿意把我的心交给他。将来有一天也把我的手伸给他。

人们虽然请他在我们这里工作，不过开始因为人们担心他的虚荣心重，更多地是抑制他，不让他迅速提升，又因为他本身有私产，所以对他定的薪俸也不高。

尽管我对他十分倾心，可是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可以完全坦率打交道的男子。所以我控制着自己，请他先去找我的父亲，他似乎不怀疑父亲会同意，我要等到父亲同意后，他才好同我就地缔结婚约。最后我答应了，但是以我父母的赞同作为必要条件。随后他就正式向我的双亲求婚；他们表示满意，人们露出不久他可望成功的口风，他将进一步获得提升，姐妹们和姨妈都被通知此事，又叮咛他们严守秘密。

现在他由求爱者一变而成为未婚夫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有人能把所有好心的姑娘们的求爱者都变成未婚夫，这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将是莫大的善行，纵然这种关系不一定导致结婚的结果。这样一来，男女双方的爱情并不因而减少，而是变得更合情理一些。无数细微的蠢事，卖弄风情，耍脾气等立即消失了。要是未婚夫向我们表示，我们戴着清晨头罩

比最美丽的头饰更使他欢喜，那么，一个好心的姑娘就肯定会漠视发式，而更自然不过的莫过于未婚夫的思想也健全，宁愿给自己培养一个家主妇，而不愿给社会培养一个装饰玩偶。以上所说，对于各行各业的人都是适用的。

如果这时一个姑娘幸而有一位明理而有知识的未婚夫，那么，她就可以学到比高等学校和外国给予她更多的东西。她不仅乐意接受他的一切培养，而且还努力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爱情使许多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最后，女性的必要而有礼节的服队立即开始了。未婚夫不象丈夫那样支配；他只是请求，而他的恋人就努力揣摩出他的心意，不等到他请求，先就把事情作好了。

经验就这样教导了我，我不愿意错过许多东西。我觉得幸福，实在幸福，不过正如人们活在世上那样，这就是说，好景不长。

一个夏季在这种平静的愉快中过去了。那喀索斯没有给我丝毫可以抱怨的机会，我觉得他越来越可爱，我全心全意地依恋他，这点他分明知道，他也懂得尊重这点。可是在这期间由于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了一点逐渐有损于我们关系的事情。

那喀索斯以未婚夫的身份同我一起对外交际，他从不敢向我提出我们之间还受到禁止的事情。不过关于道德和品行的界线，我们的意见却大有分歧。我要坐得端，行得稳，绝不允许随随便便行动，超越全社会所允许知道的自由。他却习惯于偷吃零食，觉得限额的规定太严了；在这点上，我们不断发生矛盾：他称赞我的态度，却竭力破坏我的决心。

忽然我又想起我从前的语言教师所说的“认真”这个词儿，同时也想起当时对此所采用的救济方法。

我对上帝又稍稍熟悉一些了。他赐了我这样一个可爱的未婚夫，我知道为此感谢他。尘世的爱本身集中了我的精神，使它感动，而我对上帝的关心与此并不矛盾。我很自然地对于使我胆怯的事情抱怨他，而不注意，我自己正在希望和渴望得到它。我自以为十分坚强，并不作如下的祈祷：“保佑我不受诱惑”——对于诱惑，我按照自己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脱了。我凭本身道德的轻浮的发光装饰，大胆地出现在上帝面前；他没有把我推开；哪怕我对他表示极轻微的感动，他都在我灵魂里留下一种柔和印象，而这印象感动我不断去探访他。

除那喀索斯而外，整个世界对于我都没有生气，除他而外，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有吸引力，就连我爱好打扮，其目的也无非是讨他欢喜，要是我知道，他并没有看我，那我就不在这上头耗费心思了。我喜欢跳舞；不过，要是他不在场，我就觉得这种活动难以忍受。在豪华的宴会上，只要他不在场，我既不能穿上某种新时装，也不能将就旧式样。如果说，这个人 and 那个人都使我同样喜爱，那我宁肯说：这个人 and 那个人都令我同样讨厌。如果这时我能同年长的人一起玩牌——平常我对此毫无兴趣——就算我这个晚上过得挺不错了。如果有个老年的好朋友来找我开点玩笑，也许我整个晚上才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对什么散步呀，以及一切社会娱乐都淡然视之，这只会令人想起：

我为自己选中了他一个人，
我似乎觉得只是为了他而诞生，
我渴望得到的无非是他的爱怜。

我就常常这样在社会中感到孤独，而这种完全的孤独感对我反而更好一些。不过我的忙碌的精神既不能入睡，也难成美梦；我感到和想到，而且也

逐渐获得一种本领，能同上帝谈我的感觉和思想。这时在我的心灵中产生另一种感觉，它们与上述的感觉并不抵触。因为我对那喀索斯的爱完全符合造物者的计划，从不与我的责任发生冲突。它们并不矛盾，不过二者实有天壤之别。那喀索斯是浮现在我眼前的唯一形象，我的全部爱情都和这形象联系在一起；可是另一种感觉却与任何形象无关，只是说不出的舒适。现在我再也没有，也不能有这种感觉了。

我的恋人平常洞悉我的所有秘密，唯独对这点什么也不知道。不久我就觉察出，他有不同的想法。他常常给我读一些著作，这是用轻重武器驳斥一切与所谓无形者上帝发生的联系。因为书籍来自他的手，我只好读，不过那里面写的东西，我后来一个字也记不起了。

谈到科学和知识，也免不了发生矛盾；他的作法和所有的男人们一样，嘲笑有学问的妇女，不停地对我指指点点。除了法律知识而外，他爱同我谈论各种题目，这时他经常给我带来各式各样著作，常常重复大有问题的学说：一个女人必须隐瞒自己的知识，比加尔文教徒在天主教国家里隐瞒自己的信仰更甚。可是等到我真正十分自然地在社会上显示自己不及平常妇女聪明和见多识广时，他将是第一个抵抗不住虚荣心的人，反而回过头来谈论我本来的优点。

当时有位鼎鼎大名的社交界名人，由于他的影响、才能和思想而颇受敬重，他来到我们宫廷上受到巨大欢迎。他特别表扬那喀索斯，经常同他交往。他们也争论关于妇女的品德。那喀索斯把他们的谈话详细告诉我；我不甘落后，提出我的看法，我的男友要求我写篇文章。我的法文写得相当流畅，由于我在老师那儿打好了基础。我和我的朋友用法语通信，当时一种较为文雅的修养，只能从法文书籍里汲取。我的文章使伯爵高兴；我还得交出几首小歌曲，这是我不久以前作好的。好啦，那喀索斯似乎对他的恋人坦率地感到有点自豪，而故事的收场是用法文诗句写的一封富有风趣的书简，这是伯爵在启程时寄给他的，使得他大为满意。信中提到他们的友好争论，我的朋友最后幸运地受到赞扬，说他经过这么些怀疑和迷误以后，将会在一个迷人而品行端压的妻子的怀里，最可靠地体验什么是道德。

这首诗当着众人向我展示，后来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了，这时每人都随心所欲地想。这样出现在好些场合，凡是器重的所有陌生人，都必然成为我家的常客。

一个伯爵家庭，由于我们的能干医生的缘故，在我们家里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家人也把那喀索斯当作儿子看待，他介绍我和这家认识。我们觉得同这些可敬的人在一起，使得精神和心情都感到愉快，就是通常消磨时间的社交活动，在这家里也显得不象别处那样空洞。每人都知道，我们怎样互相帮助，他们对待我们，要看情况的许可而定，不触动主要关系。我所以提到这段认识关系，因为它对我以后的生活发生一些影响。

我们这样的关系差不多一年过去了。随着这年，我们的春天也消失了。夏天来到，一切都变得严肃一些和动荡一些。

肉于出乎意外的死亡事件，有些职位空出来了，那喀索斯可以对此提出要求。现在决定我整个命运的时候临近了，这时那喀索斯和所有的朋友都在宫廷上尽最大努力，消除某些对他不利的因素，给他争得所希望的地位，我怀着这种愿望转向无形之友。我被这样友好地接受，使我愿意再来。我完全自由地承认我的愿望，但愿那喀索斯获得职位；不过我的请求并不强烈，我

不要求为了我的祈求，事情就一定得实现。

职位被一个渺小得多的竞争者占有了。我对报纸大感吃惊，跑进我的房间，随手牢牢地把门关上。最初的痛苦化为眼泪溶解了，接着的想法是：“这不是偶然发生的，”我随即决定，还是听天由命吧，因为这种表面上的坏事或许会成为我真正的好事。这时极其柔和的感觉，迫使我驱散了一切苦闷的愁云，我感觉出，借这种助力可以忍受一切。我愉快地去就餐，使家里的人统统吃惊。

那喀索斯的克制力量比我小，我得安慰他。他在他的家庭里也遇到讨厌的事情，使他深感苦恼，由于我们相互推心置腹，他把一切都私下告诉我。他到外国去服务的努力也不顺利，我为了他和我自己的缘故，深深感受这一切，最后我把一切心事吐露在我获得欣然接受的地方。

这种经验越是温和，我就越是频繁地努力使其更新，我不断努力在我常常得到安慰的地方去寻找安慰，不过我也不是常常都找到它：它对我好象是对一个想就阳光取暖的人，这人被散布阴影的什么东西挡在路中似的。“这是什么呢？”我问自己。我热心地探索这件事情，分明觉得，这一切完全取决于我的心灵状态：如果心灵不是以笔直的方向面向上帝，那我的态度就始终冷淡；我就感觉不出他的反应，也听不到他的回答。现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东西阻挡住这个方向？”这儿我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被卷入一种研究当中，它差不多持续了我的爱情史的整个第二年。我本可以早一些结束它，因为我不久就查明踪迹了，但是我不愿意承认，我寻求千百种借口。

我很快就发现，我的心灵的笔直方向被愚蠢的消遣，被忙于无聊的事务所扰乱了；至于怎样情形和什么地方，我不久就弄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个一切都冷漠和疯狂的世界里，怎样让它们显露出来呢？我倒愿意让事情就地原封不动，而自己碰运气生活下去，也象我见到的那些活蹦乱跳的人一样。可是我不可以这样做：我的内心常常和我闹矛盾。要我退出社会，改变我的关系，我办不到。我现在已经被禁闭在一个圈子里；某些联系我摆脱不掉，在与我如此攸关的事情中，厄运逼人，有增无己。我常常含泪就寝，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又起床了；我需要强有力的支持，可是我戴着铃铛到处乱跑，上帝就不把支持赐给我。

现在要着手对所有每种行为都衡量一番。跳舞和玩牌首先受到检查。凡是我探访不到，谈论不到，阅读不到，考虑不到，不能增加，不能拒绝，只是令我无比苦恼的东西，我从没有说过、想过或写过赞成或反对的话。我敢肯定，如果我放弃这些玩意儿，一定会伤害那喀索斯的感情。因为他非常害怕闹笑话，以为这么一来，我们仿佛心中有鬼，不敢在社会上露面似的。由于我不是出于爱好，而仅仅是为了他的缘故，违心地于蠢事，而且是有害的蠢事，所以这一切使我感到无比难过。

我不得不厌其详和一再重复地叙述我作的种种努力：我一方面安排那些一度使我消遣而扰乱我内心和平的活动，另一方面让我的心扉一直敞开，接受看不见的上帝所给的影响，可是这两方面一直发生争执，无法调解，使得我多么痛苦。因为我一旦穿起傻子的外衣，那就不光是配上假面具，而是从头到脚都渗透了愚蠢的味儿。

我在这儿可以超越纯粹历史描写的规律，而对我的内心活动作一些考察

吗？究竟什么东西使得我的兴趣和气质发兰这样的变化，我到二十二岁——其实还要更早一些——竟然对一些事情不感兴趣，而那些和我同龄的人却毫无内疚地玩得津津有味？为什么他们不觉得对我有愧呢？我大概可以这么回答：并不是他们感不到对我有愧，而是我不象我的同龄人那样不了解自己的心灵。两者是不同的，我从自己获得的朴实经验中知道，有更高级的感觉确能给予我们一种快感，这是我们在通常的娱乐中寻找不到的，而且在这种更高级的快乐中，同时还保存有增强抵抗灾祸的秘密法宝。

不过青年时期的社交娱乐和消遣，毕竟对于我下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因为我不可能把自己作过的事情，装得象没有作过一样。今天只要我愿意，的确可以十分冷静地对待好些事情，这些事情以前使我糊涂，甚而威胁着要左右我的一切。这里不能有中间道路：要么，我放弃迷人的娱乐，要么，我放弃使人神清气爽的内在感受。

但是在我的心灵中这种争执，不知不觉地就已经决定了。尽管我的心中也渴望一点儿感性的快乐，我却再也不能享受它了。一个人虽然十分爱酒，可是当他置身在酒窖里，前后左右都是装满酒的桶。腐败的空气逼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时他所有饮酒的兴趣都一扫而空了。清洁的空气比酒更重要，我对此是一清二楚的，我一开头就没有多加考虑，宁愿要善而不要诱惑人的东西，如果我不是担心失宠于那喀索斯而受阻拦就好了。

然而我经过千百次的内心斗争，经过一直不断的考虑，终于清楚地看出，把我和他结合起来的纽带是太脆弱了，容易拉断。我一下子认识到，这不过是用一个玻璃罩把我关闭在没有空气的地方：一个人只要有足够打破它的力量，就得救了！

想到就作。我揭下假面具，每次活动都是从心坎里出发。我一直温情脉脉地喜爱那喀索斯：但是以前插在热水里的温度计，现在要取决于天然空气，它升得不能比大气的温度更高了。

不幸的是它冷却得很快。那喀索斯开始退却，和我疏远起来，这是他的自由；不过我的温度计随着他的退却而下降了。我家里的人看出来，他们盘问我，感到惊奇。我用男性的固执语气说，我至今牺牲得够了，而且还准备继续下去，直到我生命的尽头，和他有难同当，但是我要求我的行动有完全的自由，我对事情的取舍，应取决于我的信念，我虽然不想顽固坚持己见，乐意倾听别人的理由，但只要涉及我个人的幸福，必须由我自己作决定，我忍受不了任何形式的强制。就是最大的良医也不能说服我服用某种食物，哪怕这食物平常也许极富滋补，为多数人所热爱，可是一旦我的经验证明，它对我随时都有害，我就摈弃它，这儿可以引用喝咖啡为例。与此相同，或者比此更甚的是，我不愿让人把某种使我糊涂的活动，当作道德上有益的东西而强加于我。

因为我在暗中准备了这么久，所以我对于这方面的争论感到泰然，而不是讨厌。我让我的心情发泄，感觉到我所作决定的全部价值。我寸步不让，要是不顾及子女对长辈应有的尊重，我一定毫不客气地就把对方打发走了。我在家里不久就胜利了。我的母亲从年轻时候起，就抱有相似的思想，不过在她身上没有发展成熟，因为没有困难逼迫她，从而提高她贯彻自己信心的勇气。她看见通过我来完成她的宿愿，实在感到高兴。大妹妹似乎赞同我；小妹妹只是悄悄地注意着。反对得最多的是姨妈。她陈述许多理由，认为无可反驳，其实这些肤浅的理由，也实在不值一驳。最后我不得不向她表示，

她在这桩事情上根本没有发言权，于是她只好做得不再固执己见，她也是在近处旁观这个事件而唯一无动于中的人。我不便对她做得过分，我本可以说，她对此事既无感情，而且也毫不了解。

父亲的态度完全符合他的思想方式。他说话很少，但是常同我谈这件事情，他提的理由是明智的，而且由他提出，也是无可反驳的；只是我深深感到自己有道理，才给我以同他辩论的力量。可是不久情况起了变化；我不得不请他谅解。在他的理智催促之下，我突然发生情绪激动的想象。我让我的话语和眼泪自由倾泻。我告诉他，我多么爱那喀索斯，两年以来，我是怎样强制自己，我多么确信，我作得对，而且准备失去心爱的未婚夫和表面上的幸福，在必要时还牺牲财产未巩固我的信心。我宁愿离开我的祖国，父母和朋友，到外国去谋生，而不愿违背我的认识而行动。父亲掩饰他内心的激动，静默了一些时间，最后公开表示赞同我。

从那时起，那喀索斯避而不来我家，现在我的父亲放弃每周聚会，原来那喀索斯每会必到。这件事情引起宫廷和城里人的注意。人们议论纷纷，通常在这种场合，群众总是积极参加，他们养成一种恶习，爱对心肠软弱的人作决定时施加一些影响。我完全认识这个世界，而且知道，我们常常被这些人责备，原来正是听了他们的劝告我们才这样作，纵然不谈这些，我凭自己的心理伏态，也不会把所有这些暂时的意见当作一回事。

与此相反，我不放弃自己对那喀索斯的留恋。我见不到他的入影了，而我对他的一片真心并未改变。我温情脉脉地爱着他，仔比重新开始，比从前可稳重多了。要是他不打算干扰我的信心，我早就是他的人。没有这种情况，我真可以同他一起创立一个王国。好几个月以来，我抱着这种情感和思想四处徘徊，因为我最后觉得自己够平静和坚强了，可以安静而稳重地从事工作，于是我写一张客气的、但不带温情的便笺给他，问他为什么再也不来着我。

因为我知道他的脾气，就是在微小的事物上，他也不愿说明理由，只是一声不响地做他认为是好的事情，这时我有意逼他非表白不可。我收到一封又长又无聊的回信，不着边际，空话连篇：说什么他找不到更好的职位，就不能安家立业，向我提出结婚；据说，我最清楚不过，他迄今的命运多么坎坷，他认为这样长期继续没有结果的往来，会有损我的名声，情我允许他保持至今为止的这种距离，一旦他能够使我幸福的时候，决不背弃他对我所许下的诺言。

我立即答复他：因为事情已经闹得整个社会都知道了，才来珍惜我的名声，未免为时太晚，而对于这个名声来说，我的良心和我的清白是最可靠的保证，借此机会，我却不假思索，用他的话回敬他，希望他今后寻得幸福。跟着我接到一封简短的回信，语气基本上同第一封信一样。他坚持己见，要等到他获得职位以后，再来征询我的意见，看是不是愿意同他分享幸福。

这对于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告诉我的亲戚朋友，事情已经吹了，实际上果然如此。九个月以后，他如愿以偿地获得升迁，还再一次向我求婚，不过提出如下的条件：就是我作一个必需安家立业的男子的妻子，需得改变我的思想。我客气地谢谢他，赶快拿出勇气和理智摆脱这件事情，好比一个人在剧院听戏，幕落下来以后，就急欲离开了。不久以后，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富有而又体面的对象，我知道他那样的人是会幸福的，这样我就完全放心了。

我对下列事实不好默而不言，他在获得职位以前和以后，曾向我提出几次体面的结婚要求，都被我丝毫不予考虑地而加以拒绝了，我的父母却希望我在这方面多作一点让步。

这时对我来说，好象经过风狂雨骤的三月和四月，得到最美丽的五月天气。我在良好的健康状态之下，享受无法形容的心情宁静；我随心所欲地环顾四周，我虽然有所失，但也有所得。我年轻而又充满情感，觉得天地万物比以前美好千倍，因为我需要社交和游戏，才使我呆在美丽花园里的时间不显得太长。由于我对我的虔诚已不再感到惭愧，于是我也用不着隐藏自己对科学和艺术的心情和爱好了。我绘图、作画、读书，得到不少支持我的人；我离开了大团体，或者说，大团体离开了我，这时在我周围形成一个较小的团体，它是丰富而有趣得多。我爱好社交生活，我不否认，我放弃了旧的相识关系以后，害怕孤独寂寞。现在我觉得充分地也许可以说过分地得到补偿了。我认识的范围越来越广，不光是同我思想一致的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我的故事已经传开了，有许多人觉得好奇，看到一个重视上帝甚于自己未婚夫的女子。当时在德国显露出某种普遍的宗教潮流。在某些王公和伯爵的邸宅里，拯救灵魂的传道活动活跃起来。有不少贵族对此同样关心，在较低的等级里，这种思想也十分流行。

我上面提到的那个伯爵家庭，现在和我更亲近了，由于几位亲戚迁到城里，更增强了他家的力量。这些可敬的人物寻求同我往来，正符合我的期望。他们的亲戚众多，我在这家里认识了大部分公侯、伯爵和帝国的绅士。我的思想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不管他们尊重也好，或者仅仅是出于爱惜也好，我却已达到我的目的，而毋需争辩。

我还通过另一方式重被引进社会。正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的一个异母兄弟来我们家逗留得比较久一些，平常他只是在路过的时候看望我们。他在他的宫廷里原本受到尊重，而且颇有影响，因为现在一切不照他的意思办，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的理解正确，性格严厉，在这点上和我父亲十分相似；不过我的父亲处事相当温和，容易在业务上作出让步，对于某些违反他的信念的事情虽不肯作，却听其自然，然后把对这方面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在暗中发泄，或者私下同家人一起发泄。我的叔父年轻得多，他的外在环境给予他的独立性以不少保证。他有一位非常富有的母亲，而且从她的远亲和近戚那里，还有获得巨额财富的希望。他不需要外来的补助，不象我的父亲依靠不多的财产，要被薪俸紧紧地拴在职位上。

我的叔父由于家遭不幸，变得更加倔强了。他很早失去了一个温柔可爱的妻子和一个富有希望的儿子。从这时起，他似乎想抛开一切与他的意志无关的东西。

在家庭当中，人们有时带着几分沾沾自喜的神情互相耳语，说他或许不再结婚了，而我们这些孩子竟把自己看作他巨大财富的继承人。我并不注意这点。不过其他人的态度都在适应这种希望。叔父本着坚定的性格，习惯于在谈话中不反对任何人，而是和气地倾听每个人的意见，并用论证和实例来提高每人对事情的想法。凡是不认识他的人，总以为自己和他的意见一致；因为他具有优越的理解力，可以置身在一切想象方式之中。他对待我却没有这么顺利，因为这儿要谈到情感，他对此却茫然无知；他尽量表现爱惜、同情和理解，同我谈关于我的思想问题，我却一眼看出，他对我的一切行为的理由显然毫不理解。

平常他尽管保持秘密，可是过不多久，他终于露出他在我们家逗留许久的最终目的。我们终于看出来了，他在我们当中选中了最小的妹妹，他要按照他的意思出嫁她，使她幸福，当然，妹妹凭她的身体条件和才能，再加上一笔可观的财产作嫁妆，有权可以要求头等配偶。叔父把他反对我的思想也同样暗示出来了，他给我找了一个贵族修女的位置，我也很快就从那儿领取收入。

我的妹妹对他的照顾不象我这样满意和感激。她向我吐露一件非常聪明地隐瞒至今的心事：因为她很担心——实际上果然发生了——我会尽一切可能劝阻她同一个自己不满意的男子结合。我尽力而为，得到成功。叔父的意见是严肃和清楚不过的，而我妹妹的前途——按照她的世俗想法——，是太动人了，使她无力放弃她的理智本身所反对的一种意向。

现在她再也不能象迄今那样躲避叔父的温和领导，于是叔父不久就为他的计划打下基础。她当上邻近宫廷的宫嫔，叔父可以在那儿把她交托给一位女友——一位享有巨大威望的高级女总管——监视和培养。我伴随她到新的居留地点。我们俩对于受到的接待非常满意，有时我不免对于我在社会上扮演女修士，即年轻而虔诚的修女这种人物暗中窃笑。

从前，这样的情况会使我十分糊涂，也许会使我的头脑发疯；现在我对周围的一切都镇定自若，我在十分宁静中花费几个钟头来让人给我理发，我打扮自己，这时我不想别的，只想我处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穿上修女制服。在宾朋满座的客厅里，我和所有的人交谈，却没有任何形象或者一个人给我留下一一种强烈的印象。当我回到家来以后，多半感到带回来的只有疲乏的双腿。我看出许多人都有利于我的理解；我结识了几位妇女，她们可作为一切人类道德及一种良好和高尚行为的楷模，特别是高级女总管，我的妹妹有幸在她下面受到培养。

可是我旅行归来的结果，身体上并不感到怎么舒适。在最大的节制和极精确的饮食规定之下，我可不象平常那样支配自己的时间和体力。饮食、运动、起床、就寝、穿衣和出行，都不象在家里取决于我的意志和感受。在社交圈子的活动中，不好停顿，以免失礼，我愿意做一切必要的事情，因为我当这是责任，因为我知道，这不久就过去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健康。尽管这样，这种陌生的、动荡的生活，给了我比自己感觉到的更强烈的影响。我刚刚回到家里，正向我父母满意他讲述经过，使他们高兴，忽然大咯血，虽然并不危险，很快就过去了，可是使我长时间感到虚弱。

这时我又得上一堂新课。我愉快地作。没有什么东西使我留恋这个世界，我深信，我在这儿永远得不到权利，于是我对生存绝念以后，在极愉快、极安静的状态中活下去。

我得经受一次新的考验，因为我的母亲突罹重病，这病折磨了她五年，她才去世。在这段时间里，不乏锻炼。每逢她害怕得厉害的时候，就叫我们大伙儿夜里守在她的床前，纵然不能恢复她的健康，至少有我们在场可以让她散散心。更重的、几乎难以忍受的压力，是我的父亲也开始病倒了。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常患剧烈的头痛，不过最长只挨三十六个小时。现在病势始终不减，如果头痛升到一定高度，痛苦快把我的心撕裂了。在这种感情的剧烈冲击下，我感到身体十分虚弱，这阻止我完成我最神圣、最心爱的责任，

即基督教贵族妇女修道院的成员，她们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具有崇高声望。

或者使我执行起来极端困难。

现在我可以考验自己：究竟我采取的道路是真理还是虚幻？我是不是或许只想到别人？我信仰的对象是否具有现实性？我是否经常得到后者来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的心向往上帝的笔直方向，同亲爱的志同道合者的往来，这些我都寻求过，而且也找到了，这就使我对一切都感到轻松。好象是在树荫中漫步的游子，当一切从外部压迫我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奔向这个庇护处，从不空手而归。

近来有些宗教辩护士，他们对宗教似乎是热心多过感情，他们要求和他们同信仰的人，公布真正倾听祈祷的实例，也许由于他们希望得到信札和印记，以便在外交上和法律上正确地攻击他们的敌人。他们对真正的感情多么无知，他们多么缺乏真正的经验！

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在被压迫和困难当中寻求上帝，绝不空手而归。我已经说得无比多了，却不可能也不可以再说了。尽管在紧急关头每种经验对我是这么重要，然而在我要引证个别情况时，叙述却会变得这么苍白无力，这么不重要，这么不大可能。我是多么幸运哟，千百种细小事件加在一起，向我证明，我在世上不会没有上帝，这正如呼吸是我的生命的象征那样确实可靠。上帝和我亲近，我是在他面前。这就是我为什么故意避免一切神学制度的语言，而能说出极大真理的原因。

我多么希望当时就完全不靠什么制度；不过什么人早得幸福，不假外来形式，而在直接联系中意识到他的自我呢？我是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的。我谦逊地相信他人的威望；我完全皈依哈雷派的信仰制度，而我的整个气质对此却是格格不入的。

按照这派的教学计划，心灵的改变要在对于罪孽感到深刻惊恐时开始：在这种困境中，心必需或多或少地认识到所欠的惩罚，先后尝尝地狱的特别滋味，这会使犯罪扫兴。最后人们必须感觉出宽恕的明显保证，但是宽恕在继续过程中常常隐藏不露，人们只有认真地去一再寻求。

这一切对于我无论远近都感觉得到。当我真诚地寻求上帝，他就会降临，毫不责备我过去的事情。我从下边看得清楚，我以前是多么不配，而且也知道，现在还不配；但是我认识缺陷毫不担心。我没有一刻害怕地狱到来，不错，关于恶鬼以及死后受刑受苦地点的想法，在我的思想境界中毫无位置。我觉得没有上帝而生活的人，他们的心对于看不见的上帝的信任和爱已经关闭，这样，他们就够不幸的了，至于说到地狱和外部的刑罚，我觉得似乎是缓和而不是加强对他们的惩罚。我只是瞧见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怀着恶毒的感情，敌视任何一种善，而把坏事强加给自己和别人，他们宁愿在白天闭上眼睛，以便瞎说太阳并不发光——在我看来，这些人简直是说不出的可怜！准还可能造一座地狱来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呢？

我怀着这种心理状态，一天又一天过去，足有十年之久。它经受了許多考验，也在我心爱母亲痛苦的垂死病榻跟前。我十分坦率，趁此机会不想把我愉快的心情向虔诚而严守教规的人士隐瞒，为此我得忍受一些友好的责备。他们认为现在正是适当的时候向我介绍，要多么认真严肃地在健康的日子里奠下良好的基础。

关于严肃性，我倒也并不缺少。这个时刻我使自己深信，我宁愿终身悲

即哈雷地区虔信派教徒的学说，领导人是福兰克（1663—1727）。

愁而充满恐怖。可是我感到多么惊奇，这种情形对我永远没有可能。我只要想到上帝，我就愉快而满意，就在我亲爱的母亲垂危的时候，我也不害怕死亡。可是在这伟大时刻，我学习到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东西，超出我的不够资格的教师们们的想象。

我逐渐对好些鼎鼎大名的人士的见解感到可疑，而在暗中保持自己的思想。有某位女友，我以前对她作了过多的让步，她老想干预我的事情；我也不得不设法摆脱这人，有一次我完全坚决地告诉她，她大可不必费心，我用不着她的劝告；我认识我的上帝，只要他一人充当领导者就行了。她觉得颇受侮辱，我相信，她决不会完全原谅我。

我下决心在精神事务方面摆脱女友的劝告和影响，结果使我获得勇气也在外界关系中走我自己的道路。没有我的忠实的看不见的上帝的帮助，我定会陷入不幸，我不得不对这种明智而顺利的领导感到惊讶。根本没有人知道，究竟我的问题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件事情，一件从未解释过的坏事情，它使我们同我们感谢得到生命的本质分离，同一切叫作生命的东西所必须赖以保持的本质分离，这种事情，人们称作罪孽，我对此还毫无所知。

在同无形之友的交往中，我感觉出了我所有生命力量的最甜蜜的享受。不断享受这种幸福的要求是这样巨大，为此，我愿意放弃干扰这种交往的东西，在这点上，经验是我最好的教师。不过我这种情形就象是不肯服药，而只求助于定额饮食的病人。虽然有点效验，但远远不够。

我不能老是自甘寂寞，尽管我在寂寞中找到最好的方法，用以克服我的思想涣散。要是我此后陷入混乱，它就给我以更大的印象。我根本的长处在于我酷爱宁静，最后我总是退回到那儿去。我仿佛是在一种膝陇状态中看出自己的不幸和缺陷，我努力爱惜自己，不冒风险，以图自救。

我严格执行限额饮食有七年了。我觉得自己身体不坏，状况符合期望。没有特殊的情况和关系，我会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上，只有通过特殊的途径，我才前进了。我不顾所有朋友的劝告，缔结一种新的关系。最初，朋友们的反对使我恐惧，于是我转向我的无形导师，因为他恩准了我，我便毫无顾虑地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一位有思想、有勇气和才能的男子，在附近购买了地产。在我认识的陌生人当中，也有他和他的家庭。我们在风俗、家庭制度和习惯上都很一致，所以我们很快就互相接近。

费洛——我想这样称呼他，已经有相当年纪了，他对于我那精力开始减退的父亲，在某些业务上是极大的帮助。不久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密友。他自称在我身上发现一个人物，既没有大千世界上那种放荡不羁和空洞无物的陋习，也不象国内缄默人士那种枯燥无味和诚惶诚恐的样儿，于是我们不久就成了知心朋友。我很喜欢他，觉得他很有用。

我虽然丝毫没有参加世俗事务的气质和爱好，或者去寻求某种影响，但我却愿意听到和知道远近出了什么事情。我只喜欢不带感情地弄清楚世俗事物是怎么样的。我把情感、真诚和爱慕，保留给我的上帝，我的亲人和我的朋友。

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亲友对于我同费洛的新的关系是嫉妒的，如果他们

对我进行警告，实有多方面的理由。我在沉默中吃的苦够多了，我甚而不能把他们的反对看作是空洞的或者自私自利的。我从来就习惯于让自己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这一次我的信心不肯让步。我祈求上帝，也请他在这儿警告我，阻止我，指导我，因为我的心对此没有劝阻我，于是我便心安理得地沿着我的途径继续走下去。

费洛大体上和那喀索斯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一种虔诚的教育使得他的感情更加集中和活跃起来。他不爱虚荣，重视骨气，如果说，那喀索斯在世俗事务上显得仔细、准确、持续工作而孜孜不倦，那么，费洛就显得明确、敏锐、快速，工作起来轻而易举。通过他，我知道几乎所有高尚人物的内幕底细，而这些人外形，我已经在社会上认识到了。我高兴从我的立场瞭望芸芸众生。费洛再也不能对我隐瞒什么了。他逐渐把他的内外联系私下告诉我。我为他担心，因为我预见到某些错综复杂的事态，而坏事来得比我预料的快。由于他总是保留着某些信条，到了最后，他也只向我吐露这么多，让我预料到最坏的事情。

这给我的心以何等的影响啊！我得到对我说来是完全新的经验。我怀着无法形容的忧伤，目睹一位阿加统，他在希腊古城特尔斐的林苑里受过教育，还欠下学费，现在得把未偿付的重息付清；而这位阿加统正好是我团结的朋友。我的同情是热烈而全面的；我同他一起受苦，我们俩置身在奇特的处境中。

我长时间注意他的心情状态以后，又转而考察我自己。这时我有这种思想：你并不比他更好一些，我的面前似乎升起一片小小的云雾，逐渐展开，遮蔽了我的整个灵魂。

现在我再也不光是这样想：你并不比他更好一些；我感觉出这点，而且感觉得这么分明，使我不愿再去感觉一次了。这不是迅速的过渡。我得感受一年以上，要不是有只无形之手阻拦着我，我很可以成为吉拉尔、卡图什、达米安以及诸如此类可以称做怪物的人。我分明觉得我的心中有这种萌芽，啊，上帝，多么可怕的发现！

如果说，我至今通过经验毫未看到我心中犯罪的真实性，那么，现在这种犯罪的可能性在预感中就极可怕地显示出来了，可是我不认识恶行，只是害怕它；我感觉到，我有可能犯罪，而无法控告自己。

我深刻相信，我自己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实不配希望死后与至高无上者联合，所以我也不怕陷入这样的分离。在我心中发现的所有的恶中，我爱的是他，而憎恨我感觉出的东西，不错，我希望恨得更认真一些，而我的全部希望是从这种疾病及导致这种疾病的气质解脱出来；我有把握，伟大的医生不会对我拒绝他的帮助。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东西治愈这种弊病呢？道德训练吗？我完全不能想到这点；因为我已经作了十年的比纯粹道德更多的训练，而现在看出未的恶行却早已深深地潜藏在我心里了。难道说，这些恶行不也象大卫那样，

德国作家维兰（1766—1767）所著长篇教育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个青年男子在特尔斐僧侣的严格道德环境中长大，不识感性世界，后来投入美貌的达娜的怀中，尽情享受生活的种种领域，最后他又试图从这里解说出来。

以上三人是当时出名的法国罪犯。

这是虔信派教徒对上帝的借喻。

一眼瞧见拔示巴就不能自制地爆发出来吗？难道他不也是上帝的朋友，而我在内心深处不是深信上帝是我的朋友吗？

这样看来，难道这就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弱点吗？难道我们就只好忍受，随时感觉到我们在受自己爱好的支配，我们纵然怀着极大的善意也别无他法，只有事后憎恶已经作了的事情，而遇到相似的机会又会重犯？

从道德学说中，我汲取不到安慰。无论它是用多么严厉的方法来左右我们的爱好，还是用乐意帮忙的方法来使我们的爱好成为道德，都不能满足我。我同无形之友往来而注入我心中的基本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有了坚定得多的价值。

有一次，我读大卫犯罪以后祈求恩有所作的诗篇，我十分注意，原来他看出他心中的恶已经在母亲怀胎时就有了；但是他要赎罪，迫切祈请给他造一颗纯洁的心。不过这要怎样才能达到呢？教会的标准和教义书籍中的答案，我知道得清楚；而且我还记得有条《圣经》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血给我们洗去一切罪孽。可是现在我才注意到，我从没有理解这句经常重复的格言。问题是：这指的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日以继夜地在心里推敲。最后我认为看出了一点儿端倪，就是我寻求过的东西应在人的形成这句永恒的话中去寻求，万物也包括我们在内都是由此创造出来的。至于原始生命从前作为居民去到我们隐藏其中的深处——而他已透视和囊括这个深处——借助我们的关系逐渐通行，从怀孕和诞生直到入墓，经过这奇特的弯路后再升到光明的高处——也是我们要居住的地方——而得到幸福，这道理好象在朦胧的远方向我启示。

哦，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些事情一定得使用形象呢？其实形象不过表示外在的状态罢了。在他之前，哪儿有什么高或低，黑暗或光明呢？我们只有上和下，白天和黑夜。正由于这个缘故，他才变得和我们相似了，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他身上有份。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参与这无比珍贵的善行呢？通过信仰，经上这样回答我们。然而什么是信仰呢？把叙述一件事情当作真实，这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必须占有它的影响，它的结果才行。这种占有的信仰，对于自然人来说，必然是一种不平常的心理状态。

“现在，全能的上帝啊！赐给我信仰吧，”我在心情受到极大的压抑时曾这样祈求。我靠在我坐位旁边的小桌上，甲手遮着我满是泪痕的脸。这时我处在一种稀奇的状态中，这是在上帝注意我们的祈祷时必须具有的。

是呀，但愿有人能描写出我此时此刻的感情就好了！一股力量把我的灵魂带到耶稣曾经蒙受苦难的十字架旁，我无法用别的名称来表达，它完全象一股把我们的心吸引到异方的心爱人身旁的力量。这种接近也许比我们的猜测更重要、更真实一些。我的灵魂就这样接近成为人子的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圣者，在这瞬间，我知道什么是信仰了。

“这就是信仰呀！”我说时半吃惊地跳了起来。我尽力把握我的情感和直观，短时间内，我就深信我的精神获得了一种高高飞翔的能力，这对于它是崭新的。

《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大卫犯罪，夺娶乌利亚之妻拔示巴。

《旧约全书·诗篇》第五十一篇，其中有一节说：“我是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新约全书·约翰一书》：“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在这种感觉之下，我失去了使用语言的力量。我完全能够清清楚楚地区别这种感觉与一切幻想不同；这种感觉完全不带幻想，没有形象，恰恰给我们以所感觉到的对象的确实性，好比是一种想象力，描绘出一个不在眼前的心上人的轮廓。

当这样一阵狂喜过去以后，我发现我的心灵状态从前曾经有过这种情形；不过我从没有感觉出它达到这种强度罢了。我从来没有抓住它，从来不能把它据为己有。我总认为，任何人的心灵偶尔也会对此感觉到某种东西，这无疑就是教导每个人的他，也就是上帝。

我对于以前偶尔使我突然感到的这种力量，一直是非常满意的，要不是很久以来，由于奇特的命运让我遭受意外的痛苦，要不是我的能力和身边的财产失去了一切信誉，那么，我也许对于上述情况还一直保持着满意的态度呢。

然而从那个伟大时刻起，我已经长出了翅膀。我可以翱翔在从前威胁我的东西之上，好比鸟儿鸣叫着轻而易举地飞越滚滚急流，而小犬只能望着它发出胆怯的吠声。

我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尽管我没有向任何人泄露出一星半点，可是我的家人看见我有不同寻常的笑容，他们不了解什么原因使我这么高兴。我若是能够一直沉默不言，一直在心中保持纯洁的情绪就好了！如果我不受外来情况的引诱而暴露出我的秘密，那我将会再次免走一条大大的弯路。

在我过去十年的基督徒生涯中，由于我的心灵缺少这种必要的力量，于是我也就置身在其他正派人士的情况中；我自己借助于如下的方法，就是经常用那些与上帝有关的图像来充实幻想，这种办法也果然有用；因为有害的图像及其恶果从而被排斥了。此后我们的心灵就常常从精神图像中抓住这幅和那幅图像，借此可以略微向上高飞，好比年幼鸟儿从一根树枝飞扑另一根树枝。一个人在没有得到别的更好的方法以前，这种练习倒是不可抛弃的。

教堂给我们弄来显示上帝的形象和印象的设施，如钟、管风琴和赞美诗，尤其是我们牧师的讲道。我对此十分热中。不管刮风下雨，身体虚弱，都阻拦不住我上教堂，只有礼拜天的教堂钟声，才能使病榻上的我感到几分焦急。我极爱听我们宫廷高级牧师传教，他是个优秀男子；我也尊重他的同事；我也懂得从陶器盘里在普通水果中找出箴言的金苹果。除公开练习之外，还加上一切可能的所谓私下感化，由此也只有滋长幻想和较细腻的感性。我对这种进程习惯了，我非常敬重它，就是现在，我也想不到有什么更高级的东西了。因为我的心灵只有触角，而没有眼睛，它只会触摸，而不会看；哎！它要是眼睛可以观看该多好啊！

现在我也满怀希望去说教；但是哎呀，我是怎么了！我再也找不到我平常找到的东西。这些传教士在果壳上把牙齿磨钝了，而由我来享受果核。我对他们很快就厌倦了；然而要我只是把握着我会找得到的人，我对此未免太娇气了；图像我是要的，我需要外部的印象，而且认为感觉出了一种纯粹精神的需要。

费洛的父母同亨胡特兄弟会有关系，在他的图书室里还有伯爵的许多作品。有几次他同我十分明确而公平地谈到这方面，并请求我翻阅其中几种著

《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一句话说得台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指亨胡特兄弟会革新者青岑多夫伯爵（1700—1760）。

作，哪怕只是为了认识一种心理学现象也好。

我把伯爵当作是个非常恶劣的异教徒；于是我也把《埃勃多夫赞美诗集》搁置一旁不动，诗集是朋友以同样的目的硬塞给我的。

在完全缺乏一切外在的鼓励资料的情形下，我无意中抓列那本我想到的赞美诗集，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其中果然有歌曲，尽管形式十分古怪，却似乎在说明我感觉到的东西，语言表达的独创性和纯朴性吸引着我。我自己的感觉似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没有学校术语使人想到某种僵化的或平凡的东西。我深信，这些人感觉到的，也就是我感觉到的东西。现在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把这种诗句保存在记忆中，慢慢地咀嚼几天。

自从我获得真实的东西那个时刻起，时间就这样流逝了大约三个月。最后我下定决心，把一切向我的朋友费洛公开，并请他传达那些文件，现在我对这感到无限的好奇。我也的确这样作了，不顾心里有某种东西在严肃劝阻我。

我把全部故事详细告诉费洛，因为他本人是其中的一个主角，因为我的叙述是劝人忏悔的布道，于是他显得极度的惊愕和感动。他痛哭流涕。我十分高兴，而且相信，这也促成了他完全改变主意。

他供给我所要求的一切文件，现在我对于想象力有了过多的精神食粮。我按照青岑多夫的方式来思想和谈话，有了巨大进步。人们不相信，我就是现在也不重视这位伯爵的方式方法：我愿意让他受到公平对待；他不是空洞的幻想家；他多半是在想象力的大胆飞翔中谈到伟大的真理，而诽谤他的人对于他的特性，既不懂得尊重，也不懂得辨别。

我对他的爱戴是无法描绘的，要是我能够自己作主，我肯定离开祖国和朋友，而迁居到他那儿去；我们彼此可以万无一失地相互了解，但我们很难长久相处。

感谢我的保护神灵，幸好他在我的家庭制度中使我受到这样的约束！对我来说，当时只要能到宅边花园去走走，就要算是一次大旅行了。照料我年老衰弱的父亲，这给了我做不完的工作，在休息时间里，高尚的幻想可以使我消磨时间。我唯一见得到的人就是费洛，我的父亲很喜欢他，不过他同我的公开关系，由于最后的声明堂到了几分影响。原来他心中受到的感动并不深刻，因为他有几次用我的语言说话没有成功，于是他回避这个题材。以便谈得轻松一些，凭自己广博的知识，懂得不断带来新的话题。

这么一来，我主动地成了亨胡特派的一名女会员，关于我的心情和兴趣的新的转变，我必须对人隐瞒，尤其是在高级宫廷传道士面前，这人作为我的忏悔神父，我有充分理由尊重他，他虽然十分厌恶亨胡特兄弟会，可是他的巨大劳绩今天在我眼中仍然没有减色。可惜的是这位可敬的男子在我和其他人身上经受到许多别的苦恼！

好些年以前，他在地认识一个骑士，把这人当作是正派的、虔诚汉子，以为这人在认真寻求上帝，于是彼此建立起不断的通讯往来。因此对于这位宗教导师来说，该有多么痛苦，结果这个骑士加入亨胡特兄弟会，长期逗留在该会会员中间：不过回过头来，他又多么高兴，后来这位朋友又同兄弟会会员决裂，决定住在他的附近，似乎完全重新听任他的指导。

现在这位新来者好象是凯旋归来，被当作上帝最心爱的羔羊而介绍给众人。他只有被引入到我们家来，因为我的父亲再也不愿看到任何人。骑士得到广大的认可，他有宫廷的礼貌和教会的吸引力，同时还有许多美好的

天然优点，对于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很快他就成为伟大的圣徒，他的教会保护人对此高兴极了。可惜他只是表面上同兄弟会决裂，而心里却完全是个亨胡特派教徒。他虽然真正依靠的是现实的事物，但是伯爵玩弄的那套把戏对他最合适不过了。他已经习惯于那种设想和说话的方式，如果说，他现在当着老朋友的面得小心掩藏自己的真相，那么，当他目睹一小撮亲信人士在自己周围，推出自己的小诗、祈祷文和小图片时，就更有掩藏真相的必要了。他获得人们想得到的巨大喝彩。

我对这整个事情一点儿也不知情，继续随心所欲地消磨光阴。很长时间，我们彼此互不认识。

有一次，我在闲着的时候去看望一位患病的女友。我在那儿碰见几个熟人，不久我就看出，我打扰了他们的谈话，我丝毫不动声色，但是使我十分惊奇的是，我看见墙上挂有几幅亨胡特派的图像装在精致的画框里。我迅速理解我不在家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用几句适当的诗来欢迎这新的现象。

可以设想，我的女友们有多么惊奇。我们互相解释，立即意见一致，亲密无间了。

我常常寻求外出的机会。可惜我每三到四周才有一次，我同高贵的使徒，逐渐也同整个秘密教会相识了。我一有可能，就参加他们的集会，我本着爱好社交的观念，能从别人口里听出我个人迄今在心里冥思苦想的东西，或者把这些东西转告别人，这对我有无穷的乐趣。

我并不是这么顽固，竟会看不出只有少数人才感觉出细致的话语和言词的意义，而且他们再也不会象从前那样，被教会的象征性语言所推动了。尽管这样，我仍然同他们继续走下去，而下走上迷途。我想，我不是来接受调查和内心考验的。我通过一些纯洁的锻炼，却已作好改正的准备了。我尽了我这份责任，轮到我发言时，我坚决要求要有意义，在这么温和的事物上，意义倒是被语言隐藏起来，此外，我本着安静的平易近人的态度，听任每人自便，不加干涉。

享受这种秘密社交的平静日子不久以后，爆发了公开的争论和令人厌恶的事情的风潮，这在宫廷上和城市里引起轩然大波，我差不多要说，造成了一些丑闻。时刻到了，我们的高级宫廷牧师，亨胡特兄弟会的大对头，不得不在他蒙受祝福的屈辱中，发现他最好的、平常最亲近的听众全部倒向兄弟会一边，他伤心极了，开始一刹那，忘记了一切节制，后来他纵然愿意，也无法后退了。这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幸好没有被人点名，因为我不过是这种令人厌恶的集会的一个偶然成员，而我们热心的领导者在民事事务中还少不了我的父亲和朋友。我怀着平静的满意心情保持中立；因为关于这样的感受和事情，纵然同善意的人交谈已经令我生厌，他们了解不出极深刻的意义，只停留在表面上。然而现在要同对手争论这种连朋友也不易理解的问题，我觉得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不久我就看出来，亲切和高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保持他们内心的纯洁及不带反感和憎恶，而是很快地转到不公正方面，为了捍卫一种外表形式，竟自摧毁了内心最好的东西。

尽管这个可敬的男子在这种情况下多么错误，尽管人们竭力激怒我起来反对他，可是我始终不能不对他怀着衷心的敬意。我一清二楚地认识他的为人；我可以设身处地去看他的地位，公平地看待这件事情。我从没有见到过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不过弱点在优秀人物身上显得更加触目罢了。我们希

望和愿意那些享有如此特权的人，一劳永逸地不用上贡纳税了。我尊重他是位优秀人物，而且希望我的静默的中立产生影响，纵然无益于和平，至少有利于休战。我不知道，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上帝作得干脆一些，召他回到自己身边去。在他的灵柩旁边，所有不久以前还和他争论的人都哀哀哭泣。他为人正直，敬畏上帝，这点从没有任何人怀疑过。

这段时间前后，我也不得不放弃兄弟会这把戏，它由于这些争论对我来说已显得有所不同了。叔父不声不响地贯彻了他对我妹妹的计划。他介绍一个有身份和财产的青年男子给她作未婚夫，赠了一份丰富的、正如人们对她所期待的嫁妆。我的父亲愉快地表示同意，妹妹是出于自愿并有所准备，乐意改变自己的地位。婚礼安排在叔父的府哪里举行，亲友都被邀请到了，我们大伙儿都精神愉快地来到了。

我生平第一次踏进人家的邸宅时感到惊叹。我虽然常常听人谈起关于叔父的嗜好，他的意大利建筑师、他的收藏和他的图书室，但是我把这一切与我已经见过的东西比起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后者在我思想中留下异彩纷呈的图景。因此我对于一进门时所感觉到的庄严而和谐的印象十分惊异，这印象在大厅小房中更加强了。如果说，平常富丽堂皇的东西和各种装饰只是使我精神分散，那么，我在这儿就觉得思想集中，并联想到自己身上来。就是在一切庆祝活动和宴会的准备中，豪华与庄严气象也引起肃静的乐趣，我所不了解的是，一个人竟会设想出和安排好这一切东西，本来这要好些人联合起来，才能在这么伟大的意义上共同发生作用。主人及其家人在所有一切方面都显得这么自然，丝毫也看不出拘泥及讲究空洞仪式的痕迹。

婚礼是以出乎意外的热烈方式开始的，一阵悦耳的声乐使我们惊讶，牧师给予这种典礼以真实的隆重庆祝。我站在费洛旁边，他没有向我祝贺，而是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声，说：“当我看见妹妹伸出手去时，仿佛有人在用滚烫的沸水浇我。”——“为什么呢？”我问。——“我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别人成亲，就有这种感觉，”他答道。我嘲笑他一番，可是后来我一直回味他说的话。

场上的愉快气氛，由于有许多年轻人参加，显得加倍光彩，环绕我们的一切都是庄重而严肃的。所有的家具、桌布、餐具、餐桌中央的装饰品，与整体完全协调。如果说，建筑师和糖果师是来自同一个学校，那么，糖果师和宴席布置员就是一同进过建筑师那所学校的了。

因为人们好几天都呆在一起，于是这位聪明而通情达理的主人，为了使未宾过几天欢快的日子，考虑得无微不至。这儿我不重述我在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可悲经验了。象这样一个品德下齐的大团体中，如果放任自流，势必有人去搞最庸俗、最乏味的消遣，使高雅人士比世俗客人更感到扫兴，这情形该有多坏啊！

叔父筹组这次婚礼显得别具匠心。他约请两三位宫廷大臣——如果我可以用这样称呼他们——到来，有一位照料年轻人的娱乐活动：跳舞、兜风以及搞一些他发明的小游戏，而且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因为年轻人爱在室外生活，不怕受空气的影响，所以就把花园和花园大厅交给他们使用，为了同样目的，另外还添设了几处游廊和凉亭，虽然是用木板和麻布临时架设起来的，但是形态十分逼真，看去简直和普通石头和大理石没有两样。

宴会最罕见的现象是，这时召集客人的人，也感到有责任去照顾客人们的不同需要，尽量使他们过得舒适。

打猎、玩牌、短程漫步，提供亲密的私下谈心机会，这一切是为年纪较大的客人们准备的，就是有早睡习惯的人，也被妥善地安顿在远离一切喧闹的地方。

由于巧妙的安排，我们置身其中的地方仿佛是个小小的世界，不过仔细观看，府邸并不大，不熟识府邸及府邸主人思想的人，就很难接纳下这么多的人，而且使得每个人受到款待，各得其所。

目睹一位姿态优美的人令我们愉快，同样，精心的布置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从中感觉出明智而达理的人物如何在运用匠心。我们来到一间清洁的屋子，已经是种快乐，纵然它建筑和装饰得素朴无华，因为这至少从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出屋主是有教养的。倘使从一个人的住房里还对我们显示出更高尚的、虽然是感性的文化，那就会令我们加倍地愉快了。

这种情形在我叔父的府邸里显得多么鲜明。我听过也读过许多有关艺术的谈话和作品；费洛本人非常爱好绘画，而且拥有一间漂亮的收藏室：我自己也画过许多东西；不过一方面由于我过分注意本身的感觉，只努力把一件不可少的事情 尽先搞好，而另一方面则是我看到过的一切东西也和其他世俗事物一样，似乎不过是供我消遣罢了。现在我第一次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返省到自己身上来。我十分惊异地学会区别两种声音，那夜驾的天然美妙的歌声。与充满感情的人的喉咙所发出的四部合唱的“哈利路亚”声。我在叔父面前并不隐瞒我对于这种新看法的快乐，叔父等到其他一切事情都各得其所以后，特别喜欢同我谈天。他十分谦逊地谈到他所有的和创造的东西，完全有把握地谈到他的收藏品和陈列品的意义，我分明觉得，他对我说话时怀着怜惜的心情，就是他按照老方式把自认为可以完全主宰和掌握的善，归入我确信是合理的和最好的东西一类。

有一次，他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世界创造者本身采取他的创造物的形象，并且按照后者的方式方法在世界上存在一些时间，那么，这个创造物对我们来说，必然已经表现得无比完美了，因为创造者居然这么亲密地和创造物联合在一起。因此在人的概念与神的概念中必然没有矛盾；尽管我们常常感觉到与神不大相似而有距离，那么，我们就更加有责任，不能象性恶思想的辩护士那样，常常只看到人类天性中的缺陷和弱点，而首先是应当寻求其中一切完美的东西，我们借此才可以确认与神相似的权利。”

我微微一笑，答道：“亲爱的叔父，您别使我太难为情了，您居然赏光使目我的语言说话！您对我说的话，对我是这么重要，我倒愿意听您用自己极其独特的语言来说，然后我再努力把没有完全融汇贯通的东西翻译过来。”

他接着说：“我也以我极独特的方式继续说下去，而不改变我的声调，大约人的最大劳绩就在于他尽可能多地决定环境，而尽可能少地为环境所决定。我们眼前的大千世界，好比是建筑师面前的一座巨大采石场，建筑师所以配享这个称号，就在于他能用这些偶然遇到的天然物质，以最经济、最合适、最牢固的方式，造出一个由他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原型。我们身外的一切无非是元素，不错，我甚而还可以说，我们身上的一切也是；然而在我们内心深处却蕴藏着创造的力量，它能够创造出应当如是的的东西，而且不许我们休息和停止，非要我们把身外的或身上的东西，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出来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意指听道。

犹太教和基督教赞美神的欢呼语。

不可。亲爱的侄女，您也许选择了最好的部分：您努力使您的道德品质，您的深刻而仁爱的天性，与您本身和最高的主宰协调一致，而我们这些人或许也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我们尽量去认识芸芸众生，努力使他们的活动一致。”

通过这类对话，我们逐渐变得亲密起来，我从他身上达到了这点，他同我谈话就好象同自己谈话一样，不是用屈尊俯就的态度了。叔父说：“如果我称赞您的思想和行动方式。您别以为我在恭维您。我尊重这样的人，他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不停地前进，认识达到目的的手段，懂得抓住和使用手段；至于他的目的是大或小，应该得到赞许或谴责，这是我留待以后再考虑的问题。亲爱的，您相信我吧，最大部分的不幸和世上的所谓恶之所以产生，仅仅由于人们过于粗心大意，不正确认识他们的目的，纵然认识，也没有认真动手去作。在我看来，他们已经明白，可以而且必须建造一座塔楼，可是不多多使用石头和劳力在基础上，似乎在对付一所茅屋那样偷工减料。我的女友，您最高的需要是同您内在的道德天性取得一致，而不是在您自己和您的家庭、未婚夫，也许是丈夫之间，作出巨大而勇敢的牺牲以图应付。那样一来，您将永远陷入矛盾，决不能享受满意的片刻时间。”

这时我答道：“您使用‘作出牺牲’这个词，有时我曾经想过，我们应当把次要的东西作为牺牲品献给一种高级的目的，这目的可以说是神吧；我们十分关怀尊敬的父亲的健康，为此，我们心甘情愿地把心爱的羊儿送到祭坛上去。”

“不管什么东西，”他答道，“理智或者情感，我们要为这个而牺牲那个，或者说，选择这个而舍弃那个，照我看来，这种决定及其后果正是人身上最可贵的东西。人不可能同时占有商品和钱币！一个人一直敬重渴望得到商品，却又舍不得交出钱币，或者一个人一旦手中有了商品，又失悔买进，两种情形是同样的恶劣。不过我绝对不是因此而责备人，因为人本来是无辜的，这得怪他们置身其中而不能作主的复杂环境。例如平均说来，您在乡间发现的蹩脚店主不及城里的多，而在小城里又不及大城里的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人是为狭小的环境而诞生的；他能理解简朴的、附近的、确定的目标，他习惯于利用立即到手的手段；可是他一旦来到远方，既不知道要怎么作，也不知道该怎么作。他是被许多事物所吸引呢，还是被这些崇高和庄严的东西弄得莫明其妙，这对他就完全无所谓了。他常常遭到不幸的原因，就在于他被迫去追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是他通过正常的主动行为而不能同自己结合起来的。”

“确实这样，”他继续说，“态度苦不认真，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干不成，在我们称作有教养的人当中，认真办事的人聊聊无几；我可以这样说，他们对工作和业务，对艺术，甚而对种种娱乐，都是用一种自卫的方式从事；他们生活得就象在读一大包报纸，只想尽快甩脱它。这时使我想起那个在罗马的年轻英国人，他晚上在一个聚会中洋洋得意他讲述他的经过：据说，他当天就逛完了六座教堂和两处美术馆。人们想要知道和认识一些东西，却偏偏去接触和他毫不相干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呼吸空气并不能充饥。要是我认识一个人，我立即问：他在作什么事？情况怎样？成果如何？听了他的回答，我对他的兴趣也就终身决定了。”

“亲爱的叔父，”我接口答道，“您也许太严格了，对某些您可以帮助的好人，您却抽回了您的救援之手。”

“难道要怪象我这样的人吗？”他答道，“他长期在他们身旁并为他们

徒劳无益地工作。我们在青年时期被一些人戏弄得够苦了，他们答应把我们带到达娜伊登和西西弗斯的团体中去，以为是邀请我们去参加舒适的娱乐活动。感谢上帝，我摆脱了他们，如果有个人不幸来到我的圈子里，我就十分客气地把他辞谢。因为正是从这些人的嘴里人们可以听到最尖刻的怨言，他们攻击世界争端的混乱过程，攻击科学的浅薄，攻击艺术家的轻浮。攻击诗人的空洞无物，以及诸如此类等等。您很少想到，正是他们本身：还有许多和他们同样的人，不肯读按他们要求那样写的书，他们对真正的文学创作茫然无知，就是一个美好的艺术品也只有由于成见才能得到他们的鼓掌。不过请您让我们把话停止，这儿没有时间来责备和诉苦。”

他把我的注意引到挂在墙壁上的各种绘画上；我的目光停留在外貌动人或题材重要的对象上。他等了一会儿，随后他就说：“请您对创造出这些作品的天才也给予一些注意吧。心情善良的人乐意在自然界中看到神的手指；为什么人们不该对神的模仿者的手也给予几分注视呢？”随后他就使我注意那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图画，竭力让我了解，根本上只有艺术史才使我们懂得艺术品的价值和可贵，人们先得认识机械和手工的辛苦阶段，能干人沿着这个阶段努力工作了整整百年之久，这样人们才懂得，天才为什么能在顶峰上自由而愉快地活动，而我们只消望上一眼就已经头昏目眩了。

他本着这种思想安排妥当美好的参观顺序，当他给我解说这些东西时，道德教育在这儿好象打比方一样出现在我面前，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向他表示我的想法，他答道：“您完全有理，我们由此看出，一个人孤身只影地沉思道德教育，而与外界隔绝，这样作是无益的；我们倒是看见，具有追求道德文化这种思想的人，有一切理由同时培养他的比较细致的感情，这样他才不冒危险，不至于从他的道德高处滑跌下来，让自己受杂乱无章的幻想的诱惑，往下堕落，满足于庸俗的嬉戏——不用说得更坏了——以贬低他的高贵素质。”

我并不怀疑他在影射我，但是我受到触动，我回想起那些曾经使我愉快的歌曲，其中或许也有好些庸俗乏味的东西，而那些与我的宗教思想有联系的小小图像，大约在叔父眼前很难得到宽恕了。

在这段时间里，费洛常常在图书室里逗留，此后他也带我一起到这儿来。我们惊叹精选出来的大量书籍。它们是按各种意义收集在一起的。我们在这儿差不多只发现这类书籍，它们把我们导至明白的认识，或者给我们指示正确的体系：它们供给我们翔实的资料，或者使我们相信思想的统一性。

我一生中读了数不尽的东西，在某些专业里，我几乎无书不知道，这儿使我更加感到愉快的是，可以博览群书，看出我平常只囿于有限的混乱状态或陷入无边无际中的缺陷。

同时我们结识了一位非常有趣的、沉默寡言的男子。他是医生和博物学家，看上去与其说他是屋内的成员，不如说他是象神。他给我们看博物标本室，这儿也象图书室那样，实物放在封闭的玻璃橱里，同时用以装饰房间的墙壁，美化空间，而不使它变得狭窄。这时我愉快地回忆起我的少年时期，我曾把好些事物给我父亲看，这些都是他从前给初见世面的孩子带到病榻上

希腊神话：达娜伊登是达老斯的诸女，她们听从父亲的话谋害其夫，死后在地狱受罚，不断用穿孔的桶汲水。

希腊传说中的暴君，死后受罚，推石上山，到了山门，石又该下，重新再推，循环不息。

来的。这时医生对我直言不讳，同我继续交谈，原来他有意接近我的宗教思想，同时极口称赞我的叔父豁达大度，重视一切能够显示和促进人类天性的价值和统一性的东西。据说，叔父也要求一切其他的人同样这样作，他最恨那种狂妄自大、排斥别人的狭隘态度，对此常常加以谴责，或者躲开这种人。

自从我的妹妹结婚以后，叔父眼里一直流露出喜悦的神情，有多次他同我谈到他打算“算为妹妹和她的孩子作些什么。他有美丽的庄园，是他自己经营的，他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移交给他的侄子。他对我们置身其中的这所小庄园，似乎抱有特别的想法。他说：“我只把这所庄园交托给这样一个人，这人要能认识、重视和懂得享受庄园里收藏的东西，要看得出，一位富有而高尚的人，特别是在德国，有理由起到一点儿示范作用。”

绝大部分客人都逐渐散去了；我们准备告别，以为已经经历了这次婚礼的最后场面。这时叔父又重新安排一种可贵的娱乐，使我们感到意外。我们在妹妹结婚时听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人声合唱，感到十分陶醉，这情形无法向叔父掩饰。我们向他明白表示，希望再享受一次这种娱乐；他似乎没有注意这点。因此，有天晚上，他冲着我们说出如下的话，使得我们多么惊讶：“舞蹈音乐撤走了，粗心大意的年轻朋友们离开了我们，甚至新婚夫妇似乎比几天前显得严肃些了，要在这种时候分手，也许我们今后不再见面，至少再见面时情况变了，不免激起我们一种庄严的情绪，我除了用音乐，实在不能更好地维持这种情绪了，何况你们以前似乎就希望重新听一遍。”

这时他召来已加强了实力并暗中训练过多次的合唱队，向我们表演四重唱和八重唱的合唱，我大约可以说，这真正给了我们一种极乐境界的预感。我迄今只听过虔诚的诗歌，善良的人常常开动沙哑的喉咙，好象林中的小鸟儿，因为他们在为自己制造一种舒适的感觉，就以为在赞美上帝；音乐会上自命不凡的音乐，至多不过是吸引人赞赏某一个才能，却很少唤起哪怕是暂时的乐趣。现在我听到一种音乐，它从无比优秀人物的天性中最深刻的意义上产生出来，这音乐通过特定的、经过训练的器官，在和谐一致中，重又向人的最深最好的感官说话，而在这一瞬间才真正让人分明地感觉到自己与神相似。这一切都是拉丁文的宗教诗歌，好比宝石嵌在一个文明的现实社会的指环里闪光，而我呢，并不要求所谓教诲，却在精神上获得无比提高，感到幸福。

我们所有的人在离开时，都得到极优厚的馈赠，他递给我一枚我的教会的教团十字架，比平常见惯的更富于艺术，更好看一些，而且涂上珐琅质。十字架用带系牢，挂在一颗大钻石上，这是他看作博物标本室里最名贵的宝石。

现在我的妹妹同她的丈夫一起迁到他们的庄园去了：我们所有其他的人都回到自己的住所，就外部情况来说，又回到完全平常的生活中来了。我们好象是从神仙宫阙降落到平地，不得不按照我们的老样儿照旧生活和应付。

我在那个新团体中获得的特别经验，给我一种美好的印象带回家来，可是时间久了，印象就不显得十分鲜明了；不过叔父仍然竭力维持它，更新它，不时把他最优秀、最满意的艺术品寄一些给我，让我长时间享受够了以后，再另换新的寄来。

我惯爱独个儿沉思，把我的心事和心情整理就绪，然后去找思想相同的人谈，就象我观察一件艺术品要集中注意力，而不能很快联想到自己身上。我习惯于这样观看一幅绘画和铜版画，只当作这是一本书的字母。美好的印

刷固然使我高兴，不过有谁为了印刷的缘故而把书拿在手里呢？所以一种形象的描绘也得对我说明一点什么，它应当教导我，感动我，改正我，叔父也许在他解释他的艺术品的书信中说出他要说的话，可是我的情况始终如故。

不过外部事件，我家庭中的变化，超过我本身的大性，迫使我离开这种观察，甚而有段时间使我忘记了自己，我不得不忍耐，不得不活动，这似乎不是我虚弱的力量承受得起的。

我的未婚的妹妹一直是我的右臂；她健康、强壮，说不出的善良，承担起照料家务的责任，好让我专心致意地照顾老父亲。她突然患了粘膜炎，又急转成胸膜炎，在三周内就去世了；她的死给了我重大的打击，现在还不忍心看伤口结的疤。

在她还没有埋葬以前，我就病倒在床；我胸部受的旧伤似乎复发了，我咳嗽得厉害，声音沙哑。一句大声的活也说不来。

结了婚的妹妹提心吊胆地过早临产。我年老的父亲害怕一下子失去了他的孩子及其对后代的希望；他那公正的眼泪增加了我的痛苦；我哀求上帝恢复他的适当健康，请求让我的生命延迟到父亲死后。我痊愈了，似乎觉得安好如常，又能完成我的义务了，不过情形可怜得很。

我的妹妹又怀孕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把好些要母亲关怀的事情，通知了我；她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得并不十分幸福，这件事一直不能让父亲知道；我得作仲裁人，由于我的妹夫相信我，他们夫妇是真正的好人，所以我更能胜任。可惜他们俩不互相原谅，而是争辩不休，由于各存私念，总不能团结起来，过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现在我学习认真接触世俗的事情，从事我平常只是歌唱的东西。

我的妹妹生下一个儿子，我的父亲虽然行动不便，还是挣扎着去看妹妹。他看见孩子，说不出地高兴和快活，在施行洗礼时，我觉得他一反常态，受到了鼓舞，我甚而可以说：他以乎成为一位双面的保护神。他一张面颊愉快地朝前看，看着他希望不久进入的那个领域，另一张面颊又看着新的、充满希望的尘世生活，这生活来自他的亲外孙。在回家的路上，他孜孜不倦地同我谈到那小孩，谈到孩子的形体和健康状况，希望这个新的世界公民的体质顺利地发育成长。直到我们回到家后，他还一直在考虑这个方面；过了几天，我发现他患了一种寒热病，饭后他并不发冷，只表现出有一种疲乏的热度。可是他不肯躺下，早上仍然乘车出去，忠实地办他的公事，直到最后出现持续的严重症状才把他阻止了。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宁静的精神，他那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安排他的家务，料理他的葬礼，好象是有条不紊地在处理别人的事务。

他用一种平常少见的开朗的，后来简直提高为鲜明的愉快神情，说：“我平常多半还感觉到的对死亡的恐惧哪儿去了呢？难道我怕死吗？我有一位仁慈的上帝，坟墓唤不起我的恐怖，我有永恒的生命。”

我回忆他不久以后去世的种种情形，是我孤独寂寞中一种最适意的安慰。这时有种较高级力量在发生作用，是任何人都对我否认不掉的。

我亲爱的父亲的死，改变了我迄今的生活方式。我从最严格的服从，极度的限制，转入极大的自由，我享受这种自由好象是一种长久缺乏的食物。平常我很少有两个钟头不在家；现在我却没有一天是在房里度过的。我平常偶尔去看望的朋友，现在高兴彼此间保持不断的往来；我常常被邀请去吃饭，再加上兜风和短程娱乐旅游等，我都决不落后。但是在圈子兜完以后，我看

出，自由的无比幸福不在于作一切可以作，而环境又许可作的事情，而是在没有障碍和阻滞的直路上，可以作我们认为正当而合适的事情，我的年纪够大了，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不缴学费而取得美好的信心。

有件事情是我不便拒绝的，就是尽快同亨胡特兄弟会的成员继续往来，加强联系，我赶着去拜望他们最近的组织。不过我在那儿也找不到我想象中的东西。总是老实地发表我的意见，他们再三教导我：这种态度完全不适于对待一个正式建立的兄弟会。我对此完全不置可否，可是我深信，真正的精神从一个小机构中也应当象从大机构中一样产生出来。

他们的一位在场的主教，是伯爵的入门弟子，对我非常关切；他讲一口好英语，因为我听得懂一些，于是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紧密相连的暗示，我的意思却完全不是这样；同他往来，丝毫也不使我觉得高兴。他是个刀匠，一匹天生的驾马，掩盖不了他那手艺人的思想方式。我同一位L先生比较谈得来些，他在法国军队里当过少校；不过他对上级那种卑躬屈节的样儿，总使我觉得自己绝对办不到；不错，当我看见少校夫人及其他多少有点体面的妇女去吻主教的手，就仿佛被人掴了我一记耳光。这时他们约定到荷兰去作一次旅游，这正符合我的愿望，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

我的妹妹接着生下一个女儿，现在轮到我们的妇女来表示满意，设想孩子将来怎样象我们一样受到教育。与此相反，我的妹夫十分不满，因为一年以后，妹妹接着又生下一个女儿。妹夫希望在他的巨大庄园里，看见男孩们围在他身边，将未可以帮助他进行管理。

我在虚弱的健康状态下保持沉默，使宁静的生活方式维持相当的平衡；我并不怕死，我甚而希望死、但是我在静中感觉出，上帝给了我时间，让我考察我的灵魂在不断和他接近。在许多不眠之夜里，我特别感觉到有种无法明白言传的东西存在着。

我的灵魂仿佛脱离了肉体在思想，它把肉体本身看作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好比是件衣服。它无比鲜明地想象过去的的时间和事件，从而感觉出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所有这些时间都过去了；接踵而来的东西也过去了：肉体好象衣裳一样被撕裂了，但是我，众所周知的我，还依然如故。

一位高尚的朋友教我尽可能少去缅怀这种伟大、崇高而令人安慰的感情，他不断和我接近，他是我在叔父家里认识的医生，他很熟悉我的肉体素质和精神状态；他向我指出，如果我们脱离外在事物，而在心里滋长这种情感，它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我们的元气，破坏我们生存的基础。他说：“人的第一使命是活动，人要利用一切中间休息的时间，来取得对外界事物的明确认识。接着这又再次减轻他的活动。”

因为男友知道我的习惯，把我本人的身体当作外在的对象看待，他知道，我相当熟悉自己的体质、病痛和医药辅助方法，由于本身持续的病痛和外人的病痛，使我真正成为半个医生了，于是他使我的注意力从对人体和食物的认识方面，转移到世界上其他邻近的事物上来，他领导我好象是在天堂里巡视一样，只是到了最后——如果我可以继续使用比喻的话，他才让我遥遥预感那趁着晚凉天气在花园中漫步的创造主。

此后，我多么乐意看见大启然中的神，因为我确有把握把他铭记在心；他双手创造的作品使我多么感到兴趣，我多么感激他用他口里的呼吸赋予我

生命！

我们重新盼望我的妹妹生个男孩，我的妹夫对此是多么渴望，可惜他不能亲见男骸诞生了。这位强壮的男子不幸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我的妹妹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孩以后，也跟随丈夫而去了。我只得满怀忧伤看顾她遗留下的四个孩子。他们那样健康的人都先我这病人而逝了。难道我看不见从这充满希望的花朵中也会凋谢一些吗？我充分认识这个世界，深知一个孩子，尤其是在高层等级中，要冒多少危险才能长大成人；在我看来，他们应该趁我年轻时候为这现实世界多增光彩才好。我感觉出，现在以我虚弱的身体实不能再为孩子们作些什么了。因此，我更同意叔父本着他的思想方式自然而然作出的决定，他把全部注意力用在这些可爱人儿的教育上。当然，他们就任何方面来说，都是值得培养的，他们的形体端正，虽然彼此差别很大，然而全会成为善良而懂事的人。

自从我的好心的医生提起我的注意以后，我就留心观察孩子们中间的家族相似性。我的父亲把祖先的画像仔细保存起来，也请来相当不错的画师给他自己和孩子们画像，还有我的母亲和她的亲戚也没有被忘记。我们对全家人的特征认识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们也在孩子们身上寻找外貌和内心的相似点。我妹妹最大的儿子的相貌象他的祖父，这位祖父有张画得很好的年轻时代的画像陈列在我们叔父的收藏室里；祖父常常表现为勇敢的军官，男孩也象他一样酷爱枪支，男孩每次来看望我们时，总是对枪支爱不释手。因为我的父亲遗留下一只非常漂亮的武器橱，男孩不停地翻弄，等到我赠了他一对手枪和一支猎枪，并且摸索出怎样使用一支德国枪才肯罢手。此外，他在行动和整个气质上并不粗暴，而是显得温和和懂事。

我妹妹最大的女儿吸引住我全心全意的关怀，大约是由于她长得象我，而她在所有四个孩子中也最依恋我。不过我也许可以这么说，当她逐渐成长起来，我对她观察得越仔细，她就越加使我惭愧，我不能不怀着惊异的心情，我甚而差不多可以说是敬爱的心情看待她。人们很不容易瞧见这样高尚的姿态，宁静的情操及始终如一，不受事物限制的活动。她在生活中没有一刻闲着，每件工作在她手里都成了可敬的行为。她看待一切事情都一样，只要她能够完成，并不管什么时间和地点，就是在她无事可作时，她也能照样心平气和、始终不慌不忙。这种不需要职业的活动，我在一生当中没有再见到过了。她从少年时代起，对受苦受难者的态度，是别人模仿不来的。我乐意承认，我从没有把慈善行为当作一种事业来做的才能。我对穷人并不吝啬，不错，我常常在我这种情况下给予得太多了，但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赎回自己的良心，真要赢得我的细心照料，除非是我至亲的人。我侄女作的偏偏与我相反，这使我赞叹不置。我从没有看见她直接把钱给一个穷人，她为了救人目的从我手里获得的东西，总是先用在最直接的需要上。我觉得她最可爱的行为是清理我盛衣服和内衣的橱，她总会找到一些我不再穿和不再使用的东西，而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把这些旧东西剪裁缝合起来，给一个衣着褴褛的孩子穿用。

小妹妹的思想就显得不同了，她受到她母亲的许多遗传，很小就让人看出，她会长得非常秀丽动人，后来果然不出所料，她十分注意外表，很小就懂得穿着打扮，引人注目。我还一直回想得起，她在小时候多么喜欢照镜子，我母亲遗留给我的珠串被她偶然发现，我只好给她系在脖子上，她高兴极了。

我观察这些不同的爱好以后，就乐意想到，在我死后，我所有的东西怎

样分给他们，通过他们而重新被人使用。我瞧见我父亲的猎枪又被侄子背着在野外四处搜寻，从他的猎人袋里又掉出雉鸡下来；在举行复活节坚信礼那天，我看见我的全部储存衣服，都穿在从教堂里出来的小姑娘身上，她还用我最好的衣料给一位庄重的市民姑娘作了订婚日的礼服。侄女娜苔莉特别喜爱装饰这些孩子及可敬的贫家姑娘，我这儿要说明一点，她对可见或不可见的神明没有表现出某种方式的爱，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表示眷恋的需要，如象我在年轻时候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那样。

这时我在想，如果最年幼的侄女也在这天戴着我的珍珠和宝石项链上宫廷去，那我的胸中就完全坦然，目睹我的所有物也如同我的躯体一样返本归元了。

孩子们成长起来，令我满意的是，他们都是漂亮和强壮的人儿。我耐心忍受，叔父使孩子们离开我，哪怕他们是在附近，或者甚而就在城里，我也很少见着他们。

有位奇特的男子，人们都当他是法国教士，而不清楚他的真正出身，他在监管四个孩子，孩子们在不同的地方受教育，有时在这儿，有时在那儿寄宿。

开始，我看不出这种教育有什么计划，后来我的医生向我吐露真情：叔父信服这位神父的主张，想在对人的教育上作点事情，就得看出受教育者的爱好和愿望所在；然后就要使他有可能尽快满足其爱好，也尽快达到其愿望，使他受到迷误以后，尽早看出错误，如果他采取适合于自身的措施，那他就更能热心坚持，更能孜孜不倦地继续深造下去。我但愿这种奇特的试验获得成功；在这么些良好的资质上，也许这是可能的吧。

不过我不能同意这些教育家的一种做法，就是他们竭力使孩子们离开一切，凡是可以导致同本身往来，以及同无形者——唯一忠实的朋友往来的一切，都得舍弃不顾。不错，我常常生叔父的气，他竟认为我对孩子们是危险的。在实际问题上，没有人是宽容大度的！有人确信自己对任何人都愿意听其自便，可是在实际活动中，他总是把与他思想不同的人排斥在外。

我越是确信我的信仰的实在，这种使孩子们与我隔开的办法，就越是令我难过。为什么他没有神的起源，没有真实的对象呢？在实际生活中他却证实其如此有效。我们只有通过实际才对我们本身的存在确有把握，为什么我们不可在同样的道路上确信冥冥之中的主宰？他对我们从事一切善事时都伸出援助之手。

我是不断向前进，而不是往后退，我的行为不断和我所抱的完美理想相近，我每天都感到更加轻松地从事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哪怕我的身体衰弱，使我担任不起好些服务工作。难道说，这一切可以从人的天性来解释吗？我对于人性的败坏已经看得够深透了。这说法对于我是不适用的。

我几乎想不起一条戒律，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这指导我和不断正确领导我的是一种本能；我自由自在地跟随我的思想走，既不知道限制，也不知道后悔。感谢上帝，我看得出，对这种幸福我得感谢谁，我只许恭顺地想到这些优点，因为我决不会去冒危险，对自己的知

娜苔莉是本书中品格最高的女性，是主角威廉的理想配偶，可惜书中对她的正面描写甚少，这段间接叙述可以补充不足之处，而与第八卷中的有关文字相呼应。

所谓“他”应是无形的或冥冥中的主宰。

识和能力感到骄傲自大，我已经看得这样清楚，如果没有较高级的力量保护我们，在每人的胸中将会产生和滋长什么样的怪物。

第七卷

第一章 威廉会见神父——庄园——罗大略——梦的象征

春天充分显示出了壮丽的景色，提早来到的风雨威胁了一整天，这时沿着山际强烈地向下袭来，雨向平地转移，太阳重新发射出光芒，在灰暗的天际出现美丽的彩虹。威廉骑马迎着彩虹驰去，带着感伤的意味观看着。“唉！”他叹息着自言自语：“难道人生最美丽的色彩，偏偏只让我们在黑暗的底层上瞧见吗？当我们非常高兴的当儿，就非得下雨不可吗？要是我们无动于衷地旁观着，晴天和雨天也没有什么两样，除了晴中希望我们心中的天然爱慕不会始终落空而外，还有什么能打动我们呢？不过叙述每种善行能打动我们，观察每种和谐的对象也能打动我们；这时我们感觉到，我们不是在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渴望接近故乡，我们迫不及待地朝那儿追求最好的内心深处东西。”

这时有个步行者赶上他，和他结伴，迈着强健的步伐一直跟在马的旁边，他说了几句客套话以后，就向骑马的人说：“如果我没有弄错，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我也记起了您，”威廉答道：“我们不是共同作过一次有趣的水路航行吗？”——“完全对头！”对方回答。

威廉更仔细地打量他，沉默片刻以后，说：“我不知道，究竟您的形状起了什么变化；那时我把您当作一位亨胡特教派的乡村教士，现在我看您更象一位天主教派的教士。”

“至少您今天没有搞错，”对方说时揭下帽子，露出头顶剃光部分。

“您的剧团上哪儿去了？您还长时间呆在团里吗？”

“呆得过久了：可惜呀，要是我回想同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我就认为是看到无比的空虚；我心里对此没有留下一点儿回忆。”

“在这点上是您错了，凡是我们遇到的一切东西，都会留下痕迹：一切东西都不知不觉地有助于我们的教养。不过要为自己对此作辩解就危险了。这时我们或者是变得自鸣得意和漫不经心，或者是变得意志消沉和畏缩不前，前者 and 后者对于后果都有阻碍。最妥当的办法还是只干眼前的事，而我们现在要干的事就是，”他带着微笑继续说，“赶快去找住宿的地方。”

威廉问，到罗大略的庄园去还有多远的路程。那人回答，庄园就在山背后。“也许我会在那儿碰到您，”他接着说，“我只是在附近地方办点事。不久再见吧！”他说话时踏上一条陡峭的路，看去可以快些翻过山。

“不错，他或许说得对！”威廉自言自语，同时策马前进。“人应当想到眼前最切身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没有比传达可悲的任务更切身的了。让我看看，我是不是还完全记得使那个狠心的男友感到惭愧的话。”

他立即开始背诵这篇杰作：他一个字也没有漏掉，他的记忆力越是管用，他的热情和勇气就越是增长。奥蕾莉的痛苦和死亡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大声叫道：“让女友的灵魂环绕着我吧！如果你有可能，请给我表示，你已经消气和谅解了！”

在这些话语和思想支配下，他来到了山的高处，他看见那边山坡上有一座奇特的建筑物，他立即认定那是罗大略的住所。

座建筑得不规则的旧府邸，点缀着几处塔楼和山墙，似乎是最初在此的布局；不过更不规则的是新的附加建筑，它们建立在离此或远或近的地方，通过游廊和封顶的通道与主体建筑联结起来。一切外表的对称，建筑艺术的外观，显然都为了内部舒适的需要而被牺牲了。看不见围墙和壕沟的痕迹，同样也看不见人工花园和宽大的林荫道。一座蔬菜和果树园圃紧接住屋，还在空隙地方建设了一些可供利用的小园。一处使人悦目的小村落位于不远的地方；园圃和田野呈显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威廉沉浸在热情的观察中，继续骑马前进，对目睹的东西来不及多作考虑。他把马匹安顿在一家客店后，怀着忐忑心情，急忙朝府邸走去。

一个老年男仆在门口接待他，十分和气地告诉他，今天大概不容易见到主人了；主人有许多信要写，已经打发几个生意人走了。威廉坚持非见不可，老仆只得让步，进去通报。他回来后，领威廉到一间老式的大厅里去。他在那儿请威廉耐心等着，因为主人也许还得耽搁一些时间。威廉不安地上下走动，向挂在墙壁上的骑士和妇女画像看了几眼，他温习发言的开头一段，似乎当着这些铠甲和领花发言正是地方。他每次听见一点响动，就作好姿势，以便不失身份地招呼对方，先把信递过去，然后再用谴责的武器攻击对方。

他已经弄错了好几次，这时真正开始有些厌烦和恼怒了，最后从边门走出一个身材英俊的男子，脚穿皮靴，身着朴素的轻便大衣。“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好东西？”他用和气的语调对威廉说，“请原谅，我让您久等了。”

他说话时折叠着手里的的一封信。威廉不免略带几分困窘，把臭蕾莉的信递给他，说：“我带来一位女友的遗言，您读时不会不受感动吧。”

罗大略接过信，立即转回房间去，威廉通过敞开的房门可以看见，他先封好几封信，加上标题，然后才拆开臭蕾莉的信读。他好象把信反复读了几遍，威廉虽然感情上觉得激动的言词不适合这种朴实的接待，还是狠起心朝门边走去，打算开始他的判词，这时室内有扇壁门开了。教士走了出来。

“我接到世界上最奇特的急报，”罗大略朝着教士大声说；同时转身向威廉继续说：“请您原谅，我此刻没有心情同您详谈。今夜请您留在我们这儿！神父，您请照顾我们的客人，不让他缺少任何东西。”

他说这话时向威廉鞠了一躬；教士携着我们朋友的手走去，后者很不乐意地跟在后面。

他们默默地穿过奇妙的走道，来到一间十分整齐的房间，教士领他进去，没有再致歉意就离开他走了。不久来了一个活泼的男童，他自称来伺候威廉，送晚餐来，遵照家里规定，要怎样进早餐、午餐，怎样工作和娱乐，他讲了好些事情，特别有关罗大略的名望谈得不少。

男孩虽然讨人欢喜，威廉还是尽快打发他走了。他希望自己独自一人，因为他在这种处境中感到极度的压抑和不安。他谴责自己，他的意图完成得这么蹩脚，任务只传达了一半。不久他就决定，明天早上补做耽误了的事情，不久他又发现，罗大略在场引起他产生完全不同的感情。他置身在内的这所屋子里，显得这么神妙，他不明白在这种处境下怎么做才好。他打算脱下衣服，打开旅行袋；他连同睡觉衣物一起，拿出鬼魂的面纱，这是迷娘包在袋里的。目睹实物，增加了他的悲伤情绪。“逃走吧！小伙子，逃走吧！”他叫道，这句神秘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逃？逃到哪儿去？鬼魂向我这样

召唤就好得多了：“回到自己身上来吧！”他观看挂在墙上画框里的英国铜版画，他对绝大多数画只是漫不经心地浏览过去，最后他发现一幅画表现的是一艘不幸遇难的船：父亲和美丽的女儿们等待葬身在汹涌前来的波涛中。其中一个女子酷肖那位救过他的生命的女英雄。我们的朋友被一种说不出的同情感动了，他觉得不可抗拒地需要让他的心情发泄出来，泪水从眼中滚滚直流，他再也无法休养，直到睡眠征服了他。

奇怪的幻象出现在他梦里，直到清晨。他仿佛置身在一座花园里，那是他童年时常去玩的地方，他高兴地又看到那些熟悉的林荫道、篱笆和花坛；玛丽安妮碰见他，他同她亲切交谈，忘记了过去任何不愉快的关系。过了一会，他的父亲向他们走来，他穿着家常便服，带着平常罕见的亲密神情，叫儿子从花园屋子里搬两把椅子出来，用手携着玛丽安妮，领着她从凉亭走出。

威廉赶到花园的大厅中去，但是他发现这儿空无一物，只看见奥蕾莉站在对面窗口边；他去向她招呼，她却并没有转身过来，虽然他站在她的身旁，却看不见她的脸。他队窗口望出去，看见一座陌生的花园里有许多人，他立即分辨得出其中的几个人：梅林纳太太坐在一株树下，玩弄着拿在手里的一朵玫瑰花；勒尔特司站在她的旁边，把金钱从这只手里数到那只手里，迷娘和费立克斯躺在草地上，女孩伸直手脚仰卧在地，男孩把脸仆在地上。菲琳娜走过来，在孩子们头上鼓掌，迷娘一动也不动，费立克斯跳起来，从菲琳娜面前逃开。开始，男孩边跑边笑，让菲琳娜追赶他，后来琴师用缓慢而巨大的步伐从后跟来，孩子吓得大叫，孩子向一片池塘直奔过去；威廉从后赶去，但是太迟了，孩子掉进水里！威廉站在那儿好象在地上扎根了。这时他看见那位美丽的英雄在水塘对岸，她向孩子伸出右手，走到岸边去，孩子盯着她的手指，跟着她走的方向，在水里笔直地游去，最后她的手够上孩子，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这时威廉走近未了，孩子浑身灼伤，火热的水滴从他身上掉下来。威廉更担心了，可是女英雄迅速从头上揭下白纱，用来盖住孩子。火立即熄灭了，当她揭开薄纱时，跳出两个男孩，他们一起肆意地跑来跑去。威廉挽着女英雄的手穿过花园，遥遥地看见他的父亲同玛丽安妮在林荫道上散步，道上的高树似乎包围住了整个园子。他朝着两人的方向走去，同美丽的女伴一起横穿园子，突然金黄头发的弗德里希挡在他们路前，嘻嘻哈哈，大开玩笑，阻止他们朝前去。他们不顾阻拦，仍然继续前进；这时威廉急匆匆地分开，朝远处的两人跑去；父亲和玛丽安妮好象躲开了他，他跑得更快了，威廉看见他们两人差不多飞一般地穿过林荫道飘去了。天性和爱慕要求他去帮助两人，但是女英雄的手拉住他。他多么愿意给她留注！他带着这些扑朔迷离的感觉醒来，发现他的房间已被灿烂的阳光照亮了。

第二章 罗大略的决斗——吕娣——雅尔诺——威廉发现女骑士的一点踪迹

男童请威廉去吃早餐；威廉发现神父已经在大厅里了；据说，罗大略骑马出去了；神父不爱说话，似乎耽于沉思，他询问奥蕾莉的死，同情地静听威廉叙述。“唉！”他叹息道，“谁要是看得真切和清楚：自然和人工要动无限的手术，才造就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谁本身尽量参加教育同胞的工作，那他就会感到绝望，如果他看见人常常犯罪地毁掉自己，而且也常常被人毁掉，不管他对这种情形是有过错或无过错。我考虑到这点，就觉得生命本身不过是偶然的赠品，我赞美任何一个不是过高而是公平地评价生命的人。”

他刚刚把话说完，房门猛烈地被拉开，一个年轻女人冲了进来，把拦住她的老男仆推了回去。她直朝神父奔去，抓住他的手臂，不住哭泣和哽咽，勉强说出如下几句话：“他在哪儿？你们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这是可怕的背叛！快招认吧！我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要跟着他！我要知道，他在哪儿。”

“您安静点，我的孩子，”神父故作镇定地说，“回到您的房间去吧，您会知道一切的；不过我如果您说什么，您得好好听着。”他伸手给她，意思是把她领走。她叫道：“我不回我的房间去，我厌恶这些墙壁，你们已经把我在中间囚禁这么久了！我却知道了一切，上校向他挑战，他骑马出去找他的对手，也许就是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几次仿佛听到枪声。请您叫人套车，带我一起出去吧，要不，我就用我的叫声充满这屋子和村庄。”

她号陶痛哭，跑到窗口去，神父拉住她，竭力使她平静下来，结果徒然。

人们听见有辆车子驶来的声音，她使劲推开窗子，大声叫道：“他死了，他们带他来了。”——“他跨下车来！”神父说，“您瞧，他还活着。”——“他受伤了，”她激动地回答，“平常他会骑马回来！他们领着他！他的伤势危险！”她跑向门口，沿着楼梯直奔下去，神父急忙跟在她身后，威廉跟在两人后面；他看见美人儿和她上楼来的恋人相遇。

罗大略靠在他的伴同者身上，威廉立即认出那是他从前的保护人雅尔诺；罗用非常亲切和友好的语气同绝望的女子说话，同时也靠着她，慢慢爬上楼梯；他招呼威廉，被带到他的内室里去了。

过了不久，雅尔诺出来，走到威廉面前。他说：“看来您好象是命中注定，到处都找到演员和剧场；我们正在扮演一部并不十分有趣的戏。”

威廉答道：“我高兴在这特殊的时刻再见到您；我正感到惊奇，甚而感到吃惊，而有您在场使我立即安静和镇定下来。您告诉我，有危险吗？男爵的伤势重吗？”——“我不认为是这样，”雅尔诺回答。

过了一些时候，年轻的伤科医生从房间里出来。“喏，您有什么说的呢？”雅尔诺迎着他大声问。——“伤势很危险，”医生回答，把一些手术工具装进他的皮袋里。

威廉打量那从袋里吊出来的带子，他觉得在哪里见到过。对照鲜明的色彩，一种稀有的图案，金银二色交错在奇妙的图像中，使这条带子显得与世界上所有的带子不同，威廉相信曾经见到过老年外科医生的手术工具袋，医生曾在森林里给他包扎伤口，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居然又发现他的女英雄的痕迹了，一种希望象火焰一般透过他的全身。

“这皮袋您是从哪儿得来？”他大声问道，“在您以前，它属于谁？我

请求您，告诉我吧。”——“它是在拍卖行里买来的，”医生回答，“它以前属于谁，这关我什么事？”他说了这些话后，就走开了，雅尔诺说：“但愿这个年轻人嘴里说出一句真话就不错了。”——“这样说来，皮袋不是他买来的了？”威廉反问。“不会是，这和罗大略没有危险一样，”雅尔诺回答。

威廉陷入复杂的沉思中，雅尔诺问他近来过得怎样。威廉一般他讲述他经过的历史，当他最后谈到奥蕾莉的死以及他的使命，雅尔诺叫道：“真是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

神父从房里出来，招手让雅尔诺代他进房去，他向威廉说：“男爵请您留下几天，让团体多增几位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有助于他排忧解难。如果您有必要向亲人致意，您的信立即可以送到，为了让您明白这次奇特事件，而且您是位目击者，我得向您讲述，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男爵和一女士有件小小的风流韵事，却引起不应有的轰动，因为她从女情敌手里夺走了他，要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一胜利。可惜过了不久，他在这位女士身边并不感到特别有趣，于是他就躲避她；可是以她那种暴躁的脾气，不可能心平气和承担她的命运。在一次舞会上公开发生决裂，她认为自己受到极大侮辱，希望报复对方：可是没有骑士出来为她打抱不平，直到最后还是和她分居已久的丈夫知道了这件事，挺身出来照顾她，向男爵挑战，今天使他受了伤；不过我听说，上校伤得更厉害一些。”

从这时起，我们的朋友在这家里受到款待，好象属于一家人了。

第三章 罗大略关于农业改革的计划——罗大略是伯爵夫人的哥哥—— 威廉对剧场的谴责

人们给病人朗诵了几次，威廉乐意提供小小的服务。吕娣不离开床边，她对受伤者的细心照顾，耗费了她所有其余的注意力；不过今天罗大略也显得思想不大集中，果然，他请求不用朗诵了。“我觉得今天这样愉快，”他说，“人多么愚蠢地浪费时间哟！我着手从事过好些事情，仔细考虑过好些事情，纵然下了最大的决心，仍不免有所踌躇！我读过了有关对我的庄园进行改革的建议，我可以说不幸好子弹没有打中致命的地方，我为此特别高兴。”

吕娣脉脉含情地瞧着他，甚而眼里充满着泪水，好象在问，她和他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可以要求一份生的欢乐。与此相反，雅尔诺却说：“您打算进行的改革，应当公正地从各方面考虑后，才好作出决定。”

“长时间的考虑，”罗大略答道，“通常表示人们没有看到谈论的要点，过急的行动则表示人们完全不认识它。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在经营我的庄园的许多方面，还不能缺少我的农民的服务，因而我不得不绝对严格地保留某些权利：但是我也看出，其他的权力对我固然有利，但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所以我可以让我的农民也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人们缺少什么，并不等于失去了什么。我不是比我的父亲更好得多地利用我的产业吗？我不是会更多地增进我的收入吗？难道我就应当单独享受这种正在增长的利益吗？难道我对这和我一起工作并为我而工作的人，不应该让他的亲人也利益均沾吗？他们在向我们提供扩大的知识和前进的时间呀。”

“人本来就是这样的，”雅尔诺大声说，“如果我发觉自己也有这种特点，倒也不责备自己；人渴望把一切据为己有，以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和管理；不是他自己付出的钱，他便觉得很少应用得当。”

“哦，是呀！”罗大略答道，“我们可以缺少一些资本，只要我们不是过分盘算利息。”

雅尔诺说：“我唯一要向您提醒的一点，就是您自己还负有债务，还债将使您受窘，所以我不劝您现在进行改革。至少目前您会遭到失败。我劝您把计划推迟，等到您完全还清债务再说。”

“这期间听凭一颗子弹或一片瓦块来作主，看它们是不是要永远消灭我的生命和我活动的成绩！啊，我的朋友！”罗大略继续说，“这是有文化教养人的主要缺点，他们对一切只凭理想，而很少甚至丝毫不顾事实。我为什么负了债呢？我为什么同我的叔祖父决裂，而长期听任我的兄弟姐妹们各自生活呢？还不是为了理想。我认为在美洲可以有所作为，我认为自己在大洋彼岸可以有用和必不可少；要是一种行为不是环绕着千百种危险，我就觉得不重要，不值一顾。现在我对事情的看法多么不同了，眼前的事情对我变得这么重要和宝贵。”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信，”雅尔诺答道，“这是我得自大洋彼岸的。您在信中告诉我：‘我将回来，将在我的家里，我的果树园里，在我的亲人中间说：**这儿就是美洲或者说哪儿也不是美洲！**’”

“不错，我的朋友，我还在不断重复这句话；可是我同时责骂自己，我在这儿不象在那儿那样活动。对某种一成不变的、持续维持的现状，我们只

罗大略对他的土地改革计划虽然还未明确表达出来，但已有废除封建领地制的决心。

运用理智，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达到理智，就是我们再也看不见每个平淡日子向我们要求的非常事情，即使我们认出了它，却有千百种可以原谅的理由不要我们去干。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多为自己打算，而少为全体打算。”

雅尔诺说：“我们不想太靠理智，而承认非常事件的发生多半是愚蠢的。”

“是呀，而其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干非常事情时总是越出常轨。例如我的妹夫把他本来可以出卖的财产给了兄弟会，以为这样可以使得灵魂获救。要是他牺牲一小部分他的收入，他就可以使得许多人幸福，为自己和他们创造一座人间天堂。我们作出的牺牲很少是积极的，只等于是放弃我们交出去的东西。我们不是果敢地而是绝望地放弃我们的所有物。这些日子，我承认，伯爵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我下定决心，去干我深信不疑的事情，而他不过是被一种胆怯的幻觉所驱使罢了。我不想等待恢复健康了。这儿是文件，只消誊清就行了。请把法院执事人员找来，我们的客人也帮助您，您同我一样明白，该怎么办，而我要留在这儿，不管生或死，要大声叫道：‘这儿是或者说哪儿也不是亨胡特教派！’”

吕娣听到她的男友说到死，就从他的床上摔下来，拉着他的手臂痛哭。伤科医生进来，雅尔诺把文件交给威廉。敦促吕娣离开。

威廉在他们单独留在大厅里的时候叫道：“老天爷！伯爵出了什么事？是哪位伯爵参加了兄弟会？”

“您熟识他呀，”雅尔诺答道，“您就是把他赶到虔诚派怀抱里去的幽灵，您就是那个恶棍，逼他规矩的妻子陷入逆来顺受的处境，只好跟随丈夫走。”

“她就是罗大略的妹妹吗？”威廉惊问。

“正是她。”

“罗大略知道——？”

“一切。”

“哦，您让我逃走吧！”威廉叫道，“我怎么还有脸站在他面前？他会怎么说呢？”

“没有人要捡起石头来对付别人，没有人要谱写长篇演说来羞辱人，他不过是想让他们照照镜子罢了。”

“您也知道这个吗？”

“还有好些别的事情，”雅尔诺微笑着说；“可是这一次，”他继续说道，“我不会象前次那样轻易放您走了，您对于我募兵的薪饷也用不着再担心了。我已经不是军人，纵然还是军人，我也不应向您灌输这种猜疑。自从没有见到您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我的君主，我唯一的朋友和恩人去世以后，我就从世界和一切世俗关系中摆脱出来，我愿意促进合情合理的事情，不隐瞒我觉得无聊的事情，人们总是提到我的不安分的脑袋和恶毒的嘴巴。群氓最怕的莫过于理智，对于愚蠢，他们不用怕，只要他们懂得，什么是可怕的就行了；不过理智是麻烦的，必须把它隐藏在一边，而愚蠢只是使人堕落，这可以等着瞧，不过也许过得去。我必须生活下去，关于我的计划，您以后会听到的。只要您愿意，您也应当参加。您告诉我吧，究竟您的日子过得怎样？我看出来也感觉到，您也有了变化。您旧有的胡思乱想怎么样了？居然想在吉卜赛人团体里搞出一点美和善的名堂来。”

“我受到足够的惩罚了！”威廉大声说：“您不用提醒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人们谈了许多剧场的事情，但是不是亲自登台的人，是想象不出

来的。这些人是多么没有自知之明，他们于自己的业务毫不思考，而他们的要求漫无止境，令人难以理解。每个人都想充当第一把手，而且是唯一的，每个人都乐意排除所有其他的人，却看不出，他和他们一起才勉强搞得出一点名堂来。每人都自以为在别出心裁，其实始终超越不出常轨之外去发现一点东西。为追求某种新事物，永远惶惶不安。他们相互刺激得多么厉害！只有微小的自私，极有限的自利，使得他们彼此联系起来。根本谈不上什么互助。暗中玩诡计，恶语伤人，造成永无休止的猜疑；谁生活得不放荡，就生活得无味。每人都要求受到绝对的尊重，对极轻微的一点儿责备，就觉得受不了。其实他自己对这一切早就知道得更好了！为什么还老是相反地干呢？永远贫乏，永远没有信心，似乎觉得没有什么比理性和良好的嗜好更可怕，没有什么比个人专断的最高权更值得追求。”

威廉喘口气，以便继续诉苦下去，雅尔诺哈哈大笑，把他的话打断了。“可怜的演员！”他叫道，同时倒在一张沙发上，继续发笑，“可怜的、善良的演员！我的朋友，您知不知道，”他稍微休息以后，继续说道，“您描写的不是剧院，而是社会？我可以从一切等级中找到不少您的冷酷笔触下的人物和行为。请您原谅我，我又要笑了，您总以为这些美妙的品质只出现在戏台上。”

威廉克制着自己，因为雅尔诺的放纵而不适宜的嘲笑惹他生气。他说：“您完全掩盖不了您对人的憎恨，如果您断言，这些缺点是普遍性的。”

“这证明您对社会的无知，要是您把这些现象这么高高地记在剧院的身上。真的，我原谅演员从自欺和热中而产生出来的任何缺点；因为他如果不为自己和别人表演一点什么，他就什么也没有了。表演是他的职责，他必须高度重视眼前的喝彩，因为他得不到别的酬劳；他不得不争取出风头，他正是为了出风头而存在。”

威廉答道：“请您允许我，至少从我这方面觉得好笑。我从不相信，您竟会这么公正和宽容。”“别笑，上帝在上！我是完全经过深思熟虑认真说的。我原谅演员身上有人的一切弱点，但不原谅人身上有演员的缺点。您还是别让我唱起我对这方面的挽歌，它会比您唱的响得更激烈些。”

外科医生从内室出来，听到有人询问病人的情况，他用极其和气的语气说：“好极了，我希望不久见到他完全复元。”他立即赶到大厅去，不顾威廉的问话，威廉已经张开嘴，打算再一次更迫切地探询皮夹。由于渴望知道一点女英雄的消息，威廉只得信任雅尔诺；他把自己的情形向对方透露，请求对方帮助。“您知道许多事情，”他说，“难道还不知道这点吗？”

雅尔诺沉思片刻，然后向年轻朋友说：“您放心，别再向外声张，我们会查出美人儿的踪迹。现在我担心的是罗大略的情形：事态危险，伤科医生的和气态度和良好语气告诉了我这点。我早就该打发吕娣走开了，她在这儿丝毫无济于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的老年医生到来，我们就好继续商量了。”

第四章 有关琴师的报告——同吕娣乘车旅行

医生到了，他就是那位善良、年老的矮小医生，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他，感谢他传达了有趣的手稿。他主要是来看望伤员，显得对其状况毫不满意。后来他同雅尔诺进行长时间谈话，对外丝毫也不声张，晚上他们一起就餐。

威廉十分友好地问候他，探问琴师的情况。——“我们还有希望把这个不幸人儿整治好，”医生回答。——“这人对于您那受到限制的奇特生活来说，是可悲的累赘，”雅尔诺说。“他后来的日子过得怎样？请告诉我吧。”

雅尔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以后，老医生继续说道：“我从没有见到过心情这么古怪的人。多年以来，他对身外的事物丝毫也不关心，甚而可以说是丝毫也不觉察；只是沉浸在沉思默想中，观察他的空洞而无内容的自我，这对于他好象是一道无法测度的深渊。听他说到那种可悲情况，令人有多难受啊！他大声说：‘我看不见眼前有丝毫东西，身后也看不见有丝毫东西，只看见一片茫茫黑夜，而我就置身在万分可怕的寂寞中；我除了感觉自己有罪而外，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了，而这种有罪感就象是一个遥远的，奇形怪状的幽灵，也只是让人朝后看见。那儿可没有高，没有低，没有前，也没有后，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得出这种永远同样的状态。有时我在这种冷漠的困境中激动地大叫，永恒！永恒！这句不可理解的古怪话儿却响亮而清晰地反对我处境的黑暗。没有一线神灵的光辉在这黑夜里向我显示。我对我自己也为我自己而痛哭流涕。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友谊和爱情更残酷了：因为只有它们才哄骗出我的希望，以为环绕在我周围的现象真有可能。然而这两种幽灵也是从深渊中升起来吓唬我的，最后还夺去我对于这种巨大现实的宝贵意识。’”

医生继续说道：“当他以这种方式和您亲密谈心时，您得好好听着。有几次我非常感动地倾听他谈话，如果有什么事情涌上他的心头，迫使他暂时承认，时间已经过去，于是他好象显得惊奇，又鄙弃事物的变化，当这是诸种现象之一。有天晚上，他唱一首歌哀叹他的白发；我们大伙儿坐在他周围，哭泣起来。

“哦，请您把歌词给我吧！”威廉大声说。

雅尔诺问道：“难道说，您丝毫也没有发现他说的犯罪指什么吗？没有发现他装束古怪的原因，火灾时的态度以及对待孩子的愤怒吗？”

“我们只有通过推测来逐步摸清他的命运；直接问他，有悖于我们的原则。因为我们察觉他受过天主教教育，于是我们以为可以通过忏悔来慰藉他的心病。但是，每次逢我们给他带来教士，他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开。我虽然不能完全满足您想知道一些他的情况的愿望，可是至少我愿意向您透露我们的推测：他在教士等级中度过了青年时期；所以他才穿长袍，蓄胡须，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始终不识爱情的快乐。后来误入歧途，和一个至亲的女子发生关系，也许她在生产一个不幸的孩子时死了，这使他的脑筋完全错乱了。

“他最大的狂想是他认为自己到处带来不幸，死神通过一个天真的男童向他降临。在他还不知道迷娘是女孩以前，他害怕她；现在费立克斯使他恐惧，由于他无比爱恋他那贫困潦倒的生活，所以他才对孩子产生厌恶。”

威廉问道：“您对他恢复健康抱什么希望呢？”

医生答道：“这只好慢慢前进，但是不好后退。他继续从事一定的活动，我们习惯于读报给他听，他现在怀着巨大的热望常常等待着。”

雅尔诺说：“我对他的歌曲感到好奇。”

“我可以给您搞来一些，”医生说。“教士的长子常常抄写父亲的布道词，他趁老头子不注意时录下几段歌词，逐渐凑成了好些歌曲。”

有天早上，雅尔诺来找威廉，对他说：“您得帮我们一点儿忙，吕娣必须离开一些时间；她那种激烈的、我也许可以说是令人难受的爱和热情，妨碍男爵的复元。他的伤势要求休息和镇静，尽管她对他的良好性情来说，没有危险。您已经瞧见，吕娣那种雷霆风火般的照顾，难以抑制的恐惧以及老是淌不完的眼泪，使得他多么苦恼，还有——够啦，”他过了一会儿，微笑着补上一句，“医生特别要求，她应该离开这屋子一些时间。我们哄她，说是有位非常要好的女友住在附近，要求见她，每时每刻都在等候她。她听从劝告，去找法院执事，这人住在离这儿只两小时路程的地方。他已经得到通知，特蕾色女士马上就要走了，他感到无比惋惜；他也许会设法去挽留她，让吕娣去追赶她，要是碰巧，吕娣会被人从这一个地方带到那一个地方。最后，要是她坚持非回来不可，也用不着反对她；必须利用黑夜来帮忙，车夫是个机伶的汉子，还得同他商量好。您坐上车去陪伴她，稳住她，指挥这次冒险行动。”

“您给我一个不同寻常而令人担心的任务，”威廉答道。“面对一种受到委屈的忠贞爱情有多可怕！甚而还要我为此充当工具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欺骗人。因为我一直认为，为了好事和有益的事而进行一次欺骗，以后将使我们漫无止境地去作。”

“我们教育孩子们只好使用这种办法，”雅尔诺回答。

“对待孩子们也许还说得过去，”威廉说道，“只要我们温情地爱抚他们，或者公开不理睬他们就行了，但是对待我们同辈人就很可能出危险，我们的良心并不常常大声唤起我们爱惜对方。不过您别以为，”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我因此就拒绝这个任务。凭您的理智灌输给我的敬畏之情，凭我对您那位杰出的朋友的倾慕，凭我的热烈愿望，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以促进他的复元，我愿意忘掉我自己。这还不够，为了朋友，可以冒生命危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得放弃自己的信念。我们最心爱的热情，我们最良好的愿望，都应为了朋友而作出牺牲。我接受这个任务，尽管我事先已经预见到，我将忍受被吕娣的眼泪，被她的绝望神情所唤起的痛苦。”

“为此，期待着您的酬劳并不菲薄，”雅尔诺答道，“您可以认识特蕾色女士，一位妇女中罕见的人物，她使得成百上千的须眉男子自愧不如，我愿意称她是位真正的巾帼英雄，其他无非是穿上不男不女的服装、到处瞎跑而肯听话的阴阳人。”

威廉吃了一惊，他希望在特蕾色身上再见到他的女英雄，他要求雅尔诺再给点消息，雅尔诺却中断谈话，离开走了。

眼前出现的新希望，就是和他敬爱的人儿再见，这在他心里激起极不平常的波动。今后他把交托给他的任务当作是特别命运安排下的工作，可是他不得不玩弄手段使一个可怜的姑娘离开她真诚热恋的对象，这种思想对于他好比是飞鸟的影子从阳光照射的地面上一掠而过。

车辆停在门前，吕娣迟疑片刻才上车去。她向老年男仆说“再次问候你的主人，我在傍晚以前回来。”车开动后，她再次回过头来，眼里噙着泪。接着她控制着自己，转向威廉说：“您将在特蕾色小姐身上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我奇怪的是，她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您将会知道，她曾经和男

爵热烈相爱过。不管距离多远，罗大略总是常在她的身边。当时我在她周围；看去他们将会相依为命。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好梦被打破了。罗大略认识了我，我不否认，我满心嫉妒特蕾色，我也不隐瞒我对罗的爱慕，当罗一下子选中我，而不是特蕾色，我不好拒绝他。特蕾色反对我，正是我求之不得，虽然表面看去，好象是我夺去了她这么一位高贵的情人。但是这种爱也使我流了千万行眼泪，引起了我不穷的痛苦！开始我们只是有时在第三处地方偷偷见面，但是我不能长时间忍受这种生活，只有他在场，我才幸福，才完全幸福！离开他，我的眼泪没有干过，脉搏没有宁静过。以前有一次他迟到了几天，我感到绝望，就动身前去，出乎意外地在这儿碰到他。他温存体贴地接待我，要没有这种为荣誉而决斗的不幸事件在中间发生，我会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了；自从他陷入危险，自从他遭受痛苦，我说不出自己有多么难受，就是此刻，如果我可以仅仅离开他一天，我也要激烈地责备自己。”

威廉正要更仔细地探询特蕾色的情形，这时他们的车子经过法院执事的门前，执事来到车旁，深表歉意地说，特蕾色小姐已经乘车走了。他向旅行者提供早餐，不过同时又说，小姐的车辆或许还可以在邻村被赶上。他们决定追赶上去，车夫毫不拖延，他们已经通过了几处村落，但是没有碰到人。吕娣坚持要掉回头走；车夫依旧赶路，仿佛听不懂她的话。最后她无比激动地要求；威廉挨住车夫，给他预定的暗号。车夫答道：“我们用不着往回走同一条路，我知道一条更近的、同时也好走得多的路。”这时他驾车向旁穿过树林，越过长形草地驶去。最后，因为看不见熟识的对象，车夫只好承认，不巧走错了路，不过很快又会找到正确的路，他看见那儿有座村子。夜色来临，车夫灵活地干他的事情，他到处询问，总是得不到回答。他们就这样整夜行车，吕娣没有合上眼睛，在月光下，她似乎到处都发现似曾相识的东西，可是又不断消失了。早晨，她似乎看清楚了对象，然而多么出乎意外。车子静静地停在一所建筑得小巧玲珑的乡村别墅门前；一个女子从门口出来，打开车门。吕娣目瞪口呆地对着她，向四周瞧瞧，又凝视着她，一下子晕倒在威廉怀里。

第五章 到达特蕾色的家

威廉被引进一间小的阁楼房间，屋子是新的，小得不能再小了，然而非常整齐和清洁。他发现在马车旁边接待他和吕娣的特蕾色并不是他的女英雄；这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与他朝思暮想的她有天壤之别的人儿。她身材美好，并不高大，举动十分活泼，一对明亮、蔚蓝而坦率的眼睛，似乎可以洞察一切。

她来到威廉的房间，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东两。“对不起，”她说，“我把您暂时安顿在一间还有难闻的油漆味的房间里。我的小屋刚刚完工，您首次住进我为客人们准备的这间小房。但愿您是出于快乐的动机来到这儿！可怜的吕娣不会让我们有好日子过的，总之，您得将就一些：我的女厨师偏偏在这不适当的时候退了工，一个雇工又压伤了手。一切只得由我亲自动手来作，只要安排得当，最后还是过得去的。最给我找麻烦的莫过于佣人，没有人愿意干服务工作，连对于自己也不愿意。”

她还对各种事物说了一些，看来她是喜欢说话的。威廉问到吕娣：他是不是可以看看这个好姑娘，以便向她道歉。

“现在这对她不起作用，”特蕾色答道；“时间原谅人，她会安慰自己，语言在两种场合都没有多大力量。吕娣不想见您。我离开她时，她大声说：‘请您千万别让他到我眼前来，我对人类感到绝望了！那样一副诚实的面孔，那样一种坦率的品行，却搞这些阴谋诡计！’她完全原谅了罗大略，罗在给这位善良姑娘的信里也说：‘我的朋友们劝我，迫使我这么做！’吕娣把您也算入这些人一伙儿，连您和其他的人一起诅咒。”

“她骂我是过分抬举了我，”威廉答道，“我还没有资格要求这位杰出男子的友谊，这一次我不过是一个无辜的工具。我不愿意称赞我的行为；得啦，我可以这么做！这是关系到一位男子的健康和生命，我对他比我以前认识的任何人都评价得高些。哦，小姐，他是个多么不平凡的男子！他的周围是多么不寻常的人物！我大约可以说，在这个团体中，我第一次进行了谈话，我的话语的最最独特的意义，第一次从别人的嘴里向我回敬，而内存更丰富、更完全、并且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我预料的事情变得清楚了，我学习观察我的意见。可惜这种享受先是被各式各样的忧愁和烦恼，然后又被这次不愉快的任务打断了。我忠诚地接受任务，我认为有责任，哪怕牺牲我的情感，也要为这些杰出人物的团体略尽微劳。”

特蕾色听到这些话，十分友好的打量她的客人。她大声说道：“哦！这有多甜美，从一个外人嘴里，听出他自己的信念！如果另一个人肯定我们完全对，那我们就更正确地成为我们自己了。我对罗大略的想法也完全和您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公正地对待他，然而**所有**那些比较熟悉他的人，都迷恋着他。我心里纪念他所掺杂的痛苦感情，阻挡不了我天天去想他。”一声叹息扩大了她的胸脯，她说这话时，右眼里闪耀着一颗美丽的泪珠。“您别认为，”

她接着说道，“我是这样软弱，这么容易感动！只是我的眼睛在流泪罢了，我的眼皮下方生了一颗小小的疣，他们顺利地给我割除了，不过从此以后，眼睛总是脆弱，稍稍一点诱因就迫使我流出一滴泪来。这儿还留下伤疤，不过您看不出痕迹了。”

他的确看不出痕迹，但是他仔细正视她的眼睛：它们象水晶一般明澈，他认为看到她灵魂的深处了。

她说：“现在我们把我们联合的口令说出来了，您让我们尽快的彼此熟悉吧。人的历史也就是他的品格。我愿意向您讲述，我是怎样过日子的；请您也给我同样的信任，也让我们在远方始终保持联系。世界是这么空虚，如果我们只想到其中的山山水水和城市，然而我们知道这里和那里还有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也可以同他一起默默地生活下去，这样才使得这个地球对于我们成为可以居住的花园。”

她匆匆离开了，答应一会儿就来接他去散步。同她接触，给了他很好的印象；他希望知道她同罗大略的关系，他被叫去，特蕾色从她房里迎着他走来。

他们沿着狭窄的、差不多是陡峭的楼梯鱼贯而下，她说：“要是我愿意听从您那位宽宏大量的明友的建议，这儿的一切本来可以搞得宽大一些；可是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我必须把我所以受他重视的东西保留在身边。管理员在哪儿？”她完全下了楼梯以后问。“您不要误会，”她继续说，“我是这样富有，居然使用管理员！我的小小自由庄园的少许田地，我大约还可以自己耕种。管理员是属于我新邻居的，他买下了这片我里外都熟悉的美丽的庄园；这位善良的老人患足痛风卧倒在床，他手下的人都是新来此地，我乐意帮助他们布置一番。”

他们穿过耕地、草场和几处果树园散步。特蕾色向管理员作各种指示，事无巨细都对他解释得清清楚楚，威廉有充分的理由赞叹她的知识、她的确切而灵巧的办事才能，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想出办法来。她不停留在任何地方。总是赶到重要地点，于是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向你的主人问好，”她边说边打发那个男子走了；“我将尽快去看望他，祝他完全复元。这样我就可以，”她等那个男子走后，含笑说道，“很快变得富有和要啥有啥了；因为我那位好邻居不会嫌弃我，会向我求婚。”

“您是指那个患足痛风的老人吗？”威廉叫道，“我弄不懂，您在您这种年龄怎么会作出这么绝望的决定。”——“我也绝没有受人诱惑！”特蕾色回答。“每个懂得管理他的所有物的人是富裕的，而多财则是一种累赘，人们多半不明白这个道理。”

威廉表示对她的经济知识感到惊奇。特蕾色答道：“坚定的爱好，早期的机会，外部的推动及不断从事有益的事情，这一切就在世界上造成更多的可能。要是您以后知道，是什么东西鼓励我这样做，那您就会觉得这种显得特别的才能不足为奇了，”

他们回到家来以后，她让他留在她的小花园里，他在这里面简直设法转身，路是这么窄，遍地种满了花草。他越过院子回来时，不得不露出微笑；因为木柴锯得那么整齐，而且都劈好和堆好了，好象这成了房屋的一部分，应当长期这样留在那儿。一切器皿都干干净净地放在原位上，小屋油漆成红白二色，看上去十分有趣。由这种手艺创造出来的东西，虽然缺乏美妙的对称，但是为了需要、持久和乐趣而工作，就显得与地方联成一气了。有人把食物给他送到房间来，他有足够时间来进行思考。特别引起他注意的，是他这时又认识一位这么有趣的人物，这人与罗大略有过密切的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一个这样出色的男子也吸引出色的女子们到身边来，是理所当然的！男子气概和尊严的影响散布得多广啊！但愿别人不因此而太吃亏就好了！”

对呀，你也承认自己在提心吊胆吧。要是有一天您和你的女英雄重逢，尽管你怀着一切希望和梦想，却发现这位女中的佼佼者到头来竟是他的未婚妻，你会感到多么惭愧和屈辱啊。”

第六章 特蕾色的故事——她同罗大略分开的原因

威廉度过了一个烦躁不安的下午，感到有些无聊，傍晚时分，房门打开了，一个年轻、伶俐、穿猎装的小伙子，打个招呼跨进房来。“我们现在去散步好吗？”年轻人问，威廉立即从那对美丽的眼睛认出是特蕾色。

“请您原谅我这种化装，”她开口说，“可惜现在到处都流行化装。因为我将要对您讲述我喜欢穿这种马甲的那些年代，所以我也想以一切方式把过去那些日子召唤回来。您来呗！连我们以前常常打猎和散步的地方，也有助于我的回忆。”

他们走出屋子去，特蕾色在路上向她的同伴说：“这样不公平，您只让我一个人说，您对我已经知道得不少了，我对您却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同时也请您讲一点您的情形，好使我鼓起勇气把我的故事和情形向您交代。”威廉答道：“可惜我除了一再犯错误，一再感到迷惘而外，没有什么可讲的，我实在不知道，除了您还有谁能使我不再隐瞒过去和现在所处的混乱状态。您的目光，您周围的一切东西，您的整个气质和行为向我表示，您对您过去的生活是感到愉快的，您在一条美好而纯洁的道路上，有把握地继续前进，您没有浪费时间，您也没有什么要责备自己。”

特蕾色微微一笑，答道：“我们得等着瞧，要看您听了我的故事以后，是不是还这样想。”他们继续走去，在一些普通对话中。特蕾色问他：“您是自由的吗？”——“我认为应该是的，”他答道，“但是我不希望那样。”——“好！”她说，“这意味着一个复杂的故事，给我瞧瞧，您也有一点儿可讲的东西了。”

他们在谈话中爬上一座小山，躺在一株高大的橡树下，树荫向四周展开。“这儿，”特蕾色说，“在这株德意志树下，我想对您讲一个德国姑娘的故事，您就耐心听我说吧。”

“我的父亲是本省的一位富有的贵族，一个快活、明理、活跃、勇敢的男子，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诚实的朋友，一个优秀的业主，我在他身上只看出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对一个不懂得尊重他的妻子的人太宽容了。可惜我不得不说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的品质和我父亲完全相反。她急躁、喜怒无常，既不爱家，也不爱我这唯一的孩子；生活奢侈浪费，不过她人长得美，有才智，十分能干，是一个小团体中的鲜花，她会把这些入团聚在自己身边。自然，她的社交范围从来不大，或者维持不久。这个小团体多半是由男子组成的，因为没有一个妇女在她身边感到舒服，她更容忍不下任何妇女的劳绩。我在外形和思想上象父亲。好比一只雏鸭立即寻水，于是从我年轻时候起，厨房、贮藏室、粮仓、阁楼就是适合我的环境。当我还在游戏的时候，房屋的整洁就似乎成了我唯一的直觉和目标。我的父亲对此感到高兴，他逐步地引导，把我这种童稚的努力转化为最适当的工作。与此相反，我的母亲不喜欢我，一刻也不隐瞒她的真实感情。”

“我成长起来，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活动和父亲对我的爱也在增长。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或者到田野里去，或者我帮助他检查帐目，这时我感觉得出，他心里有多高兴。要是我正视他的眼睛，就好象是在看我自己，因为正是眼睛使我和他完全相象。但是他当着我母亲的面就保持不住这种情绪和

德国人曾认为橡树象征德国。大概是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颂歌》中首先有此表示。

表情；要是我母亲凶狠而不公平地责备我，他总是温和地劝慰我；他照顾我，似乎不是由于他在袒护我，而仅仅是由于他能够体谅我的良好性情。他对我母亲的嗜好全不设置障碍；母亲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扑向戏剧，一所剧院建立起来了；各种年龄和形态的男子应有尽有，他们和她一起登台表演，反之，妇女上台表演的就常常感到缺乏。吕娣是个听话的姑娘，同我一起受过教育，她在豆蔻年华就露出诱人的魅力，于是就由她来承担第二位女角色，一个年老的宫女表演老妈妈和阿姨，而我母亲则给自己保留头号女情人、女主角和各种牧羊女的角色。我完全没法告诉您，在我看来，这有多可笑！我平常熟识的人，都化了装，站在台上，装模作样，做出不同于他本人的样儿。我总是只看见我的母亲和吕娣，只看见这个男爵，那个秘书，不管他们表现王侯和伯爵或者表现农民，反正都一样。我弄不懂，他们怎么能要求我相信，他们是乐或是苦，是迷恋或是冷漠，是吝啬或是大方呢？而我清楚知道的多半与此相反呀。所以我也很少到观众中去，我常给他们把灯擦亮，多少找点事情做，准备晚餐，第二天早晨，他们还卧床未起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昨天晚上照例乱七八糟扔在一起的戏装收拾整齐了。

“这种活动看来完全适合我母亲的心意，然而我得不到她的眷顾，她瞧不起我，我还记得很清楚，她不止一次恶狠狠地重复说：如果母亲能够这样令人捉摸不定，不象父亲，那么，别人大概很难把这丫头当作我的女儿了。我不否认，她的行为使我逐渐完全和她疏远；我把她的行动看作是一个陌生人的行动，因为我习惯于象鹰一般盯着仆役——顺便说说，一切家务管理的基础其实就建立在这上面——于是我母亲及其社交团体的情形也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显然可以看出，她对所有的男子不是一视同仁。我仔细注意，不久就看出，吕娣是个亲信人物，她趁此机会表现出一种非常的热情而更有名了，这是她从少年时代起就常常向往的。我知道她们的一切约会，不过我缄口不言，不向父亲透露只字，我害怕使他伤心；最后我迫不得已，只好揭穿事实。好些事情，她不收买仆役是行不通的。仆役们开始对我违抗，玩忽父亲的规定，不执行我的命令；由此产生的混乱使我忍受不了，我只得把一切向父亲揭露和控告。

“他镇静地听我说。‘好孩子，’最后他含着微笑说，‘这一切我都知道；安静些，耐心忍受吧，只是为了你的缘故，我才一再容忍。’

“我安静不下来，我没有耐性。我暗中责怪父亲，因为我不相信，他有任何理由用得着这么容忍，我坚持整顿，把事情推向极端。

“我母亲自己有钱，可是消耗超出应有的限度，我看得清楚，这使得父母之间有摊牌的必要。很久都无济于事，一直等到我母亲的热情的本身产生某种形式的发展。

“第一个情人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背叛了她；她于是讨厌这个家，这个地区以及她的众多关系。她打算搬迁到另一所庄园去，可是那儿对她是太寂寞了；她打算迁到城里，那儿对她也不够味儿。我不知道她和父亲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总之，父亲终于在我不知道的条件下，同意一次旅行，跟母亲到南部法国去观光。

“这时我们自由自在，好比生活在天上：不错，我相信，我的父亲虽然用一笔可观的数目买得她的到场，于己实际丝毫无损。所有无用的仆役都遣散了，运气似乎在帮助我们的整顿；我们过了几年十分得意的生活，一切都如愿以偿。但是可惜好景不长，我的父亲突然中风，他的右半身瘫痪，失去

明白说话的能力。他要求的一切东西，人们只好猜测，因为他说不出他想要说的话。所以有些时候，我感到非常胆怯，他显然要同我单独谈话；他用激烈的姿态表示，任何人都得离开，在我们四目相对时，他又说不出正确的话句。他显得焦急万分，他的情况深深伤我的心。我能够确定的，就是他要秘密通知我一点与我有切身关系的事情，我多么强烈地要求弄清真相！平常我可以从他的眼色看出一切；但是现在枉费心机，连他的眼睛再也表达不出什么了。我只明白了这点：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只是努力要向我揭露一点可惜我不得而知的事情。他的疾病不断加剧，不久以后，他完全不能动，不中用了；没有多久，他就死了。

“我不知道怎么来的，有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总认为父亲在什么地方存放着一宗财富，这是他在死后宁愿赐给我而不愿给我母亲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就四处寻找，不过什么也没找到，他死了以后，一切东西都封存起来了。我写信给我母亲，表示情愿留在家担任管理员；她拒绝了，我只得撤离庄园。不久出现一份他们相互间的遗嘱，按照上面规定，她占有和享受一切，而我呢，至少在她整个有生之年，始终要依赖她。现在我才真正懂得我父亲的暗示；我惋惜他这么软弱，连他死后也无法对我公平。我的几位朋友甚而断言，这差不多等于剥夺了我的继承权。他们要求我抨击遗嘱，可是我决定不下来。我十分尊重对我父亲的纪念；我相信命运，我相信我自己。

“我同邻近一位女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拥有巨大的庄园；她乐意接受我，我不久就轻而易举地管好她的家务。她生活得很有规则，特别爱好整持，我忠实地帮助她同管理员和仆役作斗争。我既不吝啬，也不猜忌，但是我们妇女一般比男子更认真坚持不得丝毫浪费。每种侵吞行为都叫我们难以忍受，我们想要每人都只享受他份内所应得的东西。

“这时我又感到得心应手了，只在暗中悲悼我的父亲。我的女主人对我满意，只有一点小小的麻烦扰乱我的安宁。吕娣回来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彻底堕落以后，我的母亲十分狠心地把她赶走。她在我母亲身边学会把热情放纵看作是天经地义；她习惯于在任何方面都漫无节制。当她出乎意外地来到时，我的慈善女东家也接受了她；她打算帮助我，可是什么事都干不来。

“这段时间前后，我女东家的亲戚和未来的遗产继承人常来家里，以打猎为乐。有时罗大略也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快就觉察出，他显得多么与众不同，可是没有同我搭上丝毫关系。他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不久吕娣似乎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常常忙于事务，很少参与他们的团体；当着他的面，我比平常说得更少了；因为我不否认，一度热情的谈话对我来说，从来就是生活的乐趣。我从前乐意同我父亲谈到许多遇见的事情。事情不经讨论，就考虑不周。我从没有对任何人象对罗大略那样，爱听他讲述他的旅游和他的战役。他对世界了如指掌，好比我对我管理的地方一样。我倒不爱听冒险家的神奇命运，或者一个所知有限的旅行者的浅薄真理，这种人总是把个人置于国家的地位，却夸口向我们描述那个国家。罗大略不是这样，他不是讲述，而是引导我们宛如亲临其境；我轻易感觉不到有这么纯粹的乐趣。

“但是，有天晚上我听到他关于妇女的谈话，简直说不出的满意。谈话进行得十分自然；邻近有几位女士来看望我们，引起了有关妇女教育的习惯的对话。据说，男子们对待我们女性太不公平了，他们给自己保留一切较高级的文化，不让我们妇女接触科学，他们要求我们只是充当被玩弄的木偶或

者女管家。罗大略对这方面谈得少；然而在团体人数缩小以后，他也对此公开发表他的意见。他大声说道：‘真是奇怪，男子想把妻子置于她所能胜任的最高位置，人们反而责怪他。试问有什么位置比管理家庭更高的呢？如果男子受到外部关系的折磨，如果他必须搞来产业而加以保护，如果他甚至参与国家行政，到处都依赖于环境，那么，我就要说，他以为在统治，其实什么也统治不了；他本想合情合理地做人，却不得不偏重政治；他希望坦白，却不得不隐藏，希望真诚，却不得不虚伪；如果他为了永远达不到的目的，而不得不随时放弃带来和谐的最美好的目标——这时候要是有位明智的家主妇真正在内主持，使整个家庭都有活动和心满意足的可能就好了。什么是人的最高幸福呢？无非是我们去干自己看出是正确和良好的事情；无非是我们真正能掌握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除了家庭内部而外，我们最接近的目标应当在哪儿？又可能在哪儿呢？除了我们起床和就寝的地方，除了厨房和地窖及以任何方式为我们和我们家人准备的储存而外，我们又能在哪儿期待，又能在哪儿要求一切不断重复的、不可缺少的需要呢？要使不断重复的秩序有条不紊和生动活泼地依次贯彻，这得要求什么样的按部就班的工作啊！他们象星辰一样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昼夜管理，为自己制造家用的工具，耕种和收获，保存和施与，一切总是不慌不忙，怀着友爱和明确的目的性来完成这个循环过程，这样的男子能有几个啊！要是有一个女人掌握了内部的统治，这样她才使得她心爱的丈夫从而成为主人；她留心获取一切知识，她利用这些知识妥善安排活动。这样她就不依赖任何人，而赋予她的丈夫以真正的独立性，即对家务的、内部的独立性，丈夫看见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保证，自己赢得的东西也受到良好利用，这样他就可以把心情转向伟大的对象上，要是运气好，转移到国家上，他就象妻子在家里那样应付裕如。’

“接着他就描写他希望得到怎样一个妻子。我的脸红了，因为他描写的正跟我本人一模一样。我暗中欣赏胜利的喜悦，因为从各种情形看来，他指的不是我个人，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所以我更加庆幸。我在一生当中回想不起有比这更愉快的感觉了，一位被我十分尊重的男子，不是选中我这个人，而是选中我最最内在的本性。我感觉到多么不平常的酬劳！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舞！

“他们离开以后，我的一位尊敬的女友微笑着说：‘可惜呀，男子们常常想些或说些不肯兑现的话，不然的话，对于我亲爱的特蕾色倒是一个极好的婚姻对象。’我对她的话开玩笑，补充说道：男子们的理智虽然寻求家主妇，但是他的心和想象力却在追求别的品质，而我们这些家主妇是不能同那些娇好迷人的姑娘们竞争的。我说这些话给吕娣听；因为她并不隐瞒，罗大略给了她巨大的印象，而罗大略每次来访时似乎对她越来越注意。她贫穷，没有地位，不能奢望同他结婚，但是她抵抗不住那种既诱人而又被人引诱的极大乐趣。我从没有爱过什么人，就是现在也没有；尽管我感到无比愉快，看见我的本性竟被一位尊敬的男子吹捧得那么高，我还是不想否认，我对此并不完全满意。现在我也盼望他认识我，盼望他个人关心我。我这种愿望产生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从此得出什么结果。

“我为我的慈善女主人所尽的最大服务，就是把她庄园的美好林区整理就绪。这些贵重产业的价值，是随着时间和情况变化而不断增加的，可惜这儿一直墨守陈规，没有计划和秩序，偷盗和侵吞永无止境。好些山都光秃了，只有最早斫伐过的地方才长出一些矮矮的树丛。我同一个干练的林务员巡视

各地，我让人测量林区，斫伐树木，播种和栽培新苗，短时间内，一切都开动起来了。我为了骑马方便，也为了在步行时不受阻扰，所以叫人给我做了男装，我到过许多地方，到处的人都怕我。

“我听说年轻朋友的团体又同罗大略约定打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忽发奇想，想要**显露**一下，或者说得正确一些，就是不再委屈自己，应在这位杰出男子的眼中如实地表现我的本色。我穿上我的男装，背上猎枪，同我们的猎人一起走出门去，在边界上等候众人。他们来了，罗大略没有立刻认出我，我女东家的一个侄子向他介绍我是一个干练的林务员，戏说我这么年轻，对我大肆吹嘘一番，直到罗大略终于认出是我。这个侄老爷支持我的意图，好象是我们暗中约定了的一般。他不厌其详地讲述我和感谢我，说我怎样为他姑母的庄园，因而也为他做了不少事情。

“罗大略谛听着，同我交谈，询问庄园和地区的一切情形。我心里高兴，现在可以在他面前发挥我的知识了；我考试的成绩很好，我向他提出一些改善考试的建议，他表示同意，向我讲了一些类似的例子，他把这些联系起来，更加强了我的理由。我的满意心情不断增长。不过幸好我只想他认识我，而不是想他爱我：因为——我们回到家后，我比平常更加看出，他对吕娣的注意，似乎泄露出一种秘密的爱恋。我达到了我的最终目的，可是心情仍然不安。从这天起，他对我表示真正的尊重和美好的信任；他在团体当中习惯和我说话，征询我的意见，似乎在家务事情方面特别相信我，好象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对我关心特别鼓舞了我；甚而在涉及到一般农业经济和财政时，他也找我谈话。我趁他不在时，尽力寻求有关本省以至全国的更多知识。我觉得这是容易做的，因为我在小范围已经这么熟悉的东西，不过在大范围内重复一遍罢了。

“从这个时候起，他常常来到我们家。我大约可以说，我们无所不谈，不过我们谈到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归结到经济方面，虽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比如人一贯用他的力量、时间和金钱能够创造出什么，甚而怎样使用似乎微不足道的手段以达到无比巨大的效果，对这些方面我们谈了许多。

“我抗拒不住被他吸引的爱慕心情，可惜我很快就感觉出来，我的爱是多么真切，多么热烈，多么纯洁，多么诚恳，因为我似乎越来越看出，他频繁访问是为了吕娣，而不是为了我。吕娣至少是无比热情地相信这点；她让我成为她的亲信。这样一来，我倒觉得有几分放心了。她所解释的对她自己有利的理由，我觉得毫无足道；这儿没有丝毫迹象表现出一种认真、持久的结合意图，然而我更加看清这个狂热的女孩的心意，她是不惜任何代价要成为他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突然家主妇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使我大吃一惊。她说：‘罗大略向您求婚，希望您在他一生中一直帮助他。’她详细描述我的品质，向我说出我极愿听到的话：罗大略深信，在您身上找到了他盼望已久的人。

“现在对我来说，最高的幸福已经达到了：一个男子要求得到我，我是那样器重他，在他身旁和同他一起，我可以目睹我天生的爱好和通过训练而获得的才能，发挥出完全自由的普及的有利影响。我整个有生之年似乎增加到了无限。我表示同意，他亲自走来，单独同我谈话，他和我握手，他正视我的眼睛，拥抱我，在我唇上接了一吻。这是第一次吻，也是最后一次吻。

他把他的全部情形都告诉了我，比如他的美国战役耗费了多少钱，他的庄园负了多少债，他怎样同他的叔祖父在这方面几乎闹翻了，而那位可敬的老人在为侄孙着想，不过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他想给侄孙配一个富有的妻子，认为一个思想健全的男子总得有家政能手的帮助。罗大略想请妹妹去劝说老人。他把他的财产情况，他的计划，他的前途，都向我摊牌，请求我同他合作。不过没有得到叔祖父的同意以前，要保守秘密。

“他刚刚离开，吕娣就问我，他会不会谈的是她。我说不是，我讲一些经济事物来使她觉得无聊。她惶惶不安，乱发脾气，他再来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没有改善吕娣的状态。

“可是我看出，现在太阳开始下坠了！我的朋友，您的运气好，不然的话，您就不得不听完我爱给自己讲的故事及其一切详情细节。您让我加快步伐吧，我们接近不便停留的时候了。

“罗大略介绍我认识他优秀的妹妹，这位姑娘以适当的方式把我引进到叔祖父那儿；我赢得了老人的心，他同意我们的愿望，我带着愉快的消息回到我的女东家身边。这件事情在家里再也不是秘密了。吕娣听到这个消息，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最后，当她再也无法怀疑的时候，一下子就消失了，人们不知道，究竟她失踪到哪儿去了。

“我们结合的日子临近了；我曾经多次请求他给我一张他的像片，他正要骑马驰去的当儿，我再次提醒他许下的诺言。他说：‘您忘了把像框给我，’他说，‘让我把像片配好再给您。’原来是这样：我从一位女友那儿得到一件礼物，我十分珍惜它。她的名字用她的头发绾在外层玻璃罩下，里面是空白象牙，上面正可以画上她的肖像，不幸死亡把她从我身边夺去了。我还在哀悼亡友的时候。罗大略的爱慕之情使我幸福，我希望女友在礼物中遗留下来的空缺，用我男友的肖像去填补。

“我赶紧回到我的房里去，把我的首饰匣拿出来，当着他的面打开，他刚朝匣里望去，就注意到圆形小盒内有张女人肖像，他把它拿在手里，仔细观察，急忙问道：‘这是谁的肖像？’——‘我的母亲呀！’我回答。——‘我可以发誓，’他叫道，‘这是一位名叫圣·阿尔邦夫人的肖像，几年以前，我在瑞士碰到过她，’——‘这是同一个人，’我含笑答道，‘原来您在不知不觉中认识了您的丈母娘。圣·阿尔邦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名字，我的母亲旅游时就使用这个名字，她现在还用这个名字逗留在法国。’——‘我是所有人当中最不幸的人！’他叫道，向时把肖像抛回匣内，用手遮着眼睛，立即离开房间。他跃上马背，我跑到阳台上去，从后面叫他：他掉回头来，向我挥挥手，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从此我没有再见到他。”

太阳下山了，特蕾色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晚霞，两只美丽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

特蕾色沉默不言，把她的手放在新的男友的手上；威廉同情地吻她的手，她擦干眼泪，站起身来。“让我们回家去吧，”她说，“好照顾我们自己的人！”

路上的谈话并不热烈，他们走进花园门口，看见吕娣坐在长凳上；她站起来，避开他们，回到屋里去，她手里有页信纸，两个小女孩围在她身旁。“我看出来了，”特蕾色说，“她一直把罗大略的信带在身上，当作唯一的安慰。她的男友答应她，一旦他恢复健康，她立刻又可以生活在他身边；他请求她这段时间安心住在我这儿。她对这些话一直念念不忘，就用这几行信

来安慰自己，但是她讨厌他的那些男朋友。”

这时两个孩子走过来，问候特蕾色，向她汇报她不在时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特蕾色说：“您瞧，我在这儿还有一部分工作。我同罗大略的优秀的妹妹联合起来，共同教有一群孩子：我培养活泼的、勤劳的女管家，她接受那些表现出比较文静和细致才能的孩子；这是公平的办法，我们用各种方式照顾男子的幸福和家务的管理。要是您认识我的尊贵女友，您会开始一种新生活：她的美丽，她的善良，使她值得受全世界的崇拜。”威廉不敢说，可惜他认识美丽的伯爵夫人，他同她的暂时关系将使他终身痛苦。这时他完全满意了，因为特蕾色没有把谈话继续进行下去，她的工作要她回到屋里去。他现在单独一人，最后的消息传说，年轻、美貌的伯爵夫人也不得不通过慈善行为来代替本身缺乏的幸福，这使得他无比悲哀，他感觉到，她只有一种必要，就是排忧解难，希望别人幸福以代替快活的生活享受。他赞叹特蕾色了不起，纵然遇到那么可悲的变化，自己心中仍然保持平衡。他大声叹息道：“一个人能为了与命运取得一致，而不用抛弃以前的全部生活，这该是超越一切的幸福啊！”

特蕾色来到他的房间，请求原谅她来打扰。她说：“在这儿壁橱里是我的全部藏书：这多半是我没有扔去，而不是有心保存起来的。吕娣要求一本宗教的书，大概其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书吧。全年都过着世俗生活的人，却幻想在困难时候来点宗教信仰；他们把一切善和道德看作是人在难过时勉强吞服的药物，他们在教士、道德教师身上只看出一位医生，他们巴不得尽快从家里摆脱他；但是我乐意承认，我把道德理解为规定的饮食，我只有使其成为生活规则，长年都不忽视它，由此它才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他们在那些书籍中寻找出几本所谓修身读物。特蕾色说道：“逃避到书本中去，这是吕娣从我母亲那儿学来的。只要情人忠实不变，戏剧和长篇小说就成了她们的生命，一旦情人离去，这些书籍立即吃香了。我实在不懂，”她继续说道，“人们怎么可以相信，上帝会通过书籍和故事来向我们说话。谁没有得到世界的直接启示，它对他的关系如何，谁的心没有告诉自己，他对自己和别人负有什么责任，那么，他就很难从书本上得到真知灼见，书本不过是适合于给我们的错误命名罢了。”

她留下威廉一个人，威廉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审核一遍这小型藏书室，书籍果真是偶然拼凑起来的。

威廉住在特蕾色家的少数几天，她的态度始终如一；她把他们的后果不厌其详地陆续告诉他。时间，地点和名字，她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为了只给读者以必需知道的东西，扼要介绍如下：

罗大略迅速离开的原因是容易解释清楚的：原来他在旅行中遇见特蕾色的母亲，她的魅力吸引了她，她对他也不薄。这次不幸的、转眼即逝的风流韵事，使他不能同一个仿佛是大自然为他造就的女子结合。特蕾色一直守在她的工作和职责的纯洁范围内。人们发觉，吕娣悄悄地居住在附近。她听说这次婚事不成，虽然不明原因，却十分高兴：她千方百计地去接近罗大略，看来罗大略更多的是出于绝望，而不是出于爱慕，是出乎意外而不是经过思考，更多地是感到无聊，而不是下定决心去迎合她的愿望。

特蕾色对此处之泰然，她没有向罗大略提出其他的要求，纵然他真的成了她的丈夫，也许她照样有勇气承受这样的关系，只要她的家务秩序不被扰乱就行了。至少她常有这样的表示：一个把家务维持得井然有序的妻子，可

以原谅丈夫闹点心爱的脾气，只要随时确知他回家来就够了。

特蕾色的母亲不久就把她的财产事务搞得一塌糊涂，她的女儿不得不对此付出代价，因为她从母亲手里很少得到什么，特蕾色的女保护人，那年老的女士不久死了，遗嘱上遗留一所小小的庄园和一笔可观的资本给特蕾色。特蕾色立即适应这狭小的范围。罗大略向她提出一处更好的产业，雅尔诺作中介人，她谢绝了。她说：“我愿意在小处表现出我值得同他分担大的方面；不过我保留一点：如果偶然事件使得我为了自己或别人的缘故而陷入困境，那我可以毫无顾虑地首先向我尊敬的朋友寻求援助。”

有目的的活动比什么都隐瞒不住而不为人利用。她刚刚把她的小庄园布置就绪，左邻右舍就来结识她，向她请教。毗邻庄园的那位新业主向她明白表示，问题只在于她是否接受他的求婚并做他的绝大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她曾经向威廉提到这种情形，有时同他开玩笑，说什么般配的婚姻与等级不般配的婚姻。

她说：“人们现在除了谈论怎样出现一次照他们的看法可以叫作不般配的婚姻，再也没有别的谈话资料了。其实不般配的婚姻比般配的婚姻更其普遍；因为绝大多数般配的结合经过短时间以后，可惜都显得并不美满。通过婚姻实现等级混合，只有在下列的情况下，才可以叫作不般配的婚姻，就是结婚的一方不能分享另一方那种天生的、习惯的、似乎成为必然的生活。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无法共有，也是无法混淆的，所以这种婚姻还是以不结合为妙；不过例外而且真正幸福的例外是可能的。一个年轻姑娘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结婚总是不快活的，我看她大可以拒绝结合。对于我来说，我只看出一种不般配的婚姻，这就是要我为此进行庆祝和社交活动，我宁愿同邻近任何一个诚实的佃户的儿子结婚。”

这时威廉想回去了，请求新的女友让他向吕娣告别。这个热情的姑娘被说动了，他对她说了几句友好的话，她答道：“我已经克服了最初的痛苦，罗大略对我始终是珍贵的；但是我看透他的那些朋友，我惋惜他受到包围。神父可能由于一种古怪念头让人陷入困难，或者甚而把人推入困难；医生乐意冒充滥好人，雅尔诺没有良心，而您——至少没有骨气！您只管走吧，继续充当这三个人使用的工具，他们还会委托您去执行死刑呢。我很久就看出来了，我本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我没有揭露他们的秘密，但是我注意到，他们隐瞒着一种秘密。那些封闭的房间，那些奇妙的走廊派什么用场？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到达那座巨型塔楼？为什么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把我禁闭在房间里？我愿承认，开始是嫉妒心迫使我去发现，我担心有个幸运的女情敌藏在什么地方。现在我再不相信这个了，我深信罗大略是爱我的，他对我的用意是诚实的，但是我同样确信，他被那些弄虚作假的朋友们欺骗了。要是您想为他尽点力，要是您对我犯的过错想得到原谅，那您就把他从这些人的手里解脱出来。可是我希望什么呢！您把这封信递给他，重复信中的内容：我永远爱他，我相信他的话。唉！”她大声叹息，同时站起来，抱着特蕾色的脖子哭泣，“他被我的敌人包围了，他们试图说服他，肯定我对他没有作出一点儿牺牲——啊，这位最好的男子也许愿意听到，任何样的牺牲他都值得，而毋须对此表示感谢。”

所谓等级不般配的婚姻，指贵族分子与市民阶级结合的婚姻，这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尚属罕见，当时只有共济会主义，具备文学修养及虔信派基督教的人反对等级界线。

威廉向特蕾色的告别却快活多了；她希望不久再见到他。她说：“您完全认识了我！您总是让我一个人说，下次您却有义务回敬我的一番诚意。”

在回去的途上，他有充足时间来考虑这个新认识的、还活跃在他的回忆中的开朗的形象：她灌输给他以多么不寻常的信任！他想到迷娘和费立克斯，孩子们在这样一种监督下会有多么幸福；然后他想到自己，觉得在这样一个头脑异常清楚的人儿身边生活，将是极大的快乐。当他走近府邸时，塔楼连同许多通道和侧翼建筑，比平常更引起他的注目：他决定下次有机会时要求雅尔诺或者神父对此作出解释。

第七章 罗大略与佃户的女儿——威廉想接迷娘和费立克斯来

威廉回到府邸时，发现高贵的罗大略正在完全复元当中；医生和神父不在场，只雅尔诺一个人留下来。短时间内，正在康复的罗大略又骑马出游，时而独自一人，时而同朋友们一起。他说话是认真和悦耳的，同他谈话可以得到教益而令人舒畅，人们常常发现他有种细腻的、敏感的迹象，尽管他竭力掩饰，甚而差不多是在否认，然而还是违反他的意志而流露出来。

有天晚上，他静静地坐在桌边，看样子倒是显得愉快。

“您今天一定有了一次奇遇，”雅尔诺最后开口说道，“而且还是十分惬意的。”

“您多么理解别人！”罗大略答道，“不错，我是碰到一次非常有趣的奇遇。换在别的时候，我也许会觉得它不象这次这么吸引人，而这回它竟至这么感动了我。傍晚时分，我骑马穿过河那边的村落，这条路是我以前经常游历的。我肉体的痛苦弄得我筋疲力尽，超出我的想象以外；我觉得软弱无力，而恢复精力以后就象是新生一般。一切事物在我眼中就和我早些年代所看到一样：一切都显得这么可爱，这么娇媚，这么动人，似乎我和它们睽违已久了。我看得清楚，这就是虚弱；但是我完全听之任之，缓缓骑马行去，我完全明白，为什么人喜爱生病，因为病使我们产生甜蜜的情感。您也许知道，以前是什么东西常常吸引我走这条路吧？”

“要是我记得不错，”雅尔诺答道，“那是一次小小的恋爱交易，同一个佃户的女儿发生的。”

“应该说是一次大大的才对，”罗大略答道，“因为我们俩都十分相爱，完全一本正经，而且时间也相当长。今天偶然一切又碰在一起了，使我活灵活现地重见到我们早年恋爱的情景。男孩们又从树上摇下金龟子，栲树的叶子并不比我第一次看到的那天更阔。时间过得很久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玛嘉丽特，因为她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我只是偶然听到，说她几周前带着她的孩子来探望她的父亲。”

“这么说来，这次骑马散步不是完全出于偶然啰？”

“我不否认，”罗大略说，“我希望碰到她。当我来到离住宅不远的地方，我看到她的父亲坐在门口，一个大约一岁的孩子站在他身边。我走近去时，有个女人迅速地从楼上窗口朝外望，我来到屋门口，听见有人从楼梯上奔下来。我确实以为这一定是她，我只好承认，我自鸣得意，以为是她认出了我，她急匆匆地朝我迎面走来。但是我多么惭愧，她从门口跳出来，抓住靠近马匹的孩子，把他抱进屋去。我感到难受，我的虚荣心后来才略微得到安慰，就是在她匆忙离开时，我分明看出她的脖子和耳朵后面泛起明显的红晕。”

“我沉默下来，同父亲搭话，同时偷看窗口四周，会不会在那儿什么地方看到她。可是我没有看出她的一点儿影子。我也不想问，就这样骑马离开了。我的失望心情被惊奇的感觉缓和了几分：因为我虽是匆匆见她一面，却觉得她的容颜几乎完全没有改变，十年光阴不同寻常啊！不错，我看她似乎更年轻了，身材依然那样苗条，脚步依然那样轻盈，粉颈似乎比以前更纤巧，双颊同样容易泛起可爱的红晕，而且这时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也许以后还会更多咧。这个形象正好与环绕我周围的仙灵境界十分协调，于是我更加怀着恢复青春的感觉骑马驰去，到了下一处森林边，才勒转马头往回走，这时

太阳已经西坠了。尽管下滴的露珠使我想起医生的处方，最好是直接回家去，可是我还是往回走，通过佃户家旁边的路。我看见一个妇女在园子里走上走下，一道疏篱围着园子。我骑马走在通向篱笆去的小路上，发现我渴望一见的人儿正离我不远。

“夕阳虽然照着我的眼睛，我却看见她在篱边干活，疏篱只略微掩映着她的倩影，我以为见到我的旧情人了。这时我朝她走近，没有出声，可是禁不住心在跳动。几株野玫瑰的高枝被微风吹拂，摇晃不止，便我看不清她的形态。我和她搭话，问她生活得怎样。她用半大的声音回答：‘满好。’这时我注意到有个小孩在篱笆后面忙着拔花，我趁机问她，她的其他的孩子在哪儿。‘不是我的孩子，’她说，‘这对我来说还早咧！’这时正巧穿过树枝看清她的面容，我不知道对这个形象该怎么说才好。她是我的旧情人，但又不是。她比我十年前见到的几乎还要年轻些，还要漂亮些。‘难道您不是佃户的女儿吗？’我半迷惘地问。‘不是，’她说。‘我是她的侄女。’

“‘但是你们俩非常相象呀，’我说。

“‘凡是十年前看到过她的人都这么说。’

我继续问她各种事情；我的错误反而使我好受，尽管我已经发现自己找错了人。我舍不得离开面前的人儿，她是我从前幸福的活生生的写照，这时小孩离开她去寻找花，朝池边跑去了。她向我告别，急忙跟在孩子身后走去。

“这时候我弄清楚了，我的旧情人真的在她父亲家里，我骑在马上，不断琢磨着，是她本人呢还是侄女儿不让孩子碰着马匹。我把全部经过情形在心里重复几遍，真不容易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使我感到更舒服的了。但是我分明觉得，我还有病在身，现在我们还是请求医生使我们摆脱这种残余的情调吧。”

私下坦白出优雅的恋爱事件，往往也和讲鬼怪故事一样，只要有人开了头，其他的人也就源源不断地自动接上来了。

我们这个小团体的人都在作对过去时代的回忆，寻找一些这类材料。罗大略讲得最多。雅尔诺的故事都有一种独特的性质，至于威廉要供认出什么，我们可以不问而知了。这时他最担心有人叫他讲同怕爵夫人的故事，不过没有人想到这点，仿佛和这压根儿不相干。

“真的，”罗大略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愉快的感觉了，就是这颗心经过冷淡的停顿以后，重新为新的恋爱对象而敞开，不过，要是命运把我同特蕾色结合在一起，我愿终身放弃这种幸福。人不能老是年轻，也不应当老是幼稚无知。认识世界的男子，就知道他该在世界上干些什么，可以从世界上得到些什么，最合乎愿望的莫过于找到一个贤内助，这样的妻子同他一起到处活动，还得为他准备一切，她的活动捡起他不得不放下的事，她的勤劳扩展到各个方面，而他的家人只能走一条直路。我曾梦想同特蕾色一起过天堂般的生活！不是狂热幸福的天堂，而是安全生活的人间天堂：这就是幸福时有秩序，不幸时有勇气，照顾穷苦无依的人，成为一个对极伟大的事情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哦！我看清楚她身上有这种禀赋，施展出来将使我们惊奇不已。只要我们注意妇女的历史，就看出她们比一切男子优越得多。她们对环境有清楚的头脑，在各种场合中有灵活的手腕，处理个别事件十拿九稳，从而使整体始终保持良好状态，似乎她们从没有朝这点想过。您或许会原谅我吧，”他含笑转向威廉继续说道，“如果特蕾色从奥蕾莉手里骗走了我。我同特蕾色一起，可以希望得到愉快的生活，而同奥蕾莉一起，连一小

时幸福的时间也休想有。”

“我不否认，”威廉答道，“我是怀着满腔怒火冲着您来这儿的，本来下了决心，要着着实实责备您对奥蕾莉的态度。”

“我是应受责备的，”罗大略说，“我不该把对她的友谊与恋爱的情感混淆起来，我不该把她配受到的尊重勉强塞进恋爱中去，她既引不起也保持不住我的爱恋。唉！她恋爱的时候并不可爱，这是一个妇女可能遇到的最大不幸。”

“不管怎么说，”威廉答道，“我们总不能避而不谈应受责备的事情，不能避而不谈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改变了自然而良好的方向；然而某些义务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女友的尸骨正安息在地下；我们纵然不用责骂自己，也不用责备她，总得怀寿同情在她墓上撒下一点鲜花吧。但是在那不幸的母亲长眠在内的墓头，让我问您：为什么您不接受这个孩子？一个人人见了都喜爱的儿子，您似乎完全不放在心上。凭您那么纯洁而温柔的感情，怎么会全然背弃一颗父亲的心？近来所有的时间，您只字也没有提到这个珍贵的小人儿，他的美丽和可爱是说不完的。”

“您说的谁？”罗大略问道，“我不懂您的意思。”

“除了您和奥蕾莉的儿子还有谁！幸而这个漂亮的孩子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个慈爱的父亲认领他。”

“您大错而特错了，我的朋友，”罗大略叫道，“奥蕾莉没有儿子，至少不是我的；我从不知道什么孩子，不然的话，我会愉快地接受他，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也乐意把这个小人儿看作她的遗孤，担负起对他的教养。难道她什么也没有说过，这男孩是属于她的，或是属于我的？”

“我想不起，听她明确说过什么话；但是既然这么认定了，我就对这点一刻也不怀疑。”

雅尔诺插嘴说：“关于这方面我可以提供一些事实说明。有个老妇人，您一定常常见到她，是她把孩子带给奥蕾莉，奥蕾莉热情地接收下来，希望有孩子在身边可以减轻她的痛苦，孩子也的确给了她一些快乐的时刻。”

威廉听了雅尔诺的揭露，心里非常不安，他非常怀念善良的迷娘和漂亮的费立克斯，他表示，希望把两个孩子从现在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我们想尽快把事情办好，”罗大略说，“我们把那个奇特的女孩委托给特蕾色，她不可能落在更好的人手里了，至于男孩吗，我想还是您带在身边的好。妇女们把未受教育的孩子留给我们，只要我们肯多多关心他们，他们定会得到发展。”

雅尔诺说：“总而言之，我认为您还是干脆放弃剧院生涯为妙，您在这方面表现不出什么才能。”

威廉受了当头一棒；他不得劲力控制自己，因为雅尔诺的苛刻的话语，相当损害了他的自尊心。“您要使我对此深信不疑，”他露出勉强的笑容答道，“还得帮我一次忙，虽然这是可悲的，但要把我们从心爱的梦中惊醒过来实在不容易。”

“对此不用多说了，”雅尔诺答道，“我只想催您先把孩子们接来，其余的事情自会水到渠成。”

“我已经作好准备，”威廉答道：“我既感到不安，又感到好奇，看我是不是对男孩的命运更能摸清一些底细；我渴望再见到女孩，她有那么多的特点同我联系起来。”

他们一致同意，让他不久即起程。

第二天，他把行装准备好了，马匹装上了鞍，他只想向罗大略告别一声。早餐时间到来，他们照例坐在桌边，不等候家主人，主人来得晚，同他们一起就座。

“我敢打赌，”雅尔诺说，“您今天又让您的温柔心肠去经受考验，您控制不住重访旧情人的欲望吧。”

“猜对了！”罗大略回答。

“讲来听听，”雅尔诺说，“事情的经过怎样？我感到无比好奇。”

“我不否认，”罗大略答道，“这难忘的旧情过分地挂在我的心上；所以我下决心再次骑马前去，非见到她本人不可，她那恢复青春的形象使我产生了这么愉快的错觉。我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下马，让马匹停在一边，以免惊扰正在门口玩耍的孩子。我走进屋去，她偶然冲着我走来，这是她本人，虽然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仍然认出了她。她长得更结实而且显得更高大一些；她的娇媚姿态被稳重的举止掩盖了，她的活泼性格转化成缄默的沉思。她的头，从前是那么轻盈和自在，现在微微下垂，额上露出浅浅的皱纹。

“她看见我时，垂下眼帘，不过没有红晕显出内心的激动。我，伸手给她，她也伸手给我；我问到她的丈夫，丈夫不在，问到她的孩子们，她走到门口，叫他们进来。孩子们到来，围绕在她身边。没有什么比看见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更动人的了，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置身在许多孩子中间更令人崇敬的了。为了再找点话说，我问小女孩的名字；她请我进屋去，等她的父亲回来。我接受请求，她带我跨进房间，我发现这儿一切东西差不多都原封不动，还有——妙不可言！美丽的侄女儿，她的肖像正坐在纺车后面的那张矮凳上，我从前就常常发现我的旧情人表现出和这同样的姿态。一个完全象母亲的小女孩，跟在我们身后，我就这样站在过去与未来中间的奇妙的现在当中，好比是在橙树林里，花与果顺序并排生长在小小的范围内。侄女儿出去，取来一些冷饮，我伸手给以前心爱的人儿，对她说：‘我再见到您，真高兴呀。’——‘您对我这么说，是很好的，’她答道；‘不过我也可以向您保证，我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有多少次盼望在我的一生中再见到您一面；这是我认为是我最后时刻中的希望。’她用一种庄重的声音说这些话。没有激动，语调自然，我从前为此曾对她十分倾倒。侄女儿又走来，还有她的父亲也来了——至于我怀着什么心情留下，又怀着什么心情离开，我让你们去想吧。”

第八章 巴巴娜告诉威廉：费立克斯是他的儿子——她关于玛丽安妮的报导——玛丽安妮的书信——同剧场彻底诀别

威廉在他朝城市去的路上，一心想着他认识和听到的那些高尚女性；她们离奇的命运包含很少可喜的成分，使他至今还觉得可悲。“唉！”他叫道，“可怜的玛丽安妮！我还得知道你一些什么呢？而你，了不起的女英雄，高贵的保护神，我还欠下你许多恩情，我到处都希望遇到你，可惜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你，要是你将来和我重逢，我也许是在多么悲惨的处境中和你相见了！”

他城里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家；他赶到剧场去，以为可以发现他们在排练，这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好象屋子里空无一人，可是他看见有扇窗板是敞开的。当他走上舞台时，发现奥蕾莉的老女仆正忙碌着，用麻布缝合新的布景，从窗口射进的光线，刚好照亮她的工作。费立克斯和迷娘坐在她身旁的地上，两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迷娘大声念读，费立克斯模仿说出一切话语，好象他认识字母，也懂得读书一样。

孩子们从地上跳起来欢迎来人，他十分温情地拥抱他们，带他们走近老妇。“原来是你，”他严肃地对她说，“把这个孩子带给奥蕾莉的吗？”老妇放下手里工作，抬起头来，脸朝着他，他在充足的阳光中看见她，大吃一惊，退后几步：这是老年的巴巴娜。

“玛丽安妮在哪儿？”他大声问。——“寓这儿很远，”老妇回答。

“还有费立克斯呢？——”

“他是这位不幸的、万分温柔可爱的姑娘的儿子。您也许从不觉得，您使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但愿我送交给您的这个宝贝，给您带来的幸福，超过他为我们造成的不幸！”

她站起来，准备走开，威廉使劲抓住她。“我不想躲开您，”她说，“您让我去取一份文件，这会使您高兴，也会使您痛苦。”

她走开了，威廉怀着一种惶恐的喜悦心情凝视着男孩；他还不肯认领孩子。“他是你的，”迷娘叫道，“他是你的！”同时把孩子按在威廉的膝头上。

老妇走来，递一封信给他。“这里有玛丽安妮最后说的话，”她说。

“她死了！”他叫道。

“死了！”老妇说；“但愿我能免掉对您的一切责备。”

威廉既惊异而又迷乱地拆开信，他刚刚读了开头的言语，就被辛酸的痛苦攫住了；他让信掉在地上，冲到草坪斜坡，在上面躺了一会儿。迷娘用心照顾他。这时费立克斯抬起信来，拖住游戏女伴不放，等到她终于让步，跪在他面前，念给他听。费立克斯重复信里的言语，威廉只好再听一遍：“有一天，当这页信纸落到你手里的时候，你应当悼念你不幸的情人，你的爱情断送了她的生命。男孩生下来后，我只活了几天，他是你的：我忠贞地为你而死，尽管表面上有不少理由反对我；随着你一起，我失去了留恋生活的一切。我死时是满意的，因为人们向我保证，孩子是健康的，会活下去。听老巴巴娜说的话，原谅她，永别了，别忘记我！”

这是一封多么令人断肠的信！唯一可以使他安慰的一点，就是信有一半象谜一样捉摸不定。由于孩子们结结巴巴地念出和重复信的内容，才使他真正感到切肤之痛。

“您该听到了吧！”老妇人不等到他的神志恢复过来，便这样叫道：“您要感谢老天爷，失去了一个好心肠的姑娘后，还给您留下一个这么出色的孩子。要是您听到，那个好心肠的姑娘怎样对您至死忠贞不贰，她变得多么不幸，以及为您作出了什么牺牲，就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您应得的这番痛苦了。”

威廉叫道：“让我把这痛苦与欢乐的酒一起喝下吧！尽量使我相信，并说服我，她是个好姑娘，她值得得到我的尊重和爱情，就让我为她那无法弥补的损失而痛苦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老妇人答道，“我有事要做，不希望有人瞧见我们在一起。费立克斯是属于您的，您就让这个成为秘密吧，我期待着剧团会对我迄今的假装作出许多责备。迷娘不会出卖我们，她是好样的，守口如瓶。”

“我早就知道了，一点儿也没有说出来，”迷娘回答。——“这是怎么可能的呢？”老妇人惊叫道。——“你从哪儿知道这事的？”威廉插嘴问。

“是神灵把这个告诉我呗。”

“怎么？在哪儿？”

“在地下室里，当老头儿拔出刀来的时候，有声音叫我：‘快叫他的父亲来，’那时我忽然想到就是你。”

“到底是谁在叫呢？”

“我不知道，在心里，在头脑里呗，我是那么害怕，不住发抖，那时有声音在叫，我听懂了。”

威廉把她按在胸口，把费立克斯交托给她，自己走开了。最后他才注意到，自从他离开以后，迷娘变得苍白得多，也瘦得多了。威廉在熟人当中首先见到梅林纳太太，她非常友好地问候他。她大声说道：“哦！但愿您在我们这儿发现一切都和您希望的那样！”

“我对此怀疑，”威廉说，“也不期望得到这个。您老实承认吧，你们已经采取一切措施，可以不需要我了。”

“这要问您为什么走开呢！”女友答道。

“一个人越早获得这样的经验越好，就是世界并不是非他不可的。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啊！我们想单靠自己赋予我们在里面活动的团体以生气，我们以为没有我们，生活、营养和呼吸都停顿了——其实这儿产生的缺口刚被发觉，立即就得到填补，不错，这缺口甚而常常成为纵然不是更好一些，却使人更高兴一些的地方。”

“难道我们就不要考虑到朋友们的苦恼吗？”

“我们的朋友也干得不坏，要是他们不久相互碰头，彼此相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或者留在什么地方，总是尽力发生作用，积极干活，讨人欢喜，使你现在过得快活。”

在进一步了解以后，威廉发现自己所料不差：歌剧院建立起来了，吸引着观众的全部注意力。他原来担任的角色，在这期间被勒尔特司和霍拉肖代替了，他们俩骗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大大超过他以前从未达到过的程度。

这时勒尔特司走来，梅林纳太太叫道：“您瞧这儿的这个幸运儿，他很快将成为资本家或者天知道的什么了！”威廉拥抱他，感觉出他外衣的质料十分细致，他其余的衣服虽然简单，然而统统是极上等的材料。

“给我解开这个谜吧！”威廉叫道。

“有的是足够的时间，”勒尔特司答道，“好让你知道，我东奔西跑终于获得代价了，一家大商号的老板从我的忙碌、我的知识和交往的人中谋求利益，就从中分一部分给我：我要为此多多卖力，但愿也能买到妇女的信任就好了，因为这家商号有个漂亮的侄女，我看得明白，只要我愿意，很快就能成为一位名人。”

“您大概还不知道，”梅林纳太太说，“在您离开期间我们当中有人办过一次婚事吧？塞洛果真同漂亮的爱尔米蕾结婚了，因为爱尔米蕾的父亲不同意他们秘密往来。”

他们就这样叙谈他离去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他看得一清二楚，按照剧团的精神和思想来说，他的确早已和这个团体分手了。

他焦急地等候老妇，她预告她深夜要进行一次特殊访问。她要等所有的人都入睡以后才来，并且要求作好这样的准备，好比是最年轻的姑娘悄悄地去赴情人的约会。在这段时间里，他把玛丽安妮的信读了上百遍，读到她那只亲爱的手写下的忠贞这个词，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但是读到她预告即将临近而她似乎毫不惧怕的死亡这句，却感到极大恐怖。

半夜过去了，这时半开的门口有窸窣的声音，老妇人挎着一只小篮跨进房来。她说：“我要讲我们受苦的历史给您听，我得等待您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您为了满足您的好奇心，谨慎地等候着我，现在您也和从前一样，用冷酷的自尊掩饰着自己，而我的心都碎了。但是你朝这儿瞧！在那个不幸的夜晚，我拿出一瓶香宾酒，在桌上放下三只酒杯，你开始用动听的儿童故事来欺骗和催眠我们，而我现在却用可悲的实情来向你说明，必须使你保持清醒。”

威廉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老妇果然使瓶塞弹起来，斟满三杯酒。

“喝吧！”她叫道，同时自己把正在冒泡沫的酒杯喝干，“喝吧！不要等到精神消散！这第三杯酒用来纪念我不幸的女友，让它喷尽泡沫，不沾人的嘴唇。当她向你告别时，她的嘴唇是多么红呀！唉，现在却永远苍白和冻结了！”

“女巫！复仇女神！”威廉大叫，同时跳起来，用拳头击在桌上，“是什么恶鬼附在你身上，驱使你来？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你以为玛丽安妮死亡和受苦的单纯故事，还不够使我伤透了心。还玩弄这种地狱般的花招来加剧对我的折磨？你这贪得无厌的老饕竟到了这种程度，在祭祀亡灵的餐上还要大吃大喝，那你就喝吧，说吧！我从来就讨厌你，只要我看见你作她的女伴，我就想到玛丽安妮并不是清白无辜的。”

“别急呀，我的先生，”老妇答道，“您不会使我失去自制力。您还欠下我们许多债，我们不愿受一个债务人的恶劣对待。不过您倒是说得对，我最简单的叙述也足够惩罚您了。现在您再听听，玛丽安妮怎样为了始终成为您的人而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

“我的人？”威廉叫道：“你在讲什么海外奇谈？”

“您别打断我，”她插嘴道，“您听我说，然后您就相信，您要的是什么了。其实现在也毋庸多说，反正都一样。最后那天晚上，您在我们那儿不是发现和带走了一张便条吗？”

“我带走那张纸后，才发现它，它是夹在围巾里的，围巾是我出于热爱抓来，塞在身上的。”

“纸条上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个讨厌的求爱者盼望来夜比昨天受到更好的接待。至于你们如何遵守诺言，我是亲眼看见的，他在大明以前悄悄地从你们家里走出来。”

“您可能看见了他；不过我们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玛丽安妮是多么悲伤地度过这个夜晚，而我是多么厌恶地度过这个夜晚，现在您才得知道。我完全坦率他说，既不否认，也不美化我是怎样劝说玛丽安妮委身给那个洛尔贝克的，她服从了，是呀，我可以这样说，她是带着反感听从的。洛尔贝克有钱，似乎对她着了迷，我希望他能持久不变。接着不久，他得出外旅行，玛丽安妮就认识了您。那时我得容纳些什么！阻止些什么！忍受些什么哟！玛丽安妮有时大声叹息道：‘啊，如果你把我的青春，我的纯洁多珍惜四个星期，那我就找到了一个值得我爱的对象，我也值得他爱，爱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给与我现在违反本意出卖的东西。’她完全听任自己爱好的支配，我不许问她是不是幸福。我对她的理智有无限的力量，因为我知道满足她那些小小爱好的一切方法，我对她的感情却毫无力量，因为每当她的感情反对时，她从不同意我为她做的事情，也不同意我怂恿她去做的事情。她只向无法克服的困难让步，困难似乎很快就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在她青春的初期，她什么也不感到缺乏；后来她的家庭受到环境的牵连而丧失了财产，可怜的女孩习惯于满足一些需要，她那小心眼里老记着某些良好的原则，使得她惶惶不安，而又对于她本人却没多大帮助。她在世俗事物方面丝毫不灵活，实实在在是清白无辜的，她完全不懂得，人们可以买东西而毋需付钱；她对什么也比不上对欠债感到胆怯；她总是宁愿给与而不愿拿取，只有这种情形才有可能迫使她牺牲自己，摆脱许多零星债务。”

威廉愤然说道：“难道你就不能挽救她吗？”

“哦，不错，”老妇人回答，“我从没有作过忍受饥饿和困难，忍受忧伤和贫乏的准备。”

“讨厌、卑鄙的贱媒婆；你就这样把这个不幸的人儿葬送了吗？你就这样把她吞进喉咙，填充你那永不知足的欲壑吗？”

“你最好还是克制一些，停止那些骂人的话，”老妇人答道。“要是你想骂，那就到你们那些高门大户的人家去，那儿你会找到一些老妈妈，她们才真正提心吊胆地想方设法，怎样给一个可爱的、天仙般的姑娘找到无比讨厌的人，只要他同时是最有钱的人就行了。我们这儿却是个可怜的人儿在命运面前战栗和颤抖，哪儿也找不到安慰，等到后来一位有经验的女友使她了解，可以通过婚姻关系来取得权利，将来随心所欲地支配其感情和人身。”

“闭嘴！”威廉叫道，“难道你认为一种犯罪可以由另一种犯罪来原谅吗？要讲就直讲，别附加什么说明！”

“那您就听着，别责怪我！玛丽安妮违反我的意志成了您的人，在这次冒险行为上，至少我对自己是无可指责的。洛尔贝克回来了，他急忙来看玛丽安妮，她又冷淡又厌烦地接待他，连一次接吻也不许。我使尽我的全部本事来为她的态度请求原谅；我告诉他，有位忏悔神甫才来启发她的良心，而当良心还在活跃的时候，人们必须对它保持敬畏。我敦促他走了，答应为他竭力效劳。他有钱而粗鲁，然而他有理由保持善良，因为他极爱玛丽安妮。他答应我竭力忍耐，我就作得更加起劲，别让他过分经受考验。我同玛丽安妮发生厉害的争执，我说服她，不错，我现在敢说出来，最后是我用威胁来强迫她，说我要离开她，是我给她的情人写信，请他来过夜。哪知道您来了，

偶然抓走夹在围巾中的洛尔贝克的回条。您出人意料地到来，使得我十分尴尬。您刚刚走后，麻烦又重新开始：她发誓，不能对您不忠实，她是那样热情，完全不能自制，也引起了我对她真诚的同情。最后我答应她，今夜我也使洛尔贝克安静下来，用种种借口让他离开；我请求她上床去，只是她似乎不相信我：她始终不脱衣服，最后，她闹够了，哭够了，才和衣入睡。

洛尔贝克来了；我试图阻止他，把玛丽安妮的内疚和后悔说成漆黑一团；他只希望看看她，我到她房里去，叫她作准备；他跟在我的身后，我们两人同时来到她的床前。她醒了，气冲冲地跳起来，挣脱我们的手，她又发誓，又请求，又哀恳，又恫吓，声明她不再屈服了。她毫不小心，漏出一些有关她的真正热情的话语，这使可怜的洛尔贝克不得不在脑子里去体会。最后他离开了她，她关上房门。我还在我的房间里挽留了他很长时间，同他谈到她的处境，说她怀孕了，我们必须爱护这个可怜的姑娘。他对于自己将做父亲感到自豪，十分高兴能得一个男孩，同意她向他要求的一切条件，而且表示宁愿出外旅行一些时间，不愿使恋人害怕，免得感情激动有伤她的身体。他就抱着这种思想大清早悄悄离开了我，而您，我的先生，如果您在站岗的话，为了使您心满意足，您不需要别的，只要看透您的情敌的心情就好了，他是您认为受到宠爱，得到幸福的人，而他的出现竟使您感到了绝望。”

“你的话当真？”威廉问。

“真得使我再次希望您感到绝望。”老妇回答。

“不错，如果我把我们第二天早晨的情形真正生动地向您叙述，您是会感到绝望的。她醒来时多么愉快！她多么和气地唤我进房去！她多么热烈地感谢我！她多么热情地把我按在她的胸脯上！她笑眯眯地站在镜前说：‘现在我又可以对我自己，对我的身体感到高兴，因为我又属于我自己，属于我唯一心爱的男友了。战胜困难的感觉有多甜蜜哟！追随着他的心有多么绝妙的情感哟！我多么感激你，是你照顾了我，你居然应用你的聪明才智作出于我有益的事情！帮助我吧！想出什么是可以使我完全幸福的办法！’

“我对她让步，我不想刺激她，我奉承她大有希望，她极其妩媚地拥抱我。要是她有一刻离开窗口，我就得放风：我们认为您总会打这儿走过，至少可以看得见您；整个白天就这样在烦躁不安中过去了。夜晚，按照平常的时刻，我们很有把握地期待您的到来。我已经在注意楼梯了，我觉得时间漫长，我又走进她的房间去。我惊奇地发现她穿上她的军官服装，她显得无比愉快和动人。她说：‘难道我今天不配穿上男装出现吗？我不是表现得很勇敢吗？我的爱人今天见到我要象第一次见到我那样，我要温柔地、比以前更自由地把他按在我的心坎上，难道我现在不比以前更是他的人吗？那时有一个重要决定还没有使我获得自由。不过，’她略作沉思后补充说，‘我还没有完全获胜，还得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才配得上他，才万无一失地为他所有，我必须把一切彻底告诉他，公开我的全部情况，然后我就让他决定，不管他是保留我还是抛弃我。我为他也为自己准备好这种场面；如果他的感情舍得抛弃我，那么，这样我也完全属于我自己了。我将在所受惩罚中去寻找安慰，忍受命运给我安排的一切。’

“我的先生，这个姑娘就是怀着这种思想，抱着这种希望等候着您；您没有来。哦！叫我怎么描写这等候和希望的难堪处境呢？玛丽安妮！我还瞧见你在我的面前，你怀着什么样的爱和热情谈到这个男子，他的残酷无情你还没有体验到咧！”“亲爱的好巴巴娜，”威廉叫道，同时跳起来抓着老妇

的手，“现在你假装得够了，准备得够了：你的冷淡的、平静的、满意的声调已经向我泄露出来了。把玛丽安妮交还我，她活着，她就在附近。难怪你选择这么晚的寂静的时候来看我，难怪你用这么动人的叙述来使我作准备。你说她在哪儿？你把她藏在什么地方？我相信你说的一切，我答应，相信你的一切话，只要你对我指出她在哪儿，就把她还进我的怀抱。我已经仿佛看见她的影子，让我重新把她抱在怀里吧！我要跪在她的面前，请求她原谅，我要祝福她的斗争，祝福她战胜了自己和你，我要把我的费立克斯带到她的面前。来吧！你把她藏在哪儿？别让她，别让我再打不破这闷葫芦了！你的最终目的已经达到。你把她隐藏在哪儿？来吧，我用这盏灯照亮她！让我再看到她那可爱的面容！”

他把老妇从椅上拉起来，她痴痴地瞪着他，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感到无比的痛苦。“多么不幸的误会呀，”她叫道，“让您多存一刻希望吧！——不错，我把她藏起来了；不过是藏在地下；不管阳光或亲密的烛光都再也照不到她可爱的面容了。您带这可爱的费立克斯到她的坟前去，对他说：‘那里面躺着你的妈妈，是你爸爸忍心葬送了。’她可爱地急不可待地要看到您的心儿再也不跳动了，她不是等在隔壁小房里听我讲完故事或童话；那黑沉沉的小房接收下她了，没有未婚夫跟进去，也没人从那儿向恋人迎面走来。”

她倒在椅旁的地上放声痛哭；威廉第一次完全相信，玛丽安妮死了；他处在肝肠寸断的境地。老妇人爬起来。“我再也没有什么话对您说了，”她大声说，同时扔了一包东西在桌上。“让这些信件充分使您的残忍心肠惭愧吧：如果可能，您就擦干眼泪读完这些东西。她悄悄地走开了。这个夜晚，威廉无心拆开装信的皮夹；这皮夹是他自己送给玛丽安妮的，他知道，她把从他那儿得到的每页信纸都细心地保存在皮夹里。第二天早晨，他鼓起勇气，解开带子，有许多他亲手用铅笔写的小纸条掉在他面前，这唤起他回忆种种情形：从第一天他们彼此一见钟情的结识，到最后一天他们残酷的分离。不过他还是含悲忍痛读完一小卷便条，从内容看来，这都是写给他的，统统被维尔纳退回来了：

“我没有一页信纸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你听不见我的请求和哀恳；是你亲自这样残酷吩咐下来的吗？我永远见不到你了吗？我再尝试一次，我请求你：来，哦，未吧，我不要求保留你，只要能够再有一次把你紧贴在我的心上就够了。”

“我往常坐在你身边，握着你的手，看着你的眼睛，本着全心全意的爱和信任对你说：‘亲爱的，亲爱的好人！你那么爱听我说，要我常常重复，我现在重说一次：亲爱的，亲爱的好人！象你往常那样好心，来吧，别让我在苦难中毁灭了。’”

“你以为我有错，我也的确如此，不过不是象你想的那样。来，给我唯一的安慰，让你完全认识我，以后怎样，由它去罢。”

“不单是为了我的缘故，也为了你自己，我恳求你来。当你逃避我的时候，我感到你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来吧，使我们的分离变得不那么残酷！我也许从来就不值得你的眷顾，尤其是在你把我推回到无边无际的苦难中的一刹那。”

“凭着一切神圣的东西，凭着人心所能感动的一切东西，我呼吁你！这是为了一个灵魂，为了一条生命，不，为了两条生命，其中一条对你来说，

是永远宝贵的。如果你的猜疑不相信这点；我在垂死时却不得不说出：我心房下边怀孕的孩子是你的。自从我爱你以后，没有别人和我握过一次手；哦，但愿你的爱情。你的诚实是我青春的伴侣！”

“你不想听我说吗？那么，我最后只好沉默了，但是这些信不应当毁灭，当裹尸布盖上我的嘴唇，你后悔的声音达不到我的耳朵的时候，也许它们还可以代我向你说话。通过我悲惨的一生直到最后时刻，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没有对不起你，纵然我不好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威廉读不下去了；他完全让痛苦折磨自己，当勒尔特司跨进房来，他更加感到难受，他不得不向对方掩饰自己的情感。勒尔特司亮出一袋金币，数来数去，向威廉声明：世界上没有比一个人正走在发财路上更惬意的事情了；有了钱，什么东西也扰乱和阻挡不了我们。威廉回想起他的梦，微微一笑，不过同时他想到梦中情景，不免毛骨悚然；玛丽安妮在梦境中离开了他，去跟随他逝世的父亲，最后两人象幽灵一样飘飘荡荡地围着花园打转。

勒尔特司把他从沉思中拖出来，带他到一家咖啡店去。立即有好些人包围着他，这些都是平常喜欢看见他在台上表演的人；他们高兴见到他，但是他们惋惜听到的消息，说是他要离开舞台；他们那样明确而合乎情理地谈到他和他的演技，谈到他的才能程度，也谈到他们的希望，威廉听了不无感动，最后他大声说道：“哦，要在几个月以前，这番关心对于我会是多么宝贵！它会多么使我受益和高兴！我从没有使我的心情疏远舞台，我从没有达到对观众丧失信心的程度。”

“根本就不应当有这种情形，”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站出来说：“观众是伟大的，真正的理智和真正的感情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稀少；不过艺术家决不可以对他创造出来的东西，要求无条件的赞赏：因为正是这种无条件的赞赏是最没有价值的，而先生们又不喜欢有条件的赞赏。我十分清楚，在生活中也和艺术中一样，一个人要干出和创造出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拿主意；但是，一旦于成功或者完成了，他就可以留心听取众多的意见，然后才能集思广益，很快构成完整的判断；因为那些可以使我们免除这种辛苦的人，多半是在充分保持镇静。”

“他们不应该这样，”威廉说。“我常常听说，自己对于好作品默而不言的人，却抱怨和惋惜人们对作品保持沉默。”

“这么说，我们今天就要把话大声说出来，”一个年轻男子叫道。“您得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要对您补报、有时也对善良的奥蕾莉补报欠下的情。”

威廉谢绝邀请，动身到梅林纳太太那儿去，为了孩子的事情要同她谈，打算把他们从她那儿带走。

他没有很好地保守老妇人的秘密。当他再见到漂亮的费立克斯，就不免真情流露。“哦，我的孩子！”他大声叫道，“我亲爱的孩子！”他把孩子举起来，又按在自己胸口。“爸爸！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来？”孩子叫道。迷娘凝视着两人，好象想忠告他们，别把底细泄露出来。

“这是什么新鲜玩艺儿？”梅林纳太太说。有人设法把孩子们带到旁边去，威廉认为用不着为老妇严守秘密，就向他的女友吐露全部实情。梅林纳太太含着微笑打量他：“哦，瞧这些轻信的男子哟！”她大声说道：“只要有点儿东西挡在他们的路上，就很容易给他们背上包袱；但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以后就不再东张西望，除了对他们以前用专断的热情打上烙印的东西而

外，对什么也不懂得珍视了。”

她按捺不住一声叹息，如果威廉不是完全视而不见，那么，他必然看出，她的态度中含有一种从来就没有完全克制住的爱慕之情。

这时他同她谈到孩子们的问题，他打算带费立克斯在身边。送迷娘到乡下去。梅林纳太太虽然不愿意同时离开两个孩子，却觉得这个建议是好的，甚而是必需的。费立克斯在她身边变野了，迷娘显然需要自然空气和别的环境，这个善良的女孩体弱多病，得不到休养。

“您别误会，”梅林纳太太继续说道，“这男孩是否真是您的，我轻率地表示了几分怀疑。老妇人的话固然是不大可靠；可是，一个为自己的利益编造假话的人，也可以说一次真话，只要真话显得对他有利，老妇欺骗奥蕾莉，假说费立克斯是罗大略的儿子，我们妇女都有种特性，就是真心热爱我们情人的孩子，纵然我们不认识孩子的母亲，甚至打心坎里厌恶她。”费立克斯蹦蹦跳跳过来，她把他袍在怀里，显出她平常少有的热情。

威廉赶回家去，叫老妇人来。她本来答应黄昏以后来看他；他露出厌恶的神情接见她，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编造谎言和神话更可耻的了！你曾经用谎话造成许多坏事，而现在，因为你的话可能决定我一生的幸福，现在我还不能怀疑，不敢把孩子贸然抱在怀里，尽管澄清问题以后占有他。将使我极端幸福，你这可耻的人，我不能不怀着憎恨和鄙视瞧着你。”“如果让我说老实话，”老妇答道，“你的态度简直叫我忍受不了。假使他不是你的儿子，那么，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可爱的孩子，是别人不惜任何代价愿意买来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的。难道他不值得你认领下来？难道我对他的照顾和操劳，不配为我的下半生得点小小的赡养费？啊！你们这些什么都不缺乏的先生们，你们尽谈真理和正直一类好听的话；但是一个连最低限度都得不到满足的可怜人，她在困境当中看不见朋友，听不到劝慰，得不到救济，她怎样被自私自利的人践踏，而不得不在暗中受苦——这方面要说的话可不少，只要你们愿意和能够听下去。你读过玛丽安妮的信了吗？就是她在那个不幸的时刻写的东西，我千方百计试图接近您，把信交到您的手，结果枉费心机，您那个残酷无情的姐夫把您包围得紧紧的，什么花招和聪明方法都白白使尽了，最后他用监狱来威胁我和玛丽安妮，我只好放弃一切希望。难道这一切不是和我讲的相符吗？洛尔贝克的信不是使得整个故事都没有怀疑了吗？”

“什么信？”威廉问。

“您没有在皮夹里找到它吗？”老妇回答。

“我还没有把一切都读完呢。”

“您把皮夹给我！这个文件关系到一切。洛尔贝克的信不幸便笺造成了可悲的混乱，但愿他亲笔写的另一份东西也能解开仍然打在线上的结。”她从皮夹中取出一页信纸，威廉立即认出那讨厌的手迹，他控制着自己，念道：“告诉我吧，姑娘，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我可不相信，——一位女神本人甚至会把我改造为唉声叹气的求爱者。你不张开双臂欢迎我，而是向后退缩，你的态度真会使人认为是厌恶的表示。你怎么能够允许如下的事情发生？我不得不在小房里的箱子上同老巴巴娜一起过夜！而我心爱的姑娘只和我隔着两扇门。真是太荒唐了，听我告诉你吧！我已经答应让你考虑一些时间，不马上催促你，失去的每刻钟会使我发狂。难道我没有把我所知和所能的东西都赠给你？你还在怀疑我的爱情吗？你想要什么东西，只管说吧！不会叫你缺少一点儿。我巴不得那个向你灌输这种无聊蠢话的教士变成哑巴和瞎

子。难道你偏偏要找上这么一个人吗？懂得宽恕年轻人的小小过失的教士有的是。得啦，我告诉你，必须改变现状，我要在几天内得到回答，因为我不久又得离开，要是你不再和和气气地讨人喜欢，你就休想再见到我了……”

信中就这样继续叙述了许久，总是环绕使威廉感到痛苦的满足这点，证明他听巴巴娜讲的故事是真实不虚的。另一页信纸清楚的证明，后来玛丽安妮也没有让步。威廉从这些及更多的信中，不免怀着深深的痛苦，获悉这个不幸姑娘一直到死为止的故事。

老妇渐渐驯服了那个粗鲁汉子洛尔贝克，把玛丽安妮的死讯通知他，让他相信费立克斯是他的儿子；他寄了几次钱给她，但是她留归己用，因为她已经说服奥蕾莉担负孩子的教育了。可惜这种秘密收入的好景不长。洛尔贝克由于生活放纵，消耗了他的绝大部分财产，而一再陷入情场，使得他那一颗对待想象中的第一个儿子的心变硬了。

这一切听来大有可能，而且十分巧合，不过威廉还是不敢过分乐观；他似乎担心这礼物是凶神献给他的。

老妇看出他迟疑不决的神情，就说：“您的多疑病只有靠时间来医治。您就把这孩子看作是外人的，那您更得仔细注意他，您看他的才能，他的性格，他的能力，要是您不是逐渐再看出您自己，那您就患了视盲症。我向您保证，要是我是个男子，任何人都不能偷偷塞一个孩子给我，可是妇女们有幸的是，在这种场合，男子们总不及她们的眼力好。”

说完这些话以后，威廉向老妇人说明：他打算自己带费立克斯去，让老妇带迷娘到特蕾色那儿去，然后他允许给老妇一小笔养老金，随便她在哪儿花费都行。

他唤迷娘前来，好让她对当前的变化有所准备。——“麦斯特！”她说，“留我在你身边吧，这会使我愉快，不然，我会痛苦。”

他向她解释，现在她已经长大了，必须为她的进一步教育做点事情，——“为了爱和悲伤，”她答道，“我受的教育已经够了。”

他提醒她注意自己的健康：她需得一位能干医生的持久照顾和指导。——“为什么要照顾我呢？”她说，“要照顾的可多了。”

他费了许多力气说服她，据说，现在他不便带她同自己一块儿去，而是想带她去一个他可以经常见到她的人家，这些话她似乎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你不要我在你身边吗？”她说。“也许打发我去老琴师那儿还好一些，可怜的老人是那么孤独。”

威廉试图使她了解，老人被人好好地接纳下了。——“我时时都渴念着他，”女孩回答。

“但是我没有看出来，”威廉说，“在他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你并不是这么喜欢他。”

“他醒的时候，我怕他，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但是他睡着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到他的身边去，给他驱走苍蝇，老是看不够他。啊！他在可怕的时刻帮助了我，没人知道，我欠下他什么样的情。要是我认识路，我早跑到他那儿去了。”

威廉不厌其详地向她解释当前的情形，说：她本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希望这次她也肯听从他的话。——“理智是残酷的，”她答道，“还是感情好些。我愿意去你要我去的任何地方，不过让你的费立克斯同我一起！”

说来说去，她始终坚持己见，威廉最后只好决定，把两个孩子都交托给

老妇，打发他们一起到特蕾色小姐家去。这样对他反而好些，因为他还一直不敢认领漂亮的费立克斯作自己的儿子。他把孩子抱起来转来转去；孩子喜欢被人在镜子前举起来，威廉虽然在口头上不承认，却也爱抱孩子去照镜子，寻找镜子里他和孩子之间相象的地方。要是他有一霎那发现孩子很象自己，就把孩子按在自己胸口上；不过突然之间，他又被一种思想吓倒了，就是他可能是在自欺，于是他就放下孩子，让孩子跑去。“哦！”他叫道，“我能把这个无比贵重的宝物据为己有该多好啊！要是有人把他夺去，我将是所有人当中最不幸的人了！”

孩子们乘车走了，这时威廉打算正式向剧院告别，不过他感觉出，自己已经告别过了，只消一走就完了。玛丽安妮不在了，他的两位保护神也离开了，他的思想追随着他们。漂亮的男孩好象是一种动人的、捉摸不定的形象，飘浮在他的想象力前，他仿佛看见男孩牵着特蕾色的手，穿过田野和森林奔跑，在自由的空气中和一个自由而爽朗的女伴身旁成长；自从他想把孩子安插在特蕾色的团体中，就更加重视她了。他甚而在作为剧院中的观众时，也含笑想着她；他几乎是和她在一起，舞台演出再也不使他发生错觉了。

塞洛和梅林纳一旦听说他不再要求从前的位置，就非常客气地对待他。一部分观众希望他再度登台；这对他来说，自然是不可能的，剧团当中除了梅林纳太太，没有人希望他留下。

这时他真正向女友告别，他感动他说：“一个人不应当那么狂妄自大，对于未来擅自许下某种诺言！他连最起码的东西也不能兑现，更何况是重要的意图。要是我想起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对你们大伙儿所许下的诺言，我感到多么惭愧。那时我们遭抢劫，害病，受到伤害，挤在一家小酒店里。当时的灾难怎样提高我的勇气，我以为凭自己的善良意志就可以找到财宝：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什么也没有！我作为债务人离开你们，而我感到高兴的，就是你们不再重视我的诺言，它是没有价值的，以后再也没有人为此而警告我了。”

“您别那么不公平地对待自己，”梅林纳太太答道；“纵然没有人看出您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可是不会看错的：要是我们没有您，我们的整个处境会是完全另一种样子。事情得靠我们自己的决心和愿望。您把自己看得太差了，其实事情已经实行和完成了，我们却认为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达到。”

威廉答道：“您的友好的解释并不使我安心，我觉得自己将永远作为你们的债务人出现。”

“您或许也有可能是的，”梅林纳太太答道，“不过不是象您所想的那样。我们把自己亲口许下而不能兑现的诺言当作可耻。哦，我的朋友，一个好人由于他的在场总是许下太多的诺言！他引起的信任，他灌注的兴趣，他启发的希望是无穷的；他始终是个债务人，而不自知。祝您平安。倘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在您的指导下十分顺利地建立起来，您的告别在我的内心中就产生一种不容易弥补的缺陷。”

威廉在临行以前，还从城里写一封详细的信给维尔纳。他们虽然书信来往过几次，但是由于彼此意见不一致，最后就停止写了。现在威廉又向对方接近了，他打算做对方十分希望他做的事情，他可以说出：“我离开剧院，结交一批男子，同他们往来，一定把我导向从任何意义上说来都是纯结而安全的活动。”他打听他的财产情况，这时他才感到奇怪，自己长久对此都不

关心了。他不知道，照例所有的人在注意内心修养的时候，总是对外界情形漠不关心。威廉一直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才似乎第一次注意到，他为了持续活动，需要外界的辅助手段。他踏上旅途，抱着与第一次完全不同的想法；向他展示的远景是动人的，他希望在路上遇到一些愉快的事情。

第九章 威廉进入塔楼——毕业证书——对费立克斯的证实

他回到罗大略的庄园时，发现这儿起了很大的变化。雅尔诺迎着他走来，告诉他如下的消息：叔祖父死了，罗大略奔丧去了，接受遗留下来的财产。

“您来的正是时候，”他说，“可以帮助我和神父，罗大略把附近几处重要庄园的买卖委托了我们；事情已经准备了很久，现在我们及时得到现金和贷款。这儿唯一需要顾虑的一点，就是一家外地商行也早看上了这些庄园，现在我们干脆决定，同那家商行一起来办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会不必要地盲目抬高价格。看来，我们是在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现在我们作了计算和估计；我们怎么分配庄园，也得从经济上考虑，使得各方都获得一份美好的财产才行。”文件摊在威廉面前，他们细看田地，草场、府邪，雅尔诺和神父对这件事虽然显得了如指掌，然而威廉还是希望请特蕾色小姐来一起商量。

他们在这些工作方面花费了好几天时间，威廉没有机会把他以往的奇遇和可疑的父亲身份告诉朋友，他们也许会冷淡而轻率地对待一件在他看来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注意到，他们有时在亲密谈话时，在就餐和散步中，突然转变话题，由此至少显示出，他们之间要处理一些隐瞒着他的事情。他想起吕梯说过的话，更加相信府邸的整个一边是他一直无法接近的。到一些走廊，特别是到古老的塔楼去，他迄今总是寻不到路和进口，虽然他从外边把塔楼瞧得一清二楚。

有天晚上，雅尔诺对他说：“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您看作我们自己人，如果我们不把您更深入地引入我们的秘密中来，就未免不公平了。这是好的，一个人先进入社会，自视甚高，想获得许多优点，试图干成功一切事情；不过，当他的修养到达一定程度时，就要学习投身在更大的团体中去，学习为了别人的缘故而生活，在义务性的活动中忘掉自己个人，这样才是有益的。这时他才学到认识自己，因为说到底行动才使得我们同别人和解。你很快就会知道，在您的身边有一个什么样的小世界，您在这个小世界中被人认识，该有多好；明天早上，日出以前，您穿好衣服等着。”

雅尔诺按时到来，带着他穿过府邸那些已认识和未认识的房间，然后通过几处走廊，最后来到一扇巨大而古老的门前，门上包着结实的铁皮。雅尔诺敲门，门开了一道缝，恰好可容纳一个人溜进去。雅尔诺推威廉进去，自己却不跟来。威廉置身在一个又暗又窄的隔板棚屋里，周围漆黑一团，他想前走一步，立即碰了回来。一种并不完全陌生的声音呼唤他：“进来！”现在他才发觉，他置身其中的屋子四周只是挂着壁毯，一道微弱的光线从中穿过闪射进来。“进来！”声音再叫一遍，他掀开壁毯，跨步进去。

他现在置身其中的大厅，似乎从前是座小教堂；在几级台阶上，代替祭坛的是一张巨大的桌子，桌上铺着绿毯，上边拉上帷幕似乎遮着一幅油画；旁边是精雕细琢的橱，用精细的铁丝栅栏封闭起来，这是图书馆里常常见到的情形，不过他看不见书籍，只看见许多卷轴陈列着。大厅里没有别人；初升的阳光穿过彩色玻璃窗正照射着威廉，似乎在友好地向他致意。

“坐下！”有个声音叫道，它仿佛是从祭坛上传来。威廉坐在一把小小的扶手椅上，椅对着进口的隔板；整个房间里没有别的座位，他只好一个人在这儿听凭摆布，尽管早晨的阳光刺得他的眼睛难受；椅子是固定在地上的，

他只能用手遮着眼睛。

这时发出一点轻微的响声，祭坛上的幕展开，在框架内露出一个空空的黑洞口。一个身着普通衣服的男子走出来，向他问候，对他说道：“您认不出我来了吗？难道说，在您想知道的其他事情当中，不也希望知道您祖父收藏的艺术品现在在哪儿吗？您想不起使您那么着迷的油画了吗？那位患病的王子现在大约还在什么地方受苦吧？”——威廉容易认出这位陌生人，就是在那个重要的夜晚同他在旅馆里谈天的人。“也许，”这人继续说道，“我们现在对命运和品格的看法可以更一致了。”

威廉正要回答，幕又迅速拉上。“妙极了！”他自言自语，“难道偶然事件都有关联？而叫作命运的东西，只是偶然吗？我祖父的收藏究竟在哪儿？为什么在这么庄严的时刻提醒我想到这上头？”

他没有时间再想下去，因为幕又拉开了，一个男子站在他的眼前，他立即认出是乡村教士，此人曾和他同有趣的剧团一起作过那次水上航行；这人相当于神父，虽然不象神父本人。他带着愉快的面容和庄重的表情开口说道：“人类教育者的义务不是防止迷误，而是指导迷误者，甚而让他喝干满杯的迷误之酒，这就是教师的智慧。对迷误只是浅尝辄止的人，就长久留恋它，而且还庆幸这是一种稀有的幸福；但是完全喝干了它的人，如果不是丧心病狂，就必然认识什么是迷误了。”——幕再一次拉上，威廉有了思考的时间。“这个男子可能指的是什么迷误呢？”他自言自语，“无非是指跟踪我整个一生的迷误：我寻求教育，却无处可寻；我自负可以获得某种才能，其实我毫无这方面的素质。

幕迅速拉开，一个军官站出来，打他面前走过时说：“您学习认识可以信托的人。”——幕又闭上，威廉用不着多想，就认出这个军官是在伯爵的庭园里拥抱他的人，亏得此人才使他把雅尔诺当作募兵者。究竟这人是怎样来到这儿，他是谁，这对威廉完全是个谜。——“如果这么多的人关心你，认识你的生活道路，而且知道下一步该作什么，为什么他们不更严格、不更认真地领导你呢？为什么不引你离开，反而促进你的游戏活动呢？”

“别同我们争辩！”有个声音叫道。“你得救了，正在达到目的去的路上。你不用后悔你干下的蠢事，也不用希望它再回来，没有更幸福的命运给与人。”——幕拉开，丹麦的老国王全身武装站在空中。“我是你父亲的鬼魂，”画像说道，“放心去吧，因为我对你的期望已经得到满足，超出我对它们本身的理解。陡峭的地方只有绕弯路才能攀登，在平地上，直路四通八达。祝你平安，当你享用我为你准备的东西时，想到我吧。”

威廉受到极大震动，他认为听到自己父亲的声音，其实并不是，他由于目前的现实与对过去的回忆，置身在极度混乱当中。

他没有思考多久，神父走出来，站在绿桌后面。“到这儿来！”也向感到惊奇的朋友叫。威廉走上前去，跨上台阶。在桌毯上放着一小卷东西。“这是您的毕业证书，”神父说道，“您要将它铭记在心，它有重要的内容。”威廉把它拿起来，打开念读：

毕业证书

艺术长存，人生短促，判断艰难，机会稍纵即逝。行动容易，思想困难；

毕业证书包含一般真理，但是特别关系到威廉本人，这些对他是有有效的和可以应用的。这符合“塔楼社会”的思想，就是从生活的考察中总结出普遍的格言，再把这些格言应用到生活中去。

按照意图而行动是不方便的。万事开头愉快，门槛是期待的地方。孩童惊讶，印象决定他，他毫不费劲地学习，而严肃使他吃惊。模仿是我们天生来就会的，而被模仿的东西却不容易看出来。出色的东西很少被人发现，更少被人重视。高峰刺激我们，但不是梯级；顶峰在望，我们却乐意在平地上漫步。只有一部分艺术可以学到手，艺术家却需用全部艺术。对艺术一知半解的人总是常常迷误，而说得很多；完全占有艺术的人，就只顾干，说得少或说得晚。前一类人没有秘密，也没有力量，他们的理论就象烘烤过的面包，只供一天的可口和充饥，但是面粉不可以用来播种，而种籽不应当磨成粉。话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东西是无法用话清楚说出来的。指导我们行动的精神是至高无上的。行动只有被精神理解，又只有被它表现出来。一个人如果做得对，没有人知道他做的是什；但是我们常常意识到不对的东西。只照书本行事的人，就是书呆子，伪君子，或者半瓶醋。这样的人有许多，他们彼此多半是气味相投的。他们胡说八道，使学子停步不前，他们坚持的平凡乏味的作风，使优秀人士焦虑。真正艺术家的理论在于启发思想；因为没有语言的地方，就由行动来说话。好学子从已知的东西学习推断未知的东西，并以此接近老师。

“够啦！”神父叫道；“其余的东西在适当时候再说。现在你朝那些橱里看看。”

威廉走过去，读卷轴上的标题。他惊奇地发现罗大略的学习年代，雅尔诺的学习年代以及他本人的学习年代都陈列在那儿，此外还有许多他不认识的人的材料。

“我可以瞧一眼卷轴的内容吗？”

“从现在起，这间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对您是封闭的了。”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不用顾虑！只要是首先引起您的关心及应当使您关心的事情，您都可以得到明确的回答。”

“好吧！你们这些不寻常的聪明人，你们的目光洞察许多秘密，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费立克斯是否真正是我的儿子？”

“上帝保佑您问得好！”神父大声说，同时高兴得拍手了，“费立克斯是您的儿子！我在上帝面前发誓，吐露我们中间的秘密：费立克斯是您的儿子，就思想来说，他逝世的母亲对您并非不配。您从我们手里接受这可爱的孩子吧，回过头去，大胆领受幸福。”

威廉听见背后发出响声，转过身去，看见一张孩子脸调皮地从进门的壁毯中间露出来：这是费立克斯。男孩被人看见后，立即开玩笑地把自己藏起来。“快出来！”神父叫道。他跑了过来，他的父亲向他扑去，把他抱在怀里，贴在心口上。“对呀，我感觉出来了，”他大声叫道，“你是我的！我得感谢我的朋友让我获得上天的恩赐！你从哪儿来，我的孩子，为什么正巧在这个时刻？”

“你不用问了，”神父说。“上帝保佑你，青年人！你的学习年代过去了，大自然宣布你满师。”

第八卷

第一章 威廉的教育通过费立克斯而重新开始——威廉与维尔纳再见——威廉想娶待蕾色

费立克斯欢蹦乱跳地到园子里去。威廉非常高兴地跟在他后面。这无比美好的清晨赋予各种物体似新的睦力，威廉享受这极乐的時刻。费立克斯是新来乍到这自由而壮丽的世界里，小人儿一再不断地问东问西，他的父亲所知道的并不比他多。最后，他们结伴去找园丁，听他讲说一些植物的名称和用途。威廉使用新的器官来观察大自然，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才使他感觉出，他对身外事物的兴趣多么薄弱，认识和知道得多么少。在他有生以来最愉快的这天，似乎他本人的教育也才开始：他觉得有必要教育自己，同时才有资格教育别人。

雅尔诺和神父不再露面了；晚上，他们走来，并带来一个朋友。威廉吃惊地迎着他们走去，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是维尔纳，对方同样迟疑片刻才认出他。两人极其亲热的拥抱，两人都不能隐瞒，彼此都有了变化。维尔纳肯定，他的朋友现在变得高大些，结实些，挺直些，在气质上更有修养，在举止上更令人愉快了。——“不过我发觉他缺少一点儿从前惯有的那种诚实，”他补充说道。——威廉答道：“只要我们从初见面的惊奇中恢复常态，诚实也就会再现出来了。”

维尔纳给威廉的印象可就大为不利。这个善良的男子显得后退而不是前进了。他比从前瘦得多了，他尖削的脸庞显得文雅一些，鼻子显得长一些，额际和头顶已经光秃了，他的声音响亮、强劲而带吵闹声，他的胸部下凹，肩头下垂，双颊苍白，这一切毫无疑问地显出来，眼前是一个工作辛苦的忧郁症患者。

威廉十分谦逊，对眼前的变化谈得极有分寸，而对方与此相反，却尽情表现出友好的欢乐。“果真不错，”他大声说道，“纵然你没有好好利用你的光阴，如我所猜测的那样，一无所获，那么，你在这段时间里却成了一个漂亮人儿，可以而且必然创造自己的幸福；你也别轻易错过机会：你应当凭这副相貌赢得一个富有而漂亮的女继承人给我瞧。”——威廉含笑答道：“你还是改不掉老脾气！经过长时间以后才和你的朋友再见，你就把他看作一件商品，看作你做生意的一种对象，打算从上头赚点油钱了。”

雅尔诺和神父显然对这种表白毫不觉得奇怪，让两位朋友随心所欲地畅谈过去和现在。维尔纳围着他的朋友兜圈子，把他转过来又转过去，使他觉得不大好意思。“不，不！”维尔纳大声说道，“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然而我分明知道，我并没有上当受骗。你的眼睛下陷得更深了，额头显得更宽阔，鼻子更文雅，嘴巴更可爱了。你们瞧瞧，他站立的姿势多么超脱！这一切配合得多好，多么富有联系！游手好闲发展得有多好！比起来，我真是可怜虫，”——他照照镜子——“倘使我这段时间不是赚了许多钱，那我身上真是一无是处了。”

维尔纳没有收到威廉最后的信。信里提到了一家外地商号，罗大略有意和它共同购买庄园。这次谈判却把维尔纳引到这儿来了；他决没有想到会在他的前进路上碰到威廉。法院执事来了，把文件交出来，维尔纳认为建议是公平的。他说：“如果你们善意地对待这个青年男子，如我所见到的那样，

那么，就请你们自己注意，不让我们这一份吃亏；因为这件事要取决于我的朋友，看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庄园，而把他的一部分财产应用在上头。”雅尔诺和神父保证，他用不着提起这点。他们刚刚把事情大体上谈判好，维尔纳就叫着要玩西班牙纸牌戏，这么一来，神父和雅尔诺都得上桌去参加，维尔纳已经养成习惯，每晚非玩牌不欢。

饭后，两个朋友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十分热烈地询问和讨论彼此希望互相告知的一切。威廉自诩他的处境不坏，有幸被接受到这么杰出的人士中来。相反，维尔纳摇摇头，说：“凡事不是亲眼看见，真是什么都不应当相信！不只是一个工作热情的朋友向我声言，你同一个放荡的年轻贵族生活在一起，介绍女演员给他，帮助他花钱，自己负了一身债，使得他同他的所有亲戚都闹得关系紧张。”——威廉答道：“我们受到这样的错误判断，真叫我厌恶，这不光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其他的好人，幸而我的戏剧生涯已不再引起恶毒的流言蜚语了。那些人对我们的行为只看到一星半点，怎么就能下断语呢！他们只看到极其有限的方面，因为善与恶只在暗中出现，而无紧要的现象才多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有人把男女演员给他们带到舞台上，从各方面点燃灯光，全部工作在几小时内就结束了，可是从来就很少有人知道，由此他该做些什么。”

现在问到家庭，问到青年朋友们，问到家乡的城市。维尔纳匆匆忙忙他讲了一切变化了的事情，以及仍然存在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说：“妇女们在家里是幸福的，从不缺钱用。一半时间，她们用来打扮，另一半时间，就打扮好让人瞧。家务事实在太多。我的孩子们都开始露出机伶鬼的苗头。我在思想中已经看见他们坐在那儿又写又算，跑来跑去，兜生意，盘旧货；给每个人尽快安排好一项特有的职业。至于我们的财产情况，你会对此发生乐趣。等我们把庄园事情办理就绪，你得立即同我一起回家，因为照情势看来，你可以用几分理智参与合乎人情的事业。你的新朋友们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们把你带到正路上来了。我是个傻瓜，现在才发现，我是多么爱你，简直对你百看不厌，你显得这么健康和良好。这是和画像完全不同的形象，你寄过画像给你姐姐，家里为此发生大大的争论。母女俩觉得这位年轻绅士可爱极了，敞开脖子，半裸胸膛，大褶领，头发纷披，圆型帽，短背心，不住晃荡的长裤，我却断定，这身服装同丑角差不了多少。现在你才象个人样；只差没有辫子，我真想请你把头发扎起来，要不然，人们在半路上会把你当作犹太人加以拦阻，要你缴纳关税和养路费。”

这时费立克斯来到房里，因为没人理他，他就躺在长沙发上睡着了。“这小家伙是谁？”维尔纳问。威廉这时鼓不起勇气说真话，也没有兴趣把这个模棱两可的故事向一个男子讲，而这男子天生来是不肯轻信的。

现在全体人员去到庄园，以便实地观察，好完成交易。威廉不让费立克斯离开身边，为了男孩的缘故，他对于即将占有的产业感到十分高兴。孩子看见快要成熟的樱桃和草莓，就露出一副馋相，使他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期父亲尽了多倍的义务，为家人准备、购置和维持各种享用物品。他怀着多么不平常的兴趣观察苗圃和房屋！他立即明白地想到，尽快把疏忽了的东西修复，把倒塌的东西更新！他再也不象一只漂泊的候鸟那样观看世界，再也不把一幢建筑物当作是迅速搭建成的凉亭，不等到离开，枝叶就枯干了。凡是想要兴建的一切东西，都得为男孩以后的成长着想，而一旦建立起来的东西就必须维持几代。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学习年代结束了，他怀着父亲的感

情，也获得了一个公民的所有品德。他感觉出了这点，他的喜悦是无可比拟的。“啊！道德上的严厉多么不必要！”他大声说道，“因为大自然以其快意的方式把我们造成我们应当如是的一切了。啊，市民社会的古怪要求，才使得我们糊涂，而把我们引入歧途，然后向我们提出超出大自然本身的要求！迄今每种教育方式都是糟糕的，它摧毁了真正教育的最有效的方法，把我们指向死胡同，而不是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感到幸福！”

他虽然在自己一生中曾经见到过好些这样的现象，然而他通过对孩子的观察才弄明白人的天性。剧院也和世界一样，对于他不过是掷出了一把骰子，其中的每个骰子在它的表面上都或多或少有点意思，但要合计起来才成个数目。这儿在孩子身上，可以这样说，使他看出一个单独的骰子，它的各个方面都刻上人性的优点和缺点。

孩子对于辨别事物的要求与日俱增。由于他曾经知道，事物都有名称，于是他也想听到一切事物的名称，他总认为他的父亲一定知道一切，就常常问这问那地麻烦他，同时促使他去探究平常极少注意的事物。孩子早表现出对事物寻根究底的天赋本能。比如他问：风从哪儿来？火焰到哪儿去，父亲才分明看出自己所知有限，他希望知道，人凭自己的思想敢走多远，可以希望得到什么，怎样随时给自己和别人说明道理。孩子每见到生物受到不公平对待，就气得不得了，这使父亲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优秀性情的表现。孩子看见厨娘宰了几只鸽子，就使劲追打她。不过这种美好印象很快又给破坏了，后来他发现男孩毫不留情地打死青蛙，撕碎蝴蝶。这使他想起许多人惯有的特征，在不带激情而观察别人的行为时，总是显得无比公正。

这种舒适的感觉，就是男孩给他的生活以这么美好而真实的影响，却在一瞬间受到干扰。不久威廉就觉察出，真正说来，更多地是男孩在教育他，而不是他在教育男孩。他在男孩身上找不出什么可以挑剔的东西，他不能给男孩指出非男孩自己所采取的方向，甚而奥蕾莉从前所指摘过的男孩的种种坏习惯，自从这位女友死后，又恢复老样子了。孩子从不随手关门，不肯吃光自己碟子里的东西，他最高兴的莫过于人们原谅他直接从大盘里拿东西吃，不动盛满饮料的杯子，偏要从瓶里喝。他也极喜欢捧着一本书坐在角落里，一本正经他说：“我得好好研究这有学问的玩意儿！”尽管他长时间连字母都不能认，也不想去辨认。

如果威廉仔细思忖，他迄今为孩子做的事多么少，而他能够办到的事又是多么少，于是心里就产生焦急不安，这足够抵消他的整个幸福。他自言自语：“难道说，我们男子天生来就这么自私，不能够为我们以外的某个人儿操心吗？我同男孩不是正走在我曾经同迷娘走过的路上吗？我接近这个可爱的孩子，有他在，就使我无比高兴，然而这期间我实在是太过于疏忽了。我对他那么热心向往的教育做了些什么呢？丝毫没有！我听凭他自由发展，把一切归于偶然，他在没有教养的团体里极有可能所人摆布；最初，男孩不过使你觉得稀奇，你的良心曾经唤起过你对他稍尽微劳吗？后来你才明白他对你重要。现在再也没有时间让你虚掷自己和别人的年华了；振作起来，好好想想，对你自己和善良的人儿该做些什么，什么天性之爱和孺慕之忧这样紧紧地和你联系起来。”

本来这段自问自答仅仅是个引子，以此表白他已经考虑过，注意到，寻求过，也选择好了。他自己承认，不能再迟疑了。他经常为了失去玛丽安妮而白白地痛心，这时他十分清楚，必须给男孩寻找一个母亲，他认为没有比

特蕾色更可靠的了。他完全了解这个卓越的女子。这样一个妻子和内助，是自己和家人唯一可以信托的人。至于她对罗大略的高尚情操，他是不用担心的。他们被一种特殊的命运永远拆开了。特蕾色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她虽然把婚姻看得冷淡，却认为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

他经过长时间的内心琢磨以后，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她。她应当了解他，就象他了解她那样，这时他开始仔细考虑自己的历史，他觉得其中没有值得称道的事件，整个说来，每种但白都对他不利，他不止一次地想放弃原来的打算。最后，他决定向雅尔诺索取存在塔楼里的他的毕业证书，雅尔诺说：“现在正是时候，”威廉得到了它。

这是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一个高尚的人有意识地站在自己怎样被人解释的地点。一切过度都是危机，一种危机不就是病症吗？一个人是多么不愿意在病后走到镜前去！他感到康复，但是他只看到过去的疾病所产生的影响。威廉这时作好思想准备，种种情况已经向他表明，朋友是不会姑息他的，他虽然略微匆忙地展开羊皮纸卷，但是越读下去就越安定了。他发现他详细的生活历史，是用巨大而清晰的线条描绘出来的；无论个别事件，还是有限的感触，都没有使他的目光混乱，一般的、亲切的考察给他指示，而不是使他惭愧。他第一次看见离开自己本身的像，不是镜子里的第二个自我，而是画像上的另一个自我：虽然不好说所有的特征都完全吻合，但是可以令人高兴的是，一种会得思考的精神这样理解我们，一种巨大的才能打算这样表现我们，使我们过去的形象依然存在，而且可以比我们本身持续得久。

这时威廉专心致意地为特蕾色写下自己的生活史，一切详情细节已通过手稿唤起他的记忆了。他几乎感到惭愧，因为同她那些伟大的品德比起来，自己实在举不出有什么可以证明合乎目的的活动。尽管他在文章中写得详细，但在给她的信里却写得简明扼要：他请求得到她的友谊，她的爱，如果可能的话，他请求和她结婚，请她尽快作出决定。

经过几番内心斗争，是不是把这件重要事情先同他的朋友，雅尔诺和神父商量一下，他决定还是默而不言。他果断地下了决心，这事对他太重要了，因而不愿去听从极明智、极优秀的男子的判断；不错，他甚而还十分当心，亲自把信交给最近的邮站传递。也许如下的思想给了他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他在自己生活里许多情况，不管是公开行动还是暗中行动，都被人观察，甚而是受人控制，就象写在手卷中的文字相当清楚地所表明的那样。现在至少他想把自己纯洁的心意向特蕾色倾诉：他的命运有待于她的决心和决定，于是他心安理得地至少在这重要点上避开了他的看守者和监视人。

第二章 罗大略谈废除封建制度——威廉启程；来到娜苔莉家——她对迷娘变化了的状况报导——“就让我显示出……”

信刚寄出去，罗大略就回来了。每个人都感到高兴，目睹准备好的重要业务已经结束，不久即圆满成功。威廉热烈地期待着：眼前有这么多线索，一部分是新连结的，一部分已经松开了，而他自己对未来的关系应当确定下来。罗大略向他们大伙儿衷心问好，他已经完全康复，而且精神焕发。看上去他是这样一个人：懂得自己该干什么，而在他要干的一切事情中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前进。

威廉不能用热情的问候回敬对方：他不得不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人是特蕾色的朋友、情人和未婚夫，你现在亟想取而代之。难道你认为任何时候可以忘却或者排除这样一种印象吗？”——要是信还没有寄走，也许他不敢把它交出去。幸而骰子已经掷出去了，也许特蕾色已经作出决定，只是两地相隔，如今在幸福圆满的结局上还蒙有一层薄纱。得与失必须很快决定。他竭力通过所有这一切的思考来稳定自己，可是心潮起伏差不多象发寒热一样。他对于当前的重要业务只能稍微注意，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他的全部财产命运。唉！人在热情澎湃的时刻，简直可以把周围的一切以及隶属于他的一切视同敝展！

所幸的是，在这件事情上，罗大略处理得大方，维尔纳处理得轻松。维尔纳本着强烈的欲望做生意，对这份漂亮的产业十分高兴，这将属于他或者更正确他说属于他的朋友了。罗大略那方面似乎在作完全不同的考虑。他说：“我既不能对一份产业感到高兴，也不能对它的合法性感到高兴。”

“不，老天爷！”维尔纳叫道，“难道说，我们这份产业还不够合法吗？”

“不完全！”罗大略回答。

“难道说，我们没有为此付出现金吗？”

“这的确没有错！”罗大略说，“您也许会把我提醒注意的话当作是空洞的怀疑。在我看来，没有产业是完全合法，完全清白的，除了向国家交付他应缴的部分。”

“怎么？”维尔纳问，“您这是宁愿我们自由购买来的庄园纳税吗？”

“是呀，”罗大略答道，“到一定程度的税：因为通过这个与所有其他产业一视同仁的平等，才使财产的占有获得安全保障。近来许多观念都动摇了，为什么农民的主要口实是指贵族的产业不及他们的产业有法律根据呢？只是因为贵族不承担纳税，而把税压在农民的身上。”

“但是我们资本的利息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维尔纳问。

“丝毫也不见得更好，”罗大略说，“只要国家接受公平的正常赋税，免除那套封建制度的把戏，允许我们随意处理我们的田产，其实我们用不着大量集中田产，只须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分配得更平均一些，让大伙儿都从事热烈的自由活动就行了，何苦给我们遗留下一些有限而日益压缩的特权，要享受特权，就不得不常常召来我们祖先的鬼魂。倘使男女都能够用自由的目光环视四周，凭自己的选择，一会儿推出一个庄重的姑娘，一会儿推出一个优秀的小伙子，毫不顾虑其他，那他们不知道该有多么幸福啊！国家会有更

这指授与贵族领地时那些繁琐的手续。罗大略站在开明贵族的立场，主张废除采邑制度，变贵族的田产为自由产业，可以自由买卖、分割，但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

多的，也许是更好的公民，不至于常常为了缺乏人手而感到窘迫了。”

“我可以向您保证，”维尔纳说，“我这一生中从没有想到过国家；我缴纳赋税、关税和养路费，都不过因为这是传统的惯例罢了。”

“现在，”罗大略说，“我希望您成为良好的爱国者。一个良好的父亲必须在餐桌上先给孩子们上菜，一个良好的公民，必须在一切支出之前先留下应向国家缴纳的税额。”

通过这种一般性的考虑，他们的特殊业务不是受阻，而是加快了。当他们差不多完成一切手续后，罗大略向威廉说：“我得打发您到一个比这儿更需要您的地方去：我的妹妹请您尽快到她那儿去；可怜的迷娘显得一天比一天憔悴，有您在场，也许可以制止病情恶化。我的妹妹还给我寄来这张便条，您从条子上可以看出，她对这件事情是多么关切。”罗大略递一张纸条给他。威廉听话时已经处在极度的困境中，他立即从这匆匆写下的铅笔字迹上看出是伯爵夫人的亲笔，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您把费立克斯带去，”罗大略说，“让孩子们在一起会愉快起来。明天早上，您得及时出发，我手下人乘我妹妹的车子来还在这儿，我给您马匹驶到半路为止，然后您改乘邮车。祝您一路平安，代我多多问好。同时您告诉我妹妹，我不久就将和她再见，她反正要准备几位客人的到来。我们叔祖父的朋友西普里亚尼侯爵正首途朝这儿来；他希望还能碰见活着的老友，他们好一起回忆过去的快乐情景，共同欣赏他们的艺术爱好。侯爵比我的叔祖父年轻得多，他最良好的那部分教育多亏叔祖父所赐；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以便勉强填补他会发现的缺陷，这最好是通过较大的社交团体来实现。”

接着罗大略同神父走进他的房间，雅尔诺早就骑马出去了。威廉赶回自己的卧室，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使他避开这可怕的一步的人。矮小的仆人走来，请他收拾行李，因为今夜就得捆扎好，天破晓时才好启程。威廉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才好；最后他大声说：“现在只管从这个家出去吧！你该怎么做，到了路上再来考虑，反正要停在半路程的地方，这时派一个信差，把你不敢说出口的话写下来寄去。”尽管作出这个决定，他还是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只有瞧见睡得那样甜美的费立克斯，才使得他舒畅一些。“哦！”他叫道：“谁知道，还有些什么考验在等待着我，谁知道，我犯过的错误还要怎样折磨我，我对于未来的良好而合乎情理的计划还会遭到几次失败，然而这个宝贝，我既然已经到手，我就要保持住它，不管你这命运是有情或无情！如果我自己最好的这一部分可能在我自己面前被摧毁，这颗心可能被我的心活活地撕裂，那就永别了，理智和理性，永别了，任何小心和谨慎，滚开吧，你这求生存的本能！凡是一切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的东西都消失了！倘使不可以自愿地结束悲惨日子，那么，不要等到永远摧毁知觉的死亡带来漫漫长夜以前，就提早让癫狂来取消知觉吧！”

他把男孩抱在怀里，吻他，贴在自己胸前，大量泪水润湿了男孩。孩子醒了，他那明亮的眼睛，亲切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了父亲的心。他大声说道：“要是我把你带到美丽而不幸的伯爵夫人面前，她把你贴紧在她的被你父亲深深伤害了的胸脯上，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呢？我会不会担心，当你的接触又勾起她那真实的或幻想的痛楚时，她突然大叫一声把你推开！”

车夫不让他有继续考虑或选择的时间，坚持要他天亮以前上车，现在他把费立克斯好好包裹起来，早晨虽然冷，但天气晴朗，孩子在他生命中第一次看见日出。他对那火一般的朝阳，不断增强的光芒力量感到吃惊，孩子的

高兴和奇怪的意见使得父亲乐了，同时让他反省自己的心情，眼前的太阳好象是从清澈无波的湖面升起，飘浮不定。

车夫在一座小城里卸下马具骑着回去了。威廉立即订了一间房，这时他扪心自问：是留下来吃饭，还是向前走？在这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又大胆把便条取出来，再看一遍他迄今不敢细读的内容；上面写的如下的话句：尽快打发你的年轻朋友来我这儿；最近这两天，迷娘的情形更恶化了。这时机虽然可悲，然而我还是高兴认识他。”

威廉初读时没有注意到最后的话语。他只是对此大吃一惊，而且立即决定，他不想走。“怎么的？”他叫道，“罗大略明知这种关系，却不告诉她，我是什么人？她不是以稳重的心情等待一个她不愿再见的熟人，而是等待一个朋友，我就贸然走进去！我瞧见她吓得倒退，我瞧见她的脸红了！不行，我决不愿意目睹这种场面。”马匹立即牵出来，套在车上，威廉决心卸装，图在这儿。他激动得很厉害。这时他听到有个女孩走上楼来，打算通知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忽然想起迫使他留下来的原因，他的眼睛茫然盯在他拿在手里的便条上。“我的上帝！”他叫道，“这是什么？这不是伯爵夫人的手迹，这是那位女英雄的手迹！”

女孩跨进房来，请他下楼去，同时带着费立克斯一起走。“这是可能的吗？”他叫道，“这是真的吗？我该怎么办？留下和等待吗？说明理由吗？或者快走？快快奔向一种发展机会？你在走向她去的路上，还能犹疑吗？这个晚上你就要见到她，你心甘情愿投入牢笼吗？这是她的手迹，千真万确！这手迹在召唤你，车辆已经套好，送你到她那儿去；现在谜解了：罗大略有两位妹妹。他知道我同一位的关系；但是我对另一位欠下多少情，他可不知道。连她也不知道，那个受伤的流浪汉，纵然说不上他的生命，至少他的健康应当感谢她，此人居然在她哥哥家里受到不应有的亲切款待。”

费立克斯在下面车子里来回摇摆，叫道：“爸爸，来，哦，快来！瞧这好看的云，好看的彩色！”——“好，我来啦，”威廉叫道，同时快步跑下楼去，“好孩子，你这么十分惊奇的所有这些天象，一点儿也比不上我期待见到的仪容。”

他坐在车里，重忆过去的一切情形。“原来这个娜苔莉就是特蕾色的女友！多么不平常的发现，多么巨大的希望，多么美好的前景！真是奇怪，由于害怕听到一位妹妹说话，就完全忽视了另一位的存在！”他非常高兴地打量费立克斯，希望孩子和自己都受到极好的接待。

傍晚临近，太阳落下了，路不好走，邮车夫缓慢地驾车前进，费立克斯睡着了，新的怀疑和忧虑涌上我们朋友的心头。“你简直是被幻觉和奇想所左右了！”他自言自语；“一种似是而非的手迹的相似性，一下子就使得你深信不疑，并给你以想象不可思议的童话的机会。”他又取出便条来，在朦胧的天光下，又认为这是伯爵夫人的手迹；他的眼睛不愿在个别地方去探索，他的心已经一下子把话向他完全说出来了。——“这么一来，这些马匹是把你拖向一种可怕的场面！谁晓得，它们是不是在几个小时内又把你拖回来？要是你只碰到她单独一个人怎么办？不过也许她的丈夫在场，也许还有男爵公主呢！我会看见她今非昔比了！在她面前，我还能站得住脚吗？”

有时通过暗淡的想象，露出一点儿微弱的希望，就是他可能是朝着他的女英雄走去。已经是夜晚了，车辆发出响声，驶进一所庭院后，就停止不动了；一个仆人手执蜡烛，从豪华的大门内走出来，跨下宽阔的台阶直到车前。

“恭候大驾已经很久了，”他说，同时卷起车帘，威廉下车以后，把睡着的费立克斯抱在怀里。第一个仆人招呼拿灯站在门内的第二个仆人：“立即领先生到男爵公主那儿去。”

一个念头闪电般穿过威廉的脑子：“多么幸运！是故意还是偶然，男爵公主在这儿！我应当先见到她！伯爵夫人也许已经睡了！你们善良的神灵保佑我吧，让这万分尴尬的瞬间快点过去。”

他跨进屋去，置身在这无比庄严、按照他的感情来说，无比神圣，是他从来没有踏进过的地方。一盏耀眼的吊灯，照着面前又宽又平缓的楼梯，上边转弯处分成两个部分。大理石立像和半身塑像排列在座石上和壁龛里；有些似乎是他认得的。青年时代的印象不易磨灭，哪怕是极细微的部分。他认识一尊原来属于他祖父的文艺女神像，这倒不是从她的形状和价值上，而是从一只修复的断臂和新补进的衣装上头看出来。这光景就象是经历一篇童话故事。他觉得怀中的孩子沉重起来，他在梯级上踌躇，跪了下去，好象想把孩子抱得更舒适一些。其实他不过是需要休息片刻。他刚刚缓过气来。在前头照路的男仆打算接过他手里的孩子，但是他不肯放手。接着他踏进前厅，引起他更大的惊奇的是，他看见墙上挂着他熟悉的患病的王子像。他没有仔细端详的时间，男仆敦促他穿过几个房间到一间内室里去。那儿，隐蔽在遮光屏后，坐着一个女子在读书。“啊，原来是她！”他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自言自语。他放下快要醒来的孩子，打算朝女士走近，但是孩子睡态朦胧地倒了下去，女子站起，迎着 he 走来。她就是女英雄！他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跪倒在地，大声叫道：“原来是您！”他抓着她的手，带着无比的喜悦吻手，孩子就在两人中间的地毯上安详地睡着了。

费立克斯给抬到长沙发上去，娜苔莉靠着孩子坐下，她让威廉坐在旁边的椅上。她敬奉他一些饮料，他道谢了，因为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要使自己确信，她就是自己的意中人，他仔细看清她被灯罩遮掩着的特征，以便准确无误地再辨认出来。她向他谈到迷娘的一般病情，据说，女孩由于一些深刻的感受逐渐变得憔悴了，她最容易受刺激，纵然竭力掩饰也不行，常常感到她那可怜的心脏发出剧烈而危险的痉挛，这个生命的第一器官有时遇到意外的情绪激动，会突然停止跳动，这时在这善良女孩的胸脯里感觉不出有疗效的生命跳动迹象。等到这种可怕的痉挛过去，天然力量又表现在强烈的脉搏中，这时女孩害怕脉搏跳动过急，以前却感到跳动不足而难受。

威廉回想起这样一种发生痉挛的场面，娜苔莉提到医生，医生将同威廉继续谈论这件事情，并详细陈述为什么他们召唤女孩的朋友和恩人到场的原由。娜苔莉继续说道：“您将发现她身上起了奇特的变化：她现在穿上女装行走，以前她似乎对女装十分厌恶。”

“您是怎么办到这点的呢？”威廉问。

“如果说，这是值得向往的话，那么，我们得感谢一次偶然机会。请您听着，这是怎么发生的。您也许知道，我经常有一群年轻女孩在身边，因为她们在我身边成长起来，所以我希望把她们的思想培养得善良而公正。从我口里，她们除了我自己认为真实的东西而外，听不到丝毫别的东西，不过我不能也不愿阻止她们从别人口里听到别的东西，那是社会上通行的错误和偏见。要是她们向我问到这一方面，我就尽量把那些奇异的、不相宜的观念同某个地方的正确观念连接起来，从而使得它们纵然不是变得有益，至少也是无害。好些日子以来，我的女孩们就从农民孩子口里听到一些有关天使，圣

诞老人，神圣基督教徒的话，据说，他们在一定的时候现出入形，赠礼物给好孩子，处罚顽皮的孩子。他们有种猜测，认为这一定是些化了装的人，我加强他们的看法，没有多作解释，决定趁最早的机会，给他们一场这样的戏剧看。凑巧有对孪生姊妹的生日临近了，她们一直表现得很好。我答应这次由一位天使带给她们应得的小礼物。她们对这个形象紧张极了。我挑选迷娘扮演这个角色，她在那天彬彬有礼地穿上轻质的白色长衣。胸口系着金带，发上戴着金冠。开头，我打算省去翅膀，可是给她打扮的那些妇女坚持要有一对巨大的金色羽翼，才好显出她们的艺术。她一手拿着百合花，一手提着小花篮，以美妙的姿态出现在女孩们中间，使我自己大吃一惊。我说：‘天使来了！’全体孩子们后退一步，最后，她们大声叫道：‘这是迷娘！’却不敢接近这神奇的形象。

“‘这儿是给你们礼物，’她说，同时把小篮递过去。她们围绕着她，仔细端详她，触摸她，询问她。

“‘你是天使吗？’有个小孩问。

“‘我想，我会是的，’迷娘答道。

“‘你为什么拿着百合花？’

“‘我的心也要这样纯洁和坦白，这样我就幸福了。’

“‘翅膀怎么样了，让我们瞧瞧呗！’

“‘翅膀没有展开，展开，会更好看一些。’

“她就这样意味深长地回答每个天真的轻松的问题。等到这伙小人儿的好奇心得到满足，这个形象的印象开始减弱以后，人们要她再把衣服脱下，她拒绝了，她拿起她的齐特尔琴，坐到这儿的写字台上去，用无比妩媚的姿态唱出如下的歌词：

让我显示出未来的模样；
别脱下我这缟素衣裳！
我匆匆从这美丽的地上，
进入那座永久的住房。

我在那儿静静休息片时，
然后睁开我清醒的双眼，
随即留下这纯洁的外衣，
连同这金带和金冠。

那些天国里的天使，
他们不问是男还是女，
不用衣裳，不用褶裙，
裹着这净化了的躯体。

我生活得虽无忧虑和辛劳，
却感觉到痛苦深深；
我因忧伤而过早衰老——

请使我永远恢复青春！

娜苔莉继续说：“我立即作出决定，让她保留这身衣服，另外再给她做几套这种款式的衣服，现在她就穿上这种衣服了，照我看来，这给她的本质以完全不同的表现。”

因为时间已经晚了，娜苔莉打发来客离开，他和她分手时不免带着几分胆怯。他低头思忖：“她已经结婚没有？”他每逢听到一点儿响动，就害怕房门打开，丈夫跨进房来。男仆领他进入他的房间以后，就迅速离开，使他来不及鼓起勇气探问这方面的情形。这种不安心情还使他清醒一些时候，他忙着把一直存在心中的女英雄的形象与他目前这位新女友的形象比较。她们两者还不能融合为一，前一形象似乎是他为自己塑造的，而后一形象几乎显得要改造他。但他看见娜莉胸前也佩有同样的一枚。

“我仔细看过了画像，”他对她说，“我奇怪的是，一个画家怎么可以同时画得似是而非。一般说来，画像和您很象，但是既没有画出您的特征，也没有画出您的品格。”

“这倒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娜苔莉答道，“居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过这不是我的像；这是我一位姨妈的像，那时她正是我现在的年龄，而我那时还是孩子。她大约就在我这样的年纪被画下来的，任何人看第一眼都以为画像是我。您真该认识这位出色的人物。我受了她许多恩情。她的健康状况很差，也许是操劳过度，同时由于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胆小谨慎，使得她在社会上没有成为她在不同环境下可以成为的那样的人。她是一种光，这光只照亮少数朋友，特别是我。”

“难道有这种可能，”威廉答道，这时他考虑了片刻，觉得许多情况都十分吻合，“难道有这种可能，那位非凡的淑女就是您的姨母，她那平静的自自我早已知道了。”

“您读过那本册子吗？”娜苔莉问。

“是的！”威廉回答，“怀着极大的同情，而这对我整个一生也不无影响。这部作品中最使我受到启发的一点，我可这样说，就是生存的纯洁性，不光是她自巨本身的生存，还有环绕在她周围的所有人的生存，她天性当中的这种独立性，不可能接受那种与高尚和温和情调不和谐的东西。”

“这样看来，”娜苔莉答道，“我可以这样说，您对待这个美好的天性，比好些其他的人都公平合理一些，尽管他们也听人传达过这部手稿。每个有教养的人都知道，他必须同自己身上与别人身上的某种野蛮气质作斗争，不管他要付出多少教育代价，在某些场合，也许他只想到自己，而忘记对别人应尽的责任。善良的人常常责备自己的行动不够温和，不过，如果一个具有美好天性

第三章 “淑女”和叔祖父的活动范围——《汉姆雷特》首场演出之夜的补充说明——再见迷娘；她的病情，她的天使衣裳——娜苔莉的气质和活动

第二天早晨，一切都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声息，他到屋子里去到处巡视。这是他见到过的最纯洁、最美丽、最庄重的建筑艺术。他大声说道：“真正的艺术也和良好的社会一样：它以极其舒适的方式，促使我们看出那教育我们内心所遵循和依照的规矩。”其中给他以无比愉快印象的，是他祖父从前所有的那些雕像和塑像。他迫不及待地朝着患病的王子像走去，他一直觉得它还是那样迷人和动人。男仆给他打开各种不同的房间，他发现图书室，博物标本室，物理室。他面对所有这一切东西都茫然无知。这时费立克斯醒了，蹦蹦跳跳地从后面跟来，他想到怎样以及什么时候会得到特蕾色的信，心中忐忑不安；他害怕看到迷娘，在一定程度上也害怕面对娜苔莉。他现在的处境与他寄信给特蕾色的时候不同了，那时他怀着快乐心情，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一个高尚的人儿。

娜苔莉请他去用早餐。他跨进一间房间，这儿有许多穿着整洁的女孩在收拾桌面，看去她们的年龄都在十岁以下，有个年龄稍长一点的女孩端来各种饮料。

威廉仔细端详长沙发上面墙壁上挂的一张画像，他原以为是娜苔莉的像，细看却不能令他满意。娜苔莉跨进房来，两者一比，相似性完全消失了。他引以自慰的是画像胸前佩有教团十字章，的人，他的修养过于温和，过于认真负责，人们就怪他受的教育过了头，对待这样的人，社会上就似乎不能忍受，不能宽容了。可是正是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内心的理想，才是我们身外的模范，我们不能模仿他，只能向他追求。人们嘲笑荷兰女人爱清洁，可是，拿女友特蕾色来说，难道她在操持家务对不也常常抱着类似的理想吗？”

威廉大声说道：“所以我在特蕾色的女友身上发现那个娜苔莉就在我面前，那位高贵的亲戚的心和她紧贴在一起，那个娜苔莉从少年时起，对人就那么同情，那么亲切，那么慷慨！只有从这样的家族中才能产生这样的天性！我的面前展开多么广阔的远景，我一下子就眺望到了您的祖先和您所属的整个圈子。”

“不错！”娜苔莉答道，“您要了解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比通过我们姨妈那篇文字更好的了，自然，由于她对我的偏爱，难免不对孩子说过多的好话。人们说到一个孩子，决不当他是个对象，只是表达自己对他的希望。”

这时威廉迅速考虑好了：现在他也了解罗大略的出身和少年时代了，美丽的伯爵夫人，在他看来，就是那个戴姑母的珍珠项链的孩子，他也曾经接触过这项链，那时她那温柔可爱的嘴唇俯就他的嘴唇；他竭力通过别的思想来驱走这美好的回忆。他想起给他带来那篇文字的相识的人。“这样看来，”他大声说道，“我是在尊贵的叔祖父家里了！这不是家，而是一座庙宇，而您就是尊贵的女祭司，甚而是保护神本身；昨晚的印象将使我终身难忘，那时我跨进屋来，发现我最早的少年时期的艺术形象又出现在我面前。我回想起迷娘歌词中那些怜悯别人的大理石像；不过这些石像对我并不悲伤，而是以高度的严肃表情凝视着我，把我最早的时期与眼前的时刻直接联系起来。我在这儿发现我们旧的家庭珍品。即我祖父的生活乐趣夹在其他许多贵重的

艺术品当中陈列出来，而我作为善良的老人的天然宠儿，其实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居然也在这儿，哦，上帝！我居然也置身这样的联合，这样的团体中！”女孩们逐渐离开房间，去从事小范围内的活动。威廉这时单独和娜苔莉在一起，不得不把最后的话句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他发见陈列出来的艺术品中，可以估价的部分原属于他的祖父所有，之给予他们以非常愉快的谈话气氛。正如他通过那部手稿而和这家认识，现在他也同样在遗产部分中重新发现自己。这时他想看旨迷娘；女友请他忍耐一下，等到那个去邻近施诊的医生回来。之使人容易想象得出，医生就是那个矮小、忙碌的汉子，我们已经认识他，那位淑女的自白中也提起过他。

威廉继续说道：“因为我现在置身在这个家族的圈子内，那么，那份自白提到过的神父，大约也是一位奇特的、难以解释的人物，我在令兄家里经过不可思议的事件以后再会着他。也许您能给我一些关于他的较详细的说明吧？”

娜苔莉答道：“关于他，有许多东西可谈，我最清楚不过的，是他对我们的教育所施加的影响。他深信——至少有段时间是这样，教育只有同爱好连接起来；至于他现在的想法怎样，我不能说。他断言：人始终要把活动放在首位，没有这方面所需的天赋，没有推动我们去活动的本能，将会一事无成。他平常爱说：‘人们承认，诗人是天生的，人们承认，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人们之所以不得不承认，因为人性的那些活动，表面上几乎是无法模仿的，但是人们仔细加以观察，那么，我们的每种才能，哪怕是最微小的，也是天生的，事实上没有不明确的才能。只是我们的模棱两可的、分散的教育才使得人没有把握，它引起希望，而不是振作本能，它不扶助真正的天赋，却是使人去追求那些常常与天性不协调而枉费心机的事物。我宁愿看见一个孩子或者一个青年人迷失在自己的道路上，而不愿某些人正确漫步在别人的道路上。前者一旦由于自己本身，或者接受指导，而找到适合于他们本性向正确道路后，他们就决不会离开它，后者则随时随刻都得冒摆脱别人枷锁的危险，而把自己交付给一种不受制约的自由。’”

“真是奇怪，”威廉说道。“这位奇特的男子也关心过我，看来，也是按照他的方式，虽然谈不上指导，至少有段时间支持在迷误护的我。至于他打算将来怎样负责，同好些人一起怎样如法摆布我，我只好耐心等待。”

“如果说，这是古怪的想法，我倒也不抱怨它，”娜苔莉说；“这自然因为我在兄弟姊妹当中是成就最好的。我也看不出，我的哥哥罗大略能够培养得更美好一些；也许只有我的好妹妹，伯爵夫人得受到不同的对待，也许他们可以对她的性情多灌输一些严肃的东西和力量。至于我的弟弟弗德里希，就完全不用提了，我担心他会成为这种教育试验的牺牲品。”

“您还有一个弟弟吗？”威廉惊异地问。

“对呀！”娜苔莉答道，“而且是个非常逗人乐的冒失性格，我们阻拦不住他到世界上去四处漫游，我真不知道，这个放荡、轻浮的人儿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唯一使我放心的，就是神父和我哥哥的会社成员随时都得知他停留在哪儿以及干什么事情的消息。”

威廉正要探究娜苔莉思想中的矛盾，同时也渴望从她口里听到一些关于这个秘密会社的真相，这时医生走进来，他受到最初的欢迎以后，立即开始谈迷娘的情况。

娜苔莉用手携着费立克斯，接着说，她打算带孩子到迷娘那儿去，让女

孩子对她的朋友的到来有所准备。

从这时起，医生单独同威廉在一起，他继续说：“我有好些您意料不到的事情向您讲。娜苔莉为我们让出地方，以便我们可以更自由地谈一些事情，尽管有些事情我只有通过她才能知道，可是有她在场，我们就不好这样自由地详细分析了。现在所谈的这个善良女孩的奇特性格，几乎都是由于一种深刻的眷恋而来。她要求再见她的祖国，要求再见您，我的朋友，我差不多可以说，这是她身上唯一世俗的东西了；可是两者都在无比遥远的地方，对于她这种独特的心情来说，两种对象都是难以达到的。她的家大概是在米兰附近，在童年时代，她就被马戏团的走钢丝演员从她父母手中拐骗走了。关于她的更详细的情况可就不得而知，一个原因是由于她年纪太小，难以确切说出地点和姓名，但还有一个特别原因，就是她发过誓，不向任何活着的人说出她的住家地址和出身。正是马戏团这些人发现她迷了路，她向他们详细说明家庭地址，恳求带她回家去，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把她带着一起走，夜晚在客栈里，他们以为孩子已经睡着了，就开玩笑，说这捕获物大有油水，并断言孩子再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可怜的人儿突然感到可怕的绝望，最后圣母出现在她面前，向她保证，愿意把她接受下来。对此，她私下立了一个神圣的誓言，从今以后，她再也不相信任何人，再也不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任何人，只愿在直接的神明拯救中生存和死亡。方才我对您讲的话，她连对娜苔莉也没有明确透露过；我们敬爱的女友是从个别谈话、歌词及幼稚而轻率的、欲盖弥彰的表态中，把它们一一贯穿起来。”

这时威廉可以为自己解释这个善良女孩的好些歌词和谈话了。他十分迫切地请求这位男友，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从这个独特女孩那儿听到的罕见的歌词和自白统统告诉他。

“哦！”医生叹息道，“请您静听一段奇特的自白，一个与您大有关系的故事，也许您已经记不起了，可是我担心，这对于那个好人儿的生死有决定性的作用。”

“请讲给我听吧，”威廉答道，“我简直是迫不及待了。”

“您还记得，”医生说，“在演出《汉姆雷特》以后，有位女客在夜里秘密地来访吗？”

“不错，我记得清楚！”威廉惭愧地大声说，“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此刻提醒我这些。”

“您知道是谁吗？”

“不！您在恐吓我！老天爷，不会是迷娘吧？是谁？请您告诉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么说，不是迷娘啰？”

“不是，肯定不是！但是迷娘正要悄悄地到您身边来，却不得不吃惊地躲在角落里，看见一个情敌抢在她前头走来。”

“一个情敌！”威廉叫道，“您说下去，您简直把我完全弄糊涂了。”

“您要高兴才是，”医生说，“您很快就从我这儿知道结果了。娜苔莉和我，我们对此本不十分关心，费了不少气力，才勉强看出我们希望帮助的好人儿的混乱状态。她被菲琳娜和其他女孩的轻浮语言及某一首歌词唤起注意，觉得在自己心爱人儿那里度过一夜的思想是那么诱人，其实她所想的无非是得到一种亲密的幸福的安息罢了。那颗善良的心对您的爱慕，我的朋友，已经热烈到难以遏制的程度，善良的女孩在您的怀抱里已经宁息过好些

痛苦，现在她希望完全充分地得到这种幸福。有时她决定向您友好地请求，有时又有种秘密的恐怖制止她。最后，由于那个热闹的晚上多次饮酒所产生的情绪，给了她以勇气，大胆一试冒险行动，于是就在夜里悄悄走到您那儿来。她已经跑到前头，以便躲藏在未关上门的房间里，不过当她爬上楼梯的时候，她听到有种响声；她躲藏起来，瞧见一个白衣人影蹑手蹑脚地溜进您的房间。不久您自己就回来了，她听见大门上闩的声音。迷娘感受到无比的痛苦，一种狂热嫉妒心所产生的剧烈情感，与一种模糊欲望的说不出的要求混合起来，猛烈地袭击着这个半解人事的女孩。她那颗迄今由于憧憬和期待而热烈跳动的心，一下子停止了跳动，好象有铅块压在她的胸口，她不能呼吸，不知道怎样自救。忽然她听见老人的竖琴声就急忙跑到屋檐下面他的身边去，倒在他的脚边，度过了可怕的痉挛折磨着她的一夜。”

医生停止片刻谈话，因为威廉默不作声，于是他接着说道：“娜苔莉向我声称，从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女孩讲经历时那种状况，使她感到可怕和疲惫，不错，我们高贵的女友责备自己，不该用问话和提示的方法来诱出这种自白，从而使得回忆往事又残酷地激起这善良女孩的剧烈痛苦。

“‘这个好人儿，’娜苔莉对我说，‘刚讲述到这点，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对我提的越来越深的问话刚回答到这点，突然倒在我的面前，用手捂着胸民那个恐怖之夜的痛苦复发了，她不住呻吟，就象一条虫那样蠕缩在地上。我只好尽力保持镇静，寻找和应用我所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治疗精神和肉体的方法。’”

“您使我处在提心吊胆的境地了，”威廉叫道，“我正要再见这个可爱的人儿，您却让我分明感觉出许多对不起她的事情。您为什么夺去我的勇气，难道我该看到她，不可以自由朝着她走去吗？难道我要向您承认：她的心情既然这样不好，就看不出，有我在场还有什么用？您以医生的资格，深信那种双重的眷恋会破坏了她的天然性格，使她遭到丧失生命的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我到现场去恢复她的痛苦，也许加快她的死亡呢？”

“我的朋友，”医生答道，“我们纵然明知于事无补，却有责任去缓和痛苦。有时一个心爱的对象在场，可以驱除想象力的破坏作用，而把眷恋化为宁静的反省，我有许多这类极其重要的例子。一切都得有分寸和目的才行！同样的情形，有时心爱的对象在场可以燃起快要熄灭的热情。您去看望那个好女孩吧，态度要友好，让我们尽快知道结果怎样。”

恰巧娜苔莉回来，要求威廉跟随她去看迷娘。“她同费立克斯一起显得很愉快，我希望，她会好好地接待朋友。”

威廉不免怀着几分抵触情绪跟了去，他对自己听到的情形深受感动，害怕出现激动的场面。当他跨进屋去时，情形正好相反。

迷娘坐在那儿，穿着长长的白色女装，蓬松而稠密的棕色头发半髻曲，半松开，把费立克斯抱在膝上，紧贴在胸前，她完全象一个死去的幽灵，而男孩就象是生命本身，看去好象是天和地在拥抱。她含笑伸手给威廉，说：“我谢谢你，又把孩子给我带来了，天晓得，他们怎样把他拐骗走了，从这时起，我没法活下去。只要我的心在世上还需要一点儿什么，就让孩子来填补这个缺陷吧。”

迷娘接待她的朋友的安详态度，使得众人大为放心。医生要求威廉常来看她，应当让她在肉体和精神上保持平衡。他本人离开时答应不久再来。

现在威廉可以在娜苔莉的圈子中观察她：人们似乎没有比生活在她身边

更大的愿望了。她亲身给与年轻的女孩和各种年龄的妇女以最纯洁的影响；一部分妇女住在她家，一部分不时从邻近走来探望她。

“您的生活进程，”威廉有一次对她说，“大约总是一个样子吧？如果我没有弄错，我觉得您的姨母对您孩提时代的描述，仍然适用。人们从您身上明白感觉出，您做事从不忙乱。您从不被迫后退过一步。”

“这多专得我的叔祖父和那位神义，”娜苔莉答道，“他们那么善意地评断我的个性。我回忆从少年时候起，没有比如下的印象使我感到重强烈的了，就是我到处发现人们的需要时，就有种不可克制的渴望，而要加以调剂。譬如那些还不能站立的孩子，以及已不能自立的老人，富裕的家庭要求有孩子，穷苦的家庭无力赡养孩子，任何一种对职业的默默的要求，任何对才能的渴念，对成百种小而必要的能力的寻求——我到处去发现这些东西，我的眼睛似乎天生来就是干这样的事的。我看见没人使我注意的东西，我似乎是为观察而生的。无生命的自然界的魅力，对许多人来说是最为敏感的，对于我却毫无影响，至于艺术的蛙力对于我几乎就更差了。我的最愉快的感受，过去和现在都在于当社会上出现某种匮乏和需要时，立即在思想上找到一种补给，一种方法，一种救济。

“当我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穷人，我立即想起我家属的橱里挂着多余的衣物；当我看见无依无靠、形容憔悴的孩子，我就想起这个或那个妇女，她们过着富裕和舒适生活而感到无聊，当我看见许多人禁闭在狭窄的地方，我就想到他们应当住进好些住宅和府邸的宽大房间里去。这种观察方式对于我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不带丝毫反省的意味。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作了一些世界上最古怪事情，我不止一次地提出稀奇的建议，往往使人们感到困窘。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金钱看作是万不得已时才用来满足需要的手段；我做的一切好事都是采用实物形式，我知道，常常有人对此嘲笑我。只有神父似乎理解我，他到处都迎合我的心意，他使我了解自己，也了解这些愿望和爱好，教导我合乎目的地来满足它们。”

威廉问道：“您教育这群小女孩，是不是也采用了那些古怪男子的原则？您也让每种天性自己提高吗？您也让您的人去寻求和迷误，去犯错误，有的人达到目的而感到幸福，有的人则陷入歧途而感到可悲？”

“不是！”娜苔莉答道，“这种对待人的方式，完全违反我的思想。在我看来，谁不及时援手，就是永不救人；谁不及时劝告，就是永不训人。同样我觉得有必要宣布一些规则，再三提醒孩子们，给生活以某种支持。不错，我差不多愿意这样主张：宁愿根据规则而迷误，而不愿受天性的任意支配而迷误。当我观察人时，就觉得他们天性中总有缺陷，这只有用明确宣布出来的规则来弥补。”

威廉说道：“这样说来，您的行动方式完全和我的朋友们所观察到的那种方式不同。”

“是呀！”娜苔莉答道，“不过您从此可以看出那些男子们的难以置信的容忍，他们也决不干扰我走自己的道路，而是在我所希望做的各种事情上迎合我的意思。”

关于娜苔莉对待她的孩子们的方式，我们留待另一个机会再作更详细的报告。

迷娘常常要求参加团体活动，人们自然乐意允许，因为她又逐渐习惯向威廉吐露她的心事，总之，她显得更愉快、更有生活乐趣了。因为她容易疲

倦，所以在散步时爱吊着威廉的胳膊。“现在，”她说，“迷娘再也不爬不跳了，可是她仍然觉得有种欲望，要攀登山顶去散步，要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从这株树爬到那株树。那些鸟儿们是多么令人羡慕哟，特别是在它们乖乖地秘密筑巢的时候。”

不久就成为习惯，迷娘常常邀请她的男友到园里去。要是他有事，或者找不到他，就得由费立克斯来代替他。如果有些时候这个善良的女孩显得完全摆脱掉尘世，那么，在另一些时候，她就好象紧紧地再抓牢这父子俩，似乎与他们分离比任何一切都可怕。

娜苔莉似乎在沉思。她说：“我们本来希望您来，重新打开这可怜的、善良的心扉，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做对了。”她沉默了，似乎在期待威廉说点什么。他也突然想起，他同特蕾色的结合，在目前情况下，必然极度伤害迷娘的心；不过他在自己访惶无计的时候，不敢说出这个计划，他料想不到，娜苔莉知道了这件事。

他听到他的高尚的女友谈到她的妹妹，赞美她的善良性格，而惋惜她的处境时，他同样不能本着自由思想去跟随谈话。娜苔莉向他宣告，他不久就可以在这儿见着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她说，“一心一意只想在教区中代替逝世的青岑多夫伯爵的地位，通过理解和活动来支持这个伟大的组织，继续予以扩展。他同她一起到我们这儿来，采取某种形式的告别，接着他将访问设有教区的各个地方，人们显然在按照他的愿望办事，我几乎相信，他敢于带着我可怜的妹妹旅行到美洲去，这样才变得真正和他的前辈相似；由于他曾经深信，自己作一个圣徒也不差多少了，这样一来，他的愿望有时会飘浮在他的心灵面前，最后尽可能也成为殉教者而大放光彩。”

第四章 特蕾色向威廉表示同意——雅尔诺传未消息：再也没有阻碍使得特蕾色与罗大略分开——混乱状态

他们迄今对特蕾色小姐已经谈了不少，顺便提到她的时候也很多，差不多每次威廉都想向他新的女友承认：他已经向那位优秀的女性求婚，把心交给她了。但是总有某种无法解释的感情阻止他；他迟疑了许久，终于等到娜苔莉自己带着人们常见的那种美妙、谦逊而愉快的笑容对他说：“看来我终于不得不打破沉默，强制介入您的秘密了！我的朋友，您为什么把一件对您这么重要而对我这么有关的事情瞒着我？您向我的女友求了婚——我有相当资格参与这件事，这儿是我的合法证明！这儿是她写给您而由我转交的信。”

“一封特蕾色的信吗！”他失声叫道。

“不错，我的先生，您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您是幸运的，让我为您和我的女友祝福吧。”

威廉默然向前凝视。娜苔莉从旁打量他；她发现他脸色苍白。“您高兴得这么强烈，”她继续说道，“居然采取惊恐的形式，使您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对这事的关心也同样热烈，不过我还能说话。我希望您会感谢，我可以向您坦白：我对特蕾色作出决定所加的影响不小；她向我求教，而最妙不过的是您恰巧在这儿。我可以顺利地克服我女友还存在心里的一些怀疑，信差不停地来回奔走：这儿是她的决定！这儿是进展！现在您得阅读她所有的信，向您未婚妻的美丽心灵投一瞥自由而纯洁的目光。”

威廉展开信纸，信没有封口寄给他的；它包含着如下的亲切话语：

“我是您的，正如我自己和您认识我的样子。我称您是我的，正如您自己和我认识您的样子。至于婚姻状况使得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会得通过理性、快活心情和良好意志来忍受，因为不是由于激情，而是爱好和信任让我们聚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能象千百人那样冒昧从事。我有时热情地怀念我的旧朋友，您肯定会原谅我吧；为此，我要作为母亲把您的儿子抱在怀里。如果您愿意同我立即分享我的小家，那您就是主人和导师，在此期间，买进田庄的事情想必结束了。我希望那儿的新的布置等到我来做，这样我才好立即显示出我配赢得您给我的信任！再见，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心爱的未婚夫，尊敬的丈夫！特蕾色怀着希望和生活乐趣拥抱您。我的女友会告诉您更多的东西，会把一切告诉您。”

这封信又使得特蕾色的音容完全出现在威廉的眼前，他也完全清醒过来。他读信时，脑子里的思想起着极迅速的变化。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心里有爱慕娜苔莉的明显迹象；他责骂自己，而把任何样的这种思想都说成是荒唐，他想象特蕾色是那样十全十美，他再读一遍信，变得愉快起来，或者不如说，他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能够显得愉快起来。娜苔莉把来往信件摊在他的面前，我们打算从中摘录几段。

特蕾色用自己的方式把她的未婚夫描写一番以后，继续写道：

“我这样想象这个男子，他现在向我求婚。他自己是怎么想法，你以后会从信里看出，他向我完全坦白他的一切；我深信，我同他一起会感到幸福。”

“关于等级问题，你知道我对这方面的一贯想法。有些人觉得表面地位的不相称是可怕的，是不能忍受的。我不想说服任何人，我只按照自己的信

念办事。我不想举例，我的行为却是有例可循的。我只担心内在的不相称，好比一个容器，它不适合于装它应当装的东西；排场大而享用少，富裕与吝啬，高贵与粗野，青春与迂腐，需要与仪式，这些关系才是可以毁灭我的东西，让世界对它们随心所欲地打上印记和评价吧。”

“如果我希望我同他会合得来，那么，我的决断主要是根据如下的理由，就是他和你，亲爱的娜苔莉，我无比器重和尊敬的人儿相象。不错，他有那种对更好事物的高尚寻求和追求，我们从而得出自以为发现到的善。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暗中责备你，说你对待这人或那人不同，说你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态度两样，换成我，就是另一种做法了，可是结果多半证明你是对的。你说：‘倘使我们只是按照其本来样子取人，那我们就把他们搞得更坏，倘使我们按照其应当如是的样子对待他们，那我们就把他们带到他们应当去的地方。’我十分清楚，我既不能这样看，也不能这样做。查看，整持，纪律，命令，这是我的本色。我还记得雅尔诺说的话：‘特蕾色训练她的学生，娜苔莉教育她的学生。’不错，他居然走得这么远，有一次他完全否认我有三种美德：信仰、爱情和希望。他说：‘她没有信仰，只有理解，没有爱情，只有坚忍，没有希望，只有信任。’我也乐意向你承认，在我认识你以前，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清醒和聪明更崇高的东西，只是由于有了你，才使我信服，才使我有所振奋，有所克服，我乐意让位给你那美好高尚的心灵。我也在同样意义上尊敬我的男友；他的传记就是永远的寻求和落空；但不是空洞的寻求，而是奇妙的、善意的寻求赋予他以才能；他幻想别人可以给他只有来自他本身的东西。这样看来，亲爱的女友，这一次我的聪明也对我毫无损害：我认识我的丈夫，比他认识自己更清楚些，因而我更加尊重他。我看见他，但不是全然看透他，我所有的理解力还达不到预料他能起什么作用。要是我想到他，我总是把他的形象和你的形象混合起来，我不知道，我怎样才配属于这样两个人。但是我要取得这种资格，一方面我尽我的义务，另一方面我完成别人能够期待和希望我做的事情。”

“问我是不是还想到罗大略吗？当然想，而且天天想。在思想上和我接近的团体当中，我一刻也少不了他。哦，我多么惋惜这个杰出的男子，他由于青年时代犯的过错而与我沾亲，而大自然又偏偏使你和他手足，不然的话，象你这样的人比我更匹配他。我可以而且应当把他让给你。让我们都尽可能的成为他所需的人，等到他找到一个合格的妻子，到了那时，也让我们聚在一起不再分开！”

“但是我们的朋友们将会说些什么呢？”娜苔莉开口说。——“您的哥哥对这事毫不知情吗？”——“不！也象对您的事情一样，这一次这件事只在我们妇女当中商谈。我不知道，吕梯在特蕾色脑子里塞进了什么怪思想：她好象在怀疑神父和雅尔诺。吕梯至少灌输了她一些对某些秘密结合和计划的猜疑，我对此虽然大体上知道，却不想深入下去。她在她生活的这个决定性步骤上，只肯受我对她的一些影响，再没有别的人了。她同我哥哥早就取得了一致，就是彼此轮流汇报婚姻情况，而不必征求各自的意见。”

现在娜苔莉写一封信给她的哥哥，她请威廉加上几句话，特蕾色曾经这样请求过。他们正要盖上封印，雅尔诺出乎意外地让人通报他到了。他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也显得异常活泼而有风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本来我来这儿是给您带来一件非常奇妙而愉快的消息；这关系到我们的特蕾色。美丽的娜苔莉，您有时责怪我们好管闲事；可是现在您瞧，到处都有间谍是

多好啊。请您猜一猜，向我们显示一下您的洞察力！”

他说话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语气，他打量威廉和娜苔莉时那种调皮的神情，使得两人相信，他们的秘密被揭露了。娜苔莉微笑答道：“我们比您所想的乖巧得多，在没有接受委托以前，我们已经把谜语的解答写在纸上了。”

她边说边把写给罗大略的信递给他，相当得意地目这种方式对待对方打算使他们感到的小小惊讶和难为情。雅尔诺相当惊异地接过信，仅匆匆浏览一遍，就大吃一惊，让信从手里掉落，睁大眼睛瞪着他们两人，露出惊讶，甚而可以说是惊恐的表情，这在他的脸上平常是少见的。他说不出话来。

威廉和娜苔莉同样吃惊不小。雅尔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要我说什么呢？”他叫道，“或者我得把真情说出来吗？这不能长久成为秘密了，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原来是秘密对秘密！意外对意外！特蕾色不是她母亲的女儿！障碍消除了：我到这儿来，是请求您准备让这个高尚的女子同罗大略结合。”

雅尔诺瞧见两位朋友的震惊，他们的眼睛俯视地上。他说：“这是团体里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件之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最好是到清静地方去想；我至少请求一小时的休假。”他跑到花园里去，威廉机械式地跟在他身后，不过隔得远远的。

一小时过了，他们又聚会在一起。威廉首先发言说：“平常由于我无目的、无计划就轻易地，甚而不加考虑地生活，于是友谊、爱情、爱慕、信任张开双臂欢迎我，不错，它们向我逼近，现在，事情严重起来，命运显然要与我采取另一条道路。我向特蕾色求婚的决定，也许是第一个完全纯洁地出自自我内心的决定。我经过考虑才作出计划，我的理性同它完全一致，由于这位出色女郎的许诺，我所有的希望都获得满足了。现在这奇怪已极的命运把我伸出的手按下来，特蕾色从远方伸出她的手，好比是在梦里，我抓不住它，而这美丽的形象永远离开我。那么，别了，你这美丽的形象！还有你们这些幸福无量的形象，你们为了这个缘故才聚集在这儿！”

他沉默片刻，目注前方，雅尔诺想要说话。“让我再说一点，”威廉打岔对方的话，“我的整个命运也许这回决定了。在这片刻间是罗大略和我第一次见面所给我的印象帮助我，它一直保存在我心里。这个男子值得任何种的爱慕和友谊，没有牺牲，友谊是不堪设想的。为了他的缘故，我轻率地愚弄了一个不幸的姑娘，为了他的缘故，我应当能够放弃这当之无愧的未婚妻。您去吧，把这不寻常的经历讲给他听，告诉他，我已作好了准备。”

雅尔诺接口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切都已经做到了，只是别操之过急！没有得到罗大略同意，请您别让我们采取步骤！我要到他那儿去，请安心等我回来或者他的来信。”

他骑马走了，留下两位无限伤感的朋友。他们有时间用多种方式来重温这次事件，并对此提出意见。这时他们才忽然想到，这个奇特的消息只是从雅尔诺口里听到，没有询问详细情形。不惜，威廉甚而起了几分疑心。但是使得他们极度吃惊和混乱的，是第二天特蕾色派遣的信差到了，他带来给娜苔莉的如下一封特殊的信：

“事情尽管显得奇怪。我却不得不在寄出前信以后，立即补寄此信，请你赶快转交给我的未婚夫。他应当做我的丈夫，不管别人搞什么计划，想把他从我手里夺走。请把附入的信给他，别当着外人，不管在场的是谁。”

给威廉的信有如下的内容：“您会对您的特蕾色作何想法？要是她一下子热情地催促结合，这显然只有以最平静的理智来开始。您别受任何阻拦，

接到信后立即动身。来吧，亲爱的，亲爱的朋友。现在你是我三倍的爱人，因为别人想夺取我对您的占有，或者至少是增加困难。”

“怎么办呢？”威廉读了信后大声问。

娜苔莉沉默片刻答道：“我的感情和理智从没有这样沉默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

威廉激动地大声说：“难道罗大略本人对此事毫无所知，或者他明知此事，却和我们搞捉迷藏的把戏？难道是雅尔诺读了我们的信后，即席编造的童话故事？要是我们不是操之过急，他会不会对我们说点别的什么？他们可能有什么打算？他们究竟有什么意图？特蕾色指的是什么计划？是呀，事实不容否认，罗大略受到秘密活动和联系的包围，我自己就知道，他们在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心好些人的行为和命运而加以指导。至于这些秘密有什么最终目的，我毫不理解，不过这最新的意图，想从我手里夺去特蕾色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一方面，人们向我描绘罗大略的可能幸福，也许仅仅是造成假象；另一方面我眼睁睁地看见我的爱人，我敬爱的未婚妻召唤我到她身边去。究竟我应当做什么？我应当放弃什么？”

“稍稍忍耐一下吧！”娜苔莉说，“只须一点儿短短的考虑时间。在这种奇怪的错综复杂关系中，我只知道这一些：我们对无法挽回的事情不应操之过急。坚定和智慧，帮助我们对付无稽之谈，对付矫揉造作的计划，不久就必定水落石出，究竟事情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如果我的哥哥真正希望同特蕾色结合，那么，正在这对他显得顺利的时刻，永远夺去他的幸福，未免太无情了。请您让我们耐心等待，看他是不是对这事知道一些，他自己是不是相信，他自己是不是在希望。”

她陈述的这些理由，幸而得到罗大略一封来信帮忙：“我不再打发雅尔诺转来了，”他写道，“我的一张亲笔纸条对于你来说，胜过信差的千言万语。我确有把握，特蕾色不是她母亲的亲生女，这样我就有希望占有她，而不是放弃她，等到她也同样坚信不疑，然后在我和男友之间作出冷静的抉择。我请求你，别让他离开你的身边！这关系着一个兄长的幸福和生命。我向你承诺，这种悬而不决的情形不会持续多久。”

“您瞧，事情就是这样，”她和气地对威廉说，“请您给我以您荣誉担保的诺言，别从这家里出走。”

“我给您诺言！”他大声说时伸出手去；“我不会违背您的意志离开这个家。我感谢上帝和我的保护神抵，这回我受到了指导，也就是您的指导。”

娜苔莉把全部经过写给特蕾色，声明她不会让她的男友离开身边，同时她把罗大略的信一起寄去。

特蕾色回信说道：“我感到相当惊奇，居然罗大略自己也信服了，他对待自己的妹妹，不至于伪装到这种程度吧。我感到厌恶，非常厌恶。我还是什么也不说更好一些。最好是我到你那儿来，只等我先把可怜的吕梯安顿下来，人们那么无情地对待她。我担心，我们大家都受骗了，受骗到永远也弄不明白的程度。如果男友想到我，他会从你手里溜走，把他的特蕾色抱在怀里，以后没有任何人从他手里夺走她了；但是我担心，我会失去他，也不会重新得到罗大略。人们从罗大略手里夺去吕梯，遥遥地指示他可以占有我的希望，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混乱将会越来越大。在这期间，最美好的关系是否被转移，是否被葬送和毁坏，以致于纵然一切都弄明白了，却已无法补救，这只好让时间来教导人了。如果我的男友不离开，那我就在几天以内到你那

儿来看望他，抓住他。你会奇怪，你的特蕾色怎么会被热情支配到这种程度。这并不是什么热情，而是确信，因为罗大略既然不能成为我的人，那么，这个新朋友将会使我的生活幸福。请以小男孩的名义告诉他这点，男孩曾同他一起坐在橡树下，为他的关切而高兴！请以特蕾色的名义告诉他这点，她用热情的真诚态度接受了他的提议！我怎样同罗大略一起生活的最初的梦，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的心灵，而想同我的新朋友怎样一起生活的梦，正历历在我的眼前。人们会这么不尊重我，以为立即把新知换旧交是容易的事情吗？”

“我信赖您，”娜苔莉对威廉说，同时把特蕾色的信交给他；“您别从我这儿逃走。您得考虑，我的生活幸福是在您的手里！——我的生存同我哥哥的生存是这么密不可分和根深蒂固的，他的痛苦也使我感到痛苦，他的快乐也使我感到幸福。不错，我大致可以这么说，我只是由于他才感受到我的心被感动和鼓舞，才感受到世界上有欢乐，有爱和一种超越一切需要之上而得到满足的感情。”

她突然把话顿住，威廉握着她的手大声说道：“啊，您说下去吧！现在正是时候，彼此推心置腹地交谈一下；我们没有比进一步清楚地相互认识更加必要的了。”

“是呀，我的朋友，”她含笑说道，同时显出她那种安详、柔和，难以形容的高贵姿态，“也许这不在规定时间之外吧，要是我向您说，好些书籍以及世界上对我们所说的和指示的爱，在我看来，都不过是无稽之谈。”

“您没有爱过吗？”威廉大声问。

“从不或者说常有！”娜苔莉回答。

第五章 “过去厅”——特蕾色到来；迷娘之死——罗大略到来——雅尔诺向威廉传达“塔楼会社”——毕业证书继续

他们在园子里谈话，来回走动。娜苔莉摘下各种形状奇异的花，威廉全不认识，问花的名字。

“您大约猜不到，”娜苔莉说，“我为谁采摘这束花吧？这是给我的叔祖父的，我们就要去看望他。太阳正对着‘过去厅’发出灿烂的光辉。我得在这个时刻领您进去，我不带上我叔祖父特别赏识的一些花，是从不去那儿的。他是个古怪的男子，具有极特别的感受能力。他对某些植物和动物，某些人和地方，甚而某些石头种类，有一种说不出理由的特殊爱好。他常常爱说：‘如果我不是从青年时候起，就这么反抗和追求，让我的智力得到广博的训练，那我就成为目光短浅、令人极难忍受的人了，因为没有什么比磨去棱角的特性更叫人难受，这样的人，可以完全搞点适合自己的活动。’可是他不得不承认，如果他不是时时宽容和允许要用热情享受的事情，那你就快要失去生命和呼吸了，尽管好些事情不能常常得到他的赞许和原谅。他说：‘如果我不能使我的欲望和理性完全一致，这不是我的过错。’碰到这种机会，他总是爱拿我来开玩笑，说：‘人们可以终生赞美娜苔莉，因为她的天性除了世人希望和需用的东西而外，别无他求。’”

他们说这些话时，又进入主楼。她领他穿过宽敞的走廊来到两扇门前，门口卧着两尊花岗石的狮身人首像。门本身是仿造埃及的样式，上端比底座略窄，铁质的门扇预示出一种庄严的、甚而可以说是阴森恐怖的气象。所以当这种期待心情一旦溶化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时，就令人感到出乎意外地舒适。这时他们跨进一间大厅，在这里面，艺术和生命扬弃了对死亡和坟墓的任何记忆。墙上按比例凹进的拱形地方，放着较大的石棺；在柱头中间，可以看见较小的孔洞，其中点缀着盛骨灰的盒子和罐子，墙壁和穹顶的其余表面是有规则划分的，在明朗多样的边框、花环和装饰物中间，绘有生动的、意义深刻的形象，各占不同大小的分格。建筑构造的环节都镶上美丽的黄里透红的大理石，一种巧妙的化合成份的浅蓝条纹，酷肖天青石，给与整体以和谐统一，似乎从不同方面饱人眼福。所有这一切华丽的装饰，都表现出纯粹建筑结构的匀称比例，每个跨进这儿来的人，都觉得自己比原来高大了，通过这种天衣无缝的艺术，他才知道，什么是人，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门对面一具豪华的石棺上，可以看见一尊靠在衬垫上的高贵男子的大理石像。他手里拿着一个卷轴，似乎在聚精会神注视它。卷轴是展开着的，人们容易看出上面的字句。上面写着：“怀念生活。”

娜苔莉取出一把枯萎的花，又放一束鲜花在叔祖父像前：因为石像表现出他的形象，威廉还想得起他以前在森林中看到的部位老年绅士的容貌。——娜苔莉说：“我们在这儿度过了好些时光，直到这座厅堂完成。他在最后几年召来几个能干的艺术师，而他最好的消遣就是帮助这些画家从一些草图和纸板画稿中构思和创作出这些壁画。”

威廉觉得周围的对象简直是美不胜收。他大声叹息道：“在这座‘过去厅’里是多么不平凡的生活！我们同样可以把这叫作‘现在厅’和‘未来厅’。过去的一切是这样，将来的一切也会是这样！这儿没有任何东西成为过去，只有享乐和旁观的人才是昙花一现。这儿有幅把孩子贴在胸口的母亲像，它将比数代的幸福母亲活得长久。也许几百年后，还有一位父亲欣赏这位美髯

汉子，他放下架子，逗儿子取乐。这位腼腆的未婚妻将永久坐着，暗中希望有人来安慰和劝说她；而未婚夫则站在门槛上急不可待地窃听，他是不是可以进屋去。”

威廉的眼睛环扫周围的无数图像。从童年时代最早的快乐本能，这时幼儿只在游戏中使用和训练每种肢体，直到智者的安详去世的严肃神情，都可以在这美妙而生动的序列壁画中看到，由此可见人对于天生的爱好和才能，没有不加以使用和利用的。从最初怀着温柔的自尊心的少女，她从清澈的泉水中再把水罐拎起，顾影自怜，流连忘返，直到举行崇高典礼，这时王侯和人民为她的结婚作证，并召请神灵来到祭坛，这一切在画中都表现得意味隽永而强烈。这是一个世界，这是一座天堂，它把游览的人包围在这片地方，除了那些有文化修养的形象所唤起的思想，以及他们所灌输的感觉而外，似乎还有某种别的东西存在，使人觉得整个身心都被攫住了。威廉也觉察出了这点，只是说不出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他大声说道，“不顾一切意义，不带任何共感，而灌输我们以人类的事件和命运，竟然这么强烈，同时又这么优美地影响我呢？这既是从整体，也是从各个部分在向我呼吁，而我既弄不明白前者，也不能特别把后者献给自己！从这些平面、线条、高度和阔度，从这些质量和色彩上，我预感到何等魅力！为什么这些图画只是泛泛看去，就成为装饰品而令人神往？不错，我感觉到，人们可以在这儿流连，休息，把一切纳入眼底，而感到愉快，而且感到和想到的东西与眼前的东西迥然不同。”

当然，我们可以描写这儿的一切分配得多么巧妙，怎样通过结合与对照，通过单色与多彩，立即把一切固定下来，显示出不得不显示出来的样儿，产生出如此完美而明了的影响，这么一来，我们会把读者置于盘桓而不忍去的地方了。

四座巨大的大理石枝形烛台立在大厅的四角，四座较小的立在中央，环绕一具制作精美的石棺，棺材大小可以容纳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人。

娜苔莉停在纪念碑前，把手放在碑上，说：“我的善良的叔祖父对这件古代作品特别偏爱。他有时说：‘不光是最早的花朵掉落下来，你们本可以把它们保存在上面的狭小地方，还有悬在枝头、长时间给我们以最美好希望的果实也掉落下来，因为秘密的蛀虫正在对果子的早熟准备予以破坏。’我担心，”她继续说，“他在预言这个可爱的姑娘似乎逐渐摆脱我们的照顾，而倾向这清静的住所。”

他们正准备走开，娜苔莉说：“我还得请您注意一点东西。您看两边高处半圆形的洞孔吧！合唱队歌手可以隐藏在这儿，这横线条下的铁质装饰用来钉挂毯，按照我叔祖父的命令，每次举行葬礼都得挂上。他没有音乐尤其是歌唱就不能好好生活，同时他还有种怪癖，不愿看见唱歌的人。他总是说：‘剧场太娇养我们了，音乐在那儿只是为眼睛服务，它伴随动作，而不伴随情感。在清唱剧里和音乐会上，乐师的形象常常干扰我们；真正的音乐是专为耳朵而设的；一种美妙的声音是可想而知的最一般的东西，当发出这种声音的有限个人出现在眼前，就破坏了那种一般性的纯粹的效果。我愿意看见我要同他谈话的每个人，因为这是个别的人，他的形象和性格使得谈话有价值或无价值，与此相反，唱歌给我听的人，应当看不见，他的形象不应当迷

住我，或者使我糊涂。这时只是器官对器官说话，不是精神对精神，不是大千世界对眼睛，不是浩渺天宇对人。’同样，他对器乐也希望尽可能使乐队隐藏起来，因为由于机械式的动作，由于乐器演奏者的应急的、常常显得稀奇古怪的表情，弄得人精神涣散，不知所措。所以他总是习惯于闭着眼睛聆听，以便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在耳朵这个唯一器官的纯粹享受上。”

他们正要离开大厅，忽然听见孩子们在走廊上拼命奔跑，费立克斯叫喊：“不，我！不，我！”

迷娘首先冲进敞开的房门，她上气不接下气，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费立克斯还落后几步，一个劲儿地叫：“特蕾色妈妈来啦！”原来孩子们为了传递消息，比赛谁跑得快。迷娘躺在娜苔莉臂弯里，她的心猛烈跳动。

“不听话的孩子！”娜苔莉说，“不是禁止你做一切剧烈活动吗？瞧，你的心脏跳得多厉害！”

“让它破裂吧！”迷娘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说；“它好久以来就是这样跳了。”

人们刚从这种混乱和惊惶中恢复常态，特蕾色走进屋来。她向娜苔莉飞奔过去，拥抱她和善良的女孩。然后她转向威廉，用她明亮的眼睛打量他，说：“喏，我的朋友，情况怎样？您没有让人弄糊涂吧？”他迎着她跨前一步，她扑入他的怀里，吊在他的脖子上。“啊！我的特蕾色！”他大声叫喊。

“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的丈夫！对呀，我永远是你的！”她在最热情的接吻中叫个不停。

费立克斯拉着她的裙子叫道：“特蕾色妈妈，还有我呢！”娜苔莉站着，目注前方；迷娘突然用左手抓向心口，同时剧烈地伸直右臂，大叫一声，倒在娜苔莉脚下，就象死去一般。

恐怖是巨大的：心脏和脉搏都不跳动了。威廉抱起她，走上楼去，发抖的身体吊在他的肩上。医生到来也没有多大希望：他和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个年轻的伤科医生一起，努力抢救无效。可爱的人儿不能复生了。

娜苔莉向特蕾色招手。后者挽着她的男友的手，领他走出房间。他默默无声，说不出话，没有勇气和她的目光相对。他就这样坐在长沙发上，这是他不久前遇见娜苔莉坐的椅子。他十分迅速地想起一连串的命运，或者说，他不是在想，而是让这无法忘却的东西，走马灯似地在他心头闪过。在人生的某些时候，事件就象是织机上面飞快的梭子，在我们面前穿来穿去，毫不停息地完成一件织品，这多少可以说是我们纺织和接合的吧。“我的朋友！”特蕾色叫道，“我的爱人！”她打破沉默，挽着他的手，“让我们在这个时刻紧紧团结在一起，也许以后还会常有类似的情形需要我们这样做。世界上这样的事件，必须由两个人同心协力地来承受。我的朋友，你要想到和感觉到，你不是独自一人，你要表示出，你爱你的特蕾色，首先，向她倾诉你的痛苦吧！”她拥抱他，温柔地把他按在胸前；他伸出双臂抱她，把她热烈地贴在身上。“这可怜的孩子，”他大声哀叹道，“在可悲的时刻投入我这不可靠的怀抱里，寻求保护和避难；让你的安全的怀抱，在这可怕的时刻给我好处吧。”他们紧紧拥抱，他感觉出她的心在他胸口跳动；不过他思想上是一片茫然，只有迷娘和娜苔莉的形象，象影子一般在他想象力前飘浮。

娜苔莉进来。“为我们祝福吧，”特蕾色大声说道，“在这可悲的时刻，你让我们当着你的面结合吧。”威廉把脸埋藏在特蕾色的脖子后，他幸福得可以哭出来了。他听不见娜苔莉走来，他瞧不见她，只是她那说话的声音使

他流出加倍的眼泪。——“天作之合，我不愿分开，”娜苔莉微笑着说，“但我不能使你们结合，也不能赞美，以免痛苦和爱慕似乎从你们心里把对我哥哥的怀念完全赶走了。”威廉听到这些话，从特蕾色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您要到哪儿去？”两个妇女同时间。——“你们让我也去看看孩子，”他大声说道，“是我杀死了她！我们眼见的幸，远不及想象力强制地投入我们心中的灾害，你们让我也去看一眼那个逝世的天使，她那愉快的面容会告诉我们，她是幸福的！”——因为两位女友劝阻不住激动的小伙子，只好跟在他身后；但是那位善良的医生同外科医生一起向他们迎面走来，拦住他们去接近逝世的人，并且说道：“请你们离开这个可悲的对象，允许我尽我的医术，使这奇特人儿的遗体多保持一些时间。我想对这个可爱的人儿施行美容术，不光是涂防腐香料，还让她保持生动的外表。因为我预见到她的死亡，所以采取了一切措施，在这儿同这位助手一起，肯定可以成功。请你们只给我几天时间，别再要求看这可爱的孩子，等我们把它搬到‘过去厅’里去。”

年轻的外科医生手里又拿着那引人注目的手术工具袋。威廉问医生：“他大概是从谁的手里得来这只袋子。”娜苔莉答道：“我对这个袋子认得很清楚，他是从他父亲那儿获得的，他的父亲曾经在森林里给您包扎过伤口。”

“哦，这样说，我就没有搞错，”威廉大声说，“我立即认出这绷带！是您让给我的！它首先又使我去追踪我的女恩人。这样一个无生命的东西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甘苦！这带子不知道经受了多少痛苦，但它的细线仍然无损！它伴随了许多人的最后时刻，然而它的颜色还没有褪去！它经历了我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刻，那时我受伤躺在地上，您那慷慨助人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女孩头发上沾满血迹，极其温存地照顾我的生命，现在我们来痛哭她过早的夭折。”

朋友们没有长时间来谈这悲哀事件，也来不及向特蕾色解释女孩及其意外死亡的可能原因，因为仆人通报，来了陌生人，等到他们走近，才看出毫不陌生。罗大略、雅尔诺和神父跨进屋来。娜苔莉迎着哥哥走去；其他人保持片刻的沉默。特蕾色含笑对罗大略说：“您大概不相信会在这儿碰到我吧，至少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宜相互探访。不过我和您久不见了，还是衷心地问候您好。”

罗大略伸手给她握，答道：“我们虽然吃了苦而感到遗憾，但总是为了心爱的、值得希望的好事情。我不要求影响您的决定，我对您的感情、您的理智和纯洁意识所抱的信心仍然很大，乐意把我的命运和我朋友的命运交到您的手里。”

谈话立即转到一般性的，不错，甚而可以说是不重要的事情。不久他们就分成几对去散步。娜苔莉同罗大略一起，特蕾色同神父一起走了，威廉同雅尔诺一起在府邸里留下来。

三位男友在这个时候的出现，正逢沉重的痛苦压在威廉心头，所以他们非但不能使他得到排解，反而刺激和恶化他的情绪；他感到厌恶和猜疑，当雅尔诺问他为什么愁眉苦脸，缄默不言，他不能也不想隐瞒真情了。他大声说道：“这儿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吗？”罗大略同他的助手都到了，要是塔楼那些经常忙碌的神秘力量，现在不是对我们施加影响，同我们一起或者在我们身上达成我不得而知的某种古怪目的，那就不可思议了。就我所认识的这些虔诚的男子来看，他们值得称赞的意图似乎在于随时把结合的东西分开，把分开的东西结合起来。至于从此产生出什么结果。也许在我们这些非

神圣的眼睛中永远是个谜。”

“您的心情恶劣，说话尖刻，”雅尔诺说，“这样很好。要是您真正动了肝火，还更好一些。”

“对此也有办法，”威廉答道，“只是我很担心，这次人们有兴趣把我先天和后天的耐性刺激到了极限。”

雅尔诺说：“我愿意向您讲一点有关塔楼的事情，您似乎对它抱有巨大的怀疑，让我们瞧瞧，故事讲到哪儿。”

威廉答道：“要是您为了给我解闷而敢于打破闷葫芦，听您自便。我的心情异常慌乱，我不知道对这些高尚的冒险能不能分担一部分责任。”

雅尔诺答道：“我不会被您的不愉快情绪所吓倒，而不使您明白这点。您把我当作一个机伶汉子，但是您也应当把我当作是个诚实的人，而更多的是我这一次受到委托。”——“我希望，”威廉答道，“您说话开导我，要出自内心冲动和善良的意图，因为我听您说话不免怀疑，所以我又何必倾听？”——雅尔诺说：“要是我这时除了讲童话而外，没有更好的事情要干，那么，您或许也有时间予以若干注意，也许您更爱听我开头就对您这样说：您在塔楼里看见的一切，其实不过是青少年事业的遗物，开始，绝大多数人对它是异常严肃的，现在大伙儿对此不过偶尔付之一笑。”

威廉大声说道：“原来人们不过在玩弄庄严的符号和话语，人们把我们隆重地带到一个地方，激起我们敬畏的心情，人们让我们看见极其奇妙的现象，人们给我们写满美妙、神秘格言的卷轴，我们对此自然懂得极少，人们向我们宣告，我们迄今只是学徒，现在毕业了，其实我们还是依然故我。”——“您手边没有带着那羊皮纸吗？”雅尔诺问，“里面包含有许多好东西：因为那些一般的格言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它们对于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来说，自然显得空洞而费解。您把那所谓毕业证书给我，如果它是在近处。”——“当然很近，”威廉答道，“这样的护身符自然要随时佩在胸前。”——“喏，”雅尔诺微笑着说，“谁知道，这内容您是不是记在脑子里和心里了。”

雅尔诺翻看毕业证书，眼睛扫射了头一半。“这些，”他说，“是关于培养艺术鉴赏力的，别人对此会有话说；下一半是关于生活的，我对这个比较熟悉一些。”

他开始念卷轴中的词句，其间又加入一些注解和说明。“青年人非常爱好神秘、仪式和伟大的言词，这常常标志着性格的一定深度。人们在这种年龄总想让整个身心都受到激动和触动，哪怕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一个预感到许多事物的小伙子，相信在神秘中可以发现许多东西，也可以投入许多东西到神秘中去，他必须通过神秘来发生作用。神父加强一批年轻人的这种思想，一方面按照他的原则，一方面由于爱好和习惯，大概他以前同某个团体有关系，这个团体是暗中从事活动的。我对这种组织极少瓜葛。我比其他的人年长一些，从青少年时期起，我就看出来，凡事总要弄得一清二楚；我除了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外，没有别的兴趣，我这种爱好传染上了其他优秀的伙伴，几乎使我们对这方面的整个教育采取了错误方向。因为开始我们只看见别人的错误和局限，而把自己当作是了不起的人物。神父来帮助我们，并教导我们：我们要观察别人，就必须关心他们的教育，其实我们自己只有在活动当中才能从事观察和谛听。他劝告我们保留会社的最初形式：所以在我们的集会中仍有某种法定性质的东西，人们大约看出它对整体设置的神秘印

象，后来通过比较，采取手工业的形态，一直提高成为艺术。学徒、伙计和师傅这些名称，就是由此而来。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要为自己创立我们的世界知识档案馆，因此产生了许多交代，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写的，一部分是策动别人写的，后来就由此编写成学习年代。实际上，教育问题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许多人只希望得到维持健康生活的常备药品，发财的方法以及过任何幸福日子的诀窍。我们对所有这些不愿自力更生的人，一部分就故弄玄虚及变其他的戏法来挡驾，一部分就干脆把他们撇在一边。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只许这样的人毕业，他们感情热烈，明白供认自己为何而生，受到足够的训练，可以相当轻松愉快地去追寻自己的道路。”

“这样说来，你们对我就操之过急了，”威廉答道，“因为我能够、愿意或者应当做什么，特别是从那个时刻起，我知道得极少。”——“我们陷入混乱是没有过错的，但愿好运气又把我们拯救出来，不过请您听着：‘大有发展的人，以后会对于自身和世界得到启迪。只有少数人在有思想的同时能够行动。思想扩展，但会瘫痪；行动使人活跃，但有局限。’”

“我请您，”威廉打断对方的话，说，“别再念这些古怪话句了！这些空话已经把我弄得够糊涂的了。”——“那么，我还是来继续讲述，”雅尔诺说时，把卷轴卷了一半，偶尔朝里面膘上一眼。“我本身对团体和别人帮助极少，我是个十分蹩脚的老师，要是有人搞笨拙的试验，我总是看不顺眼。我必须立即呼唤一个迷误的人，如果我看见他象梦游人那样，笔直地走去冒摔断脖子的危险。关于这方面，我常常难于对付神父，他却断言，迷误只有通过迷误行为来医治。我们对于您也常有争论；他特别赏识您，差不多可以说您引起他高度的注意。您必向我复述我遇见您时所说的纯是够好的了。我们应当，一种才能，他没有希望达到我说对了。当晚演出以后，我们还对此争论不休呢？”

“底是谁表演鬼魂呢？”——“这已不敢肯定；要嘛，是神父，些。”——“原来你们当中也有秘密吗？”——“朋友们相互之间可以而且必须有秘密；但他们彼此却不是秘密。”

“我一想起那种混乱状况就头昏眼花。请您对我明说那个男子是谁，我欠他许多情，却有许多话要责怪他。”

“使我们这样看重他，”雅尔诺答道，“使他对我们保持相当支配力量的，是自由而锐利的目光，这是大自然赋予他的，他洞察蕴藏在人身中的一切力量以及每种力量如何按本身的方式而得到培养。绝大多数人，甚至优秀分子，都有局限；每人都看重自己和别人身上的某些特性，他只赏识这些人，也只愿意知道这些人得到培养。神父的做法与此完全相反：他关心一切，对一切都有兴趣去认识和促进。这时我又得朝卷轴里瞧一眼了！”雅尔诺继续说，“只有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才成为人类，只有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才成为世界。这些人和力相互间常有争执，在他们试图相互毁灭时，大自然团结他们，又创造出他们。从最低级的，动物般的手工艺本能，到最高级的精神艺术的活动，从孩子的呀呀学语，到演说家的杰出演词和歌唱家的优秀歌声，从男童们的最初厮打，到庞大的军事设施，从而使国家得以保持或抵抗侵略，从最最轻率的好感和来去匆匆的爱，到最强烈的热情和极严肃的结合，从感性接触上的最纯洁的感情，到对茫无边际的未来的憧憬和希望，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潜伏在人的身上，必须加以培养，但不是一种，而是许多种。每种禀赋都重要，必须予以发展。倘使这个人只促进美的东西，那个人只促

进有益的东西，那么，两者加起来才成为一个人。有益的东西自己促进自己，因为众人创造出它，人人都不能缺少它；美的东西必须由人来促进，因为只有少数人表现出美，而多数人需要美。”

“请您住口，”威廉叫道，“这些我统统读过了。”——“只剩少数几行了！”雅尔诺答道；“这儿我又完全看到了神父：一种力量支配另一种力量，但没有力量能构成别的力量；在每种气质中也单独含有自我完成的力量，懂得这点的人很少，他们却想教导别人，发生作用。”——“我也不懂这点，”威廉答道。——“关于本文，您还会听到神父不停地念，这样一来，您就会让我们经常看清和抓紧我们身上的东西，以及可能在我们身上培养出来的东西；您让我们公平地对待别人吧，因为我们之所以受尊重，就在于我们懂得重视别人。”——“看在上帝面上，别再来这套格言和警句了！我觉得，它们对一颗受了创伤的心不是良好的药剂。您最好还是用您那无情和干脆的语气告诉我，您期待我的是什么，以及您打算怎样和用什么方式牺牲我。”——“我向您保证，以后您会请求我们原谅您的任何怀疑。经受考验和选择，是您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帮助您。一个人在他没有给自己的无限追求加以限制以前，是不会幸福的。您别依靠我，而是依靠神父，您别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您周围的事物。您要学习理解罗大略这个卓越的范例，他的高瞻远瞩和实际活动怎样互相紧密结合起来，他怎样不断迈进，他怎样向外扩展，带动每一个人。他无论在哪儿，总是随身领导着一群人，有他在场，就使人振作和激励起来。相反，您且看看我们善良的医生！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性格！如果说，罗大略只是在整体上而且也向远处发生影响，那么，医生只把他明亮的目光射到切身的事物上，他更多地弄到从事活动的手段，而不是从事活动和鼓励活动；他的行为完全象是良好地操持家务，他的作用是隐蔽的，因为他只促进每个在他圈子内的人；他的知识是经常的收集和施舍，是在小规模上的接受和分配。也许罗大略可以在一天之内毁掉这个人长年累月建设的房子；然而罗大略也许在片刻之间赋予别人以力量，把毁坏了的东西百倍地重建起来。”——“这是一桩可悲的事情，”威廉说，“一个人在本身犹豫不决的时候，还要他去想到别人的纯粹优点。这样的思考只适合于心平气和的人，而不适合于被热情激动和前途茫然的人。”——“安静而明智的思考，任何时候都是无害的，只要我们习惯于想到别人的优点，自己的优点就在不知不觉中露头了，而受幻想诱导的任何错误行动，不久我们就乐意放弃了。尽可能使您的思想摆脱一切猜疑和胆怯吧！神父打那儿来了，您要友好地对待他，以后您还会更多地知道，您得多么感谢他呢。这个老滑头，他夹在娜苔莉和特蕾色的中间走来；我敢打赌，他一定在打什么主意。象他这样通常乐意玩弄一下命运的人，不会放弃爱好，有时会去促成一桩婚姻。”

威廉的热烈而厌烦的情绪，听了雅尔诺聪明的良言以后，并没有得到改善，这时他最感不妙的，是听到朋友正在这个时刻提到这样一种关系，他虽然露出笑容，却用略带苦涩的语气说：“我在想，人们还是把促成婚好的爱好让给彼此相爱的人吧。”

第六章 弗德里希，罗大略的弟弟到来——他讲述菲琳娜的情形——关于特蕾色的母亲的报告

他们大伙儿方才又碰头了，我们的朋友看到有必要中断谈话。没有多久，来了一个信差，他要当面把一封信交到罗大略手里；这个男子被领了进来，看样子显得又健壮又能干，那人穿的侍从制服也非常华丽和考究。威廉觉得此人很熟，他果然没有弄错：这是他当时派去追踪菲琳娜和臆想的玛丽安妮的那个汉子，这人一去就没有回来。他正想招呼对方，这时罗大略读罢信，带着严肃的、差不多是厌烦的表情问：“你的主人是谁？”

信差谦逊地口答：“这是一切问题当中我最难回答的一个，我希望信中已把必要的说明了；口头上我没有受到委托。”

“不管他是谁，”罗大略微笑答道，“他的主人既然信任我，又写得这么胆小谨慎，我们应当对他表示欢迎。”——“他不会让人久等，”信差回答后，鞠了一躬，就离开了。

“你们请听，”罗大略说道，“这封荒唐无聊的信。那位陌生人写道：‘因为在所有的宾客当中，好意的幽默应当是最愉快的客人，如果它现在来到，而我是把它作为旅伴经常带在身边的，这样我就深信这次对诸位高朋贵友和亲爱人士的访问不致受到责怪，并希望获得全体高贵家族的完全满意，以后趁机再让我离开，以及其他等，我自己具名是施内肯弗斯伯爵。’”

“这是一个新家族，”神父说。

·也许是个代理伯爵，”罗大略回答。

·这个秘密容易猜出，”娜荅莉说，“我打赌，这是弗德里希弟弟，自从叔祖父死后，他就闹着要来拜访我们。”

“猜对了！美丽聪明的姐姐，”有人从附近树丛里大声应道，同时走出一个讨人喜欢的、快活的青年男子。威廉几乎忍不住大叫一声。“怎么？”他大声说道，“我们的金发调皮鬼又在这儿出现在我面前吗？”弗德里希注意打量威廉，大声说道：“真的，在我叔祖父的园子里，就是看见依然屹立在埃及的著名金字塔，或者发现人们向我声言不复存在的摩索洛斯王的陵墓，也不及见到你这位老朋友和多次的救济者使我吃惊。让我向你特别表示衷心的问候！”

他向周围所有的人寒暄和亲吻以后，又跳到威廉面前，大声说道：“你要为我热情地对待他，这位英雄、统帅和戏剧哲学家！我们最初认识的时候，我捉弄他，我甚而可以说，好比是用针排给他梳头，可是他后来并没有狠狠揍我一顿。他象斯齐皮奥那样宽宏大量，象亚历山大那样慷慨助人，有时他也爱上女人，却不仇视他的情敌。他从不在敌人头上堆炭，如象通常所说的那样，干出令人难堪的坏事，不，他反而派遣善良而忠实的仆人去追寻拐走他的姑娘的朋友，以免他们在路上碰到障碍。”

他用这种调门儿一个劲儿他说下去，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因为没有人能

德文 Schneckenfuss 意译为蜗牛脚。

这是由选帝侯爵作帝国摄政时提拔到伯爵等级的人。

在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斯城，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古罗马贵族的别称。

古马其顿国王。

够同样回答他，于是他差不多等于是唱独角戏。他高声说道：“我饱读宗教的和世俗的粗劣作品，你们不用奇怪；你们应当知道，我是怎样取得这些知识的。”他们真的想知道，他的情况怎样，从哪儿来：可是他满口全是格言和古老的历史，总来不及详谈正题。

娜荅莉悄悄对特蕾色说：“他那种滑稽样儿使我痛心，我愿打赌：他目前的情形并不好过。”

因为弗德里希除了听到雅尔诺口答他几句笑话而外，在众人当中找不到人附和他的滑稽戏，于是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严肃的家庭在一起，自己也变得严肃起来，因为在这种令人担心的情况下，我的全部罪恶重担立即压在我的心头，于是我决定干脆作一次总忏悔，不过，我敬爱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你们不好听。只有在这儿的这位高尚的朋友可以单独听，因为他已经知道我的一些生活和行为，再说，也只有他才有相当的理由来询问这方面。难道你不是渴望知道，”他对着威廉继续说，“怎样和哪儿？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希腊动词 *Phileo*, *Philō* 的变位以及这个最最可爱动词的派生词的情形如何？”

于是他挽着威廉的手腕，不住握他的手，吻他，领他走出去。

弗德里希刚来到威廉的房间，发现窗口边放着一只粉刮，上面刻着：“**想着我。**”“你把你的贵重东西保存得多好，”他说；“不错，这是菲琳娜的粉刮，她是在我乱搔你头发的那天赠给你的。我希望你时时刻刻想着这个漂亮的姑娘，而且我向你保证，她也没有忘记你，如果我不是长久就从心里消除了嫉妒的痕迹，我免不了会怀着猜忌瞧着你。”

“你不必再谈这个人了，”威廉答道。“我不否认，我长时间摆脱不了她那使人愉快的音容所给我的印象，不过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呸！你好不惭愧，”弗德里希叫道，“谁会否认一个心爱的人？而你是那样全心全意地爱过她，不能希望有比这更好的了。你没有一天不赠给姑娘一点儿东西，如果德国人赠送东西，那他就一定在爱。我没有其他办法，最后只好把她从你手里夺走，那个穿红制服的小军官终于成功了。”

“怎么？您就是我们在菲琳娜那里碰到的军官，是她和您一起走了吗？”

“不错，”弗德里希答道，“您把我当作玛丽安妮。我们对这个误会笑得够呛了。”

“太狠心了！”威廉叫道，“一直让我憋在闷葫芦里。”

“还有您派遣来追踪我们的那个信差，我们立即让他掉过头来为我们服务！”弗德里希回答。“他是个能干的汉子，这段时间一直没有离开我们身边。至于姑娘么，我至今对她仍然象从前那样爱得发狂。她完全使我着了迷，我差不多完全置身在神话世界中，天天都担心自己会变形。”

“决告诉我，”威廉问道，“您的广博知识从哪儿得来？我怀着惊奇，倾听您所采用的那种古怪谈吐，你始终离不开古代史和寓言。”

弗德里希说：“我是以有趣的方式受教，而且也的确受益不小。那时菲琳娜在我身边，我们向承租户租了一座骑士庄园的旧府邸，我们象土地菩萨一样十分有趣地生活在里面。那儿我们发现一个简陋的、但是经过挑选的图书室，藏有一部巨型对开本《圣经》，戈特弗里德的《编年史》，两卷《欧

洲戏剧》，《语文学集锦》。格里菲的作品 以及其他几本次要书籍。我们胡闹够了以后，有时也感到无聊，于是我们想读书，没有多久，我们感到更加无聊了。菲琳娜终于心血来潮，把所有书籍都摊放在一张大台面上；我们面对面坐着，面对面地读书，总是从这本书和那本书中摘取片段。这样实在有趣！我们真以为是在良好的学习团体中，任何题材拖得太久，或者彻底探讨，都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在热闹的团体当中不能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我们天天都这样有规则地来消遣，由此逐渐学得不少东西，连我们自己对此也觉得奇怪。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新东西不可以用我们的学识来论证。我们变换上课方式，玩了多种花样。有时我们按照一个破；日的沙漏计时器读书，计时器里的沙在几分钟内就可漏完，我们立即倒转计时器，开始翻读一本书，沙刚漏到玻璃器底，又翻读另一本书的原文，我们就这样真正仿照学院方式来研究，不过我们花的时间短些，我们的研究也极其多种多样。”“这种荒唐行为我倒也理解，”威廉说道，“如果是这样一对有趣的人儿在一起；不过你们这对放荡情侣能够一起呆这么久，我真有点不敢相信。”

弗德里希大声说：“这正是幸和不幸：菲琳娜不愿在人前露面，连她自己也不愿瞧着自己，她怀孕了。世界上没有比她更畸形、更可笑的了。在我离开以前不久，她偶然去照镜子。‘呸，死鬼！’她说，立即把脸转开，‘这是十足的梅林纳太太，多难看的样子！看上去简直讨厌死了！’”

“我不得不承认，”威廉微笑着答道，“看见你们作为父亲和母亲呆在一块儿，是相当滑稽的。”

“这的确是滑稽可笑的行为，”弗德里希说，“我最后居然还当上父亲。她肯定，时间算来也是对头的。开始，她在《汉姆雷特》那场戏后对你的该受诅咒的访问，还使我有点迷惑不解。”

“什么样的访问？”

“你不会对这次纪念完全睡过头了吧？那天夜晚出现的最最可爱和触摸得到的幽灵，如果你还不知道是谁，那就是菲琳娜。这故事对于我自然算不上一桩如意的妆奁，可是一个人连这么一点儿事情都容忍不下，那他就完全不配去爱人了。这父亲身份一般说来，只建立在确信上，我既然确信不疑，所以我便是父亲。这儿你可以看出，我也会在恰当的地方使用逻辑。倘使孩子不是在生下来以后立即含笑而死，那么，即使他不是一个人有用的人，至少也会成长为受人喜欢的世界公民。”

当这两位朋友用有趣的方式纵谈放荡不羁的行为时，其他的人却在作一次严肃的谈话。弗德里希和威廉刚刚离开，神父就悄悄把朋友们领进花园客厅里去，等到他们落座以后，他就开始讲话。

他说：“我们一般都肯定，特蕾色小姐不是她母亲的亲生女。现在我们有必要对细节方面给予详细说明。这儿我先讲故事，然后用各种方法加以证实和证明。

“封·调 XX 夫人在婚姻生活的头几年同丈夫一起相处得极好，不幸的是，她怀孕的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在快生第三胎的时候，医生们差不多向母亲明言是个死胎，并预言第四胎也难免是个死胎。夫妻俩迫不得已只好作出决定：他们不想解除婚约，按照世俗的看法，他们的婚姻是十分美满的。于是封·X XX 夫人振作精神，在社会场合相当体面地应酬，追求虚荣的

乐趣，以补偿她当不成母亲的幸福。她十分坦然地原谅她的丈夫去追求一个女子，这女子管理他们的全部家务，身材窈窕，性格坚强。经过短时间的，封·XXX 夫人亲手作了安排，让这善良的女子委身给特蕾色的父亲。这女子继续照料家务，对待主妇差不多比从前更加尽职、更加服从了。

“过了一些时日，她声言自己怀孕了，在此机会，夫妇两人虽然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却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封·XXX 先生希望把他恋人生的孩子作为他合法的孩子领回家里，封·XXX 夫人因为讨厌医生行为冒失，在邻人中泄露了她生不出孩子的实情，想通过暗中调包的方法来恢复她的体面，再通过这样一种宽容的办法来保持她在家里面的优势，不然的话，她担心会失去这些的。她比她的丈夫更会克制，她看出他的希望，不正面反对，却轻易使对方表态。她提出她的条件，差不多满足了她所有的要求，遗嘱就是这样产生的，这里面似乎一点儿也没有照顾到孩子。老医生死了，她另找一个年轻、活跃、机伶的男医生，他非但得到优厚的报酬，而且还取得荣誉，揭发出逝世同行的诊断不确和草率，从而加以纠正。孩子的生母只好同意，他们假装得十分巧妙，特蕾色生下后，被认为是夫人的女儿，孩子的亲生母亲则成了这种掉包的牺牲品，因为她产后过早下床，不幸死了，抛下好心肠的男人抱恨终身。

“这时封·XXX 夫人的意图完全达到了；她在世人的眼中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她还过分地在人前加以炫耀，同时她又摆脱了一个女情敌，后者的情形被她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她暗中害怕后者发生影响，至少是将来。她故意百般体贴孩子，在私下谈心的时候，对丈夫的损失表示热烈的同情，把他吸引过去，差不多可以说是，他完全投入她的怀抱，他把自己和孩子的幸福都交到她的手里，直到他死前不久，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由于成年女儿的缘故，他才又成为一家的主人。美丽的特蕾色，这也许就是您害病的父亲急欲向您透露的秘密吧，现在我把它详细地摊开在您面前，趁那个年轻朋友不在场，他由于现在世界上极特殊的结合而成了您的未婚夫。这儿是文件，极其严格地证明我所说的话不假。同时您由此可以看出，我追踪和揭发这件事已经有多久了，怎样到现在才得到证实；我为什么不敢向我的朋友提到幸福的可能，因为这种希望如果第二次幻灭，会伤透他的心。您会了解吕梯的猜疑：我乐意承认，自从我重新预见到我的朋友同特蕾色的结合，我就坚决不赞成他去追求那个善良的姑娘。”

没有人对这件事情回答一点什么。过了几天，妇女们退还文件，也没有继续提起它了。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足够的方法在附近寻找事做。这个地方也有好些魅力，让他们在四处盘桓，或个人，或结伴，骑马，乘车，或步行，无不相宜。雅尔诺趁这个机会向威廉传达任务，把文件递给他，但是似乎没有进一步要求他作出什么决定。

威廉接着说：“我在这种极端特殊的处境，只消重复当着娜苔莉的面，一开始就说过的话就够了，这肯定是出自我一片纯洁的心：罗大略和他的朋友可以要求我作出任何一种忍痛割爱，我借此把我对特蕾色的一切要求都交到您的手里，请您许我正式解职吧。啊！我的朋友，要我作出决定，不需要多大的考虑。这几天来，我已经感觉出，特蕾色只是勉强保持她在这儿开始对我表示的那种热情的假象。她不再喜爱我了，或者倒不如说，我从来就没有占有过她。”

“这样的事情还是在沉默和期待中逐渐澄清更好一些，”雅尔诺答道，“用不着喋喋不休，反而不断产生一种难堪和不安的情况。”

“我倒认为，”威廉说，“正是这种事件能够使人作出最平静、最纯洁的决定。人们常常责备我犹疑不决、举棋不定；为什么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人们反而对我本人犯他们责备我的错误？难道说，社会费了许多气力来教育我们，只为了让我们感觉出，它是不愿自我教育的吗？好啦，请您尽快赐给我愉快的感情，以摆脱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这是我本着世界上最纯洁的意识而陷进去的。”

他尽管提出这种请求，可是几天过去了，丝毫没有听见有关这件事的消息，也看不出朋友们的态度有什么其他的变化，他们的谈话只是一般性的，无关紧要的。

第七章 “塔楼会社”的美洲计划——威廉爱娜苔莉——他打算启程——候爵到来——艺术对话

有一次娜苔莉、雅尔诺和威廉坐在一起，娜苔莉开口说：“您有心事，雅尔诺，我好些日子就从您脸上看出来。”

“我是有心事，”雅尔诺答道，“我面临一件重要事情，我们已经筹备了许久，现在有必要着手进行了。您大体上已经知道一些，我大概可以当着年轻朋友的面谈谈，因为这与他有关，看他是不是有兴趣参加。您不会长久看见我在这儿了，因为我准备航海到美洲去。”

“到美洲去？”威廉含笑问道，“我真预料不到您会冒这样的险，更想不到您会挑选我作伙伴。”

“如果您完全了解我们的词计划，”雅尔诺回答，“您就会给它一个更好的名称，也许会迷上它。您听我说！如果您知道一点国际局势，就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着巨大变化，差不多再也没有什么地方的财产是绝对安全的了。”

“我对国际局势不大了解，”威廉插嘴说，“不久前我才注意一下我的财产。要是把它忘却得更久一些，也许对我有益，因为我不得不看到，关心财产的保持使人患疑心病。”

“请您听我说完，”雅尔诺说，“关心事业适合于老年，这样才好让青年无忧无虑地生活一些时间。人的行动的平衡，可惜只有通过对立来建立。现在聪明的办法是，只在一个地方保有产业，只把自己的钱投放在一个地方，要同时许多地方进行监督是困难的，因此，我们想出另外不同的办法：从我们古老的塔楼发起一个社团，它分布在世界的各个部分，世界各个部分的人都可以参加。一旦发生一场政治革命，这人或那人完全从他的产业中被赶走了，我们彼此之间就互相保证我们的生活。我现在渡海到美洲去，以便利用我们朋友在那儿居留时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神父想到俄国去，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的组织，就得选择：是留在德国协助罗大略呢，还是跟我一起走。我想您会选择后者：因为一次远程旅行对于一个青年男子是非常有益的。”

威廉控制着自己，答道：“这个提议值得从各方面来考虑，因为我最近的口号将是：‘越远越好。’我希望您让我更详细地了解您的计划，可能由于我不了解外界，不过我觉得这样一种结合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绝大多数的困难之所以出现，”雅尔诺说，“是由于我们当中至今缺少实干、机敏和果断的人，这些人具有一定的公众意识，只有从这种意识里才能产生合群的意识。”

弗德里希一直在静听，这时接口说道：“如果你们给我一句好话，我也一起去。”

雅尔诺摇摇头。

“喏，你们有什么可以指摘我的呢？”弗德里希接着说，“一处新殖民地也得有年轻的移民才行，这些我立即带来；还要有逗人乐的移民，我保证给你们搞到。此外，我还知道有个善良的年轻姑娘，这儿没有她立足的地方，这就是可爱的、迷人的吕梯。如果她不能趁机把她的悲伤和痛苦一古脑儿抛到大海深处，如果没有一个老实的男子接受她，叫这可怜的女孩到哪里去呢？我想，我的年轻朋友，因为你正在准备去安慰被离弃的人，你就决定了吧，每人都在腕里挽着他的姑娘，让我们去步老先生的后尘。”

这个提议使得威廉大为不快。他故作镇静地回答道：“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不是自由的，因为我在求婚方面似乎总是倒楣，所以我不愿作这样一种尝试。”

娜苔莉接口说道：“弗德里希弟弟，由于你自己行为轻浮，于是你认为别人也和你抱着同样的想法。我们的朋友应该得到一颗完全属于他的妇女的心，这颗心一经为他所有，就不会被别的回忆所打动了，只有象特蕾色那样高度明智和纯洁的性格，才值得他从事这种冒险行为。”

“什么冒险行为！”弗德里希叫道：“在爱情上，一切都是冒险行为。不管是在凉亭下，或是在圣坛前，是拥抱或是金戒指，是蟋蟀的歌唱，或是大吹大擂：一切都不过是冒险行为，偶然决定一切。”

“我经常看出，”娜苔莉答道，“我们的原则仅仅是对我们生存的一种补充，我们惯爱用有效的法律外衣包裹我们的过失。可是你得当心，那个强烈吸引着你至今还紧紧抓住你的美人儿，还要把你带到什么路上去。”

“她自己走在一条十分平坦的道路上，”弗德里希答道，“走向神圣去的道路。它自然是条弯路，但是更有趣、更安全些，抹大拉的马利亚也走过这条路，谁知道，其他走的人还有多少。总而言之，姐姐，提到爱情的时候，你千万别介入。我相信，你要等到某一天某个地方缺少未婚妻，你才会结婚，那时你也本着一贯的好心肠，把自己献出去作某个人的生存的补充。所以现在你让我们同这个人口贩子洽谈生意，对我们的旅行团取得一致意见。”

“您的建议来迟了，”雅尔诺说，“吕梯已经得到了照料。”

“怎样说？”弗德里希问。

“我向她本人求了婚，”雅尔诺答。

“老先生，”弗德里希说，“您这是在恶作剧，如果把这当作名词看，就可以找到各种形容词，换句话说，如果把这当作主语，就可以找到各种谓语。”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娜苔莉说，“当一个姑娘对另一个男子的爱情感到绝望时，你要想去占有她，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我已经豁出去了，”雅尔诺答道，“她将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我的。请您相信我，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颗能经受恋爱和激情的心更贵重的了。不管它是不是曾经爱过，或者现在还在爱——这无关紧要，爱过别人的爱情，对于我来说，比我可能被爱的爱情，几乎更动人一些，我看出一颗美好心灵的力量和威力，没有这点，自尊心会使我的视线模糊。”

“这些天来，您同吕梯谈过话了吗？”娜苔莉问。

雅尔诺颌首微笑；娜苔莉摇摇头，站起来说，“我再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不过你们休想把我也弄糊涂。”

她正要走开，这时神父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来，对她说：“您请留下！我这儿有个建议，欢迎您出点主意。您先叔祖父的朋友，意大利的侯爵将在最近几天内来到这儿，我们等待他一些时候了。他写信给我，说他的德语并不如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流畅，他需要一个完全掌握德语连同一些其他语种的伙伴。因为他希望科学上的联系，多于政治上的联系，所以这样一个翻译人员对他是不可缺少的。我知道没有人比我们年轻的朋友对此道更在行的

参看《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悔罪而获得赦免的女子。

戏指雅尔诺。

了。他了解语言，而且知道的东西很多，这对于他本人也有莫大的好处，能跟随这样一个良好的同伴，又在这么有利的情况下看看德国。不认识自己祖国的人，就没有认识外国的标准。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的朋友们？您有什么意见，娜苔莉？”

没有人对这个提议有反对意见；雅尔诺觉得他旅行美洲的建议没有阻碍，反正他不会立即启程；娜苔莉默然不语，弗德里希引用了对于旅行有益的各种格言。

威廉对这个新建议，心里感到气愤，几乎隐忍不住了。他明明白白看出，他们商定了尽快摆脱他，而最坏的是这样明显，这样毫不容情，吕梯事件在他身上引起的猜疑，以及他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又重新鲜明地涌上他的心头，而雅尔诺向他解释一切的安详态度，在他看来，也无非是一种故意的做作。

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答道：“这个提议当然值得深入的考虑。”

“需要迅速决定才好，”神父回答。

“现在我还没有作好准备，”威廉答道，“我们可以等候这位男子到来，再看看我们是不是配合得上。不过有个主要条件先得征求同意，就是允许我随身带着我的费立克斯，而且到处都得一起去。”

“这个条件很难同意，”神父回答。

威廉高声说道：—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得让任何人给我规定条件？为什么我要瞻仰我的祖国时，用得着一个意大利人作伴？”

“因为一个年轻人，”神父带着某种令人动容的严肃神情答道，“总是有理由需得参加同行。”

威廉分明觉得，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仅仅由于有娜苔莉在场，才使得他的态度缓和一些，接着他相当仓促他说：“给我短短的考虑时间，我猜想，很快就可决定：我是不是有理由继续参加，或者感情和理智不可抗拒地命令我摆脱这样一些束缚，以免我有永远陷入痛苦监禁的危险。”

他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说话，看了娜苔莉一眼。才使他相当安静下来，在这热情洋溢的时刻，她的形象和价值更深入地印入他的心里。

“对呀，”他独自一人时自言自语，“你好好承认吧：你在爱她，你又感觉到，人在用全力恋爱时是什么意思。我这样爱过玛丽安妮，然而我对她产生莫大的怀疑；我爱过菲琳娜，但不得不鄙视她，我尊重奥蕾莉，但不能爱她，我尊敬特蕾色，慈父之爱使得我对她采取爱慕她的形式，而现在，当一切使人幸福的情感都汇合在你心中，你却被迫逃走！唉！为什么不可克制的占有欲必然伴随这些情感、这些认识而出现呢？为什么没有占有，同样这些情感、这些信念就会完全毁灭任何样的幸福呢？我将来还会享受阳光和世界，享受社会或任何一种物质财富吗？你不是常常对自己说：‘娜苔莉不在这儿！’可惜娜苔莉将永远和你形影不离了。你只要闭上眼睛，她就出现在你面前，等你睁开眼睛，她就惊鸿掠影般地消逝，只留下炫目的形象在你眼里。难道从前那个女骑士的迅速消逝的形象，不是在你想象当中还历历在目吗？那时你只是看见她，而不认识她。现在你非但认识她，和她这么接近，她还对你表示许多关切，她的特性已经深深地印入你的心里，超过你从前思想中的形象。不断寻求，是可怕的，但是已经找到了而又不得不离开，这就可怕得多了。在世界上，我现在还有什么要继续追寻？今后我究竟何所适从？”

即爱其子费立克斯，想娶特蕾色做孩子的母亲。

有哪些地区、哪些城市保存着与此相同的珍宝？难道我只为了不断寻找较差的对象而旅行吗？难道人生就只是象是条跑道，跑到尽头就必须尽快回头？难道美好、卓越的东西只象一个固定不移的目标立在那儿，人们以为正要达到的时候，又必须快马加鞭同样迅速离开吗？这不象是其他任何人所追求的尘世商品，可以在不同地方，甚而在交易会和年市场上都买得到手的。

“来，亲爱的男孩！”他冲着他的儿子高声叫唤，男孩正巧蹦蹦跳跳跑来，“你是我的一切，永远是我的一切！你是用来代替你亲爱的母亲的，你对我来说，应当代替我为你确定的第二个母亲，现在你还要填补更大的空缺。用你的美丽、你的亲切、你的求知欲和你的才能来充实我的心灵和思想吧！”

男孩正在玩弄一件新的玩具，父亲试图给他搞得更好、更整齐、更合适一些；可是男孩却在这个时刻失去了兴趣。“你是一个真正的人！”威廉大声说道；“来吧，我的儿子，来吧，我的兄弟，让我们尽可能漫无目的地到世界上去游乐吧！”

他决定离开，把孩子带在身边，去欣赏世界上的事物，这已成为他的牢不可破的主张。他写信给维尔纳，请求寄钱和信用证给他、打发弗德里希的那个信差带着明确的委托前去，而且要尽快回来。尽管他对其他的朋友感到恼怒，然而他对娜苔莉的关系始终是清白无暇的。他把他的意图私下告诉她；她也表示已经知道了，认为他可以走而且必须走，他虽然对她表面上的冷淡感到难过，不过她的良好态度和关心使他完全安静下来。她劝他访问各个城市，以便在那儿认识几位她的男女朋友。信差回来了，带来威廉要求的東西，不过维尔纳对他这次新的旅行似乎不满。——“我希望你变得理智一些，”维尔纳写道，“已经又推迟许多时间了。现在你们大伙儿究竟在哪儿游荡？你使我希望那个在经济事务上帮助我的妇女在哪儿？其他的朋友也不在场，整个业务都堆在法院执事和我的身上。幸好他正巧是个良好的法律家，而我是个金融家，我们两人都习惯于干点重活。别了！你的放荡行为倒是应当原谅的，没有你这么一来，我们在当地的关系不会变得这样良好。”

从外表看，他随时都可能出发，不过他的心情还受到两重阻碍的牵制：人们在举行葬礼以前，始终不让他看到迷娘的遗体，葬礼要由神父来主持，一切隆重仪式都还没有准备好。医生也被乡村牧师的一封特别信召唤去了，这关系着琴师，威廉想更详细地知道这个老人的命运。

在这种处境，无论白天和夜晚，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得不到安静。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屋里徘徊，目睹旧的熟悉的艺术品，这既吸引他，又排斥他。他对周围的东西，既不能流连把握，又不能弃而不顾，由这一切使他想到另一切。他纵观他的生活历程的整个环节，可惜已经破碎在他面前，他似乎永远也不想去弥合它了。这些被他父亲卖出去的艺术品，在他看来似乎是种象征，说明他对于安静而彻底的占有这些稀世奇珍的思想，一部分被排除掉了，一部分是由于本身和外人的过失而被剥夺了。他沉浸在这种奇特而可悲的思考当中，有时他自己好象是个幽灵，即使感触和摸索到身外的事物，他也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活着和存在。

只有不时攫住他的剧烈痛苦，他必须对一切已经寻得和重新寻得的东西，作出犯罪的、但又是必要的舍弃，只有滚滚不尽的眼泪，才又使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他徒劳无益地在记忆中唤起他原来所处的幸福状态。他大声叹息道：“这样看来，万事都是一场空！人缺少一样东西，有了它才使得其他的东西具有价值！”

神父向大伙儿宣告侯爵的到来，他对威廉说道：“看来您是决心单独带着您的男孩走了；不过您至少该认识这个男子，也许您在半路上会碰到他，他在各方面都可能对您有益。”——侯爵出现了，他是个年事还不算高的男子，具有优美身材、讨人欢喜的伦巴第人的典型。他还是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就同比他年长许多的叔祖父一起在军队里服务，以后又在业务上相识；他们两人后来一起游历了大部分意大利，侯爵在这儿重见到的艺术品，大部分都是他在场，而且是在他还口忆得很清楚的顺利情况下买进和购置的。

一般说来，意大利人对于艺术的崇高地位，比其他民族具有较深刻的感情；每个稍微有点作为的人，就想称作艺术家、大师和教授，他由于这种头衔欲至少承认：仅仅通过传统捞到一点东西，或者通过训练达到某种技巧是不够的。他承认，每个人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也要能够动脑筋，提出原则，对自己和别人说明为什么作这作那的理由。

陌生人面对这么美好的财产，而再见不到主人，深有感触，同时他又高兴从这些卓越的遗物中，听出他的朋友的精神在说话。他们参观了各种作品，彼此相互了解，感到十分愉快。侯爵和神父发言，娜苔莉觉得又回到叔祖父生前的情景中了，她非常懂得适应他们的见解和思想；威廉要想听懂一些，就不得不把这译成戏剧上的术语。他们有必要制止弗德里希开玩笑。雅尔诺很少在场。

侯爵考虑到近代杰出的艺术作品极少出现时，就说：“我们不容易想出和看出，环境要为艺术家做些什么，而且对最伟大的天才，最果敢的才能要一直有无穷的要求，这是他给自己提出的，还要有无法形容的勤奋，这是他的进修所必需的。如果这时环境于他不大有利，如果他看出，社会很容易满足，甚而只要求轻松、适意和愉快的假象，那么，懒散和自私不使他坚持搞平庸的作品，倒是值得奇怪的了。如果他不用时髦商品换取金钱和美誉，宁愿选择正确的道路，或迟或早导致至可怜的殉道结局，这也是罕见的。所以我们时代的艺术家总是愿意提供作品，从不给予作品。他们总想刺激人，从不满足人，一切只是示意，找不到根据和说明。不过我们倒可以在画廊里安静地流连一些时候，注意群众被什么作品所吸引，哪些作品受到赞扬，哪些东西遭到忽视，这么一来，我们就对现在缺少乐趣，对未来缺少希望了。”

“是呀，”神父答道，“爱好者与艺术家就是这样互相教育的；爱好者只是寻求一种一般的、不确定的享受；艺术作品差不多要象天然产物那样使他高兴。人们认为，享受一种艺术品的器官是天然形成的，好比舌头和胃口，人们判断一件艺术品就象判断一种食物，他们不懂得，为了提高到真正的艺术享受，需要什么样的一种不同的文化。我觉得最困难的一点是，一个人根本上想受教育，就必须促使内心中产生某种形式的隔离，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片面的文化，而每种片面文化都妄以自己可以否认整体。”

“您在那儿说些什么，我不完全听得懂，”正在跨进屋来的雅尔诺说。

神父答道：“要对这方面作简短的说明，确也不容易。我只说这么一些：人一旦对形形色色的活动或者形形色色的享受提出要求，那他也必须有能力在自己身上培养出各种各样彼此独立的器官。谁想在他整个人生中从事一切或享受一切，谁想把身外的一切都结合成这样一种享受，那他只能抱着永不满足的追求度过此生。看来自然不过的事情，做起来却多么困难，比如由于

审美而观赏一座良好的塑像或者一幅杰出的油画，因一曲歌动听而去倾听，因表演出色而赞赏演员，为了特有的和谐造形和坚固持久而赞美一座建筑物。然而大多数人把卓越的艺术品当作一团稀泥。按照他们的嗜好、看法和胡思乱想，雕琢好的大理石应当立即重新改造，建筑牢固的楼房应当扩大或缩小，一幅油画应当给予指正，一部戏剧应当加以修饰，无论什么事物都可随意改变。可是，从根本上说、因为绝大多数人本身没有定形，因为他们不能给自己和他们的本质以任何形态，于是他们就这样工作，从对象身上寻取形态，使得一切成为散沙一团般的材料，他们自己也归属其中。最后他们把一切都归结到所谓效果上，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也将成为相对的，胡闹和无聊不算在内，然而只有它们却完全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雅尔诺答道，“或者不如说我看清楚了，您说的话同您坚持的原则有关；不过我不可能这样认真对待那些人群中的可怜虫。我自然认得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面对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和自然产品，立即想起他们那些可怜的需要，他们带着他们的良心和道德进歌剧院，在柱廊面前也放不下他们的爱与恨，凡是从外部可能带给他们的最优秀和最伟大的东西，都不得不在他们的想象方式中尽可能的缩小，以便同他们贫乏可怜的本质多少取得一点儿联系。”

第八章 迷娘的葬礼

晚上，神父邀请他们参加迷娘的葬礼。大伙儿都来到“过去厅”，发现这儿灯火辉煌，装饰一新。墙壁上挂着天蓝色壁毯，几乎从上到下都给遮着了，只露出中楣和墙脚。屋角的四盏大烛台上燃起巨型蜡烛，中央环绕石棺四周的四盏小烛台也燃起相称的蜡烛。石棺旁边站着四个男童，穿的是天蓝色滚银边的服装，好象在用宽大的鸵鸟羽毛扇向安息在棺上的一个人像扇风。大伙儿坐下来，两队无形的合唱开始用优美的歌声提问：“你们把什么人给我们带到肃静的团体里来？”四个孩子以悦耳的声音答道：“我们给你们带来一个疲倦的游戏伙伴；让她安息在你们中间，等到有一天大国姐妹们的欢呼再把她唤醒。”

合唱队：“我们青少年群中的第一人，欢迎！怀着悲哀欢迎！没有男童，没有女孩跟随你！只有老年人心甘情愿地镇定走近这静温的厅堂，亲爱的、亲爱的孩子安息在肃穆的团体中！”

男孩们：“唉！我们多么不愿带她来这儿！唉！她应当留在这儿！让我们也留下，让我们哭泣，在她的灵柩旁边哭泣！”

合唱队：“你们仔细瞧这强大的翅膀！瞧这轻巧、纯洁的衣裳！头上的金带闪闪发光！快瞧这美好而庄重的安息形象！”

男童们：“唉！翅膀载不起她，衣服在轻松的游戏不再飘动；我们把玫瑰花冠戴在她的头上，她和气而友好地朝我们张望。”

合唱队：“用精神的眼睛去瞭望！你们身上活跃着造型的力量，它载起最美丽、最崇高的东西，把生命载到星星的上方。”

男童们：“但是可惜呀！我们在这儿看不见她，她不在园中散步，再也不采集草地上的鲜花，让我们哭吧，我们留她在这儿！让我们哭吧，让我们留在她身边！”

合唱队：“孩子们！回到生命中来！新鲜的空气擦干你们的眼泪，它戏弄着蜿蜒的流水。逃开黑夜！白昼、欢乐和长寿才是活人的好运。”

男童们：“起来，我们回到生活中来。愿白昼给我们以工作和乐趣，直至傍晚带给我们安息，睡眠给我们新的活力。”

合唱队：“孩子们！快快走向生活！爱情穿上美丽的纯洁衣裳，戴上不朽的花冠，用美妙的目光迎接你们！”

男童们已经离开，神父离开坐椅站起来，走到灵柩后面去，他说：“这是准备这间肃静住所的男子的规定，要每个新来者都应当受到隆重的接待。在他，这所房屋的建造者，这个场所的创设者之后，我们首先带一个年轻的陌生人来这儿，于是这片小小的地方就容纳下那严酷、专制和无情死神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牺牲品。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到世上，我们在母腹中发育成长及至生下地的日子是可数的，然而我们的寿命，则是没有规律可言的。最弱的生命线拉得出乎意外的长，而最强的生命线却被命运女神的剪刀粗暴地剪断，这显然是矛盾的。对我们安葬在这儿的孩子们，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出身；我们不认识她的父母，我们只能猜测她的年纪有多大。她那深深封闭的心扉，几乎不向我们泄露一星半点她的内心世界；她除了爱那个把她从野蛮人手中拯救出来的男子而外，没有让人看出或听出任何别的东西。这种温情的倾慕，这种热烈的感恩，似乎是耗尽她的生命之油的火焰；医生的医术不能保持这美丽的生命，无比细心的友谊无法使她久生。”

不过医术虽然留不住消逝的精神，却可以使用一切方法来保持肉体，使它避免毁坏。一种芳香剂注射到所有血管中去，使过早褪色的脸颊露出血色。请走近一些，我的朋友们，快瞧一下医术和细心的照料所产生的奇迹吧！”

他揭开帷幕，女孩穿着天使衣裳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似的，姿势极其优美。大伙儿都走上前去，惊叹这生命的光辉。只有威廉仍然坐在椅上，他控制不住自己；他感受到的东西，他不能想，而每种思想似乎都要破坏他内心的感情。

为了侯爵的缘故，大伙儿都用法语交谈。他同其他的人一起走上前，仔细观察形象。神父继续说道：“这颗对世人封闭的善良的心，也怀着神圣的信仰永久皈依它的上帝。这种恭顺，甚而可以说是这种爱好，就是外表上贬低自己，似乎是它的天性。她热心情奉生她和教育她的天主教。她常常表示心中的愿望，要安息在神圣化的土地上，我们按照教会的习惯，使这大理石棺和藏在他枕头里的一些泥上净化，她在弥留的时刻，多么热情地吻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稣像，这是用数百个小点非常秀丽地描绘在她细嫩的手臂上的。”他说话的时候，卷起她的右臂的袖子，可以让人看见一个那稣受难像伴同各种字母和符号，蓝蓝地刺在雪白的皮肤上。

侯爵完全靠近去观察这种新的现象。“哦，上帝！”他高声叫道，同时他挺直身子，举手向天：“可怜的孩子！不幸的侄女！我在这儿再见到你了！我们本来对你久已放弃希望，以为这具美好可爱的肉体已经葬身在大海的鱼腹中，想不到在这儿重见到你，这是多么痛苦的欢乐，你人虽然死了，但是身体保持完整！我参加你的葬礼，这从外观上来看是多么壮丽，而更壮丽的是送你入葬的善良人士。要是我还能继续说话，”他用结结巴巴的声音说，“我将感谢他们。”

眼泪阻止他继续说出一点什么。神父一按弹簧，使盛着肉体的大理石棺沉到深处去。四个少年人，穿着和那些男童一样，从幕后走出来，抬起沉重的、装饰美丽的棺盖合在石棺上，同时开始唱赞美诗。

少年们：“现在宝物保存完好！往日的美丽形体安息在大理石棺中不受磨损；它也活在你们心中，继续发生作用。迈步，迈步到生活中来！把这神圣的严肃一起带去，因为只有严肃，神圣的严肃，才使生命成为永恒。”

无形的合唱队加入了最后的话句，可是团体当中没有人听出这加强的话句，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在奇妙的发现和独特的感受上。神父和娜苔莉领侯爵出去，特蕾色和罗大略领威廉出去，等到歌声完全消失以后，痛苦、考虑、思想、好奇，又猛烈地袭击他们，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回到音乐世界中去。

第九章 伯爵夫人到来 迷娘父好的故事

侯爵避而不谈这件事情，但是同神父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谈话。当大伙儿在一起时，他常常请求来点音乐。人们乐意照办，因为每个人都愿意免除谈话。人们这样继续生活一些时间，后来人们发现，他在准备出行的行装。有一天，他对威廉说：“我不要求打扰那好孩子的遗骸，她就留在她得到过爱和受过难的地方；不过她的朋友们必须答应我，在她的祖国及这个可怜人儿出生和受教育的地方来看望；他们必须看看圆柱和塑像，这在孩子的回忆中只留下模糊的影子了。”

“我愿意领朋友们到港湾中去，他们可以在那儿有趣地收集小石子。亲爱的年轻人，您不好躲避一个家庭对您的感谢，它欠下您这么多的情。明早我就离去了。我把整个故事私下告诉了神父，他会向您重新讲述；我心中的痛苦打断了我的讲话，他想必可以原谅我，他作为第三者会把事件讲得更连贯一些。如果您依照神父的建议，伴随我的旅游穿过全德国，我是欢迎的。您别让您的男孩单独留下，他纵然给我们制造任何小小的麻烦，可我们情愿想起您对我可怜的侄女的照顾。”

就在当天晚上，伯爵夫人的到来使人感到意外的惊喜。威廉浑身发抖，她跨进屋来，虽然有所准备，立即靠拢姐姐，姐姐不久递一把椅子给她。她的衣着多么不同寻常的简单，形态也变化了！威廉不敢朝她看，她和气地招呼他，一些普通应酬话掩藏不住她的思想和感受。侯爵趁早就寝去了。大伙儿还舍不得分开；但神父拿出一份手稿来。他说：“我立即把他讲给我听的奇特故事写在纸上。在记录奇特事件的详情时，不能节省笔墨。”人们告知伯爵夫人，谈的是什么事情，神父念道：

“侯爵说：‘我虽然见过不少世面，却不得不把我父亲一直当作是个无比奇特的人物之一。他的品格是高尚和正直的，他的思想是广博的，也可以说是伟大的；他严格要求自己，在他的一切计划中，可以看出坚定不移的步骤。因此，从一方面来说，虽然可以同他好好往来，洽谈业务，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性的原故，他在社会上不合时宜，他要求国家、邻居、孩子和仆役监视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法律。他的最节制的要求，由于他的严格，强调得过分了，他从不能有所享受，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按照他所想的那样产生的。当他建造一幢府邸，兴建一所花园，在风景极美的地方购进一座巨大的新庄园，这时候我内心怀着极严肃的痛深信不疑地看出他受到命运的谴责，不得不节制，不得不忍受，他在外表上非常注意体面；如果他开玩笑，无非是显示他的智力过人，他不能忍受责备，我一生当中只有一次看见他完全失去自制力，因为他听见有人把他的某种措施说得一钱不值。他在同样的精神上安排他的子女和财产。我的长兄受到成人教育，将来有希望获得巨额产业，我应当争取僧侣等级，弟弟应当作兵士。我活泼、热情、积极、敏捷，适合于一切体格锻炼。最年幼的弟弟似乎更喜爱空想般的安静，沉溺于科学、音乐和诗歌。只有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彻底证明上述安排的不合适，我的父亲才不得不怀着反感让步，允许我们互换职业，虽然目睹我们兄弟两人中的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他的心里还是觉得不舒坦，并且声言，从此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他年纪越老，就越是觉得与社会各方面都断了联系。最后他生活得差不多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只有一个在德国人方面服务过的老朋友，这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带着一个十岁左右女儿一起，是和他唯一有来往的。这

人在附近购置了一处优美的庄园，每周按规定的日子和时间来看望我父亲，其间有时也带着女儿一起来。他从不反对我的父亲，父亲最后完全和他习惯了，把他当作是唯一可以过得去的伙伴而容忍下来。我们的父亲死后，我们分明看出，这个男子得了我们老父亲不少好处，不是白白花费他的时间的；他扩大他的庄园，他的女儿可望得到一份丰厚的嫁妆。女孩逐渐成长起来，显得特别美丽，我的哥哥常常和我开玩笑，说我应当向她求婚。

“在此期间，弟弟奥古斯廷在极其奇特的寺院环境中度过了他的年华。他完全沉湎在一种神圣狂热的享受中，这是半精神、半物质的感受，这种感受有时候把他捧到第三重天上，接着不久又让他沉没在昏迷的和空洞悲惨的深渊。当我们父亲活着的时候，不可能想到改变现状，其实又能够提出什么希望和建议呢？父亲死后，弟弟常来看望我们。他开头那种引起我们怜悯的处境，逐渐变得好受得多，因为理性胜利了。不过理性越是有把握地答应在天然纯洁的道路上，给予他以完全的满足和康复，他就越是热烈地要求我们准许他解脱他的誓言；他让我们知道，他看上了我们的女邻人斯佩娜塔。“我的哥哥由于我们父亲的严酷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对于最年幼的弟弟的处境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同我们家庭的忏悔神父商谈，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我们向他坦白我们弟弟的双重心事，请他引导和促进这件事情。他违反平常习惯，表示踌躇，后来我们弟弟再三催促我们，我们更起劲地向神父介绍这件事情，于是他只好下决心向我揭露这个奇怪的故事。

“斯佩娜塔是我们的妹妹，既同父亲，又同母亲；原来宠爱和性感再度征服了进入比较晚年的父亲，他觉得丈夫的权利在这种年龄已经不复存在了，不久以前，有种类似的情形在当地传为笑谈。我们的父亲为了避免遭到同样的嘲笑，就决定把这个晚年生的孩子，爱情的合法果实，同样小心翼翼地隐瞒起来，就象人们通常把由于恋爱而早生的偶然果实隐藏起来那样。我们的母亲悄悄地分娩，孩子被送到乡下去，我们那位年迈的家庭常客，是除忏悔神父而外，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他不用别人多说，就承认这是他的女儿。忏悔神父只是约定，在非常的情况下披露这个秘密。父亲死了，这个柔弱的女孩生活在一个老年妇女的看管下；我们知道，歌声和音乐把我们的弟弟引到她那儿去了，由于他再三向我们要求，要脱离旧的关系，以缔结新的关系，于是我们有必要尽快告诉他，这将要冒什么危险。“他用粗野的鄙视目光瞧着我们，他高声叫道：‘免了你们那套说给孩子们和轻信的傻瓜们听的海外奇谈吧；你们不能把斯佩娜塔从我心上活生生的夺去，她是我的。快快抛弃你们说的可怕的奇谈怪论吧，这吓不倒我。斯佩娜塔不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的妻子！’——他用令人神往的语言向我们描述，那个天仙般的姑娘怎样把他从与人隔绝的不自然的处境中，引到真正的生活中来，两人心心相印，异口同声，他反而为他的一切痛苦和迷误祝福，因为这使得他一直疏远所有的妇女，而现在得以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这个无比可爱的姑娘。“我们对这种坦白大吃一惊，可怜他的处境，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激烈地向我们声明，斯佩娜塔已经怀着一个他的孩子。我们的忏悔神父作了职责上应作的一切，但是事情反而变得更糟了。自然与宗教、道德权利与公民法律等关系，被我的弟弟攻击得体无完肤。他觉得没有什么比他和斯佩娜塔的关系更神圣，没有什么比父亲和妻子这种名称更庄严。他大声嚷道：‘只有这个才合乎自然，其他的一切都是奇思怪想和鄙俗见解。难道没有高贵的民族赞

成姊妹通婚吗？别提你们的神明了，’他大声说，‘你们是永远用不着名称的，你们一心只想迷惑我们，使我们离开自然的道路，用可耻的强迫，把最高贵的本能歪曲成罪行。你们迫使这个被你们活埋的牺牲品，在精神上造成极度的混乱，在肉体上遭到最可耻的摧残。’

“‘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受过没有人经过的苦，从最崇高、最甜蜜的千百种梦想，到昏迷、空虚、毁灭和绝望的荒漠，从最高尚的、对超世俗存在的憧憬，到彻底的怀疑，一直到怀疑我自己。我喝干了溢出酒杯边缘的所有可怕的沉渣，我浑身直到五脏六腑都彻底中毒了。现在，善良的天性用她的最大的恩赐，用爱情重新治愈了我，使我在这天仙般的姑娘的胸脯上感觉到我和她的存在，感觉到我们是一体，而且从这种活生生的结合中将产生一个第三者，向我们笑脸相迎，这时你们就敞开你们地狱的火焰、炼狱的火焰，这只能烤焦患病的想象力，而与纯洁爱情的热烈、真实、不可摧毁的享受相对抗！当你们遇见我们流连在森森矗立、树梢参天的柏树下，或者看见我们盘桓在树篱旁边，那儿柠檬和酸橙在我们身侧开花，娇丽的桃金娘把它的鲜花呈献给我们，于是你们就贸然用你们阴暗、灰色、人造的罗网来吓唬我们！’

“他就这样长时间顽强地坚持己见，不相信我们的话，最后，我们向他声明，我们说的都是真情，忏悔神父本人向他作了保证，他仍然不动摇，反而高声说道：‘别理你们教堂走廊的回声，别理你们腐朽的羊皮古书，别问你们纠缠不休的古怪思想和规定——还是问问大自然和你们的良心吧，它会教导你们，你们应该害怕什么，它会用极严厉的指头向你们指出，它对你们发出的诅咒是永恒有效而无法更改的。你们仔细看看这百合花，雄蕊和雌蕊不是生在同一花梗上吗？两者不是结合产生它们的花，而百合花难道不是纯洁的象征，姊妹间的结合并非不孕不育吗？如果大自然厌恶什么，它会明白表示出来，不应存在的生物，是不会发育的，错误生存的生物，会早被摧毁。不生育，可怜的存在，夭折，这就是它的诅咒，它的严酷的标志。大自然只用直接的后果来惩罚。快看，朝你们周围看，几是被禁止、受诅咒的东西，无一一目了然。在寂静的寺院中，在喧嚣的社会中，有成千上百它所诅咒的行为被圣化和受尊敬。它用悲哀的目光，俯视舒适的游手好闲与过度的紧张工作，专横和过剩与困难和匮乏，它号召节制，它的一切关系都是真实的，它的一切作用都是平静的。一个象我这样受过苦的人，有权利自由。斯佩娜塔是我的，只有死亡才能把她从我手里夺走。你们问我怎样保留得住她，我可以怎样变得幸福吗？就别瞎操心了！我现在就到她那儿去，不再和她分离了。’

“他想搭船到她那儿去，我们挽留他，请求他一步也别动，这将招致可怕的后果。我们要他好好考虑，他不是生活在他思想和想象的自由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种制度下，这种制度的法律和关系采取了一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形式。我们不得不答应忏悔神父，一直盯着弟弟，更不让他离开寺院，后来他走了，答应几天以内再回来。我们预料到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理智使我们的弟弟坚强起来，然而他的心是软弱的，从前的宗教印象鲜明起来，而可怕的怀疑攫住了他。他度过两个可怕的昼夜，忏悔神父去帮助他，结果枉然！不受拘束的自由理智解脱了他，他的感情，他的宗教，一切习惯的观念却宣布他是个罪人。

指古埃及人，古波斯人，古秘鲁人。

“有天早上，我们发现他的房间空无一人，有张纸条留在桌上，他在条上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用暴力囚禁了他，他有权利去寻求自由，他逃走了，他去找斯佩娜塔，希望同她一起逃走；要是有人想分开他们，他不怕作出任何牺牲。

“我们吃惊不小，只有忏悔神父请求我们安静下来，原来我们可怜的弟弟受到严密的监视，船夫没有渡他过河，而是带他到他的寺院里去。他四十个小时未睡，疲累不堪，当小船在月光下簸动时，他睡着了。等到他落入寺院僧侣们的手中，听见寺院的大门在背后关上，他才苏醒过来。

“我们弟弟的命运使我们感到痛苦，我们给了我们的忏悔神父最最剧烈的责备，但是这位可尊敬的男子，很快就用伤科医生的理由来说服我们。据说，我们的怜悯会给可怜的病人招来致命的危险。他不是出于个人的专断独行，而是遵照主教和高级会议的命令。目的是避免一切公开的麻烦，把这可悲事件用秘密的教会纪律的面纱遮蔽起来。斯佩娜塔应当得到保护，不可让她知道：她的爱人同时就是她的胞兄。她被交托给一个神职人员，她以前曾向这人私下倾诉她的处境。人们要隐瞒她怀孕和分娩的事情。她作为婴儿的母亲完全感到幸福，她和我们的绝大多数女孩们一样，不会写字和读书，因此她委托神父，代她向她爱人说她想要说的话。神父认为对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不得不进行一次善意的欺骗；他从没见过我们的弟弟，却声称从弟弟那儿带来消息，并用弟弟的名义劝告她多多休息，请她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为了未来要信任上帝。

“斯佩娜塔天生来就笃信宗教。她的处境，她的孤独，更增加了这种特点，神职人员尽量利用这点，让她逐渐准备好永久的分离。孩子刚刚断奶，他就认为她的身体已经足够坚强来忍受极可怕的精神痛苦；于是他就开始向她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种过失，在一个神职人员看来，这种过失就是一种违反天性的犯罪，要当作乱伦来处治。因为他有这种古怪的想法，把她的后悔等同于那种已经知道自己失足的真实情况而感觉出来的后悔。这样一来，他给她的心情带来许多忧伤和痛苦，他在她面前尽量抬高教会和教会首脑的理想，并向她指出，为了一切灵魂的得救要防止的可怕后果，就是人们打算在这种情况下让步，甚而还想通过合法的结合来奖励犯罪的人；他向她指出，及时补偿这样一种过失是多么有益，以及将来有一天为此而获得壮丽的王冠，最后要她象一个可怜的女罪犯，心甘情愿地把脖子伸给斧头，恳切请求人们使她永远离开我们的弟弟。他们在她那儿得到这么多要求以后，就让她自由，她认为哪儿合适就到哪儿去，时而在家，时而寺院里，不过是在某种程度的监视下。

“孩子成长起来，不久就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天性。她很早就会跑，而且活动得十分熟练，不久她歌唱得很好，她学拉齐特尔琴，好象本来就会。只是不大会说话，阻碍似乎不在思想方法，而在说话器官。在这期间，可怜的母亲感觉出她对孩子的可悲的关系；神职人员对她的处治，使得她的想象方式如此混乱，虽然没有发疯，却已处在极端奇特的状况中。她的过失对于她显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感到罪有应得；神职人员常常重复关于乱伦的比喻，已经深深地印入她的心中，使得她感到这样厌恶，仿佛她早已明白了这种关系。“忏悔神父对于自己的巧计相当得意，他用此撕碎了一个忏悔人儿的心。这光景看来多么悲惨，对于孩子的生存如此关切的母爱，却与那种可怕的厌恶思想作斗争，就是孩子不应当存在。有时这两种感情争执不休，有时厌恶

心情大大超过了母爱。“人们早把孩子从她身边带走了，交给住在下面湖边的好人家。孩子有好些自由活动机会，不久就显示出她对攀登有特别兴趣。攀登最高的树梢，在船舶边缘上奔跑，模仿有时在当地出现的绳技演员的绝招，似乎是她的一种天生本能。”“为了更轻松地练习上述一切，她爱和男童们掉换衣服穿；尽管养父母认为这是最不规矩，不应许可的，我们也只好尽可能地原谅她。她走的和蹦跳的奇妙路径，有时把她引到很远地方，她迷路了，逗留在外，但又常常回来。她回来的时候，多半坐在附近一家别墅大门的圆柱下。人们不再去寻找她，等她自动回来、她好象坐在那儿的台阶上休息，随后跑进大厅，观看那些塑像，如果没有人特别阻拦她，她就匆匆跑回家来。”“最后，我们的希望受骗了，我们的宽容受到惩罚。孩子不见了，人们发现她的帽子漂浮在水上，这是一条通向大湖不远的急流。人们猜测，她是在山岩中间攀援遭到了不幸；经过四面八方的搜寻，始终找不到孩子的尸体。”“由于女伴们不小心的瞎聊，斯佩娜塔不久就得知她孩子的死讯；她显得平静和愉快，相当明白的表示，她高兴上帝把可怜的人儿召到身边去，加以保护，防止遭受或造成更大的不幸。”“在这种时机，各式各样有关我们湖水的神话传开了。据说：大湖每年要得到一个无辜的孩子，湖水不喜欢尸体，迟早会把尸体抛到岸边，不错，就连最后的指节骨要是沉到水底，也会再次浮出水面。人们讲述一个伤心的母亲的故事，她的孩子在湖里溺死了，她呼喚上帝和神灵，至少把尸体骨骼赐还她埋葬；下一次风暴果然把骷髅，再一次风暴又把躯干漂到岸上，等到一切都齐全了， she就把全部遗骸包在一块布里，送到教堂去；然而，天呀，奇迹出现了！当她进入寺院的时候，包裹越来越沉重，最后，她把包裹放在圣坛的台阶上，孩子开始叫喊，自己从布里挣脱出来，没有人不感到惊异；算来只缺少右手小指的一块指节骨，后来母亲再三寻找，终于找到了，把这个也保存在教堂里面的其他遗物中间，以资纪念。

“这些故事给可怜的母亲以巨大的影响，她的想象力感觉到重新活跃，这有助于她的心灵的感受。她认定孩子现在已为自己和她的父母赎了罪，迄今加在他们身上的诅咒和惩罚都已全部消除了；现在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寻到孩子的骨骼，把它带到罗马去，这样，孩子就会在彼得教堂的巨大圣坛的台阶上，浑身长满美丽的新鲜皮肤，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它将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父母，教皇确信得到上帝和神灵的一致同意，将在人民群众的大声欢呼中赦免父母的罪，宽恕他们，让他们结合。

“这时她的目光和关心不断指向湖和湖岸。每当夜里波浪在月光下汹涌，她就认为闪烁的湖边将把孩子漂浮上来，某位好事者故意跑出，到岸边去收拾骸骨。

“白天，她毫不疲倦地走到鹅卵石堤岸伸向湖中去的平坦地方，她把找到的所有骨头都盛在一只小篮里。没有人敢对她说，那些是动物的骨头；她把大的骨头埋下，小的保存起来。她一直不懈地干这样的活儿打发日子。神职人员由于履行职责不可避免地造成她的这种处境，只好竭尽全力承认她的所作所为。由于神职人员的影响，她在当地被人当作是个令人赞叹的女子，而不是精神失常的人。当她在人前走过时，人们合手为礼，孩子们吻她的手。

“她以前的女友和女伴本应对两个不幸人儿的结合担负责任，忏悔神父答应只在下列条件下予以豁免，就是她在整个未来生活中始终不渝地陪伴这个不幸的女人，她果然用一种令人惊异的耐心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她的职

责，直到最后时刻。

“在这期间，我们从没有忽视对我们弟弟的留心。他寺院里的医生和僧侣不许我们去接近他；仅仅为了让我们相信，他的情况不错，只要我们愿意，随时可以在园子里，在十字形回廊上，甚至通过他睡房屋顶的窗口去偷看。

“我经过许多可怕的、古怪的时刻之后，发现我的弟弟陷入精神平静和肉体不安的奇异状态中。他几乎从不坐下，每次拿起竖琴弹奏，多半伴以歌唱，除此而外，他总是不断活动，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得十分顺从和听话，因为他所有热情似乎都溶化在对死亡的唯一恐惧中了。只要有人用一种危险的疾病或者死亡来威胁他，就可以叫他干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除了在寺院里不停的来回走动这种古怪现象而外，他还相当明白地表示，他更愿意到山谷中间去漫游。他谈到一个常常使他提心吊胆的现象。他肯定，每夜在他醒来的时候，有个漂亮的男孩站在他的床头，用明晃晃的钢刀威胁他。人们让他搬到另一个房间，但是他肯定这儿也有，后来甚而在寺院的其它地方都有男孩埋伏在他身后。他来回走动得更加不停，不错，后来有人想起，这时他比平时更经常站在窗边，从湖面眺望过去。

“我们可怜的妹妹看来被这种唯一的想法，这种局限的活动逐渐折磨得精疲力竭了，我们的医生建议，我们应当在她收集的其他骨头中间，掺上一副孩子骨架，以增加她的希望。这种尝试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至少看来可以办到这点：等到各部分骨头凑合齐全以后，可以使她放下永久的寻找工作，给她一个到罗马去的希望。

“女伴悄悄地把她收集的零星小骨收起，换上那副完整骨架。可怜的女病人看见后，果然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部分骨头逐渐拼凑起来，人们可以标明，还缺少什么。她小心谨慎地用线和带子把各关联部分缚牢；她用丝绸和刺绣去填满空隙，就象人们通常对圣徒的肉体所表示的崇敬那样。“她就这样让各个肢体拼合在一起，只差少许一些外部接头了。有天早晨，她还睡着，医生来探问她的情况，老妇人从睡房的小盒里拿出那些受到尊重的残骨给医生看，让他知道善良的病人在如何工作。接着不久，人们就听见她从床上跳起来，她揭开布包，发现小盒里空无一物。她跪下去：人们走来，听见她在作愉快、热情的祈祷。她高声说道：‘是呀！这是真的，并不是梦，完全确实可靠！我的朋友们，你们同我一起高兴吧！我看见这个善良、美丽的小人儿复活了。它站起来，拉去面纱，它的光辉照耀整个房间，它的美丽净化了，它不好践踏尘上，尽管它愿意。它轻轻地飘浮起来，一次也不能把手递给我。它唤我到它身边去，指示我应走的道路。我将跟随它去，很快跟随它去，我感觉到这点，心情十分愉快。我的忧伤不见了，目睹复活的我，已经让我预尝到天国的欢乐。’

“从这时起，她的整个心情专注在最愉快的前景上，再也不关心任何尘世事物，她享用极少饮食，她的精神逐渐同肉体分离。最后，人们发现她出乎意外的苍白，没有感觉：她再也不睁开眼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了。

“她的幻党的名气在人们中间传播开了，她生前所享受的敬仰和尊崇，死后迅速转变为怀念，人们立即把她当作是幸福的甚而是神圣的。

“当人们打算把她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群众争先恐后地来到，有人想摸她的手，至少摸摸她的衣服。在这热情高涨中，各式各样的病人都感觉不到平时折磨他们的病痛，他们认为自己恢复健康了，他们公开承认这点，他们赞美上帝及其新的女圣徒。神职人员只好把遗体安放在一座小教堂内，人

们要求为他做追思礼拜，众人拥挤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山里的居民本来就富于宗教感情，这时从他们的山谷里涌来，虔诚、惊奇、膜拜，与日俱增。主教的命令就是要限制做这种新的礼拜，并逐渐把这股风平息下去，不让他们实行。人们每次都激烈反抗，并准备用拳头对付任何怀疑的人。他们高声叫喊：‘难道说，神圣的。博罗莫斯 不是在我们祖先当中起了变化吗？他的母亲不是体验到为他行宣福礼的幸福吗？人们不是用阿洛纳山岩上那座巨大形象，让我们切身体会出宗教的伟大吗？难道他的同类不是还生活在我们中间？上帝不是答应在虔诚的信徒当中不断更新他的奇迹？’

“几天以后，尸体没有出现腐烂的迹象，反而变得更白，仿佛是透明的一般，人们的信心不断高涨，而且在群众当中出现各种疗疾的现象，连细心的观察者也说不出道理，更不能干脆把它看作是欺骗。全区都激动起来了，凡是没有亲自到来的人，至少有段时间一心一意专听人说这方面的事情。

“我的弟弟居住的那所寺院，也和其他地方一样，被这种奇迹轰动了，因为他平常不留心任何事情，别人也不明白他的情形，于是人们当着他的面也不讳言这种奇闻。可是这一次他听得十分清楚：他巧妙地贯彻他的逃亡计划，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究竟是怎样脱离寺院的。事后人们才知道，他同一群朝圣者渡河，船夫在他身上看不出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请求船夫特别当心，别让船翻了。他深夜来到那所小教堂，他不幸的爱人就脱离痛苦而安息在那儿。亦有少数几个虔诚的人跪在角落里，她的老女友坐在她的头过；他走上前去，招呼她，问她，她女主人的情怎样。老妇略带窘态答道：‘你自己看得出来呀。’他只是从旁打量尸体。他踌躇了一会儿，伸手握她的手。他被冰冷的手吓倒了，很快把死者的手放下，他不安地环顾四周，对老妇人说：‘我现在不能留存她的身边，我还得走一条漫长的路，不过我会及时回到这儿来；她醒来时，你把这点告诉她。’

“他就这样走了。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已经迟了；人们打听他到哪儿去，结果枉然！究竟他跋涉了哪些山山水水，是不可思议的。经过长时间以后，我们终于在格劳宾登重新发现他的踪迹，不过已经太迟，而且很快又消失了。我们猜测，他到德国来了，不过战争完全抹掉了这种微弱的足印。”

米兰大主教被宣为圣徒，1697年在他的出生地阿洛纳附近为他建立起一座巨大塑像。
瑞士地名。

第十章 琴师状况的变伦——伯爵到来——费立克斯中毒了吗？——琴师自杀——威廉和罗大略——威廉和娜苔莉

神父念到这儿停下，在座的听众无不心酸落泪。伯爵夫人的手绢始终没有离开过眼睛；最后她站起来，同娜苔莉一起离开房间。其他的人沉默不言，神父说：“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让好心的侯爵离开，不把我们知道的秘密向他披露？现在谁还有片刻的怀疑，奥古斯廷和我们的琴师是同一个人？我们要考虑，既为了这个不幸的男子，也为了他的家庭，应当怎么做才对。我的意见是不要操之过急，我们等待方才从那儿回来的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消息。”

人人都赞成这个意见，神父继续说道：“同时还产生另一个问题，这也许可以了结得快一些。侯爵对他可怜的侄女在我们这儿，特别是在我们年轻朋友这儿得到的热情款待，无比感动。我不得不把全部故事对他详细地一再讲述，他表示极深切的感谢。他说：‘这位青年人在没有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前，拒绝同我一起旅游。现在对他来说，我再也不是外人了，他大概还不大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我是他的同盟者，如果您愿意听，也可以说是亲戚。他不愿留下的男孩，最初是阻止他同我作伴，现在您让这个孩子成为我们美好的结合，使我们更加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我现在已经担负起的义务来说，他还会在旅途中对我有益，他同我一起回去，我的兄长会愉快地接待他，他不应鄙弃他的养子的遗产：因为根据我们的父亲同他朋友的暗中约定，他给予他的女儿的财产重归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肯定不愿扣留我们侄女的恩人应得的部分。’”

特蕾色挽着威廉的手说：“我们在这儿再一次看到美好的事情，无私的善行带来最高、最好的利息。您就响应这不寻常的号召吧，您加倍地为了侯爵作出贡献，快快到一个美丽的国家去，它不止一次地吸引着您的想象力和心。”

威廉答道：“我完全信托朋友们及其指导；在这个世界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追求是徒劳的。我希望抓住的东西，只好由它去了，一种不该享受的善行，被人强加在我的头上。”

威廉握了一下特蕾色的手，就把手松开。他对神父说：“我完全听凭您对我作出决定；只要我不用离开我的费立克斯，我就乐意到任何地方去，从事一切人们认为正当的事情。”

神父听了这个声明后，立即拟定计划。他说：“应当让侯爵离去，威廉应当等候医生的消息，一旦考虑好要做的事情以后，威廉可以带着费立克斯从后赶去。他也这样示意侯爵，借口说，青年朋友预备行装不应阻挡侯爵去参观城市的名胜。侯爵走了，留下的礼物包括珠宝、雕琢过的宝石、刺绣材料等，充分证明他的热烈感激之情。

这时威廉也完全作好了旅行准备，因为至今还没有得到医生的消息，所以感到特别为难，人们担心可怜的琴师会遭到不幸，恰恰是在人们希望他完全可以转到较好处境的时候。他们打发信差前去，他刚刚骑马离开，当天晚上，医生同个陌生人跨进屋来，这人的形态和气质，显得庄重、严肃而引人注目，可是没有人认识他。两位来人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那个陌生人朝着威廉走去，伸手给他，说：“您认不出您的老朋友了吗？”这是琴师的声音，但是他原来的形象似乎一点儿也不存在了。他穿的是旅行者的普通服装，

清洁而又正派，胡须不见了，鬃发显然加过一些工，而使他和从前迥然不同的一点是，他庄重的面容上再也没有老年的痕迹了。威廉怀着无比热烈的快活心情拥抱他，他也和其他的人打招呼，态度显得温文尔雅，再也不象不久以前还那样为团体所熟悉的人。他十分镇定地继续说：“您对这样一个人得有耐心，他虽然看上去已经长大成人，然而经过长时间的痛苦以后，才象个没有经验的孩子进入社会。我欠下这位正直男子的情，是他使我能够重新出现在人类社会当中。”

他们欢迎他，医生动议立即去散步，以便中断谈话，把话题转移到无关重要的事情上。

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医生作了如下的说明：“这个男子的康复，是通过极其特殊的偶然机会，才使我们获得成功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信念，对他在道德上和肉体上加以医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良好，不过他还一直怀着对死亡的巨大恐惧，而他也不愿意为我们牺牲他的胡须和长袍。此外，他更多地参加世俗的事情，他的歌声也和他的思想方式一样，不断重新接近生活。您还知道，乡村牧师写一封多么奇怪的信来这儿召唤我去。我到达后，发现我们这个汉子完全变了：他自愿剃掉他的胡须，他允许让他的鬃发按照传统样式修剪，他要求普通的衣服，一下子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们怀着好奇心去探究这种变化的原因，可是不敢同他本人直接谈到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偶然发现一种特殊情况。牧师的家庭药房里有瓶鸦片汁不见了，于是大伙儿认为有必要进行极严格的搜查，每人都努力免受嫌疑，家庭成员当中发生激烈的争执场面。最后，这个男子站出来，承认是他拿了。人们问他服过了没有？他回答没有，但接下去说：‘我感谢有了这个东西，恢复了我的理性。问题要看你们，是不是把小瓶从我手里夺去，’“如果夺去，你们就会看见我毫无希望地重回到原来的状态。这种值得追求的感情，眼看尘世的痛苦可以通过死亡来结束，才把我带到康复的路上来。不久以后，我就产生这种想法，可以通过自杀来结束痛苦，所以我本着这种意图拿去瓶子，这种立即永远消除巨大痛苦的可能性，给我以忍受痛苦的力量，自从我有了这个护身符以后，我就通过接近死亡的方法，又把自己推回到生活中来。你们不用担心，’他说，‘怕我使用这个东西，你们作为识别人心的行家，承认我有生活的独立性，就请你们决定让我真正开始独立生活吧。’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我们不再继续追逼他了，他现在把毒品装在牢固的、磨光的玻璃瓶内，带在身边作为极其特别的解毒剂。”

人们把这个期间发现的一切通知医生，决定对奥古斯廷保持极度的缄默。神父决定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让他继续在已经踏上的良好道路上走下去。

预计这时候威廉同侯爵游历德国的旅行应当完成了。看来有可能唤起奥古斯廷对他祖国的怀念，然后再向他的亲属揭露现状，而威廉就得领他重回到他家人的身边去。

威廉现在作好了旅行的一切准备，开头人们觉得有点奇怪，奥古斯廷说他的老朋友和恩人又要立即离开，显得很高兴，神父很快就看出这种反常的情绪波动的原由。原来奥古斯廷还不能克服他从前害怕费立克斯的心理，所以巴不得男孩离开得越早越好。

现在到来的人不断增多，以致于府邸主楼和旁边侧楼都几乎容纳不下了，尤其因为开始就没有作好接待这么多客人的准备，所以更加感到困难。

人们早餐和中晚餐都在一起，乐意彼此商谈，生活在愉快的和谐气氛中，不过他们的心情暗中却有某种程度的分歧。特蕾色有时同罗大略一起，更多地是独自一人骑马出游，她已经认识邻近所有的男女农艺师；这是她管理家务的原则，她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她看来，要同男女邻居的关系搞得极好，必须经常保持永久性的互助。至于她和罗大略的结合问题，似乎完全谈不上，姊妹两人却有许多话要说，神父显然在寻求同琴师来往，雅尔诺常同医生商谈，弗德里希紧跟着威廉，费立克斯只要哪儿好玩，就到哪儿去。散步时，绝大多数人成双作对地出去，这时团体分散了，要是他们不得不聚在一起，就急忙寻求音乐的帮助，好把大伙儿联合起来，然后再让每人各行其是。

伯爵的到来突然使团体人数增多，他来显然是为了接走他的夫人，并向世俗的亲友隆重告别。雅尔诺一直赶到车前去迎接他，伯爵下车后问这儿聚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雅尔诺每逢见到伯爵，就被突发的荒诞情绪所激动，他应声答道：“您在这儿看见了整个贵族社会，有侯爵夫人、侯爵、勋爵和男爵；只还缺少一位伯爵了。”他们就这样走上楼去，威廉是第一个在前厅里迎接他的人，伯爵打量威廉片刻后，甲法语对他说：“勋爵！我非常高兴出乎意外地重温我和您的认识；如果我不是在我府邸瞧见您在亲王的侍从当中，那我就大大地弄错了。”——廉威答道：“当时我有幸伺候阁下，如果您把我当作一个英国人，而且是头等级别的英国人，未免给我过多的荣誉了，我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勇敢的青年人，”雅尔诺立即插嘴说。伯爵含笑端详威廉，正要回答一点什么，这时其他的人到来，向他极其友好的致敬。他们抱歉，没有立即为他提供一个象样的房间，答应毫不拖延地安排必要的地方。

“唉，唉！”伯爵微笑着说，“我看得出来，这儿安顿住宿客人的名单，全是靠碰运气；其实只要有预见并留心布置，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现在我请求你们，别动我的任何东西，不然的话，我看得出，会弄得乱七八糟，每个人都住得不舒服。不要为了我的缘故，让任何人有一个钟头感到难受。您是证人，”他对着雅尔诺说，“还有您，先生，”这时他转向威廉，“那时在我的府邸里舒舒服服地安顿了许多人。人们把人员和仆从的名单交给我，他们又通知我，目前每个人住宿得怎样；我要拟出一个部署计划，用最少的努力，让每个人都获得宽敞的住处，而且还要为一个偶然来访我们的客人留下地方。”

雅尔诺立即充任伯爵的副官，给后者弄来一切必要的记录，要是他有时能想法子把老先生搞得糊里糊涂，他就认为这是最逗乐不过的了。可是伯爵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布置已经就绪，他让人当着他的面把姓名写在所有的房门上，不可否认，只须稍微用心略加变动，目的就完全达到了。雅尔诺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办的，就是让目前情况下彼此合得来的人住在一起。

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伯爵对雅尔诺说：“请您帮我查明那个青年人，您把他叫作麦斯特，据说是德国人。”雅尔诺默然不语，他非常清楚，伯爵是这样一种人，如果他在问，就是想教导人。伯爵不等对方回答又继续说道：“您当时把他介绍给我，以亲王的名义竭力推荐。纵然此人的母亲是德国人，我担保他的父亲定是英国人，而且是有身份的，有谁愿意把三十年来在德国人脉管中流的英国人的血，统统计算出来呢？我不想继续追问下去，你们总有这样一些家族秘密，可是在这类情况下，人们休想骗得过我。”随后他还讲述成廉当时在他府邸发生过的各种事情，雅尔诺同样默而不答，其实伯爵

完全糊涂了，他不只一次地把亲王侍从当中的一个年轻英国人同威廉混淆起来。这位好好先生从前有过很好的记忆力，至今还引以自豪，据说还回忆得起青年时代极细微的事情。可是现在他把某些奇妙的联想和虚构的故事当作是真实的，这些东西随着他记忆力的不断减弱而蒙蔽了他的想象力。此外，他变得非常温和和令人欢喜了。有他在场，的确对团体有利。他要求大伙儿一起读点有益的东西，不错，有时他甚至指示一些小小的游戏，他虽然不参加，却十分细心地指挥，人们对于他这样放下架子感到惊奇，他说：这是每个人的职责。他既然在主要事情上离开社会，那么，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更要平等对待社会。

威廉在这些场合当中，多次碰到不安和厌恶的时刻：轻浮的弗德里希抓住好些机会暗示威廉对娜苔莉的爱慕。他怎会想到这点呢？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因为他们两人常常互相往来，难道团体不会认为是威廉向对方说出这种不小心和不幸的知心话吗？

有一天，他们开这样的玩笑比平常更显得愉快，突然奥古斯廷一下子拉开门，带着难看的表情冲进来，他的脸色苍白，目露凶光，他似乎要说话，但是说不出来。团体感到惊吓，罗大略和雅尔诺猜测是疯病复发，于是向他扑过去，紧紧抓住他。他开始结结巴巴，嗝声嗝气，接着才气急败坏地大声叫道：“别揪住我，快去，救命！抢救孩子，费立克斯中毒了！”

他们放开他，他急忙走出门去，大伙儿充满恐惧跟在他的身后。有人叫医生来，奥古斯廷的步于是指向神父的房间；他们发现孩子似乎吓得不知所措，因为人们打老远地方就大声叫唤：“你干了什么？”

“亲爱的爸爸，”费立克斯叫道，“我不是从瓶里，是从杯子里喝的，我的口这么渴。”

奥古斯廷拍手高叫：“完了！”从周围环立的人群中挤出去跑开了。

他们发现桌上有杯杏仁奶，旁边放着一只大腹玻璃瓶，已经空了一半多；医生来了，他听了他们说的事情以后，带着恐怖表情，目睹那只熟悉的装有鸦片汁的小瓶，空空的放在桌上，他叫人拿醋来，使出他的一切医术来抢救。

娜苔莉吩咐把男孩带到一个房间里去，她提心吊胆地去照顾他。神父跑去找奥古斯廷，迫不及待地要他作一些说明。不幸的父亲白白忙了一阵，回来时发现众人脸上都露出惶恐和焦急的神情。这个时候，医生化验了杯子里的杏仁奶，发现混合有极强烈的鸦片，孩子躺在沙发床上，似乎病得不轻，他请求爸爸别再让人灌他什么东西，别再折磨他了。罗大略把他手下的人统统派遣出去，自己也骑马出去追寻奥古斯廷逃亡的踪迹。娜苔莉坐在孩子身边、孩子躲到她怀里去，哀求庇护他，哀求给他一块糖，因为醋太酸了！医生答应给他；他说，孩子是在可怕的躁动中，需得让他休息片刻。一切可取的法子都使用过了，他要尽力而为。伯爵带着几分不乐意的表情，勉强走来；他显得严肃，甚而可以说是庄严，伸手放在孩子头上，眼睛朝天，保持这种姿势有几分钟。威廉没有指望地躺在椅子上，一下子跳起来，朝娜苔莉投了一瞥绝望的目光，从门口走出去。

接着不久，伯爵也离开了房间。

“我弄不懂，”医生过了一会儿说，“孩子身上看不出丝毫生命危险迹象。本来只消喝一口浓度大的鸦片汁就足以致人死命，可是我现在搭他的脉搏，跳动并不剧烈，这不能归功于我的方法，也不象孩子处在可怕状态中应有的现象。”

不久以后，雅尔诺带来消息说，人们发现奥古斯廷躺在顶层阁楼上的血泊中，身边放着一把剃刀，可能是他自己把喉管割断了。医生急忙赶去，正碰到一些人把奥古斯廷的身体从楼梯上抬下来。人们把他放在一张床上，受到仔细检查。刀口深入气管，因大量流血而失去了知觉，可是很快就看出，他还活着，还有希望。医生把奥古斯廷的身体放正位置，将切开的部分拼合起来，扎上绷带。大伙儿都忧心忡忡地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孩子不愿离开娜苔莉。威廉坐在她对面的一只矮凳上，他让男孩的脚放在自己的膝上，头和胸脯则躺在娜苔莉的膝上，他们就这样分担这令人喜爱的负担和使人悲痛的忧虑，他们一直处在这种不舒适的可悲状态中，坚持到破晓时候。娜苔莉伸手给威廉，他们没有说话，看看孩子，彼此互相对视。罗大略和雅尔诺坐在房间的另一头，进行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要不是事件紧紧催逼我们，我们倒是乐意在这儿向读者传达。男孩美美地睡着了，一早醒来，非常快活，跳起来要吃黄油面包。

奥古斯廷有几分康复以后，人们试图得到一些他对自己的情形的解释。费了不少气力，他们才逐渐知道：原来奥古斯廷遵照伯爵的不幸部署，和神父同住一个房间，他在这儿发现了手稿及里面关于他的故事；他的恐怖是无可比拟的，现在他已确信无疑，他不可以再活下去了；他立即象平常那样求助于鸦片，把它倾倒在一杯杏仁奶中，可是他刚把杯子端到口边，又战栗起来，于是他把杯子放下，再次到园子里去跑跑，看看世界，当他回来时，看见孩子正忙着把喝过的杯子重新灌满。

他们请这个不幸的人安静下来，他痉挛地抓住威廉的手。“唉！”他说，“我为什么不早离开你！我分明知道，不是我杀死男孩，就是男孩杀死我。”——“男孩活着！”威廉说。——医生留心倾听，他问奥古斯廷，是不是所有饮料里都放了毒。——“不是！”他回答，“只在杯子里。”——“那么，”医生高声说道，“由于偶然的侥幸，孩子是从瓶里喝的！有位善良的保护神引导他的手，不去抓那近在咫尺的死亡！”——“不对！不对！”威廉大声喊叫，同时用手捂着眼睛，“这句证词有多可怕！孩子清清楚楚地说，不是从瓶里，而是从杯子里喝的。他的健康只是假象，他会在我们手里死去。”——他急急走开；医生走下楼来，抚摩着孩子，问：“费立克斯，你是从瓶里，不是从杯子里喝的，是不是？”——孩子开始哭泣。医生暗中把事情真相告诉娜苔莉；她也竭力想从孩子口里探听真话，结果枉然，孩子哭得更加厉害，一直哭到入睡才罢。

威廉守在孩子身边，这夜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奥古斯廷死在他的床上：原来他故作安静蒙蔽看守人的注意力，悄悄解开绷带，终于血流尽了死去。娜苔莉带着孩子去散步，孩子活泼得和他最幸福的日子一样。“你真好，”费立克斯对她说，“你不骂我，又不打我，我只说给你听，我是从瓶里喝的！每逢我去抓玻璃瓶，特蕾色妈妈总是敲我的指头；爸爸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害怕他会打我。”

娜苔莉快步如飞，朝府邪跑去；威廉正忧心忡忡地迎着她走来。“幸运的父亲！”她高声叫道，同时举起孩子，抛到威廉的怀里去，“你得到你的儿子了！他是从瓶里喝的，他的顽皮挽救了他。”

人们把幸运的结局讲给伯爵听，但是他面露微笑，带着沉默而谦逊的确信倾听着，仿佛是一个人在容忍好心人的错误。雅尔诺是留心一切的人，可是这次他不能解释这种高度自满的态度，直到后来，经过好些周折才弄明白：

原来伯爵深信，孩子确实服了毒，但是他通过祈祷，用手放在孩子头上，这样就奇迹般地保存了孩子的生命。这时伯爵也决定即刻离去，象往常一样，转瞬间他的一切东西都收拾好了。在临别时，美丽的伯爵夫人握着威廉的手，同时她还没有放开娜苔莉的手，这样，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然后她迅速转身，上车去了。

这么许多可怕而离奇的事件，层出不穷，迫使导至不习惯的生活方式，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一片混乱，似乎给家里带来了发寒热般的躁动。睡觉和醒来，吃喝和社交活动的时间都错乱和颠倒了。除特蕾色而外，没有人遵照常轨，男子们试图借酒来恢复良好的心情，当他们为自己制造人造气氛时，却背离了天然气氛，只有后者才给予我们真正的愉快，促成我们积极的活动。

威廉被这种无比剧烈的热情震动了，搞垮了，出乎意外的可怕袭击使他的内心完全失去了自制，不能抵抗一种猛烈攫住他的感情的狂热。费立克斯又口到他手里，可是他觉得缺少一切，维尔纳附有汇票的信都收到了，他的旅行不缺少任何东西，只缺少离去的勇气。各方面都迫使他去旅行。他可以猜测，罗大略和特蕾色只等待他一离开，他们就结婚。雅尔诺一反常态，沉默不语，差不多可以说，他丧失了一些平常惯有的快活感。幸好医生来帮助我们的朋友多少摆脱一些困境，他宣布威廉有病，给他服药。

他们的团体总是晚上聚在一起，放浪的弗德里希平常多半喝酒过量，喜爱抢着说话，他按照习惯，引证成百上千的箴言名句及厄伦史皮格尔一类的讽刺暗示。来使团体发笑，不过也常使他们陷入窘境，这时他大声允许人们去细细推究。

他似乎完全不相信他的朋友病了。有一次，当他们大伙儿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大声问道：“医生，你把我们朋友患的毛病叫作什么？你用来修饰你那愚昧无知的三千个名字当中，难道没有一个合适的吗？至少不缺乏类似的例子，”他加强语气继续说：“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历史上就出现过这种实例。”

团体中人你看我，我看你，微笑起来。

“那个国王叫什么名字？”他大声问后，突然把话中断片刻。“要是你们不愿对我提示，”他继续说道，“我就自己来想办法。”他使劲推开门，指着前厅里的大型画像。“那位留山羊胡须、戴王冠、坐在床脚边为患病的儿子焦虑的人叫什么？那位美人儿叫什么？她走进房来，她那文静的调皮的目光同时含有毒素和解毒剂。那个半瓶醋医生叫什么？他到了这种时刻才恍然大悟，在他一生当中第一次有机会开出聪明的药方，递上根治疾病的药物，这玩意儿既好吃，又能治病。”

他用这种语气继续吹牛。大伙儿尽量控制自己，用勉强的笑容掩饰自己的窘态。娜苔莉的两颊泛起薄薄一层红晕，泄露出内心的激动。幸好她同雅尔诺一起未回走动；她来到门口，用机敏的动作跨出门去，她在前厅中略事徘徊，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大伙儿都沉默无声，弗德里希开始跳舞和唱歌：

哦，你们将会看到奇迹！

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要说的话，已经说过了。

在天亮以前，

你们会看到奇迹。

特蕾色跟在娜苔莉身后，弗德里希拉医生到巨大的油画前面去，对医药说了一些可笑的颂词后，就从那儿悄悄溜走了。

罗大略一直站在窗户的凹处，向花园眺望，一动也不动。威廉觉得这种处境难受极了。虽然他这时和他的朋友单独相对，仍然静默了一些时间；他匆匆回顾一下自己过去的历史，然后面对目前的处境，感到不寒而栗。最后，他跳起来，大声说道：“要是我该对发生的事情，以及我和您的遭遇负责，那就请您惩罚我吧！我在其它痛苦之外，再看到您收回对我的友谊，让我毫无安慰地去到遥远世界，长期迷失在海角天涯。但是，要是您看出我是一种偶然而残酷的错综复杂事件的牺牲品，我不能从里面自拔出来，那就请您趁我这次不能推延的旅行，保证您对我的爱和友谊不变。等到时间到来，我就会告诉您，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也许我现在正受到惩罚，因为我没有及早向您坦白，因为我迟疑不决，没有完全向您表示，我是怎样的人，您本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您本可以帮助我及时脱身。我一而再地试图看清自己，结果总是太迟，总是枉然。我应当领受雅尔诺惩罚我的话！我现在才真正弄懂了它，我希望好好利用它，争取一种新的生活！我能够这样做吗？我应当这样做吗？我们人总是徒劳无益地抱怨自己，徒劳无益地抱怨命运！我们是可怜的，而且是注定不幸的，不过逼我坠入毁灭的是本身的过失，还是较高的影响或偶然，是道德还是罪恶，是智慧还是疯狂，这就不完全一样了。别了！我不会在这屋里多逗留片刻了，我违反自己的意志，这么厉害地破坏了客人应受的礼遇。令弟泄密是不可原谅的，这把我的不幸逼到了最高程度，使我绝望了。”

罗大略握着威廉的手，答道：“如果您现在知道，您和我妹妹的结合是特蕾色决定同我结婚的秘密条件呢？这位高尚的姑娘为您想好这样的补偿，她发誓，这两对新人必须同一天到圣坛前去。她说：‘他的理智选中了我，他的心要求娜苔莉，我的理智会来帮助他的心。’我们一致同意观察您和娜苔莉；我们让神父成为我们的亲信，但是我们必须答应他，对这种结合不采取步骤，一切听其自然发展。我们的确这样做了。大自然起了作用，荒诞的弟弟无非把成熟的果实摇下来。我们既然不平凡地聚合在一起，您就别让我们过平凡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干点值得干的事情！一个有修养的人能为自己和别人做些什么，是不可限量的，如果他不想统治人，而想做许多人的保护人，指导他们及时做他们大伙儿愿意做的事情，领导他们达到目的，他们多半看准目的，只是错过达到目的的道路。您让我们为此结成同盟，这不是空想，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实现的理想，常常由好心的人来实行，尽管意识还不是常常清楚的。我的妹妹娜苔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大自然为这位淑女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永远是不可企及的。不错，她在许多其他的人面前，对这个光荣的名称是当之无愧的，还不止此，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她已经超过了我们高尚的姨母本人，姨母是我们在自己范围内所知道的当时最美好的天性，我们好心的医生整理出了她的手稿。然而娜苔莉更发展了，人类高兴出了一个这样的人物。”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但是弗德里希大叫大闹地跳了进来。“我该得什么花冠？”他高声说道，“你们应当怎样酬劳我？桃金娘，月桂花，常春藤，橡树叶，总之，你们找得到的最鲜嫩的东西，把它们扎在一起，你们可以在我的头上为这么多的功绩加冠！娜苔莉是你的，我就是把这件宝贝捧出来的

魔术师。”

“他在胡闹，”威廉说，“我走了。”

“你受到委托吗？”男爵问弗德里希，同时抓紧威廉不放。

“我凭本身的权力和力量，”弗德里希回答，“如果你们愿意，也靠上帝的恩赐，因此我是求婚者的代理人，因此我现在便是使者：我在门口偷听，她完全向神父坦白了。”

“厚颜无耻的人！”罗大略申斥道，“谁叫你偷听！”

“谁叫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呢！”弗德里希答道；“我听得一清二楚，娜苔莉深受感动。在孩子显得病重的夜里，半躺在她的膝上，你绝望地坐在她对面，同她分担那心爱的负担，那时她发誓，倘使孩子死了，她就向你承认她爱你，自动向你求婚；现在孩子还活着，为什么她要改变思想呢？一个人既然那样答应了，就应当在任何条件下信守诺言。现在教士来啦，他还煞有介事地自以为带来什么新闻呢。”

神父走进房来。“我们一切都知道了，”弗德里希冲着他大声说，“说得简短一些，你来无非是为了婚礼的手续，先生们指望不到更多的东西了。”

“他偷听了，”男爵说。——“太没有礼貌了！”神父高声责备。

“快快说吧，”弗德里希回答，“有些什么仪式？这是屈指可数的，你们必须旅行，侯爵的邀请对你们非常有益。你们一旦翻过阿尔卑斯山，一切都象在家里了：要是你们干点什么奇妙的玩意儿，人们还得感谢你们，你们给他们消遣，他们用不着付钱。这就好象你们在开自由舞会，所有等级的人都可以参加。”

“你自然用这样的全民节日对众人颇有贡献了，”神父答道，“看来我今天用不着多说了。”

“难道我不是把一切都说了吗？”弗德里希说，“你还是指教我们一点更好的东西吧。到这边来，到这边来！我们得瞧瞧他们，也好高兴高兴。”

罗大略拥抱他的朋友，带他到妹妹那儿去，她同特蕾色迎着他们走来，大伙儿都不开口。

“别踌躇了！”弗德里希叫道。“两天以内，你就整装待发了。朋友。你的意见怎样？”他继续说时转向威廉，“在我们结识的时候，我向你索取了美丽的花束，谁想得到，你有一天会从我手里接受这样一朵鲜花呢？”

“我正处在最高兴的时刻，别使我回忆过去那时候的事了！”

“你不应当对往事感到惭愧，也象对出身不用感到惭愧一样。时间是美好的，我仔细瞧你，不免好笑，在我看来，你好比是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出门去寻找父亲的驴子，却找到了一个王国。”

“我不认识王国的价值，”威廉答道，“但是我知道，我得到了我不配得的一种幸福，我不愿用它同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交换。”

即罗大略。

扫罗的故事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9—10章。

